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八册目次

蛟峰先生文集十卷蛟峰先生外集三卷　（宋）方逢辰撰

山房先生遺文一卷　（宋）方逢振撰　明活字本　〇〇一

廬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　（宋）董嗣杲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一一七

則堂集六卷　（宋）家鉉翁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一八〇

百正集三卷　（宋）連文鳳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二七〇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三十九卷　（元）郝經撰　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　二九五

蛟峰先生文集十卷蛟峰先生外集三卷

（宋）方逢辰撰

山房先生遺文一卷

（宋）方逢振撰

明活字本

蛟峯文集八卷、外集四卷江蘇蔣曾瑩家藏本

宋方逢辰撰。逢辰初名夢魁，字君錫，淳安人。登淳祐十年進士第一。理宗改賜今名。官至吏部侍郎。以母憂歸。德祐初，徵拜禮部尚書。會父疾，未赴。宋亡，元世祖詔御史中丞崔彧起之於家，以疾堅辭不出。至正間修宋史，有司不得其事狀，故不爲立傳。惟黄溍集中有所作逢辰墓表，尚略見其始末。明邵經邦作宏簡錄，始爲補傳，然亦據溍所述，不能有所增益也。是集乃其五世從孫蒙城知縣淵等所輯。正集八卷，前七卷爲逢辰詩文，末一卷附以其弟逢振所作。逢振字君玉，景定中登進士，官至太府寺簿。亦國亡之後抗節不仕者也。外集四卷，則其七世從孫玉山知縣中所續輯。凡逢辰歷官誥敕及酬贈詩文皆在焉。逢辰當丁大全、賈似道柄國之時，皆能力抗其鋒，持正不屈。其提點川東刑獄，及爲江西轉運副使，政績亦俱有可觀。惜其遺篇散佚，所錄奏劄惟寶祐三年請除內豎一疏尚存。餘若論雷變、論邊備、論災潛去位、賈似道匿敗諸劄子，皆平生建白之最著者，墓表略見大槩，而悉不載於集中。其所掇拾，大抵案牘簡札之文爲多。而策問一首至并考官評語載之，蓋散佚之餘，區區捜輯而成，故不免識小而遺其大矣。

蛟峰方先生集序

制科所以待異材也而倫魁之選又其材特異者始畀焉然材易見也行難知也故宋有神文特愼是選廷試前一日取首卷焚香祝曰願得忠孝狀元洎唱

名乃鄭獬也非以行為難知而乃有待於祝而後定乎淳安蛟峰方先生登淳祐十年進士第一初名夢魁御更逢辰授平江僉判繼入館閣又進以提刑勸農之任而先生何止乎

不得以次登玉署拜黃麻以展其材蓋先生直言勁節著於當世初以父命力請歸送祖塋及其後也雖度宗欲大用而沮於似道退不復起而運更物改遂以義終其視鎮孫含耻過

嶺北而卒夢炎復恬然相元而說文山者忠孝何有哉寶祐間授先生誥謂中興倫魁以九成十朋為稱首謂先生慷慨能言凜然有其氣而獬不預也又何哉豈天生材係乎時運所

關非有待於祝乎抑所祝
者全忠孝大節以為家國
光也不係其時顯晦乎先
生七世從孫中舉天順丁
丑進士擢令王山嘗得諸
族所采詩文為蛟峰先生
集茲復累當時勑誥并存
沒所贈詩文為蛟峰外集
蛟峰先生所居龍山也千
載而下稱魁宋可與文山
相高者盖唯茲山而況先
生有弟逢振登進士歷翰
林國史實錄院檢閱宋亡
歸與學者講道于石峽因

稱曰山房先生其文學節
義亦足與先生相高于一
時至今子孫世出其下而
顯者咸倚之以為高焉西
江大叅輔其六世從孫也
得遺文一二托王山附蛟
峰集後以傳予故因王山
請而併以此序于簡首

天順七年癸未冬十月望

賜進士翰林侍　讀學士奉
直大夫直
文華殿賜一品服東吳錢溥
書

蛟峯方先生文集序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
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此言君子之道脩於已而
用舍以之故伊尹弗遇成湯終於莘野之耕夫太
公弗遇文王昔於渭濱之釣叟而孔孟所以投徒
講道開示來世者非素志也宋蛟峯先生學聖賢
之學期以行聖賢之道制科肯選才猷已策見矣
自是而入叅法從可也進秉鈞軸可也而乃使之
低回於群僚中位不副其名而才弗竟其施遂使
致君澤民之術徒見於書疏文字之間夫然後治

然而歸與一二同志衆聖賢之道講而明之以詔
示方來此石峽書院之名所爲與洙泗同傳於悠
久也與予生也晚素勤想慕往歲家食時嘗敬造
石峽山中追尋先生遺蹟而斷煙落日惟見殘碑
數片欹斜於芳草之間而已茲先生裔孫淵齎貢
來
京偕其姪兵科給事中輔持先生遺文見示俾爲之序
噫先生之文如秋霜烈日類其爲人覽者當自有
徵奚俟予言特以用世之志有未盡遂人固無能
知者此予之言所以不容已也先生姓方氏諱逢

辰字君錫別號蛟峯世家嚴之淳安擢理宗朝進
士累官吏部侍郎禮部尚書階中奉大夫爵淳安
縣開國男而其職止於修撰而已先生所著有孝
經章句易外傳圖說尚書中庸大學釋傳名物蒙
求諸書是皆文集所未載者黄文獻公晉卿撰先
生阡表有曰公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學有以
傳於後世真名言云

景泰三年壬申仲冬至日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
春坊大學士直
文淵閣知
制誥
經筵官同邑後學商輅拜書

原缺

書蛟峯先生集後

先是余方起復謁銓適聞報補河南而
勅檄後至迺候於淳安者久之時梅雨初霽偕邑尹徐
君慶衍偕龍山麓而謁所謂石峽書院者寔蛟峯
先生講學處也遺像儼然祠宇弗稱相與相地脩
復徐君亦既忻然任之明日袖舊集二帙謁余曰
此即先生文集也舊板歲久殘缺字徙訛隱漫不
可讀迺遍求善本校閱缺者補之訛者正之役者
明之集凡八卷外集四卷厥弟山房先生之文附
焉仍其舊也今兹二逾月且訖工願致一言如何

自惟晚生末學安敢僭言先生而景慕之誠自不
容已嘗讀文大史公誌先生累疏叩閽言極剴切
要皆平生大節攸係而集多未載則他所遺者可
知迺幷其僅存者日淪於亡此宜良有司所亟加
意而不容後焉者也夫先生所恃以不泯微光者
固自有在是集之刻不刻若無足為軒輊顧事有
作於此而應於彼其機甚微而斯文之興廢恒必
由之考之邑誌淳安舊隸新安山水奇秀士以文
行魁天下者相望則山川之助亦不可誣先生後
百餘年而商素菴公出以至於今涵濡文化寔維
其時山川不改典刑具存而為之有司者又恪遵
成憲才當表章而作興之是集雖未足以盡先生
也安知不有緣是而旁蒐博采增其所未載以成
全集於異日者乎又安知無聞風而興應時而出
因文論世講明石峽之學進步於蛟峯之巔以仰
紫陽老山之高者乎而其機寔肇於此非斯文之
一幸與而明也以宦遊梗泊復拜先生遺像忝校
遺稿且得託名不朽抑何幸與

嘉靖甲午夏五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前戶部郎中督陝西軍餉

欽陞俸一級河南按察司副使新安績溪晚生胡宗明

拜書

峻峰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上仁宗皇帝書　上廟堂書
[illegible]書　達嚴郡守書
[illegible]書　與包宏齋書
與寶慶府宮教書　回吳退庵書
薦洪尉書　薦王新班書
與趙端明書　回趙端明書
遞方宮使造縣侯祠書

答何毅齋求薦書　達朱南山制置書
達趙都大書　達李提舉書
賀盧可庵鄉舉書　答吳是齋書
賀盧可庵赴春官書　回賀何正書
回魯國正謝銘書　回盧可庵書
回魯國正爭妓書　與吳是齋書
回盧可庵饋物書　達宋雲叟薦毛伯明
書　達王聚遠薦毛伯玉
書　答黨可庵手帖書
回洪司理爲親壽書　送物與陳丞相書
送物與盧可庵書　遣花粉禮往項宅書

卷之二

啓

賀蕭矩堂啓　賀何提幹啓
賀王僉樞啓　賀胡殿院啓
賀程僉樞啓　賀丁司諫啓
與吳守啓　賀邵正言啓
回趙少保啓　回鎮江徐總啓
回王檢閱啓　回南班多啓
回徐總啓　回西倉送酒啓

回皮嘉興啓　回南班正啓
回詩秘書送物啓　回王漕賀新除啓
回安吉楊守啓　回楊守送重午啓
賀吳是齋弟中鄉試啓　賀何梅境入太學啓
賀何會六丈得鄉第啓　賀余吉甫升學啓
賀人中鄉試啓　賀同年中鄉舉啓
賀周機堂請舉啓　賀吳是齋入宅啓
賀能和尚生日啓　回人請啓
方聘陳啓　方聘何啓

卷之三

申狀奏劄
辭建狀元樓申狀　辭兼國史實錄院檢
勸劄　再辭前職劄
乞祠劄　再乞祠劄
三乞祠劄　乞假歸里劄
再乞假歸里劄　乞假劄
再乞假劄　出關後乞假劄
抵家乞宮假一月劄　展假三月劄
為疾再展假劄　辭著作佐郎劄
乞改正理選劄　辭兼司封郎官劄

辭兼直舍人院奏　辭兼直舍人院劄
辭起居舍人奏　辭起居舍人劄
討信州兩軍待罪劄　乞討信州軍功推賞
劄　辭兼詳勘閣軍轉官
劄　江東提刑一考乞祠
劄　辭免江西轉運副使
劄
卷之四
序
嚴州新定續志序　雲塔序
橫城義塾序　誠齋文膽集序
邵英甫詩集序　汪君明詩序
汪稱隱松巖詩集序　洪萩岩詩序
林齋山詩集序　胡德甫四六外編序
林上舍體物賦料序　周月潭詩序
名物蒙求序
卷之五
記
嚴陵浮橋記　天邊風露樓記
勸有堂記　芳潤堂記

青溪縣修學記　思堂記
贛州興國先賢祠堂記　常州路重修儒學記
徐義士旌門記
卷之六
題跋
青陽方氏義聚跋　洪贊堂地理心機跋
書呂資之玉京勝槩圖後
題薛上舍集　題梅巖後
題方景說出家疏簿　題家狀籍
雜體

上梁文　　題家狀後
題賓試卷引　　又
卷之七
碑
唐侍衛親指揮使王押衙大尉碑
行狀
宋知郡寺丞俞公狀
墓誌銘
恭人邵氏墓誌銘
華坡先生方秀安人潘氏墓誌

童會卿墓銘
卷之八
講義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云云賢哉回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云云可謂好學也已矣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云云吾得而食諸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
罕言利與命與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云云智之端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曰盡其心者云云則知天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云云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云云我心之所同
然耳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仁人
心也
乾稱父坤稱母云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周禮鄉大夫之職受教法於師云云疾者舍
卷之九

論
禮法之大分如何
策
問天文變異及中國夷狄君子小人德刑公私
之異
策題
問武將儒將福將
問性樂灌
問中庸妖孽之見動與夫天妖人妖何術以去
之

卷之十

古詩

餞吏部陳大著赴鎭贛州

餞判府國史直講秘書赴鎭南劍

和僉事夾谷之奇韻　送浦萃谷

贈術士劉衡鑑　贈星命舒雲峯

題盧文峯十二知丞文集

挽鄭直齋居士　贈楊內舍景飛封股

贈五星陳東埜　田父吟

猩猩歌　鷄雛吟

南康遇雪

律詩

慶明堂禮成　和劉府判

和張寅軒題孤山二首

挽周府君袁夫人　挽尙書余公二首

挽吏部趙公　被召自賦

贈樵隱　題何潛齋安樂窩

領徐可大殘硯得讀　石峽山茶盛開二首

絶句

題天遊風露樓　題敬簡軒

贈數學尹巽齋　題吳氏梅堂

問天　天對

贈畫士翁彥卿　贈風鑒曹老眼

送胡兄遠遊　贈月心

贈大佛老子壹葉齋僧

贈南山寄傲軒　贈相者

贈梁竜目

卷之十一

附山房先生遺文

遺程住項氏書　瑞粟圖序

滿酒集序　楊州盧恕齋吟藁序

普安寺記　靜樂先生祠堂碑

冠二子說　贈山屋相士

王道以德義生民賦　悼亡秘書

毛伯玉以六月廿七日來訪是年天不雨梅亢熱異常書數韻述懷且以贈之

庚寅人日雨夕大雷電激而成雹陽專而陰不勝寒反爲燠復雷電大雨彌旬燠極而霰繼以大雪三日深山盈丈自人日至晦凡二十三日雨雹霰雪農民告苦爲二十韻以記之

翰林將指下學峽宕壑叟爲諸友先雨雪載途
民亦勞止一詩儗之
茶具一贊餅于伯機　示湖田庵僧
送姪隆吉作遂安教諭
峽中和卜彥才韻　峽塾講中庸第二章詩
次盧月山賀建造韻　至元廿四年十一月二
十日得宣命誥朝可庵有詩不敢當次韻以
謝　風灘精舍月夜偶成
挽諫坡居士　贈相士葉秋月
江湖穩處

卷之十二
附蛟峰外集
御賜改名勅黃　賜聞喜宴詩
初補承事郎授平江僉判誥
除正字誥　除校書郎誥
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勅黃
轉宣教郎誥　除秘書郎誥
兼莊文府教授勅黃　除著作郎誥
差知瑞州勅　除尚右郎誥
除司封郎誥　轉朝散大夫誥

兼國史院編脩官勅　除秘書少監誥
除秘撰江東提刑誥　轉朝議大夫誥
陞集賢殿脩撰誥　除江西運使仍兼舊職
誥
卷之十三
附蛟峯外集
爲蛟峯軍易登雲新扁記
賀蛟峯先生及第書　謁蛟峯先生書
賀蛟峯先生復秘書署摘句
賀蛟峯先生提刑江東書

上蛟峯先生書　以擯斂上蛟峯先生書
石峽謁蛟峯先生摘聯　壽蛟峯先生詞
石峽書院賦　賀蛟峰先生入宅詩　賀蛟峰先生得孫
又詞
卷之十四
附蛟峯外集
祭蛟峯先生文凡四　蛟峰先生墓誌銘
蛟峰先生阡表　蛟峰先生祠像贊
輓詩　石峽書院增田記
重脩石峽書院記　立蛟峰先生祠像記

立祠像祭文

附山房外集

賀山房先生得孫　賀山房先生得宣命

贈山房先生得宣命　賀山房先生入新居

奉謝山房先生　石峽書院山房先生碑

像贊　輓山房先生

文　祭山房先生文

蛟峰先生文集目錄

蛟峰先生文集卷之一

十一世孫方世仁　重編

書

上　理宗皇帝書

[illegible]月吉日承議郎秘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臣方某謹齋沐裁書昧死頓首百拜獻于　皇帝陛下臣聞可使小人受隱然之禍不可使小人顯然有勝君子之名勝之名一立則南衙北司之勢自此分天下國家存亡之幾自此決矣左右小臣供汎掃給奔走人主日與之接豈能恝然無愛之之心哉但不當使之竊威福與外廷角勝負愛之而又有以威之可也一或有罪惟恐不知小則斥大則刑無所貸赦如此則使之弄權孰敢哉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為小人謀者必祝其遇亂世勿遇治世臣竊以為此非善於愛小人者小人之在治世欲為豺狼而不得欲為蛇虺而不得藝信乎其不得志然無大惡者無大戮御之乃所以全之詎非福乎若其在亂世豺狼當路而不可問鴟鴞橫翔而不可羈招權納賄而上不知蠹國殄民而下不告是天將稔其毒而殲之若國家危亡小人獨能存乎然則英君毅辟為小人何互而求一勝者雖

曰愛之而實亦所以禍之。小人得志。何所不爲。寵則驕。驕則橫。橫則不可制。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彼其初豈有此心哉。人主寵之以教其驕。縱之以教其橫。爲之除異己者。以教其不可制。勢焰薰爍天下之宦官。美爵太半出其門下。豈復知有天子哉。彼自知結怨於忠良。召怨於天下。萬一佐英明之君。決不赦。故於危疑纔急之際。不容不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當此之時。雖欲除之。其可除乎。彼其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則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而并州之將。乘天下之憤而操戈以殪

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而汴中之師。乘天下之怨。移兵以剿之。然則漢唐之君。前日所以寵之縱之者。適所以益其疾甚其毒。而投之死地也。爲此司者。必欲與南衙角一勝。豈其福哉。人主之愛小人。而使其至此。甚非善於愛小人也。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而英毅。中正而睿察。天下事事物物。無不洞照其是非。而獨於左右之小人。未能以義斷恩。以公割私。何也。臣竊料陛下英明而獨未悟左右之奸邪者。其弊正自英明始。何者。英明之君。多欲自操天下之權。彼惟因人主欲自操其權也。故間摘事之可說可信者而試之。使人主行其說。以漸侵外廷之權。外廷之權一侵。則彼之說益進。惟闒之寄。暴嬴之竊。君怒知怒。君喜知喜。留正未遷左轄。而姜特立先泄之以爲己功。洪遵未除西垣。而淵覿先賁之以爲己力。其欲進某人也。非一日之譽。游談之助。足以宿留寢聽。欲退某人也。非一夕之毁。浸潤之譖。足以潛蓄天怒。陛下但見威福之出於己。而不知彼實借吾之權以行其說。而竊弄於中外。爲在其爲權在我也。臣又料陛下英明而獨不肯少裁左右以正綱紀者。必謂此朕家事。無預外人。蓋將分宮府爲二也。臣竊謂不然。大抵小人之在君側。其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不敢動於

內者。蓋有所憚於外。彼其顏情稔熟。豈懼形迹之人主哉。若外不足憚。自宰相至百官。皆俯首弭耳以下之。則此輩無憚忌之心生。無憚忌之心生。則無若之惡動矣。臣又料陛下英明。必曰聰明自我。剛毅自我。此輩雖縱橫於中外。豈能賣國哉。臣亦曰聰明如陛下。剛毅如陛下。萬無此事。然陛下獨不爲他日慮乎。比者某朝廷倉卒夜半。禁中出片紙召某人。外廷素無憸。拱手惟唯。誰敢與之角是非者。臣又料陛下英明而思慮獨不及此。若必曰晚唐以內侍典兵。故其權足以易置稷社。今之內侍無兵。雖縱橫不足以亂天下。臣竊謂不然。語笑之間有機

寧爲樽俎之上有戈矛爲。陛下不可謂此曹無兵也況條內一司以工役爲名爲天下逋逃淵藪藏奸聚惡數百人凡州縣寨鎭之兇人巨盜刑于有司不容于鄕井者皆歸之又散而巢於其庄窩于其場皆內司之牌號也皇城禁旅實掌握之武庫甲兵實管鑰之如此而尚得謂之無兵乎蘇軾有言方其始也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干戈取之而不足與其他日以干戈而取之孰若今日以臺諫而折之臣非黨臺臣者夫不得其言則去臺臣之志願畢矣尚何助哉但不去二孺則陛下縱虛當言官一日而尤猨之於國家之安危實無所益

且南衙北司勝負之分乃天下國家存亡之一决此則臣所甚懼也臣此月六日嘗移書宰相勉其行申屠嘉之事而七日即得寒邪之疾伏枕者旬矣玆又聞道路憤惋而切齒於二孺臣雖病睡不能老力疾輒爲此疏曰知瀆犯天威儻 聖明自愛其國亟出二孺於外以拔膏肓之病根小懲而大戒使此曹得以全其身全其家即所以愛之也臣球死惓匕下情無任伏葉俟罪之至不備

上廟堂書

六月吉日具階方某惶懼頓首百拜致書于大丞相樞使國公先生鈞座前某竊見盛夏之月大陽無威言風恆雨用事拔木發屋夜寒晝闇黯黮淒淒朝野震懾曰此陰剝陽之象奸邪剝善類之象大臣善類之宗主也輒摭所聞以告某竊謂天下之禍莫大於奸邪之竊國威尤莫烈於奸邪之竊國威夫人主之威奸邪竊之以欺弄於中外天下知之而人主未及知則雖竊也彼猶懼乎萬一之知則不赦矣一旦發其奸邪人主知之而罰不傷其毫毛彼得以蔑視朝廷曰無足畏者矣剝之初六曰蔑正凶六二又曰蔑正凶聖人重傷陽道之亡故以蔑之一字哀痛反覆而兩言之近日臺臣按發兩

橫璫及其牙爪三四輩此天下之所共快而亦幸乎此道路之所指目而亦人主之所獨未知者及此之時斥去一二則此曹尙有所憚曰國有威也側聽數日而兩奸從容上章祠遂去之續玉音曰留至于一再而絶其請斷然不殊刺虎不斃人心惶懼曰剝之蔑正之象所可畏者天詩 聖衷以內司擾民一事付之公朝此又南衙北司勝負之一大機也前日之未言也其責在臺臣已言而未行也其責在人主今付外則其責在廟堂此如小人庸人之爲大臣反倚此輩爲援者天下所不又惟昔日爲臺諫爲侍從爲執政正色朝端中立不倚

負天下重望〻之重者責之深未知何以處此前歲以
一奄孺之誅逐一臺臣此國威之一否也聲生氣長陵
夷紀綱𨻶〻莫可誰何今日之事若不幸而國威再否
則豺狼當道自此不可問矣國家社稷之存亡在此一
決未論他日之事即目前而觀則臺臣言之不行惟有
拂背而去此曹思慮益深術數益密必將援一同類者
入臺以角善類而空之剝之初六曰剝牀以足夫害人
者先壞其牀之足害國者先壞其國之足剝之六二曰
剝牀以辨〻者床之幹也床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同之
幹二大臣位也陰之鬼陽先剝其足而後及其幹彼其

敢於與臺臣角勝負者剝足也敢於剝足何憚而不敢
剝於幹乎今日逐臺臣明日駁〻逐及大臣矣若俟其
逐而去不若為天下國家爭一勝而去兢道間淵覬之
横諸君子攻之不拔陳宗攻以一言逐之紹熙初姜蘁
用事晉丞相以一語去之晉之去姜蘁陳之逐淵覬豈
他有奇術足以撼其君不過伺得其泄報左史所報之
除漏傳兩文昌過府之事顯然有迹深中上心故二公
甫下殿而三奸已出門矣况今之横璫腥𨻶熏灼其勢
白之迹又不止漏泄差除而已聖上英明決不肯終庇
狐鼠但前此未得實狀所以不信今聞臺臣所奏具得

事實況付之外廷此　聖上疑中之信也易之坎曰納
約自牖所謂疑中之信正是啟虞之明乘此入之幾不
可失若萬一爭之必不從則其又有一說上可以不傷
人主之心而下可以慰天下之公議內可以開小人之
路而外可以無損臺諫之紀綱而公朝又可以事為之
而不必忌今臺臣所劾內司之爪牙直背吏耳其當擇
國其惡滔天若二三大臣坐朝堂猝然呼此數輩於堂
下責其奸狀而黥竄之然後聞奏則二兇既以得免為
倖彼又可以嫁其惡於此曹以自解于上而九重亦可
以自白於天下曰前日害民之事皆此輩為之果非禁

庭之所知也一舉而釋君之謗扶臺綱之輕開小人之
門解天下之惑晉陳之事又不足言矣不然青史書之
曰南衙北司勝負之決自某人為相始某賈為相君惜
之乎冒鈞嚴下情無任悚惕俟罪之至

與廟堂書

某惶懼百拜申禀大丞相樞使國公先生鈞座前某竊
謂天下之大可畏伏於不足畏惟其小而不足畏故其
發也常至於不可禦耶者萑蒲之盜其初不過鼠竊使
州郡監司即撲之豈有後來之猖〻哉惟始則狎而養
之中則諱而掩之故終也至於上勞　君相宵旰之憂

再易部使者調重兵而後足以勝之前事可鑒已乃者道路藉藉謂知關之外白晝剽掠之風肆行無忌客舟非三五十艘氣勢聯合不敢西上其地即龍山蘭山之對境其巢窟曰宣家會後曰役杭是也其居環數里皆無籍子平時販私越禁山江入海其舟曰刃林五今則專施其毒於客舟有訴于天府者往往視爲常事而輕釋之由是其風日橫有奪其貨而沉其人於江者有掠其舟而送其載以入海者徽嚴衢婺之人遭其毒者凡十數矣近又聞如陳其姓士人父子兩人遇刃幸而不死掠去數千緡吳□□□僅然其身和其姓舟人被掠

一萬三千緡米一十四石舟中之遭傷者數人嚴之淳安有課社每月用盃子發試卷到京委官考校近忽遭盜舟擊奪舟人急發一二盃以示之乃故紙也方得棄去似此態狀爲可發奸若護離杏痘必爲腹心之急謚又聞南蕩塞卒與之交通爲之耳目其商旅之甯舟江滸吳舟其物此曹一一察探及至波濤之衝專以逃船爲名如取諸懷及有司捕之則或縱或擒皆在此曹之手此尤不可不察者也欲望朝廷急行下安撫司及東西憲急作擒捕大者即正典刑小者去其手足然後可以遏滔天於涓涓撲燎原於熒熒仍嚴戢役杭之舟出

入不得帶凶器所有南蕩塞卒與盜久熟不無以華之換在籍之額分隸他寨仍於他所分撥生頭兵卒以填之此亦轉移變化之一術也得於見聞者如此不敢不告惟公朝密施行之幸甚

達嚴郡守

某因回使就有懇禀近淳遂壽桐四邑民堆大府督賦之命甚峻田野容惶某切謂此未必出於君侯之本心也往往有迫而爲之但在府由櫃辦與幕府擬筆題純乎非君子長者之言雖然若使久在民間而不輸雖殺之可也今淳安案追尹對額有輸足之鈔又有預借之

關縣一切不理又重借明年民莫敢不聽又將借本尹民亦莫敢不聽如此則不可謂之化外之民矣而縣家方喜斫斧之下有銅山焉如近日盧某此淳安之佳士也婦翁被追婿代出官既有足鈔又有趲借之鈔可謂純民儒士矣止因與吏輩一語扞格逕爲裂衣冠押之獄張皇暗中於大府將以作大威福應罕當即悔之巳無及矣今盧族以君侯方入左腹之言輒爲一札俾某轉伸札中亦不明言是非亦不敢冒他府吏僧沐台慈憐其婿代婦翁察其已輸足已趲借有足鈔有足由特爲一轉福筆田里幸甚至若縣家太甚之急紘可畏之

烈歟亦望君侯爲亦予寬之一分某爲父母國請命不知枉濱惟君侯其赦之

回馬總領

某惶恐端肅加拜申禀總領都運大卿鈞麾前某伏拜台翰讀之汗下某備員百僚底安敢妄發達官書自束髮受父兄被素以干請爲恥況代人爲請乎某自去夏入館以來未嘗作一字爲人囑監司州郡而乞丐于外不謂何等不肖子竊以曆書塵突自非深鑑精明必爲所欺某前竊備數吳門僉書亦得一假托臺諫書者援其策猶有二三十封郡自之郡竊背而拘之國上鄰報此而後來者不敢以得書於大卿平昔風采赫奕凡掾無賴輩到手不可放過也某繼此或有書到當於月日姓名下用名諱以別其僞然亦决不爲人發丐饒書若有之必僞也乞置之重憲以清奸慝拜賜弘矣

與包宏齋

某惶恐端拜申禀提刑龍圖大卿侍郎台座前某向也得侍立玉於簪驂行見格心一疏喚醒醉生夢死於卓然有立深爲　朝廷有人賀未已執事以繡衣而齊荊棘某雖得升堂下禀餞之拜而未能一㦸申平寇之賀某豈獨無人心不爲國家喜哉蓋有憂焉以奪其所喜故也東南一角之天下四蜀潰爛所恃以壽如綫之脉者僅浙右三數郡此楚漢必爭之敖倉也小人負乘致寇其禍乃使君子當之朝命借重望壓其衝自非深謀密運兩全而動安能破數十年不可入之巢窟哉未幾波濤洶湧白黑公議幾爲之一㕣息壤之盟猶在而三至之杼已投中山之掾方聞而謗書之篋已滿功之足以招忌如此哉所賴公議之徹卒不可掩今日之事是亦幸而集也雖然轉石於山是非顛倒何朝廷之勸於當功而不靳於賞好賞盜歟此某之所以憂而不敢喜不敢賀也因鄰卒便僭及餘𠄞情悶之心伏丐台照

某府有禀者近浙江間有白晝剽掠之風客舟非數十爲黨不敢西上其地只是龍山相對所謂臺家舍後及後杭是也環一二里所居皆無賴子平時販私遷葬其舟出沒波濤白刃林立卒然遇之則姑以買物而爭登客舟者隨其所索要而與之則幸而免不然則掠而去之近富陽令有一親戚遭其毒遂合巡尉捕之得三二十輩執而歸之天府往往付之等閒輕釋之近日頗橫嚴婺之舟遭其刼者數十矣此事正就轉𠂤須望牒臨安及遍牒巡尉嚴禁密捕大者

即正典刑小者其手足然後或有可勝之仍須嚴榜禁後抗之舟出江者不得帶凶器有者許邏尉拘解或可戢之不然郊關外不一二里而威令不行其何以立國乎望密切行之

與寶慶風官敎

某惶恐端肅加拜申禀判府官敎即內除郎中鈞座前某念自夏間伏辱台翰且拜臺餽以師門而摩撫後進者如此感當若何繼嘗遣暑具啓狀設尔微芹伴空函計徹岩電矣某備數百僚底尸素一年餘弑目時事中夜感慨睡不能着鐐下僚惟當思不出位然鳴雞起舞

日有勃勃不能遏者敢以判府器足以大受才足以弘濟學足以謀皇而斷國坐之翻旐立之左坳則所以沃君心而起世道者必大可觀一麾翔翱能不動宸宸之思耶西邊苦竹之圍危甚幸而城中堅恐虜以乏糧解去傳聞邈又圍嘉定開此郡于女玉帛所聚虜垂涎久矣又須常得天幸可也若人事則戈朽戟鈍直可懍懍大理既爲潰破齒失其脣聞緣路可直達瀘澧此尤可憂淮哨未褒紅而來生理一空強隣四面迫我而左右顧無一人能面北發一矢者朝除暮遷不過應副人情富貴姻婭爲嘗念及生聚敎訓乎哉近天府易帥以爲

華甫代人望甚厭服然圻漕有除贓帮蕪之命或謂注意在王而始借馬以壓物議未可知也但今之兩司非頑鈍無耻狃耳於群貂者不可爲恐馬未必肯來耳時事可憂者類如此因風及此乞恕其僭伏丐台照

回吳退庵

某惶恐頓首再拜申禀判府提領節制大資相公鈞座前某十一月十八日伏拜十月間鈞汗驛日回緘婚媒誤投審之再而後敢拜悅而讀之乃知江湖不肖子以啓書干瀆且辱臺餽而遺之是使某重速譴也某自束髮受趨庭教于請之戒甚嚴而况代他人干請乎某自

去載之夏入館未嘗爲人作一字乞丐于監司州郡每見一等無賴子自爲劄目列注宅街浴門作謁以乞書名者某甚嫉之惟只堅拒而排去已嘗榜于門曰例不書列劄不作監司州郡書凡游士過訪者必先扣其無索書之諭然後見之某非固矯枉過正亦自揆百僚最底不敢妄發達官書耳玆承鈞諭所謂吳其氏者某不知其爲何人欲望鈞台索而鞫之重返于憲亦可以清奸慝而杜干貼也伏丐鈞照

薦洪尉

某等惶恐端肅拜申禀都運府安撫待制台座前某掌

竊見庚戌同年仁和洪尉蘭文章政事兩以優稱初筮奔走使節下比及一年本不欲自喝然恐知叔向所謂子如不言吾幾失子轍代致殿攲之喙如蒙少借造化則一言而識嚴攲在叔向不得專美矣瑣瑣瀆浼伏乞台照

薦王新班

某惶懼僭越端拜申禀侍讀提舉端明相公鈞座前某嘗謂知賢者必當有所薦妨賢者必當有所避帝朝命官必遜于殳戕伯與遜于朱虎熊羆濟濟之風今不可見已知賢而薦此相公事也某不得出位然自知妨賢

而能避其猶可以希揖遜之風乎涓聞朝廷指揮再開史局方搜天下英傑某實不才濫叨兒館今切見從事郎侍班王某含選發身家貧微官其踐歷在某上學問任某上文章在某上丹鉛點勘實維其人敢以某所領史館校勘職名推以遜之而某自有秘省本職欲望鈞慈特賜備申朝廷乞俞所請庶幾某免妨賢不避之譏而相公亦無知賢不薦之慊矣于冒尊嚴下情無任悚息之至

與趙端明

某惶懼端拜申禀判宗端明相公鈞座前某念自壬子春得瞻拜階府謁侍一瞬四周星夜望南閩聚奎歆歆知一代英傑考槃在阿之地也某去載嘗便覓一紙定起居問去鴻飄飄不識徹岩下當否欽悵手決河漢爲天下文爲宗主力負宇宙爲宗國廟社命脉當今柱石人也江濤洶湧之秋眼中人才左右顧無一可當緩急者舜求孤舟之句未嘗不中夜撫掌爲世道浩歎涓聞朝廷寓意江左夷吾將強起之而東山高卧迫之堅不動仕止久速某知先生之所以權衡乎時者審矣雖然山中雲出而太虛洗淨一番山更好蒼生固以此望英嗣司令著郎到此某幸得一拜識未幾以索祠歸何歟

豈翔集之審固當如是歟抑不肯久去膝下歟某尸素蓬寓且兩年無絲髮補國雖不係惟當思不出位然竊寐特事鷄鳴起舞自有勃勃不能遏者日夜勵勉惟恐有負師門便鴻如可賜之箴砭惟乎勿吝茲因司令歸附便致安問伏乞鈞照

回趙端明

某皇懼頓首端拜禀申判宗端明相公先生鈞座前某昨者伏辱鈞翰寵報且領鈞貺深界具答狀附之回翔深懼不敏敢圖鈞慈與門墻小子下交乃如家庭相接之氣象　何爲得此於先生也某備數百僚底蘊某罔

功蚤夜兢惕深懼負所學而負師門前輩謂愛做好官
而不愛做小人某甚以爲戒夏五奏對愚天下三字渫
犯時忌頗聞貴人銜之此月下旬洪家再疏二璫盡力
攻之而不勝六月十一日除目叢爲逐洪家而恐在朝
者紛紛故例一夷遷用杜公議之口耳諸公得此果不
言幸三學之士爲之舉幡二十三日洪家再除常州亦
姑揜外觀其實爲二璫地也某　病夜邪伏枕者無旬
睡不能着二十六日又力疾一書撩蛇虺之頭此日王
潛齋爲擊去次日李文溪又爲擊去文溪嘗疏二猶故
受此禍潛齋聞亦因此事與上面不合時事顛倒一至

于此某勢只得見發而作矣不然焰焰必及莫可避矣
歸使潦暑仰報先施伏乞鈞照

通方宮使造黙侯祠

某竊謂當今天下何哉戎狄豺狼擾我金湯正智者效
謀勇者效力之時也而明府乃貼牒劄春使府命俾駕
鶴子孫同新鼻祖祠宇求平一籍圖鳩三千　似若急
今日不急之務然亦不能無謂焉田單復齊而有神師
教我之詔東晉淮淝之戰蔣山而草木人形晴淮漲波
神與有力焉今日之舉其意亦猶是也夫恃神貼者是
不一姓獨於吾宗是媽者猶清平烏龍之廟成於邵安
樂侍郎之廟成於何子孫之責也非惟公上之命不可
議神祖洋洋如在況虎谷先生又神祖之流芳者也不
以是而應公上之命其將何辭吾宗勉旃伏丐台照

荅何毅齋求薦

某惶恐端拜申稟判簿師籍郎中尊友兄某去冬家恵
尊求鄙字時朝議分楣已定書不書元無損益是以姑
與與翁言之不欲多言使胥失之也居無何策焉西去
乃爲向陽花木保師一見即相知羅之幾幕爲之公卑
晉視東　大勝造物相成就固自有所也承聞北風之
惡使人抵掌天地中氣所宅犬羊窟之今尚有五十年

窮山陰谷爲雪霜所扼一陽動則迸裂求山以求別我
正統迹現起舞茲惟其時惟吾兄勉之內屛啓不御語
論爲書第某被謫方新惟當閉門以自省匪惟不往而
書雖書決無益也令叔太博爲一世名勝近歸自處陵
今近會遠取皇甫持正不笑我乎某苟可效綿何敢自
愛而以德之愛亦有望於君子也草寥占報不敢來施
惟祈台照

達朱南山制置

某嘗謂人生宇宙間翕忽之聚皆有定分而豈徒哉昨
等執事玉立朝端其贊員碇底得以親切門墻今尊執

事待節江淮其馳驅王事又見並轡原隰四方上下無往而不托畔續之光謂非分定可乎二介往來爲叙隣好禮也倘敬有稽汗我顏甲爲鼓陽剛方長歲除伊邇荒山寂寞風頁不腆登載副箋以替發端之敬高誼盛恍特賜采納榮幸儻秭輶讀槃嚴伏壘戰慄

達趙都大

某憶昨在班中獲修一紙之敬恍踈訛費兩見寒梅照然趙日之溫燁甚郇雲之覌開械如見諫議其何忻快之如揆夫天地三陽萬物生意恭惟某官從容論誤樂只瀾阿明哲簡知命示來佑台候動止多福大卿以畢

原鄭鄒之招德　耆敬聞之名望內之爲磐石外之爲扞城固其所也而高卧不出何歟龍泉太阿當爲宇宙間用若久藏櫝中其光射斗牛自有不能揜者豈世無雷煥未知至寶之所伏耶

達李提舉

生平慕藺之心未快識荊之願所恃燥濕氣味之相合雖曰未面而心固面矣崇陰蔽芾瞻之在前敢不封護惟謹比者忻聞建臺未遑專頁首以爲人之請衡陽推官楊某於某寮僚今以其爲城掾受察于節下千里之書倩羽言徹其姓名于左右其未見顏色而言則臍於

僭拒人於千里之外則又幾於固用敢忘其僭以免於固輒爲拈出倘蒙恢之以仲尼之天覆之以少陵之厦幸矣千聒陳叉等祈台照

賀盧可庵鄉舉

自眷曩睽別於化成堂一驊景物累改蓮而菊匕而梅矣絆縶吏塵泚邊之吟籬下之酌弗克與兄共之而讌頭之寄又後踈闊咒實奪之非敢慢也久不聞鄉信誠後李提幹歸急走問之雖得捞而未知其人然玉川一氏必君家爲行中人也十月終有來自鄉邦者方知執事魏奉高名急用喜舞此事爲兄不平久矣吾今而後

知造化終有平時春官桌上更宜勉之今叔胄監發軔天地成就人才各有地方十七兄鄉賦首漸乃發硎其利如此可喜可慶吳門況味粗安藜藿每旦入幕出府事如蝟毛惟願與公不敢不勉

答吳是齋問乞巧文內子厚少陵事

比便馮拜狀繼承誨答感甚愧甚暑中六合爲鑪惟有長簟打眠無由嗣饗奥起居而馮使叩門乃拜琳琅之緘金玉之貺上樽太牢毋戊物珍而豐何以享此長者賜弗敢辭下拜芒背汗面而已貧家錐無巧延然致水有具對銀河不寂寞矣少陵子厚嬉笑皆成文章執事

拈出俘某忝注脚某妄論謂方員荷蝨蹈丈夫多英雄
少陵生平不遇者在此于厚附文終身爲巧語所謂天
之所命抱拙終身豈因巧而得拙歟然不以人廢言皆
吾輩一段難聲也先生以爲如何

賀盧可庵赴春官

昨聞秋帖香名亟奏書稱覺纖瑤詩答劇用忻浣鄉邦
英氣燁燁乎山川課盟諸丈所作香滿西浙不但卯峯
區區之識而已百里三元豈三山所得專美哉諸丈聯
翩上春官辱以義約見諭覩此盛事敢不稱助投之回
翔矣執事與介翁娛翁皷行而前全勝必矣但世事鬧

鬧人意明目張膽摧倒一世雄傑可也不然反爲高科
羞

回賀何正書

某肩門深寧罔知宇宙間之寒燠是以於親戚鄉黨間
皆不能修元正賀可謂缺典專伻以台緘來喚醒瞌睡
漢眞情滿懷喜可量哉鮮鱗玉粉之殞品品珎貺下拜
受之春風郁郁塞茅屋矣便旋亟奉此以復命其諸謝
私尙圖嗣控

回曾國正謝銘書

某昨蒙不鄙緘示先大夫平生實蹟其館閣典刑籍矣

昭昭年華實印我心是以不果別作何必專撰言謝爲
也坡翁祭文有曰載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
德盖富韓公范蜀公司馬溫公趙淸獻公張文成公而
已其於先大夫亦云適有感因之件役其譾僿眞伏祈
台照

回盧可庵

懶來拋書困忽聞打門聲起視之則滄海頻渴萬寶畢
呈吾可庵辱覿也盈手摩眼疾展快讀其秋後之山露
下之葵霜中之菊與雪前之梅竹歟引玉之誚何敢辭
也

回許國正爭妓

前日蒙諭已知其不可而見之報牘矣專撤再至何猶
未能忍情而介介於此耶某謂爲柳下惠則可男子則
不可執事爲磊磊豪傑之士則可自家以拘拘尺度之
士則不可且望就縣行移若或蛋颸風之過耳則又愛
執事以德者也

與吳是齋

卧牛衣山中罔知世界上事但見晨窓白而黑黑而白
則知朝而復暮暮而復朝也厥有栢其肯而告曰桃符
又換詩新句矣感物兼而思朋友不能相與一樽訪梅

花而尋歲寒盟心耿耿予不寐也其物聊爲詠春亭怡集一笑之助

回盧可庵饋物

某坐看峽雲來往靜觀天地心見往古來今於穆不已之命元無息也遥望風露天邊此心同也此與同也仰求以書餉我雙魚朋酒便當滌盞薰洗盃杓以承嘉德矣草草切希台照

達宋雲叟薦毛伯明

某昨歲之夏在山房翁處得挹眸益爾後梗泛于旅渴賢之心夙暮耿耿乎爾有𥨊風林毛舉之鄙人也挾風水而嚴遂家焉今有二子曰伯玉伯明克世其家久聞蔑峰下有歟歟者曰宋雲叟臺需鄙字求見伯玉者間在胡戎坐間已識紫氣獨伯明未獲晤際數字相其行倘有鞭策惟命是聽屢率奉簡不如書儀切祈鑒亮

達王翠巖薦毛伯玉

比毛伯玉曠至佳章兩軸其一則令西賓省元作也恩難遷徙之餘見琛玉不任喜慰遥想胸襟氷雪主賓二也十襲爲榮恭念昔在江左時得托好貢恭承揖其擠孰非大惠十年往事今在夢中自丙子春山中盜起焚掠一空挈家于外于今四年萍梗東西未有定止望翠巖津府三槐如故眞如桃源洞天起敬起敬某久欲一紙問起居而未能適伯玉過我相與道令德伯玉正欲求見遂作此以相其行閑翠巖方欲擇佳山水以爲千秋之藏伯玉願以杖屨從聽鞭策草草上狀不如書儀伏乞台鑒

答盧可庵手帖

山中捹耳不知五月又一陰生矣脚跟不定於親黨之禮何誕之闕令使价扣寓廬蒙惠舒鴈龍炊丹杏三味俱佳下拜登受㴑節不荒落矣罷率奉答未既厥心伏祈台照

回洪司理爲親壽

日坐故紙堆無從奉書伊我懷人麻麻屢韓扁舟挾策過洪都日迷五色使人知氣忽奉來教如對玉立其爲忻快可量哉內帖有盛餽何從得此篤敍綿戀爲吾親壽當於前輩求之在某亦曷敢辭但見任講壽禮於條有碍若曰於己則不可於親則可毋竟費宅脚用是例以此謝而不敢獨受於執事也其爲感激與受均之

送物與陳宜中丞相

某忻審玉節建臺未遑走一介修睦鄰好非禮也寒燠起居巳具吏揩外由中有敬敢申布之某襯風非攙屬

在同舟倉庾徑行雖曰各有攸司然視時聚散使民免於饑仁意周匝康錢輕生者少遠罪者衆刑可期于無刑河潤豈直九里哉某與一道生靈並受其福某將陀無物京非風宜登載副箋不以鴻毛而斥之幸也春樹暮雲遡風悵斷

送物與盧可庵

茲以九日留臨地雖仟世界人無登高佳興然濁酒對黃花長歌靖節之詩胷中不有一日太平某率爾地魚牟粉珠冠百事吉專人持爲萸菊之未得衆一笑幸甚崖略奉簡切祈覩亮不宜

遣花粉禮往項宅

某維時雪中關聲正下起元敬惟某人德配陽休氣排冬凜台候動止多福某惟禮曰婚禮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者也故君子重之某以仲女托之門墻迎禮旣行則百世之好方自茲始聊奉薄禮所以將其敬也倘蒙不卻而頓留之幸甚

蛟峯先生文集卷之一

蛟峯先生文集卷之二

十一世從孫方世德重編

啓

賀童矩堂

某啓伏審光膺典冊進秉鈞衡有王佐才人謂用仲舒之晚任天下重今乃得伊尹之時皇路大亨蒼生胥慶孰不交陳於頌語僕方願獻其忠忱某切謂自古至今未易有明良之會惟天祚宋豈終無平治之期每念吾皇襲更元預越若老奸之執柄遂令上意之吹蠹但欲損外廷之權及以開旁蹊之隙雖宸聰英斷視堯舜無

以過之然中書積輕有周召不能爲者而況暫焉冢司之虛佇沸乎人心之多疑或云旦好之復來或曰外蘭之晉拜議論交摭證候可驚忽開昌運於千齡乃宅耆儒於百揆致君之責實重當世之務孰先共惟某官四海一賢兩儲間氣稽家治國平天下夙紹大學之經綸佐王經邦綜治官業抱太平之綱領時止則止當爲必爲人盡倚米我則爲仲宣之接淅衆方辭甲我則爲裴度之請行旣深愜望霖之心宜即展擎天之手然適處艱難之會正有資拯濟之功仰而思之非無事者如國計當裕而邊防當飭士風當美而民瘼當察此雖久積

於粹源然尚可施於治者惟獨正邪勝負之際最關治
亂反覆之幾。淸晝之狐狸方嗥南衙受函禹尙之鳳凰
欲集東方未明幸紘轍之一更宜乎旌之四出多增元
氣少抗外邪使朝廷之肅然則宗社之幸甚某自擢桂
闈之枝即栽化治之桃聳觀登庸喜至欲舞雖雀賀厦
先歌芘寒士之詩蟋蟀吟秋當續得賢臣之頌非私禱
也與衆望之謹具啓事専人馳賀鈞墀百拜申賀伏惟
鈞旨俯賜鑑察不備謹啓、

賀何提幹

恭審入登法從就領神皐夜半思賢劃開漢宣室之召

月邊作牧驚見趙京兆之來輙持一瓣之香以贊九頓
之賀共惟某官才弘且毅器傳以周運斤成風解全牛
於四顧策轡奔電九馬而一空自其不卑小官於州縣
之間已知將降大任爲社稷之重剛亦弗吐柔亦弗茹
以霹靂之手而把威權於不怒信於不言以天地之公
而符斧翺翔卿月驅馳使星足用度而不歛於民士無
飢色有仁義而可利吾國王曰適歸朞頓帶適當更熬
之與之衡而京邑又有彈壓不行之幹狐嗥萬狀蠢冗
百端如上必欲無拂乎人主之私心而下又欲不傷乎
天下之元氣雖有智者甯惟艱哉惟公權衡二者於熟

慮之餘則我邦家庶乎有無窮之福方見君子有益人
之國毋使小人執理財之權蒼生望之赤心及此如某
者窮途場屋借還右階雖素無掖挹之先客未耳與草
芥而俱腐月爲三匝方吟遶水之無依雨燕孤飛尙冀
捲簾之放入一恍歸嚮萬古莫彈謹具啓事専詣台墀
申賀伏惟台旨俯垂鑒念不宣謹啓

賀王僉樞

某伏審顯膺寵渥擢贊廟謨江左喜見夷吾屹爲砥柱
中國欲相司馬先領天樞增重朝廷聳瞻夷夏共惟某
官廐名蓋世直道致身於衆人方醉之時肸揩醒服居

萬物爲圖之世獨秉方心趨從班班乎中外踐歷之時
已知卓卓乎弘毅董遂之能總司制司之條畫足鎭關
中春官天官之規模可推天下宜從瑣闥即上鑾庭翔
惟世事江濤之秋又值人物晨星之會兵殫而國弱財
匱而民貧及閒暇可以有爲以疑信費於虞擲惟事事
備乃可以無患言人人殊則何以成功必皆運帷幄之
中拆衝尊俎然後坐廟堂之上不問甲兵邦其末乎於
休公有無窮之聞某竊依大厦側聽溫綸休哉登庸喜
而不寐帝謂何見之晚漢豈憂匈奴哉天將大任是人
爲眞宰相矣非私禱也與衆望之

賀程僉樞

恭惟儷顯爵加拜中樞密瑞明相公先生鈞座𠀤恭
伏審明廷涣號右府敘賓上念李牧廉頗異時之强
趙王命程伯休父圖宥密以興周增重朝廷并贈寅夏
共惟某官淵源伊洛人品宮牆萬頃汪波澄之不清淆
之不濁。一團和氣聽之也厲。即之也温。自入長於烏臺
即騰榮於紫闥。御史作朕耳目持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之心。文昌為天舌喉行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事宜從
雖正經上鴻樞判惟副武恭以書生為門第子聞明主
得王佐才休哉登庸喜而不寐泥一下咸謂僉書之
得齊實廣墨又新倚需中國之相司馬非私譚也與衆
望之伏丐鈞照

賀胡殿院

伏審擢從諫省晉貳臺端玉立坡頭又抗青蒲之節若
寒殿上再揚白簡之風除目一頒僉曰交慶共惟某官
邦之瑚璉學者斗山忠言嘉謨有舒貫諸子之不及細
旃廣厦非唐虞三代則不陳龍旒簡知身冠益峻當秉
烈氷霜之操為胚胎霖雨之基某䖏竊萬間喜聞三接
燕雀之賀厦庇輗控輪囷鵬鷃之在秋天佇觀凌厲深
慚塵瀆伏丐淵涵

賀丁司諫

伏審龍墀疏渥驥省叙賢白簡回天已甞聚於柱後青
蒲伏地又玉立於坡頭吾道之亨下民是望共惟某官
邦之瑚璉學者斗山峨惠文之冠風采聞於天下坐細
旃之席仁義陳於王前簡在帝心擢司是諍君子得輿
民所載也毋使昌黎之譏陽城衮職有闕我儀圖之更
令淮南之憚汲黯采烈氷霜之操胎胚霖雨之功某䖏
竊萬間喜聞三接敬憑一紙以寫萬分無任氷兢伏祈
淵鑒

賀吳守

恭伏審宸陛疏榮輶舊倅董一綠高潔猶有漢故人之
餘風于里廉平又見吳河南之作守下車戾止交夠慶
之恭惟某官眉山之蘇平陽之范蓬山直上便當執筆
於二螭棘寺橫翔胡尚持麾於五馬行且召矣姑少俟
之某一別轉頭五年撚指未由面賀徒切心傾維巢而
鳩居之幸有賴君之廬在及門而馬後也勿云為賀之
賀逢盈應願言非舌可贅伏丐台照

賀邵正言

戊戌狀元之及第獨冷甚安慶曆御筆之諫官新除再
見鶴鳴而和鵰怒則飛喜直道之可行宜清朝之增重

忠良得路已辦蔡君謨之詩議論回天必須張元素之
力非私禱也與衆望之某雖病欲歸因喜亟賀萬間之
托大厦不徒私上棟之安一言之訂于金庚或伸甫衙
之爲深慚塵瀆伏乞淵涵

回趙少保

某伏以天子繼辟公實賴嘗承之助宗廟爲小相偶叨
駿走之聯奉以周旋曰予先後適際慶成之始允爲無
疆之休未暨賀私先蒙遜牘兄弟婚姻無胥遠矣來此
雍雍神祇祖考其安樂之錫之暇暇看由票謝未究顧
言伏乞鈞照

回鎮江徐總

某伏以諸侯上之王人已聞環召三館中之冷客猶辱
盃傳旨哉竹葉之香華矣菖蒲之節父閣公瓘願爲不
覺醉之交未許爲平乃作我獨醒之客下拜受也中心
藏之伏乞台照

回王檢閱

某伏以九重渙號半刺借貲奏上汗青已就補天之巧
香傳泥紫忽催分月之行除日一須食日交慶恭惟某
官師尊姬孔奴視還鬼雖驪龍之珠惜爲漁者之所得
然塞馬之福詎非鴻造之後選便當立柱下之班胡乃

岳治平之盛會且召矣姑少俟之某不能留行慚無寧
羽之力難言往送冀覓接淅之期無限心丹尚須面白
伏乞台照

回南班多

晉雲善書又報有年之兆趙日可愛易爲向陽之春茂
對昌辰宜衰殊社恭惟某官爲善最樂大雅不群紆揶
枝梅天必私於玉葉披茅建茹地行錫於圭桐某濫倅
吹藜又聞鳴竹方圖面賀先辱手箋百萬買宅千萬買
隣寄迴仁人之里一陽爲復三陽爲泰願依君子之明
無限謝丹尚須控白茲祈台照

回徐總

君子占七日之亨陽從地起王人序諸侯之上福與日
新方擬慶箋先蒙巽汗恭惟某官氣排冬凜德配春和
一縷添長綫如絲之六轡重綏噓暖回挾纊於三軍或
溢其歸可拱而俟某冷倅青藜之杖浪辱蒲萄之觴既
有滴紅寧惲斗十千之直第虞飡素不無罔三百之譏
感藏諸心言不盡意

回西倉送酒

茲審揚旌拂日擁纛朝天且分萬斛之春例及百僚之
底光生節朔惠重泰山今朝捧漢殿之觴被沾丐者多

矣他日作商巖之醴願公溥其施乎且此控謝伏祈鑒
督

回皮嘉興

氣應黃鐘又報放梅之信香凝畫戟頻回雋李之春對此新陽宜不避福某未由執贄先辱俾觴勿謂孺文之飲此特私恩但見公瑾之交不覺自醉下拜受也中心藏之幸有滴紅寧憚長安千十千之直第虞飡棗不無河滑囷三百之譏感藏諸心言不盡意

回南斑正

玉厤頒春又報桃符之换璇源襲慶宜增葛藟之長未

即贄恭朱蒙墜汗恭惟　觀使領衛太尉振振公子藹藹吉人脁穎金枝自是向陽之木分封圭葉行連拔茹之茅與時偕行何福不至某居蓬山底托樾蔭邊四為鄰五為隣幸甚藩籬之剖破三千耜四千趾但求畎畝之歸耕亟報掌書餘需面賀伏乞台照

回詩秘書送物

某無功受素飡之祿方懼河滑之貽譏聞若上白玉之堂乃許瀛州之隨步未由贄慶先辱貽箋餽我乇魚既有化天池之便酌之浮蟻又欣回冰谷之春玉蓮深契於苦心繡瓜可托於求好粲然之文驩然以相發得之

若驚長者之賜少者不可辭歸之斯受尚須面白以控心丹

回王漕賀新除

伏以東觀底僚偶塵除書之數西清法從忽來華劄之旅得之若驚報於何有退思佐冑益重凌兢昔緒附乎道家山之藏尚訛渡豕今超躍乎蘭臺郎之選寧免濡鵜所當從汰而前揚莫匪左提而右挈一字之褒榮於衮辱先施之七襄之報不成章非敢後也尚圖嗣控以磬謝私伏乞台督

回安吉楊守

六十屬觀象喜頒魏闕之條二千石惟良融作霅溪之慶與時偕極何福不臻恭惟某官風韵浚明天資凝遠物春布德已奉行玉札寬大之書肆夏升歌即展布金鑾論思之事某未由贄賀先辱貽箋兹飲公瑾之醇醪不覺自醉若作商宗之醴酒更賴汝爲感之在心言不盡意伏冀台照

回楊守送重午

某冷坐道山因記葛蒲之節香凝茗水忽傳竹葉之馨敬再拜之得一醉矣有餘謝爾尚須嗣婪第之報脩惟祈炯鑒

賀吳是齋弟中鄉試

種槐久矣殆如種德之多折桂以之何啻折枝之易山川且爲之改色鷄犬亦爲之動容恭惟某人博大弘深高明寛厚以是父生兒子載體砌玉之芳以難弟得難兄共副儒林之望三獻小瀣於抱璞一鳴始見於驚人淡墨書名不在郡英之下泥金作榜即爲四海之魁

賀何梅境入太學

監闈奏凱帝學騰聲行當高占南宮而飛唱彤庭猗使同登瀛州而蜚英璧水造物者將玉其成乾大君子益顯其姓名

賀何曾六文得鄉第

秀芝呈瑞已爲鶚表之占撤棘登名果見鳳雛之捷金鈴夕報鄉錦晝榮共惟某人望偉儒林芳聯棣萼肯經教子於詩書尤用其心實桂收功在造化可謂有眼更看黃甲自有青氈某賀在人先喜如已有遥想長安報弟兄兩處和氣春風少頃浙淛聯鑣父子一門人間天上湍事中慶伏乞炳原

賀余吉甫升学

凱奏上庠共仰天荒之破名標先進咸瞻月窟之登香滿桂林光增梓里喜溢萱庭之色榮聯棣萼之華明時

卒際於乾亨嘉會果符於萃聚綢繆托好忻懌無涯陪賓筵之後塵過序主儀之前席木逞賤謝徒重甲觚且綵驅羊盟手筠織伸燕賀集勳奏馬狀頭虎榜佐龍飛

賀人中鄉試

綵戲斑衣雛飛丹穴秋闈勇戰已登天府之名春榜聯鑣又續世科之脉

賀同年中鄉舉　鄉舉十人宗子四人

高題鴈塔增耀螺川鶯于下當于飛民獻有十夫之翼麟之趾麟之定天潢分四輔之樟實爲六一鄉之榮適

應五百年之盛茲逢真事倍激慶原泮水林中荷不隔同年之面凌烟閣上又將書異日之名

賀周發堂請舉

指背鄉闈登名天府看榜中姓字如吾友果是得人想分內功名在造物豈容欠我到此日方知爲信許書之效則天下豈果無持衡鑑之明某如已得之逢人誇此燕雀賀厦敢以豚犬而代行鶺鴒横秋更異鵰鶚之速化心之所愜言不能宣

賀吳是齋入室

爾涓良辰榮歸華第木石之奇規模之壯可知勢存之

怓繩墨之巧斧斤之精皆出主心之用在道傍免三年
之嘆見舒中有全室者存未至往觀且陪申賀遺蘇貺
而致敬具異饗以助懽笑而留之者何大也

賀能和尚生日

日臨良月天借小春萬寶呈祥一佛出世人天共贊善
攀拘懽恭惟某托在契厚倍劇忻愉敢指南極老人星
仰祝西方無量壽設持非物僣侑伊蒲

國人請

歸門求見方愧魯人之阜開閣相延乃辱郇公之飾圭
三疑誦鼎九恩匪雖私心欲退以循墻然厚意不容於

避席懼然之恩燦然以相愛辱先施之長者之命少者
不可辭事斯敬矣

方聘陳

元老克壯采芑之猷藐焉冷胄竽相不對治粟之問華
矣名門昔相望乎周漢之間今幸托乎朱陳之好恭惟
令姪女某小娘幼閑四德有南澗蘋蘩之儀刑某次學
生某家傳一編匪東山芝蘭之子弟荷不棄菲葑之體
遂攄締絲蘿之盟諾既拜於千金幣敢陳於丘㒳圭馬
而綜錦繡甚愧庭實之微屏雀而膺芙蓉行近門闌之
喜

方聘何

來楊州之梅清矣忝軍之胄采新田之芑今姪元老之
家寀作合之自天俾偕榮之有地恭惟令女擬封于洽
于沚習知婦德之儀而某次男於禮於詩粗聞鯉趨之
教幸因氷語遂契月書定盟已及於三年納采尚遲於
一介雖聖賢之訓不以貨爲禮然婚姻之始非以幣不
交辭畧彌文敬陳薄贄圭馬而綜錦繡愧無周行人使
聘之將屏雀而膺芙蓉尚冀李監宅門闌之喜葵心無
限楮何莫殫

蛟峯先生文集卷之二

十一世從孫方世德重編

申狀奏劄

辭建狀元樓

某照得本縣見差修造司打量基址欲議建樓閣之則曰爲某設也此固是鄕邦勝觀賢令尹之盛心於某何辭然某爲見田里咨嗟縣虛烈烈某自束髮讀父書便以致君澤民自任每觀后稷視天下饑由己饑之伊尹見一夫失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作而嘆曰彼何人也某何哉 聖渥屢忝甲科則又將以致君澤民之責自任矣癸酉期幾來歸閉戶焚香置書一卷將前賢事業日夜討論將天下利害日夜靜思求所以報君父而慰蒼生豈有慮周四海而不及父母之邦乎且淳之爲邑吏猾民貧斧斤之餘元氣有幾履霜之漸不可以風毒民之尤莫如里役一人之身責之繁捕責之風火責之橋道責之督賦責之追會文移如山欲其塡刻爲之傔散卒徒如雲欲其倉卒爲之喚集拋置不時欲其賀田賀屋而爲之償納縣道倚之如命脈而使之如奴隷取之如外府嫉之如仇讎自去年創置白納句解錢米誰生厲階其禍最深克之 月之役掃其家資之半克數月之役者其家掃地矣賢令尹下車之初首闢明榜罷此弊例一邑聞之爲之鼓舞曾幾何時罷而復行邇來鄕之父老過門者曰子聞保司白納句三百典盡妻兒無孚晝之詩乎曰未也子聞嚴標八九十年同百萬豪家一夜空之詩乎曰未也子聞縣家建樓之議乎曰嘗聞之之矣父老勃然告曰樓則聞而田里咨怨則不聞蒼生何賴於子某竦然下拜曰某之罪也旦夕當請于賢令尹以造樓之費少紓保司白納之禍此舉於某無益於賢令尹有益其從與否某雖不敢必若樓則決不容於不能惟高明實利圖之須至申聞者伏乞照會施狀

辭燕國史實錄院校勘

是時燕史之命非出於謝相之本心而出於諸公之列薦所以屢辭而後拜命

具階方某狀照對某五月一日伏准省劄備奉 聖旨令某燕國史實錄院校勘速爲撰述與服志其伏領指揮益重悚惻切念某種學罔工績文尤拙昨來兩被公朝劄命俾某撰述上件史志某所以敢於干冒鈇鉞一再辭避劄命者蓋某自揆力不能堪燕進至期限已迫使某歸將留閒修纂懼必有疏繆故也茲忽被 宸命華以燕職是益置某於坐針氈之地愈無可以奉承

之理如此則是某度德量力之本心轉而爲干榮覬進之私意公朝縱不以是而加譴某獨不自愧於心哉所有輿服一志容某一面用功外有校勘職名在某斷斷不當祗受省劄當用繳還欲望公朝察某拘儒自守之本心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所有纂修之書仍乞少寬月日容某趲集以副公朝眷委之盛心伏乞指揮施行申聞事

再辭司職

具階方某狀照對某再准省劄備奉 朝旨令某不必避免國史校勘職名仰見公朝眷寵之美意雖某自以前日之辭今日之受兩有牴牾於義論斷不安而公朝但欲國史成書在某敢不任責某於纂修則不敢辭所以上無拂於公朝於職名則不敢受所以下不背其初志然某不欲其文辭避煩瀆寄嚴除已將省劄寄留秘書省國史庫不願被受供職外伏乞照會申聞事

乞祠

具官方某備員館職絲粟罔功蚤夜思之宜速號陽節聖朝包荒未賜大斥然某實甚愧之近忽於六月七日得冒暑之疾繼以寒邪衝之至下旬僅僅小愈又因入局及行香出入再冒暑毒加以洞泄又緣前來發散過多遂至不能支持此間醫者用藥多不相投若非急歸私家尋醫必致狼狽欲乞公朝特賜敷奏畀以祠祿早還私家以便醫治伏乞指揮施行申聞事

再乞祠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昨以病勢危迫具禀 朝廷丐一祠闕以歸山林繼准省劄備奉 聖旨不允某仰見天地包荒之仁心切念某至愚極陋既病且危愚陋而久留則徒負素餐之羞病危而不去則立見殘喘之壓況某始因暑毒繼感寒邪勝胃虛竭水穀不化異證捷出生意甚微一官雖卑館閣豈是養病之所二親在遠庭闈益重惟疾之憂坐館閣而病是已曠官遺庭闈以憂又爲不孝凌兢跼地危迫籲天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曲回造化陶鑄一祠廩差遣俾得輿疾急還私家以便醫治實拜隆天厚地之造須至稟聞者伏候指揮施行

三乞祠

具官方某昨兩以病勢丐祠兩准省劄備奉 聖旨指揮不允許令給假將理仰見天地曲全之造第緣某才能如椎福薄如紙一身值坎坷之厄數口有迍邅之災延挨七月十一日又有舐犢之戚況爲萍梗困于羇旅遣物之所以警不逮而罰曠瘝者莫除于此苟不急歸

是為樂禍又況父焉伏枕舘閣非卧治之地欲望公朝
曲回造化特賜敷奏陶鑄祠廩一闕俾得與疾速歸不
然乞除程三月俾得暫還私家以便醫藥實拜二天更
生之賜伏候指揮

乞假歸里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一介書生備員百僚底尸素三年
殺無分毫補報造化包荒未加汰斥比自六月以來一
病幾至狼狽三上祠祿之請公朝未察其實而未由全
其去但某昨來病中自知決不可不歸所有衆冬之具
二續不存而二親年耄已先奉歸鄉而某僅以隻身留

此二親在遠日夜所以望某之歸者甚切兼某昨有先
祖襄事封於淮土近方卜地將以初冬遷厝某此而不
歸是為非孝欲乞公朝特賜敷奏陶鑄一在外待次小
壘差遣或予祠或給假三者之中乞畀其一實拜二天
之造伏候指揮施行

再乞假歸里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昨得父家書以十月上旬遷葬先
祖促某急歸赴葬事某已即具申朝省乞給假或補外
或予祠俾得速歸以赴大事而公朝未察其心未賜俞
允切念某為先祖之嫡長孫豈有祖葬而長孫留戀官
職不急奔赴者乎揆之天理人倫大有所拂欲乞公朝
特賜敷奏先與給假兩月俾某得急歸以全孝心此亦
天理人倫之正須至申聞者伏候指揮施行

乞假劄子

某切謂臣子之大節進退而已進以禮退以義豈主乎
辭遜義主乎剛決故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若當決不
決而濡滯乎進退之間則失其所守矣某等不才業已
買舟江滸挑包即行但未得　朝旨不敢輕動欲望鈞
慈曲轉造化於假狀尾特賜鈞判且與給假暫歸若蒙
一續與在外差遣則未為晚然幾某等可以曲全進退

之節不然要君之罪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何以介身
乎立伺指揮下情無任慄冞戰汗之至

再乞假劄子

某不避鈇鉞之誅輙伸輪囷之懇某一介不才備數部
底三年尸素靦面凌兢僕上丐外丐祠丐假之請盈牽
指揮不允緣某近得父家書以先祖營葬之事促令丐
外急歸甚峻某切謂君父之命一也不俟君命而先去
固為不忠父遣父命而稽留又為非孝欲乞公朝察某
衷情特賜敷奏檢會考功郎中洪勳例特與在外小壘
差遣或照監丞呂中例特給假三月容某急歸以承父

命以赴祖葬實拜公朝錫類無邊之仁某干冒鈞嚴下
情無任俯伏俟　命之至

出關後乞假

具官方某狀對照某昨得父家書促歸赴先祖葬事豈
上丐假之請未蒙公朝察其眞情某今月十二又得父
書促歸尤峻某切念君父之命一也不俟君命而先去
固爲非忠父遣父命而稽留尤爲非孝況某於先祖係
嫡長孫若祖有葬而孫不赴豈不拂人倫而害天理無
國子丞呂中考功郎中洪勳近以弟赴兄葬兄赴弟葬
俱蒙　朝旨或給假或補外況某以嫡長孫之於祖乎今

緣卜期旣迫難以稽留除已於十月十日冒禁出關以
俟　朝旨外欲乞公朝檢會某前後所陳及照監丞呂
中考功洪勳近例特賜敷奏或給假或予祠實拜陶鑄
之賜伏乞照會施行伏候指揮

抵家乞寬假一月

具官方某狀照對今月十七日午時伏准秘書省牒繳
示省劄二通備奉　聖旨俾某蕆莊文府教授及奉
玉音促令某回省供職等事某切謂臣子之道忠孝所
貴於兩全進退不可以中止某昨以父命促歸赴祖葬
事屢控於朝乞假乞外未蒙賜允然卜期旣迫父命尤
只得丐假于朝冒急馳赴今星夜無程於此月十六
日已抵于家方將再上寬假之請敢謂　九天震威惓
惓於一螻蟻曲賜追還之命某感恩入骨雖死不忘但
某爲親乞退又難中變而爲進者以退爲進則要君爲
不忠背父爲不孝實爲名教之罪人欲乞　公朝特賜敷
奏少寬給假之期俾某得了先祖葬事然後奔走公朝
俯伏俟命所有蕆莊文府教授省劄寄秘書省庫伏乞
某假滿日赴省發受供職實拜二天之造伏乞指揮照
命施行

展假三月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一介螻蟻爲親丐歸自知瀆犯雷
霆罪在不赦　聖度天寬曲賜涵貸伏准十月二十三
日省劄備奉　聖旨給假一月某露香東面再拜感激
銘鏤以告於二親曰此　聖天子至仁如天必使天下
歸仁而皆得以遂其仁而不遺其微之心也天地之大
未知所報某嘗觀先朝趙汝愚爲著作丐祠未下以祖
母大事卽日自劾而歸仰惟　孝宗皇帝孝治[illegible]洪[illegible]
許昇外而釋其罪今某嘗親省劄天涵地育曲賜予假
雖某之妄庸不足以望汝愚之萬一而某之遭逢聖明
蒙被恩寵則又過於汝愚遠矣今某始得安心入山者

事於祖塋葬未畢假必致一簣虧山於孝心終爲行礙
欲乞公朝特賜敷奏寬賜展假三月容某俾終大事宜
拜公朝錫類無遺之仁伏候指揮

爲病再展假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伏准寶祐四年正月十七日省劄
備奉 聖旨除某著作佐郎某已於省劄到後涓剛趍
拜 聖恩詎即擬兼程赴闕忽爲痁疾再作未可飛行
謹先具舉狀控申欲乞公朝特賜包荒少寬程限放令
某稍俟醫藥候病勢少可扶持即便負席蓐走闕下以
俟鈇鉞之命伏乞照會申聞事

辭著作佐郎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伏准今月十三日省劄備奉
聖旨除著作佐郎某備准降指揮庶官不許辭免某一
介蛙黽賴遇并底忽逢王明深照而擢拔之某感激
君父異恩豈將捐軀以報但某切念內外迭補之法所
以練人才也每讀晉陶侃傳朝暮運百甓問之則曰侃
方致力中原若過自優逸它日恐不堪事某鍾不才中
夜感慨常有奮勵事功之心自叨綴朝班未更外任今
復尸素館職切恐犯陶侃不堪事之譏欲乞放再乞外
小小差遣俾得稍自磨礪以爲分之報伏乞公朝特
賜敷奏施行伏候指揮

乞改正理選劄子

具官方某劄子伏覩指揮應命官凡經臣僚論列者並
合經 朝廷改正某昨自寶祐乙卯之冬因有先祖卜
葬事急投假狀即行遂坐擅出關之罰得 旨雖著作
新命按之者朱應元也丙辰之冬有排斥三學之士者
某偶前此與曾唯爲文字交遂坐不合與太學生交游
之罰得 旨雖寧國新命劾之者吳衍也景定庚申之
夏以封對不能盡言陳寅彈之得 旨予在外差遣未
幾以有官人不合 館學林光世劾之得 旨予祠積

是四非無非自取某惟聖賢不責人以無過而許人之
改過聖君賢相千載一遇此而不言自棄於大造之外
欲乞公朝特賜敷奏將前項特與改正過名理還元斷
月日伏候指揮

辭免司封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除
司封郎官某自揆不才合具辭免者伏以井鮒無聞久
處泥塗之蟄龍有造忽開雨露之仁其得者皆以感
而泣伏念某素行乎患難自陸於迂愚不圖蠢蠢噓吸
於天地覆載之間欲使勾甲萌拆於寒谷霜壓之下其

雖無他技而善自知敵以庸才冒居清選輒敢免積仰
告　朝廷伏乞昇矜特賜敷奏乘征開泰倘不忍一物
枝棄之枯自養曰頤願少給勺水簞瓢之祿轉祈懇
跼蹐兢兢伏候指揮

辭兼直舍人院奏

具官臣方某狀奏右某今月十三日恭准省劄備奉
聖旨方某兼直舍人院日下供職者伏以非材僥倖濫
分主辭之曹誤遷光榮俾涉代言之筆冏來天寵震惕
冰兢臣切惟內史贊書之司實為文士清選之極必有
渾厚爾雅之體然後可以潤色國典必有激昂婉切之
功然後可以感發人心必揮翰如飛然後可以備緩急
之辭命必湧泉不竭然後可以應填委之文書夫豈庸
才可當是選切念臣荒疎學術淺陋辭源郎圜方慚於
烹飧詞掖豈容於越俎玉言不制有七所未討論舍人
之樣有三其何稱塞恐懼　帝制祗速史譏仰望　聖
慈俯矜愚悃不嫌反汗收回成命之頒特許循墻別選
時髦之任顧天懷懇伏地兢兢所有前項恩命臣未敢
祗受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辭兼直舍人院劄子

伏以綸閣地峻猶越俎以難堪鑾坡天高雖循墻而未
許敢薦陳於愚悃祈轉徹於睿聰伏念某受才既乏種
學尤淺以寒苦而粗為文字屢孤陋而實寡見聞孤陋
見聞固未習　朝廷之典故寒苦文字豈足代　皇王
之訓辭冒居先官必忝於位輒成免積仰告公朝欲乞
昇矜特賜敷奏渙焉廷號倘無銷印之嫌靈之時髦方
稱如綸之任覬祈切切蹐蹐皇皇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伏候指揮

辭起居舍人奏

具官臣方某狀奏右臣今月十七日伏准省劄三省同
奉御筆除臣起居舍人兼權依舊者伏以龍御正中言
動則書于史螭分左右記註必惟其人安有非才可當
是選但覺冀躬而觳觫不知渙汗之皇皇伏念臣孤遠
之蹤空疎之器惟空疎則學問不足以該夷閭之典故
惟孤遠則名實不足以孚上下之聽聞以名實未孚之
人而職簡書豈能信乎後世以學問不該之士而立殿
陛安能沃於君心而況濟濟周行藹藹吉士苟自知非
佚猨之選而不遜于夔龍之賢必至瘝官反以瑕疵伏
望　皇帝陛下察其安分矜其不能更畀時髦倘許緇
衣之改收回成命何嫌刻印之銷所有恩命臣未敢祗
受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辭起居舍人劄子

伏以才非張侯何敢玷二史之清身際唐虞未許爲九官之遜以感動之忱弗至冒呼籲之請莫俞匪告公朝曷回宸聽敢歷陳其梗梗冀轉徹於高高切原古者設官之由曷莫君舉必書之職蓋以人主一言之善否實關天下萬世之安危所以選端良之人執簡在後庶幾處富貴之地非道不行以是官所係之匪輕雖先正猶懼其弗克蘇軾之有此命且必詣宰相而力辭必大之除是官猶口乞 皇帝之改授苟以謭才而不以授冒居古人所不敢爲以此敗官何所逃罪伏望公朝察其

非據許以奏聞言出如綸倘可推行而推反衣猶在笥何嫌改造而改爲所有 恩命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討信州閧軍待罪劄

某官方某照得比歲以來兵驕易閧不勇於禦亂而勇於爲亂所賴以衛民而反以害民然桀悍難制惟信爲甚某蒙恩予節職在澄清昨入境之初據信州公申本州軍人以支米作閧事繼得之諮詢咸謂郡糾遣其發辱非小郡僚雖微然其損一郡之體者甚大即欲誅鋤一二首惡少正軍律詭以事體關緊者重所以遲遲而未敢輕於一發自此暴橫愈甚夏稅場棟子州郡已差人許福等又欲別差一吏州郡不聽遂挾衆喧譟以請州郡遂俛從之乃七月內州郡以獄官行刑而許福等以不用軍劊遂集衆持杖拽街捉獄級擒至郡廳必欲行法州郡不聽此曹又輒喧譟州郡又俛從之痛惟信之卒伍肆驕兵所由來漸矣郡守僅首發奮爲其狹制郡民吞聲茹苦爲其虐虐已半年于茲比者殿司軍將官提兵自信經過此曹生心棄甲脫刀呼儕集衆復謀爲變閫郡惶惶中夜東搶出郊以避禍以信之去天密邇軍兵千紀一至于此下無州郡上陵 朝廷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本司近以秋試因密切調遣吊察案

兵入城爲護試之舉陰爲戢亂之圖帖上饒縣令程從事應轄護州印牒差擬迪功郎熊本司僉廳何惠生以擒偽關會爲名同共合謀今月二十九日早據擬迪功郎本司熊僉何惠生同上饒縣令程應轄申已於本月二十六日早擒獲爲首人許福等八名斬首示衆揭榜曉諭軍民各已平定外無非仰藉國之威靈幸而集事少洗積年驕橫之風少正兵律抑亦可銷變於將來也所有調遣用命服勞一行人別具姓名關申乞賜推賞所有某不合專擅調兵及事行誅戮一節謹席藁俟罪外伏候指揮

乞與共討信州閑軍有功者轉官推賞

具官方某狀竊惟漢人有言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信州閑軍其罪當誅久矣某自到任以來日夜圖之而未有一可任事之人方欲以兵取之則本司無兵之可調方欲乞兵於　朝廷則此等狗鼠何足上勞　君相之慮環視精選得　有用之材曰從事郎上饒縣令程應新然彼方爲縣令其勢不足以運掉一州也而某於是委之攝行州事旁搜遠取又得一可與共功名之士曰擬迪功郎何惠生然彼方爲士其位未足行事也某於是留之本司僉幙其不知者以

爲過客也使之以過客爲名館于信州者屢月以盡察諸軍之情僞盡得閑卒之姓名盡識諸卒之面目入其黨與探之試之離之間之結之收之往反圖爲至于十數所與共謀者上饒程令也乃者八月秋試士人喧雜於是借科舉之名密調諸廳精銳填之轅外而選彼黨之強壯者收之轅內然後誅取其渠首而殲之彼入兕首誘而致之數處同時下手一朝擒之頃刻之間皆就誅斬急張旗牓以壓衆心軍民按堵如故合城內外不驚一塵所調捕兵不傷一卒實縣令程應新擬迪功郎何惠生之功也斯二人者使其一爲見任守臣一爲見任僉幙則不當言賞蓋本職公事也今程應新以選人縣令行郡守之事何惠生以江州進士任潛師之責非其膽各度越常人何以不動聲色不煩　朝廷調兵收徒手縛虎之奇功某伏覩在法捕獲強盜選人改官白身補授今來二人之勞非止捕盜而已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將程應新特與改合入官何惠生特補文資稍迪功郎並合以爲首事起功者之勸外有頭目用命立功人張濟爲第一功王伯茂鄭榮次之若頭目以下則排軍張邈藍安詹寶汪福余正陳福秦明徐強余寶及百姓吳龍吉軍兵吳[illegible]郭茂余照二楊旺洪貴張琛詹先

程先輝元等凡壹百餘人皆與日立功張濟本司已於信州見管進武校尉綾紙內書填一本給付張濟支賞外其餘並合厚支犒賞欲乞　朝廷劄下信州於有管官錢一切支行[illegible]錢賞不踰時則三軍感悅他月可以使人仍乞劄下本司照應伏候指揮

辭免誅勦閑軍轉官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今月十四日伏准省劄以信州誅勦閑軍事備奉　聖旨方某連誅渠事與轉一官某切惟百官有司各有所職職分之當爲者固不逃司敗之刑爲職分之當爲者亦無受賞之理蓋某之事與諸

懸新何患生不同也若使程懸新為見任守臣何患生為有官僉幀亦不當言當惟以其選人縣令而行郡守之事進士僉幀而任潛師之托是以可嘉若某則為所當為僅可逃司敗之刑而已今公朝賞不踰時以為厲世磨鈍之具因衆人而及某焉若某以本職公事而受賞則是無倖而冒功頑鈍無恥人謂吾何所有上件恩命不敢祗受欲望公朝特賜寢收回成命庶幾小臣得安分守伏候指揮

江東提刑一考乞祠劄

具官方某伏照對某伏准咸淳三年二月省劄授前件

差遣某即於當年四月二十五日入江東境交割本司職事越今年四月二十四日書一考其竊惟荀卿之書以禮遜為僞衛風之詩以素飡為非苟以荀卿之言為嫌而犯衛風之刺則為頑鈍無耻之士伏念某遭遇謬上才不逮中冐乘使者車而行外司寇之事雖小大之獄必以情而聽訟未能無訟雖得其情哀矜勿喜而閒中未能惟中聖人之言春月而可今某試之期年而風俗未能變化囹圄未能空虛弗績罔功孰大於此所以未即司敗之罰者　聖賢在上不求備于一夫也原是用不敢犯素飡之譏而避僞遜之嫌伏望公朝特賜數奏姑畀祠廩使某以自量之心而為自全之計獲拜天覆地載之造伏候指揮

辭免江西轉運副使

具官方某狀照對今月二十一日伏准省劄備奉
聖旨某依舊職除江西計度轉運副使某聞命震驚惶懼今者某竊惟小器受大任者有顛躋之虞一命至再命猶有濫之譏某一介不才濫叨與華之選自臬江左漕再聯乃更丐祠旋叨進職之恩今甫半年又叨改畀之命俾之待漕于西非但小器受大有顛躋之虞而一命至再尤有盈滿之懼所合具申公朝乞收敢奏

改畀時髦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蛟峰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一世從孫方世德重編

序

嚴州新定續志序

郡之有誌所以記山川人物戶口田賦凡土地之所宜也嚴於浙右爲望郡而界於萬山之窟厥土堅而隔上不受潤下不升鹵兩則濟霽則槁厥田則土淺而源枯介乎兩山節節級級如横梯狀其民苦而耐其俗嗇而野其戶富者畝不滿百其賦則土不產米民僅以山蚕而入帛官兵月廩率取米於隣郡以給而百姓月糴則

取給於衢婺蘇秀之客舟較之浙右諸郡其等爲最下下而嚴之所以爲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賦不以戶口而獨雲山蒼蒼江水泱泱有子陵之風在也郡誌自淳熙後缺而不修者距今七十餘年矣吳越錢君可則以太府丞來守嚴政事之暇爲之訪蒐以補其缺綴削訖事走書屬予爲序予謂嚴爲我　太宗皇帝　高宗皇帝建旄之地今　皇儲賜履之封則一郡之山川人物風俗戶口田賦職方氏皆欲究知之矧惟　天子聖明勤恤民隱凡州牧之出辭入覲必詳訪焉是編之作非惟可以備顧問亦可以少助宵旰民瘼之萬一也

雲塔序

南臺沙合河路通先出狀元後相公此晉人語也至今方驗木遶臺公山莆陽朱紫半此古語也後渠水包山而高科者甚衆如響斯答豈人才之隱顯盡在天而不在人歟此猶曰陰陽家之說非吾儒所信也三山千族寺七塔萬枝燈謝泌此詩盖謂閩多文章士秀氣聚於山與塔也妙果院造一塔范文正公曰此番水文章之應因目曰文筆山後二十年趙汝楫果魁天下文正何人豈惑乎陰陽家者予謂宇宙間一氣也山川氣之宅山川之氣有厚有薄則鍾而爲物爲人亦異故山之潤

者必有玉川之媚者必有珠茂林蓊鬱芝蘭郁乎其間楩楠杞梓松筠楸栢挺出而特起者必天地英華剛勁之氣宅乎此也惟人亦然穿崖深密必有龐碩朴厚之人崇崗峻拔則當出磊砢岌嶪之士中南降嵩嶽軾轍枯眉山其驗著矣漕貢進士方君至京謁予謂其鄉自溪堂後未有顯者今幾百年氣數當一復陰陽家謂是水口値風雷峯若文筆聳立當有擬魏科者今擬其鄉之同志峙一塔於雲頭之峯以迓氣數之復予謂君不必以陰陽家爲辭但擧文正之言謝氏之詩以扣同志孰不聞風以興

横域義塾序

横渠先生有志於復井田之法嘗慨然欲共買田一方畫爲井田而行之一鄉先儒之行好事其志之烈如此予於三代鄉里之學亦有志焉嘗願得屋一區聚鄉黨之英敎之讀書講明義理而躬行日用之斯亦可以自求相規之益也歲在庚申襄之士相與踵門而告曰吾鄉有横城蔣君沐慨然有淑後學之志刱義塾而請予爲之師予曰是予本心然師則不敢姑相與正其始而以待當世之賢師可也明年春偏舟之雪川造雙峴與塾主相與訂正所以爲敎之條目一旬之中以九日讀

書講明義理而以一日爲科舉業條畫其行之越月塾主請藏之冊曰又當刱新塾而恪守之予謂見義必爲此勇者之事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非君子不能推是心塾主以君子之心爲心而又勇於義者是則予烏敢不成其美遂録其大槩而併爲之序其或規模之有未善者正以待方來之賢師訂而改諸

誠齋文膾集序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知味者在飲食之外也誠齋先生磊磊砢砢挺挺介介故發而爲文則浩氣拍天吞吐溟渤足以推倒一世之豪傑豈必華才爲也波瀾字詭艱深奧滿思苦形枯使人讀之不能句然後爲工哉雖然大篇巨冊汪洋無涯或傳於經或發於文或散於游戲之[illegible]此猶有未能盡窺其趣者況場屋一日之士乎董安李講與吾先生居言冀李之有助於舉子者門分條析爲前後集前集爲綱者四十三後集爲綱者三十二名曰文膾蓋內嘗一臠皆是以炙人口而脊筆端也千里外來徵予序予謂先生之文豈止於舉子之助而已乎舉而措之可以撑拄宇宙彌綸國家黼黻皇猷衮冕古今知味者又當於此乎求之毋但曰膾炙而已矣

邵英甫詩集序

詩不必工工於詩者泥也詩所以吟咏情性足以寄吾情性之妙可矣奚必工前輩有以放而詩者謝靈運是也有以狂而詩者李太白是也有以寓而詩者陶淵明是也有以憤而詩者郊島是也有以然而詩者孟平是也以文爲詩者昌黎以史爲詩者少陵以[illegible]爲詩者非今之江湖子乎放也狂也寓也憤也怨也文也史也雖其爲詩有不能皆出於情性之正者而其所以詩則亦各寄其情性而已性狹則詩之罪人焉邵兄英甫吾鄉之秀也蘊奇負氣豪且負其意於吟咏集而成編來謁予序

予謂子非狹者也豈其文乎史乎窮乎愁乎抑狂乎其放乎子以儒業其身而志於詩子姑以此寫性情可也勿泥勿工請子識之

汪君明詩序

汪君明以妙年挾英氣而為詩以吟槀一袠弁為序介朋友求予曰願得子一言以自壯焉其自序之說以作詩未能奇方將為予長遊遍走天下名山大川歷覽旁搜以發其英華果能若此亦得於馬子才送蓋邦式之辭之意也予謂子志英矣又將何以進子乎昔老泉蘇公之初為文也舉進士不中曰此不足為吾學於是閉

門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沛然但見其中之源泉混混而不知其所從來至於詩之優柔騷之清新投之所向無不如志此蘇公之自述也然則子長之文得諸天下之名山大川而蘇公之文得於環堵一室之內而已矣以吾子之才之氣作詩特餘技何事於子長尚當端拜老泉先生以為師則他日為遠器君明曰唯於是書之為贈

汪稱隱松蘿集序

徽汪稱隱年妙而雋於才故有餘力於詩今為郡學正以郡檄核士籍于淳之鄉校予養病峽中稱隱顧焉出吟卷二集曰子為我評之予素不詩不曉詩家尺度姑與子論詩之道可乎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詩所以吟咏性情而已矣感物而動矢口而言不失其性情之正斯可也讀子之詩如詠青藤杖屬玉枯桑數章夷易而有沉潛如客淮沿途諸詩英發而有感慨夫遜言而沉潛者藏乎智也直道而感慨者見乎義也即此充之其進孰禦或曰如子所云詩一出於情性之所發則從事於詩者將何所用其力而論其至乎曰學以培其本氣以達其支則橫縱直肆皆不失其正

矣稱隱唯之否

洪莪巖先生詩序

唐李漢婿昌黎翁乃能集昌黎所作而序之漢亦得托以自聞于後世夏生濂于族之外孫也以婿翁洪磐陸翁平生善題詠憺其死而詩不傳錄其槀為一卷求潛齋石庵諸老為之序以托不朽此亦漢之用心歟自陵谷易位士失其本心語之以道義則笑而走濂也獨汲汲為婿翁存亡詩其篤志好義足以厚人倫起人之善心允為可書濂年十二三時陸翁一見奇之即許妻女為陸翁可為能知人而胸中倜儻不凡矣豈徒能詩而

也哉

鴈蕩林霖山詩集序

霖山林德暘前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於托璚瑰玉佩大放厥辭吟卷一編屬朋友胡天放轉致石峽山中詣予評之予惟詩所以言志盡在波其中之蘊而無待乎外者然而騷人文士於得意處每曰神助蓋光風霽月有以發之然後勃勃有奇氣唐人謂張燕公守岳陽而詩益悽惋蓋得江山助也德暘自鴈蕩遊會稽而錢塘潮汐之吞吐吳山烟霏之舒捲贈望兮咫尺縹緲兮余懷所以觸其情發其感者朝朝暮暮無日無之故其悽惋夷以遠閑以暢率有古意非湖海吟笑而已矣於詩家門戶當放一頭因書卷端以歸之

胡德甫四六外編序

世人有言司馬君實不能四六無損乎四朝元老予謂不然司馬公者所謂梓人不能葺床足者也若其鋸者鋸斧者斧梓人豈能欠斯人哉汪彥章作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天下讀之感然起朝覲謳歌之心曰吾君之子也壽皇初兩淮保障虛張魏公以右相視師尋以讒召洪景伯當制曰轅門如兒戲耳盍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聞夜告兒戲本指避將□天下謂詆魏公而不平夫以一言而收天下之心一言而觖天下之望則四六可苟乎哉胡公伯顯德甫余鄉之老師學問淵源山湧泉出而尤長於四六近得啓事數篇觀之交乎上者不諂交乎下者不倨且鋪敘旋折咳唾歷舉如散文每篇於頌之末必有所規規之末必有所勸若施之制誥當有彥章之得而無景伯之失矣陳后山有言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余於胡公四六亦云

林上舍體物賦料序

賦難於體物而體物者莫難於工尤莫難於化無而為有一日之長驅千奇萬態於筆下其模繪造化也大而包乎天地其形狀禽魚草木也細而不遺乎纖介非工焉能若是乎觸而長演而伸杼軸發於隻字之微比興出乎一題之表惟工而化者能之前輩賦鑄鼎象物曰足惟下正詛聞公餗之欹傾鉉既上居足想王臣之威重因足鉉二象而發出經綸天下之器業賦金在鎔曰如令分別妍媸願為藻鑑若使削平僭叛請就干將因藻鑑干將四字架出擎空樓閣願為請就又隱然有金方在冶之義識者固知其為將相手噫化矣上庠林君采長於賦月書季考每先諸子嗚一日出示一編曰體

物賦料自天文地理至草木禽魚合二十門凡涉體物宇而收拾殆盡閣筆寸晷者得是編觸起春雲秋濤之思或可以化無而爲有矣

○周月潭詩序

三代而下詩獨稱少陵蓋其以史爲詩不以詩爲詩也武強周月潭因宇宙大變挈家東西走托詩紀其事蓋直敍其情而無事乎追琢者丙子丁丑滄嗁之禍可放焉亦鄉之詩史歟因爲賦兩詩以敍其端家世牙籤入劫灰僅存詩種發枯荄騎牛夜半歌誰和蹋爲月明歎又插且說山中舒快樂莫言世上活輪迴欲知天地心

案在吟看溪橋竿後梅又曰誰云世上無君子試看林間有散仙康節逍遙在行樂希夷快活只解眠不言宇宙山河變且擅風花雪月權撞看頭頭皆太極賞心樂事浩無邊

○名物蒙求序

童蒙未識宇宙內事雖此身不識其所從來況同胞同與者乎法當從事物上起予弱冠時業書館苦於初學聰明不開爲作蒙求一卷教之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物之大原人倫之大本次及其飲食衣服切己日用處使之先識其名次通其義積習既久雖木石之蠢者亦豁然爲之開明然後知天地間無不可教之人伊川程先生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然後當脫然有貫通處初學之學雖與大學之格物不同然太極之冲漠無朕者豈在萬象森然之外哉此之所教特先其近者小者而所謂遠者大者亦不離乎此而已矣丙子後有朋友拾得此本於兵革煨燼之餘者持示予問所爲作之意遂爲道其所以然

蛟峯先生文集卷之四

蛟峰先生文集卷之五

十一世從孫方世德重編

記

嚴陵浮橋記

嚴治萬山窩無河渠無大陂瀦遇秋夏即橋酉州壘惟一衣帶水冝無洶湧澎湃戛然歙流直注奔流橫絕山包而水不洩一潦即又大浸居民遇梅霪常惴惴有魚鱉之懼然此猶有特也由定州壘門直涉而南斷岸千丈民由是出者耕焉犁焉牧焉由是而入者薪焉蔬焉菓焉由是往來戢戢者販夫販婦貨焉貿焉市所無郊

運以入郊所無市載以出一日病涉則耕者犁者牧者厄薪者蔬者菓者梗販夫販婦貨者貿者滯吾城內外之毗且以病告此則旦旦之憂也於是不可以無舟舟猶險也又從而梁之然後涉者始無憂雖然涉者無憂固有任其憂者夫舟與梁皆木下滲而上覆風雨之所剝蝕波濤之所齧嚙弄擠之所蹴壓舳艫之所扤撼馬牛之所騰踐數年一葺又數年一易爲費且浩瀚州家憚焉歲在丙辰李侯以冑鋒來守茲土每事瘝慱節下車首問輿梁之政侯亦可謂知務者斯役也舟若梁故者腐者悉撤而新之葺而仍者十不一二舟七十梁有三十其製之廣袤數之多寡悉仍其故鳩工集材於府治侯躬日檢視其受給也吏不得隱其營作也匠不得鹵莽故費不浮而事集工堅而人忘其勞會其用爲緡萬有五千爲米斛者百材木纆鐵不與焉十有二月梁成官民慶之屬予記其事郡丞武博吳愷且語予曰此郡太守搏節力也余謂節用愛人此治千乘者第一義二者固並行而相爲用也不節用者固不能愛人徒節用而不能愛人則其節也必入於吝不愛人者固不能節用徒愛人而不能節用則其愛也必反於刻世固有墻傾壁壓而不能恤坐視民之墜水火而不拔壹毛

者曰吾節用也又有唾金穀一切泥愛甚至磨人膏血而濡沫乎螻蟻曰吾愛人也出納有司所專也而侯謹焉興作人情所憚也而侯樂爲此無他視人之溺猶己之溺怵惕惻隱一觸即奔迸不可遏而舟梁一事其火然泉達之始歟余家青溪濱黯睹病涉者重有感於斯而書侯名介叔字直翁宣城人也

○天邊風露樓記

乙卯之冬十月既望余自館職言事不合以歸友人盧登父上春官就坐囑余記山樓巔末余方入林而登又將發軔請因扁樓之義共商之宇宙間一氣耳掀歟萬

物莫勁乎風此天地之至剛汎濯埃壤莫淨乎露此天地之至潔故風露氣之清以任者也肖翹惴耎洪纖高下莫不稟焉以生以滋以動以華以實故受氣之不剛且潔者爲蒯菌爲秋蒲爲糞蟲爲視風人亦然負辟嵩匡用之圓䩕華顏而熟視諸賢駢首刀鋸束頸栗股於刑餘之掌握醞成漢鼎易姓之禍若子嬰其弟柳宗元劉禹錫元徽之之輩非不文彩煒燁而比之匪人不辯芳臭爲世譏之信越乎布拔荊棘於赤幟而禎鈍無恥似任而不清西晉之士捨奧富貴芥視六合而無能爲中原取一塊土似清而不任三代而下何寥寥乎我

思伯夷伊尹喜之慕之孟軻氏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雖然軻特區別而言之夷尹易地一也登父產於溪山境樓曰天遊風露白雲趙濮宗福也風乎露乎取二氣之剛且潔乎陟而俯之四望迢嶢爵乎蒼茫而淩寒碧蚊宇驪窟樓之偉觀也左冊右絃積床牙緗鉅公名人走筆龍蛇樓之貯弥也笙燕入林介烟丁丁漚滴泊艇燎月熒熒樓之朝昏也柘洲春藍菼町夏甲圃秋稿稻坡冬梅雪樓之四時也其人如玉人醉我醒賜吟風濤巳重物輕樓之賓主也斯主斯賓歷覽四出徜徉朝暮挾貯弥飽偉觀把酒吞英風拂劍嘯勁氣風露在

學問思辨之
篤而能力行
五者廢一非
學也

天乎在我乎窮則夷達則尹不綽綽乎漢唐諸子之舜穢嘗望避三舍

○勤有堂記

余外兄吳景遇寺淳壯年築居室經營數載而後略備旁爲書室三間取昌黎之言揭曰勤有爲讀書教子之所丙子春宇宙大故屋遭劫燬獨勤有巋然列焰外景遇語予曰殆天未喪斯文乎爲我一言以訓諸子余惟勤有之爲言勞也力於所有事也人在宇宙間未有惰而生者農與工賈鷄鳴而起雖善利不同莫不孳孳各有所事士獨可以不自力乎哉天下物之不可以力而

求假使求而得之亦非可以力而有之所可以力而有者獨學問所得天之所與我與生俱生者也常人於力所不可求者則遑遑以求而於可以力而有者反悠悠以捨本亦失其勤已乎人與萬物之生天地間我乃得其全以爲人天與我以人之形又與我以人之理而我乃不能保其所與而有之則人之形雖具而所以爲人者則亡然則何以有之學而已孔氏之教法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先儒曰五者缺一不可學之目有五所以行之者一勇而已矣學以弗能求能學之弗能弗措也問以弗知求知問之弗知弗措也思

者必於求得思之不得而舍置焉是無勇也辯者必於
求明辯之弗明而含胡焉是無勇也行者必於之篤行
之弗篤而苟簡焉是無勇也人能行此五者決之以果
持之以毅進之以序終之以不倦一念之決爲賢則賢
爲聖則聖孰禦焉士衡志在事功則朝暮運百甓以自
發蘇明允志在文章則閉戶讀書十年然後下筆則沛
然矣事無精粗無大小未有不自力而至者況以士而
求爲聖賢哉彼亦有以頓悟爲道以鹵莽滅裂爲學者
其說謂不由階級不假脩爲以致知格物爲支離以躐
等陵節爲易簡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眞積力久爲鈍

才匪徒誣人亦以自誣天下未有一超徑詣忽焉而聖
賢者吾景遹肖所取勤有之說意蓋爲此豈徒爲撑膓
拄腹五千卷而已哉

芳潤堂記

文章以芳潤擅名自陸士衡之說始予外兄吳君遹築
居室也於進脩教子之所榜曰勤有於游息延賓之所
榜曰芳潤其用力於進脩而遊息於文章也歟丙子予
宙大故屋室爲煨燼獨勤有芳潤二堂在予旣爲發勤
有之義復俾記斯堂所以擅芳潤者予惟山川之氣升
爲雲降爲雨潤莫大焉其滋液鍾聚爲根荄芽甲洩爲
春華斂爲秋實芳之大焉宇宙芳潤之氣吾與斯人凡
有生者所共食也文章家士安能而專有之青谿之南
去邑三十里曰雲程其溪山演迤其勢宏以放足以大
受吾景遹伯仲以詩書宅焉絶溪而南有墟市富者商
者鳩焉其水陸達抗越通衢建凡舟車日夜之所奔走
皆聳吾山川芳潤之賣以去之者溪山不改風景頓殊
井落荊榛壓市尾碑俯仰宇宙山川芳潤之氣鬱積磅
礴無所發洩適爲山林枯　者之所受用而獨專其有
於斯堂又非他人所得而奪之者幅巾藜杖徜徉山水
間斯往暮歸歷覽無際斯堂之行窩也左右面勢小垤

大陵或曲而阿或呀而谷或崖而嶙峋或否而崔嵬一
川橫陣風之則波而紋日月則絢而章鶩鳧鷗鷺之出
沒鱣鰋魴鯿之洋洋園囿斯堂之詩窩也或漁而扣弦
或樵而行歌聲鳴鳴而田家之撫缶夜漫漫而牧童之
扣角或欣或嘅爲過耳之飄風者皆斯堂之感心豪興
也日出而霏開虹收而雨歇雲脫天空而月在水落石
出而潭清凡朝暮四時之變化不齊者皆斯堂之澄襟
霽宇也是氣也流行於宇宙則爲民物之所共有收斂
於山川則爲騷人雅士之所獨專此吾景遹以文章家
而極之者歟雖然元氣混淪絪縕於天地間者形於萬

物者孰主宰是孰網闢是景迺甫平生用力於濂洛關閩武夷之學自明而求誠由博而反約則夫又不之妙雖待助於氣而實根於道登斯堂者又當索又意於牆闢之外。

青溪縣脩學記

孔門教人要領一言以蔽之曰學道子游得之爲宰邑法盖君子學道決不肯於仇其民小人學道必不忍於左其上上不仇下下不左上雖治國平天下可也於一邑乎何有巖瀨一絲㵳㵳有生氣青溪巖上流治萬山窩其民惷愚而堅忍豪家敢不能百甲邑版者不十室而歲礿斛不滿數百甚矣民之窮也習於窮故慣於恐窮以恐貧賤不能移苦以堅富貴不能奪教之入也莫易乎哉邇年來上下以繭絲爲功守迫之令令迫之民而胥吏最黠足以顛倒其長令之岐也火以勢攻之恠也湍以驚嘻仇矣翮三暮四狙其不詐乎猾者胥吏以爲安強者伍吏以爲市畏征者逃其田怖役者竄其戶鷗爲舞而不下矣爲令者又相與詆兹邑曰難治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之左乎上者其無辭乎淳祐辛亥四明石君孝聞來尹兹土越明年夏大水禍半天下而嚴左甚城郭壞陵谷遷室廬十蕩八九頹

尹顛頻扶服而登之痒淳之赤子一飯必曰微尹吾其魚乎越明年又裁以旱尹扶傷救死日不給雖大府廩此亦有未暇禮義之哭一日會邑之寓公秀民慨然以脩校爲急尹之心子游之心也抑將以禮義救人心之溺矣雖然土木役何容易尹曰費當自公出吾將請于郡民曰費當自百姓出吾當率以助尹成曰是屬民也民悅曰以佚道使民民忘勞也尹捐俸以倡鄉之秀民聞風興起咸戶相衰頻翼斯役而無左其上之心群日而築之不日而成。因殿而堂堂而廡廡而門此經營之序也大成殿規模舊雖壯歷老風雨摧壓兹上覆悉改作餘則撤腐易朽四隅翼以遊楹面殿設朱綠檻天井悉易鷟先聖賢像加繪先聖座上下四傍設障加帷仍几而丹之廡下從祀七十二像升之殿東西兩夾室殿北有堂三間曰化成舊梁棟微弱今易以壯撤撥桷重覆之氣勢弘敞東西各一室再整刷亦如之仍長諭館焉長東諭西堂之北明宗三仍扁兌軒軒外通通衢舊甃頹塌來往者攀而入今易疊以峻之東廡入習揖屋三間朱匪明牖扁曰東齋廳西廡如之扁曰西齋廳廳相對分兩齋扁仍之齋相聯有室四東則仍今尹祠土祠物五先生祠西則仍融堂祠學廨兩廡舊無甃今甃

之門三間及左右翼室並撤新所仍者無幾弁門戟易之左翼室仍稱直學位又旁室翔爲祭器庫弁圖經在焉右翼室稱曰齋舘封土崇三十尺植杏稱曰杏壇庖屋兩間在西廡北之右齋隷屋兩間在東廡南之左皆翔也垣墉舊圯成熟路今厚築而藩焉經始於寶祐改元仲秋告成於明年二月朔是役也邑尹啓之邑佐贊之鄉寓翼之諸生先後之庶民懽樂之乃集厥成慶成爲某記始末某謂前令非不言脩按也爲其事者無其心分其事者無其人論稿鎮粉墉壁已即功徒於室之極書曰某年某月某[illegible]某人葺也今則尹親督斯役又待鄉之賢士夫老成[illegible]賢疏暢者董經營司出納一匠一夫皆倣鄉例和買[illegible]而來之餉而役之犒而遣之民恍於使工力皆堅實可經久不壞噫土木非樂事也而民雖勞且費也無尤固足以見尹無仇民之政然亦可以觀人心矣尹輟俸爲緡五千鄉之秀民助緡五萬有奇邑僚助緡六百寓公學職助緡萬餘刊諸珉姑以記歲月云

思堂記

琅溪余氏其曾大父邦程捨田于安福院者二十畝至于孫應龍暨曾孫繼先志又兩世以十畝入焉其祖妣方氏孺人墓于院之陽也厥後于院左闢一室曰思堂爲奉先之所俾院僧主之春秋設饌外每歲孟春則輪差子孫同院僧徧詣余氏之先塋所誦佛經以代俎豆展省之禮是舉也余氏有孫曰振玉者出家於本院實綱維是此報本反始之心歟厥孫洙請余記其本末余惟義理之[illegible]行於堯舜三代之時禍福之說興于石姚之世天下治少亂多家之貧富不常子孫之賢不肖不齊是以堯舜三代之所宗主者有興有廢而石姚之所興起者則有興而無廢於是孝子順孫欲報其先者悉託諸石姚之所教者[illegible]禍福之說可行於亂世庶彼之教不廢則吾之祠堂亦可托之而不墜焉爾若振玉爲浮屠氏而有孝弟心此則尤可言者

贛州興國先賢祠堂記

贛州興國地雖僻小先賢仕國也慶曆甲申大中大夫程公珦以大理寺丞知縣事二子侍焉學焉越二年丙戌公由興國攝倅南安識濂溪先生周元公於理掾以二子師之即明道伊川二先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伊川則生於二年侍乃翁在興國時明道年十有三伊川十有二國史傳曰明道自十五六時與弟伊川聞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此時也咸

淳十年吾友臨川何君特了翁試邑於斯考往牒知爲
大賢過化之邦二程子始學之地景行先哲𢌿搠書堂
于安湖於講堂東奉大中公父子祠以元公侑之二千
里走書介入嚴陵山中詭予曰江西爲明程授業傳道
之所實自興國開先焉子爲我一言以發濂洛授受之
微旨以開斯人共羣惟聖賢之學自孟氏後無傳距慶
曆凡一千三百五十年而周程出焉非元公無以傳絕
學於千載之不傳非大中無以識元公於衆人之未識
故祠以大中主之元公配之二程子侍焉若元公之面
命以授而二程子之拜手以受者此爲何物太極一圖

不以語他人而獨以語二程子及二程子之教人則更
以語孟中庸大學爲主而未嘗一語及太極或遂疑其
非元公之書而爭辯紛紜至今學者猶相柄鑿嗚呼夫
所謂太極者其盡在圖也不窮理之所自來則滯於形
氣之粗下而不足以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不推
理之所實在則淪於空寂之高虛而不足以貫本末而
立大中該全體而達妙用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下陰
陽之所以動靜此何物哉必有爲之主宰者未有天地
未有民物以前又何物哉必先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也
周子將教人以窮理之所自來不得不探天地之根極

萬化之源以爲言故名曰太極又以其形形而實無形
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二程子將教人以體理之所實在
則不得不就日用事物切近者爲言故曰道不離器器
不離道二程子之不言太極乃所以詳言太極之無在
無不在也何也入孝出悌徐行後長即太極也桑麻穀
粟日用飲食即太極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即太極也
爲堯舜則揖遜爲湯武則弔伐爲禹則胼胝爲回則簞
瓢即太極也去齊則接淅去魯則遲行爲乘田則牛羊
茁爲委吏則會計當即太極也語其隱則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語其費則即事在事即物在物程子之言道器

其得於周子太極之說歟某不敏姑以是復何君之命
云

常州路重修儒學記

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常州路學正前鄉貢士李君開等
書來言常州自乙亥歲火於兵宰夫子廟在唐君駿發
以鄉國名士爲教官立司存尾碑中先聖像以新廟貌
次營構以居生徒脩講堂修經閣建直舍建兩廡爲六
齋六經閣內外夾屋垣墉四周咸一新之學田爲戍守
軍將奪占者請于官復其舊越十年甫訖事徵予一言
以詔之予謂唐君有功於鄉學大矣考州誌常爲延陵
季子采邑今墓在焉蓋先哲興遜之邦也立學自唐季

栖筠爲刺史始五季以兵燬宋景祐乃復建炎又以兵燬越紹興再復今又一燬而一復矣噫嘻此天之不肯喪斯文也天以於穆之命寄於人也書謂之帝衷詩謂之民彝帝衷民彝不能懸空以獨存於是寄以學校無學校則三綱淪九法斁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之人胥爲禽獸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將托此天之所以不肯喪斯文也虞書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五典五禮於天何預然不曰我敘我秩而一則曰天二則曰天蓋斯道之原出於天非人力所能造爲者堯舜特爲之守典禮而奉行

之耳攀帝衷民彝之目寄司徒今州縣有學學有官其司徒之爾也三代盛時家有塾黨有庠國有學術有序五典之教自鄉州而達於黨族閭比自遂縣而達於都鄙里隣其所講明所踐行者皆此物也民彝宜明於學而天命流行於民熏陶浸灌是以風俗醇厚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此天下所以久安長治三代衰學校廢教法壞人之道不立天下遂爲紛紛爭戰之場天生孔子孟子扶帝衷民彝出之汚穢壓爛中載之六經載之七篇以示萬世而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始有所托三代而後歷漢晉唐宋一千六百餘年其間雖有大亂大禍

而天地猶得以位萬物猶得以育者斯文未喪孔孟之教猶在也後之學孔孟者其以四書爲根本以六經爲律令格物致知以窮此理誠意正心以體此理學之博以積之反之約以一之庶不負天之未喪斯文之意

癸丑嚴陵鄉會題名記

寶祐初元夏五之四日　皇帝臨軒策士越二十有二日賜文武正特奏名發嚴陵進士洪承祖暨方挺凡一十人鄉鄭璹又以金科中廉之傑士山湧泉出或齒釋且壯而先登或器大以周而成晚或以韜略而出間道或以法理而收奇功視丁庚兩科未遜也鄉之仕于朝

于京者捐錢刻梓之新進循比講序拜禮鄉萬致禮者或自遠而致餽者或留京而預集者鄉貢翁侯李鑑等借諸吕尹多以蔣毅意乃差錢盍餘于湖山之四聖亭禮畢泛舟從容遊豆洋洋銅鼓鏘鏘賦春爲邪之偕舉敗時孟秋後五日也

徐義士旌門記

歲在壬午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浙西道宣慰使司奉行中書省劄以徐洪甫賑濟飢民令府縣旌其門閭并蔣尹下一切科役並行蠲免淳安縣尹丞若簿李君霆高君天祐趙君惟寅皆以力行好事爲心咨于鄉之士爲

之榜曰積善徐家後徵予記其事嚴在萬山中本無富家然有洪甫之力無洪甫之心故寧辱身以濟貧不肯扶危以利物有司此舉豈爲一家所以愧勵夫澆俗也予安得不特書以爲風俗勸

蛟峰先生文集卷之五

蛟峰先生文集卷之六

十一世從孫方世德重編

題跋

青陽方氏義聚跋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千萬太極生生之道一無不分之理雖天地不能捨此而過之而況於人乎雖然天地之理一本不能不萬殊而萬殊不能不一本也惟人則一者固可以萬萬者不能以一非惟不能一且不知其初之一矣蘇明允有言吾父之子今爲吾兄數世之後不知何人此薄俗之通患也青陽之方以義聚而居者數世國初嘗旌其門此誠義族也後三百年其遠孫時發以縣志所載者來能見國初氣象使人感慨也予覩東京之樊三世共財北魏之楊椿服同爨唐崔鄲之三世張公藝之九世皆有太古風然昔之同者終不能以不異何也物不可以終聚理與勢然也釋老之廬聚數衆歷數百年而不散者又未嘗不可以終聚何也彼無生生之道也若生生者衆則情僞日多衣食不給則聚者不可以日久也然則人生而群萬殊者終不可一歟曰可有大宗之法

洪智堂地理心穪跋

諺云一世識陰陽三世翁無壙墓塲此爲不識陰陽之理者發欲識其理則程子五患之外莫非佳山水也洪石菴與乃翁後菴自言高於陰陽之學然皆爲己而不爲人數世兆域皆其自卜世之言陰陽者不足以眩之其所卜皆不出數里之外非如他人之自茂其山水必求於他邦數百里外者今其家福祿昌熾本支盛大又有非他人所可及此可謂眞知陰陽之理者矣其從子曰應東圖其先塋之山川形勢及其家世福澤之奇名之曰地理心機又持推己之學以及他人其用心亦仁矣哉陰陽之術予雖未達而其理則[illegible]知之近毛伯[illegible]未才玉來子贈以詩曰當面有山人不識却於山外更求山族人有卜葬于住山之麓者予贈以詩亦曰風水不從天上落元來只是屋簷頭此可與知理者道吾子若討子之說推行之則可謂識陰陽之理者曾楊當在下風

書鳳山呂晉之玉京勝槩圖後

鳳山呂晉之以吟詠作玉京勝槩圖二十首請之皆有奇思有微意使人坐萬山中如覩京城之巨麗也晉之云如今生不過後來當有楊子雲予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何必子雲

題辟上舍集後

孟軻氏發性善一語反激荀楊韓子之爭端周茂叔無極而太極亦以啓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乎辟君其過乎袖示一編五言七言長短句皆有可觀[illegible]卷曰性理論也河洛辨也中庸大學論也井田議也意是數者皆當世大儒所難言者君乃脫口如瀉[illegible]似不見其所謂難者何歟輒遂[illegible]書以問茂叔

題[illegible]後

窮閻之野寂寞之濱不以無人而不芳此[illegible]獨者之事也[illegible]毛皮剝落孤幹獨挺此特立獨行者之事也梅乎梅乎其遯世無悶者乎非獨人也而[illegible]本[illegible]友梅得友我乎哉噫乎一不見知則悶以死其慈憤自況[illegible]及乎[illegible]而獨不敢及梅乎猶爲知量者有客[illegible]乎[illegible]將與出示一編曰梅騷且以不及梅爲騷之文不入[illegible]爲梅之耻將以補騷缺也噫嘻果如子言則乎不得爲知量者矣

題方景說出家疏後

東[illegible]問佛印曰[illegible]中有[illegible]不[illegible]和尚對曰人[illegible]知[illegible]曰恨你則[illegible]對曰若使閻羅自犯亦要和尚[illegible]此詩人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謔兮者歟方景說來言[illegible]湯無[illegible]惟和尚快活願捨身入

龍華寺以爲死中求活之道乞一轉語以干宗族鄕黨
之仁人君子噫嘻聖賢未嘗許人從異端也但釋氏得
蔣其力足以活人吾儕安能禁之苟自度吾力不能活
之則聽其依釋以自活亦可已有肯助祿便下請筆

題家狀籍

擧人書舖翁生持一籍來曰我將以此訪丑科之省元
狀元且謁予序余戲之曰昔陳搏有雙元集嘗持以贈
人曰天下省元狀元盡在子集中今子亦搏之術乎雖
然搏之術數也天地之通塞人才之隱見有理焉君子
不謂數也方今天下林澤空鉄鐵鈍赤子如滿中　明

詔蒐材正將以得經綸天下之大猷豈徒詞翰藝云乎
哉嚴之山峭水秀代不乏人子試以此求之雖未學陳
搏之數而來科之省元狀元當在子籍中矣

雜體

上梁文

由市入山初非避世讀書築室祇爲忱親不妨騷背狂
吟更入蛟峰深處規模小小居處安安蛟峰主人天地
外快活胸襟水雲邊自在人物科目人間之第一世賞
能之家庭君子之樂三我惟有是雖尚論坡翁先子不一
能稱顏曾之詩雖求爲元祐全人亦是叢怡愉之志道

肆深密小作住持左顧則龍卧半天界風雨淸涼之境
前瞻則虎瞰雙峽卧雲烟紫翠之間門外皆山縱巉岩
氣象不埴崖下可井雖淡泊而滋味自長挑野菜足以
充種村秫足以釀未遊李愿之谷庶幾康節之窩修齊
治平未說經綸天下事出處語默[illegible]濟自家身爲
策既從虹梁斯擧

東高阿千仞橫長虹萬壑千巖此爲元星天喚起作
蛟龍

西虎卧一山高復低山外日斜遮不斷光芒照夜有
青藜

南擧足出門天地寬葵向太陽心一片擧頭正午日
當天

北入到源流皆稼穡薌香旦旦祝年豐此是書生
報國

上河漢無雲呈萬象主人立松本來心月夜一層樓
更上

下歸來同結漁樵社前村牧笛方放牛我亦推敲驢
匹馬

伏愿上梁之後戶庭淸晝松栢長春晏起早眠學爲混
沌之太極身輕御便餘皆富貴之浮雲凡我同盟共伸

善頌

題家狀簿

開試科闈又是一番造化題名桂籍只消三日工夫然須家狀中發之人必俟擧子利市之鋪併爾多多而益辦請公衮衮以先登前科鵬鶚之在秋九七作者去歲蛟峯之得卅有五人焉至擢巨鰲亦入吾網九群公由此進也含吾于將安之乎各示芳銜列入賦十經之選亟來盛會續百里三元之題

擬貢試彔引

足躡貢槐好是一番大比手攀丹桂須要三軸雄文敢奉楮先生用供新貢士少年絃書休譚貴誼才能今日價品正賴諸公斟酌願伸見嘗早綴鴻名

又

轉眼三年又是一番造化收功一日只消三軸文章縱誇黃絹好辭也用清江佳楮當効驅馳之力益加製造之功庶可探春蠶食葉之聲得無助秋鶚横天之擧請書姓字即占鴈塔之題行肴科名畫中龍頭之選

蛟峯先生文集卷之七

十一世從孫方世德重編

碑

唐侍衛都指揮使王押衙太尉碑

聖人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故厲山氏之後至今祀以爲稷共工氏之子至今祀以爲社此皆有功烈於民者靑溪之東去縣七十里安樂鄕之楓溪有唐侍衛都指揮王押衙廟其始父老信其靈異尸而祝之凡冠婚喪葬營繕莫不贊其吉凶而後即事歲有水旱札瘥禱之立應淳熙八年删定陳公韡訪其靈跡

紀之縣誌越嘉定甲申戴侯師聖尹兹土以秋涸乞靈而雨以其靈跡聞于朝敕封靈惠廟忠順英烈侯仍捐已俸增葺祠宇檄少府董役不月而成嵯峨屹峙蔪貌一新迨淳祐辛亥神之裔家于東土歲奉宗祀者來請予紀其實鑱諸碑以昭不朽予按縣志及索其舊碑所爲文得其始末神生於唐大中元年神少負節槩涉書史慷慨沉毅膂力絶人長於弓馬劍槊世迨僖昭政權旁落藩方尾大翹足何纍者環天下皆是神獨抱膝長吟自比諸葛乾符中裨將王郢倡亂兩淛鎭將董昌以

戍兵單寡撒卿井兵未有應者神首舉義旗與錢鏐協志應之郢既討平逆巢之變作擁衆長驅攻掠淛東饒信池宣歙等郡神復乘勝擊賊合鏐兵誓死與奮介馬馳之所向捷賊畏其鋒遁自采石渡淮時高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聞賊不犯境壯之而奏于 朝以神爲都押衙鏐爲都指揮使乾寧二年董昌據越叛 朝命神偕鏐兵討之未幾昌就擒露布獻捷以功遷侍衛親兵步軍南北都指揮使而鏐加鎭東軍節度使是時宦豎驕橫如田令孜輩全誨等刼脅人主東西出其意神實憤之而謀適不用無如之何同列諸將如李茂

正朱全忠等無非挾強大畏非望之人神實恥之而大厦將崩非一木所能支舉目山河終夜雪涕於是浩然有歸志麾衆而東曰吾姑俟聖人出也居無何闕庭喋血而唐室丘墟五十年矣我 太祖皇帝六龍御天海外有截是何神先見著龜也神所居即今之安樂鄉環境數十里皆道峯矗壁大者龍跳小者虎卧下者崎嶇迤邐淺露縈迂卽者層積嶔崟形峭狀怪觀乎此使人心胸雄偉志氣踴躍其上梗楠杞梓幽幽陰陰蒙蒼萏絡紫蔓霞霧卷舒雲月吞吐觀乎此使人胸襟放曠起高蹈塵表之思地靈人傑固應不凡也然神猶以平陵

千里大江遼絕民旅艱貸酸股胈勝逐規渡浚治爲河渠以通舟楫千夫荷揷萬畚齊作功未畢而殞是告變今天樂觀左遺跡如故觀者至今恨之神諱克倹字子興墓在昌期鄉之柘源諸郡曲所葬也神叔父長史昌徽仕唐昭宗神之兄副都指揮使克勤仕唐宦遊實變因家焉神之姪承義仕後周太祖爲死尉延壽仕吳越錢氏爲主簿諸諸勝向存其後枝葉碩大且繁今居淳安者皆其裔也嗚呼庶德必百世祀神有功於國有功於民有功於樂皆捍患其世祀宜哉遂爲之銘曰

皇路嶮巇　誰扶誰持　惟神驍勇　東擊西馳

有巖鉄鉞　所向輒捷　蹴郢走巢　擒昌定越
外叛未淸　內奸已成　何物閹豎　納兵闕庭
天綱潰渤　一簣莫塞　明哲保身　進退不失
殞星于東　乃顯神功　生封死廟　嗚呼英雄

行狀

宋知鄧寺丞俞公行狀 并銘

公諱諗一後改公明字則明爲君避也曾大父聞大父諆咸隱德弗耀父黙自號雲巖居士贈奉議始祖稠仕吳越爲睦刺史因家焉今爲巖之分陽公少讀書一覽輒記雲巖公鍾愛之家自爲師友研經史踩晝不輟

巻嘉定甲子以周禮首鄉薦明年上橋門又冠之自
是氣益雄文益進月書每先諸子鳴聲譽郁天京矣紟
以重闈在上不忍去膝下歸而私淑于家四方負笈者
雲集凡骨闈之所沾丐者莫不歆豔一世貢于鄉升于
學魁于南宮者踵相接其口耳可教者如潘君忠恕何
君夢然兄弟是也十三年以監舉試禮部未得志歸而
益肄業十六年升舍奏擢上第調昭武教官寶慶甲申
龍飛循脩職郎旋居雲巖公憂服闋以慶章轉文林郎
再調和州教官兩易南康兼白鹿書院山長公教人以
踐履爲先擇經明行脩者列職事以倡每講說必明界

限析義利不專以文義優劣士用以勸當路如蒙齋袁
公留耕王公著齋高公咸剡于朝端平甲午董文上饒
同寮持卷請差次公曰三場惟策可觀人遂拔其一及
蜕號乃韓君叔穎士論帖然太守以持節有羨將獻之
朝公曰獻羨是媚君也不若以代民輸而弛其賦守勉
從之二年鶴山魏公視師江上聞公而羅之幕公條陳
攻守急務歷舉慷慨魏以遠器目之嘉熙丁酉調浙東
帥幕來赴聞京城災公攢召時事移書時相規以省灾
興量賑卹禁侈靡省營繕數事二年改調淮東總幹旋
爲有力者奪之公恬不較歸而復聚徒于門未幾文清

李公當國如京謁選後移書陳時病五事曰審命令信
賞罰擇宰輔久外任選將帥李嘉納焉尋調臨安豊倉
斛靈必概出納必盡情履齋吳公尹京一見曰管庫豈
所以浼清流耶檄之幙淳祐辛丑被　旨衡文別頭如
洪如棠所得皆知名士四月遷書庫官二年遷宗諭改
秩轉宣教郎三年遷太學博士輪對及覆按文帝太宗
事以諷　上首肯之次劄言科舉三事一曰考校拘執
之弊二曰謄錄鹵莽之弊三曰彌封易換之弊四年再
爲別頭考官前列如翁如湯皆公所拔也尋丏外添倅
上饒會歲大旱公歎曰吾職勸農奈何視民饑而死也

郤交承禮亟走群望一夕忽雨郡境賴之積訟歷累政
不判者山積皆爲盡心一一當曲直民之訟于他司不
直者爭願質于公咸曰乞送清強俞太傅諸臺交委訟
牒雨集一經予奪無反覆者歲再饑公撙大家勸賑營
捐己俸以倡又借公帑爲糴本舫他境米平其直以糶
徐節他貲補償之道有遺孤捐己俸募人收之民賴全
活者衆當路如後村劉公虛齋趙公實齋王公交薦之
五年轉奉議郎會徽及南康之守　朝廷聞公劄攝徽
而當路又命攝南康公俱辭之越月以　朝旨之徽居
無何代者已歷境公鑰府庫以俟供給禮例皆却弗受

遷任信又闕守復讎事六月　朝命以宗正簿召八月造朝差衡文胄闈鞫獄辯乃領事七年四月遷國子丞以磨勘轉奉議郎尋考試殿廬得張君孟悼歲早副端張公小坡字公以言去國公以封事爭之不報言者從而媒孽之遂有主管崇道觀之命八年二月差知常德辭改知南康又辭不許十一年轉朝奉郎南康促代忽除公大理丞方控辭未行言者已死之蓋損國者欲奪公南康以畀媚婭故神其操縱如此事再予公郡公悟遂丐祠以老杜門絶客裁水之外惟以書史自娛同志或爲怏怏公無悶焉寶祐癸丑元日上掛冠請越六日俄

疾革夜半呼子㣧握手叮嚀不及他事惟曰吾負吾母不得終子職若能竭力事吾母汝父死不死矣言訖而逝蓋二月之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娶秦氏封安人子一澤民見待省進士女一適何應孫孫一松壽公生山水邑人物清苦而堅孝友根于天性學問勉于躬行雲巖公抱恙晨夕奉藥衣不解帶居喪盡禮哀毀骨立祖父母喪代終大事必盡禮外舅姑亡家窶喪弗克葬厚助之皆有歸里東孔道病涉捐金爲衆梁而塈之其待人接物睦族展親居鄉交鄰靡不輯順度量寬容喜怒不形辭色遇事剛果不爲禍福怵自奉儉約舊衣糲食

破窓敗几澹如也居家施官未之改性不嗜飲賓至必設醴論文著述凡一十五卷號南疇集九月丙午奉襄于生仙鄉之傳嶴予與公雖不面而心知敬則稿公之孤謁予序群玉丐狀公行予爲辭與銘之曰

讀公之文兮金聲即公之行兮天成桐江之山公之名桐江之水公之心山之不動兮不以震撼而重輕巖瀨之泠泠兮或爲公而不平悠悠者天殲我良人

墓誌銘

恭人邵氏墓誌銘

恭人邵氏者中奉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

同修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讀方逢辰之妻乃吾母夫人之姪也名淪父曰彌高爲嚴陵之知名士生于嘉定十六年癸未六月十日以淳祐辛丑歸于我寶祐甲寅以夫有位于　朝封孺人越二年丙辰八月二十有三日以疾卒年甫三十四也明年丁巳贈安人咸淳丙寅贈宜人又三年己巳贈恭人男三人國孫夢孫鄰孫女三人省女福女子女以咸淳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甲辰葬于龍山之北曰汪尖山下去家僅十里逢辰銘之曰

夫人之家　世種福田　乃生尔姑　爲女聖賢

又生夫人　秉心塞淵　如何蒼天　乃不假年
三十有四　已埋于阡　後數百世　陵谷變遷
君子騶兹　為我撝焉

有宋方公翠坡先生方母安人潘氏墓誌

公之冢子於逢辰為姻婿其冢婦又逢辰表女兄也孤子岙來為公請一言以表于墓予何辭公姓方吾宗之典刑者也諱天驥字龍友娶潘氏公人物磊砢倜儻少年場屋有聲屢薦亞選幾戰胄闈居家奉親孝故乃翁壽至百歲教子篤義方二鷄皆讀書世其家居鄉里質直好義每持公論以裁物凡人有不平者輒質平焉

人多德公晚年酷好恬静幅巾竹林之下自號翠坡老子閉門淨掃一室讀史觀詩暇則閱老佛氏書每語人曰老佛氏之言與吾儒相近蓋喜老氏知止之論與佛氏有詩人為善之意其霜降水涸之年孳孳之好如此夫潘氏安人生於詩禮之門幼失所恃事叔嬸如母然在室清貞淑謹父疾革嘗刲股以療之孝感神明長以年德擇對來嬪于方安人孝事舅姑義處姻族無違夫子撫育諸男女恩愛如一翠坡翁治身理家待人接物其善德令聞安人内助之功為多焉子二人長壯循娶莘田鄧氏孫一人會老俱亡次本逢辰曾孫行忝試娶

府城陳氏又高坊某之甥女也孫一人嗣孝翠坡翁生於慶元乙卯卒於寶祐丙辰安人生於丙辰卒於庚午男岙卜其宅兆甲戌十一月合葬于進賢鄉之二龍塢

童會卿墓銘

童會卿之孫沭元翁館于家塾泣請曰沭先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以咸淳己巳五月某日卒家貧未克葬越八年丙子宇宙大故先人柩廬為盜焚毀兄弟僅克以死捜遺今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蓋祔先妣兆域從先志也請予為銘元翁每與予言乃翁自七八歲失母隨父宦西寓學於大家之塾速長卓有立志處里族

篤以睦交朋友實以遜讓遇田夫孺子不敢慢人亦敬而親之數奇不偶以秀才終其身予惟人之才與學與文天不苟以畀人也降衷之初其性善同而智愚賢不肖之質則有異有其質而無學無文者又滔滔也豈非天降生民不啻其性而獨於文與學不肯多以與人乎自宇宙變革以來士不守其業臨難苟免衣冠降於皂櫪之下獨會卿家守其文學自其父業於是今其子又業於是其孫又業於是天之所甚嗇而不肯苟以與人者乃獨鍾於會卿耶會卿諱驥龍娶項氏江州湖口幸女姪也子沭次某中子早卒孫某銘曰

先民有言 既富方穀 世變日下 貧乃爲福
三后之姓 高岸爲谷 寒士之家 守志彌篤
四世詩書 一第自足 後者百世 尙有高躅

蛟峯先生文集卷之七

蛟峯先生文集卷之八

十一世從孫方世德重編

講義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飮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此一章以聖賢地位觀之簞瓢陋巷乃吾儒本分固非其所難行之事何以聖人獨以許顏又何爲反覆稱其賢此當就人不堪其憂看只爲衆人於此有所大不能堪者是以深嘉樂道之正欲學者於不能堪之中自尋樂處耳蓋富貴未足以觀人處貧賤乃可以觀人處貧賤未足以觀人處人情所大不能堪處始可以觀人有天下不與何足以知舜居深山飯糗茹草而後知舜之爲大去齊去魯何足以知孔子厄於陳蔡絃歌自如而後知孔子之爲聖此章以顏子對人言以憂對樂言各有所指人之本心天理具足各自有一箇至尊至貴的物事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可樂者豈特顏子有是哉人惟不見所樂是以得志乎富貴則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欲一遇貧賤則戚戚嗟嗟只覺窮蹙煩心便有甚不能堪者唯顏子工夫精到能忍天下不能忍之辱雖處陋巷怡然不以累其心中自有大可樂者

天地間更有何物可以易其樂哉人見其陋巷彼不自
知其陋巷人見其簞瓢彼不自知其簞瓢此無他人見
物而不見道顏子見道而不見物也夫子始稱之曰賢
哉回也終之又曰賢哉回也非譽顏子也有所不延於
天下之人也稱道顏子之旨愈深艱辟學者之責愈切
夫子之待學者可謂厚矣望學者可謂深矣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人人與之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此
聖賢之鎡基也今人有百金之鎡基者惴惴慄慄日夜
護持惟恐爲人奪之而貧而天所與我之鎡基倍於百
金者萬萬乃反棄之如敝屣而不知惜誠能撥轉念頭

移其兢兢護持於彼者以兢兢護持於此祇見其有人
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刻而不見其有無人奪而貧之憂
也昔程子從濂溪先生游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嗚呼必有事焉必有下手處周子引而不發蓋欲
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吾儕共處斯堂所樂何事豈相與
心體而身踐之顏何人哉顏何人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

已

子夏聖人之徒也子夏之學聖人之學也聖人之學何
學也入乎耳存乎心脩於身見於事明五常之理盡五
倫之道也顏子之博文約禮曾子之致知誠意子思之
明善誠身孟子之盡心養性皆是也夫人之生以天地
備精以五行鍾秀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合而爲方寸之
靈聚而爲百骸之形所以備萬物而參三才者其原有
自來而其本已素立矣然才禀於氣而性原於理窮古
今亘宇宙寓於流行而不易者理也往來盪摩雜揉交
錯而無一定之體者氣也氣惟無一定之體故以流行
於兩間者驗之光風霽月之景恒少風雨晦冥之變恒
多則人生而隨遇者至淸極淳之氣不易得而偏倚駁
駁之分不能齊同其所也惟聖人之生也得其秀之秀

故氣淸而義理無不明質粹而邪穢不能入由聖人以
下雖大賢之質一有纖毫之累亦必資學問之力以脩
治之自帝堯有匡直輔翼之言大舜有直寬剛簡之命
其轉移變化之功已見於當時矣然學之道至三代而
益明其見於書則曰學於古訓曰惟學遜志曰終始典
于學曰學古入官曰不學面墻見於詩則曰學有緝熙
于光明隆古聖王未有不以學爲要務者也吾夫子生
於衰周不得位以行其道而天命在躬夙夜祗懼閔當
世之人去堯舜禹湯文武之世遠而不聞大道之要當
楊朱墨翟異端之說行而不免他岐之惑乃以身任大

敎繼往聖而開來學推明大學之道昭示明德之方使人人皆得以消磨其物欲變化其氣質而爲聖賢君子之蹟何其幸也夫以常人之資而欲爲聖賢之事耳目口鼻之發然聲色臭味之交接愚者欲明而慵者欲立頑者欲靡而薄者欲敦以一心而明五常之理以一身而全五倫之事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工夫有限代間之人生有期而白日不再苟非勉焉孶孶克勤無怠則查滓未融而邪穢已入己之所學其能迄用有成也幾希矣此夫子所以拳拳於學而時習之誨而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此也聖門之徒三千夫子得稱顔子爲

好學蓋以顔子明心力行克己復禮所學者得聖人之道也學之得其道而又能竭其才夫子所以旣許其不惰而又惜其未見其止也顔子終能至於去聖人一間者豈謬悠之功所能及哉子夏之在聖門篤實之功亞於曾子而身居文學之科其所謂學者皆人倫日用之道誠篤切實之功也其垂訓以勉人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夫爲學之道內明五常之理外盡五倫之事變氣質於有生之初絶物欲於有知之後必資師友之講明方冊之誦習然後能開其心術見於躬行然其殫日夜之力嚴理欲之辨使朝有所

詢夕有所考晝有所作夜有所思則志于緝熙功無間斷人心之妙惟不開本體之虛靈不昧矣其或玩物弛心癈時亂日於學問思辨不能致耳目手足無所加至於時弛歲去老死無聞豈不重可惜也爲學之道若陟遐必自邇若升高必自卑故當自强不息勉勉循循爲山未成而加壹簣之土掘井未已而見九仞之泉溫故而知新崇禮而廣業向之得於講明而見於誦習者旣有默契于心知而行之拳拳奉持服膺弗失此古之人所以一飯不違跬步必思盤器有銘几席有戒奉侍之有見顔謨之弗忘所以固守其德也其或執之不固守

之弗專或存或亡乍得乍失則一暴十寒生意弗有乎旋中畫而前功盡廢義理之性旣無學問之推充血肉之軀不勝外誘之紛擾則杯水不救於車薪五穀不熟於荑稗雖具人之形當士之名飮食男女無以異於衆人存心制行不能遠於禽獸中心冥冥醉生夢死豈不重可哀也子夏之訓蓋深勉夫有志於學者必當日新其功有以自考一日之間自旦至暮我於義理未知未能則深以爲耻一月之間自朔至晦我之學問已知已能則固守而弗失夫如是故日引而月長日就而月將自有學之初以至於一息尚存勉焉以盡其力惕焉以

彌厥心其得不謂之好學之人乎子夏之所以告文學之科者此道也故言此以示人欲人人皆然而底于道也學者觀此豈可甚嬉而不知所以自勉耶某佰載經籍而來山中請友不以某爲不肖而皆以其文修游息嘗不自揣而述所聞於先師者告諸友矣今觀氣化之流行寒暑之迭興以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矣竊以諸友之日有所亡而月未有所能爲憂也以月初吉冬序伊始故述子夏之訓以相告語某諸友思齊於聖人之徒而景行於聖人之徒也非徒守方冊以爲勸誘誦說以爲能而已當以明物察倫治心修身爲要務在乎爲

人子者必盡孝於其親爲人弟者必盡悌於其兄爲卑幼者必盡敬於其長手足動靜必知天理之所存耳目口鼻爲人欲之所汨以消融其査滓以滌濾其邪穢子夏之所謂學也深致其力役考其成使進修之效日異而月不同此子夏之所謂好學也苟爲不然徒事口耳虛費歲月竟言孔誦而不知求聖賢之心而行踐焉而不免爲禽獸之行者是則非徒爾父兄之所恥抑亦吾師友之所羞秦穆公有言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云弗來此某之所以區區告勉學者苦心刻骨而致力于學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夫彝倫者人道之大綱政事之根本也第彝倫之稱人內而至尊者無出乎父子外而至大者無出乎君臣苟在家父焉而能盡父之慈子焉而能盡子之孝則必有以正倫理篤恩義小大咸得其宜而家道齊矣在國君焉而能盡君之道臣焉而能盡臣之忠則必有以正朝廷乎廣穆上下咸得其所而國體治矣然則爲政之本又豈有出於君臣父子之外者哉是時齊之景公內多

嬖寵太子不立而父子之道廢外則陳氏專權擅用國政而君臣之分亂故聖人因景公之問政而以君臣父子之說告之可謂至要切矣景公亦深有感於斯故以善哉之言贊之矣從而嘆之曰果使君而不君臣而不臣父而不父子而不子上下之叙紊綱維之義廢而法令不行禍亂接起矣雖有穀粟之多向安得而食之哉此必然之理也其後卒不免於篡弒之禍兼由景公知善其言而不能自振故也闕嘗論之國土者廣也人民至衆也苟欲使之安如泰山固如磐石非上下之分定不可也不然二日之間其或君不能君臣不能臣父不

能父子不能子則家不可爲家國不可爲國而生民之命有不可得而保者矣論至此而後知吾儒之道大而眞有以扶植天命維持世敎而爲生民休戚之所繫者正在於君臣父子秩然有序而不亂也若易之六十四卦而以乾坤爲之首春秋之大一統而以王正月爲之先其他如詩書之勸戒禮樂之防範無非欲詩夫君臣父子彝倫之道而已無他事也然則爲政者不此之務而規規於事爲之末而欲致國家於平治者無此理也讀此章者所當知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罕

言利與命與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孔子敎人未嘗不言命與仁未嘗不言性與天道嘗論二十篇何莫非是理而何隱乎尒也門人以爲罕言以爲不可得聞何也蓋孔子之敎人只在日用處凡所言仁皆是爲仁之方不是正言仁之體所言性命天道皆盡性至命事天之事未嘗推極性命天道之原也孔子不言心性而孟子開口便說性善說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孔子只說一箇仁孟子乃說出仁義禮智四端孔子一部論語盡是敎人就起居飮食應事接物上做工夫孟子七篇直敎人就心上存養孔孟之敎人豈有兩心二道時不同也先儒曰春秋猶論是非戰國純論利害春秋之時文武之澤未斬義理之在人心者無恙故列國君卿大夫之自謀及辭命往來與鄰國爭可否者惟論理之是非不論勢之強弱戰國時先王之道影滅跡絶通天下不知義理爲何物列國君臣與縱橫之士謀其國者唯利害而已不識天下人心有是非枉直也以此觀之則春秋時人心未亡戰國時人心亡矣孔子時

人心未亡愚夫愚婦皆可與知可與行故敎人以忠信而已入孝出悌而已先行後言而已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樊遲問仁則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而已至於夫子平日所身敎者亦不過誾誾侃侃聲色容氣之間踧踖愉愉進退揖讓之際凡形跡之粗事物之末皆帝衷之流行天則之呈露故夫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吾無隱乎爾也孟子之時人心已亡擧國皆稱狂惑門人高弟尙未能篤信其師諉謂舜不能然慕者有之議周公不仁不智者有之疑孔子主癰疽瘠環者有之以

管仲晏子爲名世以公孫衍張儀爲大丈夫夫人之良心陷溺如此非湔腸滌胃破骨洗髓不足以療之故孟子不得不直從其本心下手也學人有不識五臟而不信醫者醫爲之剖其腹而指示之曰某爲心某爲肺某爲脾某爲胃然後病者方自信孟子無奈戰國人不識四端何直從其軀殼之内操出而示之曰此天賦於我者謂之命此稟受於天者謂之性此也性命皆備乎我理者謂之心如此爲仁如此爲義如此爲禮如此爲智使人人自見得自信得然後吾之教可入而天理不亡孟子之喚醒人心其苦切有如此者雖然孟子豈徒教人以體察而已哉其操存其涵養其擴充七篇之書反覆言之詳矣又體驗以後之實踐工夫也孟子之教人心苦切如此端的如此其工夫詳密又如此後世異端之家乃有竊此以爲識心見性之把柄者此不足辯也近世學者亦有得體驗之緒餘而強爲執持者究其歸亦同於異端之病而已矣今之學者讀孟子必當涵養於未發之先以立其本體驗於將發之際以審其幾又操存之以定其所守充擴之以極其所止天所賦命盡在日用之間吾所受性皆爲躬行之實以此讀孟亦然後不負孟子苦切之心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昔者戰國之世七雄爭長仁義之路荊棘先王之教不明一時才智之士林立蜂出不免利祿之趨功名之務而已又安知聖賢之學正己正人之道哉此景春所以有公孫衍張儀之問也蓋公孫衍張儀之爲人專以權謀之術遊說於列國縱橫之法連結於諸侯得志橫行氣焰可畏當時之人尊仰敬畏之不暇遂以大丈夫許之且言一怒則諸侯爲之恐懼蓋能使相攻伐也安居則天下爲之休息蓋能使相安於無事也何則蓋七國之君一切以富國強兵爲務其心已陷溺於利欲聞利則喜聞害則懼故皆爲其所愚弄苟有丈夫之氣以道義爲主者又安能惑之哉故孟子叱之以是焉得爲大丈夫乎但子未學禮故示古者男子二十而冠三加三

視父必命之女子之嫁也旐衿結帨毋必命之及女子之往也送之門而戒之曰女往至夫家必敬之戒之敬恭聽宗尒父毋之言而不可違也夫以順從爲正者乃妾婦之道今二子惟知以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以僥倖於一時豈非妾婦之道又烏得爲大丈夫哉果能居仁由義以禮自度養其大者不爲小者之所奪則能超出於一時而不囿於萬物是乃大丈夫也蓋廣居者仁也仁者之心廣大寬平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身故曰天下之廣居居乎此則擧天下卑汚之私皆不足以動之矣正位者禮也禮則尊卑大小進退出處皆有一定

之節故曰天下之正位立乎此則擧天下不正之事皆不足以干之矣大道者義也義則事物之所宜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大道行乎此則擧天下邪媚之行皆不足以趨之矣若然則得志以行道則可以使民共由之而皆歸於仁壽之域不得志獨行於身則使此身常立乎正大高明之地矣雖多財而富有位而貴亦不能逞蕩其心矣雖無財而貧無位而賤亦不能移易其節矣雖威勢武勇之可畏亦不能挫屈其志矣何則其所居者廣所立者正所由者大故也則視彼區區以利害之說愚惑庸常之君以竊取苟容於一時

者誠不足道又烏可以大丈夫言之哉嗚呼正學不明人心陷溺遂使智能有用之士如瞽者之無所見聾者之無所聞甘心浸淫爲妾婦苟賤之行而不自知雖孟子樹立如此之卓卓辯論如此之昭昭而卒無一人能自拔卒無一人能委而用之致使七國之君相背於城亡海內之民相胥於塗炭而後已豈天未厭亂而致然也歟抑邪說橫流而不可遏之也歟是未可知也後之欲爲大丈夫而爲國家者豈不可戒而可觀也哉

孟子曰故凡同類者擧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

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此一章可以見孟子之救天下者直從人心上做起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豈有二哉以飢食渴飮之情言則謂之人心以天命之性言則謂之道心飢食渴飮之情雖聖人無以異於衆人天命之性雖凡民亦與聖人同尒春秋已降傳心之學不明天下之人梏於形體之私而昧乎性命之正但知耳目口體之欲與人同至於本心之當然不可易者乃與人異孟子痛之哀之諄諄

然告之曰凡我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又曰聖人與我同類者蓋謂夫知覺運動凡物之類莫
不相似而况人乎雖聖人亦人耳今夫耳目口鼻四肢
之所欲一有不得則隕譭不能堪至於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天則乃吾所自有者則遜之他人曰此聖賢事
也又否則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以孟子又傷
然警之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
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蓋以
飢食渴飲舉天下人人所同而方寸之微乃獨不然此
孟子至痛至切之辭猶恐夫人未之覺也又提起此心

曰心之所同然者何物也理也義也理以體言義以用
言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存此而已堯舜禹之授受以
傳之者此也湯武之吊伐以救之者此也吾夫子之作
六經以抗起者此也唐虞三代洙泗之聖人所以出類
拔萃為萬世立極者豈有異於人哉特先知先覺乎此
而已矣故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夫世教不明
人心不同久矣孟子必欲雜其所異而歸之同自常人
觀之何自苦若是然孟子之心天下之心也蓋其心元
自有不得不同者夫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
者非獨孟子有是心人皆有之今天下壞謐無在人心

吾儕登斯堂也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同此心也同此道
也群居講習又何為哉乃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仁人心
也

先儒論仁至矣盡矣其最善名狀者無如謝上蔡指草
木之核種之即生道以為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雖然
特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曰心天地之核安
在曰人夫生生不息系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以直
遂必以托諸人人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得天地之理以
為性故萬物皆備於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實寄吾

性分之內天崗地下一日無人則天地特塊然者耳故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夫二物相配之謂合仁以性言人
以形言仁固所以為人之理人又所以載是理而行之
者也離形言性則理何所托以自見故又曰合而言之
道也然而人之所以為人者豈以軀殼為哉天地以生
物為心而人又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天地以此心
寄諸人豈徒然哉厥初賦與許多道理皆要從人心上
抽迸出來如草木句萌自有勃然不可遏者方其未形
冲漠無朕一與物接觸之則生觸著他義則善善惡惡
便有廉恥羞惡之心作觸著他禮則尊尊貴貴便有辭

遜揖讓之心起觸著他智則辨黑白別香臭便有是非之心迸裂而出上蔡曰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人心不仁則天地死矣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七篇之書自首至尾切切然以人心陷溺爲憂凡教人求教人收教人存教人養勤勤懇懇至痛至切一情之動則曰心之端一思之起則曰心之官見於面則曰根於心害於事則曰生於心物有長短輕重則曰心爲甚千言萬語不及其他直是指人之識痛痒有知覺處以示之雖非便以知覺痛痒爲仁然欲其切己省察而救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頑然鐵石而已此之謂不仁列

禦寇莊周之徒正坐此病今天下人心陷溺甚矣急起而救之責在學校心學工夫自我輩始群居相與所學何事端居靜念我之生也所以賦形宇宙而靈於物者豈空殼哉即天所與我之虛靈不昧至光至明底物事求之收之存之養之體於躬行日用之間著於食息動作之際則夫生生不息者不在天地而在我矣故以人者天地之心

○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西銘之作張子蓋爲人局於形體之私只小其身不知身與天地對立而不能盡人道之大也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大地大人居其一故曰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乃者張子惕然自警之辭謂我以眇然七尺之軀乃得與天地對立者豈徒然哉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此二句乃人所以得與天地對立者也塞者天地之氣也帥者天地之理也以質實言謂之塞以主宰言謂之帥其體者以身體而實體之也其性者以身體而實有之也二句之上加一故字故者承上而有所用力之辭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又塞乎兩間而人所得

以爲體者也然得其體必當有以體其體不體其體則人與物何以別蓋者一身軀殼無非造化日月之往來山岳之鎭峙江河之流轉寒暑之代謝一人之身天地之所爲者備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此即天地之主宰也所謂天地之帥也天地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莫不命之以是理人所得以爲性者也得其性必當有以性其性不性其性則人與物何以異格物致知所以明此理誠意正心所以體此理此性其性之條目也操存之涵養之體察之此性其性之工程也如是則所以主宰

者不在天地而在我矣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然而我有此體此性人亦有此體此性物亦有此體此性特人全物偏故有胞與之分同胞者受氣稟理全無間隔吾與者亦我之儕輩也民飢已飢民溺已溺所以行吾同胞之事也昆虫草木鳥獸魚鱉莫不使若其性所以行吾與之事也故吾儒之道必至於此而後爲全體大用必盡乎此而後形然之軀殼始可與天地對立矣西銘一篇綱領在此由此而後皆其體其性之節目父母宗子以下指聖賢在上者言子時保之以下指聖賢在下者言讀西銘者以此體察而踐行之則各有下手處吾

儒素其位而行在上之事固有任其責者在下之事我輩之所得爲而不爲則天地生我何如哉今田野之間骨肉反眼閭里作仇朋友學守主奴易位彼安知所謂理一分殊名爲儒者不思所以植立扶起之則風靡瀾倒其勢必至於胥爲禽獸而已矣凡我同志盍相與努力於斯

周禮卿大夫之職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鄉吏使各以教其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無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卿大夫者司徒之屬掌教之官也攷德行察道藝賓賢能其本職也然於征役瑣細之事亦與焉何也蓋所以辨貴賤優賢能行弛舍也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無寡辨其可任者所以考察其民之可役與否也國中之民自年二十以及六十野之民自年十五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成周繇役之法也國之民年二十則役之六十則免野之民年十五則役六十有五則免國中晚征而早舍以地近則役多也野中早征而晚舍以地遠則役

少也其舍者有六貴者賢者能者服職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此成周免役之法也貴者不役以其爵尊也賢者不役以其有道有德行也能者不役以其有才藝也服公事者不役以其居官有職事也老者不役以其無筋力也疾者不役以其不任奔走也此六者皆復除其繇役載在周官所以示萬世昭昭也後世王道不明凡貴者有職事者與老者疾者皆免而獨賢者能者未得復除而與編氓皂隸同受役於府史胥徒之下冠屨倒置莫斯爲極古者公卿大夫士與庶人各有定分而不相踰越公卿大夫行先王之道以治於朝士明先王之道

以教於鄉庶人守庶人之事以役於野九学先王之道
者謂之士爲小民之事者謂之庶人三代之時士庶人
家各自䟽不以貧富爲差而以賢不肖爲別世教不脩
士庶人之分不明爲有司者乃欲使士與庶人並役是
不察周官之法不知士庶人之各有定分也庶人之二
役其力耳吾儒則經天緯地爲天下正君臣定父子別
夫婦序長幼其爲役也大矣今自國及野僕役於主子
聽於父妻不敢二其夫幼不得凌其長非儒之教其誰
之功也且有天下者必有所尊而後足以成天下之尊
自古爲人主者必折節以下天下之士非尊其人也尊

其道也天地設位道行乎其中綱常禮義自儒者出一
日無此道則強凌弱衆暴寡智鬪智力角力天地間乃
一凌犯角奪之區而已矣然則君天下者乃所以自成
其尊也王制曰命鄉論秀升之司徒曰選士升於司徒
者不征於鄉不征者先儒謂復除其繇役若此則不獨
周官之法通三代之制然矣乃者上疏有請以三代之
法推而行之江南此尊儒道將以立人極也夫思詒發
明王制以曉未識三代之法者

蛟峰先生文集卷之八

蛟峰先生文集卷之九

十一世從孫方世德重編

論

禮法之大分如何論

楊嵓批　立說得先儒議論行文有前輩氣象
佳作也

論天下綱常之大當自人君立其大者基之夫禮莫大
於分分莫大於君君不能自有其大則禮法蕩矣生民
之初人未知有君之尊也先王憂焉爲之辨上下別等
衰而爲截然之法法立而禮行禮行而君尊夫爲君者

盍曰吾之所以獨尊於天下者僅有此分耳使吾一日
失此則不能自有其大君失其大則禮法能獨存乎世
降叔末此分不明久矣不知先王所以爲是禮法者正
爲君尊地也吾廣其大可不思有以守其大乎云云禮
法之分安在乎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皆分也求其
分之大者則同室之分莫大於父同與之分莫大於兄
雖然又有大者焉統乎人倫之上而居分之至尊者非
君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絶倫
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分之至大哉
雖然處天下之大必有以守其大〻先儒秩於天庸於舜

謹於文武成王周公自朝廷宗廟達之於州閭鄉黨曰閨門袵席而至於天下國家者所以立其大也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名者君之所司季氏在魯僭顓臾之伐孔子以爲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誠以名與禮樂天下大分也而君不能司之天子不能自出之則失其所謂大矣一失其大則天下無復綱紀禮法其不墜於地者幾希矣乾尊坤卑禮之始也聖人法焉制爲長幼之節疏戚之差若足矣未也又從而爲之法焉車服有制宮室有度此法也小大有經尊卑有紀此法也總而爲吉凶軍賓嘉數而爲三千三

百之儀者皆是法焉若足矣亦未也士庶人之上爲之置卿大夫卿大夫之上爲之置侯伯侯伯之上爲之置三公焉等級而上至於天子其分極矣爲天子者盍曰先王制禮所以爲是差次焉者正以成吾之尊也吾處至尊之分而不能自有其尊得乎士大夫分職自我分之可也如晉之六卿魯之三家則分陵矣諸侯建國分土而守自我建之可也如韓魏以請命而侯則分僭矣三公分命總方而議自我命之可也如昇猜貳鄭之事則又自壞其分矣分不克守則失其爲君之大者失其大如禮法之陵蕩何者春秋皆此類也況荀卿之時乎

卿也起視四顧無一可人意著書立言而有禮法大分之語卿之意深矣楊倞不足以知此以任人職分釋之吁卿之意或者正謂名分憂當在區區分守乎雖然大分一語卿言是矣然載之王霸之篇君子不無遺論焉夫禮法之廢正爲五伯壞之耳卿方欲遏頹瀾不能尊王抑伯顧以王霸並稱而名篇不觀筆削之經乎子拒父者罪之而父子之分明庶奪嫡者貶之而兄弟之分明臣召君者諱之而君臣之分明然則春秋一書其禮法之大宗乎此見春秋有周禮盡在魯之嘆而後儒亦曰春秋爲一王法謹論

策

問天文變異及中國夷狄君子小人德刑公私之異

主意　君子純乎陽明之德則以陽召陽而星宿清潤君子褻夫陰柔之爲則以陰召陰而孛彗垂妖其端芒兆於君子之身其證應著於天地之表今日星文示異所以不責小人而責君子也

考官批　機軸出於胸中華采流於筆下答題不徇避用事皆實事作此者必老手也

對昔觀陰陽淸濁之氣流行於宇宙間在天爲禎祥爲祲眚在人爲中國夷狄爲君子小人爲德刑公私數者同一陰陽也雖然天下之陽類衆矣而君子者衆陽之主天下之陰類群矣而小人者群陰之宗然則今日星文之異其小人爲之歟抑君子爲之歟世固以是責小人矣愚獨不責小人而責君子也何者向者共驩居朝五辰未撫猶可諉也今皐夔進矣將誰諉乎昔者管蔡在列保章星動猶可辭也今旦奭歸矣將何辭乎曩者季氏專朝星殞之妖猶曰宜也今宣尼相矣豈復宜有此乎是則君子有不容不任其責者苟能純乎陽明之

德則於國爲發孟於仁爲雨露於公道爲權衡其應在天則析木天衢星宿淸潤陰不得勝乎陽矣爲君子者不免雜陰柔之爲則於國爲蛇豕於仁爲荊棘於公道爲蹊隧其應在天則孛飛彗流番妖吐異陽亦不能以勝乎陰矣是故曆象著珠璣衡珠璧非天數之偶符也唐虞治古俊德者純乎俊德以陽召陽之應如雨之妖宇心之象非天數之適變也春秋世降正人不能純乎正人以陰召陰之驗也迨我　國朝大聖之流星貫曆之太白誠可畏矣惟我富韓范歐余王蔡諸君子如景星鳳凰故在天之陰不能以勝在人之陽崇寧之孽大

觀之宗未必不可銷也惟奸黨有碑邪等有籍諸君子不能自白故在人之陽亦不能以勝在天之陰信乎宇宙之相通一氣耳其端甚微於君子之身其證應著於天地之表此猶黃鍾一動則根荄芽甲之下皆春夜氣一交則幺微怪亂之蹤錯出纖影響氣類境窟斷斷乎其不爽也恭惟　主上寅畏事天固宜衆陽鼎盛群陰睍消而乃者正陽之月譴示星文譴不虛生何緣而起豈中國之陽未盛歟昔奸權挾虜以困君父之寵三邊滑野不問也於斯時而天變見焉是可曰夷狄之陰召之也更化以來胡雛相噬困于蔡泗上凱旋伏戎

于莽晉䶮出室胡可狢遁於遼藩相啓之時歲星犯月胡可遊牙於蓁然將破之日是則諉之夷狄不可也否則吾仁之陽未暢歟昔權奸以贓吏爲公門之桃李衣州之蛇不問也於斯時而天象警焉是可曰刑罰之陰感之也更化以來謹刑有銘江河疏闊戒殺有詔雨露涵濡長星竟天非元朔滲漉之朝所宜有孛宿歷氐非正觀既效之日所宜闖是則諉之刑法不可也又否則公道之陽未盛歟昔權奸以多詐逢君君娥之階寵不問也關子之交通不問也斯時而天戒示之猶可曰私情之陰召之也今邪徑既窒天日開明倖門莫通雲蔡

軒豁偏黨俱無矣胡爲箕畢未協乎刑賞平明矣胡爲隕星告變乎是又不然矣然則星文之變胡爲而如此歟無已則君子之陽未純也夫傅說騎箕蕭何應昴君子未嘗不應於天象攝提之位列卿鉤鈐之司出納天象未嘗不應於君子故君臣和則三台齊君子多則東壁著賢士進則少微親緣其感召如響之答也今天象昭昭一則曰小人之陰爲之二則曰小人之陰爲之不知中台星拆可御諫之張華乎太白犯月可專責之曹爽乎諸君子盍曰明白洞達者陽也吾未能無覆護掩匿果非陰乎慷愷奮發者陽也吾未能無依阿淟涊果

非陰乎斷制者陽也今或似昧道之模稜任事者陽也今或類石建之遜避譬如奕棊局面雖改而其間一二著數未免猶似前日之所爲可謂純於陽明乎吾未能純於陽則召陰盛之變者非私情也非刑法也非夷狄小人也我也夫如是則位郎星職卿月應功臣之宿行三台之象者莫不以陽明自廣必洞達明白必奮發慷愷必斷制必任事則陽可於復而陰剝窮矣陽長於泰而陰否消矣星變夫何慮雖然執事所問數條曰仁曰公亦不可廢也此又在於君之心乎人主之心事事皆仁則德性昭明與陽俱盛而至誠暢乎九垓人主之心

一適非公則物欲昏蝕而幽明偏於方寸昔紹興三十六年太白犯前星高宗皇帝曰人君有過天則戒之及懼而改天則變之次夜而觀太白順執矣然則以心答天不當如高宗乎先儒曰陽明盛則德性用陰濁盛則物欲行愚請揭是爲座右銘謹對

策題

問戰勝攻取不如韓信此將所以貴乎武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此將所以貴乎謀詩書禮樂惟郤縠可此將所以貴乎儒霍去病之當天幸王欽若之祿未艾此將之所以貴乎福四者之中孰爲善歟兩軍對壘使

詐使貪將不武則必守西河使鄰國不敢向非起不能禁長城使北胡不敢近非恬不能豈將當以武爲上歟或者又曰韓彭英盧危則邀安則背如養鷹鸇反噬纍纍然歟否歟無已則改用儒歟鳴條之師伊尹主之東山之師周公將之豈將當以儒爲上歟或者又曰陸機非不儒而不能免河橋之敗房琯非不儒而不能救陳濤之奔儒而不直則反敗事矣歟否歟無已則改用舊德歟必欲取荊非王翦不可必欲討蠻馬援尚堪一行新者之跡不如故者之練豈將當以舊爲上歟或者又曰田單之攻燕則下攻狄則

不下前日身操版鍤則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今日黃金橫帶則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此魯仲連所以逆料其不勝如此則將之舊者豈又不可用歟武師之敢於鬪則懼其難馭文師易於制則懼其同功舊師熟於兵則又懼其已驕舍是三者之外無已則擇一福師用之可歟福星臨吳則風燎可以走曹瞞而不必周瑜王氣在晉則草木可以麾苻堅而不必謝安然歟否歟乃者荊湖易師以驍將權之豈非以武師緩急可鬪歟未幾改命舊師又豈以文師易駕馭歟潭湘分命起督師鎮之又豈以舊師久熟備禦歟或謂荊閫不如就升擇帥或謂不如移界督師孰爲便歟然二師之中當誰昇歟錯然朝命已授鉞矣今之謀帥固不敢仰覘伊尹周公君周謝之事亦可憑藉福星王氣之所在而收風燎草木之奇功否歟憂國者固望之幸之諸君試借一箸

問祭之重其享神也莫重乎牲其求神也莫重乎樂與灌知用犢尚純慤也明堂我將我享維羊維牛說者謂明堂不以犢而以牢蓋牛羊豕備曰牢明堂不以犢將不純於慤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說者謂卜爲帝牲不吉則以爲配祖之牲然則祭祀以不吉之牲聞無歉歟帝牛繫於滌芻之三月稷牛維具說者切稷牛惟臨時取備然則祭祖不以不恭爲疑歟商人尙聲先作樂而後迎牲周人尙臭先灌而後迎牲二者求神孰近歟樂所以求諸陽灌所以求諸陰魂氣歸於天魄氣歸於地當合陰陽求之今各尙其一何歟禮曰樂之號所以告詔天地之間說者謂用樂之音呼號告于天地庶乎神聞之而來然則果能必其來格歟否歟又曰灌用鬯臭陰達於淵泉說者謂用鬱鬯灌地則臭氣達於淵泉然則一瓚之鬯果足以裂地而直達歟周禮曰樂七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祇出九變則神鬼格然則天神地祇人鬼必將俟七八九變而後至歟周禮曰以鬱祼享先王則享人鬼皆當灌也然宗廟用灌而明堂配祖不用灌又何歟豈祖宗在天不當求之陰歟所謂貴純貴聲貴臭三者之義可得聞歟子入太廟每事問況一二載明神於此有未達敢從諸君質之

問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不然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然則中庸之所謂妖尙隱於微者歟然遠曰見動何與乃者蜀閫定驛以嘉叙地震[illegible]水怒山裂上聞京城盛夏而大風拔木發屋此非天妖

歟所以召此者何失銷此者何脩歟或曰天作孽猶
可違然歟否歟豸冠執白簡舉二孺子非此人妖歟
然膏之上肓之下鍼之不達藥之不及將何道而可
歟彼且操戈以逐臺臣是可忍孰不可忍歟豸所以
觸邪今反助邪以觸豸豈以言者爲妖歟繼之者將
言歟勿言歟縉紳中嘗有移書廟堂者亦弗見聽將
弗能救歟於登崇俊良之中而曾爲椽孺遂直臣不
爲除目玷與去天之妖不過脩德至於人妖甘者如
蘖豈終無良劑與過庭緒論可得聞歟恐膽題之寡
不欲泛引故事答者將勿畧

蛟峰先生文集卷之九

蛟峰先生文集卷之十

十一世從孫方世德重編

古詩

餞修史宮講吏部陳大著赴鎮贛州

鼎湖攀破亨衢開山川鍾作魁奇材九關叫後入雲岫
六陰卷出登蓬萊著庭萬卷了汗竹粉闈胡事被先幞
作從五馬人生榮正要急流剛扶足章貢二水分西東
江右九郡斯爲雄亭横塵外聊四海臺揮天表森似峯
三百里水見沙磧一十八灘如劍脊醉讀題詠呼坡翁
此是太守風月窟又聞贛俗多囂訟况有畬尾隣諸蠻
付之重寄憂亦大此是太守思慮闕伐木詩廢友道缺
道山幸有詩送別一言要助當何如思慮先之後風凡

餞判府國史直講秘書赴鎮南劍

番江之峯高揷天番湖之水淵其淵山川鍾作一耆龍
胸次洶湧萬斛泉呼來天上佐良史喚起英雄斧奸魁
玉堂萬字雲錦章赤墀一對國士語天爲資善擇良師
汝作羽翼從吾兒光芒忽報動雙劍翺翔直去分一麾
我聞了翁鎮梁谿生晩不得拜履綦又聞龜山與延平
曾爲東南樹標的今君剖符守其鄉覩三先生爲有光
開明義理當日用扶植氣節爭秋霜知君報政只數月

禪薾萬口九天徹去時好趁蘆花天歸時又見橙橘節
道山繾綣持一觥臨別惟有詩送行執手不敢賡陳詩
版隸惟視三先生

和僉事夾谷之奇韻

夫子說周易奄闢太極分爻乎作春秋下逮西狩麟混
闢至決裂堅冰致習馴三皇何皥皥五帝何紛紛卓哉
洙泗翁道大孤無隣於是作六經以救萬世人孟氏辨
義利戰國駭所聞不肯爲老聃和光同其塵人不識四
端豈知有君親孔孟作日月然後夜向晨天高與地下
中立師與君師以扶綱常君以治庶輪廡耻甚鈇鉞誅

教威斧斤自古立宇宙以道爲精神清溪千大邑主辨
民甚貪虎豺方恣睢嫻婁怨譁詢痛民若赤子體士如
上賓單瓢在陋巷窮則獨善身家有讀書屋乃爲刦火
焚仁人忽行惻仲氏敢具陳公肯挈墜道天未亡斯文
後撤作主宰歌詩示恩厘絃歌已又廢簡陋尚可因祠
堂儼遺像生徒招驁層戶內有洙泗山中見華勛光霽
杞茂叔辨叅師伯淳體用契忠恕恭安想天申仰陋千
載上興起三代民剥窮果不食貞下元又春太極在何
處青歸燒痕新

送潘莘谷

無屋住僧廬無菜挑野草野草風味長僧廬人跡少剥
剥誰扣扃訪予事幽討錢詹有騷翁自號翠谷老疋馬
南遊墻要伴松竹好遐思到山人廷尋出詩囊詩無愁
苦吟捬退卯與島胸次絕明瑩筆下王逸少我親陰與
陽禪代何時了不能爲曾連尚可作商皓是歌黍離篇
酹酒問昊昊

贈術士劉衡鑑

高目下耳赫如鑑福善禍淫平如衡顏癯胡夭跖胡壽
季氏乃富惠乃貧伯道無兒湯有後造物豈是鑑不明
孔明遺恨蹠血食造物豈是衡不平當知禀氣有清濁

所以人品有善惡至君夭壽與賤貴又是禀氣有厚薄
清濁厚薄物自取洪纖高下天何言君子惟以理自克
英雄豈與造物爭前輩論理不論氣不信試問劉鑑衡

贈星命許雲峯

五星聚東井天下王業開五星聚奎宿天下多賢才蚩
尤枉影[illegible]欃槍卷飛埃日月黃道見火羅計孛爲能爲
之灾崇峯術岳說命窮通貴賤非所問敢問何時聚
五星今年五星聚何分　聖人在上天下平疏食飲水
耳曲肱

題盧文峯十二知丞文集

驪珠一顆千仞淵漁翁採得遣驪眠一朝吹墮千萬顆
恐是蛟驪卧半天騈花儷葉妙天下文賦直追古班馬
手抉河漢發錦章寫在詩歌軋騷雅大篇赤手捕長蛇
不須控勒騎生駒短篇任意起忽伏蒼江浩浩滿中樓
文章妙手壓壇壘到底亡羊還得鹿廬陵方冒載月舟
清談又發朝天軸軍將打門書一封呼起醉夢爲醒毅
只怕至寶不肯留山中雷霆風雨取去還蛟龍

挽鄭直齋居士

有姪宰相才昔惟呂文穆有婿國士器昔惟晏同叔公
乃蕪其榮秀氣塞一門爲國作瑞璉賴公培爾根世態

方惡直公乃自立的掉頭鬭觜爭妍坐雪月留今世能
幾人如公心迹清瑩瑩有如此公死猶如生

贈楊內舍景晃割股

子肉可療親或曰不敢毁不見毋生兒生死一間耳此
身母之身非可認爲已殺身可救母當遂愛一死天理
通神明寸膚直猶粃苟能克此心是即學曾子

○○ 贈五星陳東埜

孚從動靜極互根。裂爲二氣分五行。未有二氣先有理。
理與氣合人物生。人惟禀得天地氣。故爲耳目形口鼻。
人惟禀得氣之理。故爲仁義爲禮智。氣爲人形理爲心。
同是水木火土金。今人問氣不問理。茫茫只向天外尋。
人而不仁木已死。不須更論敗在子。人而薄義金已傷。
如何却說生在巳。無禮無智水火賊。不忠不信土氣絕。
人於心上斷了根。是氣安從有萌蘖。出門一笑逢星翁。
談天議論逈不同。若能論氣又論理。太極只在挑包中。

田父吟

清溪秒如千大邑萬山壁立土磽瘠百分地無一分田
九十九分如劍脊一畝之地高復低節節級級如橫梯
畈心一畦可一畝邊旁一畝分數畦大家有田僅百畝
二三十畝十人九父母夫妻子婦孫一奴一婢成九口

一口日喫米二升若醃[illegible]菜與薪共來日費二三斗
尚有稅官七八分小民有田不滿十鎌方放兮有菜色
曹胥鄉胥冬夏臨催科差役星火急年年上熟猶蹙眉
一年不熟家家飢山中風土多食糜兩兒止肯育一兒
只緣人窮怕餓死可悲可吊又如此有司猶曰汝富民
手執鞭敲目怒視今年淫雨天作難洶湧澎湃四五番
浮尸獘屋壞江下迸山裂地如鯨奔半山都成水澤國
平地皆作龍蛇窟水頭晚退旱復來屋角朝出夕又沒。
歸然令丞滯衙下視四境無人家水平歸家無屋住
有屋住者無生涯農民挑家認畝壠擔砂翻石胥皆[illegible]

百千一畝判曉秧一坵分作兩坵種都來一畝無百千
買秧已費半百錢眼前挿種已剝肉頭後豐歎猶在天
曉田再種未可保旱田無秧爲出草皂衣旦暮來提門
今年苗稅僅得早打快織擭趂頭網作急糶米輸苗倉
更有一言年記取斷不許人言災荒

猩猩歌

獵者圍猩猩疑其以衆抗護曰不敢小惟取大與祟衆
猩自相仇推擠送其長以次索二三不復推已往四五
至于十無一得釋放衆猩怒相目各悔受人誑及早同
一心未必驅盡喪吁嗟歟不靈相仇無足責胡爲豪傑
群不能自相親秦人呑六國諸侯各附秦併力取其一
㠖不及他人智者欲合從徒自腐舌脣安得先發掣然
後于其身彼先噬其一其次禍亦均早知秦用術六國
同一心

鷄雛吟

我聞先儒云鷄雛可觀仁須臾不舍毋是即孝弟根不
待而教知不待習而成於斯爲良知於斯爲良能人從
此克拓四海皆閔曾異哉鷄伏鷲出殼忘其恩子向水
中去母從岸呼鳴子往母亦往子跡母恐親鷹隼飛在
天母亦與子鬪或遇狸與牲愛雛忘其身不顧力小大
直與爭死生吳於微物上感人惻隱眞人觀雛護鷄鵝
石爲動情子亦方臥冰安得卵覆人勿看鷄伏驚吾則
行吾仁

南康遇雪

夜來雖甚風太顚掀震撼不可眠門前諸騎怒接至
林上猛虎飛吼天却是廬山夕作雪揚花未春先學綿
左蠡門前玉兩柱江心落石驚一拳五峰千仞削銀壁
重湖萬頃開瓊田若使瓊田可以種鑿道赤地民不饑
若使銀壁可以鑄當遊飾儲積飛錢要知冬燠生意洩
明年造化工斯全吾嗚呼天將陰故歛閉塞陽氣催豐年
雖云不可耕與種天公賦與豐開先

律詩

慶明堂禮成

合宮芬郁徹垓埏治象陽明景爍然雲氣朝隮騰欲雨
帝心夕惕即旋乾皇穹后土實臨汝祖德宗功鑒在天
既禮更祈知未濟緝熙此福萬斯年

和劉府判　名㜸相人

英雄牢落谷音空敦謹猶存挪下風幸政有墓聞六邑
病軀無自謝中書乾坤許大心知少道義相交我輩同
㢠重瑰章何以報烟雲留護峽山松

和張寓軒尉張山二首

吝驕專恣請言兵禍本伊誰自釀成湖流有聯羣夥怒
權奸一死罰猶輕道無起滅無今古物有消虛有長盈
贊化正需豪傑手華山深處問昇平

又

西湖舊事逝如流紅紫塵沙新綠稠昔日賞心今日淚
前人遺迹後人遊雨觀水色連山色晴看湖頭送日頭
鷗鷺無情自來往興亡不管帝王州

挽有宋周府君袁夫人

孩從均識愛其親未有君家最懽姻遜畔以全諸父義
在原此豈婦人仁一門鄒魯斯文地三世羲皇太古人
朱紫滿門直餘事九京可作百其身

挽宋尚書余公二首

時樣多來赫赫聲惟公獨韞玉精神傳無房杜可書事
心即羲皇太古人日月升時先奮翼風雲濃處忽抽身
蒼蒼忍奪客星去却使凌烟憶老臣

又

扁舟一葉掠垂虹因泛江邊得識公千里軍民安席上
一年賓主坐春中班催紫禁朝天近夢到黃粱霍地空
契闊眞情言不盡只將楚些寄東風

挽宋吏部趙公

翱翔壁水又蓬山再入郎闈即巧閒宴既朝端詞梗網
一麾道院政斑斑闡因書糊家鄒魯堂以親名行冊頒
所恨與公非識面一詩寄爲寫潸潸

被召不赴

萬里皇華遣便軺姓名曾發御前瞧撫臺體重金爲屋
巖瀨風高玉作鉤丹鳳喜從天上落白駒須向谷中求
敲門不醒希夷睡休任山雲著意留

贈棋隱

燕仙深入琴棋境一奕出門天地寬人世已非存朽斧
王音不改只南冠琴中自有鍾心在局外何妨道眼觀
霜月光風元爲我飯牛何謂夜漫漫

題何潛齋安樂窩

閒中歷覽古和今夫豈全無所用心書爲重看因熟讀
詩添新作費沉吟消磨暇日尊前酒賡和熏風膝上琴
過去未來都不管休看明月是知音

頌徐大可爲六縣減免稅糧得請

六縣驪娛已獨勞肯心行義是人豪乞憐請命寬緣償
起死回生鼎釜熱誰謂他人無力氣不於好事拔毫毛
老夫贊詠非諛詞此在春秋亦合褒

石峽山茶盛開

氷崖赤骨物俱老火樹生陽我不孤鑄菜幾經寒暑戰
丹心不爲雪霜枯托根峽裏老居士加號花中烈丈夫
顏色不遲枝幹古洛陽牡藥只爲奴

又

凡卉春妍誇國色此花陰極抱陽明人疑芝草非時出
我謂丹砂托樹生可惜洛中偏富貴不知霜裏蓄精英
老夫詩若宋初山牡藥如何得盛行

絶句

題盧可庵天邊風霞樓

龍泉三尺倚天横濁世滔滔我獨清一柱高樓仙掌起
顚推一酒活蒼生

題柯峯謙祿錢君叔行敬簡軒

是非辯白只須敬敬簡奚消讀呂刑一片公心一雙眼
心醒醒則眼醒醒

贈數學丹巽齋

陰陽晴雨可前知此是人間第一奇軒睡華山何日覺
煩君更與問希夷

○題吳氏梅堂

聞君家在雪邊住筆畫梅于雪畫詩只怕梅花應冷笑
清香元不要人知

問天

胭脂十二萬風塵一樣胞胎父母身天欲殺之胡至此
厥初何用降生民

天對

羊祜來龍乃併孫楊堅非解自彊陳長江不是無天塹
只爲江南多婦人

贈邊士翁彦卿

一團烟裏蓄明光做出稜稜竹樣剛語汝好藏臺閣去
直將勁節掃豺狼

贈風鑒曹老眼

九重册解嘆才難將聘皇皐雜末哉老眼試看天下看
豈無頗牧在東南

送胡兄遠遊

人言行路險如山君却乘槎欲問天畢竟家邦終閒逸
鷄鳴猛著祖生鞭

○贈月心

蒼皆破屋生涯足淡飯清湯處寂安誰得秀才然快活
何須煩惱做窮官

贈大佛老子齋藥齋僧

藥中得報飯中施始實終空不是來來去後來來後去誰知無去亦無來

贈南山寄傲軒

著心尋處元無物閑眼見來都是天楚市少年朝隱屠紛紛蟻蝶過吾前

贈相者

烟霞泉石在空谷富貴功名在北方林下野人無可相相人須去相侯王

贈梁電目

滿腔塵埃寸許深世間豪傑尚山林冰壺猶見形骸外難照江湖一片心

蛟峯先生文集卷之十

附山房先生遺文卷之十一

十一世從孫方世德重編

先生諱逢振字君玉蛟峰先生弟也登宋方山京榜進士第歷國史實錄院檢閱遷太府寺簿宋亡歸隱於邑之風潭因號山房元至元丙戌雪樓程公薦授淮西江北道按察僉事辭疾不赴惟日與諸生講道於石峽以終考爲先生文章行義出處大節皆與蛟峯先生相似平生所著惜皆散逸無存今僅得其遺文一二謹附蛟峯集後庶並傳于永久云

遺禮往項氏書

恭端拜申禀恭惟至敬無文大圭不琢大羹不和件列長儀非古者是用盡芟繁縟而一致情悃惟高明先之以察其切謂婚姻人道之始禮之本也易之咸詩之昏禮之醮且命所以重本謹始也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以著代也古人致嚴之婚禮蓋如此顧今天地變人道缺綱常之寄在吾黨所以存斯道者亦有仁義而已矣恭惟視家令嗣在朝而惇善積之本義方篤教而開德潤之基寒緒之於華宗以世俗論齊大豈偶而純誠厚德所尚則同此門墻

之所以丁取而姣革所以托之子女也莱亦既適姓女
出就車雖以其未克養藉藻爲憂然旣挹執巢栗以見
云胡不喜薄禮將敬采菲斯棠心之精微盲不能盡伏
乞台照

瑞粟圖序

青溪之近郊有粟一莖而兩穗者三四穗者民若士合辭以慶于長官學正官大用率諸生以其圖來謁俾予敍其歲月予則異哉邑之嘉瑞也世張君之治濃膄雨暘時若嘉穀生百姓歌之曰張君爲政麥穗兩岐載在簡冊吏治烨然有光觀史者誦之而已未嘗得於目擊

今來穗兩岐秀出於素當年盛美復見於茲得非善政感召而然歟民曰續我大命時尹之休士曰大和尹實有之尹不自有歸之太守太守曰於戲非守若尹之力聖澄賢相之德予聞之喜於是乎書以備觀風使者之采錄云

瀟洒集序

瀟洒集者復心汪稱隱之吟卷也瀟洒者何吾州名也州古為曰瀟洒文正范公守是州日名之而稱隱取以名其集也稱隱歙人爲州學正年妙而工於吟來吾州曾幾何時錦囊已成巨帙訪予卧病中屬之敍其端予曰噫柳柳州以愚自名溪池丘島無往而不愚汪郎瀟洒樓亭泉石無往而不瀟洒九仕於斯歌於斯先後而不知瀟洒幾人矣今又將瀟洒子之詩挾冊讀之大篇淡而不失之枯小篇奇而不流於怪其爲人楚楚洒洒可見其中之飛雪層冰矣是則稱隱之詩又不專以吾州得名也雖然先賢所謂瀟洒者山水云乎哉予陵一縣之風凜凜千古吾州之得名以此子爲正亞博士一等身比得分半席以講授餘閒率冠者五六童子六七徜徉乎逝川水酒咏乎舞雩之風蟬蛻而春融籟鳴而機動卽其鳶飛魚躍體認其活潑潑者悠然思超然

覺心領而躬行之是則吾之所謂瀟洒者也子其勉之

揚州盛起齋吟藁序

杜少陵昔與李太白高書記遊時衛八處士年最妙呼爲小友後二十年少陵有詩贈之曰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又曰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前輩羈窮流落之餘不遺故舊如此予少從軍淮海時盛君之年妙之又妙予且未得友之矧敢小越二十有五年以吟藁來予於萬山深處屬之敍追省舊遊恍若隔世斯可見少而壯壯而老曾日月之幾何而天地不能以一瞬也噫予衰久矣蓋自辛未放逐祝痼疾卧空山盡無幾乎

生徃事不復夢見壁上龍蛇化爲塵土江流浩浩逝者如斯然而天機動處元無古今固自有不毁不滅不逝而徃者不知於何乎寄栖霞寄於刹璎花寄於祠道鄭四栢之風操誰與守令吾得是編然後知雖雪之下猶有鏗鏘而作超然獨見之吟弄而歸則夫楚山之雲秦淮之水二十四橋之風月始有所寄而不孤于其勉之哉自三百篇而下本乎六義以觀所感究乎四始以考其成而又探之騷以致其幽博之西晉晚唐以廣其趣然後約之李杜歐蘇以會其指歸蘱括造物之無盡藏者散爲太平風露庶幾末與坡役四學士齊名使𢽸是

編者曰此嚴陵方某二十五年前從軍時所不敢小友之者也

普安寺記

佛廬于青溪石九三十有九而㳅游盆飲則普安爲第一予藥室瀆粜清風潭上順流以東三里拆而北又五里復拆而南峯斷流分有峯隆然起而俯僂以伏若虎踞熊卧横絶二流之會以控淳遂蒼藤古木蕭然靜敞而普安刹焉羣岩千尺别是人世出林跬步即翕翕熱熱僧遊其間非鐵肝汗膽鮮有不動心者予丙子避地于杭越明年寇平艤舟西上而過之則廬已火于盜但見寒煙斷礎荒草頹垣而已四顧閴其無人旁有室斗大㲲然一衲如孤雲野鶴㥅其憔悴儼繪像而事之予爲之愴然歸舊隱且十年有僧復禮訪予於清風潭上問向所經從則雲棟霞甍奐然一新矣問昔之㲲然憔悴𨓆次顛沛於是者誰歟曰禮也問今之輪奐翬飛幻出於寒煙荒草者誰歟曰禮也嚱率其徒撙節粥飯苦心殫力以濟登茲鍾樓藏宇創於庚辰佛殿法堂建於癸未僧舍兩廡廚庫成於丙戌禮之來求以記歲月云爾予嘉其流離踣困不忘所事堅忍強耐以復厥初於是喟然嘆曰凡物廢興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天高地下

徃古來今一興一仆一起一滅消而長長而消相尋於無窮此豈可得而知哉蓋自有不以興仆起滅消長而爲之消長者則存乎人○道無起滅無今古 事有消息有長盈

靜樂先生祠堂碑

淳安縣常樂鄉上貴寺靜樂祠堂者唐處士靜樂先生方公聚徒授業之所也先生生於唐末以節義自高唐亡耻非所事持峻行不屈五代之吳越錢氏招之不徃避于深山讀書講道以終老焉昔宋咸淳明堂詔書求歷代忠臣烈士有功于民者令州縣歲時致祠時知縣事承議郎應應偶發錢一千緡下本寺助造祠廬就其

中爲先生詞後塞論也越數年國家更代宇宙丕變而
往彌篤我洛人遂逝不可見惟先生之祠如故嗚呼先
生之道與天地相爲久長豈特子若孫世守之邦人士
聞先生之風凜凜如生亦足以爲勸

冠二子說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
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
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
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
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冠義一篇首及禮義而不先之以冠禮義備可矣未
也必禮義立然後始及於冠冠其可以不重乎冠者
大人之服古者二十而冠十九而下皆得爲童子一
服大人之服則與童子辭矣安得不重之哉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男子生能飲食教之
右手能言教之唯諾六歲教之數與方名七歲教之
能別八歲教之能讓十歲學幼儀十三學頌成童學
舞射御其爲教不離乎容體顏色辭令之間以當日
觀之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初無甚高難行今日能
食能言至於由小學而大學歲月若淺其爲工夫者

是其深豈徒苦其心志哉蓋大人之坯樸已造於此
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至於禮義始備以之正君臣
而君臣可正以之親父子而父子可親以之和長幼
而長幼可和至此禮義立矣然後加之大人之服故
曰冠而后服備其與童子異也然所以異於童子者
軀殼云乎哉蓋必有事焉冠以往三十而有室則將
有父道焉四十而強仕則將有君臣之事乎吾後者
先吾則將有兄長之道焉同輩二十以前所學何學
則當惕然警悱然發痛自警曰正容體容體果正
歟齊顏色顏色果齊歟順辭令辭令果順歟必能盡

乎爲人子而後可以爲人父能盡乎爲人臣而後可
以爲人君能盡乎爲人幼而後可以爲人長所謂大
人之事者蓋如此曾子自少而壯壯而老一生涵養
工夫見於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事直至全而歸
之方知夫免焉士冠禮三加之祝曰棄爾幼志又
曰介爾壽考曰敬爾威儀又曰愼爾黃耇人生之歲
月易老天下之義理無窮甚習之有餘頭白行之
不足古人於加冠之始不得不致丁寧告戒之意蓋
終身大人之學方自此發軔故又終之曰冠者禮之
始也後世冠禮廢童子與先生並行遜讓之節既不

防閑於幼穉之睟脩治之方又不謹嚴於行冠之始
此人才所以難成而教道所以憂乎難入夙重有
感焉故於二子之冠釋其大義而申言之　正容體
持己處要端儼以守之使內賊無自而起　齊顔
色　接物時要矜莊以蒞之使外賊無自而入　順
辭令　出辭氣時要審以發守知惡言不出忿言不
反出必顧行重必然諾大學曰言悖而出亦悖而入
即此便是不順　弩有機謹而後發知動知微者其
爲機乎和孫名汝曰機字汝可度　戶有樞運則不
窮知闔知闢者其爲樞乎良孫名汝曰樞字汝可達

贈山至相士

我有一部相法在無盲處顱欲圓趾欲方耳欲聰目欲
明鼻孔欲別香臭其形肖者爲上相自重瞳以迄于今
麼有秀者高年者孤幼者顛連無告者不知相中幾千
萬萬矣惟不肖者不入相我昨日病期汝明發來嘗相
傳授如期汝果至是或可教與之詩曰圓顱方趾具仁
端性體由來只一般若見裏頭腔子黑相書已作死人
看汝持是法以往十希八九矣

王道以德義生民賦

王宜民命道於福基念本根之係此即德義以生之道

然至正之彝理皆日用推此可達之實人遂春熙聖人
出而胎一世之春天理乃壽群黎之地惟寬平正大事
事無擾故涵育渾融元元咸遂王維如此實濟之念在
斯民道豈他哉德義之中有生意觀夫洪範其建騶虞
以成無反無側以循以明非有得以力假非區區於利
征萬端皆正此洪範之攸建纖芥不仁豈騶虞之大成
此王者能自得脈執是顧所行之本要先爲益俾遂莫
不壽之情生者可養期無憾爲可以不厚欲惟和種豈
容於罔克有大孕育無窮保息尊以不傷是則罔祇懋
而欲並[illegible]無冉拯類[illegible]滿天下民所蒙福見胚胎春

意義之與德者形以節脩之始莫匪常行納夫人心歸
悅之中疇非久殖大抵一毫悖理此豈粹王之道萬宇
皆春莫非吾道之功故仁壽多見於帝治醇醲之際而
糜爛每基於伯圖功利之中王乃綱審其執貫民所同
極予遵而汝免短凶之咎仁我行而爾無歸夭之風使
王民之皞皞如是見王道之生生不窮情本欲安事曰
商湯之制典因以任教由成后之通是道也在商爲極
惟以用康於夏曰中形而化治春風惟政之德時雨行
師之義用能蘇恣傒之困救食西北拯濟捐之命蚕桑
究黃禁千載以來亦幾斯道之泯哉一王者作而受

牛之賜如或憂沐其命當不任刑僇令汆爾推肌匀交
征利嘗論衆形皆有獘理獨不朽壞鼗苟弗除淋絲未
蘇胡乃括田非義也忍奚膏腴之奪科斂薄德也傷哉
皮獘之敷曾不曰然巳滿腹剝將及膚不去斯二者使
承蘇也則生之一脉殆將斬乎當令化致淵源壽一農
夫之必介仁先政邑餞宜老者之無噫臧義非可怒爲
怒爾頑吸德不必誅曷誅苗蠹血芳同植育則蕪賁一
物得枯忍與不忍王者若曰順吾德義者則施以春生
之惠梗吾德義者則示以秋殺之威道宜兩盡爛物
以古治固善脈膿腎國用益因及滋殘忍毋嘗晏術往

新民命於骨突毋孔桑利折腰民脂於平準否則過絕
生意小人未去皆足爲吾民之巨蠹惎斯道奚其能盡

○○悼亡秘書

翠華東南來奎聚爲吳域分王百餘年靈光赫天機龍
文發南源圖書繫東壁誰拆天鑰開猝忽正氣泄剖藏
發金櫃抉蘊破石室籖伯逐汗牛至亦去遐絕我欲然
藜人四庫亦亦立細人綦所愛但嗟珠玉嵬君子爲道
訴惟憂孔孟北風氣日巳趨南強變金革周禮吾能言
欲徵恐無籍落落星向晨後生當努力

壬伯玉以六月廿七日來訪是年天不雨梅几熱
異常書數韻述懷且以贈之

伯玉不我過過我必六月老天雨不梅五行一乃絕亢
離畢用事赤爲赤如血人喪何畢事幾欲炮烙殺左手
解衣襟右手不停箑朊蛸無柰何而況可腰折西望倉
鬼焦東望金魚涸前山牛眠滯亦後如火發相携將安
之只合坐論訣伯玉老先輩家傳洞林訣讓辨管郭雄
五鬼皆辟易借君鐵拄杖蹴踏六月雪爲我買雪山斷
氷作天穴

庚寅人日雨夕大雷電激而成雹陽專而陰不勝
寒反爲煩復雷霆大雨雹何煩擾而雹繼以大

雪三日深山盈丈自人日至臘凡二十三日雨
雹霰雪農民皆苦爲二十韻以記之

龍馬交戰相長雄一勝一負互始終二氣骨擊威力窮
凝氷迸出焦火中跳丸飛礮怒打空一夜白盡千頃峯
頃田十萬銀裹封東皇未肯開冶鎔山岳水晃人炫瞳
凝猿凍鶴驚折松鄰鷄失旦僧懶鍾昏曉不辨天地聾
鹽虎坐除終宿囱狰獅見月空服紅書生徑肌身龍鍾
諷諫不到齊王宮灞陵無驢句不工萬象醜惟難形容
我聞古語盈尺豐今深一丈愁殺農欲將此意問天公
天公高高幾重

翰林將指下學峽賓辭叟爲諸友先雨雪載途民
亦勞止一詩懐之
空山雪片大如盤有客遠在孤舘眠翰林唱爲不到地
白帝叱馭親行鞭疾驅騰六習飛廉六花[illegible]舞狂且顚
玉皇香案口讀宣深衣大帶依然仙東里先生[illegible]欲穿
濕屨布襪樗囊羅高談雄辯如浮邊不有義意誰肯前
陽羨山中春信傳州騎已發霽虹[illegible]諸君念拌山陰船
子猷逸興今翻然
茶具一對餉于伯機
惠山天下第一泉陽羨百草不敢先二絶獨與端石便

不受翠鐵黃金煎古來風[illegible]攞玉川日高丈五猶打眠
山中舊事今不然石銚不在坡爐埽伯機卑學羨少年
好官不做自取嬴。床頭月俸無一錢。手續陸羽經三篇
我有片石出古端斤師斲成無脚[illegible]爲君置之書几邊
自汲活水烹新烟不待七碗肌骨仙飛去玉皇香案前
示湖田庵僧　湖田庵乃耐軒先生墓所
天公高々望眼穿百姓[illegible]淚漂々淵無人敢說江南天
千里渦驥奔橫川萬松酒翠蜿蜒盤我來廬墓分一龕
紙窓搖動卓錫泉鐘鞭鼓貫祭田雲冠雪衲聊結緣
崑崙石壁峻龍淵呵禁守護靈物專六根五蘊洗不[illegible]
山鬼不肯降太顚內熱正坐飢火煎蟯蚘滅盡方安眠
君不見潙山禪刚把鐵牛鼻孔穿犯人禾稼痛挺鞭鞭
見迫々在我前又不見高公鬼天遁妖魔下玉鞭試我
樗壁堅不知死灰無復然我遊諸方三十年出入無界
參人天不羨登飛辨碧捐金錢不羨高堂會食羅大千
只羨當年開山祖師賢
送姪隆吉作遂安敎諭
舊時州置文學掾南宮集英大學選英雄壯志必此爭
敎囊郡庠奴隷縣今時學籍難登天青山[illegible]老天厭
蟻旋驢磨猶自旋不釋不去良覓窘南州俞欽數百員

得即忻忻不得愠他年正錄躋此遷視博士員居四紫
悍士以上梯級危仕至泮宮鎖天令小院膺大志復狂
拔起泥中尤自奮不顧在列朝好爲濫取皐比得家便
天上知心愛巠鳥尚覺知心相勉勸弘文弟子需補員
徑合翰林集賢院我欲勸子入翰林却恐遠嫁難爲情
峽中和卜秀才韻
尹躬樂不在耕莘樂在明々以及民貪看回頭多應錯
偶開變色始知眞聖賢氣象。心爲大。天地。根萌。人。是仁。
認著濂溪窓草意自家胷次一般春
峽塾講卜儒第二章詩

滔滔逝者若斯夫不有耆儒孰共扶昭揭五條皆達道
由來一本不殊途聖賢與義雖窮盡老筆名言妙寫模
我欲研硃同點易先生肯位此中無

次盧月山賀建造韻

職雪營巢近咸除樵奴溪友落成初卜隣喜有玉川子
作計拚爲陶隱居架上多儲聲杜集案頭不著老莊書
乾坤自有關心事非是幽人偏愛廬
山房歸隱卜築清風溪上與盧氏之居直一溪
之隔爾故詩云卜隣喜有玉川子也

至元廿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得宣命請朝可庵有
詩不敢當次韻以謝

雪棹殷勤泛剡溪吟香爲拂案頭埃老軀久已乞骸去
瘦骨應難入畫來但願東皇憐病叟早從西垂覓雲臺
當年自是渠無分明主何曾棄不才
抱琴來會錦沙溪音響能清一世埃不學晉人又招隱
頗知陶令欲歸來羨君雪棹騎驢興衰我年前戲馬臺
留取老翁看雲几乾坤擇拓賴奇才

○○風潭精舍月夜偶成　先生山房之號本此

茅屋三間一榻雲此窩真足養吾神不知逐鹿斷蛇事
但見落花啼鳥春石几梅瓶添水活地爐茶鼎煮泉新
古今天地何窮盡愧我其間作散人

挽諫坡居士

諫議村中一布衾幽潛兩字最堪稱揆餘果結來生草
削[illegible]然後夜燈螢案凄涼嘆老鈍蕭章嗚咽動親朋
羨公有子能如此多少英雄叫不應

贈相士葉秋月

麻衣道眼明如月學士神仙帶不來天上貴人若相問
只消三字盡灰爐

江湖穩處　於潛寺僧

此舟無物本來虛萬斛清香只有詩昨夜潮頭高幾丈
老僧睡着不曾知

附山房先生遺文卷之十二

十一世從孫方世德重編

御賜改名勑黃

尚書省牒　九月八日宰執同奉
御筆勑賜進士及第方夢魁可改賜名逢辰仍換給勑
牒　御賞進士方逢辰牒奉
勑宜賜進士及第牒至准勑故牒
淳祐十年九月八日牒

賜聞喜宴詩

肆予臨御九賓興詔策英俊又升書類讜言條入奏
欲乘鼎運進三登攄忠社稷惟名節濟用邦家必器能
豈芭涵濡盛今日勉思德意共欽承

初補承事郎授平江僉判誥

勑賜進士及第方逢辰　朕勑天之命夙夜祗懼茲親
策多士于庭不以正對發明特幾之義深契朕心擢冠
群英僉言惟允授尔京秩贊畫輔藩往欽初命益務培
養能業將於此乎觀可補承事郎特差僉書平江軍節
度判官廳公事替范炳闕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淳祐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除正字誥

勑承事郎方逢辰　朕臨軒親策有以肆策對居第一
敷陳鯁亮群經生學士所不能到非尔乎蕳學本乎理
義氣充乎議論廷唱僉謂朕得晁董流矣試之寶蓋
而喉府振蓬萊道山往正芸閣此我朝待倫魁彝典也
志於事業則官爵不足道宜益培壞望以須之可依前
承事郎特授守秘書省正字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寶祐元年八月一日

除校書郎誥

勑承事郎守秘書省正字方逢辰中興倫魁以九成十
朋爲稱首蓋其立朝有敢言之氣節詞章其次也尔冠
廷唱學有源委士論歸焉晉班冊府慷慨能言凜然有
九成十朋之氣朕甚嘉之就升讎校不將儲養清望他
日館閣言事於爾有望可依前承事郎特授守秘書省
校書郎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寶祐二年四月三日牒

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勑黃

尚書省牒　承事郎守秘書省校書郎方逢辰牒奉
勑宜兼國史實錄院校勘速爲撰述輿服志牒至准勑
故牒
寶祐二年五月　日牒

轉宣教郎誥

勑承事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方逢辰朕順考古道率由舊章聖繼聖明繼明共仰　四宗謨烈之美疑傳疑信傳信尚稽諸儒論譔之功固知放失之多蓋亦顯承之鈌是在武丁之孫子任亦匪輕迺資叔向之春秋言皆有考成功惟允褒律宜優有學有淵源詞均體要老氏藏室紬繹𡧳璧之間晉史策書補藝後與而下卜志鋪張而不詭諸儒褒貶以惟公比及三年可傳百世有晉王度宋徐沈之善無[illegible]荀袁家政駿之陵卓識所資凜著一王之法奏篇既訖聿嚴六閣

之藏論賞詔功陟明有典爰需丹宸之渥申錫文石之階懋鴻烈而章緝熙既稽發揮之力率純德以勵忠孝尚堅報稱之心可特授宣教郎依前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除秘書郎誥

勑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方逢辰漢之藏書天祿東觀命馬融劉向為郎至唐則掌四部圖籍有三人焉非第一流由科第選爾以經術之淵源負倫魁之聲望既裙冊府校讎甚優秉筆史筵討論靡倦爰命進典中秘以倡斯文異時玉堂承明皆權與乎此可依前奉議郎特授秘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寶祐三年二月十六日

兼莊文府教授勅黃

尚書省牒　奉議郎秘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方逢辰牒奉　勑宜兼莊文府教授牒至准勑

寶祐三年十一月　日牒

除著作郎誥

勑朝奉郎方逢辰等承明金馬漢家著作之所也紬千古書公萬世筆非學通源與文貫縱橫不足與茲選爾

逢辰昕拜魁儒作持塵爾坦螢水飛英武務寵於淵閎武翱翔於藻府或淹恤於州縣皆一時清望也茲命逢辰為郎於著庭而以持塵坦佐之以共掌東觀陽秋之重朕之遴選甚不輕也昔劉子元謂史有三長爾三人者何愧乎朕於是知汗青之有日也勉哉可依前件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元年正月十八日下

差知瑞州勑

尚書省牒　朝奉郎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方逢辰牒奉

勑江東權知瑞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城趙若柔不

赴闕仍借紫候廻日却依舊服色牒至准勅
景定三年八月　日牒
除尚右郎誥
勅朝請郎方某　本朝除郎之路雖廣其要有三曰館
閣曰寺監丞曰監司郡守近自乾淳以來卽非監司郡
守不可得雖然豈所以待倫魁者乎爾以清文奧學崇
論竑議對策大庭朕嘗親擢以冠多士入儀班著夙稔
直聲行已非磷緇立朝有本末朕未嘗不懷其賢也夫
把郡麾又淹家食起之槃澗俾佐銓衡於是得一佳吏
部矣秉齊以俟朱紱方來可依前朝請郎行尚書吏

部員外郎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五年九月十日
除司封郎誥
勅朝奉大夫方逢辰記有云好賢如緇衣以其改爲改
造不替夫善善之初心也爾逢辰　先朝倫魁植學有
淵源立朝有本末氣節端亮議論激昂疊畀州麾屢造
省戶雖有學南之嘆彌堅拱北之忱爰以勳曹致汝班
列是詩人之意也肆卿嘉肅尚有顯序可依前朝奉大
夫特授行尚書司封員外郎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咸淳元年六月十五日

轉朝散大夫誥
勅朝奉大夫新除司封郎官方逢辰等生民立君旣尊
召於大寶惟辟作福斯溥錫於洪恩兹予一人踐祚之
初亦爾群臣委質之始粤從京秩逓進華階臣事君以
忠宜勤厥職官量能而授嗣選爵勞方逢辰可特授朝
散大夫行尚書司封郎官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咸淳元年六月　日下
兼國史院編脩官勅
尚書省牒　朝散大夫新除司封郎官方某牒奉
勅宜兼國史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牒至准勅故牒

咸淳元年八月　日牒
除秘書少監誥
勅朝請大夫行尚書司封員外郎兼直舍人院兼國史
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方逢辰　朕祗若　先朝裒廸
鉅典宏開史局旣畀領以重臣分判書林宜精來於麾
僞不種績甚懋植立不凡正學以首見嗣洋洋之對嘉
猷則告屢多諤諤之風頃即前行用討洋史遂承聯於
六仲仍兼宗於三長甚宜厥官式敘尔位肆上帝群玉
之府俾貳其間廢我宋一經之傳襲亦可待可依前朝
請大夫特授守秘書少監兼直舍人院兼國史院編脩

官實錄院檢討官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咸淳二年六月五日

除秘撰江東提刑誥

中秘藏四部書班高論譔外臺奉三尺法職重澄清式表儒猷以華使指朝請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方逢辰卓爾不群之意氣裒然爲首之科名鳳翣批綸見稱占授之敏螭頭載筆方儀直前之猷胡進之難其歸也浩朕惟人才培埴之匪易事功述作之方新□繫譽髦而可家食爰出少府之節俾祥一道之刑把繡斧而臨芝山大江東宜不冤矣冠紳颯而上蓬島□□□□其

遠而副予掄材之心行爾澤物之志可依前朝請大夫特授秘閣脩譔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仍借紫候廻日却依舊服色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咸淳三年二月十七日

轉朝議大夫誥

勑朝請大夫秘閣脩撰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舉河渠公事弓手寨兵方逢辰在　仁宗朝有若韓琦嘗進士第一人也平日循循若不能爲建帥眞定捍驕兵亂琦獨凝然不動麾十卒而戮爲謂儒者不知兵可乎術以　先朝倫魁之彥司臬江東會上饒有肘巾之變乃能援取二十布之州縣密伺姦謀以俟機會卒致草薙而禽獮之可謂儒效章章矣論功行賞爰進一階徂躋六品之榮以爲元士之勸可特授朝議大夫依前秘閣脩撰差遣如故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咸淳四年六月十三日

陞集英殿脩譔誥

勑朝議大夫秘閣脩撰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方逢辰淳熙閒部使者有能究心獄事多所平反及我孝祖嘉之進

秩一等又陞閣職爾以魁彥通才司臬江左亦既逾年究殄寃頑不動聲色頃嘗賞以元士之階茲復華以論撰之職有功而既見知矣其祗朕命益遠乃猷可依前朝議大夫特陞集英殿脩撰依舊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仍借紫候廻日却依舊服色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咸淳四年七月十四日

除江西運使誥

勑朝議大夫集英殿脩撰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弓手寨兵方逢辰儒者中約施悍無

所不適刑獄錢穀事殊理一蓋知所以愛惜民命必知所以培養民力也爾 先朝倫魁之望初政倚柱之賢道祥刑風采殊振玆改畀以 將之寄自東徂西蓋取諸近義于隰之駟以活涸轍之鮒則予汝嘉可依前朝議大夫集英殿脩撰特授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本路勸農使仍借紫候廻日却依舊服色奉初如

右牒到奉行

咸淳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附蛟峰先生外集卷之十二

附蛟峰先生外集卷之十三

十一世從孫方世德重編

贈蛟峰先生易登雲新扁記　岳元帥

將先祖會書盟於馬岩聚星樓淳祐戊申易登雲新扁明年鄉闈先祖果登首選又明年廷唱爲進士第一人斯文信有徵矣

淳祐戊申鄉之寓公秀士方夢魁輩將以二月乙卯易登雲新扁揭於聚星樓前蓬萊山人諗於衆曰是扁之設丹添其字余璧其書巍巍煌煌炳星疊日揭之通衢十手爭指十目爭視文則文矣實安在乎簪紳峨如劍佩鏘如牲牢既具鼓吹畢陳斯名之揭斯識之符津津喜色已溢眉睫文則文矣實安在乎文者末也實者本也寧使實過於文無使文浮於實虛其實而求誇於文諸君之自期者可謂誕矣略其文而求工於實諸君之自勉者可不力與聖天子賓賢之詔不期月而頒好事通人瞬目過耳堂堂之陣整整之旗空拳可以冒白刃乎短兵可以接勍敵乎日月却從閒裏過功名不向懶中來此十四字座右銘也諸君生長儒鄉登巍科醒膴仕前後輩出衣鉢相傳源流有自加以同力合志譬乎俊秀者英先達凜然典刑可以激昂後習勉勵新功

相率以爲善相資以爲益奮凌雲之志蔚如雲之文發
筆雲之手遂登雲之願使實足以副其文則今日之揭
斯扁也未爲無助與時之覩斯扁也大爲有光若其人
自爲師家自爲學專門獨擅面墻株守無奮恥之心狃
懷居之習坐失事功虛擲歲月三年過矣又復三年徒
新登雲之扁覩登雲之兆文不副實非特爲諸君之羞
抑亦爲是扁之羞矧今大魁黃君亟唱斯廷首破天荒
地相邇也居相邇也諸君之相與友也諸君之相與會
文者也予何人也時至氣應行當放出一頭地要在勉
之而已予將洗目以觀盛事

賀峽峯先生及第書　方雲峯

甚㥛時白蘋風勁黃菊露鮮恭惟崇官徜徉　帝里領
袖神仙寄厚協扶台候動止萬福某學日夏新躬造凝
厯擴展賀恍過蹙尊府肅入待以服膺老成之論喚醒
久矣君子之思春風滿面秋水照人黃鍾律呂之韻入
耳著心塵埃爲之退却三舍銘鏤肺肝又在亘觴殷懃
外也臨行而飛騎回轅雖得晷仲慶悰榮若永鴻去飛
適相遇於江湖之渚躔復東西有言莫罄不滿至今自
是判別現儀偃指瑞更玉換杓明岳峻徒厲清夢渠久
仰執事負湛盧之器蘊相如之學文光百丈筆力千鈞

摛髭一第固其餘事然而以壯懷而援魏科躋膴仕榮
雙親雄一族實所望見況執事進黃君之地位破巖瀨
之天荒吾邦增重士類生輝雖牧圉厮養亦且踴躍不
禁則九閭志螢窗攻心雪案者當何如其鼓舞耶若茲
盛事殆未可以尋常慶語形容也繼今以往驚騎下乘
撲㮣小才亦將淬鋒勵刃刮垢磨光願蹈芳躅矣寧肯
弃心暴棄耶如渠者蘭宮退鷁今年未能竊魁宿之輝
以同姓作同年良亦歆恨然大事業固不敢起倖覬心
或者以華家嗔義在前恐可分光借潤追逐遐軌高明
謂何哉惟執事鑑今日名魁　四海恩寵　九重大可喜

而可賀而愚心所期直欲爲　國家梁棟作蒼生霖雨
歔歆與伊傅齊驅豈以一大狀頭便爲兄足哉敢冀酌
乾之運輔泰之主式玉其躬以需新渥之寵拱俟錦衣
榮還敬敢趍走㦔墉尾賀賓後先此擘牋寄緘以寓賀
私之萬一伏丐台照

謁峽峰先生書　方萬二丈

恭聞士大夫達而在上其德惠之所施功與造化同夫
造化天地也噓之則暖然而爲春萬物以之生吸之則
凄然而爲秋萬物以之成此理出於自然士大夫使然
之功奚其同蓋以眷負四海之望噓吹風雲陶泓雨露

貧賤者可使之無貧賤失所者可使之不失所吉意之所寓恩波之所洽是雖使然之功殆與自然之化同一機緘歟共惟某官受間氣以應昌期以歐陽子之文章收王文正之科第明料如包孝肅而寬大過之鎮靜如韓忠獻而學問有餘受知兩朝道山蓬閬藥階薇省未幾而分符未幾而荷橐共忝大鈞建大策垂紳正笏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行將見之是當令饑者之求食寒者之求衣不遂者之求得皆有望於明公之造化矧如某者寧獨無心於此某碌碌無似年不後人才不先人誤蒙以鑑軒溪堂之澤俾納交於肇

硯窮通異命矣而軫念之不忘雲泥殊勢矣而予深之猶故非三世夙緣不尒也慨先人早世母氏繼亡三妹一弟笄者嫁冠者娶叢責於一身安居萬山欲耕無田所資者泛舟之役欲蚕無桑所織者貿絲之將雲窓寒案之習又不能與商賈相尒汝所以孔方常下絕交書也吳門別業撤載阻於江禁之嚴顆粒無從水旱相仍強幹乘之反食主肉之窮得不償失未免俾之易姓以無源之水而事灌溉以不根之木而取花實群疑滿腹衆難戢胷所以不二十年家徒四壁先人之墓木雖拱而慈氏之櫬未入於九泉風雨霜露每勝其悲弟妹之

債催圍而妻兒之號寒啼飢人不堪其憂可謂宇宙間枯槎敗柳陽春誕布生意不相干預吁造化吾固無望於天地同造化之造化豈無望於名碩耶周公瑾指廩魯肅得以濟其飢范忠宣捐麥其友得以葬其親某也固不能無所求求則於是執事以大魁發穎仕江浙東西虎節龍符或文昌之舊殘膏賸馥賞於十部從事者俾某袖之以曳長裾焉猶花萼輝錦春准彼必襲連城之寶為榮華矣如是雖不指廩指之者無非公瑾之廩雖不捐麥捐之者無非忠宣之麥生者感之死者亦感之矣抑又聞之士之已達不忘交好之窮謂之仁士

之未達能求友好之責謂之義仁者予其所當予而能周其急仁莫大焉義者求其所可求而不徇其進義莫大焉某之所謂其亦庶幾於仁義有乎千冒崇嚴不寒而慄

賀蛟峯先生復秘書署摘句

漢儒家緒晉陟道山天下第一人宜獨秉蘭臺之筆狀元為宰相即並調梅鼎之司

賀蛟峯先生提刑江東書　　文天祥

某當公在螭坳時嘗奉一紙書于閤下書上未幾而公歸蛟峯矣譬諸草木臭味實同瞻望雲山臨風切切某

兹者恭審升撰、秘丘宣威、貞指西臺、與政蓋嘗譏詔濱之文、東路洗冤、亦以行濂溪之志、六絲初駕、一佛僅傳。共惟某官、色正而芒寒、揚休而山立、言語妙天下、材稱一代之奇、出處重本朝、望在諸公之右、自夾侍玉皇香案等而上之、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國家重、更迭之制江湖一節、煩公驅馳、式敬由獄、以長我王國、公所學在此、歸哉歸哉、中詔在道、某山林之下、靜觀世故、其於君子進退、安得不致其惓惓、芝山父老、迎擁坐船、以特考之可矣、輞馳一介、自附于門下、燕雀江水東西、心期天遠、臨紙欲飛。

上蛟峯先生書　僧無文

比禀遜役、為慈親請田事、見實堂、又留兩日、乃絕江省洪氏女兄桃花峯下、倚桐玉溪柳塘間、三月初方還鄉、錄車促覲、獲見近詔正人登庸、固可為天下國家賀、然驟失賢父母、又極為西民惜也、度闕紫氣已行役、豈山川鬼神陰留潛毛、以遂斯民所大欲耶、某伏奉公移、以上藍鈇住持事、俾衆所知、敢不循名考實、以求無負侍郎張主之意、然有所謂明老者、聊領穢湖於大壞極獘之時、百廢具興、內和外悅、惟恐其不留、而翩然引去、寺僧申邑、邑申臺、此侍郎會出公帖留之矣、明老去意不可奪、乾其申懇乃已、今之為住山者、多彌縫鑽刺、深根固帶、惟恐不盡其術、若僧若俗、又惟恐去之不速、於此可以觀明老人品矣、侍郎求僧於數百里之外、其以安人應舉、不獨有愧侍郎、亦愧此心也、茫茫眼底、求一可人如某意者、不可得、而令侍郎兩眼空一世乎、此所以舍明老外、不復他舉也。

淳民以横斂上蛟峰先生書

此書長老言、先祖既得書、手封送州縣官曰、亟改亟改、不改且聞奏矣、州縣官大懼、蠲政盡去、民如解倒懸也、書具載家乘、今用附卷末、以彰先祖之德、且使省民社者見之、亦得以自警而平其政、庶幾先祖之仁心不獨行於當時云。

淳安縣士民董有莫等、謹百拜裁書獻于　國史中書右史侍講吏部侍郎先生廊前、某等嘗聞先正范文正公居母夫人憂、日上宰相書及民間利害萬餘言、仰見先正以天下為心、以生民為念、初不以大憂戚而暫忘也、某等今有利害迫於己、庸敢合辭以請、惟先生其聽之、某等生為嚴民、同飲嚴水、嚴之為邑有六、田之少者惟淳為最、千畝之戶不滿十、百畝之戶不滿千、豐年樂歲、民猶不足、加以連年水旱、夏秋之間、粒米珠怪搖草

茹根苟活殘喘雖中上之戶亦趍而下矣遑暇之策不
可以風吾德之謚豈堪再汗斯民一線生意撫摩而愛
護之猶恐旦暮之不保何况椎其肌而剝其髓乎洪惟
我　朝培植至仁以生民爲　國脉
聖天子紹休　聖緖以忠厚爲家法令戶部遍牒諸路
苗米不許過數增收高折價錢許人越訴多出牓文此
八月十八日之　聖旨也頒閫州縣於百姓不甚加意
夏稅秋苗取之無藝此八月十九日之　玉音也所有
被害民戶仰外經監司內經臺部越訴根究得實官吏
一體坐罪此九月初五日之　聖旨也元老恭謹　聖

訓則有預期而催數倍折價之憂以爲
聖天子加念元元祈天永命無易於此羣臣上體
玉音則有愛惜民力重催疊擾之奏且欲令郡貳長殿
最吏奸上而　聖君賢相問荅之際切下而廷紳百執
事章奏之敷陳其爲民生慮者無所不用其至承流宣
化正有望於近民之官也　天錫吾邦得賢守令爲民
父母斯民舉手加額以謂郡龔黃而邑卓魯欣欣然而
有更生之望有如王賦供輸前此州縣之號令一頒雖
窮崖深谷之民亦奔走奉命之不暇孰敢有越厥志今
也吾民之視守令如父母而守令不以赤子待吾民非

惟不以赤子待之且以非類待之矣申請府由挾勢作
威乃欲置之於湯火中銀牌之大如門悍吏之虓如虎
一邑震駭神散魂飛千百年古淳之民未嘗罹此虐焰
也家之老稚相視而泣大則有家破之憂小則有瘦死
之患號啼之聲上徹青冥國家之所恃以爲命脉者乃
欲一旦而斫削之仁人君子不忍聞之况見之也作俑
之吏方且揚揚然以爲我能爲官辦財賦我能爲官作
威福刻薄之政肆行撫字之仁何在縣吏則曰我即知
縣也府吏則曰我即知府也十四鄕之貴富巨室我能
拜之而制之十四鄕之下戶細民我可生之而殺之彼

爲小吏弊例捷出已納之稅一疋則有六貫之陪已輸
之苗一石則有五關之貼以至上供折帛又有三貫重
納之折絲綿每兩則交稱二十錢重豈文思院有是秤
也而又有所謂頭脚者焉苗米每石則折納六十貫豈
豐稔歲猶有是價也而又有所謂縻費者焉以至禾稅
畸零每尺例有一貫之取則又有脚錢鈔錢者焉
聖天子有苗稅取民無藝之憂令州縣則取之過昔矣
聖天子有秋苗高折價錢之慮令州縣則益之倍蓰矣
平章有恭敬聖訓之心州縣則若不知之憲諫有遵體
玉音之奏州縣則若罔聞之一有上司催科之牓則宜

之揚之以揭通衢之墻壁惟恐其不張皇一有 聖恩
寬民之旨則秘之密之以塗時人之耳目惟恐其有見
聞甚至前政預借之關必不用今來趲借之令必欲行
問之于吏則曰前政之行不可用也問之於官則曰前
政之借不可理也知縣方欲有循理之旨而專蜀之官
吏乃從而籍其口知縣方欲動宛轉之筆而專蜀之官
吏又從而掣其肘曾不思前日之借旣以爲非則今日
之借亦未爲是前日之關狀不可用之於今日則今日
之鈔書亦不可用之於後日也誠如是則民間預納之
錢遽欲使之平白泯沒於官理耶法耶故鄉民爲之語

曰去年預借官不疑今年典賣重納官今年趲借急如
火明年饑寒如何過况夫每年以來縣無正籍止憑府
吏隨時標準暗瑣批鑿影射鄉民今日之足鈔未必不
爲他日之具文也始也專蜀官吏之來西風颼颼黃葉
悲秋今也專蜀官吏之去四知不畏暮夜行舟押明月
歟抑膏血歟將盡歸於公朝之府庫歟抑歸於私家之
囊橐歟人見其空篋而來滿載而往婦子伺門僮僕擁
迎私相告語喜色津津是雖一家之幸爲可喜不知一
邑之哭不忍聞也嗚呼蝮蛇之毒暫歇虎狼之惡又來
一邑元氣銷鑠殆盡龜皮鶴股豈堪頻刮而頻割耶但

閭道路之間攢眉而語曰前官去時削盡脂膏後官來
時剝盡地皮一邑之民罹此荼毒抱此寃抑欲以懇辭
正理嗚於縣官而縣官不之受欲以此情此意白於郡
使而州縣相爲表裏蔽情小民豈能回郡侯之聽也於
是相與語曰吾邦有先達之尊以堯舜君民爲己任行
將霖雨天下豈不能洒一滴以活吾邑之涸鮒乎某等
今有哀痛一書陳于百里欲乞鈞慈轉而致之琴堂以
回一邑之生意先生今之文正也必能以文正之心爲
心垂情父母之邦上爲 國家壽元氣下爲斯民續命
脉達之州縣可也申于省部可也聞于 朝廷可也庶

使九重之仁無壅斯民之寃有猾吏奸可絕橫政可寬
預借可免而前官之關狀可開矣一邑幸甚惟先生其
嘉聽之

訪蛟峯山房二先生猶書 紫陽方虛谷

朝覲石峽峽中谷。峯宿風潭潭上風。

石峽蛟峯所居風潭山房所居

石峽書院賦 紫陽方虛谷

歷故郭之遺墟兮沂桐江而西上百灘跳以湍駛兮萬
峯閱其淸瑰挹爽碧以濯纓兮睨空青而倚瓊繼還淳
之古邑兮劉欽封之東壤昔固嘗郡於斯兮猶民稠而

土膚子家於紫陽之下兮濫此邦之東長雖視之若桑
梓兮慨曾徵於善狀七閱歲而不歸兮驅童顚而橋項
類多士之微倖兮邁砥途之坦蕩循阡陌以勸耕兮嘉
農畔之洞讓儒深衣與大帶兮勞予行之軼掌曰肄業
於精廬兮新石峽之礎礩領袖者予同宗兮又同登於
龍榜贊經綸其未竟兮聊私淑乎吾黨廢吾宗之嬋媛
兮扣古初而遐想古雷氏之嬉軒后兮旨得姓之攸始
至姬周而昌大兮叔佐宣而善撕參召南之雅什兮詠
其猷之克壯伯才之師子春兮紐山水之幽罤嬋兩都
之允卿兮学君實而名實矜娟姪以勠新兮有平陵之

相望成敗之不可以論人兮亦一時之倜儻倚宜應之
仙翁兮知駕鶴其焉往嘆異代之陵寢兮孰不悽迷於
烟華彼金挽出人間兮此獨巋然而無恙群雲仍之替
緩兮謹歲時而來享隱鹽原者曰于兮守雉山者曰晃
一則保土宇以綏靖一則擢詩名而而尚皆賢良之苗
裔兮匪郡乘之私獎予君玉之好倫兮皷斯文而爲倡
昆季儼其連璧兮邁坡潁之超放出寸雲以爲霖兮寧
逞處而孫抗肯斯堂於傍近兮奉聖賢之遺像聚學徒
而莅止兮咸攝齊於函丈俾掃松而釋菜兮契予衷之
歆仰據鹿洞之故實兮謂升堂而授講嗟予學之久荒

兮歎弄斤於般匠拾朱子之糟粕兮切有聞於畤耆倩
之歎貴乎自然兮性之静在乎存養未發固無所偏倚
兮發則欲其各有似當致知以進其識兮居敬以除其
妄如鳥翼之必雙兮如車輪之必兩日用飲食無非道
兮勿馳情之怳惚一念不念之間兮分聖狂之克罔噫
近世之不古兮冒名場之罝網科擧之壞人心兮競區
區之得喪厲夜生子而取火兮切嘗視以無訴以干祿
爲始教兮將終身其奚伏天或者悪其然兮斯華弊而
矯枉無所爲而爲學兮眞儒庶其可訪鼻乃心於希聖
兮樂厥躬於陋巷顔曾固何必仕兮勝齊魯之卿相或

塈居而授書兮或野芸而植杖君予梓泰以潤身兮小
人給夫一餉化銛鋒而牛犢兮息歸甯之鶺鴒春幽酒
以介眉壽兮豈太平之無象要更微而拂子蛻兮言及
茲而泚顙予固將引而去之兮疇　卜鄉於思曠岸辛
巳孟夏十有七日

壽蛟峰先生七旬　九月二十九日　邵清溪

元祐人無幾對西風從頭僂指寒匕誰是劫火灰中眞
鐵漢老子一人而已邪勳業撇天搊地司馬不留諸老
去奈乾坤顚倒成兒戲天下事竟如此　小春明日
浮梅龍到如今平頭七十依然弧矢且把六經書盡註

更占峽山深處又管甚世間風雨稱壽一觴公須飲道
此心千載斯文寄康濟外總餘事　右調賀新郎

又　方逢振

峽山秋曉峭蒼寒黃菊拒霜時候服底頹垓千萬態看盡雲輪白首宇宙做盆天公見戲人事猶匆徇此翁七十精神只麼如舊　須信待足何時不如人意時事十常居九到得聖賢無奈處天亦不能管勾司馬自傷伯寮自怨於我乎何有興兆生起借棒千歲爲壽

右調念奴嬌

賀蛟峯先生入宅詩　何夢桂

宮貴朱門盖里閭先生斷石此山居一區自足子雲宅三徑何妨靖節廬萬壑風雲生几席四山花木入庭除乾淳豈少高官爵自是寒泉要著書

賀蛟峯先生得孫　方山房

翁年六十九大郎纔得孫五行不孤亢停當乾與坤於焉觀於穆孝悌天已根賢愚一任汝鞠育推予恩我觀人祖心恨不見曾元曾元日以遠多至昧厥源惟有荷山家鎮弟坡爲昆廣圖掛高堂幼幼而尊尊代昌賢才出根碩枝葉煩顧是我家兒庶幾大吾門

蛟峯先生外集卷之十三

蛟峯先生外集卷之十四

十一世從孫方世德重編

祭蛟峯先生文　何夢桂

天生哲人千載一期固有負經綸天下之志乃至齎於數而不得以竟其所施當其時而不達不惟人不得以致其力雖天亦不能違曰古大聖大賢與夫一世之豪傑不得志以死者何限而卒不得以掩夫時惟公聲名在天下功業在方冊而其著大發宏瀟深流浴識者方望其福澤之被天下使匹夫匹婦之不餘遺至有不得以盡如其意者時耶命耶吾不得而知十數年來每一

進見但見其憂憂戚戚扼腕而撫膺窮達仕止惟義惟命公豈爲一身區區者之私故其語及民事則爲之太息而歔欷畏天命悲人窮固聖賢之責而民之痒疴疾痛公忍視之藐焉爲手足之痿痺然力不能扶則已何爲自鞠自苦以至於斯又况世之所謂孤臣者其慮患之深而操心之危蹶折其足而負檻摸杖泰山之頹其忽而君子此心固非衆人之所能識而其事則亦知與不知者之所深悲民失所怙士失所師九原不作其將誰歸嗚呼天地無窮事會無極愚以是悲吾道之孤奇蓋棺事定公全歸而無愧固未知後死者之何居百里

絜酒一束生芻公鑒此心尚其來思

又　　　　　鄭古香

想盥膺之令翁叔兮瞻蓋壤之悠々悵鳳衰而麟踣兮獨
林莽爲荒丘軻之死蹇無傳兮鄒鄉嶧其予愁木壞梧
々而收聲兮說鈴鐸起千五百載之冢々兮微程朱其
誰與儼雙峽之撐空兮紫陽是似陸掾象之狂瀾兮江
漢滔々彼瞿聃之誕幻兮况得倖乎門墻僞熙名之照
彼青兮危吾知其粃糠忽天跳而地蹐兮呼蒼梧其何
許祀吳桑之甲子兮歲冉々其云暮痛蘋薹之辛苦兮
詎抑鬱其誰語使意甫不至爲雍兮夫惟斯文之故呼

嘘乎泰山之巖々兮橫目具瞻虎豹倏而逝兮狐狸狷
其晝潛將生人之無祿兮胥爲愚黯將往聖之無神兮
委鈞髮之綿延不然何奪吾之家鉅兮遽歸於天剝蒸
石之象纍纍兮青黃乎溝斷豈徒哭吾之私兮切衕悲
此文獻凝蕉荔以爲羞兮橫流爲之滂淡晞主樓之間
寂兮吾將從夫南陽之阡

又

嗚呼大賢之生動靜太極執道而出如陽之開將行物
生鳳飛霆擊捲道而入如陰之翕玉韞珠沉韜收潛息
故其進而道不爲之張退而道不爲之否嗚呼我公正
學濂伊儒精奎璧元祐全人三代遺直雉麓西躋龍峯
東举嗟々惣々瓌瑰毓德公生則宅龍峯之阿死則扰
雉麓之窟是吾淳數百年之間氣鍾於公在大化中猶
旦夕也雖然載道有書死而不亡紀實有銘遠而彌光
素車彭々白旆央々江流嗚咽山氣滄凉生芻薄奠甸
于道傍哲人已矣絜酒其滂

又

耆舊淪謝兮日益以稀嵬若先生兮蒼々而不愸遺文
昌夜隕兮星斗黯其無輝峽雲慘淡兮空護藏山之遺
書世之有識兮舉聞訃而悼惜矧丈席之日親兮曷不

攬涕而嗟咨慨先生之立朝兮獻納曾不依違叱折姦
邪於始萌兮識爲國之蓍龜履節煌々於外兮厥聞四
馳士誅歸於号風兮驂騎卒震慴乎霆威蒼生顒々
其霖雨兮倏陵谷之改移數有不可必兮不得以盡其
才之所欲爲謂科目不足榮兮隨晁董於千載謂富貴
不足誇兮退然陋巷簞瓢之癯儒謂正學當續兮出考
亭上遡乎濂洛謂古必有艷兮所以造就族黨之與比
間鐸聲一振兮救人心於已死著書立言兮庶幾來世
之永貽深衣幅巾兮可優游以忘世不睹々以爲絜兮
不混々而詭隨嗚呼先生聲名蓋世兮功業未究厥施

文章黼黻乎皇猷兮問學卓爲世師心耿匕其憂世兮
雖易簀而猶未已惟節以終其身兮而今而後得全以
歸嗚呼人孰無死兮先生之死夫何儆而山頹木壞兮
實爲斯文而痛悲

故侍讀尚書方公墓誌銘

前資政殿學士文及翁撰
前進士及第何夢桂書并篆蓋

公諱逢辰字君錫其先河南人遠祖紘官吳中避新室
亂因家于丹陽郡歙之東鄉今淳安縣是也孫儲漢和
帝時賢良方正對策第一仕至太常洛陽令無侯忤竇

憲棄官去或見其皓鶴自隨呼爲仙翁遠孫曰上貴府
君曆傳昭時隱德弗仕教授鄉里其徒號曰靜樂先生
越十一世生叅謀公力學篤行記問該博鄉人尊敬之
號耐軒先生子三人公其長也公天禀卓絶自幼刻苦
務學夜誦徹旦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而會歸于周
程朱子之學其所爲文家傳人誦士林蒙以魁彥期之
淳祐九年己酉鄉舉以麐魁名預晉選明年中省試第
一等　理宗臨軒策士以公所荅敷陳鯁亮擢爲進士
第一御筆改今名昭異渥也公感激上恩方在期榮所
聞二冢冠忤宰相鄭清之相繼去國善類搖動適遇雷

變遂扣閽上書其畧曰伏覩御筆以雷發非時避殿減
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天下怪之中外傳聞以廟
堂爲監謗之宰所貴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
君嗣未定大臣不能贊之土木方新大臣不能諍之貨
臣聚歛大臣不能禁之敵國佯遁大臣無以備之顛而
不扶危而不持則且臣而已矣聞大臣屢疏丐閒而未
可其請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乃所以爲大臣甚天
下之議非所以愛之也疏奏上優容之初補承事郎僉
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公涖事勤恪提刑潘公以
臬事咨決知其遠到深器之吳中有和靖書堂辟請公

領學事初講太極將圖說分作五節發明濂洛道與實
祐元年甲寅以秘書省正字召入時海州喪師淮閫以
捷聞物論沸騰公扣閽上書有曰伏覩御筆以海州之
捷降詔獎諭道路疑之得以謗　陛下以曲行賞矣海
州之敗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而帥臣抗章來辯徒以一
去恐　朝廷直欲以敗爲勝道路傳播莫不羞之今曲
徇其請又詔獎諭豈　陛下不知而受其欺耶彼國忠
之欺其君爲固寵也天下國家之安危彼不恤也今宮
貴操柄　陛下自有而自欺欲何爲耶爲　陛下謀者
何不降詔以督勵之曰　朝廷好官爵汝爲之天下大

富貴汝享之今四郊多壘汝欲以敵遺君父將安之乎
此詔一下欲戰於言去臣不信也陽城有言脫以延齡
爲相臣必取白麻壞之學士院果降此詔則祖宗三百
年涵養縉紳中豈無陽城乎臣甚爲天下國家羞輒竊
哭流涕言之臣願 陛下急收回御筆猶可解萬世之
議揜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議未暇恤則四隣笑我何
以立國乎公此疏爲制閫賈似道發也二年乙卯春除
校書郎時 上總攬權綱威福有竊弄者 儲君尚幼
公懷隱憂上疏有曰當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覬蚜蠕
之據甫節之敵々難度其心乎勃之屹々當備其役又

曰天下有貧州郡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邸第
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緇黃之窟宅不
貧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至於挾小才以濟大貪者於
陛下之近親有依憑焉於 陛下之宮中有承受焉於
陛下之左右有游譽焉專以伺 陛下之好惡喜怒以
媒其身 陛下得之於左右之游揚者曰某人能也某
人廉也然後出自 聖斷而用之或畀以麾或授以節
曰吾曰除吏也而不知西園之諧價固有從旁而竊威
福者矣又曰京師國家之根本王畿四方之命脈此天
下所恃以爲國者京有尹畿有漕所以使培護根本愛

養命脈也豈願其撥本根戕命脈以便吾之私哉邇年
之爲是官者失其設官之本意不過爲閹孺輩一大承
受耳無名宣頭真僞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稽親密之
地惟恐淩潤之易行嚴邃如天誰敢執拗以取禍仇士
良之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暇々必觀書見儒生又
納諫智深慮遠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莫若以財貨聲
色蠱其心使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
曹邉々汲々爲 陛下經度前之桀撓未休後之丹艧
又起 陛下方以其小心辦事動適吾志而不知此正
仇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於應奉之不給帑庫赤立

如吾齏粥此之由萬一幾甸之內有一旦警急不知
陛下何所趨辯何所倚仗乎是可不急救兩司之貧乎
如將救之願斷自今日止營繕省宣索刻剎兩司不急
應辦之窠名悉停罷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倒者悉閣
之掃除窟穴先自此始然後可以責兩司之培護根本
愛養命脈以爲緩急之備也三年丙辰夏上疏有曰善
處急者不以急而震天下亦不以暇而愚天下夫天下
之勢固不可以激尤不可以媮勢急矣吾又示之以急
則失之激故不容不暇以壓之所謂暇豈真暇哉當爲
皇々之急不當爲悠々之媮然後可以暴白於天下曰

吾所以示不遑之暇者非愚天下也不敢震天下也古之謀人國於江左有爲之者矣莫審於淮淝而談笑於奕棋莫迫於新亭而從容於就席此之謂不以急而震天下外示談笑內必有以神其指授之畧而收霹雷破柱之功陽示從容陰必有伐以其發後之謀而折其飄風怪雨之勢此之謂不以暇而愚天下夫安則曰安危則曰危迫則曰迫紓則曰紓何爲翕張闔闢哉世變曰激天下之事不可以直遂故處急則必以暇處暇則必以急不然吾能爲吾人之急則天下之憂端未艾也又曰天下者使吾有以自謀可也不可以隣國之存亡爲

安危使吾有以自備可也不可以敵國之緩急爲喜懼以隣之存亡爲安危則病於依以敵之緩急爲喜懼則病於制善爲謀者不依人善爲備者不制於人苟不以我之未及謀未及備者爲第一義而遽以彼之存者爲安緩者爲喜萬一隣敵陽示安撫以紿我而假敵以道隣可噬乎胡不赫然一怒移其揣摩他人者而自謀自備乎進退伸縮無不由我固不必以隣國之存亡敵國之緩急也時閹宦導上土木湖山工役大興公疏又云今與敵對壘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之所繫者金城湯壍我之所恃者土地血肉耕之所

者奪我之地爲之我之所繫者奪民之地爲之又極言備邊之事以必爭之規模而奪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而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大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猶有一線河也今乃涉河而築浮光七乃吾戶內若其屯於斯耕於斯生聚教訓於斯則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矣雖堅城閉壁而坐爲禁制不得動矣爲吾之計當勉諭淮閫盡力以爭浮光毋使彼得以久其耕而牢其巢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萬一樊襄不牢彼反奪而巢之則江陵孤注尚足恃哉爲吾之計當擇荊之猛將責之以必

死之規模守樊襄則北可拒光化而南可以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決當在此而不在彼矣公此疏真救國之活劑也柰何不見聽用以至於亡人邪天邪時內豎縱橫日以滋熾御史洪天錫劾之不行而去公即移書宰相勉其行申署嘉之事又抗疏援膏上肓下二豎爲喻曰臺臣劾二豎欲爲國家早去腐鬼非有膏上肓下之難也而　陛下不行其言豈　陛下自愛其國反不如愛二豎之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閹豎掌握罪大惡極　朝廷不能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

爭之不勝并州之將操戈而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河中之師移兵以攘之又曰小人之在君側其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内者蓋有所憚於外若外不足憚則此曹無忌憚之心生無忌憚之心生則無君之惡動矣言極激烈上不悅公遂稱疾求去是時丁大全以臺長用事欲鈎致諸賢公見幾而作爲告徑行丞相董公槐勸公不必遠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董果罷斥四年丁巳除著作左郎臺論以公不合擅出關寢新命訥齋程公元鳳拜相首以公薦上曰姑與外補未幾除知寧國府臺臣以交游學舍論罷公自

乙卯棄官歸杜門卻掃潛心於易召之不赴開慶元年己未大全罷逐相位無肯當者内地洶洶上以海聞樞起履齋吳公潛踰月入相收召善類以著作郎召明年權尚左郎官是時丁黨雖黜六賊尚存國博徐庚金等相繼上書乞誅六賊以謝天下時上外迫邊警内斂六賊宣諭吳相不當汲引庚金等議論紛紜具相揚前抗疏其畧有曰強敵入我堂奧奸黨猶在袵席外寇紛紛蓋爲社稷　陛下若以正人不當收召則是君子不足恃六經不足信而孔孟之道可廢萬一宗社傾搖恐天下後世書之曰亡國自臣潛作相始上爲之斂容條由此開先是鄂渚危急似道提師江陵密奏欲請下流兵權　上以問宰相潛奏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　不從徑以下流兵權併聽似道節制時上與賈密往復外廷不得預聞以宰相不知邊報爲潛罪夜半片紙忽從中出吳潛除職與郡中外愕愕謂必有後命公上疏畧曰臣聞聖人之好惡是非與天下爲公不宜與天下立異好惡是非者心也聖人之心本與人同豈有與天下異者然一人雖至眇而九重至尊也萬鈞至重也天下雖至衆實則至微也至賤也以至微至賤之好惡是非而反有時與聖人異焉以常情觀之萬鈞之

重九重之尊豈不能與之立異而自爲好惡是非以與天下角一勝哉而聖人則曰不敢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明目達聰詢謀僉岳進善有旌敢諫有鼓誹謗有木衢室有問總章有訪謀之卿士庶民謀之邦君御事無庚之懇則多方多士之委曲凡一政一事之取舍斷斷焉不敢自決必需民之肯而後爲之聖人豈畏天下而徇之者蓋天下之所同好而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而我獨是之則爲人上者其好惡亦難知矣大抵上易知則下親上難知則下畏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孤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天下之畏己又曰審急

而求之一綫而遺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
縮何以作人任事之氣上問為誰公捧疏數奏言辭懇
惻又奏臣疏不敢直指惟　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
上首肯至再下殿網副縉紳六館莫不傳誦而稱前欵
寇之言外廷無聞知者嗚呼曲江公不留而天寶之亂
起司馬公不存而元祐之治衰正人君子之出處國家
社稷之存亡繫焉公此疏蓋有見於此矣未幾似道入
相臺臣希旨論公罷職徐國博以書來招公開講於婺
之書堂生徒從游者數百人景定辛酉除知婺州林光
世希權臣意以外臺劾罷新命公遂即家剏塾以私淑

其徒踰年而後成尋除知嘉興府以論罷改知瑞州及
考又以論罷去之日一郡如失慈母咸淳元年乙丑
度宗登極以司封郎官召辭不允　上在東宮久聞公
名一見甚喜將大用之除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
討官兼直舍人院上疏乞舉行天聖紹興之詔命朝所
為知縣重其事權當如胡安國之言專以均田稅正版
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訓士卒除盜賊為考課之法
旨從所奏後沮不行尋除秘書少監再除起居舍人三
年丁卯信州軍亂以措置軍糧失宜録事參軍遣其凌
辱亂卒白晝持軍器一城洶懼　上除公秘閣修撰江

東提刑公聞命就道及境或者來言城中近事勸公勿
入城偃旗寢鼓而過公付之一笑到城下即日單騎入
州決獄一城肅然於是密戒能事者館于信州盡得亂
卒姓名密調諸寨銳卒擒其渠魁及其餘黨悉置之法
而叛卒平上褒嘉之詞曰仁宗朝有若韓琦進士第一
人平日儒々達帥真定悍驕挺亂琦獨凝然不動舉十
卒而殲焉謂儒者不知兵可乎爾以倫魁司臬會上饒
有脫巾之變乃能密伺奸謀卒草薙而禽獮之可謂儒
效章々矣公斷獄如神而遣在庭戒吏勿挾持雖田夫
無豎必引至案前曲直其情每事如此行之不倦故一

路無冤民盜賊屏迹公治事少暇必至鄱江書堂與多
士講書延見朋友問政問政堂乃公所建也公以教化
為急務曰教化行則獄訟簡矣撥田養士招集生徒教
人以進學下手處從躬行上起從人倫日用上起悉以
朱子之學推廣之明年除江西轉運副使有獻策於
堂者請以銅錢一當十行之天下似道委公自江西行
之公抗言其不便議遂寢市糴翔湧公發米平糶賑濟
飢民江西民苦和糴之害中朝皆蠲免郡有女妖以左
道惑衆鄰境數州之民千百成群踵門徼福者不絕積
有年矣公杖而流之由是遂息治事之暇必至東湖宗

濂二書院及府庠與士友講論明辯而篤行之遭厲後
有運池數畝公築屋其上扁曰君子堂取濂溪愛蓮之
意公所至以講學為急務士師其道吏畏其威民懷其
德五年己巳知禮成列爵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除權兵
部侍郎同脩國史實錄院脩撰兼侍讀　上日御經筵
虛心問道公每事啓沃所以格君心者多矣　上眷隆
渥問公讀書聚徒之所奎畫昭回賜名石峽書院賛書
曰近進士[illegible]科文章盛而古意衰鄉以儒碩樹家塾以
程朱之學淑其徒朕甚嘉之七年辛未典貢舉竣事除
吏部侍郎[illegible]毋令人憂去國哀毀至服闋除左侍郎辭

不就賈相國十六年而公尋居十餘年德祐初元除公
荊湖四川宣撫司叅謀官以父命辭遂顓侍湯劑絕意
仕途尋除權戶部尚書改禮部尚書皆不拜是年夏丁
父憂公力疾負土營葬惟恐不及未幾鄉冦不靖焚蕩
官舍民居公居室雖毀而書塾巋然劫火之外避地來
歸命子梁等灑掃文廟脩葺書院廊宇齋序日與生徒
講明脩己治人之道若將終身焉蓋以嗣往聖開來哲
為己任考之年譜公生於嘉定辛巳九月二十九日午
時卒於至元辛卯正月初三日申時遺言以深衣殮不
尚異教晚年隱居之日多著孝經解易外傳尚書傳中

庸大學註釋凡若干卷刊于家塾公平生得力以格物
為窮理之本以篤行為脩己之要故其教人也讀書有
法勸戒有條凡登公之門者皆有用之學厥士風不恢
所至頹靡惟公之鄉黨衣冠如故皆公之力也公性和
而介胸中無物磊落如青天白日天地元氣聚於公之
身渾淪醇厚不見涯涘其接物也不事察〻而自不可
欺人物雅岸聲如洪鍾至老觀書夜分不寐視世之富
貴利達紛華盛麗蔑如也待諸父昆弟子姪悉皆如一
待親戚鄉黨皆盡其情一以至誠及物所以人皆心悅
而誠服也曾祖汝[illegible]贈宣教郎妣任氏祖[illegible]贈朝散郎

妣董氏父銘累封奉直大夫兩淮制置大使司恭議官
妣邵氏封太令人公娶邵氏太令人之姪女也累贈令
人理家處己待族御下皆有法公遂得以專意于學男
子三人長梁前太學率履齋生次棟次森習儒業女子
三人長德純適前脩職郎無為軍無為縣主簿徐敏中
次德恭適前武學貢謀齋內舍生項雄飛幼德虛孫男
二人合孫德孫謙卜以至元癸巳三月二十九日乙酉
安厝於淳安縣南之安溪於虖昔司馬文正公曰吾與
范景仁兄弟也特姓不同尔撫今懷昔豈忍使伐[illegible]之
音容〻亡閟迺按事狀而繫以銘〻曰

衍歟　先朝以儒立國道理最大繼天立極於穆
理皇道久化成觀乎人文理學大明上章攄茂如日
正中九賓臚唱魁首擢公廷策萬言具在國史屹立
朝端凛凛奏疏誹奸指佞責難謂恭堯仁如天難直
亦容靡節所臨仁聲義氣經濟之才公輔之器天步
孔艱歸歟石峽著書滿家經傳史冊馳旌之招循墻
以避臣心惟一帝臨無二我之於公志合道同照明
啓沃相勉報忠公之云亡孰不流涕千里而遙緬示
狀志不泯其實廼纂以銘刻之金石炳若丹青

○蛟峰先生阡表

故宋禮部尚書方公歷仕三朝爲時名臣宋亡晦迹弗
仕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蛟峰先生如隱者焉在　世
祖時旁招遺老以待咨詢詔御史中丞崔彧起公於家
辭疾不赴以高壽終　今天子稽古圖治誕命儒臣刊
定前史以鑒觀其得失而有司莫能奉公事狀以聞竟
不爲立傳書已上而溍與公曾孫道睿適同在史館因
得公言行之詳乃撮其大要而序次之以授道睿俾刻
石爲阡表庸備史之闕文謹按方氏睦之淳安人公曾
祖汝燕贈宣教郎祖謙贈朝散郎父鐐封奉直大夫母
邵氏贈太令人公初名夢魁淳祐十年　理宗臨軒策

士覽公所對敷陳鯁亮親擢爲進士第一賜名逢辰故
公以君錫爲字用例補京官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
公事寶祐元年召爲秘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引疾去官
除著作佐郎未命除知寧國府未上並以言者罷開慶
元年召著作郎兼權尚左郎官尋無何復以言者罷除
知發州以外臺奏寢新命除知嘉興府未上改知瑞州
甫及期亦皆以言者罷咸淳元年召爲司封郎官兼國
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累遷秘書少
監起居舍人三年出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徙江
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五年入權兵部侍郎同脩國史

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讀七年知貢舉竣事除吏部侍郎
丁內憂服闋以侍郎召辭不赴自是不復出德祐元年
除京湖四川宣撫司參謀官權戶部尚書改禮部尚書
俱以父疾辭遂丁外憂此公所閱之官也秘閣脩撰公
職也承事郎轉至中奉大夫公之階也淳安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公之爵也鄭丞相清之秉政御筆以雷變
徹樂減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中外傳聞以爲廟
堂避謗之術及兩察官以忤清之去國公亟扣閽上書
力言之且謂所貴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
嗣未定不能贊之敵國得遁無以備之貪臣聚斂土木

才敍頗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其臣而已聞其妻疏再開
譖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此非所以愛之將公猶在期
集所而未官也上特優容之賈丞相似道制置兩淮海
州侯師更以提閫公上疏言海州之事三尺童子皆能
言之而閫臣以敗爲勝　陛下曲徇其意出御筆令學
士院降詔獎諭之豈不知而受其欺邪抑已知而姑以
撫外觀而自欺耶　陛下急於回御筆以解萬世之
譏而免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譏未暇恤隣敵笑我何
以立國乎公之取怨於似道自此始　理宗在位日久
務從攬權綱政多從中出群憸乘間弄威福之柄公上

疏曰當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睨窺覬之慮甫節之紹
已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會州
縣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郎第南司貧而北司
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緇黃之室宅不貧至於挾小才
以濟大貪者近親有依憑焉宮中有承受焉左右有游
譽焉　陛下以得之左右者出自聖斷而用之曰吾自
除吏也不知有從旁竊威福者矣又曰京有尹幾有漕
所以培護根本變養命脈邇年尹是官者不過爲奄豎
華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莫儞莫詰非特取索隱匿莫
稽佐士良謂天子不可令閒暇者以財貨聲色蠱其心

使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邊邊設
設求適吾意若正士良之策也帥漕所司疲於應奉將
便亦亦萬一畿甸之內有一旦警急何所趨辦何所倚
仗乎願斷自今凡此管錢者宜索兩司不急之應辦悉
停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側者悉閫之然後可以救兩
司之窘爲緩急之備也上頗感悟而土木之功不爲之
少輟公復因論邊事并及之有曰善處急者不以急亦
不以暇古人謀人國於江左者莫奢於淮淝而談笑奕
棋莫迫於新亭而容從就席固不以急也外示談笑而
內有以神其指授之畧陽示從容而陰有以伐其壁後

之謀所謂暇者豈真暇哉又曰吾有以自謀而不以隣
國之存亡爲安危則不依於人吾有以自備而不以敵
國之緩急爲喜懼則不制於人苟以彼之存者爲安緩
者爲喜萬一隣敵陽示安輯以紿我而假敵以道臍可
噬乎又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
謀我彼所築者金城鐵壁我所築者土妖血山彼所築
者奪我地爲之我所築者奪民地爲之其言切中當時
玩細娛而不圖大患之病尋上疏極陳備邊之策曰以
必爭之規模奪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
死之規模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

猶可守可耕者以有一綫之河也今涉河而禁浮光乃
吾戶內若虫於斯畊於斯牧於斯日夜出騎以撓我
淮東西俱不可畊矣雖堅城閉壁而坐爲禁制不得動
矣爲吾之計當勉諭淮閫並力以爭浮光則兩淮猶可
安枕也萬一樊襄不牢彼又奪之則江陵孤注尚足恃
哉爲吾之計當擇荊之猛將責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
則北可拒光化南可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
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決當在此而不在彼矣
議者謂公此疏眞活國之良劑 朝廷不能用以至於
亡而公言無不驗寔爲之太息哉御史洪天錫劾內官

盧允升董宋臣不行而去公移書宰相勉以行申秦嘉
之事且抗疏援膏肓二豎爲喻曰何 陛下愛其國不
如愛二豎之甚乎漢唐季建置天子在奄竪掌握罪大
惡極 朝廷不能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
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幷州之將操戈而殪之唐之宦
官宋申錫安之不勝河中之帥移兵而屠之小人之在
君側其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
於外也外不足憚則無忌憚之心生無忌憚之心生而
無君之惡動矣言尤激烈上覽之不悅公遂稱疾求去
丁大全以臺長用事欲鈎致諸賢公見幾而作謁告

徑行並丞相規勸公不必遠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
數月果爲大全所擊而去吳公潛拜左丞相公亦召還
會國子博士徐庚金等言大全雖去相位而六賊尚存
乞誅之以謝天下 上諭潛不當汲引庚金等議論紛
紜潛於榻前自辯上爲之歛容而陳自此開先是鄂渚
危急上命似道提師江陵似道奏請下流兵權潛奏鄂
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當屬趙葵上不從徑以下流併
聽似道節制凡似道密奏外廷不得預聞上又以不知
遣報爲潛罪及臺臣奏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
奸謀叵測潛遂罷相中外惴惴疑必有後命公上疏曰

天下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我獨是之則
爲人上者亦難知矣大抵上易知則下親上難知則下
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寢急而求之一緩而遣之
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人任事之
氣乎上問爲誰公奏臣不敢直指願 陛下曲回天怒
以安中外上乃首肯而榻前欵密之言外廷無聞知者
旣而似道入相希指論公者章連上矣度宗卽位公乃
還朝見甚喜欲大用之公乞命朝臣爲知縣以重其
事權專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訓士
卒除盜賊爲考課之法有肯從所奏後沮不行此公之

忠讜見於立朝者也信州措置軍糧失宜召亂　朝廷
以江東臬事付公聞命就道及境或來言城中事勸公
偃旗忌鼓而過公笑不荅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
然密戒能事者訪得亂卒姓名擒其首渠逆黨悉置于
法事平有詔褒諭比公於韓魏公云公於他獄事莫不
盡其情故一路無冤民而盜賊屛迹及將漕江西有獻
議於廟堂請以銅錢一當十委公自江西行之公抗言
其不便而止請行賑糶以救民飢乞罷和糴以蘇民病
有女妖以左道惑衆鄰郡愚民十百成羣踵門徼福公
杖而流之由是遂息此公之績用見於出使者也蓋似

道柄國十有六年公屛居者十年諫則不行言則不聽
而施于有政者又僅僅若是此有志之士所以歎其際
遇之盛而惜其設施之未究也公天資卓絕於書無所
不讀而會于理學以爲歸宿自爲掾職官至秉麾持節
所至以教化爲先務暇日輒從容庠序開校學者以求
端用力之方自躬行上起自人倫日用上起要之東陽
有好事者創義學迎致公爲之師從游者數百人聞人
林光世貢緣宦豎而賜出身及爲淛東常平使者首劾
公不當俯就義學之招婺州之命由是而寢公遂卽家
建塾以私淑其徒後以從官侍經帷每事啓沃以格君

心度宗眷遇之甚至聞公講授之所賜御書扁額曰石
峽書院仍賜手詔褒寵之江南新附鄉寇猖獗官舍民
居盡燬而書院巋然劫火之餘葺治既完諸生稍來集
公倡明正道以致知力行名其堂以仁義禮智名其齋
時所在士風頹靡公所以振起而作新之者成效甚著
此則公自任以師道之重期於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也
公所著有孝經辭一卷易外傳　卷尚書釋傳　卷
中庸大學註釋　卷格物入門一卷行於世公人物魁
岸聲音如鍾磊落如青天白日渾淪醇厚不見涯涘觀
書至老不廢視紛華盛麗事蔑如也待諸父昆弟子姪

各盡其禮接物以誠而無不悅服不爲察察而自莫能
欺公卒于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二日享年七十有一以
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葬于縣西之安溪娶邵氏封令
人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長梁太學生次棣次桼女三人
長適脩職郎無爲軍無爲縣主簿徐敏中次適武學生
項雄飛次適邵元廷孫男四人女三人曾孫男七人女
一人仲子棣季子桼入　皇朝並以儒起家棣月泉書
院山長桼長洲縣學教諭然皆恬于進取不至顯位棣
之孫熠之子道叡始以至順元年擢進士第今自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出爲嘉興路總管府推官階承務郎石

峽書院既領於有司而設師弟子員道雖病其廹厄弗
稱乃以公之故居廣其舊址而新其棟宇弦誦之聲不
減於公在時先儒有言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
載無真儒公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學有以傳於後
世夫何憾乎潛之曾大父左曹府君實公榜中進士託
斯文之雅故於公門四世百年矣今所述乃學士大夫
之公言非潛之私言也來者尚有攷焉至正十年正月
三日年家生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
史同知 經筵事黃溍表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
知制誥兼脩國史張起巖篆額 榮祿大夫御史中丞
許有壬書丹

石峽書院蛟峯先生碑像贊 何夢桂

大原孔孟的派宋張忠恕弘毅剛大直方義存出處道
繫存亡立言爲訓德久彌光

拜觀 先師蛟峯先生歷仕歲月與平生著述有
感詩 徐持敬

靈蛟久化想儀刑座上春風十載情青史定書名法從
白頭猶有老門生痛心無復丘原起病眼相看涕淚橫
綠髮功名好孫子遺言一一類編成

輓蛟峯先生詩 方一夔

前代衣冠第一人老來鳴道振遺音熙寧臣子平生志
書易聖賢千古心士願執經來鹿洞客求挾冊售鷄林
飛仙雖去斯文在山閣神光照斗參

石峽書院增田記

學校養士之地理義以養其心廩餼以養其身在易蒙
以養正蒙養內也需以飲食需養外也此需之所以次
蒙井田學校之設先王君師天下之道蓋如此石峽書
院故侍讀尚書蛟峯先生方公平居講道之所公以罪
彥師表後進東南之士多羣趨從之教雖勤未及於養
他日公之子梁謀諸弟捐田二頃有畸以成先志然蹙

在吳會歲入租不足贍長此山者率欲舉往往有其
志無其財至大己酉秋淳安邑長愛祖丁承事亦既新
縣學增學田矣一日謁先聖於書院顧瞻久之慨然曰
吾將以縣學成規行之比會廉訪分司僉事吳公舉按
部莅止有作新意應午時承乏代庖因以爲請公即命
邑長董其事府檄下亦如之乃禮諭諸生庀工繕脩視
昔壯觀士之裕於家者樂以田入凡若干畝春秋之祀
廩膳之資脩葺之費胥此焉出多士懽然屬應午爲之
記竊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寄於人明道以淑人師儒
之善教也廣田以養士賢大夫之善政也士頻困征役

身且不暇養况心乎邑大夫能以庠序教養爲心鄉所躪蹊者折節而下之鄉所朘削者繼聚而聘之意氣感召不令而從爲書院二數千百年方來之規意亦勤矣爲士者可不知所以自養乎子程子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之獨有義理之養心耳遊於斯者必禮明義理釋之以學涵養其本心以茂明先王之道俾得展其大用顧不偉歟應午既述其始末并以前山長方梁義士徐洪父以下所助田租入之數載于碑陰以諗來者求已無忘邑大夫之功至大三年庚戌正月望日權石峽書院事王應午記

重脩石峽書院記

唐五代之季天下惟有四書院教法未備也自周程張朱首倡道學而東萊呂氏徃復其間商畧考訂殆無餘藴所至皆刱書院聚生徒教養皆倣大抵張本道理最大一嗚呼偉哉惟嚴陵石峽書院故尚書蛟峯方公閒居私淑之所也咸淳辛未公侍讀經闈嘗被賛書有曰近進士一科文章盛而古意衰卿以儒碩刱家塾以程朱之學淑其徒　朕甚嘉之賜名石峽書院刻之堅珉列于學宫皇元混一以來崇儒重道形于播告至元戊寅浙西按察僉事夾谷之奇事至嚴陵以書院中更多故漸至頹圮命公之子梁爲山長任其經理於是所當興脩者次第爲之古意復振書院悉用武夷規模置居仁由義復禮近智四齋每旦鐵講畧說大義長諭是正之正録明辯之具有程課如六經三史通鑑綱目近思録通書西銘之類並令通習而東序西序各有揭示二十年間備殫勤瘁後之代者視如傳舍教弛而學校幾廢至大己酉淳安邑長愛祖丁爲人廉能以新學校爲己任適訪僉事貝公舉相繼廵按與念斯文俾葺脩學事於是廟祀齊宇丹艧相輝過者色然莫不起敬如

增學田造祭器新聖師從祀像皆其力也今之俗吏視教化爲不切而淳之長官能於此乎用心是誠可書予得已於言乎夫學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苟所傳所受不本於正必流爲佛老爲刑名爲功利學非吾儒之學矣雖欲難疑問荅求以正之其惑也滋甚後有作者必當開示塗轍使之一出於正撤其蔽而祛其所甚惑庶幾無愧菁莪樂育人材之心兌澤朋友講習之義大學正心誠意之道承學之士與方氏子若孫實嘉賴之至大庚戌中秋後十日陵陽牟巘記

立蛟峯先生塑像記　徐持敬

至順三年冬十月朔故侍讀尚書蛟峯先生方公塑像成諸生徐持敬以下四十二人乃會衆以告曰先生以幅巾深衣像帶綠如爵論者每謂宋三百年而此郡山川之靈磅礴坱圠俾先生一人出狀元高科者蓋天下無與爲比此足爲先生榮然未知先生剛直之氣不附時相歸翔書院一以教學爲事直與白鹿洞同一氣象發明子朱子義理之學其功至今百餘年且不廢進士人品蓋所不論學者來登先生堂誦先生書峽山蒼然峽水泠然與道爲體仰之瞻之自有得見先生於目睫間者塑像之設此其立畏之一端耳舊先生有石刻立像今始爲塑坐像於是直學應琨珣攝院事嘗移縣葺殿堂齋序既備新作櫺星門縣長索羅來任其事繼而令尹劉彭壽萍徐不花相與奬成之惟先生尚其有光於斯文俾諸生益開其志於遠者大者禮成乃刊諸刻于石以昭成典贊曰硤山之秀西挾紫陽以聯其峨硤水之長東會新安以同其波聖賢之澤有如元氣渾然太和仰瞻先生百世之下不矜不阿

立塑像祭文　　徐持敬

惟正氣蟠溥天地間公得之而生曰魁天下而爲名法從其耿耿不死者寄山林下今猶若見之爰立肖像所以立人心之畏也斯文之重百世是依敢告

附山房先生外集

賀山房先生得孫　　方士夔

晚節歸來綠野堂。傳家衣鉢付諸郎。喜存千載古豐沛。初聽九苞雛鳳凰。春早桐枝新擢秀。日長棣萼騰流芳。公家好事聯翩在。肯寄篇詩賀弄璋。

賀山房先生得宣命　　盧可菴

自從驄馬到清溪。淨洗江山絕點埃。霜月高擎隨地轉。春風吹喜自天來。皇華禮遺崇花髻。宣命恩濃出柏臺。海內蒼生望霖雨。廟堂正要棟梁材。

贈山房先生得宣命　　何昭德

飛鳳翩翩下九關。先生出處重斯文。不將鐘鼎易朱紱。要老桐山守白雲。處士一生純是晉。逸民千古尚爲殷。皇家恩意如天大。定把三峰乞與君。

賀山房先生入新居　　方一夔

紫陽從西來。孤峯望吳越。自昔有佳人。高蹈遺理窟。雄山走其下。清淑鬱未發。吾宗紫陽氏。秀挺鸞鳳骨。家學印大程。南北斗柄揭。邇來卜新居。佳氣鬱葱鬱。天香生桂蘭。野性老薇蕨。嬉戲獨樂園。翛然立清絕。我來坐庭隅。幽草滑風月。圖書有真趣。爲指掌中訣。

祭謝山房先生　古杭趙春洲

驛騎臨門意澹然。肯將鍾鼎換林泉。碧雲遙望半千里。
白髮驚嗟十五年。馬挾西風歸楚塞。潮隨暮雨泪吳天。
批吟不是公題品。安得山人姓字傳。

石峽書院山房先生碑像贊

余春玉應。絕學是繼。派宗朱陸。規循白鹿。以身衛道。障
川回瀾。大節無虧。進退可觀。

輓山房先生　何夢桂

東壁無光夜隕星。為公痛哭淚沾襟。才高不是平生志。
身死空留萬古心。聽曲誰能歎白雪。知音徒擬鑄黃金。

傷嗟運蹇遑吾道。恨不相從九地深。

又

病入膏肓藥石難。綿々相憶勸加餐。擎蒸曾藉吉評劍。
報德慙無白玉盤。樹檟未成年歲暮。枯楸猶在海風寒。
平生書至將盈篋。泪酒長箋不忍看。

祭山房先生文　何夢桂

士生天地間。要不偶然。蓋有數存。其盛衰關乎時運。消
長係乎斯文。是皆非人之所能為。而委命於天者為之。
吾固嘗歷數一代之人物。上下十數年間。凋謝殆盡。而
奄々如木之遇霜。落々如星之向晨。豈果時之不齊。而
斯文將至於殄泯。鄉之碩德儒望。今幾何人。如吾山房
先生者。才有用而位不滿。學未盡試而志不充伸。響迭
迴乎吾道。而重以多故之憂。嗚呼。起々而偶值夫龍
蛇之厄。俟天之降衷。吾是以傷夫折足之辭。追惟昔
每握手論議。至於書問之相聞。惟長吁太息。為之蒿目
而眉顰。患難相救。骨肉弟昆。惟氣同而志合。故情至而
義敦。睽茲交道匯直。且暮不知者謂近託乎婚姻。今遽
知許者誰與。親天不憖遺一老。後死者何足與於斯道。
而復嗟夫歲月之流駛。世故之驚奔。靜言篩擗。不可重
陳。疾不及省。訃不及奔。痛於衰病。負咎奚云。緘辭絜酒。

老淚盈襟。寄此情血。天地鬼神。

附蛟峯先生外集卷之十四

跋蛟峯先生集

右蛟峯方先生文集八卷自一至七先生之文其五世從孫淵字文淵所集其八先生之弟山房先生之文其六世從孫韓字廷臣所集而併刻於七世從孫中字大本其板則大本之子天雨字濟甫藏之家塾文淵嘗屬洪辰序之大本又屬翰林錢先生吏部夏先生序之於前閣老陳先生識之於後皆若干年矣江津陳君渭以弘治己未進士來知縣事閔其板殘缺者多命工補刻既完又屬洪辰識之餘素捧印以傳君懋修實學雅好古文蘊

之而為道不施之而為善政此可見爲妙年造詣有如此者他日所就豈可量哉文淵由太學授鳳陽之象城知縣廷臣初給事兵科大本後歷官河南道監察御史貴州按察副使濟南今主南京工部營繕司事廷臣濟南出身與大本同因附見之其見於集中者悉不重出云後四十有三年癸亥夏四月晦前四日

賜同進士出身南京工部尚書致仕

進階榮祿大夫八十有七翁同邑洪辰謹跋

廬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

（宋）董嗣杲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廬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董嗣杲撰。嗣杲履貫未詳。考集中元宵懷鄉詩有淸河坊裏燈宵月、負却東風已兩年句。又抵北新橋詩有歸逢鄉井心纔穩句。案咸淳臨安志、淸河坊在臨安府左一北廂。北新橋在餘杭門外。則嗣杲殆杭州人歟。以詩中自誌歲月出處考之、廬山集乃其於宋理宗景定二三年間榷茶九江富池時所作。英溪集則爲武康令時所作。中有甲戌大水詩。案宋史五行志、有咸淳十年八月安吉武康大水事、正與相合。時瀛國公已卽位、距宋亡僅二年。而嗣杲亦遂於是年任滿代去。其卒歲雖不可考。而兩集之中無一仕元之顯證、則仍當繫之宋人。西湖志載有道士董嗣杲、若卽其人、國亡後隱於黃冠矣。其集爲諸家書目所未載、獨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有嗣杲廬山集、而闕著其卷數。今據永樂大典所錄、有題廬山集者、又有題英溪集者、是嗣杲本有二集、但其名不顯、集亦久絕流傳。今觀集中多與葛秋巖唱和詩。秋巖卽葛慶龍、爲宋末高尚之士、見於鎦績霏雪錄。則嗣杲亦必勝流。又有題周伯弜手澤詩、推挹甚至、則其詩亦江湖集派。然吐屬新穎、無鄙俚瑣碎之態、固非江湖游士所及也。謹蒐次裒輯、依仿原目、分爲廬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著之於錄、庶論宋元間詩人者、猶得有所稽考。至若富池客中諸作、應編入廬山集者、永樂大典或標英溪集、當由繕寫之誤。今並詳爲考正、俾各從其類焉。

欽定四庫全書

廬山集卷一

元 董嗣杲 撰

五言古詩

小孤山

小孤隸舒州誰將峭崖峭一尖渫浩渺藤蘿綴瓔珞綠篠裊山腰白浪沸山脚向背千萬態渾不假鐫鑿危亭嵌空搆四絶屯煙幕幾點派浮現滅没鷗自若廟額錫惠濟軒窗輝丹雘夫人象服嚴香煙閃洙霜風露晨幽扃震撼陵虚閣六方金焦奇莫敵此開拓來時棹扁舟兩岸成巨壑所歷焉能窮懐抱徒爾惡未臨不測淵胃次先頎穫西偏磨崖上吟句大手作一來一歸興其尚由來各志曠誰推許恐貽世所薄窮冬水正縮期仍沪沙泊豈料風更橫飛帆隨岸掠逆舍棲吟懷汲井苦無索彭浪訛彭郎祠南顏有作相對隔津遠知誰何封爵顛船泛濤巔何異陰屋墁埋逢且斟觚失喜免酬酢明月水禽飛不奈棲鵲搏唐虛詩想信應有多謝君恩好歸去夜來又泊小孤山廟小山有澆頑柘置唐二孤陣蠡益大哉神局功天地相終始志悟退志功名不同若此山上有鵲月出則搏水之故前日記亦載此

次湖口

湖水出彭蠡江水下巴蜀恰當相合處清濁皆蕩沃扁舟夜浩渺渡者苦局促卸帆與立艎黃帽不須督紙錢望空颺飽肉為相觸江神昭靈休壓浪無留矚遂使驚魂甦免得遭鬼録去程天茫茫灘過有磯續磯頭熟風波寒草失舊綠所願晴風恬遵陸脫羈束

入富發寺

大江沙岸虚幾寸水痕落蕭蕭雙泉寺佛像剝丹䕶紙輪轉晴皷灰燼斷風鐸殘僧極荒怠深得酒中樂西風客子來棲暫得矮閣開窗望村墟四下塵漠漠人煙極零星雞犬更蕭索自羅開慶援景况忱如昨周章見世態彤瘵嘆民瘼梵唄忽傳聲飽飯且藜藿

舟上感興

飯時發富江候已泊東流南北兩岸雪蕩此無根舟遠

山失翠眉近山生白頭凍極方侯晴雲沍含雨羞塵境那得見泛此如瀛洲宿鷺恍未定醉疑此難留落日漏微光光暝無限悲風厲萬水立舟子惟搔頭慨慷觸潜抱行止員隱憂志士亦徒苦俗豎多不佯天公釀雪甚八荒元氣浮無語坐舟尾景與年俱逍亂眼逢勝去奔迸少自由風煙下江異鷁邊漬霜稠餘樽倚登臨惜無水際樓

出城

曚暄試單衣出城看荒圃滿煙霧織茸藥苗青可數羅花漸吐艷艷盛如織組人煙聚營屋隨事勤苦春沙落飛鳥春水上層浦行子晚未憩貧樵出深塢孤生真蜉蝣頃刻即終古歸途多上燈沽店未扃戶

泊蕲州城下晚思

日落鳥雀下笛聲起譙樓舟泊傍欹枕枕此秋江頭寸心積萬思浪寄非久留蕲新雉堞壯環塹柳影稠城中酒旗飛窈窕吳姬謳風傳何淒然柳揚邀難傳往時委

黃茅今此開青油香凝燕寢曉喜見鴻集秋磯月照客衣苦觸聽砧愁夜深不敢語我吟月斜不月落不旋踵雲過江聲浮逼晚入城步將詩和郡侯

官舟上富池二首

富池遡流上險在登官船浮動不堪伏薄命危絲懸颶葉聲片輕蘆花裊漪鮮晚景自可寫骨想濤頭顛覆可憐守難供瀰漫泛忽羅風水高愁覩帆腳蕭涼薄有身犯平白慮此泊聞說所倚地晝夜演空梵

夜泊富池

望寄破寺樓趁月沙岸泊更深河漢淡砧杵出籬落淒然不得睡俄頃風作惡遲程已不計心膽尚隕穫移舟傍深纜穩借今宵託不須嘆邅迴所苦在離索知身寄何處只得呼樽酌波濤曉方定撤蓬卻空橐託目祠宇新榱桷爍丹堊共指甘王靈古基出林薄

曉出西門問程廬山因懷雲翁

譙樓罷傳角將啓東方明我欲披野衣西出湓江城整

夜休進西作匡廬行是時涼雲閣茅屋雞互鳴蕭蕭
羅落破已迷遊機杼聲沿回且多趣仰睇山崢嶸洪露著
草木秋色何光榮雲樹扁初曠小立傷前程岩翁欒高
褰因知跋涉情盤茲翠閣深自照泉影清聽猿共荒寂
亂實百怪呈屏障互隱見松竹相迴縈無懷知已多此
際莫合并蘿陰匝道周野卉難辨名聊從蘭若留危闌
壓飛甍丘壠入悵望牛羊踐荊榛人生如浮漚失壯良
可驚及時不濟勝老去懷不平瞭然看山眼山意爭邀
迎窮崖由此探大笑長江橫

阻風繫舟

避風急投港港狹水如線沙頭虎跡多此是銅陵縣亂
山號枯松長風舞寒靄飢鬼宿荒畈小鴈帶飛翮麼剎
撞破鐘催科走郵傳娼家編棘門村飾無釵釧日納抱
酒錢夜陪縣官宴有身悵此生又復墮貧賤荒雞更點
差信步空階徧未昏行人絕月色盪江面㲉盡茶葉苦
不興愁魔戰託興入短歌聊以記吾見

淵邊寫興別陳石泉

強求斗升祿三年困山城羈栖不敢恨眼爲溪山明上
借臺府寬下逐吟嘯情來裝待航歸積霖咽秋聲排愛
步圃徑難捨曲折清東望氣鬱忽綠槐冒飛甍細懷交
際數頻笑陽春生求田役夢魂投老歸此耕顧心尚渺
茫別酒那忍傾歸步故林月寄梅堅斯盟

愛客有感

在家最喜客出外復過之相逢旅瑣間所恨力莫支迂
肝膽相照相顧何須期或者誚交泛責我無藩籬我性
得之天懷抱更坦夷謗隨愛憎興而我了不知義利界
限分我心石不移風月勝佳趣未易以述寬有吟莫辯
和有酒須共持古道已不作徒重旅心悲

春遊

山童剪竹杖支我步城頭東風撲酒香吹醒殊鄉愁江
波蕩太陽萬頃金色浮土人不識此我可專春遊
城殷妻晴絕瑞腊粉酥萬里煙塵滚掩此戰爭地江風

蕩漁歌又覺春光異嗟我道不行頗動棄捐志
步春去偶值江色晴楊柳翠頻蹙不管黃鸝聲歸栖官
屋寒月暗燈不明獨坐想遊衍西湖無限情
銀鱠鱠細供春醉醉立海棠風看山負慙愧萬事可離
欲白髮不容偽我屋枕乾溪日揖南峯翠

感興

荒菊死石罅小梅發岩阿時換物色異雨過霜晴多寒
鳥抱枯柳悲鳴愁網羅哀哀如訴人人豈無風波風波
久自定靜默可禦魔同心議否藏有酒能消磨不興短
生思奈此歲月何掩門忽思歸睡熟聞棹歌

予辛酉春哭鍾松巖於餘杭靈溪壬戌春於江
州馬頭渡得家問知冉耕月亦為古人因述
長句

去春哭鍾子奔走餘杭路今春哭田生棲遑九江渡在
家在客中兩友兩春訃伊誰奪天年有天不可顧老淚
無由制之見眼隔霧風晴江氣暖日夕山色暮髮鬢懷

清揚同遊散幽步百年出指頃浮生草頭露凭高悄無
人我著亦非故何當歸西湖往拜二公墓

畏風

病骨怯風寒懶緩江頭步江頭歸船多奈我未得渡自
知年尚壯頹髮就衰暮南峯山廬在窓戶擬高樹棲鶴
想凄黯應笑我出誤欲退未有由欲進且無路何當採
仙源多織遊山隻顧影忽傷憐難縛歲月住

讀舊書有感

生髮未燥時朝晚將古訓意可掇高科措世躋唐虞安
知齒年壯為計墮拙迂依人遊四方骨骼甚鶴臞孤生
苦病嬰浪走遺時拘衰哉踸踔蹤誰念嵇紹孤傍新讀
利口溫故真良圖信歸簡編香字字不我誣饑食托飯
鉢渴飲藉水盂聊以遣吾天貧富斯何殊恃書志愈堅
盍返南山隅歸途休云遙長宵夢西湖

泊黃家渡

艤舟黃家沙尋酒聊自慰麥田裊露梢果林飽霜味江

色射迸屋燈焰觸斷緯緋細强展眺清飈襲腸胃飲暢
人痛快說醉言不諱居人甘淡薄那復羨榮貴但知安
寢穩了不辨涇渭年豐村疃樂排憂豈無謂抱衾坐終
夕無事啓憤悱清晨過隣舍童孺見我畏時艱賦斂重
租外有百費徐徐至閑談談極轉歔欷自來閒打門如
冒鼎鑊沸我遊興未盡兩眼渺萬彙鄒翁意度真愛我
饋饔餚北風吹沙暗大地雪積未我衷易成悲而戰若
刺蝟何時洗紛爭海宇方吐氣

清虛閒步有詞呉靈燿近履者

晚風吹山空閒步策藜杖紆從砂澗頭行過崖石上庵
門耀金碧中覺天地曠神泉夜光燦禽鳥互酬唱黄冠
知閒趣發語知不妄因拈故人迹流輩所欽向我君亦
附會不想失宜當隨口誠卒然聊紀客中况

客寄寫興

平生負奇崛語出見肝膈栖栖離故巢乃作宮池客僧
廊揹瘦行苦吟自相索不恨春雨横但恨春懷窄百花
陽艷吐枝葉未鮮澤芳草極茸茸迷盡舊轍迹浮雲蔽
江樹急浪潑津石掩窗引緑樽暖此身寒痹

江行遇風

風急難開船高浪潑銀屋下水輙畏之病篙舌愈暗商
人貨物重久語風信熟我舟輕抵葉帆破無完幅歸心
勞箭忙傍晚猪鱷狂忽將絮帽披沙頭尋酒坊欲滞不
三宵船上無薪糧轉晴頗曉霜中夜祈彼蒼

廬山漫興二首

鐘聲警征人頓首巡洪步轉盼失路頭紅日生黄霧看
松來雨風蕩此林影趣古翠樸面老肯放所歷往與聆
采樵怨薄言向誰訴且傍樓野店低頭鮮芒屩
過選去勝迹遺仙佛想像名勝遊題字尚髣髴失笑我
倦痛傾息松鬱鬱絶景借雲掩野香趣風拂看山意自
消令人厭醫緩隨意幽行清無緣逢俗物

過銀樹

買舆過銀樹水落見潦迹殘雪閃針照路掩魚澤鳥

飛山意冥鴈度水光碧乘興覓酒壚荒亏絕毅枝入暮
路程杳寒皺雨頻亦時艱人煙稀終日涉荒餅豈獨慨
風景亦且倦行役茅店投深幽月明野田白

江城憶遊廬山逢隱者

飯餘睡相魔啜茶即退舍支藜強寛圍試此雙不借逆
勝思秋初曾命廬山駕飛瀑醒心眼流飆從空下狂欲
誅茅依可使不知夏披襟納西風溪颯蕩虛榭凭闌眺
复絕極望大田稼稻光有畸士相逢頻生訝遺蹤扣地

十一

主頗覺倦邀迓失言 自咎其實非予詐山居俗事簡
難律世情嚇歸樓公字淨顏鬓苦衰謝家遙二千里托
興相樹稽因晤隱者訥天性兩難亞初非釣虛名又作
求善價來縛全孤負老欲就閒暇約畧斯人心執一不
易化眺此五峯雲斐然發悲吒企脚北窓坐月漏松葉
架無眠覩短檠懷孤媄遥夜

自曹家少風中拋江危岳抵銅陵縣

朔風吹沙昏聚落風物蕃劇邑此寄治黎星散軍屯奸
狡紛鴈鶩生殖豈難豚獵亏事兵伏儒冥扃葦門時聞
讀書聲句讀失討論小舟泊洲虛入市市不喧何年弓
戈戢覩此驚心魂百里餘幾戶誰肆科調繁邑令率以
撫凋瘵真難言佐佐覓幕椒不洗部民寃氣象日益靡
莅政幾觸藩野老乖野果倚籬餵病孫逢客乃靳吝出
語妄自尊細故起叱咤徒御嗟蚩村夫笑向此適室坌
思倒栟雲綫天沍寒有酒無從溫勞生愁萬端不語將
焉捫深虞弱纜腐浮苛蘆荻根銅陵只隔江起矴帆若

十二

奔既涉庸自悔死生乾坤

聞鴈有感

鴈聲入穴寥節節傳哀音哀音不可聽聽之感中襟客
從遠方來幽憂久攢心始為饑寒謀今無可棲林浮生
抹電如休計升與沉奈此口體累議者可鑠金為客亦
良苦愁見積業深壯氣歸消磨羸病力不任狂走擁虛
器空肚廬山陰蒙頭難禦風責盡石鼎䔮何時理晴竿
把釣花溪潯思歸未可歸床蛩自縱吟

晩晴

空庭斷屐跡江色揺籬門夕陽雨忽収晴意回乾坤水雲鷗鷺光煙淡蘆葦痕遠客此棲遅敢昧元造恩青衫避胥瘴白髮笑鏡昏向來期嬰鱗今委荒池村眼枯莫制淚夢破多驚魂讀書不得力乃如泛萍根出門且散步殊覺身可尊時卷亦時舒天定理自存難忘懷土思百年徒聲吞徘徊月魄吐呼燈倒清樽

舟出西門

扁舟冒冷雨初出安門天開水墨圖濃淡遠湖村漁板閑白晝廟鐘撞黃昏客船行虛明天淨水不渾向行數十程萬愁誰與論去家幸已近方信萍無根湖歌發夜分欵乃驚夢魂江行兩月餘不負惟酒樽

春遊

江城趁春遊愛尋郭外園煙花羃洒帘風聲颺商鼓午風蕩江面兵船問沙浦浦斷官柳陰絮雪待晴吐野花媚遊眼紅白鬧晴雨誰憐蕩子身年餘滯江滸徒𡚁盧

十三

山高萬峯青可數朝晩挹煙霏釋盡客懷苦茲辰快移步哭覺沈痾愈樹頭叫歸禽流年如箭羽

過新橋

江城局吟思每覺心神悄意行西郊曠直渡新橋小香傳酒壚異枕此清溪翁南望元公塋峩峩翠林杪宰木屯高陰牌門燦華表風霜二百年剝落幾昏曉我來增敬心道脉伊誰紹有淚盈衣巾擧頭聞蜀鳥

新橋上岸

雨陰忽収霽雲氣夬閉封絶轉橫里港西晩南北峯似樹晴人歸天亦開喜容萬像與萬態銷鑠無留蹤近京村舍盛年豊多充農門戶飽飣新圃圍傲窮冬北城入望通瑞靄何蔥蘢敗筆亟収拾不須寫心胸入闕至急需衣斷須先縫南山故業在此去羞迎逢

梅根港欲泊不泊其況可想

梅港絶梅根涨萃蘆與荻蘆荻揺北風正逢雪霜潋岸津只兩家泥草落四壁何人舟欲進想懼少遮羃我舟

十四

強來依無故此涉歷所嗟浮寄人見舟甚仇敵其說自
和樂柱累梳剔舟子自高誇呼月吹短笛同行更迭矑
索瓶倒餘瀝渾忘值危途去住尚怵惕膽消竊思苦此
際誰拯溺慳囊縱有金斗升何處糴

次趙屯

船沿江北行不見江邊樹颯颯蘆葦空棲鴈泣如訴波
濤極衝撞沙岸已頹仆東傍趙屯來結茅是誰住簷破
炊煙散豈足禦風露小兒索午飯病婦織甚優良人糴
米出煙江未明度妻兒久待歸頸佇想回路今年遂遐
旱寒衣不曾具薄業何能問苟且遣朝暮此地多遺基
向也盛生聚閭洛幾時清徒激衝冠怒客于重呼嗟去
世多窘步無位進瞽言慨此歲月誤有地不可耕有天
不可籲拉淚歸來休三徑想如故

夕憩西林寺 看牛更所書寺記

憶發德化門飽看屛風疊五峯自屛絶兩脚登躡山
高白日暗溪漸清泉接聞倚迸崖松靜踏粘露葉珠台

勢巍巍上斗光煌煌撞鍾驚三生聽禽愁百摺聖峯足
眺望禪觀宜安帖高蹈忘俗緣迫處離塵劫㠌塔任敲
古碣尚定業歸詢打碑人摹向齋壁貼

雨歎無穀

昉見歲律更不覺春酔厭都來九十日多被風雨占鳴
鳩肯停喚誰測陰晴驗欲問陌上花花枝無絶艷東風
吹柳煙羃綠波歛灩客于瘢不歸挂壁羞琴劒獨有遊
山盟未能得斷念夜飲嘆百拙飣生果穀欠

暑夜露飲

夜步閒堦長月出照獨立禦暑借盃酌便月月吸野
童笑不已散髮風露襲浮生彈指頃能幾尋勝集何當
脫塵垢江湖負簑笠心知臨淵翁豈在得魚急浩歌滄
浪吟續此思雅什相從苦無人眼睨星河濕

飲王倅宅

聚散有定數悲歡能幾年年年寒鴻來黃落滿天黃
昏癡兒閒強勉陪秋遲歲月流水外江湖短燈前載聆

金玉清禾信造物偏濟勝亦罕逢思歸心謾懸情深轉
眷戀不語却白鄰我盡令日醉拚得三畫踐

舟發

萬愁聚眼底城下登江船江窮渺渺知身望栖栖然初
來情頗濃既去情尤牽縱目入虛空順濟皆由天回思
發程艱時刻多迍邅本無鎮浮能意者造物慵造物相
終始百歲亦可延風花鼓雪霰飛舞帆幅前來行風還
嚴既離浪更顛薄命亦何辜動自罹驚弦逢人不須說
徒招譏孤鶩醉歌赤壁遊遐眺追坡仙

清明日晚陰

跧伏性易屈口强心無主今日届清明此身客溢浦孔
草各自芳誰能問園圃客懷值佳時冶遊有何覩江頭
風颸花天際雲興雨陰沍嘆時遷集條燕雇舞世故墮
煎熬鄉愁渺終古柳色西湖隄初更尚簫鼓

盧山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盧山集卷二

元 董嗣杲 撰

五言古詩

客來得隣人携酒共飲

我無膚寸能强頗糧茶課若是玉川子見之生饞涎客
來無可款談空面壁生雷聲繞枯腸毀茶寧忍饑郁紆
好奇悲携酒為我過醉我我客共隨覺詩膽大雲烟爍
盈幅意達不可和客去忘羈愁寒燈照高臥

早泊江城三首

俗務脫始輕病體自然愈今朝泊船早消搖大江滸前
林青若回衆芳錦唇吐廬山知幾峯閉背曉星數
下江逢好春入城賞新霽千花春有機四望天無際老
篙不語還晦跡得少憩登覽且窮探豈顧跋涉滯
歸棲指知舊相視絶秦越無言嘆生浮塵鞅磨歲月數
時苦馳騖百計學休歇芒鞋走廬峯撥泥挑筍蕨

漁郎

儒者囿章句侈抱希聖賢披緇談虛空要悟西方禪仙
人說金丹飛步學長年三者亦何心不過爭所傳爭如
打魚人心契太古前萬事絕無想生計歸小船晴逐白
鷗去夜傍黃蘆眠青莎絪短衣備在風雨先得魚不上
岸博酒不博錢相牽醉妻兒短笛吹空煙㳙源共楚澤
枉為時所憐行路苦信脚負戴多赪肩夕陽下西山水
雲渺無邊我欲從之遊浩歌樂其天

晚步巷雪樓基上

客中避塵喧惟尋幽賞憩扶行趁斜日晚色蕩沙際魚
湖盡數罟營利若聚蚋水退江岸落天寒民屋敝萬景
眩朝暮聊足供凝睇雪湖虛空濤吐氣嫉香嗟臨江皆
有樓與吳誰此誓雲樹掩荒基雪鳥趁船祭

廬山中聞桂香憶遊茅山時夢中遊桂花下

我遊三茅山月下丹光麗夢駕翠蜺車涼雲擁金袂兩
耳波浪透廣漠不可際猶記搏扶搖乘風曾問帝今秋
遊匡廬身有飛舉勢凌虛裹白雲白雲鎖向衛毛髮極
森疎草木露華綴飛泉湧潮響真可滌昏滯向來句曲
行有遇抑何銳豈知凡骨癡不能於彼蛻西風催此遊
破我夢浮世衣襟被月香蒼巖折丹桂

登城樓

登臨懸兩眼不暇顧炎天萬頃大江水枕壓城郭邊沙
際少漁艇岸曲紛商船洪波沸赤日碧樹沈蒼煙行客
迷古道遊塵昧叢壓偉哉乾坤秀聚此樓觀前夕雨濯
暑煩便覺體欲仙山光已滴滴月色何娟娟更深天宇
淨燈火照管絃歸去抱涼睡夢裏嗟流年

程申叔來備言近况因與之飲

程子過我廬俛首發悲歎前年遭兵火故業委塗炭鄉
邦更疫癘骨肉盡離散不貴兩春度夢中度昏旦昔仰
茶園給到此復牽絆山荒不可摘舊引莫反汗掛官名
籍在催期有虛案出江既無力安得便離岸東奔又西
走蹤跡甚鼠竄我今語程子不消苦疑難為生固艱苦
得利亦浩瀚逢時縱艱險當作順境看今夜月色朗誰

将眼界換呼酒聯吟句失笑兩醉漢棹舟過槃塘身世
入汗漫

飮黄池朱友龍舍

換舟入裏港那櫂江風横今夕月色朗天下呈圓鏡小
艤菴庶鄉夜燈萬星映倏逢可人情立論不失正揮毫
喜相譽筆勢自遒勁酒壺不住盈斟酌各取性不强亦
不辭此醉頗入聖江行苦波劫到此時相慶豈知接談
笑春生絶蕢競賓筵接幾夜殺饌柳何盛酒酣月更明
拭眼萬境淨淸徽樹旅瑣四體都忘病恠我當此時吻
噤絶嘯詠夜影横窓殊窓外梅花靚

舟上晩望庚樓

大江雪月爍維舟畧無憚天地開畫圖付與快士看幾
聲塞北鴻千里江南岸蓬窓引醉吟搔首待平旦[illegible]
依小港泊地名莫能審[illegible]逢江面寛豈顧風色凜眺空
强禁寒破浪可痛飮醉極忍凍眠濤聲拍孤枕 風憤
掠西岸直覺市聲沸轉䑸西門高晩色羃江氣醉誦琵
琶行寄興豈無謂撼搖黄蘆津誰知此風味 蒼城作
川沿陰晴巧變幻廬峯翠色老逐日供遠盼白雲劈
綿隨地卷舒慣春先紫烟樓梅花雪前綻

吳李制屬同寓富池寶泉寺畏寒索飮因寫真

愫[illegible]

秋扇已棄物寒衣還催裝偃息覺寒侵客况入渺茫宿
疢不佳難恃筋力强畏熱[illegible]畏寒此固人之常今此露
寒初畏縮尤周章共君登寺樓雨話幾對床布褐莫[illegible]
風並難莫抵霜無聊思往時意悵交秋涼散髮醉瑶臺
濯足歌滄浪悲涼所不識安知有權傷鄰家濁酒香鄰
僧不住當垆沽雨荒壚連倒澆酸腸敵寒固尚賒姑遣
秋宵長少年晩不來烏兔有底忙

行興國宮前市中

聚落風物古環住神[illegible]麓魚鹽無多腥蔬茹有餘馥彼
此通有無朝昏事樵牧罷市不待晩飽聽溪聲熱扶携
醉山醪醉去觀飛瀑斯人甘偷偷其識不碌碌生來分

已定痛撫時尤速容我尋梯媒橫溪結吟屋

過林口市

浮泥踏着軟危坡倩誰糸家家翠嵐靡此是林口市山中何清孤聚落頗塡委快果甘如飴濁醪淡如水祇是石眼泉聊慰行子遠此景自獻酬此市亦清美紛紜趁墟者未曉聽鍾起盛傳有畸翁翡翠翠撾裏姓名素不聞十載安所止多古風月夜吟爾傳遠邇

橫峯港

日落大江滸苦無多人煙風滿鳴耳根饑鴈聲相聯雪止月未上境界太古前天低平接水水遠遙粘天橫峯港頭棲客子心膽懸四面彫不極攬樹對我船萬慮集雙鬢顧影空自憐哀哉行役苦收拾歸短篇

雨泊蘄州岸下

連日雨滯留孤舟坐寂歷白暈迂亦甚托人尋竹笛展轉耗音絶失笑何陷溺無計遣羇懷傾壺倒餘瀝小醉自不惡蓬窻未收滴天陰鶴忽鳴何時離赤壁狂疑明

月出移舟出蘆荻浩歌蘇仙吟破此夜寥闃

過蘄州

清霜染岸楓扁舟渡蘄水蘄城傍新築無此至堅壘誰憐多病苦委命空江裏艱險已備嘗萬事謹謀始追憶數年前精神豈今比酸辛賦遠遊晩泊問沙觜

遊趙提輸園

有亭可洗心亞應招呼命蠹葉下井枯空江鼓風勁幸藉賢主人尋勝愁盡屏平生性不汚惟喜眼界淨笑脫斑竹林金商逞聲應古桂香何遅黃花色最正何當過栗里把酒酹陶令行柔又他適孱質莫任病酒酣喜索句鬢改羞對鏡寒蛩咽青莎難制客淚迸

泊江城下

雪後抵江城江雲轉凝冱我舟艤沙淺覔酒禦沈霧古跡多今繆亦如故流年無藥挽如水必東往失笑白司馬曾與商婦遇空亭自水際知機有飛鷺懷想何能已坐見暝色赴襆被且入郛衰顏更逢暮

過琴齋

乘閒過琴齋作意登蔣巖宗湖漾其北紫霄聳其南闌干壓池芳淥淨拖柔藍行人冒遊塵名利多沈酣盡傾滄江水莫洗濁世貪出聲趙家玉吏此長子男臺府巖且明舉動百不堪臨流自照心謀飽無肥甘景物固閒雅何暇同清談買舟過柴桑東歸面無慚

下江

下江值雲簇水色透沙清挂席風勢烈兩岸無人行野市門多鬪久絕雞犬聲時勢驅之然悲脉嗟乎生興懷孤山人種梅千古名浮槃夢幻耳世事春雲輕鄰船羞小鮮佐以紅酒烹欣然暖曲身慨此奔走情退省毋悠悠進寸徒營營拄笏看西山歸來有時成

中伏

五世單丁家在家亦如客悲惱客抱每恨江海窄今日初伏過浴出易絺綌樹頭來禽熟隔水不可摘明年西湖去涼雲髻髻白此時且健飯寧耐朱炎赫淮童少解事醉拾西瓜擘強笑領其真寓吟自成癖

廬山折桂一枝

風露木葉飛崖谷清氣足不知月中花幾番破粟玉深巖得秋易香味真絕俗幽人領此妙況寄虎溪曲花放怯衣單秖嘆歲時促折來浸瓦瓶夜賞欠醽醁

送李制屬入蜀

君從雨水來我棄西湖走共入九江城又客富池久相照道義心不數膠漆友所嗟蹤跡漂萍每為世味誘云何忍舍我倉卒舉別酒風霜七千里勇往膽如斗遡流幾模舟大緊上峽口誰謂此程迂機會諒非偶功名快着力豈暇殢株守西陲江山程天聞人物藪不日膽略舒金印落吾手此別不勝情臨別忍回首繼此旅中交如君不復有大熯凭江樓折贈江頭柳

雨涼

客中貧莫支萬事付不理今秋易覺寒雨意猶未止青青梧桐樹蠹葉浮井水秋來未為久俗慮已披靡夜分

無眠處西風裂窻紙芋表闢心奈為病軀使雲開天
宇淨晴霞散餘綺却扇披野衣出門扣知己

黄池與朱一葵偕一老商歎曲連日

共客黄池鎮各從上江來恓惶見談態儼屋傍古槐商
人接殷勤期我不世才曉風吹寒江雪意又有媒隔水
界宣城山路多早梅旅瑣逢此清問渡休徘徊梅梢月
色佳僧房羅酒器商人亦何心兩日相追陪

返黎磯回望九華

日落返黎磯無地可卓節回首池陽山九朵金芙蓉溪
流出港急樹色收雲封行客快兩目欲遊悔無從依依
此時心維舟當要衝山遊形夢寐夢覺聽遲鐘應有神
仙居陽此江水重移棹近荻港月出霜華濃

遊東林寺

廬山白雲擁絕似兜羅綿霞得醜好盡何啻萬萬千東
林香爐峯生在寺門前山陰土脉潤草木鳴秋妍意行
梵廡曠單下誰棲禪主僧淮東秀眉目稜稜然談麈自

十

高蹈往往來尋邊我遊欲結社有愧遠師蓮草堂流水
環遺像儼然天西風號萬杉趺坐青石顛野老喜我陪
談吟起枉主上方僧謾多多結粥飯緣方且局諸妄馬
得安三椽浮生忘有家妙句知無傳塵垢送短日風霜
侵頹年斜陽透西樹獨支竹節堅鐘鳴擻尋睡酒至流
饒泛月上三笑亭醉聽漁家眠

重約遊山

江州廬山陰萬象蘊奇秘笑扶鬼面行趣雲步幽邃虎
迹過溪明龍氣蟠松翠香爐紫烟合燦若金布地諸佛
妙莊嚴千燈燭飄颺向來遠法師絕識具聖智白蓮會
絕社今古想標致客子徒仰高可望不可企山頭日落
易木陰混清闃野禽叫瀑頂預知夜無寐懷抱挹仙芬
欲將世情棄斯遊會重尋直待涼風至

酒邊見燒各賦一首

淮山燒色起陰剎應期約開闢界限定蠹根不籍鑊焦
枯爐無蹤艷陽春有脚爆烈狐兎竄驚鬼魍魎燦尖危

十一

騰斜歛汲角逆橫焯死斤沸沈煙遊雲避浮虛入夜光
尤皎迨曉欻自若螢虫潜穴散猛虎奔淵躍勢欲凌虛
霄倏忽風掠焯熒熒斷續見江流颭昭灼青黃數宵隕
何在事乖斷違客說希遇俯仰發嘆嗟斗杓指東寅天
公又斷削霜氣逼衾重對眠向溪閣

寓江州分司僦隨筆五首

街聲崇墉隔畏客陶詩興枯梅三兩株僅有枝條剩斜
睥睨竹棚疊崖覆石磴始來覩聯屬久去歸躋躍萬丈
廬山高苦恨無樓凭此時坐覓涼志却船如飢官樑
山利朝廷責辦重斂散各有司設置不為冗商人哭如
來責去不旋踵閑時不發恬且絕追胥恐獨嘅無依人
心跡徒距蹋何人千共二望蜀覬光寵
閒中望廬阜筱層翠如櫛所恨身重累莫學飛舉術遠
眺曉雲章橫截山半出其下瞰蒼流其上燦紅日奇譎
千萬狀雲行自徐疾江風忽西吹雲氣轉頭失
前憂將盡捐後慮方覺夥舉動必有礙側近頰譏毀但
知就酸吟不悔為計左秋令向老去廿困樊籠鎖愁境
畏風疲慵挨秋江柁四顧無可尋白日醉白墮
撤簾掛吾肘偶牽衫袖裂腐縷積汗垢欲紉向誰說忙
起易衣披不暇惜疊雪試新反相惱轉覺身觸熱天涼
日漸深裝寒過時節身章素不尚臨事轉添拙

壬戌閏重九客中寫夢

今日閏月九重新做重陽東籬賸有花金黃發晚香大
江東下處其地為紫桑靖節眞祠祠下荊棘荒想像義
熙年此老酥花傍寄情付嗽睨有句哀三良我思前月
「九菊蕾初含芳更氣却綻烈登高苦雨傍閏延花盛開
東曦蕩晴光遠徑行已匝倦去憩竹床達夢入無何隨
雲運故鄉故鄉餘故園境淨浩莫量俯睇南峯松俯引
北海小亭俯溪南溪聲流宮商兩年身不到此時夢
欲狂夢歸將無益夢覺生悲傷浮生能幾度客久空回
腸醒來日已午尋醉歌滄浪江鮮可斫鱠笑引杯行長
夕歸不相知睡眼投西岡歡情亦云暫旅困空相望月

出照庚樓思歸轉徬徨

還彭澤山中早發

搖落山中曉秋氣滿林隈螢光映草頭鳥影出枝來殘星避日盡斷霞逐風開空返陶潛縣終無宋玉才

清夜偶成

東林與西林祇有矮墻隔遠來共家風各自立芽棘我遊難盡興入眼眩金碧狐蜷(唫)揷空針萬樹屯雲窄香爐擁烟紫蓮花照亭白未聞海潮音多時坐鐵廷准僧心膽羸迎送勤朝夕疾趨謂有禮健論本無益謙誇絕俗高反事望塵役逆料違者性寔心戒蹤跡日西亂鳴啼俯仰閱今昔清遊未遽返忍冷坐寒石

與徐稅過淮民家市果

寒水落沙洲隨地營送年徐鄉邀我行遠渡呼脚船荒津絕雞犬斷羅掩人煙柑梨主民收飣坐風味全及公出酒甌提籃寘我前甘香種子異脆膩色澤姸定價隨語棄(準)質直何其堅淮鄉習俗純處士亦如然閱歷慨流離百醜皆可憐撫機余失時彼此嗟華顛酒酣飫此快哀歌地爐邊携歸備晚需雪片蒙江天

潯陽館邊逐小舟更猶沙浦中過瞿違大舟過沽來官亭酒鹽流勝琥珀高歌大江上聊以信所遺借舟喜逢君春沙溼潤澤傍沙得鮮鯝過似河純白斫鱠捜薑椒食桔鄢殺核浮陽下峯迟晚風撼漁磧深洲卸帆處聞角易盡(長)魄津吏量水痕兩夜長三尺

自富池江入興國軍港留三日歸回舟捷甚撫

實寫意

到此未入郡入郡由別港不意好奇人黃堂爭說項說項非所(私)況無適時資驅馳靡所憚重苦登覽悉鬧慶擾擾後民力未通透如斯斗底郡俗習因仍陋只令良二千懷惻出心田耕桑匝原野謡頌周市廛邀舟走麈下容光託假借生卧寄酸吟轉首已三夜將行懈我深語語吐直心發笑酌我酒垂情餉我金平生慨可至毋若此急義思違離荒津陸行且無地秋寒筋骨疲風雨

更厄之病亦坐酒困樂在遇已知下水浩然涉出港何
其掟及門祗雲時不想無吏接

重遊清虛庵

夏初曾歷此信宿强舍去及其還城中旅瑣君羈馭涼
秋復過時又坐題詩處黃冠若相倚往往多過袞且謂
筆力適真得鬼神助但將虛名汙不見實眼覰頓予砍
棲止未有抛茅據難忘螢夜遊羸得實浮虛地驪[illegible]仙
源野步豈宜遠且須嶽巖何在事哎茹祗酌神泉清
十六
垢淨不待濾撥雲峯下石晚憇且笑踞

風水僧善用期之不遇

用僧期不來于午針頭誤沈迷負所傳老去眼隔霧白
甘說中火見隨遭時惡二椽當道架山色翠回互空嫋
乏人有欲絶反顧豈無世事非何能日如故昨汲松
下書欲見展心晤過尋莫知蹤望極栢山路馬荒人亦
倦酒熟秋垂暮浮真是浮參取折蘆渡

招鐵鏡明上人同舟入京

遂麻冒日氣舟過風遞香香氣入晚秀月色迷官塘此
時同載僧眉上生毫光心鏡不待磨一碧臨四方逆此
終夕安推篷睇湫淡晨泊北津分手各自忙追隨遊
徑山奈何吏鞅妨何時重聚首叙我歌河梁世緣苦聚
散人事多短長興言偶及爾不覺耿中腸薰風蕩柳
煙吹雨無多涼晨曦曬屋梁獨恨衢塵黃

對月

徙倚短窓下月色照平地江頭見漁舸更欲扣舷醉山
十七
川藹夕霏菰蒲顫涼翠景色自紛糅造化祗兒戲慨嘆
幾今古不過榮與悴胸中難貯愁萬緣可棄置三更北
風暴頃刻天地異掩窓抱膝吟欹枕不復睡

與葛秋巖小園看月

回峯月魄上照我方壺寒軒窓絶四擻流光懸空闌涼
襲荷沼幽陰漏竹逕乾遠泉助清思珮聲何珊珊啼鳥
寂無聞何枝能擇安空青閃虛碧纖翳莫可干有酒此
不斟徒坐夜漏殘相逢此時快瞠目終宵看

贈接泥渡下李巡檢

一官生渡頭事簡多是閒口口說廟靈祭賽紛强頑逐日享餕餘嬴得酡客顏江風吹不散借此資身身體皴給不多悔離禁衛班妻子號寒飢語下嗟閒閩侯代尚遐選擲珓卜善運隨時了應酬唯恨得酒慳

山行

山路本無雨霧翁露點濕脚滑幾欲縮麼步真如縶判過萬重山雲磴莫計級更多仙甘泉潭深絕綆汲力疲骨節酸遠眺空竚立曠懷無與言付與詩收拾

十八

銀樹道上客懷

舟絕顧城湖始知泊銀樹脚夫亟裝擔頓足跋涉憚水行困獎舟陸出稽芒屨望遠有異觀山水陶興趣太息足力疲起程眼日暮高價租蹇驢意欲代吾步破輿不忍登恐負看山眼遐程入荒棧道蹬巉崖蹇載亦徒勞登頓資笑荒氣餒不足甦只得仰酒錢暫免極寒侵圍春想敲板何當立經綸盡把凹凸劃

四安乘舟上安吉州

日出雪意消雲斂萬山紫水淺發船人相競更填委弛擔苦多虞買渡須謹始向來受摧挫至今失料理溪南樹陰朋以上鴻聲起獨行良辛苦淹留嘆行李實恨復憐生歸歟安玖止弁程入湖城湫泛東門木

又過妙智寺後國賦

我貌甚癯辣極愛山林住繞說廬山去不憚茸芒屨鬪懷得以群動脚即健步誰言多寂寞堂堂大驛路萬景出湫恭曠遊愜心蔘荒坊偶小憇周覽入薄暮西隅壁灰淨半堵若繢素方此欲題名已觸野僧愁

十九

遊盤山後寮寺

前生修行來見山入骨貪自昔盛蠕流無處無精藍大風起江頭吹我菊帽簪景物日自殊登頓我所甘青紅夕陽光隱約埋空嵐矮松冷塵屋暗燈明破龕好月亦愛人離雲叩寒潭詩壁不待題禪偈不在談還須說浮塵投林結茨庵平安火一烽愁可寬江南

舟中對月

過峽水不清渾濁甚他處今朝喜得晴看月莫猜豫盍力掀蓬開淨着兩眼覷月色更婀娜炯然洗積慮前磯水衝撞儼若小灔澦令人歎水程惟祝江靈助天地境界古恨無楫梧據餘樽就手灑邊口之唉茹嚼嚅味自住不須勞舉觴醒去擲遂眠寒落故衾絮呼天招仙游同學列子御儻轉北頭風穩涉蕪湖去

雪後

雪後江面淨客子不畏寒掀蓬蓬上坐靜見天地寬風平勢未減小舟蕩漱漫萬里瑩無波瓊樹幻翠巒大江此勝槩景與心會難須臾世界殊月擁白玉盤凡身寄廣漠酒杯不可乾嚴沍何能禁醉眠更已殘

尋

廬山集卷二

廬山集卷三

元 董嗣杲 撰

七言古詩

天池寺夜與主僧覺翁圓上共坐談浯溪山水之勝信筆因贈長句

空雲駕我登天池江山秋渺無津涯涉溪篝棧借杖藜光景體認歸裁詩崢嶸寺門宮風低檐鈴喧風際天吹方丈軒檻供毗尼老僧喜氣揚鬚眉浮屠名紀主籌題偶拈椽筆書年時秋後初勁樹葉飛蜀錦髮斜斜陽枝文殊閣上爇香迷天燈熒煌放者誰暗中拾取懷袖攜一燈一葉光陸離千古此奇不可知獨此闌干納此奇月落泉響松籟迷畏寒跌坐身如癡覺禪論健能祛疑傷今悼古涕交頤自矜風抱山水資曾為浯溪強往持浯溪溪上波渺瀰波濤衝撞天寶碑寺門廢圮日就衰急拾斷碣分施支二水八景猶紛披浮蹤又向廬山覊殘骸未散挈鉢棲所至殊忍弔遺迹浯溪誰究稔禍虺

有唐立見宗社危陵廟棄擲來峨嵋最苦杜陵嗟流移
元郎頌公雅可碑大書紀勒中興辭讀之憤悱生悽悲
平生未悉湘江雖聞此幽奸空心期覺翁况古多發揮
逆知流輩莫我追囘思太史過浯溪曾有野僧相追隨
儻如覺翁能捉機太史肯以庸目之夜寒燈花移暈敧
無酒可澆吟腸飢推窓下望夕烽微東西天地猶旌旗

九江驛紀夢歌

西風吹淨汀洲明蕭蕭雨荻霜蘆聲江山幻出琉璃屏

誰歌鏑傳琵琶行三更月滿十二城夢超弱水登蓬瀛
九派水九疊山水水山山錦四環綠蘿玄猿守朱闕學
鶴舞影石臺乾瑶樹琪花不可攀花上結子千歲慳花
子錯落魚鱗斑蹊幽濟勝清肺肝四首空睨雙雲鬟蘋
香點漬衣袂寒不覺罡風吹倒還瓊跳璧碎鳴珊珊

錄秋日稿內寓客况寄王倅昆仲仲亦曾任衙
倅

當池羈客吟窮秋吟成寫出還包着王家兄弟領此幽
識邁子瞻與子由欲織寒江無機收兩眼遠睨邊烽樓
前時水頹岸不修今日雲族家荒洲洲上禿樹葉不留
丹纈都清泥塗淨燒薪睨煮雲手柔方繞落斧鳴潮頭
欲填饑腹肖客愁飽時熱膽迷莊周蝴蝶夢破嗟年流
不解俯首尋茶甌飛鴻整陣聲何遒憶君金玉孰可倅
自期雪夜訪君遊秉興肯逐山陰舟

寄程申叔

奇才不泯揚馬名善政况著龔黄績政蹟才名分外榮

山林意趣無方所人生富貴胥相中何須強力爭豪雄
三光五岳蟠心胸歲寒春色梅花風我有小隱傍石屋
石上發回斲黄獨看來我已不富足何事攢眉勞案牘
程子談笑不碌碌古意今情兩堪掬歸歟歸歟毋忍辱
同尋牧童過天竺

初至江城寓分司衙

書生浪出值暑天何啻千里身在船今辰忽向船亭坐
頭曉猶類瀨江牽履平劃地若恍惚四體不舒慣氣杌

自嗟時滯久勞苦驅馳負得貧筋骨奉使衝深少更昏
幹官占了東偏居西偏有軒扁清足無滓幾竿蒼竹䟽
尉擠莫禁落日曬平白將身隨爐鞴不奈羸軀苦熱情
無故要償行脚債富池狂遊期者誰卷雪樓㙜空有基
離船未久抱虛暈孱弱忍蹈波濤危宦衝突然且卧病
便行小伺西風勁廬山夜眠不熟淚不乾梧桐走離凋
井闌

午陰生清足軒

雲過秋天亂擊荻風透秋窗遺剪刀客衣雖禁如此悞
離家失侶徒呼號肌骨瘦怯病易入況復加以思慮勞
行來行往失神雋蟄比何殊懸壁猱步底促織聲更苦
唧唧唧唧聲轉高閑燈謾弱寄清足石階半落埋蓬蒿
無人洗竹起荒蕪肥竿蠹葉纏薜荔繁陰不容絕午夢
安得清風髮襟袂擢殘其來亦已久心欲扶植恙無計
鈎簾癡生空搔首直眇秋雲割新霖雲捲雲舒天自空
風生風止窗且閉未暇冥搜清足吟鄰園老鶴傳孤唳

西風

大江西風三日起激起怒濤三萬里客子口禁悄無語
縱有高樓危莫倚樓前禿樹剩幾葉更有咽蟬埋葉裏
大船小船不見影衝沙入峽蒼黃艤偶籠窄衫上岡頭
茫茫莫辨天與水浪花旋舞山岳迸鱗鱗白露江豚齒
乾坤浩渺昏八極秋高偉事無過此正愁梧上鳳栖空
誰傳水底蛟龍死

得少順風又值小雨二首

浪遊幾[illegible]還家況貧抱遺書着擁篷短蓬獨載冒江濤
平生觸事成淹滯所爲素守三不欺人所不知心所知
欹枕眠就歸來兮風伯前呵雨師隨
風色幸順蓬小雨小雨冥濛細如縷磯上積得雪片堅
雨暗煙沈無所覩無邊無岸江氣埋誰將混沌爲胞胎
送[illegible]急取狐椅閑詩思不知從何來

午睡中懷約山遊

蘇州蘇枕蘄川簟更着洪州蟬翼扇高卧西窗風外榻

栩栩羲皇夢中見客寄無聊歸未易捜吟攪得酸腸徧
篝香鑪肥自相憶李膺肯羨洛陽掾為客不似家居好
身老江湖已云倦要盟東林遠法師白家池上泉球濺
聽泉坐石且幽尋收拾勝跡歸吟卷我欲往遊志已堅
只恐同遊心易變

貧遊

厄貧作客嗟不辰樓危更覺懐家頻接泥渡頭漫殘雲
飛雪成塊打倒入隅江黄梅山嶙峋莫障彌塲風沙壓

巳河未放船出冰歳晩客子多苦辛伊誰急利行犯新
茶引濡滯太不仁書生枉用千金身嘔盡心力無由伸
乾坤誤我此行役徒然夢想南山宅廬阜要窮仙佛跡
須將姓字磨崖石春風春日春酒碧脫却俗務勞僕屐
携楖栗向雲微只欲了此心願歸

辛酉富池元宵寫懐二首

七年交春七日強豪豪春雨吞江鄉此夕莫知是元夕
地爐埋伏身猶僵鼓鼘聲絶想景物燈火熔煌如尋常
逢辰往往思齊勝此際何異栖幽荒推窻且畏江風惡
風柔却憶沙河塘一竿星點富池廟隨炙隨滅無精光
江南江北那識春況此寄鎮埋煙塵畢樓客官困壟斷
無故汚此金玉身濁醪自醉復自解空恨梗政吏不仁
忽傳街鼓聚嬉戲兩株枯柴揷燭銀塗抹脂粉破涕淚
覓酒獻笑酬佳辰震揺荒市官不嗔傳是黄梅縣西人

吟客杜訪酒邊走筆以贈

請書無靈將易見剩得此身寄爽餓浮議徒然強雌黄

孤生已作蛾旋磨江湖説詩在處多字不堪煮詩奈何
不若將軍毡帳醉兒郎帳裏傳羌歌歸尋種秫安愚恊
徴名徼利天所靳長沮桀溺隱者歟耦耕曾奈仲由問
濁世悲歌無歇時公事不了歸癡兒買蟠今古何足恃
得醉且醉莫須疑酒邊説詩直是贅説詩斷是敗人意
醉入羲昊洪荒前消取要時即鄭陡歳年寧免驅塵勞
勞不成功亦漏溜終須傺入千百衆生對栢烟穿布袍

余明遠訂遊廬山

清談得子夜已中彼此歷叙平生窮知子曾為四明客
亦曾賦明光宮驚人海棗不相逢狂遊却向江城同
尋盟要秉廬山把香爐峯頂烟生紫便從山北過山南
趂取春先攢茬李洗心滌慮先漱齒况是天下第一水

答問遊廬山日子

欲遊廬山恨不遍將子先須兩脚健山中浪走不知方
逢人問路定傍徨人言五老山水窟半是神仙半是佛
獨行直谷西風高亦可議我無仙骨

刊舊叢武賦

少年嗜學如嗜賽諸公奇之有奇寶學荒志曠不自量
躐登將壇多所嫉薄遊六朝廢興處遠眺離場分離日
江草江花幻縝粢下字如縛禪家律吁嗟舊存無二三
側近所取不償失因知嫉者皇輕易斂盡浮華能就實
趣入空玄須正傳趣得於心暗如泰投別造化鬼神泣
天孫雲錦可織出客寄多時轉蕭瑟趂取風火萬曠逸
九江五峯全翠遶風月悉歸三寸筆

官廨涼夕醉成

溢江城裏九江驛今作分司主人宅我脫富池榷茶責
借住寬閒忘主客移栽廬山竹半百障得西廂斜日赤
西風搖影夾半壁夢覺只疑泥土窟呼酒當天脚復適
說詩正可涼風夕銀河萬頃鎔瑣色曠放莫名狂太白
留此亦好歸亦得免使向人說離拆月明酒醒塵絕迹
杳獄騎鯨泛空碧

潯源口即事

悠悠滾滾泛烟蓬內耳聽徹江聲空水步涉歷休折柳
晴宵又泊潯源口何待月上淮山頭黃昏更好尋泊休
紅糟釀魚可薦酒劇飲誰能盡五斗斗斜月出夜已分
江聲人語寂無聞惜無接仙共此快獨自吹簫離迥碧

蝶磯

蝶磯聳拔大江東梟能害人時所惡或謂水沃石上來
以澆易蝶本無據云放介 前對三山削遶翠左望邑廬如
柳布政和觀頹須穿淵青墩月出夾沙暮仙屋周遭二

十間常容若行挂單住于湖題字跡已湮拍磯只有風
濤怒下覩轉經送輪藏若徒自希檀施顧飽飲臨江望
此磯此水終身不曾渡
青鞋尋勝亦痛快斜陽迅如箭鋒度蒲帆挂起祇瞬息
項刻便纔蕪湖步破舟可棄跡可安邑橋宫店暫尋寓
釃酒欷歌謝江靈髙眺月江足詩句

苦寒

陰崖月無雪未消入富池江上逢寒林萬木絕枝葉

終日強飲收薪樵一屋羇人鬢蕭蕭三冬肢曲無炭燒
掘地作壚煨榾柮如此為官徒折腰

贈蕭鍊師公弼

吾家阿京愛公弼吾家澤兄敬公弼半生夢與公弼遊
豈意相逢在今日春風和氣見眉宇玉壺水鑑藏肝膽
人間萬事君自知未必君材人盡識蘇門水木無纖埃
聞君家近公和台仙家近日多官府黃帽青鞋歸去來
時太傅老家甚急狀云

留九宫山封道士飯因贈

茱本兀兀剪青玉鍱成洗飯填清腹狐鶴出自九宫山
雙胖如鵝步如鹿我聞深谷少得豐食淡眠幽體已仙
軒軒意趣神氣全中壽亦過八十年

五言律詩

太平興國宫

旌幢龍虎衛臺殿鼓鐘浮水亂渾疑雨山深祇見秋九
天嚴採採元老主父脩得祿安蕭散前身幾世修

邑家市

鄂侯遺部曲多栽此為農茅店羅著松巒出亂鐘溪流
分別鴉晚色失前峯去去遺仙跡蒼雲幾萬重

過富池水軍寨前

山暝沉晴靄江春蕩夕暉水從螺港下雲接鹿磯飛雷
鼓茶船衆風旗酒店稀黃昏入漊艙營鼓聲微

宿雄江統制衙

往分運社供歸向阜廬眠山叅差更鼓春江走戰船風

光隨處别替影倩誰憐花柳西湖曲招邀憶去年

李正將病歸

從軍傳勇略信脚困行間病廢羞長劍秋歸見故山鏡中雙鬢改衆裏一身還風雪沉昏夜猶思戍散關

客中擬遊廬山

依違合夢破悲壯曉鷄鳴旅舍鄰淮士家書附遇兵東風吹滿樹落月下江城辦嚴遊山共天池聽水聲

憶廬山

屏心寒寒說屋角曉城鍾客子幾多想廬山千萬峯仙源雲氣疊漢坂雨聲重楊柳西門外禪人屢此逢

泊安慶得郭瀍溪書

客牕停坐久軍遞接程初狂醉舒城酒欣將建業書宦遊空嘆老吟思未應疎擧網誰家子欲然舖三魚

江城春日寓懷

丘園勞積夢天地厭劬書丘晚分孤鶴跳春喜衆狙風多醉有竹雨久飯無蔬又見江西估波間薦巨魚

天池寺憶雪屋部上人

惠詩傳驛舊立雪想師還一别此山去清風不可招經窗雲半挖石棲水偏朝托迹今三宿伊誰共寂寥

安慶新城

清香凝燕寢春色遍龍舒市井無遺地人烟有定居拚聲驚屋遂帘影酒坊虛白首三山客編茅作校書

過安慶舊城

市邑新蕪盡風沙舊路歧重添多少恨可想戰爭時蟒

氣纏荒合營北出池織織城角草應是得春遲

送劉統轄自黃岡歸光州

偃武身還老還家計未非窗依山寨住書訪竹樓歸度隴書鴻少翻場戰馬肥月明崖北望誰摘故園薇

贈圭上人

幾年參四教孤影托三衣自識閑機了誰甘苦行歸秋藤溪水活雨葉寺墻肥覺得真如處空房不掩扉

秋晨入城後寄

此条写九頁贈
天介寺覺菴圖
上人至末爲書而
錄中存播送史
制機之鄂州至
心鉉轉寫之止

心知沈迹頂耳軟猜詩跨迈照僧歸寺西風客憶家微
寒侵病骨新夢惜年華獨坐無聊賴沿籬屑菊花

拙寄

吟寂風烟異荒寒夢寐危擇文官可久爲吏拙難醫大
閒擢艘上孤聲竹笛悲快沽桑落酒澆此蕭條詩

冷翠谷看瀑二首

閑得西巖窨寫飛直下泉會奇曾結屋接澗可通田晚
竹侵雲老涼疏摘甘鮮野猿常挹子飼食下松顛

清嘯谷谷答閒眠松陰便山林微暑退鐘鼓遠風傳足
蕭憂飄僕負輕羡散僊乍喧思耶盡書際石根泉敲
堤湔垢偈廬山辟壓飯穀宴字熟茶泛乳花白豆真青
何處思思之易陳他年翻到十高書兩繪

送史制機之鄂州

宿戍供王事膏車趙客程折欵溢浦柳行色武昌城借
邛科遣餉迎江點騎兵憂時心更切滿望邑塵清

過分水嶺

看雲忘斗峻倚石望蘇翳鳥背斜陽去牛翻淺草眠井
桐文野廟溪水沃山田隅嶺僧迎客狂談馬祖禪

妙智寺

空凉妙智寺經始卧遺碑白日有精魅長年無住持雨
淋泥寵壞草迸石爐欹繞入廬峯界天風逐步隨

琵琶亭

艱難罹戢歲寂寞向他州分絕青雲上家遥滄海頭空
江蒿寒只枯葦猜荒洲不奈燕城角鳴鳴吹亂愁

泊黄茅潭

吹雪滄洲雁噓雲碧浪鯨茅深淮渡遠日落海潮平廟
樹搖燈影船風送鼓聲勞思於此泊無地趣春耕

廣濟縣王氏山園

憂世鬢眉覺耕閑夢想安封疆南斗臨天地北風寒野
水通背井山雲補靈閑故鄉營業墮歲晚轉艱難

曹家沙阻風與朱一斐步入廬江縣

剌浪淮南接踈蓬岸北留聯鏇入荒市扶杖涉虛洲有

侶同尋醉無歌可遣愁風花猶未息却望隔江舟

富池晚興

江花迷望望霜葉落紛紛翠峰明分燒滄江遠載雲聚舟應弭侮營壓又屯軍欲遂平戎捷須將舊硯焚

小步晚興

板橋孤渡險草屋四鄰穿遠客感新月短毹傷壯年水籬微雲泛天宇列星懸無地尋朋好歸情托七絃

宿潯陽館

病身歸來竊楓葉見飄零雲淡秋星白天還戍火青舊盟無處續閒夢有時靈月色江聲裏愁多酒易醒

江墅秋晚

秋林不可寄九月已寒風鴻鴈雲呼遠蛙蚊雨洗空籬花荒正色岸蓼卧枯叢別浦棲漁隱何期共短蓬

入貴池逢張秀夫

風姿欣邂逅彼此略寒暄為客那知老相看不忍言湖魚朝上市驛鼠夜穿垣共爾添貧病攢眉說故園

逢林舜舉

命途元造厄時使壯心違淮海三年客山林一布衣有家惟母在無犬寄書歸明日重陽醉休辭上翠微

自接泥渡再還富池

接泥當有渡截水欲無梁白日風聲惡滄波鷺點涼閒身經暑疾故里報秋荒渺渺孤生訖渾如墮絮忙

銀樹

銀樹驛椅廢征車難久停月沉孤店柳雲捲敗舟萍家

明荒燐山田出斷鎔甫能投宿去歷歷過郵鈴

春近

灣月江當户編茅屋背崖久貧難養氣獨酌且開懷雪水溢淮土天風破楚霾鑾春明日早環珮想堯階

愁中送客

染衣塵土厚覽鏡雪霜明朱墨增新病身名失舊清公庭春草盡野市脫醅輕留客驅寒宴江光射北楹

客江城歸期尚阻

晴坂桑麻綠春溪蘋藻香家林方欵歲身紀且殊鄉須
洞時機密淹留日計長此生歸造物不必掃行藏

客久

身孤猶落葉客久向餘兵少睡夜逾情多閑心更清縣
樓說漏點雨市雜溪聲海上偏搓在思東幾凝情

贈歸客

囊橐依然負烟波爾遊窮秋多雨水歸棹幾汀洲艤
月無言坐聽櫓不解愁還耕應在念首回客遊留

客寓即事

樹頭梅豆小水際荻芽鮮光客攜名雨頏脊納條錢書
尋臨眺與限入惜春聯不似西湖樂東風蕩畫船

獨客二首

獨客夢中過夭愁醉裏生秋醒誰可解晚卧自難成破
屋無人覺幽泉有雨聲南窗多不捲想像竹房清
宦冶寄樓冷僧樓疑望遥江山延客眼風雨聚秋霄薦
酒茶淮棗熟榛漢椒莫能諳食味心跡轉寥寥

贈天池寺覺翁圓上人

罩起吾溪寺禪棲主等峯收詩入碩石禮塔起香鐘籽
古心何辭觀空語更憐覺翁繞覺處明月出孤松

重遊東林

溪水涵天影山雲起履聲信緣重一到流夢入三生瀑
勢翻空遠林陰障雨平爐峯閑覽勝思附遠公名

留江城將還富池

吟斷悲秋字愁歸餞臘蹉天荒鵬路絕水落鴈汀懸白

羽沈鄉箭滄江負釣船拔閒須有日處順且添年

天池寺晚步

傍通錦繡谷上接鐵船峯月出龍潭淨風虛佛座重四
維天象朗孤閣野雲封収得天燈業熒熒却絕蹤

出西城

舟車江郭隘鐘鼓梵祠遥古驛停羈客深林出晚樵鷹
呼風立至鵝寒雪垂飄市價招商息殘冬未寂寥

東林寺晚步

天地聚奇觀山林負隱名月明僧影瘦風定水聲清不覺忘身世何須問死生有詩難衆似真實避時英

旅次感懷

亂眼悲人事遑程老客顏亂鳴風鼓浪鴈斷日衡山此際塵勞混吾生賦子惺吟聯朝眺積負得賀衆還

周孚與高伯庸同遊王氏庵歸而閭丘仲詩至因次韻貽顯庵主以紀一時事

寂寞城西寺重來已素秋未霜方草合欲雨暮雲稠濁酒蟲方成新詩困復休翩然會心處煙徑有歸牛法水堪湔垢僧廬白辟塵飯炊雲子熟茶泛乳花勻草情何厚忽忽跡易陳他年輞川上為畫兩綸巾

廬山集卷三

廬山集卷四

元　董嗣杲　撰

五言律詩

泊貴池驛

琴書盆浦擔風雪貴池船問酒臨津醉添衣入驛眠漁翁寒補網鄰女夜調絃何日齊山去尋僧學說禪

西林寺

地分連寺樹逕掩隔墻苔破屋無僧住深秋有客來號猿歸禿樹饑烏立生臺悲永當年塔陰雲撥不開

客寓鄰家有園嘗欲遊之不可得

形容淹白晝意向落清樽客榻猶移雨鄰園自掩門秋高江一色風起月多痕忽忽孤生感真難萬俗論

送矩上人

罕懸淮楚寺褫染歲時塵踏雪歸何處看雲悟此身三乘新見性一鉢晚隨人江北蕭條甚還期莫待春

寄別余明遠

別離臨水閣迤邐望城微落日猶回首空江獨自歸遥
峯攢石樹鐵烏立沙磯誰𢚩貂裘敝還家且掩扉

寓城一首

推枕榮殘夢開窗掃積塵病深難聚酒貧極莫依人野
樹交山暗春林受雨新晨興閒登屐休惜看花頻

約余明遠

静極占鶗鴂閒來業簡書風停思睨醉尾軟便春鋤透
屋哀歌切懷人吉夢疎餘樽須共倒莫惜過吾廬

客約遊山久未踐盟

居安懷蔚屋處約客雄蕃風日山川媚城池草木蕃花
時賞久滅春醉約多番顧我留情極憐君苦事繁

雨後

一雨收殘暑新凉荷頓添秋聲滿落葉蟲語傍虛簷衰
疾便高卧浮程嘆久淹山林雖寂寞亦足養吾恬

四安舟上

復添二嘆處回泊四安時野市人言換官坊酒味醨歌
船要價重縣釜侍擢遲客況那能遣終身厭路岐

舟過彭澤

柳移彭澤縣江泛木蘭橈遠水初凝暮青山獨去遥沙
明回斷鴈月黑起寒潮受酒無元亮而今懶折腰

安豐朱一夔同舟

寒勁滋烟浪根浮蹈雪霜同舟諳楚俗空橐逗吳鄉聚
散羈情遠行藏話柄長驟逢接言笑真覺背時粧

廬山中即事二首

樹密攢烟靄泉甘護土田怪嚴仙佛徧呵護鬼神專道
社招無地桃源別有天萬峯空削玉分絶構三椽
聽泉聊解渴望塔謾驅車山屋潛花犬沙溪泛葉魚野
僧朝自碓牧子夜猶鋤風景渾生意塵勞盡掃除

舟泊靳城下

秋蕪埋戍雨暮荻卷堤風架侮弓刀利揚威鼓角雄雲
連淮樹暗月逗漢營空挨拖資遐眺興哀自古同

題江州天慶觀

臨市鼓鐘透殊庭瑞慶垂上淸唐塑像正一眞遺師經籙青城飛樓臺紫極基老天躋壽域羽佩有威儀

妙智寺明上人他適因得一遊

主僧何所往閒客自來遊山阜秋稜勁村腰稻把稠落烏攢梵廡腥鴿墮經樓借鼎烹茶去無人話趙州

七言律詩

留興國宮憶城中友人

拜章壇下桂花淸客子尋山眼更醒萬竹梳風凉透碧

亂峰收雨曉多青城中佳客還相憶月下幽泉政好聽誰肯結茅鄰遠社白家猶有舊池亭

九江易帥遂得盡遊郡齋

郡吏東征迓衮衣不知郡圃掩芳菲櫻桃熟處香山識楊柳栽時靖節歸壁帖嵌塵鍾鼎碎樓歌壓市管絃飛廬山面目淸如此幾客登臨幾夕暉

謝村

暮後艤行此可停臨平山色入船青煙霾慘淡多逃戶泥井虛圍有廢亭貧衲施茶營屋小老漁曝網遶籬腥客懷久困飄蕭裏風撼枯桐不可聽

欲附蒲海雲劄幹舟歸

江上樓高暝樹連壯遊空慨禹山川客中問醉當秋晚夢裏懷歸在燕先水送流年遺楚恨風吹殘雪上吳顛幾番謾附鱗鴻便不若相依買去船

泊韶村

泓然歸息苦冬陰小泊煙塍却舊尋荷葉久空晴浦近

參芒還吐晚村深鱠鱸雨壓還吳興寄鴈雲迷客楚心便可放懷天地外擕將奇思撥孤琴

又憩西林寺有乘馬人來同宿

孤凭水閣坐斜暉七級浮屠壓瞑氛慧永祠空依晉樹遠更碑古宿唐雲自聽遠鶴情偏逸誰策羸驂趣不群同向西林卸行橐溪風撼撼葉紛紛

岳園醉宿二首

茶糜菜暗石床平醉倚池臺午影淸洗酌更嘗桑落味

推窓忽聽栗留聲能仁寺裏塔孤立見易園中人獨行
此地酬春誰得共東方月上雨船橫
名園獨步欲誰群午醉醒時坐夕曛瞑色移花從几暗
野香帶酒隔窓聞遠山翠翁春初老落月弦消夜已分
杜宇若催濡滯客曉愁相倂落歸雲

蓮花塘

啼煙禽鳥從羈魂又泊寒崖近水村暗谷霧深迷樹跡
斷塘水涸見蓮根自收墮葉投官店誰縛枯藤鎖廟門

濁酒不澆寒極恨幾程(陸)入醉乾坤

欲脫權司東歸

擔尾心期有破琴絕憐無地覓知音形神怯冷猶迎客
風雨催春亟治任眼落牛羊沙渡遠情疑江漢寺樓深
津津誰染鵝黄柳想可挨排醉綠陰

江州稅亭清坐

西郭江頭坐午前春仃裂笛出商船繞晴旅舍猶飄雨
末晚罕警發變煙尼(去)歛自知人共厭思歸相視眼徒

穿任亭逢莆田(閩)老叉說今朝損額錢

舟歸富池紀懷

風月幽情藉綠樽奔馳水陸最無根官舟獨載年窮雪
社鼓相迎晚泊村到岸茶商期又失懷家尊客眼添昏
煙蕪不斷休回首心跡從誰逐節論

銅陵縣廢寺

銅官山下舊坊欹昔為昭明太子悲鶴去不歸松下柱
(陸)埋空見草間碑誰言象教無銷歇自劫鴻濛有亂離

獨倚傾墻望淮水殘僧絕影立移時

自興國軍泝出富池

澒洞塵沙跡寄浮霜茅風棘斷堤頭幾家白酒山城暮
一穗青烽野戍秋戰馬向年荒此壘羈鴻今夜宿何洲
扁舟直下寒江口不見甘王巻雪樓

登臨

登臨乘此暮江風數盡南飛幾字鴻秋水已清天更碧
晚楓未赤棗先紅諸公軒冕留情處萬里山河樹髀中

壯志已銷思擁衲飽餐蔬飯想虛空

富池鎮上感懷

富池鎮上土風殊誰潤流民涸轍魚椎子乞租營屋住
瘦官强占廟門居賈舟聚港傳官點鬼店揚沙託法祛
第把沽漿招社賽墟頭還有馬相如
髑髏如雪混塗泥浪打沙填晚更淒烽警上流兵未解
灰寒中土客徒栖悽跼日積思鱸切欬飢風鬧集鴈齊
憂患轉深頭轉白江雲不障夕陽西

瓦民土著兩紛紛朝暮惟知射利勤隅縣小家多釣弋
近沙虛地少耕耘田中紅葉秋何極直北黃雲路不分
僻處絕無佳客過酒邊安得有新聞
荒村風物幾嗟吁鬼笑陳人旅更孤鴉點傍船拋食飽
骨靈撐岸蝕尾枯酸腸百結攢年裏古鎮三叉截路隅
平漠展殘斜日赤有書無鴈過西湖

富池寓懷

來佚徙將意揣摩臨高又惜歲蹉跎鴈江山老秋烟傳
入樹風號夜浪多童子得錢思遠引鄰翁借酒強高歌
設傳客路饒孤笛若老山村只短簑

閉戶

客籬倏見野棠開紅紫無心委雨苔閉戶自償書債去
題橋誰作酒傭來晚知屋上青山改老為江頭白骨哀
臥疲卻寒詩是崇斷然難畫入雲臺

重入東林寺

鴈門市裏梵坊通整理重登興未窮雙劍峰高雲氣壓

五杉閣峻水聲空欲拋世網離塵境要扣禪機演祖風
況有昔賢遺跡處么家池上白蓮中

李勉之攝廣濟尉

我滯溢城每自憐相逢相倚杖頭錢盡豬愁想年窮夜
覽鏡羞稱壯士年萱草滿堦堪壽母梅花遶屋可名仙
近家何往非安地又買柴壇對岸船

送張子秀入京

玉立當歸香案傍平時高論凜秋霜錦囊自富驚人語

寶劍猶埋斷岸光雨外雷聲隨地起江頭虹氣接天長
有漢入告需時用未忍將身學子房

黃池客樓

得子相依忍袂分還棲黃池朱子門雪花着鬢久方濕
酒味裂腸空自溫欲問笛起市樓破不知井通河水渾
東塵難完見誰說蝸角蠅頭爭噬吞

送越人姚日章遊淮

氣宇凌虹駕海長萬遊感慨舊封疆家鄰賀老千秋觀

袖有曾公一斛香逸走江湖諸客況快吟風雪過淮鄉
井蛙我且安愚分來卜何時共酒觴

重泊揚港

交石夾頭樓落鴻卸桅強飯傷飄蓬隔洲漁屋披亂草
入港客舟維古楓際晚望斷風帘盡繞晴洗得雪林空
舊僑野寺重尋懶回眺炊烟搖葦叢

舟宿湖口

汀沙如雪水無聲舟倚蒹葭雁不驚霜氣隔蓬纔數尺

斗杓插地已三更拋書枕畔憐兒子昏飯燈前慨友生
尚有乘桴無限意催人搖櫓轉江城
長年人海混潮聲水宿荒涼卻夜驚月照空巢烏繞樹
風吹短草雁知更要觀此地秋濤壯更待明年春水生
不比蜃樓多變見綵雲初日擁層城

清明日懷孤山

身寄滄瀛歲月奔遠懷仙苑自乾坤梅林有影吟魂在
陳柏無枝古意存獨客此時思上冢孤山今日定開門

西江不似西湖上處處酬春把酒樽

重遊能仁寺

古寺踞城為甲刹巍峩殿閣壓江雲香烟昏壁沿廊黑
磚塔喧鈴徹郡聞白日僧歸春更靜清明鬼哭夜初分
住持羞接閑人話要訪時官杜廣文

過林靜學湖莊

宿雨初收湖水香水邊風月闌干長幽情多駐古松里
舊夢幾空春草塘移竹栖鶯鍾野趣捲簾通燕悵年光

衰殘謾自戀名酒足弱體瘦誰扶將

白家池亭

白傅流風尚可尋爐峰翳紫掩天陰石理遺像丹青落
泉遠虛堂歲月深老木寒拖千谷翠小蓮涼益兩也全
抛包知是何方侣空論能參惠遠心

家書不至自嘲

客愁難過鬢華添晝寢醒來飽黑甜春雨欲花粘燕屐
晚風吹燕入蘆簾自知闕下家書斷不過城南卜肆占

蕭散形骸天分定江城惟有醉厭厭

江州寒食

殊鄉寒食亦風柔桃李春香掩燕樓周子墓頭誰拜掃
岳家園裏自嬉遊雲連閣節旌旗暗水泛商船鼓笛浮
江國日長饒客思不知何事阻歸謀

暑中客懷

飄蓬於此趣何迂破卻牢愁是酒壺世上利名休羨有
胸中丘壑不應無秋侵客鬢從添白春滿侯門亦謾朱

無地追涼身坐舩藕花多處憶西湖

泊李家渡

厲字書空極勁遒江流東去不流愁夢歸破屋南山下
身落寒沙古渡頭雪意已堅狂問酒風威未厲懶添裘
土人識得滄浪客特地相期劇醉留

入廬山

斷壠橫溪出洞旗來疲小憇晚陰時幽林合翠痕痕淨
遠瀑飛瓊派派奇水迴起風傳鸛垤村荒入夕見鷄塒

竹間誰拂農家壁覓寫如今酣醉詩

午睡

茶竈煙沉午睡遲故山雲遠思依依桑麻得雨侵簷長
燕雀凌風掠水飛簪帽無花徒遠砌採瓶有粟且扃扉
翻空何處胎仙唳華表當年識令威

入東林寺

晴向過溪亭下留拂碑慨想晉時流雲生古樹鳥耀雨
風撲脩廊松竹秋登閣令知山撲面照池涼覺水澄眸

捻香禮遍遠公塋僧舍乞茶談趙州

又泊楊港

蒲帆發處溯回程楊港魚家晚飯晴日轉江空風勢緊水浮樹禿雪枝明饑腸恐酒垂涎覓愁眼供詩就口成天念奚囊向艱澁故令歲晚逆春行

龍華寺北板橋平幾戶淮民結屋成屢向封疆寬版籍獨遊淮海陋功名去年過此曾尋勝今日逢人似隔生懷抱敖昂無可訴埋蓬心折聽江聲

又寓富池雙泉寺三首

蟄龍潛介入寒泓極目滄江浪不生沙渡解舟人語衆淮山縱火燒風鳴身棲蕭寺蓬窓久雪壓蒹塘草店明莫說此為孤陋地白雲流水助吟情

舟楓葉葉委江塘旅况空餘古錦囊闕下有家勞夢寐燈前無酒遣荒凉陳蹤浮泛棲僧舍住事消磨落客床世態自應酧酢慣已拚雙鬢受年光

晚來抱賴炙孤燈臨水禪樓獨自登鳥道草深雲宛宛魚湖夜定月澄澄詩聯呈佛方堪讀俗語污人不可膺歸隱南峰峰下宅縱談今日豈無僧

銀樹道上

銀林驛路雪離披行迹茫茫自苦悲不忍早梅經細雨卻欣折竹壓枯籬身嬾出陸肩輿破足涉公溪口岸遲荒店無人塵滿釜豈堪獨力任晨炊

雪阻李家渡

迷寄郵程冒冷雲病身添透客衣塵歎傾茅店清眠雪

想像梅村遠醉春稚子獨還乞卸濕篙人相告酒賒頻荒鷄唱斷天將曉快解孤篷野渡濱

泊雷江

沽酒難澆偲偪習風平浪息卧孤篷寒知僵䐈雷江口醒落狂吟雪店中勞去有身伴病鶴愁回無耳聽哀鴻行人那比淮人逸豆飯藜羹樂歲終

入廬山感興

古翠深中擁紫烟幽行先詣石溪泉未能畊野安愚分

且樂遊山趁壯年五色在前難障礙遠煙來此可留連
杏花林裏開風月況有宗人演地仙

廬山道中

疊疊蒼巒別是天往來即是地行仙撥雲峰底落紅雨
冷翠谷中浮紫烟樹色淨依山色古樵聲清共瀑聲傳
遠公不作淵明醉結社徒然愧白蓮

馬頭渡

幾回問渡野陰濃起早相呼皷短蓬千里晚沈鴻鴈信

片帆凉卸馬頭風官坊酒濁秋旗破客店人荒晚釜空
量取異鄉愁幾斛只須傾瀉錦囊中

江城懷隱

病身尚蟄灌嬰城歸夢長縈醒復成衰鬢離褷撓鶴瘦
安書隅閣見鳴鷺山送晴有侵簷色樹禿秋無撼野聲
只欲養痾求退靜棲遲泉石適歸情

重過清虛庵

絕境惟聞天籟音山遊重綴壁龕吟春生仙窟新篘酒
塵鎖書床舊調琴丹井月空梧積滿瑤臺雨漬蘚埋深
明朝襆被歸城市萬疊蒼巒有夢尋

晚過陳峰留酒邊懷舊

相過失喜晚炊香同坐閒書況味長江日下山雲半赤
淮柑離土葉全黃殊鄉酒味鄉濡口弔古詩章易刺腸
憶得舊遊梅院醉萬燈環錦閣新裝

秋夜對雨

對月飛觴任事休胡床寂寞庾公樓西風解使蛩專夜

長日能無酒送愁新鴈陣分離塞欲殘螢火死落汀流
醉來獨卧梧牕下靜聽胡琴撥怨秋

又潯陽館晚步

獨下閒階信杖行暝空萬籟挾秋聲天連危樹千章暗
月照廬峰九疊明舊信傳訛寒鴈過短生催老晚雞鳴
可嘆何止心頭事戍接荊流尚甲兵

廣濟縣 寄台富也

雲拂飃簷草擁門荻花掠岸雪紛紛龍行貴聖祠前雨

鵝聚廿王墓上雲絶巘樹環孤市盡亂溪水入大江分
邑民還有思尊與簾底琴聲寂不聞

蕪湖縣

雲檣風施蟻江湄客寄何心聽是非國課轉虧商旅瘠
縣官頻易吏胥肥花迷夜市燈初合柳匝寒田水自圍
今古通津離別地曉沙晴日出螺磯

泊廬江縣界幾遭風掠

丙興那如歸興濃此行誰信破囊空扁舟小艤廬江外
兩夜深埋虎穴中獨客痛心無可說何人料事偶相同
昏時抛過銅陵去不管長江起北風

天池寺

吳說天池兩字真梵坊突兀鼓鐘聳聖燈逐夜朝文閣
雷火何年損相輪足下有雲如隅世眼前無地可容塵
追嚴不枉祠忠定招得吟僧作主人

秋涼懷歸三首

青幽自足倚繩床雨過浮雲歛八荒雄郭西風鳴夜籟
太虛涼夜瀉秋光槐花綴粉粘苔砌桂子飄香入草堂
倦卧不知身是客殘燈欲滅泣寒螿
風涼贏得四肢清泛寄誰知去就輕臨水有亭秋更淨
對花無酒月空明鴈行愁落荒汀遠梧葉寒填露井平
獨遶曲廊心汗漫附書千里述羈情
元龍藏盡舊時豪尚落湓江枕愁濤月下聽歌情浩蕩
燈前支病鬢蕭騷少年偶負投機愧今日徒工覓字勞
歸興已濃秋思壯垂虹亭下問三高

又回至興國宮望天池一簇雲氣中因揚道士
留有賦

迎面蒼巒疊黛濃幾番回首想行蹤白雲擁海文殊閣
老木屯烟聖冶峰方別衲僧嗟夢寐又逢羽士接從容
明朝還踏青鞋路重掬神泉聽亂鐘

次韻重九

懷古恁高厭客身秋深愁望隅江城狂支靈運東山屐
醉應淵明栗里巾楚澤豈無餐菊友漢宮還有佩萸人

今年不作風和雨見得南山面目真

重歎

心知天地厭羇留凝坐忘言不點頭活脫世間泥塑樣
癡貼江表陸沉羞思仙解竹招蒼鳳學老废梅縛翠虬
歲晚說歸何所待厚顏安足恥時流

遊蛇岡嶺庵

遊歷貪行入暮鶯蛇岡嶺北衲庵清雨風掃葉秋初勁
野火燒空晚尚明塵役未能拋白日仙家不獨有青城

借眠熟睡全無夢服了黃精呈白輕

寄湖口張監渡

寂寞郵亭紫翠中有懷不得遠相從渡頭幾發東西棹
兩角長鳴上下鐘江晚無鴻秋信杳野涼余豪綠陰重
天空水闊雲查斷收拾新詩寄興濃

寄周堂長

回首七江秋水西杖藜閑步菊花籬百年清濁甕中酒
萬事安危枰上棊夢入莊生迷蝶處歌翻甯子飯牛時

西風徐揚獨棲慣屋枕廬溪雲錦池

舟行不及遊九華

下水風帆勢若浮雪深且向貴池留兩三漁艇有歌送
咫尺僊家無分遊劍削山稜雲氣直鏡涵江影日光流
神馳杜牧題詩處容更光陰別是愁

和翟建大見寄

鄉人誼桑如公少彭澤辭歸過永與合向殺雞爭地步
屈于監當負聲名故家吳苑夢回首新治淮山任曲肱

見說泣寒移足懶只憑紅粉伴扶藤

訪三橋步隱者

翠竹蒼松貼屋牢屋前徑狹長蓬蒿蒲團坐久侵肌濤
柏子焚來結氣高山雨濕蝸腥蘚茘野煙薇鵲損櫻桃
終期脫跡相從去參取玄微學鄭遨

過富池水軍寨統轄姚子雄公廨略棲遲且有

約同上杭京

春雲冷壓渡頭槎春色晴翻浦際沙並谷鵜鶘依水打

成團蝴蝶舞江花富池軍額與全籍治邑農功有幾家
指日並馳天路去莫揮客淚苦悲笳

客寓無眠信口賦秋感

赤楓又積灌城頭如此江山不掩愁青眼無人同樂歲
白頭有句獨悲秋詞章全拙知誰信身世多虞謾自謀
蘿角黃花消正色北風更急莫登樓

客次狂吟

野服支離號散仙望晴閒倚杌樓前江山風月多尋酒

蘆荻汀洲幾泊船水路愁聽𣏌櫓鴈野塵清隔雨溪烟
來春不負彈枝去楊柳橋西聽管絃

客久

衣裳勞盡客遊闌三月江城雨更寒小店有錢賒酒易
名園無主看花難驅馳塵土身千里荏苒光陰指一彈
種種舊愁歸杜宇青山碧樹帶愁看

廬山集卷四

[illegible]

元 董嗣杲 撰

[illegible]言律詩
[illegible]秋巖白山中寄約
[illegible]江[illegible]春[illegible]夜樓清隔曉鐘思白有人傷柳色
[illegible]力學蓋長劍兩載心期信短節
盂疊屏高有棣致遠相約則吾從

棠梨湖

西城轉地有湖光矮矮荊榛出土岡俎豆零星侍野哭
舳艫聯絡急邊防火壕楊柳猶秋色貼屋桃花自艷粧
芳草不除生意在此名誰命謾華堂

泊接沉渡詩

笑泊虛灾古渡沙沉暉遠襯楚山霞江鄉酒薄難支日
客路詩多轉憶家全彈耀林懸橘柚翠綃縈浦泛蒹葭
船窓掩定身如石雞落何人有菊花

又晚立接泥渡邊詩

逍遥行樂立西風多聽秋聲耳欲聾供世難分心力異
浮家易感古今同小艇軫渡遺晴蓼碎葉填津積冷楓
博望有槎攜不去羊頭横卧樹心空

東林寺上方塔

塵外乾坤豈易窺上方尋勝短笻隨病僧借榻山衣破
卧佛當門石塔危亂竹迸階交密樹荒苔[illegible]壁[illegible]蛛技
幅巾居士修行久處設浮光不戰時

蘄城晚泊值雪

雁聲哀怨極淮天際晚[illegible]呼雪打[illegible]古驛魚稀誰撒網
盧沙馬過自隨鞭人烟頹獷空多智形勝卻墟又幾年
龍眼磯頭風浪急今宵歸與此方堅

壬戌元日二首

青燈挑雨曉光凝歲律回士萬象新心上痛懷松里友
客中忍視若山春詐横煙竹驚孤旅自飲屠蘇笑八神
摺起朝衣蓋老去驅車猶冒路岐塵
萬里東風起楚皐流年祇染鬢蕭騷富池江口聽[illegible]

貽勇棲心看雪濤薄俗苦無公可論全身惟有隱方高
故山猿鶴應相笑抗走殊鄉賣自勞

富池客中寄范葯庄

客子驚秋易斷魂江塘落葉雨紛紛蔽江雲勢山頭合
隔竹泉聲屋尾分無日不宜閒問酒有懷猶且強摛文
燈窓幾憶同居話卷裏新篇可得聞

寄楊雲静

公籍掀塗成達宦我傳草擻守清貧閒曹奔走徒云仕
薄俸沾濡不逮親飲水曲肱無此量解衣推食有何人
涼風四壁蛩新咽偏惱淹留獨客身

東林寺贈宜上人

幽階苦蘚翠纖纖屐齒沾濡逐步黏曉澗迸泉迷杳鳩
春風停雨暗茅簷禪高何待音聲悟詩好爭傳格律嚴
誰況我師重主社社中休更外陶潛

寄冷翠谷萬秋巖

入眼蕭欲勇舍難巖頭飄盡楓葉丹心憎溢浦户庭熱

身入廬峯毛骨寒塵面只掬野泉洗醉吟且呈沉佛香幾多清話動人憶夢落成園蒼竹竿

鏡禪人欲歸靈隱

袈裟果定老禪翁雲隔家鄉是幾重西面廬山曾徧覽三生天竺會相逢揺凉竹簟收江羽醒困茶甌瀹建龍年借客床㝹偃息不知身在紫霄峯

贈羅漢院志達上人

披緇受業在淮南不覺流年七十三羅漢院中餘古栢將軍墳上落枯杉纏綿宿病逢奇藥收拾頹年坐破龕自說舊棲眞佛境羅田山裏毒龍潭

江城與秋巖同賦

江柳青青暗古津悲歌不獨是商人愁生獨醉重關晚夢破相思故國春聲逐夜遲難應世山林秸[illegible]全身歸期渺邈徒懷想怨鳥花梢叫月頻

蒙叟悟禪人俗舍在湖口縣予留江城聞其歸省[illegible]且有書既因寄二首

要識閒棲彼此輕平江浪遠暮帆晴青春晚處羈懷惡白髮生時老眼明花落無心尋笑傲客鄉有日苦逢迎雲包尚寄雙鍾下涉邈吾廬抵半程

冨池歸去欲相從幾想蒼雲碧樹東夜月庚樓懷抱在春風陶徑夢魂通前峯路斷鋤犁少古渡征哥網罟空難語數年牢落恨千林如海夕陽紅

留江城

灌城眠食嘆羈身憑曉偏驚索鏡心南紀山川秋望遠西湖風月夜懷深功名鬼妬投機罕詩酒天嗔絕侶尋陳跡自應違料事斷鴻信杳況雲陰

贈封禺山翁

鵝鶘鳴雨鶴吟風可羨山中白髮翁百事不聞天地閉四窻常見水煙空春時聚社尋眉伯晴晝科書授學童此外惟知安分去鹿門眞隱路相同

滄祀[illegible]

水泛脚頭五里亭尚留破廟壓空坰松蘿陰覆鵝群性

里社聲傳土偶靈檣烏歌竿三丈赤溪分荒蔟數叢青
頭陀強解愚夫卜瓶缶香花帶肉腥

寓江州西城

奔忙夢落雷池程歸托蓬廬戀灌城有石醉来新月坐
無家吟逐亂雲行衣遺母線寒針在燒起公山晚陣鳴
鄰屋酒香堪洗恨擬栽松菊傚淵明

暑中訪平山坦上人

遥遥殊積入山心勇渉湖西且解襟當暑行松探古跡
追涼踏蘚入晴林信知淨境無三伏猶幸慳囊有幾金
白酒青衣隨所遇此来祇為此僧尋

思歸

秋老江城起戍塵山收西日掩雲津留連光景多無酒
俛仰風埃獨有身曠野髑墳遺陣澗蘆沙船發落痕新
故園松菊猶三逕夢過煙霞水石鄰

晚過張分司園

偶乘意度過東鄰芳艷多情媚柳津歡笑直邀雲際月
酣歌狂惜雨餘春亭臺花木銷宮酒城郭風煙老客身
回首廬山圖畫裏不知愁落軟紅塵

題濂溪書院

遠徑溪流水自圓光風霽月湫無邊窓前生意休除草
堂上清風獨愛蓮萬古共知歸有極一塵不染見先天
未知道味其中者誰是元翁得正傳

登庾樓

重文瘦竹上危樓涼襲綸巾羽扇秋天地江山風浪起
汀洲蘆荻水煙浮誰知調夜琵琶苦擬泛吟秋舫遊
喚得元規魂夢醒何妨小作踞床留
千年傳說庾公遊遠戍秋塵障兩眸往事未知誰可語
今朝聊復此登樓雅山鳥去衡烟滅楚澤帆歸帶日收
閑客望窮江北晚月明無賴襲沙洲

頹城

初聞春日水天連此際湖沙擁岸肥炊飯有塵秈米腐
酒坊無屋紙旗飛猿棲曉樹青藤瘦雀啄冬畦白菜稀

寂寞猿悵禁得否斷腔漁笛釣船歸

新橋遇秋巖

出郭看山眼便醒故人相值說雲萍了翁後晚煙碧杖阡頭秋草青絕壑雨過溪水響高峯月上谷雲停烏巾漉酒菊花店醉揀陶詩書紙屛

富池客中

捨舟遵陸幾程來家事身謀兩未諧九地渺茫情骨肉四方軒豁暢襟懷雨翻茶崦春離岳風颭監蘋曉渡淮短景不延愁思遠只堪長醉向茅柴

舟上食菜粥甚美

莫望池口浪接天羈懷沉迷衾枕前老船蕩雪櫓聲溢破釜煑粥蔬味便煙鎖淮俗子城下風生野坊僧樹嶺懶能登岸躡寒屐囙數杖頭無百錢

冷翠閣與秋巖同賦

笑携琴冊上昆崙分坐溪頭蘚石根崖樹有霜飛老葉野泉無雨落秋痕幾番閒借樵人屐何許追尋隱者門多種杏花依此住要知董奉得仍孫

江州重午二首

晴光遶砌看葵傾獨恨無文弔屈平梅滯潤衣身體倦竹風入牖夢魂清良辰美景須臾事往古來今節序情不勝滄江傳鼓渡彩旗畫鼓鬧西城

蒲節殊鄉借楚謗遶城社鼓不停撾爭歌神曲羞溪藻遙送瘟船滚浪花世上莫非兒戲事江頭無柰客思家西湖今夜笙歌月涼擁紅蓮爍落霞

懐潘寧留方家峪別業

想戀西湖賞物華清依水石結生涯鳳凰山下泉縈草燕子樓前雨壓花翠枕謾欹聽夜雨朱簾閒捲望朝霞柳塘不遇東流住腸斷江城尚寄家

題冷翠谷道者菴

萬計千謀濁世紛蓮花峯下寂無聞丹泉漱冷苔凝雪翠谷凌虛身入雲藤杖卓苔防險峻石爐灶柏起氤氳獨遊攜酒露寒夜絕頂想多秋氣分

龍江城遇雪

頭上同雲密布饒溢江門外揖華鑣舟穿苦竹黃蘆去帽任回風急雪飄蹤跡幾年懷玉石江山一夜變瓊瑤旁人莫訝吟窮返慷慨殊勝過灞橋

接泥渡頭舟遇雪

幾涉沙汀與水村幾看雲物幻乾坤渡頭衝雪哦詩老船尾乘風破酒昏未晚檣聲先傍岸乍晴江色遠侵門白鷗無數西飛急鳴落淮山不見痕

戲酬李勉之留江州懷琴塞之什

當時兩別惜分雙客了三吳客九江何處揮金曾駐馬此身懷寶尚迷邦水流歲月添新恨塵撲簫絃失舊腔椰下燕樓風雨外夢魂多遶茸窓

漫興二首

倚竹欹巾望遠天脫鞋自在取高眠無情歲月催雙鬢有樣文章悉少年吟卷亂拋幽枕畔客床寒對短燈前沈迷蝸想華胥樂還有癡兒鄙孝先

浮名浮利有傳訛薏苡囊疑馬伏波鏡裏鬢毛諳世故筆頭詩句答樵歌風穿樹禿寒林淺月展江空夜浪多脫病欲歸歸便得花家漁港自烟蓑

留分司衙

往來幾苦浪濤驚塵後而今亦懶營雪積墻腰連屋壁日涵城影接江平市樓有酒晴旗小官館無人夜搨清孤坐搜吟難造妙霜風吹月紙窓明

富池江上蕩舟遊望二首

江風吹得烏帽偏江水驚秋狂拍船此身客迷積鄉夢何日舟靈朝洞仙將軍廟無老鴉異羅漢院有古栢堅蕩槳津頭來往遍北望淮雲成愴然

上江落水渺茫中入軍遡水曲折通此鎮巧當兩汊路每日飽看千帆風客知鼓棹白日急人傷對鏡去髮空荒寒殊甚只自笑悲聲遠井餘枯桐

客居余明遠來訪

風浪而今自怨聞尚甘客隱大江濱酒家債負將償足

詩境情懷任醉分受睡有魔銷桄君遣閑無事對爐熏
梧桐井畔敲門處問字何人訪子雲

發黃池與朱一夔相別情思黯如

同行誰際此心同我去君留悵北風雨地相分雲秋遠
前峯自掩雪林空幾多遣興懷樽俎千萬將書托燕鴻
獨過碩城湖上晚已拚絕飲蟄孤蓬

別王監鎮

僑寄荒津厭鼓鼙逆行遣日守羇栖天兵未卜何時解
心事難併此日齊雨醉田家無屐借春眠野寺有詩題
蒲帆行趂東流去應目狂蹤類阮嵇

醉後登黃池港舟

大江勝絕此無儔不省荒寒醉酒樓東燭尚嫌盃數窄
換舟便覺櫓聲柔山連青意為仙塚池接黃名是逆流
僵卧莫知身紀墮岸南燈火屬宣州

舟次示朱友龍

雪花侵鬢轉栖栖身寄蓬窻醉似泥荻港水寒鷗聚遠
蕪湖山近鴈飛低客舟泊夜愁無奈社鼓催春夢欲迷
津岸喜登無可語不堪明日各東西

初欲登小孤惠齊廟水盛風駛回首已遠矣

蘆荻蕭蕭掩敗汀拋南拋北慣曾經淮山有雪侵雲白
江水無風接樹青吟卷紀遊揮小草醉蓬埋恨載浮萍
廟門轉眼隨帆過不得重登絕頂亭

得京友信問曾覩三疊水否因寄

破橐蕭然不自休蘆黃葦白九江秋抗塵狂作兩年客
看水枉為三疊遊得酒問魚愁入市有書無鴈卻登樓
征裘幾搵思家淚兩眼凝窮柰落洲

冬寒客懷

爭雖無意志推藏歲晚[illegible]然滯客房井臼自親猶失食
琴書誰力護時裝前峯雪洗心方快破廨風穿骨欲僵
燒荻禦寒身尚曲有人戢康守邊疆

九日留彭澤

牢繫扁舟在樹根依然風物晉時村幾年思采東籬菊

此際狂傾北海樽野鶴離群翔碧落江鴻排字入黃昏
有人若學淵明隱五柳蕭踈静掩門

五言絶句

江上晩眺

江北西風高江南新酒熟長笛吹梅花月色滿營屋
得酒終日醉都忘醒後愁往來狂走馬直過皖山頭

遊冷翠谷

急流漱亂石石色白齒齒瞥見水色渾蘿頭過山虎

寄江城口占

夢寬蕩孤舟波聲塞兩耳不眠聞管絃方悟江城裏
蹉跎歲事空次第春風起雪消夕陽平徹底清江水

乍歸信筆寓興二首

湖拖南峯雲狂(汎)颿西江聲眠食思故栖吹燈任山鬼
身絶一毫榮膽落幾回醉難忘踏霜茅忍凍吟冷翠

聞笛

四海水尚淺孤臣愁更深船上何人笛吹入蘆花林
吹腔不識愁愁耳偏聞吹月明吹更苦淚灑降羌兒

初八日立壬戌春

臘盡春猶客春來病轉多孤樽洗傀儡萬事付無何

冷翠谷口占

亂山蔽天盡叢澗遶山流茅屋冷欲墜今日方中秋
谷深誰吟詩吟惹白猿聽萬景虛空生風微澗光定
我來尋幽奇破屋枕木末向陽窓不關山僧補直綴
蒼童負詩囊百錢挂杖頭何當倩畫手畫我廬山遊

七言絶句

下彭澤

江氣瀰漫接楚浮潘郞雙鬢不禁秋欲澆靖節荒祠酒
附得沙頭賈客舟

分司卒至富池

瘐兵喜離九江城且報新篁長數竿未問主人先問竹
要分吟屋聽秋聲

江岸春日

見易園中春艷時千朵萬朵好花枝樓臺祇有提壺叫
晴雨能無蛺蝶知

夜宴贈箏妓

方響琵琶借富家十三絃上鴈行斜雨筵合出殘春曲
愁掃屏風滿地花

乍熱

樹禽苦叫不如歸午睡醒時已落暉新暑漸回身尚客
此無黃葛可裁衣

贈蓮花洞僧二首

山枯葉落晴紛紛蓮花洞前流水分流水自送夕陽去
洞上白猿啼白雲

老僧眉毛霜爭妍重補袈裟防雪天閑看青山忙看水
庵門不掩今幾年

寒食日偶出

猗嵐堂下野芳晴楊柳枝頭歇雨聲笑逐遊人城外去
沙州沽酒做清明

宿九江驛

孤燈花燼穆窓臺古驛涼扉傍月開數事未拋愁外去
十年憔悴夢中來

聞笛

淒淒吹笛裂寒雲羈客難禁醒坐聞縈遶逝波流不斷
月明吹老戍回軍

元宵懷鄉二首

萬宇燈輝斂暗塵幾年醉賞禁街春良宵獨宿雙泉寺
負了吟風嘯月身

難覓園香醉玉仙短燈油凍梗孤眠清河坊裏燈宵月
負却東風已兩年

贈葛秋巖二首

雲羽獨栖冷翠谷三月不出令人疑圓通老僧遠相報
病中忍煉更忍饑

宿清虛庵二首

撥雲峯下撥雲亭萬竹凝秋列畫屏皇甫真人遺業在

濕林寒葉佛燈青
来此看雲骨欲仙竹窻秋霧翳爐烟西風正滿溪頭樹
直送寒聲到枕前

舟上望九華山

雪殘半積陽山磯大江雲湧濤頭飛九峯不受夕暉掩
杜牧一亭空翠微

夜生東林寺

晚雲斂盡鶴聲遲萬木號空夜景移三渶亭前山月上
却如身在冷泉時

過梅根港

雨壓雲低雪氣渾風帆未午過梅根港頭鷺見官舟泊
野老爭先掩荻門

病起懷歸

絕飲還知百脉清病夫明日值陽生治裝背發遲疑口
要趁江寒水色平

九月十五日有感

潯陽江上看明月月落孤眠百感生十二年前如昨日
竹齋曾醉夜簫聲

廬山道中

偶呼鄰稚携竹杖試入仙巖尋桃源日斜小憩冷翠谷
驚散掛樹黃黑猿

春步岳園二首

暖風晴日艷芳天獨客心情不忍言何處有花春掠眼
金陀坊裏岳家園
將軍墓域在杭州如此家園入夢遊誰惜再傳無嗣續
至今匙鑰屬官收

王倅寄弟富池酒還述與

竹亭難障隔淮塵補種疎花幾樹春若憶六龍南渡日
到今我亦是流民

晚泊烽火磯

野陰遠闇雪風乾向暮維舟水色寒火號熒熒今夜燭
因知江北報平安

春去喜無怨鳥二首

春盡江頭望幾回支持愁態入銜杯要歸使問西門渡
行止何關杜宇催

失笑羈人泥上聽禽年年春老益愁心江城樹少無棲
處墮落千巖萬壑深

厲屏山祠

漪嵐堂北縣樓東香火新標舊令功此地豈知鐘鼓樂
月明如水藕池空

過彭蠡口

雲凝入港大孤山蘆荻翻風秋夕寒水急亂從彭蠡出
來舟不似去舟難

再逢黃山磯上老叟四首

過此來幾還問歸歸時又眺黃山磯不如磯上釣魚叟
雪霽扶藜行夕暉

野望

過午浮陰掩石臺疾風掠草散狂埃江豚吹皺空江浪
遠見淮雲捲雨來

天池晚眺二首

古塔寒擊夕照紅泉聲湧海入虛空分明九十九峯翠
都在天池窗眼中

天燈逢夜涉江危直透文殊閣上飛暗裏試將衫袖裹
秖餘樹葉幾星歸

自廬山歸城賦四首

絕壑松風瀉瀑聲此身已寄畫圖清餘生結得東林社
三笑亭前看月明

繞去還回似不情蕭然兩耳亂泉聲衣巾染得江嵐透
誰道山人骨亦清

入城回盼萬松橫秖隔浮雲幾萬層八月秋風明月下
天池池上看天燈

重尋芒鞋約更堅山家意味況相便先須折簡司遊客
刻蘚題名就石碣

廬山集卷五

英溪集

元 董嗣杲 撰

五言古詩

鈞天曲

圓丘崇且高廣漢清且淺元祀播鼓鐘嚴禘列瑚璉天酒瀉琪花遵此奉常典恩沉昭感通報稱示豐腆鶴鳴集霞臺鳳叟翔雲輦巳際天人和八表清塵卷

擬古

海上采珠人惟視夜光吐擕持以為珍美價重合浦異哉足照乘殿勤獻明主速物奈不實棄之猶糞土

河漢全氣老海月光陸離蟋蟀鳴我床聲聲有餘悲美人天之涯言旋杳無期西風吹脫葉撫時傷所思

武康邑俗

邑俗尚巫誕竭力營蚺蛆無方絕此幻舉口輒齟齬衰世無真儒反欲構室處顧我暫爾棲信得子不語

官廨俯官溪溪流極清泚魚遊值天陰競指龍光起古祠偶相鄰愚徒望風靡我欲照衰頹且展闌干倚

由京貫航還武康夜泊中途因醉曉還邑中撫實有賦

上船且假臥月出攬衣起周覽郊原曠肆毒暑未巳河漢水色淨身寄圖畫裏幽情苦疲涉未克安所止憶蕩西湖舟白蓮弄清泚歌聲透夜響鉅麗瀛蓬比景絕四無人風搖六橋水今如夢中覺乍離官河背板橋餘店燈酒旗三尺紙狂來發興深野航暫時艤崖凉勝埋逢獨信橋闌倚倏然想歸程便達二十里醉眼忘離津風帆差可喜入邑日巳高不掩羈之恥因感孤生浮若此能幾耳

甲戌八月初九夜武康山中洪水驟發越十日漕湖司檄往檢滂

甲戌經國衰時屬秋八月近輔餘英山洪水中夜發狠籍微旬雨拔地殊飄忽滔天肆奔迸變幻起岩峯徒步登縣樓浩渺沉林樾妖氛混澤氣勢極火熾突綿亘山

下鄉逃難顚躓晨興雨更澍邑屋已陻杌高跳空刲脇
何異覩溟渤飄屍不可計強者布竹筏棲危或得命其
奈服食闕號天天不聞不若就滅沒浸泝裂青山溪岸
奔屍骨杵臼埋虛沙虵虺出深窟邊方乘孔殷康㦨事
征伐民生不奠枕復罹此酷罰隱憂非一端國脉存如
髮檢撈亦具文民力各已竭豈知生窮困終歲常矻矻
奉行亦漫爾持論敢躐越步步涉坑塹路梗勞與卒歸
愁強就床䰟夢隨洸惚

甲戌武康大水浄林寺山門殿屋悉皆倒傲

仲秋秋陰合壁落走鼯鼠漱宵風雨驟平地生洲渚英
辯路與溪廬舍失處所浄林古梵屋木佛豈得禦當門
金剛惡茲復化何許方丈九旬僧足蹷不能舉徘徊想
舊歷突突起沙嶼遺闕芝菌卧竹壓麻苧山民窮無
告謀食屢多阻三鄉凡幾戶竟墮魚鼈侶傷痛李生迂
捲盡髀頭墅獨慨虛浮身昏迷怯幽佇上沉未偃戈戰
血洹刲撲迸饑天示儆歲月不我與就食難下咽酸悵

徵心齋

古意

山中有沉泉洗耳今無人樹陰互蒙密鳥語交昏晨誰
能覩大運逮此秋與春生意白爾蕃葉葉分光新蔣蔓
附女蘿蘭茝拔荒榛興言混棲托隨跡安可伸悲哉倦
遊子感寓徒酸辛榮枯了不計老大將廻身潸然眼中
淚墮此衣上塵所恥軒裳故殊失煙霞親

趙南康可齋宗屋武康孟保園池喬木極有思
致𢦤東野故廬藉以表出感古傷今成重遊三
十卄韻

東野英溪英妙寄寒苦詩里社今有井譁構亭霞之想
彼異代賢孤標奪蔵擬可齋出帝胄結廬探幽奇分符
廬山陽歸葺園與池高懷敦薄俗萬象共眇窺惟憐時
不與舟壑忽夜移身世付永擯逸駕淪西馳我此偶竊
稍荏苒垂三朞兩獲憩絶境眞與浮世遺韋碣古木底
洗展官溪湄想像貞曜公淪落長安時壯心侔兒造涵

思抽肝脾衰謝入硬語難以好爵縻此鄉所自出皆懸
餘芳狡相去五百年隨勝營詩詞清揚藉發揮昧者迷
藩籬孟公能歸歟趙侯今已而罷酒閱清彈眼在空涕
洟孰能經始初欲綿無窮期再傳至斯荒曠望逝水悲
丘壑漫獨存豈不重爾思拘情失寢處觸事逢乖離無
端菊懷破不管西風吹俛仰興替間惟餘鷗鷺知心遥
歲年適行將謝塵羈我窮吟更窮逐逐亦已疲有愧快
士志名盛位任卑尙忘遊學宮弗讀國朴碑四顧雲樹
蒼雅道誰扶持

酒邊憶去年苦病

發誓遊四方言歸多自責秋高風浪險懐家萬山隅江
北與江西夢寐困行役去年病離被客死亦何惜心空
病白退藥畏浸山積今日秋又深誰念饑凍逼祇幸健
於酒酒盡從墮幘醒來聽談空鳥啼晩峰碧

聞趙芳洲已歸武康梅廨

歸來憫我思山疇稻田熟雨驟不終朝水退出平陸梅
盧暮色黯欲入足尙縮月地舉深杯杯光泛纖菊燈明
不藉輝來去絶懃悉所憾懐實迷失計資薄祿鄙人更
癖縱肯作阮途哭有時得親書多是不再讀

生暑病初招汪學老醫次招黃平齋兩公枘鑿
之[illegible]甚病者反取多事而黃終奏藥績因有中
秋期共醉之約謾述長句

臥病不知暑況在英溪隅入京涉夜航藥物艱所需汪
公業於醫其實有真難漏醫故不足理非但以理拘覽鏡
面百終半月怯步趍私憂那得解肌瘠徒長吁茲晨近
秋中疲憊憑杖扶忽枉黃公駕憫此困涎駒指我傴僂
形旦暮耽書劬病源摩於心證與芝朮殊所嗟露電如
滿歲罹艱度寒暑復見冠閣浮可久圖行止任天造其
或詣以迂涼軒冷欸嗟眷眷非世娛浮榮信飄風況復
假合軀墮落焦熬坑難煉六一爐感公致湯饋淪盡浮
雪腴仙傳起死劑頓醒爪髮枯西風撩茅屋篝燈竹牕
狐疏腸轉陽脉趍向歸酒壺誰傳病退舍可奈流俗徒

汪黃信可人彼此皆 枌榆往締中秋盟未卜月有無因
枯二公 姓 激我懷東都

裴伯弜周先生手澤

桐溪思上人留遺盈束紙初疑龍蛇奮不敢傲睨覶鳴
呼汶陽翁父子傳心旨手澤落世間枯盡殘硯水言言
關世運字字窮物理悲風颯雙鬢涕淚揮不止思超漢
魏高人可晉唐似逸態出天然凜若對英峙此時吟嘯
者跌蕩何可比吞吐手不停光芒射程几下取防六丁
急寘空谷裏

宿嘉興新城市

汎秋入禾鄉紆舟無期程西風吹官河其壩惟新城雲
圖映畛遍星零聚落盈前畈出頑獷有句敵無勍梵坊
名能仁所尚乖幽情房房市藥富滌面壓不嬰習俗困
促迫意度無專征市沽更漓甚不堪客子傾偕行得佳
士共此秋榻清未晚急掩扉屢貽暴客驚
潔牲謝響應龍廟子不及往

龍宮蘊特異精禱通萬靈昭著二百年錫封專朝廷去
年偕守公拔誠涕欲零驅車入松扉雨勢如建瓴仰高
廷靈昐雲斂不暫停煙沉瀑聲凉分坐瀑外亭從茲感
佑助爭謂賀百鉉治任亦已速潔謝資芳馨緘素展真
愫要終寄賓寘顧恢溥濟功致此百里寧夜披東堂集
狐燈炯深青朗誦神之聽壁落山鬼聽

越城步月不知子城已閉因托宿越義齋宅

晚步初月高忘却手戒閉客樓枕新荷幾夜香襲袂羸
骸奔走倦不擬尚[illegible][illegible]面佳少年塞途莫勝計低顏
謝許可不甘暗拭涕窮迫傍人籬傍籬畏奴隸風[illegible]就
衰憊心孔轉昏翳見舟思江湖懷隱晚松桂故人立霄
漢敘說平生契茲時進退難假宿義齋弟官橋醉尉多
大懼獲重戾徘徊益羈愁愈痛乏邊際饒毀那能免失
攤文俟鶩身如被酒酣心頹垂旒綴嗟嗟文不續有學
謾經濟逆行且倒施猶幸古未敝月西躋蓬萊城烏聲
更厲借榻進可人度夜等匏繫履險復自笑汨沒信此

世願逢陽明仙餐霞度千歲

病中步入蔡公橋村落問

水淺篙師勞況值夏日炎舟維蔡橋晚扶行禦頑痁誰
期村曈中雙屐苔花粘同行幸同志出語無猜嫌澆霞
晚必雨故老嘗所占兩行桑麻香農計得盡覘偶閒讀
書聲白叟依茅簷自奮力稼耕其志方隱潛延我坐餞
頃障日西垂蕉竹床半已欹暫睡亦安恬傳酒強我飲
飲絕徒撫髯神思偶爾清吟興為此添

自武康入京陸路渡越

意外軒中坐坐見新竹長病夫欲尋睡不禁竹氣涼昏
昏度白日神倦慵舉觴偶然探吟處誰謂醒為狂扶行
壺中天草樹含夕光雨橋荷柄闌亭亭雲錦張中有窈
窕質忽透洛妃粧引領不忍去水風遞幽香簷稍鵲嗹
嗹戒我粗夜航我生尚未了何地安韜藏宵程促登津
食息何皇皇郭南待朝渡西陵晚蒼茫

七言古詩

烏棲曲

綠陰涼透城頭樹月明正照烏棲處黃昏角起吹晴雲
烏欲啼愁愁夜分夜分湖波幻絕境境絕月淥玻璨冷
棲烏忽過別枝棲何人採蓮移舴艋

賦得河中之水曲

清莫清兮河中水白莫白兮頭上絲河清頭白白千古
有身清白知為誰提籃采桑西城婦容鬢蓮勸霜色欺
傳是長安估客女二、嫁與東鄰兒東鄰兒郎負梟獍
別家出戍征遼東沙場杳邈絕信息膺門無子難撐支
花榮草枯知幾度日升月落常雙馳力勤織袵活旦暮
堂前姑老心驚疑攢心萬苦失頭緒年如逝水何能追
不憾兒郎秋憾妾有生無分安齊眉西鄰女兒年將笄
雙髻壓頸簪花枝金鈿貼額肥凝脂笑妾採桑愁蠶饑
妾身薄命何暇恤所嗟母子各天涯空閨誓此守清白
不願封侯願早歸

武康防風王廟前入西鄉山中曠遊歸看邑志

偶成

苕溪直西山崱屴莫干矗空參比辰荒村去縣未甚遠日落將盡埋紅輪羈人憩此醉徒御僻壤魯祭神禹廵敝祠古木質擁腫色泥疑塑防風身逶迤石徑險如棧芒屩拏足移換頻狂貪遊歷不顧倦肯因巇嶮嗟迷津錦卷要演江海思拍塞景物揩天真偶觸邑志窮訛舛下筆希古今無人

武康附夜航入京

今晚後溪風色順暑威未肯回凉信獨泛官河雨氣收野林鴉落歸無陣聽鐘搖出港汊重新塘光現橫空龍松頭瞋破月色吐油雲散盡迴千峯

秋夜宴客歌

賓從齊聲歌提壺有酒在樽殽在厨秋高廣寒桂子落時零金粟成泥塗秋空月露炯冰玉情深莫出南山屋自駐南山持酒卮愁人驚橡陶家菊花枝易空人易老人生安得無醜好只須傲兀醉乾坤人老花空如電掃

羽觴飛上苑

日色蕩曉香塵起上苑春融錦屏裏蔥枝小葉攢石壘桃英亂糝浮池水鱗波皺雲展翠綃羽幰逐風颯珠履蹁飛步蹀躞高杯行聲度提壺美提壺朝暮啼芳陰啼盡東君脉脉心蝸毬流影晚陽淺毆陋噴香淑景深靈鼉鼓曲肯停調綠蟻漾艷爭撥斟醉情得向芳辰暢香車回碾銀蟾沉

五言律詩

和樓恪齋自述

碧樹前林合黃雲百里迷月高溪水定風逆漏鐵低列宿夾花邑凉秋入菊畦比閭回善譽抱得頌聲齊

題蔡主簿小園

聒耳禽聲細澄頻池影浮襟懷猶徼塞松竹自林邱剪韭蹤畦閼分蘭貼石幽吟箋滿芸架閒樂野僧留

官舍病中

古劍秋埋匣昏鐘冷壓樓吟情臨晚鈍歸計待春謀難

遶村墟捕魚空藪澤杈斂將筋骨悴所恃有新芻

客滯

粹容成槁木浮跡類流萍天地春明净江山晩晦冥花
芒環野茜柳桁接簷青淹滯知何事思歸夢短亭

題城山道人庵

官俸胥方給山𡹟市可需雨多沙磧失橋斷路程迂古
樹聲何壯秋萍跡已枯病身慙到此有愧竹節扶
山暉丹氣紫路隱翠林夭野道依城社山童執紀網田
高秋斂薄溪曲夜[illegible]長[illegible]語令人倦蚍蜉肯白量

過謚道寺

謚道山門𪾶延僧草座禪不知為窮始曾記有歌傳驛
路橋梁壞沙溪石蘚塡往來荒僻近時可托清眠

武康姓丁人號生魂神合邑騷動

世降多淫祀時荒扇盜區妖丁肆荒誕結甲走昏愚揭
幟營祠廟椎鑼調市衢大夫清似水勦絶莫踟躕

雨窓夜感

風窓停暑雨竹簟展寒波酒醒乾坤小林昏鳥雀多涼
堂宣管鑰秋戍淬弓戈殊感征行苦悲蛩咽楚莎

清穆鄉農戶

山峭回峯紫場空得雨忙赤楓溪背立白草渡頭荒寒
市虛聲隘秋嘀喜氣揚野春連屋響瑞入雪匙香

題圃堂壁

廨扉臨水撥世路入山窮暑謝晩尤熾秋高涼未通蓮
香霞洽蔡竹色月樓空天地機難測山林志少同

題意香壁

朱戶編簾掩花顚覽鏡羞酒多無茶盡有僧留世
慮經心久花時撚指休悅生慚濁骨愧死混清流

題方用卿書屋壁

野雲埋墅晩城樹掩江春門巷人烟古雲山屋宅新悲
歌陶此世塵土汚吾身無地堪挑薺殊乖膳眞

泊鴈汉寄主簿

窮通歸造化蹤跡易參商白晝新居椽誰傳舊稟香寒

沙埋虎坂晚燒起龍岡相望風塵澗愁懷不可量

夜坐

西原陰接樹東浦暝沉蘿月落溪沙走星飛岸柳移鮮
螢縈淺草幽鳥擇深枝背水中宵坐愁多病莫支

坐病不赴姚總統席夜聞樂聲因寄

精神疲夜漏絃管沸秋筵想醉黃花下誰歌翠幄前病
身空羨酒愁耳愛聽泉月轉羈窻破蕭蕭照客眠

甲戌九月和樓字韻回寺登高

鳥回何代寺鳩喚此山晴心契將軍約肩摩小隊行明
年人更健今夜月初明更過樵樓飲偏垂野客情

滿替在眼即景賦二首

野分霜信薄溪落雨痕乾僻邑催冬早遙林積暝寒鷄
棲隱壞壁鶴老戀空闕燭下哀箏發樓頭送漏殘

菊向籬陰老松連石影交山寒秋眺樹溪鳥晚投巢欲
把肩輿卸先將手版拋是時柴戶月任客帶吟敲

七言律詩

乾會聖節賜宴

瑞靄薰風遍赤墀共歌隨佛下生時報班立筍嵩呼遠
接宴簪花拜舞遲聯坐不矜朝士貴綴員深愧醴醩卑
山中雨露恩榮溥賦得三宮萬壽詩

暑中宴張穆父第

席地莫禁流汗體陰陰竹樹埋虛堂夜分幾傳巡酒
者甚一沃沆瀣漿不聽哀絃知興逸纔舒清簟覺心涼
青瓜碧李凝氷齒萬芰荷花吹溢香

劉閣舍遷居山中

玉粒榮逢稅駕難遯棲山屋樂顏簞瓢梅當晝同誰賞
抹菊成[illegible]獨自餐五字詩成消興晚半瓶酒熟抵秋寒
太空月色清如洗多向疎林缺處看

壺中日月與萬秋巖納涼

身離匡廬紫翠重壺中且寄水雲蹤故人遠夢迷千里
濁酒高懷渺萬鍾臺上苦吟無別事枕前聞籟有孤松

不知憂樂隨時意但處荒蕪鈍筆鋒

陳石泉送詩走筆次韻

依劉殊乏仲宣才方重相逢笑口開惡況敗人佳思盡寓公貽我好詩來夜寒歸夢迷松菊灰冷塵蹤混草萊別後莫裁馳戀意寄梅須帶雪枝苔

題大賽山中人家

課孫課子業桑麻最喜無人識故家八口日支資地力一頭雪色感年華甜瓜苦遲王戎李古木枯如博望槎豈得不諳培植性又思尋谷學餐霞

玉繡毬花

芳妍獨殿綠陰闌幾簇流瓊擁碧欒攢粉倚風搖舞地妒晴抛日透飛闌蝶魂春聚蒼枝頂雪片寒團翠幄間花壓露梢如許重有瓶難挿懶能攀潔身自擁翠枝寒遺得春魂寄素顏夜月光凝絕徑晚風拋影入空闌幾團白雪能嬌賦五色流蘇只等閒閒宛似戀香蝴蝶亂綠陰深處不飛還

送陸明府歸嘉禾

塵雜莫淹游宦非端憂何暇寓琴徽孝先便腹尚嘲懶元亮折腰須問歸所懼棄官鄉曲笑不思獻策廟堂稀義和市尾漁舟聚獨樂披裘坐釣磯

水退小園散步時垂替感賦一首

移來菊本已成叢潦退園籬失笑空夢蝶自應知境幻問牛誰謂可年豐渺茫天地浮秋水寂歷溪山截暮虹蛩咽莫禁莎砌濕萬愁愁付酒杯中

近苦多故坐病之漁

江郊雪沍莫知津客況雙垂悵此身魚陣在前無妄想饑寒隨處肯言貧遂日有風波恐病骨時需藥石類屏息支吾心已擾眼前謀絕故鄉親

甲戌重午留越寄武康同官

湘纍莫弔楚雲迷力疾暗暗（唶唶）客會稽心想同寅分席醉身逢重午借樓棲今朝氣象悲歡異幾種葵榴色澤齊水際晚涼應有賦擒花多處想供題

絲齋東堂盆荷著花棲悋齋約客賞之時葛趂

秋巖作草聖和席間韻二首

酸辛莫甚此時心忍過琴廳散客襟萬竹静涵空翠沓
孤蓮愁吐妬紅深岫雲有信投林晩溪霧無根濺郭陰
誰草數行鵝蚓墨東堂古壁遇知音

簷底陪清傍兩年愁城築得許能堅詩章罷詠猶評遣
管樂沈聲却得蟬花縣無心聽夜漏與溪有日罷歸船
皷憁更苦西風急又攪間情伴葛仙

越城客中

暑滋衣袖苦逢迎漏滞連句夢亦驚奔走泥塗誰送死
淳沉光景自憐生漏穿晩照棲公館龍抉晴雲入子城
亂試法歌攢碧落無端新月客窻明

武康邑中劉王廟

水圍聚落蔼藤纒靈紀金刀祀典專碑語誰非年月誤
神功自托道途傳三鄉捐廪祈多福百里齋香卜有年
爭怪野雲頭上起村村先欲雨公田

抵北新橋

指出飛梁是北新羈懷冰釋返吾真歸逢鄉井心纔穩
蓋對湖山迹已陳徹鑰要芝三徑草懐人空眄一汀蘋
滿頭殘髮凝霜膩達旦杭雲却爱頻

題意香壁

養生肯羨葛洪砂此日還評陸羽茶溪上攬雲歸酒屋
雨中看瀑憶棋家昨時禽鳥鳴心曲歳歳風霜趲鬢華
窓户生香還有意夕陽紅不榴花

思隱二首

宦業愁城不可攻三年心事入秋空成名已出諸公右
往事都歸一笑中柳秋雲思北墅補爐煮藥老西風
臨歸白照凉池影不與初來面目同

夢落家村野屋幾欲治生事與心違假未雨久溪聲改
求莿人歸攢色非灘圃肯差陳仲子登山莫遜謝元暉
從今舉步防蹊滑更演潛書急掩扉

五言絕句

夜坐

秋清道院空更籌受風捲二更看斜河瀉却萬星照

陌上二首

水花粘稚蛙野菜戀殘蝶麥岐苦薄收青黃兩不接

恨鹹鶻啼桑顚醜婦淚如洗手中捻銀絲陌頭博之

估客謠二首

浪兒重規利半世究如寄千金得美人長向

溺利誰知輕性流甚如水東去復西回維

七言絶句

逢曹子敬如琢三首

相逢愁醉雪溪西二二却七步詩二十年前親押

孤忠曾際穆陵知

州縣閭閻老調官青衫奭盡只儒酸玉堂學士思求代

珍重春風在筆端

屏氣安時彼比司此時虹縱已銷空東君造化撥春早

看取花開自在紅

則堂集六卷

（宋）家鉉翁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則堂集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家鉉翁撰。鉉翁喜談春秋、尤喜談易。其河間假館詩曰、擬從諸君豫乞石一方、他年埋之冢前三四尺。上書宋使姓某其名某、下書人是西州之西老縱被。平生著書苦不多、可傳者見之春秋與周易。然春秋詳說、至今尚有刊本、已別著錄。其說易之書與其文集二十卷、則已全佚。惟永樂大典收其詩文尚夥。謹裒合排比、以類相從、釐爲文四卷、詩詞二卷。核其所作、大半皆在河間。而明神宗時樊深撰河間府志、已不能採錄、則其佚在萬曆前矣。鉉翁隸籍眉山、與蘇軾爲里人。故集中如文品堂記、養志堂記、志堂說、篤信齋說、跋太白賞月圖和歸去來詞諸篇、及題豆架詩、自註閒或稱述軾事蹟。廣漢張栻亦其鄉人。故敬室記首亦慨然於南軒之學漸昧其傳。然其學問淵源、則實出金谿。觀集中心齋說、主靜嚴諸篇、可以概見。故其持論浸淫於佛氏。其說易亦惟以先天太極研思於虛杳之中。而尊敬堂記一篇、至援陸九淵之言以三教歸一立說、尤爲乖舛。顧其立言大旨、皆歸於敦厚風俗、崇奬名教。隨事推闡、無非以禮義爲訓。原未嘗滉瀁恣肆、如明代姚江之末流。其詞意眞朴、文不掩質。亦異乎南宋末年纖詭繁碎之格。尚爲多有可取耳。且迹厥生平、上雖不及文天祥、而下比留夢炎輩、則皭然其不侔。零篇斷簡、以其人重之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則堂集卷一

宋 家鉉翁 撰

制

浙西判官吳越可水部郎中制

勅多士之世副劇郎之選者前代謂之賢乃知三署之屬例無輕授某官高越早踐朝序嘗為史臣書司方瑳驥學不倦頃屬上將出閫大藩辟參入幕之賓倚權理劇之用有罷赴闕時名蓋高司以之秩俾從真授無忘職業以荷朝恩

記

中齋記

學問之道貴乎擇中而已矣孔門四科七十子皆升堂入室之士夫子獨許顏子以擇乎中庸是知中之未易擇也嗚呼中之未發本一理也及其發而達之乎用則一理散見於萬殊萬殊之中莫不各具一理隨時而見也隨事而在也隨地而各不同也在斯時則斯為中至他時則斯不為中矣在斯事則斯為中至他事則斯不為中矣在斯地則斯為中去斯地而□之他所則斯不為中而為偏矣苟非擇之精辨之審豈能隨時而應之隨事而節之隨所遇而折衷之動與中會而無毫釐之差乎是故學問之道擇中為難聖賢教人使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理窮知致則事物適乎吾前如短長之執度輕重之適權衡皆有自然之則萬雖殊而無非中之所在也此所謂理一而用殊用雖殊而理未嘗不一是之謂中□沁水高濟卿篤學而好修端勁而溫裕仕相府政聲藹然榜其齋曰中俾余為之記之余語之曰律令之中余不能知也義理之中余嘗學焉中有定體而無定用其用之無定者固其體之所存然不可執定體而求之也子講磨有素每持經訓以為臨事之準的卓識所行裁處無滯見識明允余復何以為吿然嘗觀孟子論楊墨之為我兼愛而曰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夫子莫之執

中蓋知當擇乎過與不及之間者也而孟子于其間又發出中與權之義而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與或權乎舜執兩端而用中權也中庸之時中亦權也執一而無權為其滯乎一而不能周乎萬也滌卿所居之官當刑之官也人有麗乎重者予欲輕之輕之誠是然必酌其情之輕重而權以處之則中在是矣人有麗乎輕者或欲重之重之固非然必〻〻為誤為故而權以處之則中在是矣夫權非中外之物也乃中之權也擇之精辨

之審而後知權之所在推之他事達之他官取之左右逢其原可也此余所謂〻豈〻之中輒書以為贈

雲齋記

士有抱負奇偉不求為世用猶與教一方以其道私淑諸人者是雖仕也[illegible]隱也是雖隱也與潛深伏與獨善其身者異矣河間張彥舉早負鄉曲盛名以鄉國公選教授六州十年于茲安恬不競余所謂仕而隱隱而能以其道私淑諸人者也彥舉以雲名齋俾余為之記

〻論之曰雲一也瑞乎天者為慶雲澤乎物者為油雲栖遁巖竇偃蹇林壑不能為瑞為澤者則閑雲也予取其為瑞者乎抑取其為澤者乎抑慕其栖巖偃壑適〻〻適而忘情于斯〻乎昔者禹臯稷契並處堯朝蔚乎其輝炳乎其容衣被下士人莫名其功此雲之瑞乎天者也伊起于莘說奮于巖其君用之其覩應之膚寸而升不終朝而雨于八紘〻〻〻澤乎物者也乃若荷蓧耦耕之倫以放曠為高處不違其足行不越其鄉蓋幣

聘而傲王公則岫雲之無心者也吾子學孔孟之學誦詩讀書考古訂今方將〻〻〻世彼隱君子遯世之事不足為子言也然則雲以名齋義何居乎張子曰嘻吾敢志古人之志乎蓋雲者雨之根也學問者事業所從來也高山大澤其包納也厚其涵蓄也久故氣之升乎天者氤氳郁紛澤乎土者霡霂霑足是豈一日之積乎士君子之學亦猶是耳吾典教六州士之從吾遊者數百人其渴于聞道若旱苗之望滋吾懼乎無以雨之

□年兀兀唯日孜孜亦欲厚吾之所蓄庶以有露溉吾
徒云爾子不觀諸易乎雲雷而為屯雷雨而為解屯之
雲雷其蓄諸中者乎解之雷雨其發諸外者乎子知屯
之必能為解知雲之必能為雨則知吾命齋之意矣乃
若皐稷伊傅之事業關乎天而制乎命吾如彼何哉子
其毋以為問今闇君言為之歌曰山之高兮雲之泓兮
峯之大兮雲所納兮子之□以□□環堵兮道所存兮充
予之學道彌大施彌博兮雲兮雲兮其孰窺子之門兮

遂書以為記

雪菴記

余蜀人也蜀之西有雪山焉崔嵬萬尋皓然高潔貫冬
夏而不改余愛之仰之暇日必升高□以望當其喜而
□舒山與余心俱明當其靜而斂萬山與余心俱肅□
□憂愁鬱紆觀山而萬慮俱澄或事物膠轕見山而萬紛
俱寂余每慨然嘆□山乎雪乎其余之良朋畏友乎何
□與刑法度參前倚衡動與余會乎山中有隱君子年

九十一日造余言曰子之劉雪乃至是乎雖然子見
之以目而未能吻之于心也見其粗而未見其精也雪
中有易子知之乎余曰未也隱者曰子歸而求之於易
□□是讀易數十過粗見大意猶未有以貫而通之也
中年讀禮至經解篇子曰潔靜精微易之教也乃廢卷
而作曰雪中之易其在是乎夫無極而太極易之所從
剏也方其沖漠無朕不可以形□窺不可以聲臭測一
而不二純而不雜謂之潔靜豈不然乎迨夫兩儀既分

四象既立乾坤索而成六子三畫動而為六畫方以類
聚而天地水火風雷山澤各□其方物以羣分而八重
卦互相為索而成六十有四衍而至於千萬推而極之
毫髮天下之至微而至精孰有加於此者乎譬之雪焉
□□眺之高下散殊一目千里即而玩之飛者為六出
墮者為粒紛而不紊密而不淆其寓物而成形也方中
乎矩圓中乎規小成其小大成其大千態萬狀自然天
□其精也不離乎潔其潔也所以為精雪□易乎是可

但而淺窺之乎余始居西欵之下自以為有得於雪及聞隱者之言返而求之於易然後知潔靜之中有精微之蘊不在乎境而在乎吾之此心也嗟夫心內也境外也心境混融而後有一見道之全體得之於目而不能喻之于心未免見其粗而遺其精也彼隱君子其知道者乎漳川郭長卿令名實踐士論共推分教高陽余始得定交聆其話言悅其容色窺其文字之溫雅知其涵養充積厥有自來長卿以雪名庵俾余為之記余惟

學者之于雪與騷詞人異騷詞人玩物而遂于物烏能知雪學者以心悟雪以雪洗心內外契合以成其為德非徒一篇一詠逞光景而自以為有得于雪也長卿粹于學易而以雪命庵契雪于心者也意其宮庭戶牖造次顛沛無斯須不在乎是其有得於雪者乎故余以昔之得於易者而從君所為願長卿有以告之匪敢言記

見山亭記

余周遊半天下見山多矣晚歲羈寓古瀛乃在燕齊趙之間其地平曠衍沃數百里無高山大阜可登覽以自壯里人病之繪山於屏疊山於庭以寄其願見山而不可得之情余過而見之語之曰子誠好山然好其似而未知其真也夫真知山者不求山於山也繪者之于繪疊者之於疊皆以象而求山象之外有真意焉彼豈能知之乎知山之真者其惟吾友乎王君虞卿鄉之老學宿儒授徒三十年坐下冠者童子常以百數平居以

主敬自持訓飭學徒惟在一敬喜慍不外形動作有常則鄉黨歸重人無與間余亦幸託友焉一日聞君作亭向西榜曰見山亟往訪而觀之坐定既而望重城巋然其下屋瓦參差無所覩也余問虞卿子之山安在為我方其處虞卿囅然大笑曰是中安得有山吾所見者非山之山也吾晨興坐于斯亭招諸生來前誦詩讀書講易說禮各業其業各吐所疑各抒所長有會于余心以為之喜如好山升乎栢林修巘陶乎几杖余每應接

不能暇也諸生退齋朋來集踵相接於斯亭議紬者吾答以經論事者吾答以事自性命道德以至耕稼陶漁靡不畢陳會於余心余爲之喜如巖崖豁開闔阜起伏之狀其狀爲吾之有吾受之而不能既也至如元夫偉人長劍高冠下車而入振袂而升典型森羅法度具設則山之岱嵩廬衡一朝盡在目囿吾不出戶庭而覩天下之大觀是皆吾非山之山也彼騷客詞人流連風景嘯傲林壑放意茂林脩竹之表追情雲山煙水之外一

觴一詠自以爲知山皆逐物而遂者於山果何見乎余聞君言知君所見與世俗異爲之擊節嘆賞然念君求山於人曷若求山于我乎求山于我求之吾此一心焉耳天高地下山峙川流日月照臨風霆鼓舞何莫非道之流行何莫非心體之妙見學者以心會道境之過乎吾前皆心也心之會乎境者皆道也道非心外物境非道外物皆學道君子操存涵養中事耳昔夫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道非在東山泰山也道在聖人之身因東山泰山之高可以見道體之大吾今與君共登斯亭瀛之四境盡在目中又何以登他山爲哉

秀野亭記

大行之陽多大山巨野士有志當世者仕而達則其設施見於時仕而不達則隱是山之中往往擇其地之勝處作屋而居之以爲游息之所王君宇某讀書精學宦游半世仕不至大官歸于大行下築室置園而居焉浩然自得不知老之將至也其子誠甫追述先志鋤治其

荒蕪興脩其僵廢仍榜之曰秀野介友人求余爲之作記且幾先業不墜於地余嘉其志但未嘗身到其處不知野之所以得名客有游于大行者爲余具道其詳曰是野也四時不同而其景各異方春萬花俱紅萬草俱綠桃李不言而成蹊者不粉而成色千彙萬狀爭獻其芳春之秀也及夏華者漸衰茁者漸茂蔥蒨盈乎汀沚巖蔚噴乎巖崖樾障乎山萍拖乎水清風徐來萬暑皆却夏之秀也已而幽蘭在畹佳菊在徑則楚澤陶園之所

者此皆有之至於稻粱黍稷盈乎其野莫非秀也少焉雪積於岡氷起於崖松挺特而愈高柏槎枒而愈壯其下老梅百本修竹千竿如幽人節士相與為朋友其景之秀又與三時不同矣若夫有臺有亭有樹有居則又士君子樂其樂者秀其秀者也此則有不容盡言者當問乎其人乃能知之余曰子言善矣吾所謂秀則異乎是人生乎宇宙之内禀五行之秀而為五常之性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皆其秀之端也士所以為

士者此其秀也故三代之上其選用人才有俊士造士秀士其名不同士修之於野而秀其秀者達而秀於朝廷之上而野之為秀又不足言矣此蓋以在我本然之秀而為天下秀吾意王君所以遺其子孫者乃是之秀也誠甫恪承先志謹守詩書之傳異時必以已之秀而為時之秀其設施又未可量也古語曰煌煌靈芝一年三秀誠甫其勉之

道山堂記

瀛之四郊皆平原廣野地勢趨於下惟城西一隅坡陀隱隆據風氣之要會友人趙習之別墅在焉西山横陳於前崔嵬卓立如偉人元夫峩冠垂紳傲岸萬物之表其旁岡阜聯屬又如經生學士聚弁共談下視丘垤終不與為伍而山之面勢直乎吾墅情若相得者主人以暇日領客縱觀墅有堂有亭前此皆未為之扁客請以見山名堂以仰高名亭覽雲名右亭庶稱墅中之闕主人曰噫名則善矣然近舍吾瀛遠取他山以為之名

可乎吾聞海上三神瀛洲居其一吾土之山亦以瀛名是可得而知其故歟洞山叟進曰通天地間一氣耳厥初判極輕清者歸於天重濁者附於地而重濁之中亦有輕清者焉則蓬萊方丈瀛洲之屬在人間世而出乎人間世者皆是也列子書謂方壺嶠輿根無所著與潮波俱上下可以去東海而流而極佛徒亦謂西竺有山飛而附于南海之東至今猶存是其說雖若荒怪然窮意天地之始陰陽之初風氣鼓而未固此容或有之至

人以道眼而觀知其為瀛命之曰瀛洲散見于九州之壤不知幾蓬幾方幾瀛惟有道者識之他人有不能識也嗟夫山非高也水非深也而清氣所鍾歷萬古如一日此吾瀛之所以為貴乎若人之慕三神者乘桴御風求之數萬里外而不可得則曰弱水阻乎其前也風引吾悵望三神而不可得至也孰知瀛在人境吾里于是吾居于是泮渙優游日與瀛俱豈非不出戶庭而觀宇內之奇勝者乎客慕乎其外而為之名不知主人在此

而不在彼也于是扁堂曰道山名墅曰瀛圃堂乎圃乎非吾之固有而誰當有之乎或勤余曰主人方將有用于世子期之以遯世放曠之事不亦隘乎余曰非是之謂也山以道名著其高也圃以瀛名著其清也學道君子志乎高願學者之同乎其高也居乎清願濁者之同乎其清也而豈遯世放曠之謂哉主人好樂詩書涵泳義理澹然泊然遠榮利而弗即知其志之所存居之所在是名也斯為稱乃書為記

道山書堂記

客或論余曰子昔歲壽主人賦西園嗣歲又賦瀛圃皆馳鶩神仙方外之說以與乎昔所以為壽也今茲主人作室百堵將聚閭里後進而學焉子乃扁之曰道山書堂得非指海上三神而為之名乎三神者道家山也子以是名主人讀書處吾不知子之道為何道而為山何山也試為我言之僕曰唯唯子言是也夫道一而已矣由開闢以來至於今幾千萬年帝王聖賢所公共者此

道一也〻之外豈有他道乎逮至七雄之敝邪說並興加以嬴秦大道遂泊人有目老氏為道家者道而以家名蓋私之也而況海上之山有無荒忽誰能致詰方士謬言神仙居之因亦名之曰道家山山而以道家名蓋亦私之以為我有於道果何闗乎余前賦西園賦瀛圃聊為寓言耳今扁是軒而曰道山書堂則吾道中之山也夫豈外求於無何有之鄉乎嗟夫莫大者道也莫高者山也大矣高矣而終不離乎平地此吾之所謂道山

也在易乾坤三交而為艮艮之象為以一陽居上高而有立性乾以為之性也二陰在下厚而可久性坤以為之性也高而有立厚而可久夫是以為止止其所止而不離乎平地斯止也盖大學之止于至善艮所以為山也自艮再變而為大畜山居上天在下聖人于其象而曰天在山中大畜此以著心體之大包納無間也夫天之高大而藴乎山中以至微而藴至大象人之此心虛靈瑩徹而善畢備於天下義理無所不該然非學問存

養有以誠而充之則其大者不能為大故聖人于其象而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蓋聖賢窮理之學也理窮性盡而天下萬物畜融會於此一心則艮道所以成也彼為老氏之學者謂方蓬嶠輿根無所著與潮汐上下可以去東海而流西極是其為山虛幻渺茫無所依據道其道山其山而非吾之所謂道山也罷之主人高明而靜厚和裕而剛恪無慕乎其外晝而躬耕西郊不憚勤苦夜而篝燈讀書治己分事事至夜分乃寐嘗與余共讀程氏遺書至須彌無體芥子無量廢卷慨然曰彼既空之吾又從而無之其非聖人天在山中之旨乎吾以是知罷之胸次所存過人遠甚故於茲塾之成發明此義因以為之名盖佛氏之須彌老氏之三神同一幻妄較之聖人之易斷斷乎其不可同日語矣夫子嘗曰仁者樂山仁者靜仁者壽蓋仁則必靜靜則樂在山是以知其必壽器之仁者也靜者也罷今計十歲有不待視處而為雍參出而為伊傅

皆仁者所諧之能事吾于罷之有望遂書此為記

一樂堂記

人之生也負陰抱陽鍾五行之秀莫不各有自然之樂是其根諸性初與生俱生者也是樂也在中之樂發而為情情與樂俱遷則情蕩而樂肆欲勝而理亡矣故情在富貴則為富貴所遷以鳴玉曳履華轂朱輪而為樂情在功名則為功名所遷以抵掌鳴劍被堅擊強而為樂情在辯說則以鼓輔搖脣敷陳利害而為樂情在辭

章則以絺章繪句鋪張藻麗而為樂是其為樂逐情而遷非夫性分中之樂矣辟之水焉源乎崑崙出乎積石順而導之以趣於海汪洋混涵其來無窮是則水之性也猶人之樂自原徂流一本乎初純而無雜者也乃若潢汙之水激之過顙壅之在山或決而東或決而西皆力所為非水之性也是烏足為樂昔者洙泗之上夫子亟言樂皆道內之樂也門人大弟子心領神會由是而有得於己者多矣至孟子論三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

故而為首此是人倫天理相親相愛不假外求其樂在中而言也一而不二純而不雜夫是之謂一樂今太常中山田公正卿天下士也東萊立道正身齊家自處家庭行乎鄉里以至立乎朝廷之上動皆如則二親具慶年過七旬而力行不倦正卿與其二弟養志承顏溫凊定省必躬必親余嘗聞前輩十老重訓後學每以求顏子所樂者何事為問噫繄吾人無過乎此今正卿以一樂名堂余請問之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其樂安在正卿曰噫事其事則樂其樂矣厥父菑厥子播也父之厥匪懈益勤久而安焉則在中之樂也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和兄之損久而融焉則性分內之樂也嘗過庭服膺詩禮之訓退而與諸弟紬繹其旨未有能違者從而請為父為師兄弟為友以是講學以是立身以是酬酢事物未有得為是其之所在也余曰子之樂孝弟也之身曾閔之樂也夫所謂樂求曾閔所樂何事而已請書以為記

仙清堂記

天東陽位乎上而其清氣流行於宇宙間鍾而為賢人君子剛方直大不與世變相為推移者清氣之所鍾也斯人也出而見用於世發為議論著為事業屹底柱於中流會百川而注滄海世道每恃之以升降者一清之所為也然亦有出而見用於世乃與姦邪小人對峙而並立君子之勢常不勝乎小人則陰濁有以間之陽明而其清者不得直遂焉耳三代而下惟兩漢多君子

而東漢君子所立視西尤偉關西夫子楊公則尋類之宗而人物之領袖宇宙清氣之所鍾也仍時厥後衆君子如杜喬李固陳蕃范滂紬然而作皆能以世道自任公實為之倡公之風高矣然而仕不遇明時東漢立逹於羣憸衆閹之間不克大展布以殁此有識之士所為慨嘆而公清節著於當時清名垂於後代如三辰五緯之麗天芒寒色正千載如一日是其清之終不可泯者也余周歷海內每見公之裔孫宦游所至莫不恪守先

訓以四知名其居且晚歲在滇乃與路知事楊君君賓適相邂逅閲其家世則關西夫子之冑也其遠祖居於保州之梁門中原全盛時嘗為逑帥以威惠著閲其後徙居東城立四知祠於所居之奧將以勉勵子孫俾知家世之所從來也君賓之高祖擢進士第為繁陽令曾祖為繁陽丞廼祖繼登膴仕值時多難棄官脤水之北牽子孫躬耕以自贍儉德避難者也君賓之先人從回荊城舊宅居止勝與荊駢指七百中更亂離轉徙不竟獲

全君賓嫡長孫也自念祖先積德深厚故其傳世久而弗替求余為之名堂且為記以昭先烈余惟關西夫子位三公子孫蔬食徒步或勸之開産為後嗣計公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所以遺之者豈不厚乎至於今幾世幾傳而其裔孫猶知以一清自勵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豈不信哉謹名君之堂曰傳清而為之記余願君寶書大尉傳於四知祠之壁俾子孫朝夕見之仕者謹於官箴居者謹於家法老者以是勉其後生長者以是

率其卑於洞洞屬屬乎克謹四知之畏充而至于中庸謹獨之地夫然後有光祖德而一清之氣脉流暢而無窮矣

品堂記

昔之評畫者以吳道子為神品上上王摩詰為妙品上上夫造於妙矣入於神矣其品復在上之上藝至是職千載而獨立可也今二子之畫流落人間時或見之其精之至而造於妙者猶可求之筆畫之間其妙之至而

入于神者非筆畫形象之所可求蓋妙猶可識妙而入于神有未易識耳東坡嘗在鳳翔有曰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潮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意已吞又曰吳生雖妙絶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其末又云吾觀二子皆奇俊又于維也斂衽無間言味詩意似以摩詰優于道子與畫品所評異矣然皆賞其妙而不及其所以神豈妙而入於神有未易言歟余周遊四方與畫工老手多矣精妙絶人往往多見

之有如袖治上一一上聞之矣而未之見也晚歲來瀛乃識相臺韓京叔禺臣兄弟魏國忠獻公之諸孫也燕趙間推善繪必以瀛海之二韓知其門求其畫者踵相接也鄉嘗前輩老成人每謂余曰韓氏兄弟畫入神品子無以尋常眼法而觀也嘗為大長老雪苑師作觀音地藏二相每焚香展玩光彩勃勃出乎頂間漸大滿一室中拖公寶而藏之不輕以示人凡其所畫為有有者取去余雖未及見之聞在他所而尤奇異鄉老成人所言不誣也余嘗從容以問禺臣乃曰人以吾畫為有神吾初不知其神如何也但昔嘗聞之師以為畫者心之精神待之心應之手不可以外求也故吾當畫時閉戶靜存畫是人則想其人之容色其動作言語想之有得然後像之以為像夫是以能得其真乃如繪天人相則想其清淨空虛高出萬物之表繪浮屠氏在定相則想其湛然內守神彩蘊於不露繪浮屠氏應物相則想其莊嚴具足光輝發外見皆精精以赴之運智以成之畫雖

成于吾手吾不知神其所為其神者出於自然吾有不能知也余聞其言作而曰人以子之畫為神子不能知其神是子畫之所以幾於神也勉之哉摩詰道子不足多遜乃書品堂二字以遺之

近古堂記

余周遊半天下入其里觀其風俗淳厚人有士君子之行問之以古哲人上賢講學故處典型漸漬有所來矣歲戊寅自燕從瀛三閱寒暑與其里人遊縱觀其俗尚

所異尊老貴德崇儉尚謙而好學其俗然也歲正月父老咸戒里中子弟少長咸集乃推其父祖行者俾坐中席相與羅拜於前既又推其兄行者俾坐右席復相與羅拜于左拜已奉觴為壽更勸酬莫不盡敬長者不嫌其為傲少者不以為卑屈有古者鄉飲之遺意焉父兄為集名賓友子弟姪甥列立執事奉豆觴進俎几行爵上饌奔走後先不參以僮隸有古者小學灑掃進退之遺節焉其鄉士亦陶師而重道閑儒先先生止於是就

而訪之以道得其一言一行誦說記憶久弗忘也其為代有勤儉節用衣不純綺食不重味有酒食異饌必奉以進於老者退與一家蔬食以為常凡皆近古之異則隨事而見者余心敬之未知其所以然也暇日考訂乃知漢大儒毛公嘗為河間獻王博士葬于郡西三十里高家猶存而屬邑廣川董子之里千有餘年詩書氣脉郁乎未艾賢者道化感人之深有若此者余欲為之記之而未皇也既去三年役行城之南歷西而東所至皆有學塾校徒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數十絃誦相聞藹然有古者鄉庠黨塾之遺意王君國賓所居近古莊則東塾也學校之廢六七十年而郡人猶能各以其力興城闕之久廢謂非善教之所覃可乎昔東坡公為眉山郡治記興作有及于鄉俗近古者三至今海內之人目眉山為三近古州今是拜禮讓之俗近古之風遺教之不能忘其可使之佚而無傳乎乃書此為之記自今塾由塾而庠由庠而泮抑復承平之舊將使海內之人目吾郡

為近古州顧不美歟爾令長君子鉅宗望人其勉旃無墜兩先生詩書之澤

養志堂記

傳曰在心為志志者心之所之而未形於言者也孟子論曾子之孝而曰事親若曾子可謂養志者也夫當此心之動而有萌發而未形見于事是為志之始發而君子之事親乃能先意承志盡所以養志之道是豈有他哉亦積誠而已矣蓋曾子之孝根乎誠者也誠積於中

敬致乎養己之心即親之心已之志即親之志故能先意而承隨事盡分而無一毫之憾是皆學問中事也是故中庸言反身而誠然後能盡順親之道大哉誠乎其曾子養志之所先乎真谷陳君覃懷人早歲避地剡瀛因家焉窮經學古編交當世偉人嘗佐一二大府幕治聲譽然浸階通顯而乃安恬不競歸卧里閭尋泉石之樂習久抱負固有大過人者曾未得展其設施也家嗣子新負經世之才修誠身之學温恭有守端肅寡言其學術源端可識也比歲總府奉詔貢士子新府居選首士論歸重無異辭調官中都迎致二親安輿就養作堂三間俾余為之名余扁其堂曰養志子新復求余為發其義余以京都文物之藪辭不敢當既又念與瀛一紀定交居父子間見其居家持身起鄉動由矩則猶有中原盛時道學君子之典刑故不克終辭而書以復之曰養志之事不特在晨昏定省與夫起居食飲之間必也以誠合誠以志承志乃能盡其致養之道若子新實允

治之余嘗觀真谷好施予新輔其親以施優貧恤孤敬老字幼周人之急如己之急無所吝真谷好禮子新輔其親以禮吉凶慶弔之事講於鄉曲施於親舊巨細靡遺各中其度不見其有情容矜色也真谷篤於交游之誼所居人臨燕齊大道士大夫過者無不刺見子新竭力承接送往迎來惟親意之所欲為家非有餘力非克私而天性嗜善承長與其親同之是皆人之所難而子新行之不以為難余是以知其誠存乎致養亦特余知之是邦前輩老成咸嘉嘆不已於言莫不曰子新事親乃幾乎養志者乎然余猶願有言焉昔者曾氏父子並登聖人之門三子言志而曾點獨舍瑟從容有志於暮春浴沂詠歸之樂夫子與之蓋三子志乎事功曾點獨志乎道此所以見取於聖門其後曾子造詣既深優入聖域遂膺聖道一貫之傳人以為自舍瑟中來曾點志乎道曾子亦志乎道此曾子養志之大者真谷家世覃懷地近洛中志濂伊之學有年于茲子新之學即真谷

之學子新之志即谷真之志勵以聖道自朂勉進乎中心如心之域是誠養吉之大者子新其力行之

自貴堂記

自貴有二貴己之貴而無慕乎外學者事也貴己之貴而無志於世隱者事也無慕乎外可也無志於世則亦隱而已矣二五儲精人得其秀而最靈足以貴乎物然天能與人以此貴而不能使人皆知自貴知自貴者其必由學乎中庸之尊德性尊此者也孟子謂人人有貴

於己貴此者也此學者貴己之貴而加以學問存養之功所以全其天也人固貴乎物而士君子復有學以自貴其道夫然後在我重者而不為外誘所移窮而獨善其身此貴也達而得行其道亦此貴也處畎畝在朝廷素富貴貧賤無入而不自得者知自貴者也若夫荷蓧長沮接輿之倫傲世放曠自高其道彼自以為貴非聖門之所貴也長盧高居正臣年盛氣充天資粹明學問不倦視榮進澹如也嘗來即子歌詩以道自貴者而扁

其居室其立志可謂加於人一等矣然愚也竊願有諗焉蓋即子之自貴即孟子之良貴而亞聖大賢出處殊致學者不得不辨也孟子以仁義忠信為天爵公卿大夫為人爵所以致嚴夫內外重輕之辨而孟子轍環天下應聘列國初未嘗以道自高遂恝然忘情於斯世也非仁義不談非堯舜不陳合則就否則去孟子所以自貴其道者蓋在此而即子生當太平盛世君明臣良朝闕闕政獨高尚其事者其志以為時可無仕焉耳孟子

志伊尹之志即子樂顏子之樂一出一處惟義所在余所於正臣亦欲其有用於世豈謂其遂可以隱乎蓋天者理也帝王盛時命曰天命祿曰天祿職曰天職皐夔稷契登庸在朝伊傅周召左右厥辟何莫非天之所命何莫非己之所貴初豈有所謂人爵者與天爵對峙而並行降而春秋戰國王制大壞聖賢無位以行其道而世祿之卿辯說縱橫之士刑名律家刀筆賤稱微罷秩貴人慾以肆天理消亡孟子不得已而致辨乎此曰如

是而爲天爵如是而爲人爵又曰仁則榮不仁則辱皆所以遏人慾之横流扶天理於永墜復又爲之言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盖貴之之貴無慕乎外者士君子之當守而有此德必在此者亦事理之當然時止而止時行而行本然之貴固自若也豈必高遯遠引而後能全其貴乎雖然自貴之自其義甚大聖賢每丞言焉夫子於乾而曰自强不息於晉而曰自昭明德書曰自作元命詩曰自求多福皆使人反求諸己而得之於内不諉其自於人不委其自於命履險犯危而自之爲自確乎其不可移也是人自貴之自正使聞余言請書以爲記遂爲之書

隱求堂記

今羲寓古瀛劉惠父書來陳說甚偉其言曰西漢之季衆君子皆隱揚子雲獨仕東晉之季士大夫皆仕陶靖節獨隱吾不能爲子雲頗慕爲靖節於讀書室曰隱求將以求吾志焉耳願爲我發其義余得書矍然曰惠父之志如此加人一等矣然念聖賢出處隱見惟義所在隱之所志即達之所行志之所存乃道之所在故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伊之處莘呂之在渭隱也而志在天下何嘗耦耕楚狂接輿亦隱也而志止於其身是雖所志不同亦由其分量有淺深故其推志有廣狹譬諸萬斛之舟艤乎荒陂膠乎野澤而三江五湖皆其容量之所及有不行行斯達矣乃若刳木爲舟剡楫爲楫可以泛滄浪涉溱洧而不能乘長風破萬里浪其所負挾者淺也然則士君子所志何志志乎道也志乎道者志乎此所存也由致知格物正心修身推而致之以至齊家治國志此者也學此者也積功於幾微毫忽之間存誠於戒謹恐懼之際必使在我者根基固實標本立大夫然後涉世故而不爲事物所亂可隱可見惟義所安故君子非隱之爲難隱而能求其志之爲難也惠父温裕而雅正侍梅溪翁日以詩學爲事介然有立恬然不競余敬愛之每勸之以遠大故學以聖賢學問行事

爲惠父告之曰如子所言將使惠父隱以求志耶抑使惠父仕以行其志耶曰亦欲惠父有志其所志而已矣遯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之吉以正志也遯之正志孰有語隱居求志其立義固各有所在然居遯而能正其志者必隱居而能求其志者也遯之爲卦二陰浸長得位而居内四陽遯乎外君子退而窮處之象也九五一爻居中履正爲衆陽所宗陰雖盛而不能干其志正也外物之誘不能入則學力充而操守固何行而非道遯之至善者也因子深雕有爲併以是復之惠父

剡堂集卷二

元　[illegible]撰

記

肅堂記

余始入瀛僦居[illegible]城隣於種德李氏獲與志遠及其弟茂實爲文字友余敬之愛之恨相得之晚里人或語余曰子未識其父兄耳識其父兄則知淵源所漸厥有自來已久而種德翁淳正高[illegible]滿考來歸舜臣亦自肅寧至今乃得升老子之堂徧六八庠從典刑法度炳乎相輝或以文采著或以政事稱皆端靜而内守篤學而好修信鄉譽之不虛得也肅寧壮邑也介燕趙之間民物繁阜風氣雜糅自昔以爲難治或勸無往君慨然曰邑以肅名吾平日佩用一肅字當以吾之肅肅彼之未肅奚難治之有乃隨事而整葺之邑庠久廢衿佩散而之四方大風索然君首以興學爲務[illegible]修[illegible]章經誦之音[illegible]盈耳人知講學之方[illegible]定其政之肅而文

也五方貯情之人怙威羣行積為田里之害君震之以
不恕馴之以有禮強梗率服入其境相戒無犯迨其政
之肅而和也健險好勝之民持吏短長以為訟端敗俗
傷化莫此最甚君臨之以莊鎮之以靜伸其鬱滯而平
其險岨莫不革心向善俯首從化舊習為之丕變是政
之肅而有紀也在官六七年乃獲授代以去邦人為之
立碑頌德以旌前之宰是邑者幾人久而肅肅而成如
君全美實所罕儷余昔扁君之堂曰肅以昭其學也君

欲記之以發揚其義乃重告之曰夫肅之為肅乃聖賢
學問中之事非世俗尚威嚴以為肅也肅之此心肅之
此身心正而身修肅之本也其本既正然後推以達之
於事亦正而未舉聖賢學問之肅也三代而下為政者
尚防禁設章程以求人之肅此吏治之肅非學問中事
君子有不貴也易之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又曰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文言之敬
直即學問之道所以肅乎其內者也文言之外方即吾
內肅所以達之於事而無不肅者也大率主敬以為之
肅則心正身修而內自肅也未有中無所主而能內肅
者也未有內之既直而外之不能方者也文言之直方
貫本末該內外而為言也余觀舜臣父子兄弟所以修
之家庭者而知其平日用工在內所主在敬也惟其所
主在敬故其達之於外者無往而不肅君今贊貳淮安
以其施之一邑者而施之一州康譽著聞士論歸重無
異辭此敬直之效驗隨地而著者也由是而擴充在我

之工夫無有間斷則其肅之於外者將日異而月不同
豈止一邑一州而已哉舜臣其勉之

敬室記

朱張二先生倡道東南共扶千載之墜緒志同而道合
相得而彌章者也而武夷之傳至于今百有餘年門人
高弟皆能尊聞行知以其得於師者復昇於後今再三
傳莫不曰我朱門之的派噫其盛矣余獨恨南軒先生
無恙時士之登門受業者袂聯踵接而吾蜀人互鄉闕

蜜之執經隅坐視他邦為尤衆中更蜀亂衣冠散落南土或以文學顯或以科舉政事奮莫有泝其學問原脈之所從來而以廣漢之道自鳴于當世者雖時使之然而從遊之士亦不為無責也宇文氏再世從先生嘗在大弟子之列淳祐間子敬始自蜀來輯其先世所聞於先生者求訂證於庸齋趙公之門庸齋深器許之為之大書以表其傳且曰南軒之道在子其勉之哉自是以來子敬欽承一綫之緒為學愈篤用志愈專而搢紳士

大夫所以期之者亦莫不在是會余以國事久羈於北子敬書來孳孳問辨不以患難零落而廢其講習之功且屬余為書敬室二字曰此南軒先生所以遺吾祖者中燬於火頃為我更書之余辭不敢僭然宇文氏之得于南軒者在此一敬亦吾徒所當共講也乃述舊所聞書而復之蓋人所以中天地而立者此一心也心所以主宰此身而裁制萬事者此一敬也操之而存存之以此敬也治之而治治之以此敬也養之而無害充而致之以造乎至誠無息之地大率始終乎此敬夫敬豈自外至者哉人生而靜敬之原也是故君子之學貴乎主靜主靜者主乎一者也主一無適夫是以為敬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敬之在中而未發者也迨夫喜怒哀樂之既發則敬見於外者何莫非此敬之流行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皆戒慎恐懼之所積而慎獨之功也敬雖隨事而在所以為敬則本乎其中先生以敬加室亦欲人謹之於宮庭屋漏之間耳嗟夫世淪俗斁

子治之傳不遺其後而子敬獨能泝其父祖學問所從來恪守毋墜求之衰俗殆不多見余願子敬心廼祖之心學南軒之學以是自名其家以是私淑諸人益衍其傳於後使廣漢之派與武夷並傳顧不偉歟乃書為敬室記

李氏敬聚堂記

三代而上以宗法聯合族屬親親之恩雖百世不渝也宗法壞於秦義聚興於漢義聚者古宗法之遺意絶無

而僅見是故君子貴之善乎先正范公之言曰吾宗黨自始祖而下諸父昆弟猶子孫常數十百人自吾之身而言雖有戚疎遠近之不同然皆吾先祖一體之所分也夫以一體之所分而癢疴疾痛不相知聞貧富貴賤莫相救恤是豈吾祖先垂澤裕後之意哉乃立義莊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餘年范氏裔孫猶列居文正坊中義規炳然海內視以為則余昔嘗寓跡於吳著而效之宗黨散落四方集之不能會每以自嘆晚歲來瀛邦父老為余言吾城中李氏鄉之義門也自其高祖脫身亂離拮据卒瘏始營居室遺命子孫聚廬合爨毋得他徙厥祖厥考率而行之迨至惠甫弟兄復從而推廣之聚指日蕃家政益治儉勤均節內外無間言蓋義居者五世矣余聞而善之一日造焉主人延客坐堂上弟子姪左右列侍撰杖奉几各以其職童子勝衣以上拜跪皆能如節余為之感嘆不能已噫嘻此中原舊俗毛公董子道化之所及於今不多見是當有褒表前此閫

為今總管僕散公開鎮是邦崇尚風化大書張公藝事以示旌獎李氏榮之揭之西南特室求余扁其堂且為之記之將以傳示子孫期毋負賢牧表揚之意余於鄉黨美善固喜聞而樂道之李氏復以此為請其庸無書余惟公藝朴謹人也平居非有學問講習之益乃能恪承祖訓以一忍字聯合族屬是可尚矣然忍之為義見之經傳所以節止喜怒之過乎中者喜之過則流怒之過則厲家人嗃嗃怒之厲也婦子嘻嘻喜之流也節而止之徐而正之夫是之謂忍非含蓄不發以是為忍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人之大倫所以行之者敬而已矣長者敬身以率其下少者敬事而從其長和而齊順而則相與共由於禮教之內始於忍終於無所用其忍而家道成矣吾觀於李氏一門雍睦整飭相觀而善惠甫弟兄復能協贊其長招延師儒以暇日講說經義吉凶祭賓考於禮而後動是知敬矣傳曰敬德之聚也請名斯堂曰敬聚因書此以為記

直齋記

夫易天地自然之易也歷四聖成書至夫子而後集其大成一易之外無他易也漢末有揚子雲者著太玄始僭聖擬經而為之玄至衛之平又從而為之包其後率皆得一數成一書皆僭其號為易後人以其新奇而學之而天地自然之易隱矣是故易可學也而僭聖之書不必學矣學僭聖之書則四聖人之易愈不明矣此予平日之論也晚歲來瀛平生舊交皆遠惟閉戶讀易而

已既而趙君敬叔自燕而歸朝夕相從惟談周易不及其他予問之曰世人皆好擬聖之書子何為不談之敬叔曰吾惟知有易而已他未暇學也予聞其言歛衽欽嘆曰子可謂善學者矣僭聖人之書不接於目則聖人之易始著於心自是與敬叔論易一日敬叔語余曰吾以直名齋子為我發其義余曰直之字義見於經者多矣未知敬叔所以名齋之意何所本敬叔曰吾嘗讀易至坤之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以為聖人之學實在於此朝夕思之以為學問之大經吾之名齋取是而已余作而對曰善乎子之讀易也此余平日所得於易者而敬叔乃與余同夫直方而大乃聖賢傳心之要也本之吾心根諸天分此直此方也著之德行達之事為此直此方也自東而西自南而北以至上下內外左右前後何往非直何行非方惟直惟方是以為大斯乃天然一定之理與帝典執中中庸時中其義相須彼言中推之一家之中一國之中天下之中莫不皆然此言直言方推之一國一家以及天下之大亦莫不然此直方所以

大也聖人之用易也以吾心本然之直自然之方而律天下萬事萬物之理推而致之何往而非直何行而非方此直方之所以為大也以其出乎至公本乎自然非智巧安排所可及是以云不習无不利非窮理之深有見於道者未易語之以此然敬叔以敬為字以直名齋合敬與直而其義乃備夫敬主乎一者也不貳以二不參以三乃所以為敬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此聖人教人以敬而求直所以直其内也由是而推之則義立而德方矣大學絜矩之道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大學所謂絜矩即坤六二敬以直内之所推也知夫子敬以直内之意即知大學絜矩之方所以合乎義也知大易之直方即知大學之絜矩主敬直内守義方外相須以成也知敬義相須即知直方所以為大也吾與敬叔相處久而知其為人洞洞屬屬惟敬惟畏語不妄發發必中節行不妄動動必皆謹周游四方所與交游者皆當世名士確而信守而篤真能以敬而直其内者也由是而推之何行而不方乎惟直惟方所以必至於大真善易者也至於命著求卦必按乎義理而為之說不與時而俱遷故動中於禮不越於義其平日用功專在持敬以行乎義吾觀其立心制行應事接物未有違乎敬者而其所得大率本之坤六二一爻非

善讀易不能也世之學者篤意於偕聖人書至於聖人之經往往忽焉予每病乎是故於敬叔所學深有取焉敬乎敬乎其直方之所以為大乎乃書以復之

節齋記

易於渙之後而受之以節節者所以正天下之渙而納之於至善之地也粤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盈乎宇宙之間者莫不皆有自然之節至衆而至一也至不齊而莫不皆止於齊也由其有自然之節而聖人因之以為節故凡天下之渙者皆至於節而止日星運乎天渙也而有常度寒暑行乎地渙也而有常經在人則君臣父子之倫日用常行之道所以止仁止敬止孝止慈各止其止而不得過者皆其自然之節也士君子學問之道存養之功亦貴乎知所節知所止而已矣傅君夢臣中原望族世有爵邑於朝而夢臣以儒名家嗜學不倦中年莫居河間則以岐黃之道教授於其里扁所居曰節齋其用志固已過人遠矣余惟盤古三聖人為天地立

心既創制立法以冒天下之道復為生民立命而醫之教興焉其事雖不同而所以為節則無不同也予不觀乎渙與節之二象乎風行水上為渙風固動物而水與之俱風行而不留水逝而莫之止猶情感於物而動與物俱遷者也是故聖人受渙以節見水澤之義焉盈虛之不常者水也止節之有定者澤也義理之節情猶水之節乎澤止其所而不得過也是乃學問之道而醫之理存焉渙其受病之源節其制病之藥而甘節苦節云

者則參芝瞑眩隨所施各得其當者今吾與子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此節也而形命於氣氣為形寒暑晦明蝕乎其外吉凶憂患感乎其前神放而馳氣暴而沸欲則疾疢之所從生也而醫經之節易經之節乃有相似者溫凉以劑其燥濕補瀉以制其盈虧窒者通之庳者砭之逸者收之疾之來無窮而吾之節無所不盡是固醫術而學問之道存焉若泰和陳六氣序五節以告晉平公且曰君不節不時能無及乎夫所謂節惟其時也若醫和者其有得於用易之時者乎是故上醫明理引經以斷疾中醫明方引古以斷疾夢臣以節名齋庶幾上醫之明理者乎若夫以己之節而節人之未節以我之治而治彼之未治夢臣方將有用於世充而擴之具為節也又有在於醫之外者矣

拙齋記

昔者洙泗之上四科七十子聰睿明辯孰非當世之英才而子曾子獨以天資一魯受知聖人其後造詣既深

優入聖域獨承道統千載之緒傳之子思孟子流衍盛大至於無窮皆自前日一魯中來也余始至北方聞中州道脈所託今有人乎得紳諸公交誦魯齋許公之賢且曰篤實內守學為曾子者也余亦及往見而自疑從瀛許公亦告老而歸旋聞下世每用此為恨厥或告余曰繼許公而作者拙齋劉公仲寬其人也余時欲見之而劉公適以使事來瀛乃得相識聽其言論觀其風致

藹然道學氣象而用拙名齋與許公所以為魯心法實有相似者余喟然嘆曰繼魯翁而作者捨拙翁而誰歸乎道之源脈其在斯乎夫魯之與拙非容色之外見者也根諸天稟之自然加以學問之日益義精理明純一無雜故能以道自任譬之廣谷易川地力深厚種之無不上生之無不長大茂盛以其植本深厚故其發達悠遠彼淺中弱植倏盈而疾萎者夫豈任重道遠器哉而況拙之字義與巧為對者也夫子嘗有云巧言令色鮮

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於一巧一拙之間有仁不仁公與私義與利之辨聖人之慮後世深矣有人於此冀其辭貢其容飾乎其外以求人之悅已斯人也所為雖未至流蕩而忘返而志之所之常騖於外則人慾之分數視天理為勝去道之遠從可知矣復有人焉剛且毅不為苟容木且訥不事速傳中有所主外無少斯人也縱未能全體皆仁而心之所存常務乎內則天理之分數視人慾為勝謂之近仁豈不信乎蓋天稟之厚者為朴為純由是而加之以審問慎思益之以明辨篤行若繪事之後素其施功也有地其進德也有本何往而不為仁乎而人偽之滋者為巧為詐巧而亂德巧而作恭口給之禦便佞之友如張錦帆飾桂楫而涉滄溟萬里之險何行而可濟乎是故聖人示人以求仁之方常有取於確鈍而深戒乎巧令亟言之不一言之為是故也君早以才名自奮而務內踐實不為表暴俗尚文君則斂華而就質俗尚衒君則韜光而內守覃精義理之書篤志性命之蘊其靜而正其純而直忱確內充德隅

外著然猶以拙自命則君之謙也而亦君實行內充自得而自信者也君年踰耳順二親具慶而旨甘之奉溫凊之節早暮必躬猶慊然自以為未足扁其堂曰取足此又君實行之著於家庭者也孟子論曾子之養志而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可之為言僅可而不自以為足此曾子所以大過人者拙齋務內踐實亦學為曾子者也曾子之學仁也曾子之孝曾子所以成其仁也學問之

道由明善而誠身悅親以至信乎友獲乎上得乎民體用兼該有諸中必達於外窮而在下則任斯道之託達而居上則任世道之託莫不自務內踐實中來吾於拙齋有望焉書此為記以見余區區期望之意云

尊教堂記

陸象山先生近世大儒也嘗有云東方有聖人生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生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數千百載之上有聖人生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數

千百載之下有聖人生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語出人或謂象山兼取二氏之學余曰不然此心此理四方上下實無不同豈惟聖人同之智愚賢不肖得諸天而有諸己莫不皆同但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是故聖人因心以明道因道以立教道在天地間一而已矣教在天地間亦一而已矣自羲農黃帝迄于唐虞商周之盛此一道也此一教也由中邦達于四外極于八表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此一道也此一教也開域中有四大者矣而未聞教之有三也至西漢初年有為黃老之言者暨晉宋齊梁魏隋而西竺之教行乎中國雖並驅相先各尚其所尚然其即心以明道因道以立教謂人性無有不善人皆可以學至于聖賢與吾聖人所以立教有相似者象山翁所謂此心之同此理之同以是故爾余昔在里中鄉人有立祠象設吾聖人與老子瞿曇而參事之者榜之曰三教聖人之祠余語之曰教可三乎教可三道亦可三乎盍扁之曰尊教庶幾合異為同

則其三者可會而歸于一也衆皆曰然晚歲至瀛間任丘范君字恭所居當南北大道儒先生與黃冠緇侶過其門者莫不延入禮遇盡敬余聞而異之已而求見其道所以然之故曰吾于三聖人之道敬之如一故于三聖人之經與三聖人之徒禮遇致敬亦惟一吾嘗治堂奉九經居中左佛書右老子道德經諸子百氏列之兩傍客有知道者延入于斯就而訪之以道冀有得焉余聞君言重用嘉歎嗟夫如君者志于求道是以廣敬在

道視世俗之人尊崇異教以徼求福利者不可同日語矣乃書尊教二字以扁其堂復為之說

思義齋記

思義齋者驪川李氏所以垂訓於其子孫也李氏祖子孫三世相承無他兄弟至思義君乃有三子皆業儒通經行誼著于其里思義君每為之戒曰吾根孤獨傳於今三世每惕弗克負荷汝兄弟壯大鼎立自今子孫繩繩足以勝祖先門戶之託然吾欲爾曹之聚而相依不

欲爾曹之析而相遠也夫人所以族居林立於宇宙之內孝友睦姻交相愛者以有義存焉耳義者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義存則由祖暨孫至于永世一本而衆支也譬之松栢生乎高岡枝葉扶疎上干霄漢自本自根一而已矣是以昔之鉅賢偉人聚族而處名曰義聚為之田曰義庄為之居曰義宅此屋而處共爨而食揭為義規祭祀婚嫁慶弔吉凶交相救恤百世如一日也吾以思義名齋欲汝曹之思乎義而常相保也其嗣長卿率其仲季恪遵遺訓扁思義于中堂介友人求余為之記之余聞其言嘉其意而不敢拒也昔者洙泗之上格言昭垂而有九思之目始之以視聽貌言之思終之以見得思義思至于九聖門所以垂訓者備矣李氏所以名齋其義有所在然思而必在義其于義利之辨可謂知所決擇矣夫見得思義非事至而後為之思也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思則心之精神所以酬酢事物而使之各中其度而不忒者也聖賢學問之功惟思為謹

操而常存此思也定而能應此思也惟其用功篤志思之在我者一而不二純而不雜先有以主宰乎其內故事至物來各就吾之條理而無舛於義本之正而末之隨也天理在是外物紛至無由而入故思不在于得而在乎義是其謹思之功也他日子路論成人而曰見利思義子張論士之為士而曰見得思義夫以子路之堅強子張之明辨而其用功特在乎此則知九思之目以思義為終聖門高弟猶或難之學者可不致謹于是乎

綠浦居川陸之會帆檣夜馳輪蹄晝奔莫不逐逐於榮利之徒窮者思通蟄者思奮未得者期于得而長卿兄弟端靖自守澹然無營恪遵先訓以垂裕于後其胷次所存可以想見推其思義之功何行而非義乎故吾樂以孔門垂訓與子路子張所以決擇於義利之辯而為君告尚勉之哉

時思堂記

曲沃許氏中州望族也孝弟之行著於鄉閭由祖仲玉翁至其孫君祥三世同一心法前輩名人嘗為扁其堂

曰時思搢紳大夫士為之記為之贊為之銘及詩篇成一巨軸亦以示余俾繼題其後余惟時思之義美矣況祖傳之子子傳之孫百年相承如一日是蓋人之所難其可不為之書乎然念人子之事親有終身之養有歿身之思文正之事王季曾子之養曾晳行之有常守之不懈此聖賢所以盡道而垂法于後世者也武王率文王之已行不敢少替而曾元之事曾子乃不其然是知祖子孫三世一心以事親為事之本在古猶難況於今乎故余謂能盡終身之養者乃能致歿身之思許氏祖暨孫所以奉養其親者見於諸賢之記銘詩頌稱贊無異辭則其孝敬之實有以大信服於人矣而又能推其平日奉養之心而為歿身追遠之心即晨昏定省之勤而致其春秋烝嘗之思禮與哀俱至而無遺憾斯豈非人之所甚難乎愚讀禮內則篇見聖人教人以養親之事子事父母雞鳴而起各服其服各事其事躬掃灑問起居職饘酏治滫瀡一日之內斯須之頃思存乎事事

無所不在所謂終身之養也又嘗讀祭義篇而見聖人教人以歿身之思霜露既降則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則有怵惕之心至其祭也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思之所存即孝敬之所存是之謂歿身之思必能盡終身之養而後能致其歿身之思將之以禮敬行之以哀慕如親之在此堂所以致歿身之思也余願君祥書內則於居處之室書祭義於饗祀之堂使世

世子孫當養而升斯堂覩內則之教而思所以養當祭而升斯堂覩祭義之教而思所以祭則孝敬之心油然而生子暨孫至於曾玄傳心法於無窮矣若乃顯親揚名之事不在乎他在於貴己之貴而已修其人爵以道自貴己貴而親亦顯是謂孝子慈孫之能事君祥其勉之哉

節孝堂記

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有取於王凝妻李氏守節事所以扶世道於既墜愧當時之為臣者也五季馮道歷相

四朝身事之姓偷生苟全至其將終猶著長樂老叙自矜為榮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非人者其道之謂歟是故君子之秉史筆者於守節之婦為之立傳記姓名俾其志節有傳於後人苟知王凝妻之為賢則於馮道之偷生苟全唾棄而不顧矣道晚歲得封於瀛邦猶有指其生平游歷之處相與言曰是瀛王舊遊之地余每懼其汚染後人壞亂風俗屢因碑碣間懇懇見意欲人之知慕乎古毋羨乎馮蓋為世道慮與歐公五代史為節婦立傳同意非健言也國子安為余言吾里於瀛南之交河習俗篤厚好禮義夫節婦比世間見無慕於馮也里中有張得山之母楊氏早喪夫父母欲奪而嫁之誓志弗聽家貧子幼舅姑垂白在堂楊氏躬井臼之勞治耕織之事旨甘不廢溫凊如節厥後舅姑歿竭力襄祭葬皆能稱禮斯烈丈夫所難而楊氏乃能行之由少暨老四五十年子壯而後其憂乃釋族黨父兄共高其行名

其所居堂曰節孝謂其守節而能孝求余為之記之余竊吝也辭不敢當居數月子安再從邑里來致鄉黨之請益勤余又念瀛為馮道封食之壤其一時貴盛疑足以移人而是邦是邑婦之義子之孝臣之忠比世而聞見是固人心秉彝之常不待教之率之而自趨於善者而亦可見漢獻王毛公董子詩書道化所及至於今而未艾也是其可無書乃題此丁方以待作史者採焉

積慶堂記

坤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儒為之說曰善以積言父祖修之身存之心者是也慶以餘言父祖積諸此身此心所遺子孫者也積之者源也積而成慶自源徂流非由外至者也其積者深且厚則其成流大以遠如長江巨河發源乎岷峨積石會百川衆流東注滄海其流無盡由其源之來無窮也是故仁人孝子深思父祖積累之艱勤而有上棟下宇以為安則曰吾祖吾父之所營構也食而有左饔右粥以為養則曰吾祖吾父

之所菑畬也以至仕而祿食有章身之榮車馬之奉則又慨嘆而永懷曰吾祖吾父積仁累善乃弗得食其報其報乃在我吾何修而有此乎歲孟春率宗族拜省世墓徘徊顧瞻而不能去尊者老者貴者視其幼者孤者貧不能自存者惻然興嘆曰爾曹皆吾皇始祖一氣之所分也皇祖積慶以逮後嗣吾獨享其成而不能分其惠以及宗黨吾所內愧而不遑安也繼自今仕而有祿食者居而有餘財者各分其有餘以逮其不足衰未舉者衆共舉之男未室女未家者衆協以力成之老而無以為養病而無以為藥則為居廬以收恤之俾吾祖之德澤均逮後人夫然後有以見松楸而無餘憾矣衆皆曰善遂為約以揭之凡族大而子孫衆多者推一人為約主期以十年買田為庄名之曰義庄漸而益之庄成則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以為養無散而之四方淪而事他業者矣倡斯義者先正范公天下第一流人也觀其約至今具存每內視以為則古瀛王君成之聚族交河

百有餘年中更喪亂屋廬毀焉惟成之先隱君所居巋然獨存其地近於祖墓自成之晉登膴仕每歸必會族省掃退而序升斯堂思與父祖弟姪共大廈之覆以推原前人遺後之澤且將創立義庄如范氏之約屬余為之記之余惟世倫俗斁人有同室藩墻共居越秦憂患吉凶不相收恤者而成之拳拳篤藹之情以睦族為急先務求之當世能幾人哉余用是不敢辭然願有以補義規之所未及夫祖先所以裕及其後者詩書之業義

規既成幸皆可以為養然不可以無教也延致里中宿
儒聚宗族子弟之有志於學者俾之教之各通一經各
為一藝無適他途無營他業也庶珍待聘懷忠信以待
舉可也他年莪冠𤨏紳於朝廷之上以行其所學夫然
後有光祖宗而究顯揚之美流積慶於無窮矣

種德堂記

或人有問余者曰積善降祥有德必得其壽信乎否耶
曰自六經聖賢以來有是言矣奚其不信蓋通天地間

惟理與氣而已仁義忠信理之存乎人者也壽考福澤
氣之應乎理者也理行而氣從有必至之應然必為之
力行之勇要其久而後信乎不觀之農圃之事乎稻粱
菽蔬所以種之必生生之必遂者理物之常也然有耕
並壤而登耗之弗齊種同時而美惡之或異者氣有厚
薄使之然耳理其常也氣不可常者也理足以主宰是
氣氣惟理之從其不常者皆可常也是故上農老圃之
事其事也惟其理不惟其氣時而耕之時而布之時而
灌之溉之耘之耔之去其稂莠之害苗者夫然後生意
流行無所不及理在是則氣斯應之矣人之有是心猶
物之有其實操存涵養之功則栽培種藝之事也操之
而存養之而不害理之充於我者無不盡則氣之應乎
理者無不周故作善降祥有德得壽有莫知其然而然
者書曰皋陶邁種德德而言種之邁為之力行之勇要
其久而後信云耳余寓河間之中城與李吉甫為隣君
每造其室見其家庭肅雍長幼順承子孫環侍終日無

惰容以是敬之退而詢諸鄉黨則知吉甫筮仕四方所
至以善狀著聞去而見思其強於為善有自來矣吉甫
葺堂既成扁之曰種德中子志遠與余遊從最久求余
為發其意前既引稼為喻而意有未能盡者復於此而
畢其說蓋士生斯世莫不求為有用種學所以種德也
種之身以及於家以及於國是其種工非一朝夕所能
致也在易地中生木為升上山有木為漸聖人於升之
象而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於漸之象而曰君子

以居賢德善俗益地中之木由根幹而枝葉寸寸而生以及於丈尋夫然後適於用學者進德之序也山上之木挺特卓立與山體俱高足以風厲於下君子有位之事也積小高大成已也居德善俗成物也皆積而後升漸而後至吾所謂為之力行之勇要其久而後信者也吉甫老成更綠諸子森然階庭或以學問自力或以才能奮身他日成就可棟可楹可榱可桷遠到未可量也乃書以勉之

瑞雲寺記

區宇中分而釋氏宗教亦判為南北各師其師各道其道枘鑿氷炭不相為謀百有餘年矣豈期車書混同萬里一轍釋氏宗教因是亦合於一淮浙荊楚有志於訪道者絡繹而北燕趙齊魏有志於求師者亦振臂而南南北一家佛道祖教由此而中興噫亦盛矣虎巖大長老奮身淮甸踏遍諸方晚歲簡知九重擢主靈隱方丈以當世第一流主東南第一刹南北學徒充溢錫下動以千數前是百餘年未知有也虎巖不以地位高峻接引忘倦每示衆曰吾老矣汝諸人有疑速問莫待吾影落空山持鐵鍬而問靈骨乃即錢塘之瑞岡介竺峯靈竺之間度地數頃據山水要會剏一招提示為退居之計欲學徒篤志求道惟日孜孜非自成己所以成物也中為大殿外為山門左有僧堂右有香積環以精舍存被恩命以瑞雲院開山俾其徒甲乙主掌密近靈隱而自為門户各無相關內外圓成遣一禪人求予作記曰

是吾退居也是吾菟裘也公為我發其意予告之曰進必有退亦物理之常師之道價万陸遠求高退不太早計乎予聞近代尊宿矯世俗興作之弊卜退居於揚子江心者又有卜退居於海門潮上自以為高者予嘗語之曰奇則奇矣而未高也夫居其所當居樂其所可樂何山不可以藏骨至與魚龍爭其洞穴以為退不亦隘乎虎巖之卜瑞雲不幽而深不藏而密樂哉斯丘異乎人之退居矣吾聖人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

位行天下之大道道之所在即居之所在進一廣居也
退一廣居也三千大千世界何往而不可居何山而不
可退乎百尺竿頭更宜進步虎巖勉之

寂照閣記

真谷居士陳君彥祥早歲周遊中原徧交當世名卿巨
儒以至外方博達之士無不就而訪之以道充然若有
得也乃歸築室髙陽之下父子自為師友名其讀書閣
曰寂照予過之問焉曰子為吾聖人學乎亦有取於釋
氏語乎聖人言寂釋氏亦言寂義近而理殊不可以莫
之辨也居士請予發其意為之言曰夫心一太極也沖
漠無眹者太極之本體也寂然不動者此心之本體也
方其沖漠無眹一理混然而動靜互根所以生而儀四
象八卦者舉在是矣方其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而道德
性命之理所以離為仁義別為五常散為百行萬善者
舉在是矣是故未發而寂心體之本然也已發而通心
體之妙用也無思非無所思也無為非無所為也其寂

然不動之本體固如是也及夫感而遂通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孰有出於思慮之外者是之謂以一理而貫萬
殊羲之畫文之彖孔之繫如斯而已矣佛氏則不然其
所謂寂即空以為寂心無心也形無形也物無物也以
是為體而不能該乎天下事物之理非體也至其動而
接乎物境空境也相空相也法空法也以是為用而不
能周乎天下事物之理非用也何則寂非空也彼視其
身與天地萬物等一虛空露電以原其始而莫知所始
夢幻以要其終而莫適所終是之謂以一空而了萬法
體之不能該用之豈能通乎故吾儒異端言寂雖同而
所以為寂則異不辨則不明也或曰若子所言寂之為
感與寂之為照有以異乎曰自此心之本體而言寂而
感者心體之妙用也自學問積功而言寂而照者亦心
體之妙用也子不覩之日乎夕而向晦日之寂也朝而
升乎天衢無容光之不照者向晦之所息也子不覩之
歲乎冬而閉藏者氣之寂也春而陽明發舒萬生被其

光榮者閉藏之所為也人之此心虛靈瑩徹萬善畢備然非主靜以正其本謹獨以澄其源存誠於幾微毫忽之間積功於不睹不聞之地何以復此心本體之渾全輝光日新明明德而靡不周乎故寂照云者學問存養之功積久而後見非即空以為寂即寂以為明也居士覃懷人嘗佐大名幕倦遊而歸繪松林秋月為圖著深衣持麈拂據磐石而坐若思非思其有志於自治其心者乎其嗣子新篤學好修強毅有守他日必將有用於

世其所涵負殆未可以淺窺也余以羇客來瀛獲交君父子朝夕所講皆義理之大端故登斯閣喜而為之書

洞霄宮記

道為三極之祖大包宇宙而不見其外細入毫粟而不見其内生陽生陰神鬼神帝陶鎔千聖橐籥萬象不見其蹟是故莫大乎天地此道撐柱乎天地莫幽乎山川此道充塞乎山川道即理理即太極太極本無極撐拄乎其上無一瞬之或息故曰天柱充塞乎其中無一隙之不周故曰洞天嗚呼為天柱洞天之說者其知道乎其至人示以至道之精衆妙之門乎夫天有形道無體以無攝有謂為之耶天至大洞至小以小納大謂司之耶天柱即大易統天承天之象老氏天地得一清寧之旨洞天即大易天在山中之象老氏谷得一以盈之意無疑矣爰攷往牒女媧氏斷鼇足以立四極非鼇也道也天柱之喻也元始生浮黎寶珠十方天神悉入其間何神也道也洞天之喻也餘杭大滌山洞霄宮為三十

六洞天之一與舒州潛陽天柱為三金壺玉室上通太微奇異神秀不可殫紀漢武立館神歷晉暨唐以至宋世累朝禮奉深謹代生高人主張斯道咸淳甲戌臘月不戒於火千礎皆灰會世運更革歸化聖朝山中諸老合力營之既底于成為力勤矣至元甲申六月鬱攸洊作一夕復盡四衆還視於邑太息提點宮事一山郎公如山提舉宮事桂林舒公元一敏毅介特人也不沮不懼宣言於衆曰吾將新之取木他山運粟他所叶心

集思鳩工度材先建庖㕑乃築大殿以及餘屋元貞乙未之三月壬子告成金碧璀璨照映林谷神運鬼工殆不是過朝家欽崇護持視昔有加既成屬余為記余辭不可已而告之曰洞有天天有柱吾言於前矣天中有天盍終言之夫天中之天上極無上是為三境境雖三清則一也又三其為九名雖九清則一也學道之人鍊陽消陰朝夕存存以我之清同造物之清清乎清乎超萬形而不壞者乎遂筆之記

序

孝先詩卷序

人之為善迺己分之所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如種之必生炊之必熟種者炊者但知其用力之勤而已為之不怠則種者必能生炊者必能熟皆自然之理也于公自謂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令高大門閭以需之於異日其言果驗然以己之陰德責報於造物學道君子所不言也余久覊古瀛地與鯨川相接知張氏為孝弟之門由祖而子而孫傳以孝弟至於孝先不懈愈勤鄉黨稱之士大夫敬之余雖未識其人知之久矣一日見此軸以于公陰德為言余語之曰子之德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由祖至孫傳之如一日世所為實行不期報於造物而造物之報常在焉所謂孝弟之道通於神明者也而豈世俗陰德陽報者云乎哉中庸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壽此雖為大舜而言然人之有一行之修一事之善莫不能不格而孚不感而應自然而然者也栽者培之豈不信哉子力行不倦其效

有不可得而言者願言勉之

送崔壽之序

余讀詩至鄭風子衿掩卷而嘆曰周之東遷未久學校之廢乃至是乎及觀魯頌之泮水其詩曰魯侯戾止小大從公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上以是率其民下以是從其上八章藹然與鄭風我往而彼不來者異矣蓋周公魯公之化在人未泯故其習俗漸漬有以異乎他

邦也河間古文物郡毛公董子之化至今猶有存者士尊名教而貴禮讓遠功利而談詩書出而仕於四方所至皆以興學校崇教化為事然有行之而通者焉亦有率之而不能應感之而未盡孚者焉是則魯鄭北壤而學之興廢不同其俗使然非士君子所病也崔君壽之河間之秀弱冠從其鄉曲老先生講門經義敏而好修有黨里之譽往歲調官安陽始至即延師儒設講席率郡之子弟執經請疑人肅然知有師道學宮久廢墟

為牧場前之仕乎此者莫或過而問之君獨以是為戚亟佐其長鳩工度費興頹舉壞闢宮墻拓廣屋像先聖賢而事之春秋歲祀俎豆具設登降如禮長老預在列者咨嗟太息不圖盛事復見於今政將成翩彼飛鴞乃或鳴其不善亟委而去之士論共惜壽之則不以是芥蔕杜門講習忘倦久之乃調廣平之賓幕春仲將發衆為祖於郭南或舉觴而言曰魯儒之化不可以行於鄭校泮林詠歌不可以加於城闕子是行欲興學其毋遽

乎余曰不然士之仕也觀其志之所存及其既仕也觀其政之所先其所先者乃其志之所存也存之於平居先之於臨事惟學問君子能之不可望此於衆人也壽之筮仕之始涖官之初即能以延儒興學為急先務由其志之所存也在是故其政之所先者亦在是此正壽之所以卓然過人出處通塞係乎所遭其可以是沮吾志乎况廣平地大物衆秀民衆興皆有志於道夫豈安陽可儗余觀君舉安陽之已行而行之廣平推安陽之

未及行而究之廣平必致其長於魯儒鄭儒漢文翁之上使人曰路幕有儒者故路之政事皆出於經美聲洋溢主賓俱榮不亦善乎若夫治簿書課功程苟逃曠責乃筆吏類能之不足為君浼也乃書此以餞之

送楊菩長序

三代盛時耕於野者為民升於學者為士士者民之秀傑千百而一二者也故有是士有俊士有造士由俊而造德成行尊是之謂進士王與二三大臣論其材能而

授之以位公卿大夫由此其選也乃若府史胥徒之屬則庶人之在官者耳蠲其征輸而役之以事官長所舉不以為之于王是烏得與俊造齒哉蓋上之所貴者在士故天下之士莫不知所以自貴風俗淳厚人才衆多用此道也降春秋而戰國王者之制日以蘼壞而老學宿儒猶能以道自任不與世變俱遷也當時諸侯大國之君亦知儒之為貴卑躬盡禮惟恐不能致其肯以待衆民異術者而待之乎又降而兩漢選舉之制雖與古異然非經明行修名為儒者不得在高位國之羽儀民之師表於是乎在其有由他途而進或階曹掾而升不過職錢穀治簿書試以其所長而止耳自是以來千有餘年九流名家並馳爭先而聖人之道儒者之教如三辰麗天清明先潔萬目同仰夫豈以一屈一伸或用或捨而為晦明軒輊乎道如是教如是儒者之所以為貴亦如是萬鈞一羽在我而不在物也河間楊善長家世業儒中間為救水之養試掾于京俄而風木興悲以是返

舍既除喪自念祿不逮養乃捨去刀筆之陋復儒冠焉鄉黨以是賢之一日過余具道所以然之故求一言以表其向道之風恍余語之曰人有下喬而入幽者矣子今捨掾從儒所謂出幽而遷喬子之立志善矣雖然立志非難而堅志為難余願子持之以靜深要之以悠久毋勤於榮利毋李於貧苦毋安於卑近歲通一經以植其大本聞海內有先覺之士必往請質所疑以定學問之指歸使在我者充然實有可恃萬鍾軒冕且不足以累其方寸庶人在官之祿又何足為浼乎

送穆秀之序

周子太極圖義理之宗也邵子先天圖象數之源也二子發前聖未發之蘊海宇所共宗仰人無異辭也而朱漢上易表乃謂穆君伯長得二圖于華山陳希夷氏以太極圖授周子以先天圖授李之才之才傳之邵子則二圖乃伯長所傳于華山翁者漢上之語其徵信乎近世大儒乃謂太極圖周子自得之學似不以漢上之語

為然蓋推尊周邵不欲汨之于異教而伯長付授之功其可没乎嗟夫長江大河行地萬里以趨於滄海而岷嶓積石乃其發源所自江河之大初不以發源為詳也蓋伯長傳之周邵二先生推而衍之伯長傳其圖二子得其圖外之心由是成通書成皇極經世流行盛大以至於今如長江大河汪洋浩博東注於海而伯長之傳則岷嶓積石之發源有不容廢也穆氏裔孫少見于南方余羈寓古瀛乃得與秀之相識伯長先生之裔孫也

捧憲檄廵行蜀郡潔廉自持端靖無擾氏譽交歸公退之餘生驛手不釋卷或遇儒生質疑辨惑亹亹不倦其學厥有自來信乎其為伯長之裔孫矣將還求余贈行語余謂秀之子之職業優矣子之才具美矣子之仕進有梯矣余所望于子者修明爾祖之學以顯爾祖之道且以叔爾身使天下之人知太極先天二圖之所自來非吾子之當務乎蓋周子通書邵子經世書觀物等書皆圖之心而近代晦庵朱子著太極解義及易啟蒙等書又所以推明周邵二子之學其書浩博不可涯子勉讀之道在是矣

則堂集卷三

說　　　　宋　家鉉翁　撰

塑夫子像說

河間古文物郡為士者篤意內修不求聞達往往隱於農工商賈之間晝治其業夜課書史暇則相與聚而講習故其氣象藹然有儒生之風王潤卿其人也潤卿工於塑藝冠河朔瀛保滄大州鉅邑有興學校像吾先

聖賢者必得潤卿為之士論乃愜蓋其志慮端愨有以取重於人異乎俗工汲汲趨利者矣吾嘗觀於浮屠老子之宮棟宇翬飛金碧焜燿梓人程其技工人炫其能莫不盛光景飾奇怪使觀者動心駭目爭投金錢粟帛於地以此累貲肥身秣騎結駟而鼎食者多矣而潤卿窮年摶像吾先聖賢以為事動循規制不事靡麗不求贏餘非夫中有所存豈能若此允潤卿之此心可以求道於藝乎何有哉昔者洙泗之上門人高弟朝夕侍夫子函丈不惟質疑問難以求片言之益而於聖人容色動作審視而謹記之不違絲毫良以道德氣象隨事著見譬之元氣之運流行宇宙間固不可以有跡窺然不觀天體之高明地體之博厚日星之運行寒暑之推遷何以識造化之妙乎予藝於斯肖聖人之容儀服采像亞聖大賢諸子峩冠盛服列侍左右幾年於茲矣當其用志專一肅乎如有見於其位瞿乎若摳衣趨隅從於門人戶屨之列義理之心油然而生有莫知其然而然

者加以存養之功庶幾近道夫豈與衆工論錙銖較優劣乎予其勉之

澄鑑說

人有老而觀書忘倦者或問之曰子目力疲乎曰否觀書以心不以目人有衰而作字彌勁者或問之曰子筆力勞乎曰否作字在心不在筆心者神明之舍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皆受命於此心者也心不在焉視之而不見書之而不能工動作起居皆放紛而無其

紀是故窮理者必澄其源游藝[illegible]必正其本此學問之道隨事而見者也奚定史同鄉以風鑒之術遊士大夫間而於繪事亦能造寫生之妙求余為下一轉語持以謁當路者余語之曰善風鑒觀書法也善繪事作字法也吾於二事每求之於心得之於手應之於目爾於二藝亦嘗求之於心否乎收視歛聽於目力未用之先則人之形色可得而知矣況思周觀於筆力未施之頃則物之情狀可得而傳矣是之謂澄源正本乃書澄鑑二字以贈之鑑乎其定而能應者乎

德昭字說

余始來瀛僦居中城與郭君舜元為隣壁遂定文字之交見其子焉年方齠齔挈提左右頭角嶄然余固以異之長而敏慧日誦數千言皆能得其旨趣進進不已遠到未可量也比加冠命名曰晉俾余為之字之余取晉之大象君子自昭明德之義字之曰德昭而為之說晉之象離明出乎地上漸升乎天昕中而為晝皆本體自

然之明也君子觀晉之象而自昭其本有之明故曰自昭明德大學之明明德晉之自昭明德其義一也人負陰抱陽鍾五行之秀有諸已無待乎外者此德也蘊之吾心虛靈不昧達之於事泛應曲當動與理會此德之明也是明也固原初之賦與賢愚之同德而人之聞道有早晚之異其用功於學有勤惰之不齊故其事物相接也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不能純乎天理有時而汨於物欲之累如離明麗乎太空容光必照一為陰翳所薄其明不能無虧迨夫翳去明見本體之虛靈未嘗一息間也君子自昭其明亦不過克去物欲之累復還本體之真態淨理明吾之得諸天而有諸已者固自若也夫子既著其義於易之晉曾子復於大學而詳言之大學之明德晉之自昭聖人喫緊為人欲其求諸已無待乎外也我之德而我自昭之是之謂自昭余以德昭有受道之資故以是為告然余所期於德昭者又有在也晉之為卦諸侯承君之象也故其象曰康侯用錫馬

蕃庶晝日三接康侯者康國之侯也惟其有自昭之明
是以錫三接之寵然則晉之三接以明合明夫豈自外
至者哉德昭其勉之

公度字説

友人李景山之猶子幼名九將冠景山為其孤也不忍
更其名乃因其舊名而命之曰九疇字之曰公度俾余
為之發所以名之義余曰美哉子之為是名也天地之
初陰陽之始惟九而已河龍負圖五居中而成九上古

聖人因之畫易象數之原也其後箕子為武王陳洪範
五皇極居中八者環之於外而成九思意中古聖人因
河圖之九而成範以垂法於後代漢儒以為洛書非也
蓋疇之為九乃天地民物自然之範正心修身治國平
天下之要莫不在是八者環處於外皇極居中以統之
皇極者大中之道也自君身以至諸侯卿大夫士下及
庶民尊卑殊途而共由乎皇極之中為其大也而名之
曰皇以其中也而揭之為極蓋自堯舜禹授受以來歷

夏商周聖聖相授者此一中也天下事物至中而止故
名之曰極近世大儒不取孔安國之説以皇為君以極
為至極之標準謂極乃在中之義不可指以為中余深
味經旨舊説未為害義而新説非之過矣蓋極者中之
位也位之所在即中之所存事至中而止是之謂極捨
中而言標準則所謂標準者寧可有過不及之差乎蓋
八疇列居四方四隅而皇極居中如輪之有轂以其位
而轂當為中轂既居中則中之所在乃極之所止即四

方四隅面內之中也極不為中則為過高過大之名又
豈足為萬事萬物之標準乎景山字其姪曰公度者曰
用躬行隨時隨事之則亦積九之所成學者苟有志於
中其必循度而進度之所在即中之所存疇雖有精粗
大小之殊至於度則無所不齊至於齊則無所不中此
皇極居中而統八疇之説也或曰疇有九而以五福終
之其義何居乎五行五事疇所以首也五行天所以賦
乎我也五事人所以修乎天也視必明聽必聰貌必恭

言必從思必睿五者皆中其度而不忒則隨事皆中無
有偏頗而五福之應隨之矣五福蓋範內之福由中而
來非自外至者也書所謂自作元命詩所謂自求多福
劉子曰人受中以生是以有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其命
皆此義也余願公度率爾伯父之誨言被服禮義學問
詩書惟度之循而福與中會遠到其可量哉冠禮之祝
辭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以介景福願為公
度誦之

誠甫字說

中山古文物之邦名儒碩德軌轍相望後進彬然好學
見稱於時張君誠甫其人也名德信與余相會燕京求
余發揚命字之義余曰子知信而誠在是矣夫仁義禮
智是為四端仁得信實其為仁義得信實其為義禮得
信實其為禮智得信實其為智必實而後能成其德故
陰陽之有五行木火金水必得土而後能成其為用天
一生水得土而為冬其數六地二生火得土而為夏其
數七天三生木得土而為春其數八地四生金得土而
為秋其數九此陰陽五行之理而仁義禮智必得信而
後能成其為德此天道之自然也子之嚴君命子之名
蓋本於此師之命字廼所以終成其義而術家謂土寄
旺四季非寄旺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
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而聖人之事
也思誠者擇善固執之者也夫誠未易言也而思誠者
廼學道君子所當勉也信所以為思誠地也擇善而固

執之吾子之所當務也擇善之要惟信而已先儒嘗謂
信之一字自不妄語入朝思夕思擇善而固執之隨事
皆信廼所以思誠也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
有之必孳孳乎用力於信然後有以誠乎本然固有之
德如是而為仁如是而為義如是而為禮如是而為智
皆以信而實之信在是則誠在是矣擇善而固執廼思
誠之大端誠甫其勉焉

棠賢字說

趙君景賢求余發明字義余曰子之師命子以字豈無意乎景賢曰某名從智父命之也師語之曰智有二良心善性與生俱生清明內存事至能應此賢人君子之智也機巧辯給逐物而遷此衆人之智也爾當從賢人君子之智勿墮衆人之智字之曰景賢以是故爾余曰子之師所以命子者盡之矣余復何云然念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夫所謂德者天所以與我我之受于天而有諸己者也然是德也合而言之為明德別而言之則為

四端仁也義也禮也智也而智者又所以知夫三者自明其明而有諸己也者是其為德賢者與衆人同得于天惟賢者能循其性分之固有而加之以學問充拓之功衆人有不能然是故傳之首章援康誥之克明德太甲之顧諟明命帝典之克明俊德而蔽以一言曰皆自明也明其性分之本有不假外求夫是之謂自明學問之道亦自明其明而已矣自余來瀛今八九年士之志學而向道者辱從之遊余亦因是不廢其講習之益景賢端愿謹恪業其所業不及汲於外騖余是以識其為受道之器茲因發明字義而以大學之自明者為吾景賢則扣余以自明之要余惟格物而致知乎曾子所以述聖師之意而垂訓於後自明之要也人之此心虛靈瑩徹萬善畢備是所謂本然之明也然非即事即物孳孳焉究極其理之所存則本然之明有時而湮汨所知不遠何以能自明其明而盡吾心體之用乎或曰物物而格之將不為玩物喪志者乎曰否此格之以其理理

在我知在我物至而格之以盡吾心之用非求之於外也先儒謂讀書為格物之事余謂窮經所以窮理窮理而物無不格矣士篤志於道及年歲之未邁率以三載之日力二十年之久諸經皆通天下義理觸處洞然吾之知有不致乎易之晉聖人於其象而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易之自昭即大學之自明自之一字最聖賢喫緊為後人處余為子扁書齋曰自 明勉之哉

晉齋說

學問之道所貴乎見善之明也用心之剛也見善明知之事也用心剛行之事也二者相須而相為用去一非學也在易大壯之後繼之以晉既盛壯則必進物無壯而終止之理也故夫子於壯之大象而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言學者用心之必剛也于晉之大象而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言學者見善之必明也然用心之剛者其見善必明見善之明者其用

心亦必剛聖人于序卦者學問之道學者讀易之晉而原其明之所自來必由于壯不惟知之又有以行之不惟行之知之惟恐其有未盡二卦所以相為繼也韓君子升余久要之朋也篤學而好修沈靜而有立比年以來歲治一經每經皆能綿詳其義乎不釋卷志不外馳實為受道之器以晉齋名其讀書之室求余為發其義余嘗傳易釋卦義子升既見之矣余今所以告子升者不惟昭晉之明兼有取于大壯之剛為學問之道凡見善之明者由用心之剛者也夫雷行天上與明出地上以其象而言其義固各有所在然壯之必明明之必壯實相須而相為用者也天左旋一日一周大明與天俱旋亦一日一周惟其壯盛健行是以明麗乎上洪纖高下靡不畢照以學而言知之者於行行之者於知實非二事也昔顏子問克己之目夫子告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與壯之大象其旨實同顏子勇于自克無復留難他時洞見道體卓然如有所立端自夫用心之剛有

以致之曾子于大學篇首而著其義曰在明明德又引書以為之證曰皆自明也與晉之大象義實相符曾子自明其德用功懇到他時優入聖域親傳道統千載之緒實見善之明有以致之顏曾二子之學其皆有得于易乎子升用晉名齋蓋有志于自昭其明者也吾必告之以明剛相須之義蓋以子升孳孳講習每在于易故以余平日所常言者而重為之言非子升不以是為告也或曰卦下之辭有取於康侯而不及學問之道何哉

文王所言者易之用也夫子所言者易之學也即象以明義初無以大相遠蓋侯之言康為坤體故也學者篤志於道靜厚而專一亦道中之侯自康濟其一身者也錫馬蕃庶表其行之無疆也晝日三接表其明之不息也學者進道日新又新亦猶康侯之蒙寵爵錫皆道內所宜有初不待得之于外而後為榮也孟子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然則蕃庶之錫三接之寵皆天爵中事吾子予升有望焉

約齋說

余始北來從搢紳諸公問河洛道學之傳今有人乎皆曰魯齋許公師道之所存也其學宗二程先生務內而近實北方學者莫或先也余以使事有命不得往見已而自燕從瀛公歸老覃懷之下頗識其門人高弟言論典刑森然具有師法私竊自念先岳中分百有餘年而道學一綫之緒至今猶有存者豈非天乎而及門之士又皆勉自樹建尊聞行知以不墜其師之付託是可尚矣斯君士約從於户屨之後有年于茲方在弱冠公字之曰士約因以名其齋有取務實近本之意士約俾余為之記之以發揚魯齋示訓之深旨余惟聖門平日教人於約之一字每亟言焉有矯時俗之偏尚而示之以約者里仁篇所言是也至論道學之全體言博必反之於約言約必先之以博二者不偏廢也蓋斯道之大一本為萬殊也萬殊而一致也大而三綱五常微而百行萬善詩書易禮之教性命道德之原以至登降揖讓之節應對進退之事凡見之日用躬行何莫非道體之著

形不窮之致之無以探其原不講之習之無以詣其極是故學問之道必先之以博所以博天下之義理而會之於此一心也既博之而反之於約所以融天下之義理而貫之於此一心也顏子之約禮復之之事也曾子之守約守之之事也子夏早年與於文學之科至晚歲語人有所自得乃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志之篤思之近非欲其博而就之於約乎子貢早年與於言語

之科至中歲以後夫子所以告之者直欲其棄去多識之舊開勉希聖學之一貫不以其既多者之為尚欲其反之於約也如人將營居室致材于山楩柟豫章苟可以為吾室之用者吾致之惟恐或遺所以博之也既得其材則規矩而方圓之準繩而平直之為梁為楹為桷為榱小大各適其用合而成室所以為約也是道也博之固難約之尤為不易約之乃所以成之也余嘗與士約避逅古瀛館中見其言論温雅動作有則心固異之已而聞之於人則知其師友淵源厥有自來涵養成就非一日矣吾復何以為告然念理義無窮心體廣大博之有要約之有程其要其程不在乎他在乎主敬而已矣是故主約者主乎敬者也主敬者主乎一者也顏曾賜商造道雖有淺深而所得於聖門者在是吾意子之師魯齋所以拳拳屬望於子者亦惟在是請以主敬二字仲許公不盡之意乃書以復之

志堂說

余弟祖仁甫篤學好詩合毛鄭以來諸儒訓說而為之折衷扁讀書室曰志堂取義在虞書其用志於詩久之矣精之矣書來乃更欲余發揚其義附於平舟翁題扁之下祖仁求道之志老而彌確余憂患摧折學殖荒落不能有所發也然昔日讀詩深有味於詩序在心為志之旨以為在心之志乃喜怒哀樂欲發而未發之端事雖未形幾則已動聖賢學問每致謹乎此故曰在心為志若夫動而見於言行而見於事則志之發見於外者非所謂在心之志也是以夫子他日語門弟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之思在心之志皆端本於未發之際存誠於幾微之間迨夫情動而言形為雅為頌為風為賦為比為興皆思之所發志之所存心之精神實在於是非外襲而取之也序詩者即心而言志志其詩之源乎本志而言情情其詩之派乎自心而志由情而詩有本有末不汩不迂蓋門人高弟親得之聖師而述之於序非後儒所能到也是道豈惟詩聖賢乎

日講貫每於此而拳拳焉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逐乎外而不由其本者也孟子辟而闢之為之説曰志
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持其志毋暴其氣反復詳説大
率以持志為學問據依之地志足以馭氣動容貌正顔
色出辭氣何莫非天理之著形是固心學而曰勿求於
心豈非失之遠乎詩人之詩所以嗟歎詠歌不知手之
舞足之蹈亦由氣統乎志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非由
外也是故善觀詩者觀其辭之洋溢暢達而知其氣之

充周觀其辭之雅正温純而知其氣之安定觀其樂而
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而知其氣之循軌而有節由
學問操存有以主乎其内也詩序孟子其相為發明歟
或語余曰若子所言志一而已其發也乃有多歧之異
何哉曰志乎道德者在心之志也伊傅周召顔曽思與
隱見不同而其志乎道德則無不同也彼志乎功名志
乎富貴則管晏申商之所謂志中無所守淪而入於他
歧者也所貴在心之志操之而存如水之有本自源徂

流行地萬里一本而已溢而為潢汙别而為溝瀆是豈
水之正哉余昔與祖仁俱侍先君周遊四方過庭講習
一在義理每見祖仁讀書多審察之功遇事有素定之
畫寄期之以前輩事業而余也迂拙自信恪守繩尺之
外無他中年因讀禮記内則名篇之義命堂曰則堂語
祖仁我則其則子志其志持是自見於世何行而不可
乎自弱以來沈理州縣垂四十年晚歲有位於朝大厦
告傾棟折榰撑非一木可支余以國事見驅而北祖仁

避地入閩别去八九年窮困百罹未嘗一日廢書也比
聞祖仁更用功乎易著論成編余自燕以來瀛卒春秋
舊業成集傳三十卷以為春秋者聖人見志之書易為
天下事物之準志之所至則亦至焉則之所止志亦在
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何志而非則之所存易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何則而非志之所在吾兄弟
雖衰邁日侵不復有意當世猶能以既老之識從事於
經尚庶幾託聖言以垂不朽乎昔坡潁弟兄感夜牀風

而而與會合不偶之悲今吾與祖仁南北相望萬里寒飢疾憊之弗恤而及及於道惟恐失之是固當情所迂而吾徒暮年捨此復何所事乎風雨淒淒鷄鳴喈喈自今益知所以自勉乃書此復于祖仁甲申正望某書於古瀛歸潔道院

心齋說

余丱角時受學於梁山貫齋鄉先生不以余為童稚未有知每為具道心性命之大指且曰學問之道能自有所得夫然後自信而無所疑未能自有所得而信他人之言以為自己之得徒學也余具記其語不敢忘自是以來周遊四方請益於當世大老源係之自武夷出者雖誨誘諄諄不倦而余猶有疑也獨於梁山先生在宿昔所言涵泳省索由少而壯而老服膺弗失雖不敢自以為有所得而篤信之無所疑也歲在癸亥余年半百始定學問之指歸著心原性原春秋易綱領以述其中欲言者獨與子姪講之家庭亦有賓朋久要時時相過

辨訛訂惑於義理大端始而知所疑中而釋所疑最後渙然粗若有省每自念梁山先生所言自得而自信者庶幾在是乎方將加以靜存之功益求其所未至會國有大難余坐抗議不撓牽聯北行留滯積年舊業頓荒故交盡隔已乃自燕徙瀛地近中原士有志於道者不鄙而辱臨之於是記憶舊聞勉揩病目手萃成編相與共學李君茂實是邦之秀也從余最久於余平日言論叩顛不窮幽渺辨質不媿十反必求無所底滯而後釋然以學為嗜者也余衰老日益甚証意颯然異方乃得見此美才英質篤信內守而不悖如茂實者其進於道豈可量哉余孤陋寡聞不能有益於君而拳拳受助不能自已乃出其二十年間心性命之業見諸論難而有成說者手以授君而重為之言曰夫心非身外物也天所以與我我之得於天而有諸己者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之以其心也存之而存正之而正養之而定貫之而一融之而妙是之謂心學心之外無他學也易

六十四卦彖象繫辭文言聖人心法之見於經者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聖人心法之見於事者也後儒以卜筮而求易以史傳紀載而求春秋此最說經之大弊余嘗著春秋傳繫辭文言解義務革除二弊以昭聖人心術之精微茂實於余之春秋既信之而不疑於余易解義猶未覩其全會當以此為告蓋窮經者心聖人之心者也於易春秋而知聖人心法之所在則道之全體大用可得而知矣是之謂心學心之外無他學也

吾師嘗有言心如明鑑懸空有象畢照而蝕之者有三辭章綺麗而好之一蝕也外物紛華惑而入之二蝕也異端末流以空虛為至道慕而沉之三蝕也遠彼三蝕係此一真心在是矣心在是則道在是矣乃書心齋二字遺君致余期望遠大之意云茂實勉之

稽古齋說

高陽陰振之以稽古名齋余過而問焉曰士莫不以稽古為尚而志之所趨有弗同也志功名者稽其成志學問者稽其程志典章文物議論政事者稽其已往之廢興大率考古訂今求為有用非以獨善此身也子亦有志于此乎振之嘻然而笑曰吾隱者也奚用之可致吾授徒于鄉冠者童子從吾遊常數百人朝夕所稽皆六藝之言與夫訓詁傳注之解諸生有問依古為對其非是率扣據經而答其非經者有不能知也吾所謂稽古如是而已矣嘗聞漢儒有受寵王庭退而陳其車服之

美自矜耀以為稽古之力者吾淺之而不敢慕也余聞君言瞿然而作曰子立志如此異乎人之為稽古矣然願有以告夫古一也而有中古焉有上古焉泝洙泗而上迄於夏商之世是為中古泝堯舜而上迄於軒羲之世是為上古道之大原由是而出至於今幾萬年學士大夫所為稽古此而已然而上古之上復有古焉非書傳之所紀無語言文字之可稽則所謂義理之原先天地而生者也宇宙之初人物之始書雖未形理則已具道

夫河龍負圖洛龜出書陰陽分而五行列易於是乎有象易之有象以圖書而為古者也圖之九書之十以太極而為古者也冲漠無朕者太極之本體而陰陽五行之理之象數具於其間古之上復有古此易之原也予分蓍布卦因變以求易後天學也即象數之可稽者而原易理之所從來則先天之學畫前易也萬殊而一理也萬古而一心也千萬人而一致也即心以悟易即易以求道由後天而窺先天之蘊即有象而悟無象之奧

則古之上復有古所謂易理之原者可得而知矣振之明於易有静守之功並雖奇中而志存學古不以是名家也故吾樂以先天畫前之易為君告是所謂稽古之能事余與君皆當勉焉

勉堂說

由典謨而後君臣交相警戒惟一懋字懋所以勉也自洙泗以來聖賢所以啟廸後進作成人材惟一勉字勉所以懋也懋之義大矣勉之義精矣帝王之世非有怠於事者孜孜警告惟曰懋哉聖人之門非有惰於學者而諄諄訓飭惟一勉哉懋從心欲其篤志而無怠也勉從力欲其自力而罔懈也懋與怠勉與懈常相為對出乎此則入乎彼是以帝王聖賢以是為訓告之先務欲人之無怠於事勉進於學也夫子於乾之大象而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義又益大益精矣天運於上日月星辰繫焉或一日而一周或一月而一周或一歲或累歲而一周運行有常晷刻無爽春秋冬夏相為循

環者大化生生不息之功也學者學為聖人自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充而至耳順心從之境亦自强不息而已矣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自强所以不息也或曰勉强而行乃困知之事天分高明者無待於勉是不然學道以力行為貴知而不能行行之而不能力惰於自勉者也顏子亞聖也其喟然之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嘆道之大而難舉也又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則勉强力行必期於得而不能自已也故

三千之徒聖人獨許顔子以好學惟其好之也篤而後求之也勤勉之勉之至是知一勉之功乃聖賢所以自强不息也平陽鄭君通甫久客古瀛一日來訪以易經大綱領為問余知其篤學好修將以予之所學從君商確焉曾未幾日通甫忽以省親告歸乃曰昔嘗稟學於鄉曲老先生以勉堂二字題其讀書處願公為我發揚其義余語之曰子知我以易吾將有以告子而子乃動歸歟之與吾今欲為子勉舍讀易之外他無以為言矣夫

易性命道德之藴四聖所傳此心而已此道而已後儒斷之以卜筮雜之以術數舞乎易者也余所著綱領子既見之願加以玩索之功苟有疑焉是以礎我吾與君以易道相勉不亦善乎然則是勉也吾與君共之遂書以為贈

恕齋說

人受中以生其[illegible]心之所以根柢萬善而希聖希賢者以仁而已仁道至大未易名言而恕之一字則聖門平日教人以求仁之方由恕而仁塗轍正大脈理融徹用功之久而仁在此矣子貢嘗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勿之為言遏絶私欲不使有萌則恕之在我日以充而仁不遠矣他日子貢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則告之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子貢自以為有得於仁而夫子惟許之以恕所以勉其近而幾乎仁也盧川李君資夫鄉之德人余在瀛久稔其高譽而未及識也一日友人有攜此軸見示者則知君平踰七袠通經學吾勤

作謙禮乃實踐之君子其積功於恕由壯暨老已造為仁之地位非初學之士所淺窺也故余以聖門由恕踐仁者而為君告且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所以散見乎萬形者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故是心之恕發達乎事物之間惟公惟溥廣大而統一皆其本然固有之善隨事而見者也但心交乎外有時而蔽於物則公者梏於私廣大者梏於隘狹而本心之德不能推以及人

則去仁於是乎始遠矣譬之涉千里之途仁則其所欲止之處恕則通行大達由之必可以至於仁然非識之精行之力則是途也雖車轍所必由有時而榛塞將滯礙而不得通何者私欲為之蔽由乎恕而未及乎仁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而言強見其用力之難勉勉朝夕然後能至於所止余昔所聞於師而用力於恕者敬題於諸賢之後幸有以教之

篤信齋說

交友之道以信義為本信義著於平居暇日人皆可能也至於處患難臨死生而義形於色信著於事若金石之弗渝是當於古人中求之而不可望於薄俗也予周遊海內歲行五周所與締交數千百人就其中相從之久相知之深殆不十數平居無事握手論心期歲寒不忍負及余身履患難之境十更寒暑困苦千狀莫有能走一乘之使存問生死少見朋友之誼者況望其如欒元修徒步南謁二蘇公冒瘴癘濵九死而不顧者乎余在瀛追想前事每歎風俗薄惡友誼凋喪遠至於是然亦自咎其取友之非其人也或謂余曰吾里則異於是有殷君玉者篤厚尚義有古人之風其友張生歿無以為葬君為之葬既葬其妻改適有子幼穉依君以食俄而以疾失明君撫之曰汝不夭喪爾明他年壯大何以奉承祭祀供給歲時殆將為溝中之瘠乎吾為爾憂之不能置也乃為之辦束脩禮使之從河間劉巨川學易占久而盡得其業遊行閭里卜者競趨家事復振如

厥父存時殷君乃驩然自喜曰吾今而後無愧吾亡友於地下矣若君者豈不足以愧薄俗之棄義者乎豈非行人之所難乎相與嗟賞不能已時猶未識君也居久之君來見則粹然一儒生坐語良久又知其通詩書論語孟子閉户自飭有年矣然後知殷君所以能篤朋友之誼自平日講習中來古語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又曰使死者復生而生者無愧於死者夫然後不食其言若殷君可謂不食其言矣究君之信以是求道如乘駟

乘行千里之險軺軏既具何行而不達乎尚勉之哉乃書篤信二字以遺之

實齋說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之以為性者一實理也聖人因性中固有之善而修之以為教仁義禮智之大端君臣父子之大倫皆實理之得於天者也士君子踐聖賢之言學其所學事其所事由格物致知以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皆實理之修於身實

學之致於用者有此實則必有此效豈空言哉吾夫子生知而天縱其示人以為學之漸次必曰十五志學三十而立以至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步步踐實以造於從心不踰矩之地正欲後人向實地上漸次而進如九層之臺自下而上以有實地以為之基也外乎實則皆虛也危言蠟貌飾虛美以炫外也錦心繡口崇虛觀以諧俗也綺言黄辭駕虛辯以苟同也為文不根于義理造句不本乎風雅則晉宋之雕鏤晚唐之妖麗巧則巧矣工則工矣皆浮偽之為文反乎實者也故君子必踐實之為貴余來古瀛十二祀矣士之篤學好修者粗皆識之而李君積中則有志於踐實者也嘗過余共談終日亹亹不離乎道退又率其同志就鄉先生講說雖隆冬盛寒至夜分乃散此其為學之實也自其高祖以來子孫義聚者五世內外雍睦無閒言雖長之率之而積中節之以禮待之以敬入其門典刑肅然氣象藹然猶有中原承平之舊俗此又其事親從兄處家睦宗之實

也余嘗題其讀書室曰實齋積中復求余為發其義則告曰夫實所以為誠也中庸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者也擇善而固執之由實積功以造於誠也又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由實而誠所以積功之目也學者苟志于道於是五者朝夕用其實力有不為為之必要於成不成不措也積中余之實友願於中庸五者之目而盡心焉他時舉而致之於用如積之必生炊之必熟其效驗可勝既哉

習古齋說

里人王君子祥過余言曰某少也有志學問師扁其室曰習古自是以來周遊四方未嘗不服膺斯訓惟古是習習之而未得其要願公有以告之余曰君言是也夫萬古在前人之習之如以片帆孤艇涉乎滄溟汪洋混涵孰得而窺其際惟習於海者而後知之耳吾聞海之南北東西有大山巨鎮為一方之樹表習於海者生于斯長於斯習於斯相風而馳望樹表而趨故雖數千萬

里之遠惟意所欲之皆有以至其所止為其知要故也學者有志乎古能知樹表之所存則得其要矣由羲黃而堯舜禹湯以迄於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萬古樹表之所存耳詩書易禮春秋論語孟子則大山巨鎮之津涘習乎是可以知其要也余願君以十年之功先通乎孔孟之格言又十年徧通餘經萬古在前可得而知其要矣余聞君通於陰陽之學是學也以易為古易之為書以羲文周孔四聖人為古而繫辭文言則其綱領經尺之所在是所謂陰陽之古也後儒有著書擬聖如子雲之玄子平之包乃一家之書非古也又如焦氏京氏以術占為事乃筮家之學尤非古也子遠後儒之古而習聖人之古用功之專真積之久而一陰一陽之道可得而識矣子祥孝友端恪為學不倦方以户役有事於燕暫歸亟還余未暇與言易他日再來當與之言先書此謝其意

肅堂說

天地以肅而成四時聖人以肅而成萬化肅之所以成之也士君子之學本諸心修諸身達諸政由內而外自原徂流亦貴乎肅而已矣夫肅非任威以為肅也亦非事事而肅之以求其肅也中有所主而外自肅矣奚主乎敬也敬者本心之德一而不二純而不雜肅之源也敬立乎內則修諸身者無不肅修諸身者既肅則達諸事者無不皆肅肅非由外至者也坤之六二之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先儒為之說曰主敬所以直其内也守義所以方其外也又曰敬立而内直義形而外方敬所以為義之直所以為方也方所以為肅也所主在是則所守必在是近而一心一身遠而一國以達於天下敬之所主隨地而皆方方之所存隨事而皆肅肅者自心自身之敬所以為肅夫豈由外至哉侯公字某篤學而好禮好友而溫裕自早歲入侍疏彔擢位春闈言論中理規贊有程縉紳大夫士固已交稱無異辭廼者高陽擇牧

公以朝廷之望濟世之英首膺是選期年報政民望其手作堂治所俾余為之名之余惟名者所以推其實也公之治狀肅矣請以肅名斯堂復為說著所以名之義惟河間古禮義之國毛公董子遺化在人俗純易治地大物衆五方游手參錯其間積習肆暴違官不敢伸其擊强之手長吏不得布其字民之仁此頑梗不肅之病民者也自公下車躬履阡陌延問疾苦布宣教條飢腐嗟犬閙風適歲而田野之患肅矣異端浮屠日新月盛大興紺宇曰役萬人六郡為之騷然綿亘數年役不得息此異端不肅之病民者也自公下車因事裁約斧斤罷歸於山林鉏耰獲安於耕耨而異教之援肅矣大邦學政一道具瞻黌宇不修佩衿解散芹宮鞠為茂草精舍殘同牧場此庠序不肅而病乎風化者也自公下車修明舊典漸立新規春秋二丁豆籩於粢登降有儀在列成秩兹又興舉頹廢延禮師儒頓復承平之舊而泮林肅矣至於決訟立談之頃折獄淹繫之餘鬱者獲伸

枉者得直明則察姦而聲色不露簡則御繁而動作有則由府而郡由郡而邑前日之未肅者今皆肅矣以是名堂豈不稱其實乎余又嘗聞之師曰天地間一理而已一氣而已理行而氣從是以敬主乎中而氣肅乎外一身之氣既肅而天地之氣亦肅自然之應也洪範五事紀曰恭恭曰肅又曰肅時雨若則以在我之肅而肅天地間之不肅也自公以來雨暘時若歲事屢豐此理行氣從之效曰主敬中來者也是氣也養之斯充充之

斯大充之大則用之也亦大孟子謂志氣之帥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此養氣之大端也敢以是為公獻

又

肅水下上人少嘗從儒先生學問長而遊方為達摩學浮屠後來之秀也求余為名其所居室余雖未及識之聞其自儒入佛于儒書弗釋亦吾人也故樂於語之以道乃因其里之名而為其堂之扁復書此以贈之夫學問之道以敬為主敬主乎中則肅形乎外肅非自外至

者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敬之主乎中者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肅之著乎外者也有諸中必形諸外肅其外以養其中此吾儒入道要領而佛之為教亦不異此盖吾之所謂敬在爾教中是名為戒嚴居而野處草衣而木食其動也無斯須惰其苦也無幾微厭爾之所謂戒也周旋乎三千之威儀出入乎八萬之細行起居作止動與戒會則戒之所以為肅也然必持之以久要之以定使夫內敬外肅表裏常相為應夫然後敬之用乃行肅之功乃見已肅而人亦肅也人肅而境亦肅也仰而天日星之運行風霆之鼓舞俯而地山川之流峙氣化之自然中而人有倫有理有法有式千彙萬狀莫不皆歸於肅是謂道內之肅自然而然者也若是者何主乎一有以攝乎萬也主乎一者主乎敬者也子持戒精進坐禪面壁思無所思為無所為曷若持敬以為內主而肅以成之乎乃書此為肅堂說

青鼎說

余曩在燕寓于東華與崔君善卿居同里潔修好禮而未及識也歲庚寅善卿自燕來嘉一日過余言曰某家世業岐黄之經以青鼎自表其廬自京師及四方之人目吾家為青鼎崔氏衣冠縉紳為文賦詩以發其義備矣然吾不獨執鞭少嘗從師授詩書禮論語孟子講明道德猶庶有以自見于世願公有以告之余嘉其意為之言曰子業醫經號以青鼎足以昭予活人之功矣子有志于道將由醫而進乎儒則鼎中之調劑誠未足以

究于遠大之業請以余自挈其鼎者而為子告可乎昔余始廷先君子命之名曰鉉而説之曰在易鼎之六五其辭曰鼎黄耳金鉉利貞夫鼎重器也中虚而上植可以勝重任而致遠必有鉉焉横貫乎鼎耳之上所以舉鼎也人之此身鼎象也所以勝重任而致遠惟剛惟中惟正猶鼎之有鉉鉉之用金為其堅强中正而可以挈也以是名汝字汝之中用金之强庶乎可以勝鼎之重矣余稟承先訓嘗作鼎加鉉于其上而置之座右朝夕

觀省由少壯暨老耄歷患難之境處搶攘之會老壯窮堅不改其操以有是鉉以自挈其身鉉非吾身外物也善卿勉之子有鼎而飾之以青足以見子活人之心吾有鼎而鉉必用金者持身之要也吾行世六紀年近八十不復有志當世將釋金之堅强而用玉之温潤從乎鼎之上九以為節也願以吾之金鉉加于子青鼎之上庶有以盡子之用而仲子為儒之志矣

中庵説

醫學問之道也近於儒進則為儒矣百家末流藝術工賈各事其事者也其不能以齒乎醫是故儒為貴醫次之道雖有小大業雖有精粗然皆積功而後入非巧力智計躐而得之是其所可貴耳蓋儒以心運醫亦以心運儒者之學本自心推而致之達之于治如種之必生炊之必熟者道學功用也而醫之學其學亦本之一心推而致之達之于療憊者可使之起痼者可使之瘳效驗在人亦有不可掩者良以其學本末具舉近類乎儒

積諸中而有自得之功故達諸用而有必得之效事雖殊而理有相似者耳是故醫可為儒醫之為學可以進于道使和扁倉華而有志于儒吾知其必能造于盛大光明之域與聖賢同其歸豈止著效膏肓收功瞑眩而已哉邊氏由唐末五季代有顯人居公卿之位蓋著族也鎮之早通醫經識趣高遠推惠鄉黨曲領濟民老貧幼孤賴以全活孳孳善道藹然尚有典刑求余為扁其堂余惟學問之道求中為先中有定名而無定位隨寓

而存各止其所者中也是故有一堂之中一家之中一國之中地雖異而中常在是惟理明義精者乃能識之而醫之為道亦猶是耳素問云五方之氣不同民生其間嗜好亦異而疾之感于外者常自其所偏而入是故制為攻療之法有砭有艾有鍼有劑有導有按摩視其過不及者而損益之名曰異法方宜方宜云者隨時求中之義也余生長蜀道自蜀而荆由荆而吳周流四方所識善醫不過數人皆隨地制方不泥于古書有得于中意每許之以善學茲來寓瀛介燕趙之間獲見守貞

劉公所著宣明論證無常形而治之以有常之法是所謂中也計自是而中原齊魯莫不視此以為準子歸而求中在是矣乃書中庵二字以復之此學問之道也亦醫人理也

則堂集卷四

宋　家鉉翁　撰

書後

聖門一貫圖書後

夫子語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語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二章聖門傳心之要語參者道體之一貫一本而萬殊也語賜者聖學之一貫萬殊而一本也世人知尊曾子之所聞以為道統之付託在是故耳於子貢之所

聞往往忽視之而不講殊不知子貢之多學乃反博歸約之地惟博而後能約非博無以為約聖人恐子貢以多學為務故告之者如此非謂多學為無所用欲躐而進之於一貫之地也是道也如長江大河發源乎岷嶓積石固一本也及其會百川衆流而歸乎滄海其歸者一也其一者百川衆流之所會也是所謂道體之一貫又如百尋之木由根而榦由榦而枝葉其扶疎上出者

乃曰積月累之功自本而根一而已矣是所謂聖學之一貫他日夫子又語子貢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大哉言乎乃子貢晚歲所聞聖人心法之妙於是盡見不語他人獨語之子貢所以終上文一貫之旨必子貢之學已造於是而後夫子以是為告也嗟夫時之行物之生天道固無所不覆然天非物物而生之加以雕鏤組織之功亦貫之於一而已貫之於一此天

道不言之妙而聖學之極功所以與造物相似者也肅寧張舜卿藏此圖筆法精妙追筆龍眠愚妄意欲於曾子之後繪子貢遺像以見二章付授之深意已囑鄱人韓京叔模臨一本尚未得之先書此卷後歸之張氏云

新繪一貫圖書後

聖人之道一本而萬殊學者之學萬殊而一致此曾子子貢後先所聞而一貫之大旨也蓋道體之大原其初一理也分而為二列而為四離而為八衍而至於萬何莫非道體流行之妙原其初一而已矣會其歸亦一而已矣聖人之道一本而萬殊曾子所聞於夫子者也然學者之造道必由粗而達之於精由博而返之於約由條目支節而貫之於道是故灑掃應對學也讀書窮理學也俎豆之容登降揖讓之節千緒萬端何往而非學然究其歸未有出於吾此一之外者此學者之學萬殊而一致子貢所聞於夫子者也前一貫猶滄海之納百川百川之來無窮而海之納無量古往今來上天下地

一理之外豈有他哉後一貫如枝葉之於根本扶疎上出萬有不齊返而貫之皆不外乎一本曾子子貢造道雖有淺深而萬之必一一之必萬聖人所以垂訓而示後者在兩章無餘蘊矣肅寧人携藏一貫圖夫子坐於磐石之上曾子拱而立乎其前李積中持以示余余曰論語言一貫者凡再皆聖人心法之所傳授不可偏舉也曾子造道已深積功已久其未達者一間耳聖人呼而語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即能於言下應之

曰唯而無所疑斯乃亞聖之能事衆人未易企及厥後夫子久呼子貢而語之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先啓其疑待其問乃復告之以一貫之旨夫聖人豈謂多學者為不然耶葢子貢在聖門為高弟學博無所不通而未至於會歸之地故夫子先約之於其所已多然後貫之於吾之一是雖隨二子地位之淺深而為之言然於一貫之義語子貢者詳於告曾子後之學者苟有志於道當深味聖

人立言之旨必由子貢之所已多而後可希及曾子之一唯其序不可躐積中聞余言乃命工合二章之意而為之圖以子貢從於曾子之後復持示余俾書數語於卷末善乎積中之有志於道也余聞其弱冠之年讀小學書每意為之詠歌既壯率鄉黨親朋各於其里共開講席每旬必會每會必講語孟庸學詩書皆其朝夕之所用功者瀛學久弛數歲來文風漸將復舊積中二三子實有以倡之余覩其勤敏好修他年必當以道藝自

當然願有以告曾子之一貫後進所宜慕也子貢之多學後進所宜勉也學博而後内充内充而後返子於約其序然耳是故顏子喟然歎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學之事也約禮所以貫也學不博將無以為貫余所期在於學子其勉之

書將象山諫草後

昔聞前史官秀巖李公言寶元六君子伏闕論救趙相三山楊公倡其議廣信將公為之屬稾願從者四人書

既上權姦盛怒將中以危法願從者或咨嗟涕洟自悔恨始謀不審楊公正色叱之將公語之曰書成吾手禍咎不則吾當告有司身任其咎諸君得少寬耳其人收淚謝之既而俱貶嗚呼如楊將二公所謂偉然豪傑之士步萬夫而獨立者也論者乃謂六君子上書楊公為倡仕不克大顯將公屬稾竟無所成以叚造物之理為未可曉鈆翁謂不然君子之為善非徼後福而為之也使二公得為端嘉法從當國家多事時碌碌無所建明

保富貴以歿見鄙清議不若全慶元上書之令名垂之汗青以詔方來之為愈也然則世以為二公恨二公蓋含笑于九京矣蔣公之猶子泰寧丞奉檄攝事南浦剛毅勁特尚有諸父典刑暇日出示諫槀俾鉉翁書之將與余公古贈行詩歌並傳鉉翁素不習書而尊慕名節乃其夙心用不敢以固陋辭輒焚香繕寫并記昔所聞秀巖李公語以俟後之作史者採焉

題寧皇雪月圖後

物格而知至學問之大端也是以孟子平日教人託物引喻于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辨析不遺乎毫末由是而窮理盡性以造乎光明盛大之域格物為之先也是道也布衣窮居之士皓首探索未能窺見津涯而我寧皇法宮閒暇遊情經籍發為吟哦洞中義理非夫生知天縱加以學問之益豈能雍容紆徐盡物理之妙至於此哉嗟夫月光之與雪色自內外二境而言也境雖異內外有以融之則異者無不歸于同惟聖人心與道一境與心會仰觀俯察有以喻乎二者之間是故知其為同衆人則不能然也臣嘗學此未能有得伏讀聖製鼓舞詠歌至於再三而不能已謹齋沐題其後他時從主人乞本刻之堅珉與海內學士共之

友竹亭詩卷後記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通史魚之直子桑伯子之簡閔子之特立獨行皆士君子之美德也而竹兼此五德是故舉世貴之比德於竹友之愛之種之玩之與之居處而

無所厭甚至以為賓友而親炙之焉夫子嘗曰毋友不如己者竹具五德士君子友之蓋友勝己者也簽後衛親軍都指揮事劉君季良偉特正立之士好學有文而又馳志當世所居種竹千本築亭於其間命之曰友竹朝夕諦玩期與之為友曰吾友勝己者也竹儻無是德吾豈敢友之范泉嚴公嘗為書友竹二字一日持以示余余曰吾家南方竹之品甚多有竹甚大可以為柱為棟為椽人取之架廈屋可以避風雨豈非竹之奇者乎

竹以剛為性而有方者焉可以器用可以度尋丈老者飾之以為杖又一奇也又有斑者焉紫者焉青黄相間者焉是又竹之奇而有文采者也李良友竹友其常者乎友其奇者乎李良曰吾友竹之德也常者可奇奇者可常余嘗求其奇者而種焉常與奇者兼用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余嘗學焉易六十四卦詩三百篇余嘗讀焉貧居無事誦詩讀書考易訂禮皆吾之常也吾友其常以宗其德以究吾學一旦臨事鳴劒氣生抵掌神運

不動聲色而事無不可舉者矣是吾常所以為奇也子欲究吾他日之設施但觀乎此竹吾友也余交君子學又期以當世之故延書此於諸賢之後

題摩利支天像下方

大明中天萬象畢露不可以形色求也菩薩空諸有相心體湛明與道為一是故行乎日之前我能見日不為日所照我能見日以有形有色而見也日不能照見於我虛空無體不可以形色求也真谷居士陳君某奉摩利支天香火五六十年逢危履險當若菩薩在其上在其左右晚歲來歸彩繪慈容益加嚴事余過而問焉曰子以實相求菩薩乎以空相求菩薩乎以實相求晨熏瓣薌日禮八拜誦念神呪具如課程菩薩以威神力故常來擁護雖未見猶見也以空相求面壁內觀閉戶作活即維摩境界認摩利支天久久混融心心契合一朝大悟方知上下四方與菩薩俱瞻之在前何隱乎爾居士請題下方乃為之書

題四臂觀音像下方

真谷居士陳君某位奉古邢得龍眠李公麟所畫觀世音菩薩大梵天相石刻本及跋詠之所作跋語持以示余曰菩薩不離此座周徧十方自二臂四臂以至八萬四千母陀羅臂自二目四目以至八萬四千清淨寶目隨方示現無達不通子亦知其說乎余謝不知居士固問再三乃以其意為對蓋百千萬億者原乎一者也原乎一者原乎心者也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所

以宰制萬微動與理會心實為之也是故一可以周乎萬萬不離乎此一斯乃心體流行之妙隨寓著見非由外至者也吾聞菩薩具大慈悲觀世人音聲而為之救護是在我教中其名曰仁廣大而公溥與造化相似充而致之四方萬里之遠百千萬人之衆吾心之所及即吾仁之所及吾仁之所及即吾目吾手之所可及一機動而千軸應一綱舉而萬目張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是知菩薩清淨寶目毋陀羅手所以充滿法界無在不在皆心體之發達仁念之流行夫豈神通變現示人以

不可測哉

跋

跋心如水翁治家箴

余丱角時侍先妣拜舅氏於芝山每當鄉黨燕集衣冠畢會黄先生年最高冠右席談論亹亹多義理之言舅氏指示余曰此心如水翁也自是以來垂六十年孤露餘生流落天外緬懷往事未嘗不感慨以悲黄君孚某心如水翁之嫡孫也出示翁所為治家箴典型在目使人肅然企敬玩誦不能去手徳人之言哉君翱翔仕轍以官業見稱而篤好岐農之學曰吾祖父以是命我其敢廢諸嗟乎喪亂以來士大夫家服應祖訓恪守無墜者幾人賢遺墨如拱璧大亨既韞而藏之復求名人鉅公為之表而出之將以垂訓而貽後君胄次所存過流俗遠矣每惟素問經窮理之學也本草書格物之功也惟學問君子而後可以語之以此未易與衆人言也是故明於陰陽五行之理而後可與談素經多識鳥獸草

木之名而後可與論本草儒與醫事雖異而所以為學則有相似者由內而外由本而末得之心而應之指是豈一日之所積乎君子學家庭之學也故余樂以是為告

跋明皇觀浴馬圖

魯頌駉之詩頌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牧于坰野而其卒章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言僖公以其無邪之

思保守先業於馬政之善而見公留次之所存也徐君
子某藏是圖舊有題字在上曰明皇觀浴馬圖余展玩
數四愛其筆意精贍不俗有坰野之風焉方開元盛時
帝猶有志於天下去宮閒暇御水殿縱觀浴馬無邪之
思可以想見於畫手丹青之外比及中歲以後侈心一
開思不在事舉西北要處及閑廐重權悉以畀之祿兒
而驕驍驛駱駃騠騊駼悉歸漁陽廐中而武備荒矣早
年無邪之思至是無復存者大亂将作而不悟覽是圖

可為三歎息

跋韓幹馬圖

魯頌以駉詩為之首其詩四章述僖公坰野之牧政每
章别馬之名狀而終之曰思無邪思馬斯臧言魯僖遵
通祖伯禽之法思之又思不違乎政其見之馬政者如
此推以及國事如詩序所言其儉其寬以至務農重穀
所以興魯國之政者法皆自思無邪中來不獨馬也韓
幹畫馬散落人間以千萬數頗能述有唐盛時牧監氣

象使人寓目概想如駉詩在前無邪之思油然而生不
専在馬也上幕劉君濟川嗜好雅淡得幹馬圖以示余
筆意精熟誠非俗工所到余不能深識把玩再三有味
乎駉頌之旨題此以復之

跋輞川圖

士有見于道則知登山臨水之為樂于道苟無見焉見
亭臺池館觀榭窮奢角奇而後為可樂是其樂有內外
不可以一律觀也王摩詰自謂能隱余觀此圖包絡山

谷綿亘廣遠與豪客貴戚窮奢角奇者亦可以異余年
七十有三行世五紀周游半天下所至值佳山美景輒
草倚樹適吾之適與畫輒去居無一寸之園一丘之亭
而余之內心無所慊也茲寓高陽四境平曠而余之山
崔嵬與西山俱高也極目無川而余之水渾茫與大河
俱長也人言此土疎瘠不可以樹藝而余之土熙然其
春肅然其秋物生其間可花可實生意浩乎其莫過也
此其為樂內乎外乎必有能辨之者李積中持輞川圖

來示余語之曰子有瀛洲圖在奚輞川之足慕乎乃題其後而還之

䟦浩然風雪圖

此灞橋風雪中詩人也四僮追隨後先苦寒欲號而此翁據鞍顧盼收拾詩料喜色津然貫眉睫間其胸次灑落殆可想矣雖然傍梅讀易雪水烹茶點校孟子名教中自有樂地無以衝寒早行也

䟦太白賞月圖

東坡後赤壁之遊以二客之來從也二客不來東坡不遊而後赤壁有不暇賦至於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猶恨二客之不能從其雅量高致與宇宙同其大數百年後讀者猶知興起也今為此圖像太白舟中二僮傾尊治鮮於其側無一賓焉豈知太白者乎太白之心猶東坡之心也今有龍眠當作後赤壁圖與此圖對暇日覽觀亦足自廣也

箴

主靜箴 有序

余昔嘗稟學於庸齋趙先生以主靜二字為告暮年在瀛追記遺言作箴以自警與同志共學焉

天地之初陰陽之始混乎難名惟靜而已是謂真靜萬化之根不與動對動由是生人之此心惟靜為體後天而存先天在是學問之道貴探其原主一無適其靜乃專我嘗從師請問疑義諄諄之告主靜為事主靜何先

惟心其存惟定惟然惟幾惟深大本既立萬善以生如日之夕其晦也所以為晨如冬之藏其閟也所以為春是為主靜實動之根非若異教以斷為寂斷滅滅已寂豈能息嗚呼小子念玆在玆復爾性於有生之始澄爾原於未發之時中有所生其靜其一發而皆中動靜對立靜則貞固而植本動則淵泉而時出蓋原先天以及後天即心體之妙而悟本然之太極

肅堂箴有序

余自燕徙而南與河朔楊君伯通遇于瓦橋辭和色温言論本乎義理御下嚴整不煩館人余固敬之及來河間君以職事久留因得朝夕共語商畧古今該論疑義知君少從鄉先生學問以肅名堂求余為之箴箴曰

惟春為仁惟秋為義温厚之氣其肅也為秋發生之仁其肅也為義天時非肅則不成人事非肅則不治身法

非肅則不嚴家政非肅則不理此肅之為義見之於經所以為貴或者乃曰嚴氣振槁是謂肅殺厲氣為刑流弊刻切君子制行所貴中和以肅名堂無乃有頗予曰不然吾所謂肅非此之謂學問之功涵養之事內肅其心端居存誠人慾以屏善端以生外肅其形衣冠正襟動作有則語默有程由身而家由家而國典刑森羅法度具設有紊斯正有變斯革匪威而嚴匪怒而革其肅惟和豈刻之云蓋仁以為體義以為用義雖維肅每依乎仁茲其為肅所以為成在易之兌金行肅殺聖人取其麗澤之象蔽以一言曰說君子體之朋友講習惟肅惟說以成其德敢以餘義而為予告聖言昭垂自今允蹈

贊

僧乞達摩彌勒贊

即心即佛即佛即我來時大地霹靂歸去天涯芳草幸然來去分明何須渦下這箇達摩贊僧似僧非僧似佛非佛

見在蔑畧釋迦未來推倒彌勒擔子未曾上肩何須閙處著脚彌勒布袋

真谷壽容贊

無極之真萬化之根先天而生後天而存其降曰命在人曰性惟性之真惟真惟靜有隱君子內全其天出入老佛若禪若仙宅谷之真其樂也內以真合真心與境會山之蒼蒼水之洋洋中有真意是謂實理萬形皆敝此理常在永言保之歷劫不壞

雲齋壽容贊

太羹玄酒味外之味渾金璞玉自然之貴盤胸文字五千卷落筆雲煙三萬紙浩乎其無窮乎其學也有自來矣噫元杜去後無人黄閣于今有幾請君直下承當壽我斯文傳之永世

偈

題雪花達摩布衣偈

拈花公案且莫道西來正被拈花惱一花開後幾花開微笑不禁成絶倒歸去來人未老掉下從前舊草鞋袖被蒙頭面壁坐提起不直一落索救下大地無處著從來被他凝手足為君索火當街燒布袋依前是彌勒

疏

總府修路學疏

王畿首善實為九牧之儀刑侯泮鳩工擊復百年之規製念我邦乃自古文物之郡而路學為一方儒教之宗風化所關典章斯在自往歲創興集成之殿至此年繼治教講之堂而廡尚欠七十子之衮章重門僅覆而豐碑之螭首春誦夏絃無肄習之所秋嘗冬烝乏粢盛之藏洋乎尚存芹藻之池餘者半是荊榛之處幸賴師帥鳴鸞佩而至止爰暨廼寮剖鷺股以開先既百堵之並興宜列成之來助用馳短疏徧諗同盟願推匠氏度材之心小試梓人類相之手惟力是視相我于成凡在國中詩禮之家與夫閭內衣冠之族苟有志登瀛之業請策名矜佩之叢作新庠序之精華蘇醒山川之氣脈摶扶搖而上九萬里由此徑升預瀛洲之選十八人自今快覩重方盛事各請光題

安州修學疏

漢道隆儒行復承平之舊觀周畿首善益隆講學之新功念非得上棟下宇之安無以為左誦右絃之所況一聖二大賢之衮敝久已巍煌而四科七十子之儀章迨今曠闕每當上丁蕆事之際莫舉從祀薦羞之彝雖道德之容瞻之在前而品物之儀設之無所幸賢太守明

風化之本而郡同寮守詩書之朋以黄潁川撫循之心行漢文翁勸奨之事蘇醒山川之清淑陶成井邑之温良能定能静能安將見佩衿之騈集升俊升造升秀𦍤觀科第之蟬聯凡在同盟各垂光賛

總府近請提學省齋入學講説已荷還歸里宅屬茲歉歳貴糴之秋本府雖屢有所濟而書索鬱然未知叔後稟命帥垣出疏徧叩府縣僚家各請光題以副崇儒之美意

邦君肅節以延儒厥為盛事屬邑聞風而加禮具存舊章惟茲一老之惠來實乃衆情之共徯雖窮益堅老益壯處陋巷以粗安然耕不獲菑不畬奈凶年之為困百指嗸嗸而待哺終朝汲汲以救飢念孔門不拒來脩病軀則難手往教而顔公書乞米鄉黨之助者已頻茲荷帥尹之垂憐特俾賓僚而致疏凡武城道愛之君子皆鄭國師善之賢人願垂分惠周急之心庸濟抱道懐仁之士自今廪人繼粟庖人繼肉合衆力以將之毋使甑中生魚釜中生塵亦吾徒之恥矣及茲涸轍早顧指囷

創建守真廟疏

扁倉而後幾歴年[illegible]生此老燕趙之間維故里宜有專祠是為曠代之神醫當享列城之豐㮣言念枌榆之舊社猶存閭閻之鄉坊古栁高槐尚想生平之華屋青芝赤箭居多手植之靈苗神遊雖返於清都陰德猶敷於下土父老興思於遺範僉謀共集於新功禦災捍患捨

斯人而誰歸鳩工度材在吾徒而敢後願分楚宇仙廬之金碧少損山祇社鬼之牲拴昭我師活人之功為歷紙徼福之地衆志既叶百堵遂興鼓斯翼輦斯飛𦍤看宮墻之突兀廟而食尸而祝永祈邦域之阜康凡在同盟各垂喜捨守真先生以醫道活人有遺書在世

崇佛寺化修造疏

一柱擎天偉矣金剛之力量一佛出世現茲寶刹之莊嚴栝開舊日之規模重立荒村之門户爰有老居士來

為倡首更率諸善人共作主盟發粟千鍾助香積國中之上味捐貲百篋成善財童子之施心更仗黃隨白淨之神通立見碧瓦朱簷之華煥乃持短疏徧叩高門各請光題共成好事福人捨福人受珍觀慶事之鼎來若時雨若時暘更釀明年之豐稔

天寧寺化緣疏

廣廈萬間元是古佛修行之處王畿千里誰非華封頌壽之人爰興寶殿之巍峩上祝洪基之鞏固言念我邦第一刹具載圖經多歷年所中更劫火之洞然是致寶坊之壞散茲值偃武修文之日厥惟興頽起廢之辰自頃鳩工及今就緒美哉輪美哉奐用昭百尺之暈飛傳之繡傳之文尚欠羣工之藻繪矧浮屠二三級久埋沒于荒榛而教典數千函未經營于蔵室欲峙擎天之柱用成轉法之輪非憑力量之崢嶸安得人天之嚮慕恭以十連之閫帥繫茲一道之嚴瞻五星煥明列城風動主意昭融于萬井洽驩騰徹于九霄願恢大用之規模庶復承平之氣象卿惟月尹惟日庋請署一條之氷金作礪川作舟即平上三台之席凡在同志各請光題

鄉人請張教授疏

鄉庠黨塾古所以明人倫晨聰夜燈士所以修天爵爰即三冬之閒暇共探六藝之精微芹泮師弟其聽講席而忠來問寔吾徒毋替斷金之風約期以漏沈人静之際共聆金聲玉振之音焚膏續駒隙之光執燭擁臯比之座陡覺室中之春滿不知門外之雪深歲之餘日之餘莫把光陰閒處度學在是道在是會看事業與時新凡我同盟請預斯集

路幕請張教授疏

仕而優則學用尋經籍之前盟冬者歲之餘爰正師儒之舊席雲齋教授心融義理學貫顚微生毛公董子之鄉本原甚正自遺山止軒而後文脈有歸典後津者十年暢文風於一道身暫休於里社人思觀於楷模以茲閒暇之光陰求即典刑之緒論肆設臯比之座蔚為烏

幕之光凡我生曹理務之人咸預摳衣趨隅之列本詩書而輔律令含是矣先由郡國而登京師自今以始

總府請趙提學疏

予自衛反魯胡為久處於樂郊士志伊學顔孰不願歸於大冶爰設皐比之座用開蛾術之功省齋提學傳用四書沈潛七易學不厭教不倦推己及人言有物行有常修身以道舊職儒宫之條理蔚為鄉黨之儀型念我庠我序日就荒蕪而子佩子衿久欠溫習乃諏旦詳之

望共推師道之宗齋聚以祇延修辭誠而寓敬言采芹言采藻先生為我惠然來學為其學為表後進自今知所式

路幕請趙提學疏

隆師所以善俗具有舊章學古所以入官肇新講席爰率青曹之濟濟共依善教之循循省齋提學特立獨行窮堅老壯學已造二中之地位心愈潛三省之工夫頃從上國而來歸深慰鄉閭之後望茲郡府聿嚴於政化俾幕僚延致於師儒願以公餘拱聆私淑凡我庇局生曹之衆豈無學道愛人之心各扑撇簿書之塵共董陶禮義之教于以變化於氣質于以開廣乎見聞須知此日之講磨皆是他年之售用摳衣趨隅在弟子之列可不務乎垂紳縉笏為大夫之宫自今始矣茲具招延之疏併陳勉勵之辭

請祥講主疏

三界唯心曾被天童師等閑漏泄一佛出世今得報恩

老直下承當爰致疏以招延願拔襟而勇往梓公講主道價追攀於前哲戒城孤立於一方行腳十年麻鞋穿而壯心猶在傳經諸老路頭正而宗眼頓明掃開鹿野之塵重舉龍門之話心外無識講惟識須認自心論前有經請正經初通餘論是謂窮源而探本不須斷句而修辭一變可能二變可能三變可能昔人已曾說破上乘斯在中乘斯在下乘斯在老子更與指迷爰以今冬弘茲大論願挑杖頭六十卷教作會上百千燈

請明講主疏

圭峯老説最上乘要與後人添話柄明上座具大力量背向講家作主人自有天王證明管取法音宏暢明公講主叢林大辯泉石萬人一口吸盡西江説甚髑髏設中水半生遊歷東土曾見毗盧頂上光早年卧起二部經中歳洗潛四諦聖視諸相等幻露電悟我心同淨琉璃與其南遊北走儘隨行脚僧昌若西舍東隣推為家戸主友修短疏用致先馳金剛不壞身此是修行之效

驗錦衣歸故里更聆講説之親奇

祭文

祭器之文

我生不辰逢天庠怒奉命于征以國之故有志弗遂見羈于瀛茹苦銜哀啗毡飲水去家萬里倏踰一紀子死孫幼誰為我視居無把茅卧乏班荆病無以藥寒無以衣惟君垂仁矜我顛躓闢館招延築室丕冒既奠厥居又給其衣既遺以安又相其歸思意備周仁念渥洽衆或問之君愈惻怛是謂古道罕見于今銜環結草刻銘在心嗚呼哀哉惟君徳美具在月旦内外戚疎有口斯讃事親以孝喪親以禮睦族以仁處鄉以義言撫諸弟惟一惟均垂訓諸兒有規有矩信誼著乎交友仁愛溥乎比隣淡然名利之域卓然奔趨之門底柱特立頽波孤撐書窓閲理夜燈窮經發言必中于要會制行必本于忱純識與不識莫不期公以壽考而遠大孰知一息不來乃遂為千古之人以公平生知公身後雖歿猶存

千古不朽嗚呼哀哉君嘗許余以城西之田俾余葬骨于其間我未即死君胡棄我而先維今年春君嬰小疾嘗有治命俾余即斯丘園而營兆域言猶在耳君胡疾傾我哀日甚欲歸未能俾送遠先于朝露所願從君于九京嗚呼哀哉

祭文蔚文

我居江表君居古瀛地雖有南北之異學初無彼此之分粤從定交歳爽五闓匪道不談匪經不説更可互否

有砥有琢以君為克適之器故期君以遠大之叢維茲
仲春初講大學君發問而再三我欲言而復擬將俟遠
朋之來渠乃更採端而具列一夕不來千古永訣欲言
浩如竟付哽咽君志堅強君操端潔議論據正典型具
設我要君以北方之名流君所希者中州之賢哲暫睽
拜馳修途欲發春風整輿夜舟移壑盛年方剛窮居寡
欲匪疾匪衰胡奪之速蓋力行者或有時而勿謝恣睢
者或反常而能久是賦分之勿齊而人生之常有嗚呼

嗟夫死生之變學問之事吾與君言亦既悉矣圓形宇
內莫貴者人人所以貴厥惟此心形氣有時而澌盡心
體湛然而常明能靜而安視死生有若夜旦惟精惟一
與大化同其流行顧致子之所以知益恢子之所未宏
性子之性仁子之仁谿方寸于宇宙納八荒于戶庭擺
脫世間之幻妄昭融本體之真純必使本然而固有者
浩乎其不可息則雖逝也而有不泯者存嗚呼

欽定四庫全書

則堂集卷五

宋 家鉉翁 撰

古體詩

墨梅

非酒之壽非色之色伴我孤吟風清月白
冰崖孤芳雪林早春伴我讀易見天地心

風雨歸舟圖

挂帆渺滄波艤舟三萬里蓬萊有會期莫為風雨止

前津風色惡隔岸寄孤艇輸他田舍翁午醒猶未醒

中秋日客退獨坐偶成

春月令人悅秋月令人悲人意自悲歡夫豈月所為烱
然此方寸圓明貫四時閒門獨自賞無盈亦無虧

東方職生之地而異端之書指為地下獄余竊
非之
五行木維仁四德春維元混淪判八極維東最為尊萬
形圓大化生生此其門茲為九州鎮豈以三望論彼為

異端說怪誕驚愚昏妄指陽明地同彼長夜闇愚人戢
冥風奔走不憚煩頑夫驚罪福未死先飛魂年年春向
晚時事羞蘋蘩孜在神即在帝顧良亦繁

萱草篇

詩人美萱草蓋謂憂可忘人子惜此花植之盈北堂厥
以悅親意豈特憐芬芳使彼有慈母星鬢融且康晨昏
謹色養彩服戲其傍燕喜酌春酒撤然醉金觴物理似
有此叢萱忽非常競吐粟玉蘂欲奪令之光秀本自稠

疊派浸亦熒煌乃知風人意比興宜成章東野情思苦
少憂多悲傷謂此兒女花莫能鮮剛腸斯言雖有激疑
其未角古憂心無時已徒枉憔悴鄉爲物儻逍遙何須
動悲涼況復循吏政和聲入封疆撫俗時用文事親日
尤長萱草歲歲盛此樂安可量

孔同知孔聖之裔亟念逆旅用意勤甚詩以謝
之

巖巖魯山高可望不可即袖有一瓣香無路瞻聖域揭
來高河陽乃在天壤北離羣久索居心芽殆欲塞人言
聖哲孫安憑貳車式洙源分泌清龜蒙見孫前顧儆陳
元問少枉樊須惑莫爲徐犀先未遂儀封識良朋忽踵
門摩挲傳聆則分我纖纊溫賁我桑絲絨寒谷回春陽
古直見顏色洪惟夫子墻如天有長極六經恢衣枝葉
化視法則嗟我早端誠求道未有得暮年遭時危願躋龠
仞力蹇望多篤藏聞孫世秉德稽首求一言書紳永爲
式

圯上行并引

張子房受書圯上千古以爲美談余謂漢室
之興六經固未嘗與火俱燼老師宿儒猶有
存者使子房得而佐漢可以比隆三代其事
業豈止若是而已哉舟過圯上感而有作

三代以還惟有漢六經之外更無書漢家自繼商周統
經術當傳孔孟餘天生偉人元氣會草創說者乃其徒
掃除申商作儀衍混合宇宙需吾儒便應平躋古王佐

小邽亦揖大丈夫云何亦帝應運起乃以黄石為先驅太公六韜豈不善顛秦蹶項式所需欲上嘉羲黄娱隆古詩書禮樂不可一日無惜哉子房遯世早不及遺經細探討使公得與齊魯兩生遊吾知漢道同商周

兩生業然有古大臣探蹈漢興無儒不可也子房不能致兩生乃以致四皓為功此又千載之遺恨云

三山吳復菴承出示理皇御書唐人詩恭題其後

先君曩侍緝熙殿拜賜天畫盈筐翁帝書超軼鍾王上不知歐柳論低昂孤臣流落瀕九死老眼尚能識偽傳旅寰鷺驚見亟再拜拜起不覺涕淚滂沱擬從君換此寶囊空無物可以將待歸從君乞摹本刻之琬琰永為子孫藏

元和修復馬政圖

君不見明皇開元初前驅駃騎雲煙鋪中年不戒履霜漸乃以牧權付之營州軋犖奴驅我天閑入虎穴八坊奇産空無餘元和天子奮威斷收拾舊物還中區向來汧渭孳生處猶有牧人白營牧與郡爭持私牽應詔書厩備法駕王前驅詩翁感歎成八解何人畫王畫為圖此圖如是八之一元和舊事猶可識

題蔣同知所藏馬圖前後凡五

行而前者驪與皇從而後者騂與駒匪雙騅匪駟良馬五畫出人間五馬圖況君出與大藩牧願君旗旄節耀前驅古來共說人生五馬貴況復盛年勁氣綠鬢長眉蒼

保定士人以所藏太白像見示筆意甚奇為題

此李去非好吟太白之裔歟書一本送之

晨興有客訪我來先來破篋出屋上銜袖疑有希世珍徐而出之儼然長庚相高揖直欲干青冥逸氣可以凌象圖傳寫定非凡俗工應有高人得之白夢想願君寶藏勿輕畀瓣香朝夕勤禮仰可以長君胸次之瑰奇可以助君詩情之豪暢儻來萬事付浮雲眼中塵土得真賞他年若遇天台坐忘真便應騎鸞御鶴朝神清一洗

人間千劫塵中塵

對京叔古木寒泉圖

翰林我夢三偉人揭袂而入清風生掃門坐需生客至鄰叟醉墨俄然成古木昂藏出澗壑下臨百丈寒泉清高冠長劍筇夫望其傍那有鋤笠而擁耕蓑寒坐對亦已久東風肯取岩穴春臥龍騰驤碧落上南山夜半雷雨驚（卜捷丁卧龍致起之考故云）

題陳子新所藏雲山小景漁磯二士

道人胸次絕塵滓能得工夫無盡意醉中引興春山青醒來弄筆秋風起晦明變幻在毫端倏忽煙波幾千里少年我嘗識其人不見于今垂五紀此圖似是夫君筆餘子紛紛涇渭耳黃沙蒼茫雲拖冬旅窗展玩萬慮空恍如身在若源東攝衣步上雲山最高峰二客追隨不能從相與指點平沙明月中（元題作蕭照筆非也）

雪中梅竹圖并序

古瀛之地不產梅竹土人得雪中梅竹圖來示畫手請諂為題十二韻見天外懷人之意

梅兄乃此族理朋竹友從我林壑旋青青不受塵土涴韶偈肯與紅紫伴別來天涯今幾載老大相逢俱白頭玉龍排空展鱗鬣天姥振佩鏘琳琅古心婷節白為伴殺氣正生誰能御兒童莫作飛絮看道眼無以空花衣花飛絮舞兩浩蕩殆天之令非人謀嬌奢謾誇顏色好弱羽鄰花凡風隨野開南枝尺寸地莫與鶯鳥為輩流何人畫工巧位置使我坐對消閒愁却風吹灰萬象改

平生故交遂在下梯袍猶思見范叔雪堂謄欲逢元修故山自有歸隱處琅玕成林雪成塢會當見汝面目真西湖西畔踏雪尋故人

和損齋求作字余辭以不能工仍作詩謝之

少年撥臂入場屋寸晷謾書謗拙速中年收斂歸法度不能為顏饑為谷晚歲頗為憂患困弱腕不禁事物丞愛之作字非所長空腔僅存十年讀有客來從祈洒頭翰墨多藏玉韞匱從我乞書戲戲耳為君小試知君嚴

長箋淨練雪不如墻角殘苔嗟已花此耶椽筆廣文翁
何用更似岑汀索野驚(廣文翁瑚張疗祭)

辛巳正月十六日張雲齋過訪郭舜元高飛御
持草書黃庭來會作上元歌

市人歡呼賞元夕聚人掩閣玩周易易中具足元明燈
一燈散作千百億學從上元甲子到於今經幾上元此
燈炯炯如一日靜思此理發長嘯短檠孤坐青虛碧廣
文先生乃我義理朋從我求觀無盡燈我燈無盡易無

畫五行陰陽太極性一心東海有客好奇更袖出異書
先甚與我思相射平生但識羲孔元之元不省虛皇大
道玄中玄我欲與君互酬答各妙其妙勿以言語得會
得易中程玄中玄與子日日張燈作上元(歷之元名上元歲之元亦名上元一歲之元即百千萬歲之元其理同耳人之一心與天地間之一元同此炯炯萬古不夜古人何元夕張公義在吳耶)

南至前一日蔣君伯祿攜山谷草字來亦上有
南軒題跋亦南至前一日異哉

羲之趨妍媚魯公尚氣節放永以書隸數體團轉之耳
有卓絕人處明日一陽生茅齋外坐畫梅門有社活
三日紙如觀天上五色雲嗟余老矣豈能事書法有會
心處賞之不能辭此書當與造化偕生意浩然不可遏

六月菊以夏中破萼至秋晚枝條雖蒼勁而花
色灼然鮮明貫暑寒而不敗菊中之貞士也余
以比之商山四皓為之賦

九月菊偏與秋宜六月不受炎暑欺秋霜似同君子操

歲寒相逢長相似暑不與貞士謀燥怒煌如相依要
之二菊所以有難易憂居其難秋若居其易居不見當
年秦焰中州儒壇處處同荒丘獨餘商山老人在高
臥林泉節不改平生不識咸陽門晚隨幣聘來漢欲
興詩書談王道再使風俗還醇治古導我評此花似此
老似暑凌寒無不可種之階庭今幾年我自識花花識
我曾從吏五閒數到殘秋更與黃花為輩儔嗟哉黃花
非菲偏老行難逐少年遊此菊當為菊中第一流

呂沛題旅壁

單呂早識金準公擇壻能得人中龍云何託女不託崇
禦吴未了萬事空沛人猶言金善相善相如此術亦窮
高皇先識萬物表道刈鼻雄如雉草孽女丘在目睫間
濫觴不戒使漏天向非遺後餘此二三老安知北軍袒
右與祖左嗟哉塗山啟夏任啟周女德王功相匹休仝
名堂堂照今古不似沛中呂氏女

牡丹坪詩并引

最在吴門幕府人有問余者曰蓮以周子為知己菊以靖節為主人牡丹名花也獨未有所屬舒元輿一賦甚麗君許之乎曰否元輿非德于色花之蘆也康節邵子其牡丹知己乎因為詩曰洛花古來稱第一人人愛花幾人識惟有天津橋上觀物翁獨向根心驗生已四時之春四德元惟花與翁天與之春處無人彭澤不可起一戢識花一邵子今三十年矣近見洛陽人書以遺之寄題種花處夜夢人語余云子憶大莪中峰乎吾家其下費而咏其語豈牡丹坪為皇人守花者乎護成此詩見鄉國之思也

洛花古來稱第一金為之相王為質畫堂深處養秋英
麗日光中見顏色人力栽培備未周本然之天從而失
我家大莪峰顛牡丹坪傲雪凌霜知幾春冬深突兀層
崖上春來爛漫紅雲生相傳皇人煉丹處而帝勅六丁

為守護天葩只合奉天人那許移根到下處吁嗟皇人
與花為主世上紅紫紛紛何足數（大莪中峰相傳上古天真皇人居焉丹氣鬱為此花大者如扇徑二尺其高有數丈者徧滿山中故其地號牡丹坪人有欲移根種之山下者輒為雷電而苗所浸花與世俗牡丹稍異）

假館詩

江田萬老瀛來時鬢班今雪白幾年坐困市塵五
羅來劍詩書宅中州典型尚未艾故家文獻苑知昔主
人盛年元老蒼古心不為名利役畫閒對客無俗談

夜燈從容須挾冊有疑必問問必中講學定知有源脉世人鶩外如輪雲君心向道堅金石念我南乾又繫俗分我三間明月席綈袍厚德更高古冬有織領夏有絡我裘擬作莵裘藏感君推田城西陌今年不歸明年復不歸病骨嵌嵌會當化為原上骼遂從諸君餞亡乞一坏他年埋之塜前三四尺上書宋使姓某其名某下書人是西川之西老逸振平生著書苦不多可傳者見之春秋與周易

為景山題

先天而生者道之初後天而存者道之寄人能知道為可貴斯能與道同其久更從羲黄迄孔孟大原千古壺不朽書以道事萬化源易以明理羣經首詩三百所該思無邪禮三千主敬内自守我性其性天其天念茲在茲經所授紛華過眼空中雲綵羶臂苗之秀德人澄心制萬變仁壽天爵我固有福惟自求命可作欲淨理明鑑無垢勿貳以二參以三探指中間維道固存之又存悟本元心與道一逢原在左右惟茲皇覽揆度辰臨陽后長泰道亨由君書盤銘九字銘願君進德日新又新與歲而俱新（閏景山以新名）

聞楊和卿在館中讀易不去手贈以詩

人人誦詩經知者黄與岐楊子讀羣經巧以發文思孔而為師易中有妙義贊中之奧與易相表裏六十四卦字字是心法八十一篇篇俱易理神聖功巧莫向外退求絜淨精微只此本心是君觀伏羲卦之文左心右

日合而成心體湛然絕纖翳日新又新常惺惺要之醫經本自易經出前聖作之後聖述之子以醫心會易心三部九候中間有太極（以脈名醫故云予謂素問為二墳之似二墳為易之餘知素問者必能知易）

伯成耆受學于河朔前輩鶴鳴翁其學亦宗濂洛贈以詩勉其自拔于流俗

南方共仰鶴山老北方亦有鶴鳴翁鶴山道脉接濂洛鶴鳴之名應與鶴山同九皋清聞猶歷耳誰謂九原不

可起誂詠高弟令幾人衣鉢傳來二三子畫書定知滿篋箱夜光煒煒照行李在陰有鳴須有和褰軒可貴未可也君不見登東僊子丁令威向神清而上刷羽儀焉人拭目看孫飛鳥鷩紛紛那能隨

九日偶成呈秀巖

高陽今日是重陽與客馮高送一觴白首相逢俱老大黃花隨地看芬芳趣園三徑都荒了日斷晴空歸路渺人生暮景更天涯眼中憔悴知多少寒風蕭蕭吹我衣

酒闌莫遣帽簷敧我歌老圃秋容句君誦淵明歸去辭我歌君和日欲夕我醉君扶君須力明年此會還相攜江東暮雲千里隔

贈說故人高鵬舉

東鄰歌呼鬧如市西鄰笙簫正鼎沸高生擇術頗可人夜闌挑燈說書史說出忠臣烈士報國心四座聞者為墮淚聞君年少曾讀書壯大無成乃與優伶俱左手執簫右東瞿念到簡兮應嗟吁他年了卻宮中呼仍作書生挾冊歸里閭

贈河間隱者范君年八十有一

海上有三山瀛洲居其一何年飛來神州赤縣東其上至今猶有神仙宅厖眉皓首古鍾翁為松菱門乃其匹深衣大帶儒中仙不讀黃庭讀周易乾元用九獨探數之原九九妙契乾策八十一萬事萬物從此始衍之又衍至於千百億壽翁以金書玉籙長生符不若壽翁以卯子先天圖子一太極梅邊意浩無窮坐閱人間蟠桃

幾迴實

送陳真谷赴邢州幕

嗟余仗節五寒暑豈不欲歸迷歸路天涯誰識我輩人乃是三生林聖俗病身不死賴公藥箴屋無人因公户藹然一身水上萍惟公為我北道主前晨除書到里門雖為公喜惜公去明朝欲別更悽然誰為我依有文度公自古健供時需人生富貴在遲暮衣錦歸來定何年我帆已各吳松浦再見便作來生期臨分哽咽不得語

陳子新前後十年叶贊府繇修明學政講堂成以詩美之

子産存鄭校僑公修泮宮德當在其位夫豈難爲功是邦學政久墮地爲者千百但呼德有美君子負拯生無位乃能行其志手披荊榛植棟宇春秋祠事更有所宗章巍巍躍城闕黌舍煌煌列箕斗爾來幾及一星周欲緒前功誰與主治中別駕我輩人惟君復能賛其成大厦聿新來衆儁講席備設招諸生衆人所望君所急留

次抱負誰能識後先幾年惟一心與顏擧廢多其力我來是邦知君久負荷萬[illegible]緯其有更從興學知君深少規用世經綸手不見新甫之栢徂徠松可棟可楹皆在雪霜後願培遠業待時需令名與學千載垂不朽

李信叔洛陽人往佐長安省幕

洛中州中長安中州雄大山巨澤九土鎮三光天獻淑景通君居洛南雅是溫石輩今佐大幕金護咸秦衛高懷頗堪陪坐嘯逸氣直上干青空寫帷暇日頻訪古溪山好處須從容秦宮漢苑久已成陳迹爽烟茂樹倏忽迷西東東鄰澂杜萬丹渭周雅傳大碁鍋豊請君收取入筆硯可以陶寫詩書留由秦而西是爲入蜀道蠶叢登岷峨嶷天峰我家正住岷峨下定有鄉人故老訪舊蹤爲言仗節飄海上齒髮衰謝氣如虹

劉丈蔚文若曰青昨日爽涼來過共談先天圖義一夕學去明現閱里以爲其事因詩紀之

心以靜而虛眼以動而虛心如明月懸太空眼如當戶

掛清鏡月光不受微雲干鏡光或爲塵土瞑學問之道貴澄源源之既清流自正但令心體常如月體明寒風暑照豈能爲我病吾友平生讀書眼炯然不與事物競外圍偶被輕埃蔣劉何不搖中自定杜門息交踰三旬强本勝邪在一靜昨日扶杖過我蝸角廬共談壁上先天內外圖探羲孔象中意不與異說論懸殊高談亹亹竟日暮晴光豔瀲生清矑夜歸不煩炬火照入門索觀細字書晨興宿霧盡掃却銀海爛爛可以貫碧虛神

耶天耶孰能詰心耶眼耶萬變同一樞里人共傳先生
有良劑爭持病曰求我滌憒昧先生無藥亦無方請將
心來爲君洗（道德性命之書聖人所以洗其心亦以洗天下人之心夫所謂洗亦澄其源而已矣學者認得下工夫處豈惟壽考可陞室通晦光有莫知然而然者矣）

贈雲山逸人劉巨川聲而談命

世人具眼知多少見山不知雲山好斯人有境口觀心
識破雲山千萬層須知萬物備於我高下散殊何往而
非道善觀物者觀以心目所未見心已瞭欝君學易多

歷年妙處能探造化先維艮之背不與時物對物具一
極常與此心會君知雲山雲山亦知君是謂行其庭不
見其人

贈談命王逸民

逸民古稱避世士不以功名累其意有人向彼詰窮通
拂衣歸來洗其耳君字逸民見君心云胡乃以談天爲
已事要令世間競進人稍知山林嚴壑味吁嗟逸民莫
學商山翁商山翠爲三聘起成都卜隱老君平自處潤

槃名聲動朝市宗頭周易是本經未來千載瞭然在胷
次

歲暮傳易終成長吟書送景山茂實

易外易萬古傳來惟一易羲文之心即是周孔心問誰
要於心外尋腳跡畫之前妙處難爲言畫之後乾坤實
居萬化先誰將乾坤大父母下與五十六卦爲等伍既
道先天一字無云何卻以後天混入先天圖嗟呼平生
粗知讀周易只向本本原原認太極一易之外更無之

嗟哉何人更以三爲七欲知玄問子雲欲知包問子平
欲知筮當叩焦與京要識乾坤真面目請將四聖之經
閉戶十年讀

謝舜元以墨竹爲贈

我家剡源山深處萬竹森森飽風雨一從腳踏黃沙堆
不見此君四寒暑夜來有夢到家山蒼筠翠幹猶依然
覺來欲賦不得賦誰能爲我傳其天東隣蕭然歲寒客
寫意於物無留跡當年親識洋州孫寫得寒梢數千尺

憐我卧府少住悰卷逐四壁冷然風筆端妙處亦天巧
與我胸中生意俱無窮高陽臺下見此兩奇特子新之
梅斜元竹後先俱為洞山來夜夜白虹貫茅屋

謝仲覽惠茶并序

憶昨中原全盛時五方貢茶走京師建溪頭綱最先到
天子特命開經闈儒臣講畢上命坐濟茗初試瓊甌覺
雲章昭回耀几席學公進謝因進規我生也後不及見
耳聞盛事長嗟咨十年流落古瀛下誰謂茶苦甘如飴

蓬山偉人國俊秀哀此下土南冠羈肯分錫賚賁衰朽
定知眷獎起凡私公才雅在嚴徐右公學獨出河汾師
宫班近聞長秘府奎璧分野生光輝儒臣見用天下福
請席宏開大平期蒼崖赤子望蘇息霖雨八荒捨公而
其誰

為旃檀像賦 像在燕

稽首古旃檀曾共釋迦語旃檀釋迦兩日本來同真身
幻身何事相爾汝如人對鏡照形像拱兮揖兮語賓主
須臾人去鏡亦空爾影我形兩無覩木人漂流浮甘閒
神通妙用歸何許萬人從渠索釋迦求福有時與福遇
佛如明月行太空向曙俄然不知處痴人競向波間覓
波間亦非月所住真邪幻邪兩忘言如來無來亦無去
君不見佛書九譯來中原妙處乃以無言傳莫道旃檀
有口不解說非說之說三十二相全 旃檀像者相傳釋迦在日因到天宮說法下人思之使目犍連以其神力攝匠者上天宮刻佛形相而人境本事云凡刻得二十一相但木人有口不能說話欠此一相耳

見星行時武存卿

天星之燄燄兮歷幾千萬年光景常如新人心之存存
兮待宇宙一粟粒乃能與天星同其明天象此以為象
兮雜質理之著見人心此以為心兮乃妙用之流行微
空虛等妄本體湛虛絕纖塵是故善觀心者感星
而自悟境與心會不知星之為我我之為星嗟爾甘石
氏之徒學作渾璣象若尺之有寸寸之有分但能以常
數而窺陳迹不能外躔郭而探造化之所以神我欲與

君陵太虛而步碧落稽首再拜謁帝庭仰瞻天一曜之正色以闖蒼龍赤烏兔黽頗求天光灑我含濁質使我白心圓明瑩徹會萬象而淩太清歸來跳出陰陽五行外初筮再三開口勿復論

寄洞霄道友清溪翁 案此詩係厲鶚從洞霄詩集載入宋詩紀事今補錄

漢家中郎年七十霜鬢垂垂人不識冬深破履踏層水暑烈露頂戴赤日窮堅老壯本分事百年未死為形役洞天九鎖鬱嵯峨古來相傳神仙宅我嘗結茅天柱前巖扃蒼苔約行跡劫火洞然城郭非清境不壞還如昔安期羨門等輩人圓嶠方壺一咫尺夢魂飛度如招邀別來已久知相憶願分仙家九轉丹服之身輕生羽翼周旋八表任去來跳出陰陽寒暑域

欽定四庫全書

則堂集卷六

近體詩

前歲上元與越任卿寓臨安追送甚樂今年同在建溪任卿先赴郡庠小雪忽作且知已遠遂散獨坐無聊因得二詩却寄 己卯

山城燈火一蕭然掃巷迎人更雪天厭聽落梅翻永夜喜看飛絮卜豐年任渠戲蝶裝羅鬢巧逐纖腰上舞筵明月搖詩對燭會微月與爭妍

沙汀紅燭爭紛花市清篝夜徹天客舍風光如昨夢帝城歌酒又經年老僧強作琉璃供上客先過玳瑁筵不許裴郎同夜飲新妝月底為誰妍

和唐尉隆上元三首 壬戌

湖城和氣作春臺玉漏沉沉鐵鎖開明月誰知千里共華燈同照萬人來市橋未滌手容抑江路猶殘的皪梅欲與先生撩醉賞未須歸去隱蒿萊

明月升天鏡上臺燈如蓮照萬枝恨無杜部歌仍舞空
有此人性更疏秀如王子登門竹味勝曹公止渴梅已
向歌謳揚和氣預知豐歲變污萊
幾年蹤跡遠中臺夢想猶甘寅牢開懶洲牙旗穿市去
縱有玉李隨天來從教獨照青[illegible]姓莫使輕吹玉角梅
也有江風浮彩獻生令形勢卷東萊
題□海高夫人行實
當年初取析分正之中原板蕩時手挾雛孤歷闕險

身邊朋彭到天以五湖縛定霜侵鬢有歲何曾笑展眉
為教兒孫須努力墓前他日要豐碑
挽劉文蔚
五年瀛下寄閑身耐久交朋喜有君免日生談唯在道
有時遊戲亦論文高風每欲追鵬運雅志那能混鶩羣
文蔚辭昭史之貢故云 留得浩然英氣在便將生死付朝曛
先天妙義詠不多聖處工夫幾切磋一點英靈長不昧
平生學力定難磨恭春風景堪闌翳塵世紛華付擲梭
聞道南行緣底事要從濂洛溯餘波 人有以文蔚告於東行者
九日登瀛臺思親 此詩係為鶉從河間公作又入宋詩紀事今補錄
北地無山喜有臺南瞻北眺正宜哉衰翁無事日傾倒
佳客何人時一來孤鶴飛鳴知我在征鴻嘹唳為誰哀
老來萬事如歸宿不為憂愁強抑抑
西州俗每當立春前後以巢菜作餅互相招
邀名曰東坡餅頃在燕嘗有詩云西州最重
春山節冬後春前無別羞今度燕山試收拾

此間少欠一元修元修即巢菜之別號蓋說
本也東坡故人巢元修嘗致其種於黃州
下因待得元修南方有之燕中無此種念來
河間再見立春感舊用前韻
月風吹我過瀛洲登覽生塵轉可羞聊向春前尋故事
定知食餅記前修 河間士友甚知慕東坡以為元遺山一派之所從來也
我家何嘗東坡餅不為人間肉食羞聞道西山薇蕨長
摘來我可筆元修

淒涼如在黃岡下苔淡從教鄰壁叢凝向九隅閑耕稼
鋤又閑壞不堪修

春分暮雪作不已簡子新

一任西園雪作堆陽和已自徧根荄春光只在花梢裏
更倩君詩為一催

社後春光正可人眼中物物露精神雪花底事猶飛舞
要與梨花分半春

乍暖輕寒正淒晚寒猶解作同雲欲教門外雪三尺
認取近題春十八

庭前草色淡未露塢外桃花肯破顏七十日春閑過了
平分春尚猶慳（春設暮木未有萌芽自縣以北大率皆然不知中原之地何如耳）

和平心事春三月淡泊生涯水一溪不老矣只餘歸夢在
世間萬事付心灰

以月蝕和人鳴鉦救月不約而齊中原習俗
猶有存者感而有作

風掃沈陰萬象開斷雲扶月出陽臺萬人拭目看天眼
暴蝕何曾蝕得來

大化周流不暫停從來息處見其生冰輪萬古長如此
本體何曾不暢明

中秋日菊盛開

待蕾黃花當徑開朦朧佳月出雲來中秋見菊從前少
分付瀛公詩句催（秋前一日器之有詩催而有聞）

天宇高寒欲雪零城頭月色正亭亭諸公定有驚人句
施與波神下蹇聽（是夜龐地龍祠之前詩未成鐘動急歸）

年年菊花晚秋清今歲東籬放早英且共黃花如有約
花間半夜月偏明

九日即事富中見菊

瀛海茫茫又晚秋瀛山漠漠幾新愁人間底事登高處
上元龍百尺樓

怪得西風晚秋涼客中又過一重陽今年喜見東籬秀
要與黃花共晚香

九月黃花正是時誰催青女試瓊琦冰天雪夜無人問

玉質金相我自如

晚步

閉門自安息心欲出戶方知天地寬晚步中庭人不識
道余癡想白雲端

市橋月色

公亦蘇川月色明映烟紅影正橫陳市橋待月喧闐䟦
堪笑溪橋玩月人

玩易偶成

道如大路人能見從太精倫識者稀四望皓然都潔淨
潔由還要辨精微

紀夢

何年滄海變桑田絳闕瓊宮尚儼然夢得遊仙人在地
汝應猶有地行仙
天風吹我上瑤京謁帝通明祠衛森班退歸來清夢覺
紅雲猶自滿衣襟
秋來夜氣更清明月朗窗虛涼不成似躡雲間仙仗過
分明聽得步虛聲

避居得甘井詩

海鹹河淡徧嘗徧茶苦薺甘我自知世味曾教千百變
先生舌本只知飴
真水由來自有源非河非海性其天每看覓飴標三字
呼作城西君子泉

題余氏敦聚堂

千載河間有典刑詩書習氣至今存世家喬木知誰在
五世同居大義門

辛勤創隆百年業開留情一卷書要向儒科著聲聞

講學下工夫

和平遇物斯為美剛但存心即是仁未怪德行太淳質
由來忍字本諸經
閒居出宰山水縣家教所推民俗淳田里定知耕遜畔
市廛安得訟分人
枝葉皆從一本生源源本本是天倫易經著義交相愛

相思何如相愛親
人言爾祖玉蘊石傳到兒孫萬出青眼底桐枝多秀色
早令授業徑專經
一肸字卜年除得一信字五年乃成我贈君家一敎字
須知受用在平生

題丹山虎居士圖

團欒共生說無生說只世兒女聽誰道老禪來入社
進門笑語鬧蓬蓬

岩前花發四時春水下風光日日新大化周流常不息
誰能伴汝說無生

隱者吟 并序

騎而行者詩翁也艇而遊者漁翁也詩與漁
皆隱者之事詩之樂不減於漁漁之樂有似
於詩觀此圖者求兩翁自得處是所謂畫外
之畫

詩翁到處尋詩料得似漁翁樂□□雨上波心兩遊戲
箇中真賞屬誰家
微吟緩策過橋來天際輕陰日未斜指點前村竹深處
更尋釣叟問生涯
詩人偏愛漁人樂漁樂詩情一樣奇欸乃數聲烟雨外
非宮非徵自成詩
卅年何年生於石天教隱者作漁磯曲言昔日磻溪事
恐被山靈發笑咍

贈隱者忘機 并引

動靜互□此一機也時行物生此一機也機
者乃大化流行之妙處雖欲忘之不可得而
忘之老莊列子之忘機只是小小勾當

寂然不動機已化感而遂通動機乃神一陽非從田水底
生意流行萬象春
萬古流行此一機何容絲髮涉人為不須苦用忘忘意
忘取存存不息時

趙省齋出示所和天童師偈句亦次其韻

異教何知乎與傾彼傾却是我之乎鈍渠親識瞿曇面
未必遂逢太白星僊傳天童師說法太白星為之下余謂道體明白正大若星辰之麗天但異教之人未必真有所見只妄尊耳
虛空樓閣易敲傾實地工夫似掌平四聖傳來是易
簡中自有定盤星周易伏羲易也以文王周公為之辭故謂之周易連山神農之別號歸藏黃帝之別號以夏殷之故可見其易歸藏與黃帝後儒始去之書於一家學者周易萬代通行之書繫辭發出無窮無盡底道理讀者於辭後眾說之是非得失深淺可以坐判
與追當年蓋已傾可來議論更和平何時肆設皐比座

許示吾徒衡上星有為作者

詠紅梨花

算一林中慣經霜入月夜富情中將紅粉泥顏色
却與天桃鬪莫春
人有畫花中四倫者偶記毗陵舊詩即題其上
萬紅深處一花王猶帶姚家宮樣黃物物有君還有佐
殿春須屬卻公棠牡丹海棠為君臣前輩有君臣慶會詩
扶疎桂樹月中生誰遣人間伴大椿徒欲芳時椿正老
等閑相伴八千春大椿桂為父子用竇氏事
佩玉垂紳廊廟人幽花小草豈其倫須知四海皆兄弟
淡泊論交處處親梅花山礬水仙為兄弟見山谷詩
天桃艶杏得春饒澗草林花品亦殽誰似三君[illegible]
萬山深處自論交松竹梅為三友

寄江門故人其人然此詩係為隱文天地間無載入宋詩紀事以補

曾向錢塘住闤闠鄉不知今夕夢到蜀到錢唐

詩餘

水調歌頭題逆旅之壁

瀛臺居士界覩面是京城老龍蹲踞不動潭影淨無塵此地最高勝天付仙翁為主邦有伯閒人暫掛西堂錫仍用且過賓 六年裏五還舍得比鄰僞館豆籩於粲經誦有遺音甚喜黃冠為侶更得青衿來伴應不數飄零夜宿東華榻朝餐洋水芹

念奴嬌中秋記夢

神仙何處人盡道我州三神之一為問何年飛到此 拔

地倚天無跡縹緲瓊宮漠茫木戶不與塵寰隔翩然鶴下時傳雲外消息　露冷風清夜閑夢高人過我歡如疇昔道骨仙風誰得似談笑雲生几席共踏銀蚪追隨絳節恍預羣仙集雲韶九奏不類人間金石

又送陳正言

匆匆數騎閩征塵正是江頭風烈耿耿孤忠磨不盡唯有老天知得短棹浮江輕艎渡漢回首觚稜泣緘書欲鸞傳天外清蹕　路入指示荒臺昔漢家使者曾留行跡我節君袍雪樣明俯仰都無愧色送子先歸慈顏未老三徑有餘樂逢人問我為說肝腸如昨

騷體

題梅竹圖是邦無梅竹因見王守邦此圖感而賦

余家子岷之下兮有梅蕭蕭有竹森森今消乎瀛之野兮秋草萋萋黃沙冥冥有懷彼美兮在天一根夢不可即兮聊因其似而記其真其真兮似兮豈墨君筆史之可尋皓兮蒼兮吾獨想其歲寒之心

和歸去來辭并序

東坡穎濱元誠了翁在遷謫時皆嘗和淵明此辭又之皆得生還故郡余羈留北方十有一年矣客有特諸老和辭見示者讀之感慨不能已因亦和成一篇以見其引領南望之意丙戌冬錄寄祖仁弟

歸去來兮天涯萬里將安歸落日孫雲在何許百感會而多悲念開元之盛際事已遠而莫追哀天寶之末造汁日降而日非瑲枝摧而葉彫裳倒植而成衣攤門媚媚而踵嘶國脈浸浸而迷微智者見幾而勇逝愚者苟守而歡奔謹者遁財而括囊肩者含汙而舊門既大廈之千礎蔔一木之僅存爾燒爾污我全我尊隨九役而呈恤視千古而有類旅既楚而胡號節甚苦而難安辯義利之兩界嚴利欲之一關歸聖涯之浩瀚陳眾說而遐觀慨時運之已往冀道脈之猶還處幽谷之昧昧希正途之桓桓歸去來兮余胡為乎遑遑方羈縶之未釋

豈安閒之可求因踵雪以自歷視草斵而何憂惟余畀志當世謂八荒之可疇謂津可津謂川可方冀剗極之猶與期溟奔之必疇咤斷梗之中然脩長隄之潰流賢愚汩而同盡萬事畀于一休已矣乎鍾儀拘而蒙釋解揚蹤而得全子鄉田而終歸忠莫浩乎弗留水鳥折猶拊障而東之烏暮投林豈無期余縱不能效靖節躬東皐之耔猶欲陪子由覆役而對床之詩天運周星而必復明年其歸尚奚疑

百正集三卷

（宋）連文鳳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百正集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連文鳳撰。文鳳字百正，號應山，三山人。仕履未詳。集中春秋雜興詩有仕籍姓名除句，則德祐以前亦嘗從宦。又庚子立春詩有又逢庚子歲，老景對韶華句。庚子爲大德四年，則成宗之時猶在。入元已二十四年矣。至元丙戌，浦江吳渭邀謝翱、方鳳等舉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徵詩四方，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入選者二百八十卷，刊版者六十卷，以羅公福爲第一名。據題下所註，公福卽文鳳之寓名也。王士禎池北偶談則謂月泉吟社詩清新尖刻，別自一家，而謝翱等品題未允。因重爲移置，改文鳳爲第二十一名。然元初東南詩社，作者如林，推文鳳爲第一，物無異詞，當必有說。似未可以一字一句遽易前人之甲乙。今觀所作，大抵清切流麗，自抒性靈，無宋末江湖諸人纖瑣麤獷之習，雖上不及尤、楊、范、陸，下不及范、揭、虞、楊，而位置於諸人之間，亦未遽爲白茅之藉，則當時首屈一指，亦有由矣。文淵閣書目載連百正丙子藁一部，一册，久無傳本。永樂大典所載，但題曰連百正集，當卽其本。今裒輯排比，編爲三卷，又賦三首，序二首，記二首，說一首，傳一首，亦散見永樂大典中。文格雅潔，亦不失前民矩矱。其冰壺先生傳一首，雖以文爲戲，然毛穎、羅文諸傳，載之韓、蘇集中，古有是例。今並附綴卷末，以存其梗概焉。

百正集卷上
五言古詩　　宋　連文鳳
秋懷
草木一何情榮悴皆有時颯颯涼風至一夕失華滋壯
士撫節嘆慨慨令心悲流光日以邁西風生別離渺渺
愁予懷此懷誰能知
天高正寥廓深夜群動闃秋聲
從何來析屑度蕭瑟洞庭忽彭澤悲思若悽惻泉琴試
靜聽紛紛鳴四壁有如貫少年流涕垂太息時事已遠
涼俛仰一今昔嗟余復何言抱此長戚戚
雨北多陰風日夜吹衆木草蟲動機杼札札鳴離悲百
憂滿腸訣樂復何時今日忽已逝來日未可知且欲
以狂藥酩酊從所之
漫漫秋夜長夜長不能寐抱衾出中庭月影落在地一
彈復再彈髣髴雁趣亦全誰家箏笛聲紛紛亂人思音響
何急促忽忽無古意嗟哉鍾儀心手之獨惧亭
茫茫秋水波灼灼芙蓉姿采之不盈匊及此行樂時陽
烏太南翔元鳥將西歸羇旅獨牽營泯默生窮愁之人
不可以長歌以自怡
季鷹真達士棄官歸來吳祿無盈寸榮蓋有升斗儲蟹
樞吳溪上所樂只在魚懷組夸鄉里佩印驕妻孥朝從
高鳥翔莫隨舜華枯富貴豈不好不能少須臾翔風吹
塵沙出門竟何從抱影聊獨倚新榮非良圖
陸陸陵上杯雞陵上草熱兒與牧豎躑躅陵上道豌
骨出榛莽石土不愛寶哀蟬吊寂寞寒螢照枯槁白雲
散同漢雨風不敢掃蓋棺千年後既注不能保人土血
肉盡百年終醜老安得紫微書還我一大象
蝙蝠語家女軋軋弄機杼買絲綵未成催租立當戶下
機愁向人顛顛不敢語泣涕走深山深山更風雨
秋雨歎
秋雨何紛紛百草凍欲爛朣朧下

見日照曉猶未旦烟雲雜頹洞穿殘雨漫悲阡陌何由
分涇渭不復判悲瞬老木摧響急猛歘歘平陸魚鼈飛
行客鳥鼠竄田禾慈芳與斗米余禍換書生破茅屋漏
轉長夜半此時蒼生憂誰知幾百萬

送張仲賓游姑蘇

君今吳下居復作吳下游愛此山水佳枝䝼不得休卓
哉太史公涉獵徵眞搜往蹟誰能追而有蘇子由寥寥
百載後渺少旨予悲江南地豈卑士習日益偸此行歟
百里不遇二兩州歐韓不復作去去將冥求倘君有所
得歸以發我幽

智果寺拜東坡參寥遺像次韻

吾愛參寥子遺稿寄眞跡像貌儼如生鈎畫宛若昔淸
此一代文令人百慮釋又愛東坡老仙才逈飄逸吟哦
月露章飛奔風雨筆古寺遺淸風殘碑臥白日我來拜
祠下怡然若私覿和之詩與禪詩禪換顧寂相對兩忘
言終朝不獲一排佪走風廊扇客豈皆不於心適有契
所得不忘失禪空詩亦空觀空莫觀色寥寥百載下無
此二賢客買酒爲招魂欲招不可得

送人入北塞仕

南方有奇士湖海散纖纖功名志氣豁
不憚遠跋涉春風一片紙邑邑無所挾持此欲取價易
于給秋樂何以贈君言勉哉耘其業

慈烏

步出東南林啞啞聞哀音哀音不堪聞而有反哺心于
母誰無情肖倚柳何深昔人稱爾孝烏中之曾參人於
物最靈奈何不如禽

稻花

紛紛兒女花爲人作顏色眼飽聊自慰飢來不堪食此
花不入譜豈是凡花匹太陽麗天中正氣從午得月
豊穰瑞既被風雨厄始華卿而甘未粲光已
野闆舒嘯意自適田者告我言樂歲茲可必
死百年漫勞役

鴝鵒

時兮呼婦來時兮驅婦去呼來知天晴驅去知天雨一去或一來非爲新與故白雲變蒼狗人事何錯迕不念糟糠時竊如路傍土

吠犬

爪牙淬霜戟眼睛耀銅鈴輕擐更健捷群獸此最靈吠堯非無知惟不類其形一片愛主心聊作警世銘哀哉乞憐者搖尾偷餘齡

寄蜂

群居崖谷間不食人間食春風百花揚來往無虛日採花釀爲糧倉廩自充實欲羅劃裂殃操戈窃入室何異誤國人腹飽而口蜜

七言古詩

寄廬陵劉國博會孟先輩

吁嗟天地何奇中魑魅日夜噓寒風萬物元氣銷鑠盡丈夫千古無時窮先生驅文挽風雨筆勢不停心自語猶池水暖片正香物換星移時不留昔齊東門已無人况今門外車馬塵飛塵着天黑如漆靈光一點爭瞬絢新進少年競浮靡旌旄春妍學桃李貞元朝士已無多不識伯符堪愧死江空歲晚雪滿天殘塘風景經幾年片言隻字落人世至今識者猶能傳愧乏新詩送盤谷恨別情多歌不足語言燋悴更可憐故都寫作斷腸曲潸然老淚悲天津銅駝巷陌荊棘深吳雲江樹黯無色千里共此凄涼心昌黎博士頭已白猶濩當年門下客俱是乾坤無用人一見新詩重相憶嗟嗟齊前綱雨凄横江老鶴今來歸我欲附之翎翅短此情寄與東風飛

董源山水圖爲北客賦

江南本是山水國峽影我雲掃空碧世人愛畫不愛真一幅生綃慘素壁董生好手畢宏上意在筆先方落筆雲關岫幌疎層青月浦煙汀渦徜白縱橫瑣細分毫釐變化幽冥絕痕迹滄江碣石忽破

碎片紙散漫留不得當年載入米家舡夜夜虹光八千
尺新評信口誇真錢價今萬錢直流傳知落幾人
手神物護持入君室世間尤物能移人莫指江南望江
北

重遊天竺

何年飛去竺國峯下降滄海蟠蛟龍蜒
奇詭怪獻萬狀風播蕩吹不融千年老藤無根樹長
疑上有仙人住山空月白玄猿啼咫尺蓬萊隔塵霧瑶
草春深不復斫荊棘花開顏色鮮誰驅置風煽拟火神驚
鬼哭愁山川又疑黑衣故牢相香火未冷今生緣欲挾
須彌還北海未必神通能廣大康回馮怒相傾推神氣
未完支節解穿崖鑿谷何時窮混沌死矣靈不靈

題濕洞

棲霞嶺頭起烟霧棲霞洞前撤風雨洞門深
鎖碧泉寒控塞玉壺冰雪貯未家俗客漱齒牙且乞詩
人滌肝腸何當買屋此山居山中六月不知暑

招隱吟

碧澗清泉白石寒神仙一往不可攀蓬瀛縹緲非衆天
風高兮翔青鸞欲往從之春花秋葉殘歸去來兮畏途
而惡灘歸去來兮綠水與青山衣簑笠箬煙幌雲關揖
許由拉巢父相與倘徉兮廣莫之間黃塵不乘兮白日
開芝苓森森兮風露浸浸

贈畫者 并序

一日有一生携詩過余長揖而前曰
某姓某名某某所人也世不治他技以畫為生君覩雇
而神清形寒枯而色不衰殆類夫隱者也請留之雖然
願得名士一語自壯足矣余哂曰噫余天地間無用人也
身棄矣乎將以畫贊之奚為哉且而畫工安所事吾詩不
工雖得吾詩奚益生之詩益堅於是進而語之曰余非
能詩者子欲名子之畫當求之世之賢士大夫庶幾貴
子之藝而成子之名生唯唯余故序其所以詩之意云
麒麟閣上十一人斯人端世真麒麟

雲臺功臣二十八中興事業爭嶸峋我在生前我死後
籍籍聲名自不朽不知當時畫者誰似此畫者當好手
古今何代無人材翁霍變化俱塵埃豈是畫師好手不
復遇豈是世無麒麟閣與雲臺虎頭燕頷今已矣婢膝奴
顏當愧死江湖人物何必然子當為我走訪山林隱君
子

伍相公廟丁亥被燬

蘆中人蘆中人漁父相逢瀨水津一言慷慨解寶劍江
空月白波瀰瀰吹髮佯狂乞吳市狀貌不類流離民傳
浪鐵椎袖入手留餘切切志在秦跨淮涉泗掃荊閩死
龍鞭笞無完髑日暮途窮快逆施憤怨激烈忘君臣堂
堂廟食幾千禩一夕化作風中塵吳山落照秋風老草
不蘇黲無餘春天道茫茫忽今古世事渺渺如雲輪蘆
中人蘆中人生為相公死為神何時拔刀斫鱠痛飲松
江醇

五言律

庚子立春

又逢庚子歲老景對韶華屠蘇朝朝鶴燈閑夜夜花凄
迷連月雨冷落幾人家幸有新春酒瓶中不用賒

東坡竹

眉山墓木墨跡此淋漓風葉活欲動霜根元不移老
仙初畫處元祐太平時直節有如此何緣入黨碑

寄林處士景初

詩書歲月久到老未忘情一自文風變長憂雅道輕時
人空見忌聖主舊知名更有孫高節氷霜無此清

二月晦日懷林處士

相思忽成夢久不到茶窩飛去羽毛短別來風雨多杏
花一夜發春事二分過百尺龍潭上知君意若何

種菖蒲

此種即昌陽枝枝九節長辟雖不敵碧窓戶自生香病
眼看能醒閑心覺漸涼余非學仙者莫問引年方

夏日池亭小憩

眼前無俗物萬竹與千荷來此生清晝看風生白波閑
心諸事省靜耳一蟬多詩酒足消遣其如長日何

葛嶺廢第

此是秋壑第斯人去不還繁華一夢裏風雨十年間紅
葉自成徑綠苔空掩關國亡家亦破愁殺夕陽山

題在家僧自在窩

此即家山處春風住幾年晝看紅日坐時抱白雲眠竿
榻清閑地一龕安樂禪叢林有規矩何似且隨緣

晩起

鐘聲廢早眠何怪過晴川半夜凉風起一泓秋影懸僧
辨閑鴈句僕請買魚錢每被人相問誰家書畫船

簡李元暉

移棹方辭雲携琴又到杭溪山隨影轉日月共笛忙何
處依劉表無人識子長世情已如此客路獨堪傷

壽林處士

人物推先輩江湖姓字香今年方八十此老不尋常道
義褋期重詩書氣味長顧余蒲柳質那得似彭祁

中秋翫月

此夜月如晝有人同倚樓山河萬古色天地一輪秋盡
賞興不足醉看身欲浮因思舊年處風雨未能休

暮秋雜興

門巷多車馬空齋掩半扉天時秋後變人事日來非歲
月銷英氣風霜欺客衣誰知先景短冉冉去如飛
今老大空憶舊歡娛翻覆看時事艱危涉世途客身湘
浦鴈歸夢趂鄉鱸安得神仙術行藏寄一壺
栖栖猶未定去去復何求縱有劉伶酒難消杜甫愁
雲天易晩紅葉樹多秋最怨不堪聽笛聲何處樓
西風離別淚點點落清笳曲變猶狂鳥琴亡自蜀巴餘
生空歲月倦迹久塵沙顧影知何似蒼蒼白露葭
且說西湖事休言東海枯悲風荒野大落照廢城孤有
句填詩債無錢覓酒壚不堪重舉目景物入秋殊
似隱還非隱未能忘世情山河亡國恨風雨客窗聲窮

有天堪問肯無地可將桃源宜何處曰斷故秦城老計喫空踈清風一草廬閉門心跡在仕籍姓名除曲唱貞元後吟歸丙子初不言封禪事誰識病相如

釣絲風

短髮吟颸颸倚舩初下釣閒來片水外輕弄一痕秋淺拂蘋花落低隨柳影浮煙波清夢遠吹不到王侯

晚步

不知風露寒深坐翠微間對酒秋花盡看雲暝鶴還鍾聲黃葉寺燕唱夕陽山安得吟身健長隨白日閒

菊

不用務春檻西風滿客車行行無長物繫繫只黃花晚色裝秋畫寒香引露斜葉來尊處有酒不須賒

題友人湘行藁

詩文久不作此游清興長看山到湘水隨鴈過衡陽醉裏閑何在吟餘草木香九歌流落處想為一沾裳

悼鶴為楊秀禮賦

忽隨塵土化不復此翩躚遺跡今猶在主人時自憐晚風琴操外殘月石林邊幾夜夢中見夢中疑是仙

廢塚

零落誰家塚烏鳶出土飛黃金知有屬白骨竟無歸野鳥啼陰樹行人弔夕暉蓋棺猶未定何況此生微

中秋偶病

中秋不見月扶病倚闌干故國愁心遠西風瘦骨寒樂無今夕醉客有別時看且作南飛鵲一枝聊自安

病後

一病忽半載囊無挑藥資生逢千劫後死或十年遲老色從侵面閒愁併上眉唯餘清思在瘦盡尚能詩

八月病中

此病從何得蹉跎過六年家貧無長物藥債似隨肩衰颯形如鬼清臞骨不仙死生俱一夢吾自樂吾天

送吳言可之鄭

四明多勝迹不憚此行難客棹霜天晚征衫道路寒湖

臺通夕見海日帶湖看莫逵衆㨿去風濤卒未安

冬日晨興

閑棲看雪生年揭著吟僧頗甚不知冷喫來還欲冰空
庭眠病鶴凍壁立僵蝇鄰巷有貧者晚炊以猶未能

題陸介夫隱居圖

竹籬茅舍處此是陸家村惟有鷗看屋更無人到門古
琴長拄壁春酒自盈樽似隱還非隱幽居亦寓言

送林子開歸明州

未酬行道志抱道復東歸老以江湖樂寒深雨雪衣客
程煙樹晚鄉夢海魚肥所恨交情淺臨岐別語稀

對月懷故人

相思不成寐風露夜漫漫明月此時好
故人何處看客愁盃酒盡秋影一燈殘空美樓前鴈欲
飛無羽翰

默默詩

默默守吾玄此心誰共言青天開有眼白日走無根歲
月貂裘敝生涯鐵硯存古人如可作買酒爲招魂

山居

無名亦無利非隱亦非傲逐獸機心息聞禽野性便俗
淳循近古人老不知年此是山居樂山中別一天

三省齋爲洪中行賦

機巧日相尋誰能自警深惟君學夫子此意即曾參鐘
破平生夢燈明半夜心還知讀書處松桂已成林

自在庵爲倪遜翁賦

翁也家何在悠然天地間往來明月艇坐臥白雲關晚
歲有餘樂誰人似此閒只爲清景愷吟得鬢毛斑

送周伯賜之餘姚

佳友難爲別何時重盍簪客衣黃葉滿書屋白雲深落
月生離夢寒蛩助越吟抱琴從此去虞氏有遺音

破衣和尚

平生只布衲渾似晚秋蓮當日住何寺隨身著幾年幅
將黃葉補閑共白雲眠結屋吳山下修行了宿緣

聞復先上人下世

滿眼貯歸文僧中少似君行高臨死見名重在生聞霜叟北峰樹猿啼下竺雲未知埋骨處消得片香焚

五言排律

題林退士玉芝西磵小隱

小山吾杖屨壁水數刹椽結屋依泉石彈冠謝俗塵傷心天寶事散髮義熙民芝嶺甘幽曠桃源袞隱淪田園詠老計花竹結芳鄰孔孟唯憂道夷齊不患貧鼻官勞遠夢有地着閒身來往唐冠帶留題漢縉紳知君揚尚在吾亦守吾真

百正集卷中

宋 連文鳳 撰

七言律

湖上行春

踏破六橋楊柳煙鄉心遲遲怯啼鵑好花歲歲仍相似白髮星星不再玄囊裏有金堪一醉歌中無藥可千年遊人不管興亡事但把笙歌鬧彩船

送沈伯儁回霅

江空歲晚朔風寒詩卷相隨晚出關不為吾椰勞杖屨偶因問菊到家山溪橋買酒經過契鄰舍分茶笑語間若見碧瀾趙公子為言衰鬢與愁顏

乙卯中秋雨

商飈一夢已淒涼好景難逢重感傷天上此時如白晝人間何處有清光山河倩影雲俱黑燈火新愁夜正長畢竟老蟾終古在西風客鬢易蒼蒼

寄常州簿鄒宗仁

稽山禹穴辭為狝見神龍遺蛻散亂椽蘖李
子仁人一夕悉取而歸之有人心者能無愧
予聞此為之悲泣因寄以詩

玉、、迷萊　連寫不另

問淺深仙裾不受海塵侵千年愛護神龍骨萬里淒涼
老鶴心夜月照愁低草色秋風吹泪淚哭松陰錢塘流水
情何限誰采蘋花學越吟

寄仲寶上人

一笑簫韶曲未終清風[illegible]揚欲何從不隨粳案漂流水
且作閒雲過別峯昭慶寺前鶯遶樹餘杭山下鶴歸松
人來今雨聞消息見說維摩帶病容

送劉悅心教授任瀏陽

一和燕烟待校書携書且此作師儒扶持學法防時獘
敎養人材應世需蘭芷汀洲身外楚蓀蒓鄉國夢中吳
片帆好趁秋風便吟過洞庭青草湖

壽陳右司

白髮蒼顏半醉醒衣冠洛社舊耆英誰能似此存高節
天欲留公相太平閒裏看山心共遠老來讀易眼增明
年年四月初三夜簾外一痕新月生

冬日早行　連寫不空

客裏間關去路賒輕衫短帽朔風斜青霜委地疑
行雷紅葉成林當看花渡口馬嘶驚睡犬田頭鹿過散
飢鴉閙門無事日高起誰似山中隱士家

感暮

貴心未足事多違啼鳥紛紛怨夕暉客夢一番
芳草歇人生幾度落花飛病難為別鄉情遠老不禁愁
酒力微猶記當年歌舞地醉還束燭夜深歸

六和塔訪陳右司

空，木落欲何歸渺渺黃塵污客衣自嘆馮唐今已老
世無劉表孰堪依擁中册舟火工夫淺籬。下。文。章。氣。餘。微。
李識貞元舊朝士錢塘江上語殘暉

有感

年來頗作少年狂一枕功名屬夢鄉舉世相誇唐字學
幾人曾識漢文章自憐晚歲桑榆景故入春風桃李場
到此相逢莫相笑誰知臧穀兩亡羊

題隱者園

三徑歸來但閉門門前車馬自紛紛年生活計尋清事
片片閑心寄白雲暇日池臺行樂春風禽鳥静中聞
客樓相對西隣住好景天教何我分

湖飲得天字 丁丑集 卷中

老來更上百花船頗有湖光慰眼前兵後山川仍悲土
壺中日月不行天閑身適意隨鷗鷺樂事何心問管絃
盡醉無愁歸路晚客樓只在廢城邊

試筆

誰説毛州刺史來閑蹤終日共徘徊龍窺石澗新臨硯
鶴舞松烟乍試煤茅舍寒深題未過玉堂月冷夢空回
咲余得尔渾無用惆悵臨風寫八家

趙司門成之新居

何必山巔共水涯閑心幽處此相宜正無車馬紅塵少
也有琴書白日遲晴檻倚風初捲簾夜燈聽雨正蛙時
客來試問功名事已付功名與酒巵

送友人歸越 山交趾地于越爲十載越之故人來訪與之相從國俗白者累日歸未復別去爲之愴然

妻子相携失所居山川遞更崎嶇征鴻去去秋風急
鷓鴣棲棲夜月孤頗有綈袍憐范叔免教岐路泣楊朱
歸來每憶溪船上買得鮮魚酒旋沽

秋懷酬仇仁近見寄 丁丑集 卷中

西風一夕送殘蟬老景情懷更惘然蘆荻病中秋瑟瑟
家山夢裏路綿綿空城衆滴寒莎雨故國淒迷斷礎烟
待得鶴歸華表上可堪人世又千年

寄上虞周伯起縣尉

憶昔論文向酒邊忽來二十二三年別離老淚深春水
今古閑愁積暮烟吟作南音懷越土望窮東浦隔秦天
夢魂不識曹娥渡一紙相思寄客船

頑獨

頑獨齋前翠色交翛然一榻掩衡茅禪心久作高僧悟
方術寧從道士敎晚日短墻花弄影晚風斜檻鶴歸巢
老因自喜詩尤健幾度窮吟憶孟郊

寄桐廬李華甫

客裡光陰嘆白駒青山何處故人踈花開花落難逢笑
潮去潮來莫寄書北海酒深時自醉西湖水淺晚堪漁
新詩忽見因相憶何日携琴話起居

謝人惠梅花

惟有梅花不厭貧花前笑語伴閒身老枝猶帶深山雪
生意能回破屋春影待月來明戶牖香隨風敓慍比鄰
寄余何限江南意幾度相看憶故人

自笑

自知儒冠不稱時幾面堪笑復堪悲閒門事少知貧好
逆境愁多恨死遲麒麟閣麒麟無夢想故山猿鶴有心期
紛紛塵俗都如許吟得詩成欲寄誰

紈扇

露冷飄零半幅紈傷心不見女來歡殘春院桃花媛
愁扶秋庭木葉寒滿地飛塵何處避舊時明月向誰看
應思曾在君懷裏一點恩情欲忘難

呈趙侍郎

綵紗蓮[illegible]隔俗塵塵中日月易因循白駒皎皎猶空谷
秋水娟娟自美人何限溪山分曉夢無情天地著閒身
抱琴來問吟邊信見說池塘草正春

籠中鳥

未是扶搖得意時籠中日月且相依一身天地宜閒適
四面風塵莫遠飛老樹無枝空悵望春山何處不知歸
憑君愛取新毛羽休向花前怨落暉

送張集父分教越之上虞

比去橫經涉遠途三江烟雨晚潮初續孫豈是貪求祿
鄭老從來愛讀書駐馬晚吟曹廟檜倚船時看舜鄉魚
顧余扶冊曾游此故舊相逢爲起居

挽周明府公謹

彭澤歸來厭宦情弁陽山下買山畊東風秋月供吟嘯
月夕風朝寄死生銘墓古人堪學舉著書心事更分明
但能似此存清節野史須還記姓名

丙戌送李元暉歸

斂影悠悠出故都酒邊臨別重踟躕吳江霜早愁開屬
楚澤天寬老釣魚採草春風香未歇美人秋水意何如
西湖莫忘閒鷗鷺強健不妨頻寄書

送陳仲甫挾書遊甫里 百正集卷中

西風客影鬢毛蒼此去携琴又一方欲
向書中消日月何妨籬下寄文章于今蜀道無平地到
處年州印故鄉茶竈筆牀猶在否煩君移棹問滄浪

贊養深入道

霞衣飛舞越山青回咲時人醉未醒春枕卧看棋樹月
夜香學拜石壇星沉成井竈燒仙藥移道明窗讀道經
可惜蓬萊歸不早海風正急海波腥

送王道士入燕

何處春山采藥還此行萬里道途艱西風塵起衣裳黃
北斗星低劍氣寒學跨青牛朝玉闕語留白鶴守金丹
洞門無鎖須歸早莫待桃花落石壇

送友人建康入道

郁郁文章不得時直堪寂寞寄人籬早知亂後為儒誤
始悔年來入道遲春晚茅山猶有术秋深商嶺已無芝
何當來此清風去共看山家未了棋

釣臺 百正集卷中

諸將驅馳尺寸功先生來此坐清風漢家天地閒身外
晨稍烟波落照中片石巍巍年歲晚一絲裊裊利名空
笑今只是垂綸客欲借臺前發短篷

雪

幾片飄從客鬢來先搔老眼白皚皚不因枯樹令朝見
只道寒梅昨夜開是處園林迎臘到一時天地喚春回
憑誰寄語問滕六乞與人間此種栽

春日田園雜興 案此詩永樂大典闕載今從月泉吟社詩補入

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遥一聲好雨秋初檥錢道寒泉藥旋澆放積曉登雲外盤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説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招 宋月泉吟社原評云象陳作中求其粹然無疵纇璧瑩而不容遣□人 □不瑕遠惱者此爲冠

七言絶

己丑元宵

不因燈火有元宵强把時光慰寂寥十四年來無此興三更踏月過河橋

王昭君 百五家集中

使者相隨出漢宮辭君上馬去匆匆只因自恃好顔色不把金錢買畫工

書齋夜坐

讀罷殘書聽雁聲西風一榻一青燈老來清思清如許自笑前生莫是僧

中秋夜坐

寂寞無如此夜坐西窗剪燭讀離騷可憐塵世多風雨天柱峰頭月正高

贈賣花湖妓

客來不惜買花錢容醉青樓月在天欲盡樽前歌舞意湖頭已有早開船

虞美人

帳中對飲復高歌歌罷歌殘淚雨多自是天將亡楚國不因紅粉失山河

月下獨坐 百五家集中

生久不聞人語喧風枝吹動宿禽翻幾家負却三更月未到鐘聲已閉門

送韓仲文歸京口二首

有客京口號竹坡蒼然碧玉横清波凄凉驍陌走風雨游歷飛撲征衫多

一點吳山看未了鄉夢悠悠大江表夕陽何處認歸颿野樹蒼煙隔飛鳥

送高繼伯分教湖之德清

此時不忍抱遺書欲把文章扇冷灰見說讀書堂尚在
辦香寄與謁東茉

小雪次北窓韻

豐年佳瑞此先知莫恨無多莫恨遲若使紛紛猶未已
梅花凍殺又多時

賦椰子吸月杯

殺如慈鶴護玉房誰人剖玉汪天漿有時吞却杯中兎
帶得長生藥氣香

賞壺天人一理堂

高高下下兩無盡在壺天一色中俯仰不堪供一笑
何嘗相與問洪濛

賦黑兎

昔日嫦宮擣藥時桂花樹下影依依一朝誤落人間去
却被緇塵染素衣

送友人歸越

把手西風晚菊天夢魂喚醒十年前未能攔袂談時事
且與持螯上酒船
吳越青山猶好在古今明月不長圓可堪老大重離別
一片愁心落照邊

端午

相傳楚俗試蘭湯一枕南薰日正長門掩綠陰無箇事
起來燒過午時香

壬午觀火地

燒盡長安市上花何時重見此繁華獨憐幾處堂前燕
失却新巢過別家

題乾洞

何人鑿破雪烟埜百丈雲烟生節角解衣盤礴坐山風
一片松花半空落

紀夢

薰風一榻卧南窓無事縈心暑亦凉半夜忽生鄉土夢
屋前屋後荔枝香

滿道累累盡赭衣含冤相語泣相隨不因今日身親見
只說先春事可疑

題臙脂圖

世上紛紛畫駢貼分明此種是龍媒雪毛尚帶臙脂濕
想是扶桑作浴回

參寥泉

習習竹風吹古井點點苔花生斷綆寒泉不浸詩人脾
謾乞山僧瀹春茗

枕易

身世相忘象外天清風一枕數千年有時默默焚香坐
閒看白雲心自玄

憶趙右之

羞見梅花照客身梅花長好客長貧江天搖落年華晚
何處青山有故人

流盃亭

流盃亭下水無聲滿地牛羊野草腥何事當時貪宴會
至今常醉未能醒

餘杭道中曉行

曉霧溟濛未了山光水影白相連餘杭不似西川路
六月中旬叫杜鵑

項籍

蓋世英雄冠古今干戈未定日相尋帳中一夕悲歌處
霸氣難勝兒女心

綠珠

忽將死別李倫家百尺樓前日色斜一片香魂隨笛散
卻疑吹落玉梅花 也疑作來州

銅雀臺

月正明時星正稀鄴城風雨忽淒淒荒臺深鎖殘春色
半夜寒鴉遶樹啼

山雲

去如斷鴈失群飛來是高僧出定歸無去無來林下客
吟魂一片共依依

題畫

嬌紅淡粉退春妝好手移來一兩枝見説此花三十種只消莫畫醉西施

[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

百正集卷下　　宋 連文鳳 撰

賦

登高賦

天氣清兮高哉雲溶溶兮四開法玉露兮既降金飈翔兮埏垓雖兹將兮辰良陟彼岡兮崔嵬尋幽壑兮連谷坐白石兮摘蒼苔攀龍山兮迅駕樹冥冥兮翳霍別伊人兮高風循同景兮婁孩積千載兮寒寒忽渺渺兮今懷桂芬芬兮掇馨魂欲招兮不來邈今古兮宇宙紛流俗兮嚖風瀟瑟兮上下涸汩汩兮氣埃念浮生兮須史復何樂兮何家來落英兮盈掬挹天漿兮如淮聊自適兮容與左持螯兮右杯啟暮景兮短促聘寫言兮遄歸舞醉影兮婆娑歌明月兮徘徊

獨居賦

覽吾生之若浮兮寄流光之過隙撫景忽以西邁倚長風而抱膝時會運之相禪冒洪濛而莫測揆予初令無為

奚終羅以憂戚晷晝短而夜長兮天寬而地窄能虛己
以游世非違觀其時當此長屢翁所以叩至順於香山
樂桑子所以弋歸休於彭澤也嗟夫蠻觸爭紛紛詐
力急進戰舟汩汩形役以靜觀動由今視昔流若胡姚
錯乎尼父遺其胡孫孫乎盈跖異是異非害喪害得孰
若委道化以樂天泯識知而順則託信宿於蘧廬假夢
寢於槐安如所可以爲無懷之民游葛天之域也因論
夫俛仰之間貫質陳迹自其以人勝天者觀之則弱
小天或得以乘其常自其以天勝人者觀之則富貴貧
賤亦各順其所適非天之不可必乎光風韶春好天良
夕持白雲以怡悅酌明月而幕席隨坎止而流行付盈
虛與消息善篠練以養和封爐熏而讀易

虛舟賦

汎彼中流其名曰舟達可以淺深可以遊伊誰爲之有
熊氏作如爲斯飛如鳴斯躍彼誕而迂其名曰虛若盈
而竭若有而無伊誰爲之太空是侶奚放奚歸奚涯奚
汜我有虛舟不桅不楫篙不可設柁不可施其材孔良
其質孔厚般輸顧之曰古昔首匪檝而高匪鐵而堅李
郭升之儼若八仙放乎巨浸汪無所著係之額岸瀍無
所泊萬斛匪重一葉匪輕東西上下不系而行飄風橫
江弗震弗擊怒浪排空弗覆弗溺昔有孟明濟河自焚
賈勇作氣敗北晉軍繼有公瑾家衝國艦天與一炬曹
師破膽則催歌貝則揮拉一喜一戚住來于懷喜者
恚得戚者恚喪孰若吾舟從吾放浪利汚吾網名枕吾
舟有鷗可狎有魚可羨暮雨朝烟草衣蒻笠日出而出
日入而入主山夜行一哭雷空山河大地在吾舟中此
時觀之非舟非我心焉如灰形焉如槁適有漁父鼓枻
而歌曰月白兮風清雲淡淡兮水泠泠子亦知夫月之
所以明風之所以生雲之所以作水之所以行乎吾將
與子汎濫乎曠閒之野廣莫之濱余歌而答之曰寬兮
閒兮天地之間兮贊其兮天地之廓兮嗚呼天地亦
不適其如是

序

送荀厚夫學正之昌國序

三代鄉舉里選之法久不行於天下吾道一脉綿綿延延至于今不幸三代之學法存焉耳不幸而不得其人雖在猶不存也嗟夫學校之設其來非一日漢晉魏隋之間始有學校官有州博士有經學士掌以五經教授錄是學正之名始立名正錄者其又何始乎安定胡先生掌太學其正錄第補諸生優以上舍內舍充及三舍興始置官如學官之例然則凡學之正錄始於是而設也雖然其可以倖得哉始也掌試于學月書而季致登積而分系校數歲之中第其最優者升之州若府州若府然後由是命焉然則得一職也亦勞矣向也謂之職今以官名之向也得之州若府今以省命之是遷不為不重矣然不以道藝不以德行不由科目而來往往技術之流與夫強有力者得以居是官可數也已成都荀厚夫無技術之可挾無強有力之可恃然觀于今

大七本危乾作乘天平危也

世之材之能如吾厚夫者亦不多其人曩任松江學錄以恭敬事上官其於朋友則謙以和其於講課也切切偲偲三載孜孜惟職無曠今也擢以昌國學正豈不過循級而進俟藉升斗之祿得以便朝夕菽水之奉厚夫之本志也奈何力有所不逮往往有所不及故不暇擇地之美惡近遠焉吁亦可歸之命也矣然吾聞之昌國多有材士之俗亦不愚學稍不嚴他學之萬一幸而不至乏絶夫凡士君子以道自任無一毫妄求苟得之心何往而不可為昔范文正公掌睢陽學時有孫秀才者來謁公贈以錢則以母老無以養為辭公曰吾今補子以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于學乎孫於是大喜今君誠能安於命安於學月取三千以歸奉其親安知他日不為孫泰山也厚夫勉乎哉是行也厚夫固不以地之遠且險為疑而惟母老是懼余姑借是說以寬之

送吳子敬序

釣臺嚴之住山水也子陵先生跡於是釣於是後之人

堂而祠焉祠之者敬之也今名其所曰書院以山長名官固將以此處當今之士亦所以重祠事也吁先生隱者也而使仕於君之恐非先生意也然而先生有言曰緣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政欲使天下仕者行其義之行其道也不失其要領者也松江吳子敬端友也不汲汲於仕從吾學舉律二年以文字往來其間者又四五卜日是學益進文日益工而累無一毫俗然自足之態每告余而言曰仰事俯畜非某所憂也倘能屏去俗慮無所介介乎其中則杜門讀書足備今子來長是山與重相嶽群樹茂植錦幕綉嶺清麗奇絕是造物者以讀書之地假之也若夫廩稍之虛實生徒之衆寡固皆無賴乎此然以有所挾之才而置之寬閒之野廣莫之濱悖夫雖然學而優則學今日之仕今日之學其於遠且大者若隊而轂圜而疏其方來未艾也吾故以要領之言贈吾子小敬其勉諸

記

學魯齋記

錢塘丁君强父之章甫也鄉之人咸譽之初余游杭頗君君前庶與之識且嘗與之爭功名於場屋間後十載奎文欽程其集無眷君於是閉門讀書不復以榮進亂心名讀書之齋曰學魯課其子命之朝夕學焉一日造其齋見之且大笑曰異哉宴而名也父字以强子敎之魯何易於一而示子以怯與是必有故也且魯有等級有真有似曾參之魯魯之似者也周勃之魯魯之真者也夫以稚魯少文之夫一旦處大變故不動聲色而能安傾危之社稷若曾子者又非絳侯比也聖門高弟類曾爲首稱顏有得乎愚之如安知曾不得魯之似然則其可也似亦可也今將教之學真乎學似乎强父曰知愚一武子也吾夫子獨以其愚不可及以善於處愚之時者爾某之子稍聰悟易通於學方今講習靡靡易以移人可不慮哉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之心子其得之矣嗚呼强父往矣有子曰君瑞讀父書世其業心

材氣質不爲習尚所變化謙於己恭以待人言語動作容止進退無一不於曾之學得之君瑞年方壯藉藉有詩名夫詩亦道也由是懋於詩篤於學庶幾可以進於道是亦曾子已矣是亦曾子已矣

四望亭記

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釋者曰人君所以畜之爲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不能使也瞻望四方蹙蹙然無所馳騁嗚呼此刺詩之方今乾坤清夷風雲際會氣類感召人材翕合殆非詩之所謂云爾吳定高君韋業儒吏由吏而仕官水監息流勇退休于家家之側買地數十弓更搆一亭爲棲息之所左右引水冀以池沼疊石前後樹以花木琴棋圖籍筆床茶竈次第于其間落成之後觴客賦詩相與慶斯亭客曰快哉登臨遐眺上下四方之字盡在是矣名不虛得也主人啞然大笑曰噫是不然東望太山虎豹居之南望黃河蛟龍魚鼈生焉函關據其西大海生其北江湖如許人物渺然吾之所謹者在此不在彼也客悟曰向也予由之論魏公之亭曰於山則見終南於水則見黃河於人則未見韓太尉然則亭之名詩之意也嗚呼予老而致仕猶將以此望天下四方之人材可謂明之已矣可謂遠之已矣於是主人與客盡醉而別吳定距杭不下四千里遠以書來述乃事與客之言乞余文於是而爲之記

說

潛谷說

予生平讀孔氏書晚年遂公篤招入白蓮社有孫一之者與爲一日孫子出手卷名曰潛谷求予詩予觀其自敍所以名之之義因語之曰山谷也水亦谷也予獨不觀老氏之說乎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是谷也乃人身中一虛空處與儒家所謂腔子相似朱文公曰谷之虛也禁達響應爲子豈知乎谷之爲彼耶又焉知乎谷之非此耶子學儒者衆也含儒而學吏今也舍吏而學佛文

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皆出老莊今子讀佛氏書誠能參以老氏之學而有得乎潛虛之道將見子之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谷之義大矣哉諸君長篇短什賦冰壺之叟余不能詩敢借老氏言以爲之說

傳

冰壺先生傳

先生蔡州人也姓蔡氏不以名字語人故人皆以氏稱之其先爲周諸侯子孫因以國爲氏後之種類蕃滋姓氏不一著先生性樸素淡然無欲且善與人交自王公至于庶人莫不親愛之也先生亦不以貧富貴賤厚薄之昔孔子往見之必齋如也顏子與之處不茹葷者三月嘗適秦秦大夫遂氏子患違罔之疾號曰以爲累事香以爲臭嘗甜以爲苦留先生于門三日不得見及與之語卒不入終其身而不相違者惟遂氏一人而已及遭蘇峻之亂干戈蹂躪僻地江南舍于陶公之園會太尉庾公來奔陶公素推敬之爲設供饌太尉入見嬰然而驚悅然而失良久曰百姓流離氣且大餒卿獨無恙乎吾不患其無遺種矣相與于邑而別自是先生退居田園無出仕志日與陸葵黃耆之徒往來山谷間天子聞其才欲屈不能致乃遣小黃門賜以八珍之食復命宗室貴戚六五侯錯餽餉之先生毅然作色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遂辭讓不受晚年尤善浮屠信道術一日往適市市有老翁賣藥挂一壺於肆市罷輒入壺人莫之見先生於樓上覩而異之因奉酒果以往請學其術翁與之生壺中盡飲而出先生由是頓悟息心屏慮欽迹匿形深扃固閉出入食息必以將盈無升斗之儲惟虀是奉故以冰壺之名自號高郵有劉伯倫者性嗜酒無所檢柬一夕扁飲在手吻猺中庭月明殘雪未消不遠秦淮之路而踵先生之門先生愛其知己也倒屣出迎延之上坐開罇而飲擧壺而酸乃出石崇所作韭萍虀一品與之沮爵而去當時王愷富傾天下驕淫侈靡方且欲恭健羨想

望其風味而不可得也宋太宗皇帝嘗於經筵中命翰
易簡講文中子至有揚素遺子食經羹藜含糗之說因
問食品何物最珍蘇公修謾先生韭萍虀之美不絕口
且謂上界仙廚鸞脯鳳髓殆不及此屢欲作水壺先生
傳而竟不永太宗笑而然之余嘗經游蔡地過其廬見
其二子焉長曰蔬幼曰教皆姿秀美粹然有祖風不知
其為幾十代孫也二子相與言曰吾先公利足以濟人
誠足以通神明家世寒微史失其傳不獲遇於蘇公命

廿五集 六下

十三

也後之世遂無傳焉余感其言而語之曰經不云乎中
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今子誠能守先公之道勿替其家聲子不求知於人人
自求子矣惠乎無所傳二子聞言喜而退余故為之
補傳以成蘇公之志云
贊曰先生之美溢人膺齒先生之德潰人腎腸匪玉而
珍匪水而清宗廟享之鼎俎而行子孫保之甘言是承
肉食者鄙爾瓊爾腥安得與之而爭名嗚呼富者不可
保貴者不足恃惟澹泊之士無窮信哉

廿五集 六下

十三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三十九卷

（元）郝經撰

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

陵川集三十九卷、附錄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郝經撰。經有續後漢書、已著錄。其生平大節、炳耀古今。而學問文章、亦具有根柢。如太極先天諸圖說辨微論數十篇、及論學諸書、皆深切著明、洞見閫奧。周易春秋諸傳於經術尤深。故其文雅健雄深、無宋末膚廓之習。其詩亦神思深秀、天骨挺拔。與其師元好問可以雁行。不但以忠義著也。延祐五年、經門人集賢大學士郭貫請以是集與所作續後漢書官爲刊版、付待制趙穆編修官蒲道源等詳定。得旨允行。卷首所載江西中書省劄付咨文蓋卽其事。後官版散佚、明正德己卯、沁水李溆淵重刊於鄂州、陳鳳梧序之。康熙乙酉、武進陶自悅守澤州、得李本於州民武氏家、欲鋟木未果、僅爲製序弁其首。乾隆戊午、鳳臺王鏴始校刊之。而摭諸書之有涉於經者、別爲附錄一卷、綴之於末。其誌傳行狀官誥劄咨及元明人原序、皆仍舊刻冠於首。今所行者皆鏴此本云。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序

國初未遑文治奎壁敷育人材賢厲致海
内盛名文章事業者咸推重時輩莫敢
與角若國信使贈昭文館大學士榮祿
大夫司徒冀國公謚文忠郝公某家傑
之士哉公諱經字伯常上世澤州之陵
川人八世義居儒行師表一時至公天
大素素蔡國張公館于家

世皇聞之首加禮聘奏對屢稱
旨益奇之南征軍以偕行授江淮宣撫副
使中統初遷充宋使留十有六年不辱
君命天下户知之詳見隧銘洎神道碑今
集賢大學士郭公貫幼從公學其任禮
部尚書也請刊其遺文
朝廷從之事屬江西行省以序見徵惟公
挺不世出之才蘊大有為之志氣剛以

大學博而充陳時政兵事綽見經濟之
能傳周易春秋深探幽隱之趣正蜀紀
刊前史之繆訛移宋朝恐和議之利害
雜著歌詩涵泳古今本原騷雅不失為
奇作使之參與
廟謨黼黻王度斯民被澤吾道增重也必
矣方羣賢聚進之秋乃遠涉江淮投身
虎口及歸年纔耆勅區宇混一宜享安

榮之樂而大故遽及生平抱負竟不獲
展萬一可哀也已然其終始大節日光
玉潔煜爗無窮述作之夥刻示永久厥
可以下慰九泉矣崇儒報功
國家盛典獲紀其實姓名簡編之末又何
敢辭敬為之書以諗來者延祐丁巳四
月　日國子祭酒東平晚生李之紹
謹序

新刻陵川文集序

斯文在天地間未嘗一日磨滅雖否剥之極亦必陰有禪續以需復而開泰蓋天地之命脉吾人所恃以生者其得而喪乎自古夷狄之禍未有如勝國者涸我神器腥我皇極天常人紀宜若壞爛而無餘然豪傑之士奮起北方文章行義炳炳相望足以用夏變夷推而使繼唐宋之後有六朝五季所不及者豈非天意之有在哉吾鄉陵川郝先生

自少力學博極羣書其爲文豊蔚豪宕詩奇崛俊逸而卒澤于道德仁義誠一代宗匠非區區模寫篆刻者比也顧兵燹之餘其集失傳龍垂髫時即慕先生名僅聞其詩一二求全集不得者數年而未置也迨承乏史職憲副沁水李公叔淵篤學好古凡先達制作有未顯者輒爲表章亦以是屬龍始獲抄諸閣本及公轉湖廣憲使遂付諸梓龍得校而序之惟陵川學有

淵源不徒文而已蓋自明道令
晉城澤人遂知程氏之學郝氏
世以儒顯至先生益務恢拓故
其學邃于理而精于易自伊洛
以遡鄒魯而上窺羲文期于有用
不為俗儒聘起使宋慨然以弭

兵安民為任不幸拘留十有六
年因辱備至方舍命不渝從容
著述為書凡數百卷皆闡精示
微窮高極遠擴前賢所未發此
吾儒之澤所以不斬而生民卒
免於左衽也嗚呼自有元得罪

萬世後之議者往往以仕元病諸
公不知天生賢才為斯道計賢
才處世亦惟以道自任不敢有
負于天天下雖亂于是存吾道
而生吾人亦庶乎其可也叛如
公山偕如楚子而夫子皆欲往

焉況生其地為之民將奚所逃
哉以夷狄之暴而君諸夏非諸
賢維持而救正之則人道之滅
久矣豈能復待
聖明之出乎因序先生集而併
及之

正德二年丁卯秋八月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編脩文林郎上黨劉龍序

陵川郝文忠公文集序

文所以載道道一也而文則隨時而變焉有唐虞三代之文有先秦兩漢之文有魏晉之文有唐人之文有宋人之文有元人之文唐虞三代之

文簡古不可尚已秦漢而下愈變則愈繁至于元而文之變極矣文雖以時異而道未嘗不寓焉其言比于道者文之粹者也其言盭于道者文之駁者也若陵川郝公之文

其元文中之倏然者乎公生于蘖而仕于元少穎敏有大志自六經諸子歷代史傳以至天文兵律無不淹貫洞達其學博其才贍故發而爲文也汪洋滂沛如大河東注一

瀉千里抑揚起伏如太行諸峯層見疊出盖積之深而發之盛理固然也公嘗以元世祖即位奉使輸平于宋適理宗末季賈似道詐國遣人幽公于真州者十有六年公處困而裕方且日以著述爲事初無抑欝無聊之態則其所養又可知已文集凡若干卷板行于元久而散逸見者鮮焉吾大憲長李先生叔淵博學好古以公鄉先哲也景慕

之尤深求其集踰二十年始得全帙如獲拱璧遂手校而刻之梓以傳嗚呼宋開慶間公從元世祖次師于鄂登髙弔古其詠武昌三節婦詩實載集中則鄂固公所嘗游覽

之地也距今二百余年而文集廼刻于茲夫豈偶然也哉抑公之所著有續後漢書及易春秋內外傳皆卓然自成一家惜乎無傳焉安知是集一出不有因之而旁求者乎

公名經字伯常諡文忠世家澤之陵川其履歷顛末具在銘誌茲故得而畧云

正德二年歲在丁卯春正月

吉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奉

勑提督學政前翰林院庶吉士

廬陵陳鳳梧謹序

延祐五年五月初九日奉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劄付准
中書省咨集賢院呈延祐四年十二月初五日也可
怯薛第二日
嘉禧殿內有時分對速古兒赤明里董阿學士書奉
有來本院官陳大學士
奏郝伯常學士做國信使入宋講和去時於真州拘留
了十六年間做了一部續後漢書并他平日作來的
文章陵川文集這兩部書中書省交江西行省有賞
下學校錢糧內開板去了也奏呵奉

聖旨您與省家文書交疾忙了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具呈照詳得此咨請欽依施行准此省府
仰依已行開刋施行奉此

中書省移江西行省咨文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禮部呈奉省判翰林國史院呈照得
先據經歷司呈奉禮部符文承奉中書省判送本部
呈唯尚書郭嘉議關竊謂士遇則致君澤民功被一
時不遇則著書立言名垂後世故翰林侍讀學士國
信使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文忠郝公以命世
之才爲
世祖皇帝所知
潛邸召見置諸侍從中統
御極即

命講好使宋拘留十有六年至元乙亥始得歸
國凜然風節遠配古人將被大用以宿疾而卒其平日
著述如三國志黜曹魏而主劉蜀使正統有歸昭合
朱文公通鑑綱目筆法一洗前書之謬誤是誠有補
於世教又如春秋外傳一王雅陵川文集等書學者
願見而不得似此遺書家藏尚多不幸其子山南江
北道肅政廉訪使文微早卒伏慮前書久而散失良
可惜也如家
朝廷允許於懷州本家取發前來付翰苑披詳發下版
行庶使一代儒宗雄文傑作不至湮沒傳之將來以

見
聖治文明之盛是則非惟死者之幸實後學之幸也請
轉呈都省照詳施行本部參詳如准所言將郝文忠
公遺文與集詳行誠有補於世教具呈照詳得奉
都堂鈞旨送禮部依上施行奉此行據懷孟路申今
將陵川文集并三國志申解前去乞照驗事省部仰
照驗議擬施行承此具呈照詳得此除將發到陵川
文集一十八冊三國志三十冊送付編脩官蒲道源
等考較去後今據待制趙穆編脩官蒲道源等官連
呈文忠公郝經所著文集筆力雄深議論該博忠義

之氣藹然見於言意之表其續後漢書得先儒之至論
黜晉史之帝魏使昭烈上繫漢統扶立綱常有補世
教其間叙事與讚核實多前史所未及者若蒙呈送
都省行下書坊版行傳後非惟使斯人生平精苦之
志有以表見于世亦示我
國朝之有人焉呈乞照驗得此翰苑議得如准待制趙
穆等所言相應除將前項文集依數發付禮部依上
施行外得此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擬施行奉此本
部參詳郝文忠公著述三國志陵川文集等書既翰
林國史院考較得堪以版行相應得此劄付行省所轄

儒學錢糧多處刊行相應得此今將前項文集隨此
發去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行下合屬依上委官提
調如法刊畢各印二十部裝褙完備解來

元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神道碑銘

集賢學士嘉議大夫盧摯撰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旣殁其徒相與號靜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業儒不仕以淑其里塲休滿覆通發於公壬辰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沉塞靜重狀貌環奇精敏有志趣盡力于職及其爲學晝或忘晡通夕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勤勤如此凡五六年剞劂抗摩磊砢而直寮桀而辯溢務蓄累日務月異擷芳啗腴

兗而足之遡武周孔比肩淵軻雷風斯文陶冶當世觀縱以爲己任山峙川駛天遊神邁屹乎變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旣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户張柔公禀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銜使介走書幣庶幾屈爲賓友公一謝絶

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倚挹其聞數遣使者一再起公旣奉

清問上稽唐虞下追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歲類以談槃若所陳也

宣諭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根據古義剴切時病及救弊更化用公之言居多帑

己未

憲宗自將伐宋建對益上流

世祖總東師將圍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乘未見利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外鎭以防窺覦結盟保境與文治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培埴元氣蓄器於身待時而動則宋可圖矣

帝偉公所論以爲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絶江 鄂守將賈似道脅遣請和歸

憲廟升遐

王師言還明年

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璮欲潜師侵宋兩淮制置李庭芝寓書于公欲以款兵館留眞州籍爲口實公荅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

聖衷日諭邊將戢戍守圉以與和議衆所聞知今啓釁自理一旦徇以違

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叙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稽留

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於詭數也遂錮
館所塹垣藩棘驛吏訶閽夜士鳴柝防閑控抑獄犴
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羈咸喪志怨無復
生意公語之曰卿顧望不前將
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
在我者皆可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善
不幸須忍死以待援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
服其言亦皆自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
詔南伐江漢名城望風欵附
世祖命禮部尚書詰以羈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

闕覲疾在途醫問絡繹既至
錫燕路朝以張[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於屢重也
詔治疾於家病殆不起以
聞
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建家知林州初公之使
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非置異國陰屬邊
將遣
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欸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
道竊郤敵爲功取宰相畏公露其匄盟卒兒之跡遂
主議稽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儀眞館

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南歸回宋探藏一
之罪似道極宋國以滅然則傀若悖寵傾陷善良乎
暫若得討機覆禍敗會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聞
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著一時而聞百世者初非
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
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直君墓次
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遠如一篤交樂施
惠於己者雖細必報然倖特方嚴風岸陗立數不
可羈業負猶去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爲已
壅奇禍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

紬丕僭稱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春秋外傳易
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眞觀削注三子
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辭以理爲主権渾有
氣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嗚呼功於斯術者不既多乎
指畀適已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孝慎嫻慕君
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學行治
擢寘侍從今爲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二人皆
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從公之曆兆孟州河
陽縣某鄉某里卜吉則次公生平事來謁涿郡盧摯
曰先子葬有日某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借後詒來

者欽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
有勞烈於國叙惠纂膺莫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
不可揜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
公姓字與歿世無聞者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固
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唯志是持稽道之微而才可以振敵鄒魯
驂乘傳伊猥感遊燕載驅載馳孰濟其溺孰植其茲
孰芬其穀孰熙孰吹有實其居賓吾能嚴肅
逝湍于潘墓遐無遺穢曳冠縈憲言郁祁雖淵
天飛鱗公寔遊遡聽南顧廻休

王師迴命鴻碩柔遠淮夷遐邇其願公懷乎危刷縈操
歔榮覩幽蹤刷迭廻分名義昭垂淸言還歸晉壯今
晉胡不康寧胡不期順胡不三事爲
國肯亂
淸廟宗彝不既厥施興論嗟嘻嚭慈嗣廢圖永孝思刻
文墓碑以竊言之

元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　旨正奉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
史閻復撰
一天下之道有二以仁以得人矣以仁孟軻氏所謂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矣以得人漢史所謂知人善任
使所以成帝業也洪惟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之取江南其審是道歟我
朝肇起朔方奄宅中夏惟靖康餘孽假息一隅干戈相
尋餘數十年中統建元之初首遣信使通好以偃兵
息民爲務宋人怙險執我行人久之而不返始興問

罪之師臨軒命將引宋將曹彬不殺爲戒其一天下
之仁灼見於此爲將帥者卒能以仁義之師席卷三
吳所過市不易肆三代名將不曾過焉奉使節者被
執十六年之久卒能完節而歸不辱
君命兩漢名臣無以尚之嗚呼
世祖皇帝知人之明遠追堯舜豈區區漢祖所可比隆哉
將帥謂誰大丞相伯顏是已奉使謂誰故翰林侍讀
學士郝公其人也公諱經字伯常系出有殷帝乙支
子封太原郝鄉子孫因土命氏八世祖祚自潞徙澤
之陵川遂爲陵川人祖諱天挺考諱思溫八世同居

以儒術教授鄉里考殁門人諡曰静直處士静直公
三子公其長也幼不好弄沉厚寡言金季亂離父母
挈之河南偕衆避兵潛匿窟室兵士偵知燎煙于穴
燔死者百餘人母許亦預其禍公甫九歲暗中索得
寒薤一甌抉齒飲母良久乃蘇其卓異見於童稚若
此金亡北渡僑寓保定亂後生理狼狽晨給薪水晝
理家務少隙則執書讀之父母欲成其志假館于鐵
佛精舍俾專業於學坐達旦者凡五年初被郡帥賈
侯之知待以賓禮蔡國張公聞其名延之家塾教授
諸子蔡國儲書至萬卷付公管鑰恣其披覽公才識

超邁務為有用之學上泝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
子集靡不洞究擬其英華發為詞章議論視前古概
然以羽翼斯文為任自是聲名籍甚藩帥交辟皆不
肯就時
世祖在潛以太弟之貴開府朔庭招集四方賢士講明當
世之務歲丙辰公應
召而北優被
顧問首陳唐虞三代治道以對又條經國遠圖及民間
利病凡數十章悉見嘉納歲己未
憲宗皇帝大舉伐宋取道巴蜀

世祖受命帥東道兵直趨鄂岳以公從行公乘間進言王
者之師有征無戰巴蜀地險宋人邊圉孔固萬忘壘
與西邁非萬全之舉也我師未可輕進宜修德以應
天心布澤以係民望敦族以固根本警備以防未然
蓄鋭以養兵力相時而動江左不足圖也
世祖偉其說會立江淮宣撫司授公宣撫副使以先啓行
布宣威德招納降附所活不可勝計是歲秋王師渡
江圍鄂
憲宗皇帝次合州殞于一旹師久無功未幾
上仙凶聞至軍中會宋人請和即命班師明年

世祖御極欲柔服宋人以公奉使告登實位且徵前日請
和之議或為公言宋人譎詐匪信盍以疾辭公曰自
南北遘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
禍結斯亦久矣
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
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
矣乃授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初鄂渚
之役宋將賈似道遣介乞和
王師既還遂以扞城為己功入拜僞丞相顓制國事宋
主仰成而已聞公來聘恐泄匄和之謀故館於儀真

不獲其入公被留既久上書宋主移文相府開陳古
今和戰利病喻以禍福存亡之理累數十萬言皆不
報又數以詭計撼公公曰吾家業儒凡七世矣顧肯
虧忠義大節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佐從數十輩雖波
詰數嚴扃錮鐵環兵擊柝如墮狴犴中人入鬱抑死
無生意公厲志堅貞確然如石不可轉也至元十一
年大丞相伯顏戈船南下奉辭伐罪宋主擧而歸公
始知似道姦謀誤國即加竄殛十二年公至京師
世祖錫宴於路朝慰勞良久公自中途遘疾至是增劇翌日
車駕幸上都公留治疾以七月乙酉終於所居之正寢

春秋五十有三
朝廷憫其忠節特授公子采麟奉訓大夫知林州凡從
公使宋者賜爵有差噫宋之亡也非若吳皓之昏暴
陳叔寶之昏淫以姦臣制主而亡
聖朝好生之德拘執行人自若如無爾爾使從公之言講
信脩睦則干羽之舞不專美於虞庭宗廟血食猶有
數氏之嘆矣蓋宋運將終天闕
皇元混一之期以至歸版圖於職方納降王於[illegible]公
不及見焉悲夫公在儀真日以著述爲[illegible]益精
目作續後漢書以正史壽之失著[illegible]太

極濟原古録通鑑書法玉衡真觀注三子一王雅行
人志等書凡數百卷先哲立言垂世多自幽憂困苦
中是知天之厄公適所以厚公也夫人洪澳張氏貞
靜端淑教子有法後公十年卒三子二早卒采麟今
官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文章行業克世其家二女
適某氏適某氏孫塈尚幼二弟舜字仲常韜晦不仕
庸字季常累官奉訓大夫知潁州事公之歿也權厝
於保定西郭静直君墓側大德三年春遷窆于河陽
虎頭山之原從吉兆也先事朝請君持淮東道肅政
廉訪副使苟宗道所述家傳請銘幽隧復嘗與君同
僚義不可辭銘曰

虎山兮蒼蒼河水兮洋洋山之麓兮河之陽有堂其
封兮郝公之藏昔公之往兮金虎斯煌偃革息民兮
仁信是將羌宋人之弗臧兮乃底滅亡公陷荆吳十
六年之久兮秉使節之堂堂英風義槩高古之人兮
耿百世其垂光虎山兮茫茫河水兮湯湯山之永兮
河之長郝氏餘慶兮淵乎未央

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

公諱經字伯常姓郝氏系出有殷帝乙之支子封太原祁鄉子孫爲世八世祖祚自潞州徙澤之陵川縣故世爲陵川人曾大父諱昇字子進毋井氏大父諱天挺字晉卿毋某氏父諱思溫字和之旣沒門人諡曰靜直處士毋許氏自八世祖以下皆同居業儒匿德不仕敎授鄕里爲一郡望族靜直君生三子長卽公也次曰彝曰庸公幼不好弄沉厚寡言始知讀書能強記不忘歲辛卯靜直君與夫人許氏携公避亂于河南魯山與衆數百皆匿于窟室居無何敵人索知氣薰穴而死者殆盡太夫人亦因咽塞而絕時公甫九歲闇中摸索得黃虀一甁又得蜜一器遂用太夫人所佩剪刀抉其齒以蜜和虀汁飮之少頃而甦靜直君異之雖奔走瀕死者數矣公不忍棄也歲壬辰河南亡徙居順天府亂後生理狼狽靜直君欲令次子讀書俾公專治家事以紓目前之急太夫人曰吾觀是兒志觀不凡他日必大吾門忍令廢學以墜家聲不過我輩忍窮數年耳靜直君以爲然命公就學公亦自振勵雞鳴而起執薪水之役晝則營幹家事少隙執書讀之而不輟也會鐵佛寺僧張仲安者

識公茂異以寺之南堂居公聚童子而敎之公遂刻苦力學肆意窮討未不解者忘寢與食坐徹明者五年每遇疑難則沉思良久反覆諷誦期於必得必悟而後已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遠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己之娛賢則顏孟聖則孔周詎如孝如膽爲碌碌之徒而已耶故慨然以興復斯文道濟天下爲己任讀書則專治六經潛心伊洛之學涉獵諸史子集一以窮理盡性脩己治人爲本其餘皆厭視而不屑也故世之爲決科干祿纂組詞章之學者始則羣聚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矣旣冠順天路左副元帥賈侯一見待以國士辟公敎授諸子以書萬卷俾公讀之數年公聲名日盛萬戶蔡國張公聞之禮請公爲帥府從[illegible]詢公子學張公後有書萬卷付公之管鑰[illegible]其[illegible]公乃大足平生之願卒成傳世之業厥後張賈子孫比皆爲將相名臣以顯于世初遺山元先生學于[illegible]之大父亂後往來燕趙[illegible]一見公奇之曰吾[illegible]先生才識間出家世淵源有所積而然也[illegible]作詩作文法復勉公以百世遠大之業江漢[illegible]愛公文筆雄贍樸達性理謂之曰江左爲[illegible]

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間
者蓋亦鮮矣自是而名亦重焉諸鎮侯伯馳書交幣
各欲聘爲己用皆拒而不答歲壬子
今上以皇太弟開府于金蓮川歛天下名士而用之故府
下諸公累薦公于
上乙卯秋九月
上遣使召公不起十一月召使復至公乃歎曰讀書爲學
本以致用也今
王好賢思治如此吾[illegible]以矣歲丙辰正月見于沙陀
上問以帝王當行之事公援引二帝三王治道以對且告

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義自朝至晡
上喜溢不倦自後連日引對論事甚器重之且命條奏所
欲言者公乃上立國規模二十條條以爲創法立制
必有一定規模然後可行故有一則規模有天下規
模有萬世規模[illegible]今依倣前代建立萬世規模皆當
時天下國家大事
上復問當今急務公舉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條上
之切中時弊
上皆以爲善雖不能即用至中統後凡更張制度用公
言十六七歲已亦

憲宗皇帝帥天下兵大舉伐宋自西川入
今上總兵直趨荊鄂遣使召從行
上駐蹕於濮會軍師有以宋臣楊[illegible]奏議呈獻者言宋邊
防衛要急吾者凡七處
上召諸公共議公乃具奏以爲古之一天下者必已之德
澤深厚紀綱完具彼之荒淫亂虐敗亡有兆天命人
歸一舉而取之其地醜德齊驕肆妄動輕則見沮而
退重則覆亡之不暇我
國家開創以來雪弓躍馬窮征遠討四十餘年紀綱未
立民不聊生彼之君臣輯睦政事修明無釁可乘我

乃空國而來僥倖一舉諸侯覬伺於内小民彫弊於
下故人之攻吾者不啻數十百道而不備乃利人父
備之道而攻之臣見其危矣願王整兵修武以俟西
師蕆蓄於身待時而動與
帝脩帝德以應天心明王道以慰人望簡賢良以尊將相
親宗室以壯基圖撫諸國以消潛慝制諸道以防窺
竊實屯戍以嚴武備結盟好以弭兵鋒興學校以育
英才恤瘡痍以養元氣如是則禍變可弭社稷無虞
我無釁而宋可圖矣
上見公儒生談論兵事剴切愕然曰是汝與張拔都[illegible]議

邪公曰臣少館于張侯之門亦嘗聞其論議此特戸
聽訟張侯初不與知也公退而著書義名之曰七道
凡七千餘言會以前中書令楊公惟中為江淮荊湖
南北等路宣撫使命公為副使以師從公一軍總二
公節制行至蔡陽楊公以私故欲還汴梁公曰鄙者
奉
命令我輩布宣
恩信以先啓行俾聞王師已踰淮蔡我君肯趾還汴是
大不可楊公弗聽公反覆辯爭楊公怒而起曰奉旨
從長遠不與公會面者三日公乃率戲下提違旆而

南渡公悔悟抵暮詣門而謝曰某誤矣公之執守誠
書之力也敢不唯命是聽翼日遂與之偕會
王師于江上此又足以見公之不為阿諛詭隨有如此
者公等存恤遺黎祈納降附所至民皆聚拜為首款
遠近降者如歸所活不可勝計繼而閩西師累以捷
聞之處纏于一寨數月不拔死傷甚衆公急上奏曰
東師議大略以為且當按兵觀釁以全東師所以防
禍於未然者間至應到
上稱善者久之然與
帝業已定約不復中止遂渡江圍鄂未幾

憲宗凶問至自合州鄂人乃據城堅守不下師竟無功而
還明年庚申三月
上即皇帝位于開平四月遣使召公欲令使宋公適自江
上回或勸公稱疾勿行公曰吾讀書學道三十餘年
竟無大益于世今天下困弊已極幸而天誘其衷主
上有意息兵是社稷之福也儻藉餘箏會得解兩國
之鬬活億萬生靈吾學為有用矣遂赴
召夏四月見于開平以公為翰林侍讀學士賜佩金虎
符充信國大使齎國書入宋告
登寶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仍

詔公遣諸將毋得出境侵抄及
幣辭公請與一二蒙古偕行
帝不許曰只御等往彼之君臣皆書生也且賈似道在鄂
特已嘗請和於我矣將出
帝賜蒲萄酒三爵且命公曰朕初即位凡事草創卿今遠
行所當言者可亟上之公乃具草言
帝臨御之初當大有為以宏萬世之業皆佐王經世之略
凡十六條其言備禦西王罷諸道世襲尤為切至
帝皆節次行之初
朝廷將遣公等命益都路行省李璮先差人達知亡宋

夏五月公至濟南理以書來止公云近遣劉仙等二
人至淮安已爲知州葉再遇所殺宋人意殊叵測公
等可無行也理意實不喜和議故因此以止公公曰
吾受命
朝廷持節而出若以邊將之言而遽回罷也遲疑顧望
而不進亦罪也乃以理言聞諸
朝而行六月至宿州以信使一行到邊移文亡宋三省
樞密院制置司以請接納宋之君臣會議久而不報
將邊帥有侵略宋境俘獲生口而去者公遣人追及
之責以不遵約束之罪仍將生口數十護送各歸本

業七月進至五河口宋人遣揚州制置司幹官朱實
臣還授陳州通判秦之才來接伴八月復遣懷遠軍
招撫司參謀滿拱伯來館伴仍請登舟而南公將入
宋境憂
朝廷初政治具未完事有未善者遣使上封事言闕失
以爲
國家振舉綱維修明禮樂雖不能使如三代亦當期致
漢唐不宜茍且終用儉人以蠹
國政又極論風俗者天下之命脈方今最爲敗亂當速
修理行次昭信伴使滿拱伯傳兩淮制置使李庭芝

欲一見
國書公正色曰
皇帝授使人國書令見貴朝國君而與之今伴使要我於
半塗其故何哉拱伯不敢復言九月至真州館於忠
勇軍營宋人規模布置已成因所矣十月宋遣吉州
刺史兩淮制置司諮議官衛司愈來傳宣撫問云蒙
國遣使通好實出美意爲李松壽一再犯邊故且館
留議真又出李庭芝一書云信使以美意而來松壽
乃饒姦以逞以此而和殆類疑我仍械繫李璮敢將
劉軍判者以爲口實初公之在宿州李璮潛師[illegible]宋

宋人敗之淮安故以斂兵之事誣我公答書大略謂
陳
聖主通好美意中間別無蓋藏至於邊將用兵啓釁彼自
不遵
詔旨何與使人事仍上表宋主有云願附曾違之義排
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欺兵誤國宋人見公辭直理
順遂不復言自後公等移文制置司請入見不報請
歸
國亦不報乃牒宋三省樞密院致書平章賈似道上書
宋主闕下反復辨論古今南北戰和利害并今次遣

使止是書

登寶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前後凡數十萬言皆不報

伴使等但云朝廷已有定議矣初公之爲使也雖出

於

聖上本意平章政事[illegible]以遂忌公威望軋己乃力贊之仍

親作

國書以促公行[illegible]欲排置于外也宋人既定議留公不

遣見公辭氣曾無少沮明年伴使宋寶臣等僞報

本朝異聞公弗聽復累言之欲離貳公心[illegible]公

厲聲曰此事斷無設若有之更當[illegible]

國公乃與介佐一行東[illegible]次于[illegible]者月餘以請歸宋

人知公終不可屈乃堅請復位後果虛妄公在眞州

所居之館故總制廳事也館門扃鑰牢固無故不復

啓鑰院中舊有大樹數株盡皆斫去纔高丈餘上則

樹以蘆柵下則[illegible]之以棘外則掘塹塹置鋪屋兵卒

坐鋪者恒百餘人晝則周圍覘伺夜則巡邏擊柝所

以防閑挫抑者無所不至公皆不以爲意益振其剛

大之氣不作[illegible]乞憐之態公御下頗嚴介佐人員

見宋以長久之計羈縻不遣時亦有怨嗟者公謂之

曰吾一介書生蒙

主人[illegible]之一命爲宣撫使再命爲國信大使[illegible]

難[illegible]以報德在淮北猶豫顧望畏避不前我之罪

也一渡長淮宋旣接納盡其在我者而已其死生進

退在於彼國吾惟有一守節不屈耳吾祖宗以來七

世讀書寧肯爲不忠不義以辱及中州士大夫乎但

君等不幸同在患難且宜忍死以待吾以天時人事

測之宋之氣數不遠矣衆皆悅服故雖被[illegible]十有

六年除物故三數人外皆能與公俱歸蓋以公平生

忠義之氣有以激勵而然也歲丙寅春三節人有因

[illegible]死者公曰若輩拘囚歲久殆無生意是不

可與久處此困死也恐別生事端玷吾大節乃與[illegible]

僚荀宗道等六人築館別居於外者又九年片天之

下四壁之內秋霖夏暑不勝其苦公處置一定雖萬

折而不屻著書吟詠自若也宋人知公志節終不可

奪亦不忍害反畏而敬之日給廩餼頗有加焉至至

元十一年甲戌大丞相伯顏將兵伐宋旣渡江

帝命兵部尚書廉希賢洎公之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

齎

詔赴杭州問以執行人之故宋人懼遂禮而歸公至明

年三月

帝知公至且病遣近侍太醫逆公者相次于道所過郡邑
不遠數百里來觀者如市父老見公全節不屈龍鍾
皓首而歸往往有泣下者夏四月至京師入見
帝嗟慰勞來懇至賜宴遣使
召入賜坐諭書適大臣姦呈論宋詔草不稱旨俾公改
作公援筆立就
帝稱善即行之至暮乃出五日
車駕幸上都令公就醫者治無何宿疾復作秋七月十
有六日疾革其子采麟問以後事仍以紙筆呈公公
執筆目手瞑但書天風海濤四字餘無所言少頃終

于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三天下聞而哀之越二
十有八日采麟奉柩
都省差官護送權厝于保定府西郭外靜直君之塋
嗚公雖沒四海九州之內牛童馬走皆能道公姓字
矣後
朝廷憫公忠節凡從公歸者各命官有差特命其子采
麟以奉訓大夫知林州初
上之國鄂也賈似道懼而請和
上未之許而聞
先帝昇遐班師北歸似道遂以爲己有却敵之功[illegible]

主即軍前拜相甫入朝秉政而公往奉使議和以爲
前約似道諱其前言之失恥爲城下之盟故定謀羈
留公等於真州舉國皆知其非惟似道主而不道也
噫公入宋之初而似道拜相公歸數月而似道見殺
公沒之明年而宋亡公之一身關係兩朝之興喪皆
爭不得一見而終也公生於喪亂之後能磊落振拔
不爲流俗所移以蓋世豪邁之氣堅忍不渝之志爲
成己成物之學故能深造自得心體用兼本末貫萬
物而不遺至於太極先天之物之精道德性命之情
之妙與夫聖賢心傳踐履之實古今關濟天下之要

則尤精察洞究粹然一出乎孔孟之正諸子以下不
屑論也蓋將唱鳴吾道排斥百家邪說之縱橫聖門
而掣侮高明正大挺然一世之[illegible]所以能建奇功立
大節若書傳道以大儒名天下[illegible]其或賦詩飲酒
遨嬉接物而英風逸氣[illegible]以動人者此特公游泳
陶寫之餘事耳其文[illegible]之父理足而氣有
餘蓋有激于中則[illegible]辭如長江大河有[illegible]有
委下筆數千百言不求奇而自奇無意於法[illegible]法
純乎理性而不雜故能自成一家之作其詩[illegible]
高遠小乎禮義得詩人忠厚之意故[illegible]

詠情性不爲近體尖新切律之語亦足以自成一家
字句則天資高古取衆人所長以爲己有故有華贍
俊逸遒勁似其爲人無傾側頗媚之態亦爲當代名
筆公自幼事父母以孝謹稱事繼母尤篤撫育弟妹
甚厚以全八世同居之義亂後得謝　逆者待之
亦同骨肉與人交結始終以誠而又喜交游好施與
樂爲善事受人之恩必切切思報雖小而不忘爲人
軀幹瓌偉氣貌嚴肅胸次洞達辭鋒推辨抑之徵淡
有不可犯之色其賦剛方疾惡太甚故敷陳下八
之禍拘書定　不與世接反得究竟平生著述八仟

弱冠無以陳壽所修三國志統紀紊亂尊魏抑漢
世不公之甚他日必當改作及聞晦庵先生有通鑑
綱目筆語人曰綱目雖奪魏統而與漢然一代完書
終未改正公乃創作紀傳序志論贊等書其辭例大
嚴正大雄深雅健黜姦雄之僭僞續一代之正統則
昭烈孔明之心白日正中也仍改曰續後漢書若干
卷以春秋聖人用道之書學者所宜深究乃作春秋
音義若干卷制作本意若干卷比類條目若干與叶
使讀書者得聖人之本意溯流而求源由近而致遠
也又學春秋者今自三傳入而三家互有得失乃作

三傳折衷若干卷凡四書總名之曰春秋外傳共若
千卷合十餘萬言又以孔子承三聖之易爲之作傳
已極其至近世諸家傳注論議不一乃著周易外傳
十卷又爲太極演原古録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注
三子一主雅行人志等書各數十卷又合十餘萬言
觀公之用力聖門自期於不朽其志可謂勤矣今文
集若干卷行于世公娶淇澳張氏賢明淑貞待有
義宗族賴之以安後公十年而卒子男三人二早卒
守公在宋十餘年夫人治家有法寬惠慈愛篤於思
一即采麟也今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孫壁尚幼女

二人長適中書省知印王良傑次適從仕郎安陸縣
尹□□弟彝字仲常讀書學道不求聞達以醇德篤
行終男二人長早卒次克紹弟庸字季常累官奉訓
大夫穎州知州而卒有女二人長適洛陽裴氏子讓
次適頴州學正申必敬奉直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
廉訪副使門生荀宗道狀

封贈

翰林國史院呈

[illegible]聖旨襄[illegible]國史院謹呈照得故翰林侍讀學士郝

經始於丙辰年

世祖皇帝召赴

闕庭己未年欽授

宣命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至中統元年欽授

宣命授前職佩金虎符充國信大使使宋宋人羈留一

十六年遂

王師入宋始得北歸無幾宿疾暴發身故至元二十四

年元貞二年禮部御史臺俱爲本官封贈事舉呈都

省[illegible]今未蒙

照[illegible]院參詳本官抱忠憤之憤者一十六年其風節

耿耿始終不移向非彼取滅亡必無生還之道與言

及此良可哀也且江南未平之前

朝廷惟以拘留使人爲宋朝之罪蓋視郝伊爲甚重也

及其幸免而來則不暇行賞而歿既有年而封贈

之典尚闕此尤可哀者也[illegible]之年而待一國之

號方之蘇武功則過之擬宜優加爵謚表[illegible]以

聖朝崇義報功之美合行具呈中書省照詳施行

大德七年七月　日

御史臺呈

皇帝聖旨裏御史臺據監察御史呈伏惟剖符析爵蓋褒德
報功加謚定封褒忠勤豈徒誇寵貴而飾虛文將
以表勤勞而欲實用也故昔贈白起周封比干皆著
忠烈於異代猶加寵命以旌之況捐軀竭節宣力當
世乎竊念故翰林侍讀學士郝經資匡濟之器荷特
達之知方
世祖皇帝龍飛之初欲殄宋之未服生靈驟爛方域繹騷
亟欲保境寧民戢兵講武擇公將以遣之見大夫
無可使者遂授公以前職充國信使持

節著往諭旨屬偽主孱懦邪臣擅權詭紿不爲遣還拘弗令
久屢欲加害略無改容守之益堅抗言彌厲
朝以其執使拒命阻兵安忍故一怒興師而長江失險
勞將衛壁危若綴旒國臨亡公始得釋被拘十有
六年蹈禍患而弗撓觸威武而弗屈忠義肝膽始終
如一雖蘇屬國之持節漠北顏平原之禍殉淮南殆
無以過也因奉命無辱莫顧一身致伐罪有辭遂混
六合歸
朝未幾以疾不祿[illegible]欽惟
聖主嗣登寶祚勸進[illegible]盛封以[illegible]其

死贈以獎其魂莫間幽冥均霑寵渥唯公服勞令世
不愧古人封贈未加寔孤衆望若蒙錄其忠勲錫以
贈謚庶幾陳力就列之臣益思勉勵也乞照詳得此
本臺合行具呈中書省照詳施行
大德七年十月　日

封贈

大德九年

成宗皇帝制曰鄂渚之役彼因紓難以匄和中統之初首議遣書而通好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毅然銜

命志在息民往諭

聖祖一視之仁卒被偽相姦謀所使雖蒙假館遂見拘留兩淮音未達於中原龍旆已橫於江上間儀真者十六載臣操益堅訖宋籙之三百年兵端自此甫遂生還之願遽傳褒卹之音永懷忠亮之風宜舉褒崇之典於戲諸纓象闕既酬於軍榮身之心圖像麟官式表子卿歸漢之節可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謚曰文忠主者施行

大德九年六月　日

延祐四年四月

今上皇帝加贈推誠保節功臣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冀國公謚文忠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一

賦

擊蛇笏賦　哀三都賦
涿池硯賦　銅雀臺賦
龍嬌若木山子賦　靜華君墨竹賦
怒斥賦　瓊花島賦
泰山賦　虎文龍馬賦
冠軍樓賦　瓊花賦
秋風賦　牡丹菊賦
幽思賦

卷之二

古詩

寓興　北風
原古上元學士　明月
黃華　古意
蒼玉軒　中夜讀書有感
盧白庵　義士
鳴蛛　鳳蛛
三臺　書姜里祠
去三汶見太行

卷之三

古詩

曲阜懷古　杏壇

孔林　尼丘

顏巷　奎文

子思墓

遊靈巖寺　贈靑社諸公

靑州山行　界牌雪

獲鹿新居哭元遺山　登昊天寺寶嚴塔

贈[illegible]戌之　隨州

石門　白兆山

雲夢　靑山磯市

壓雲亭　黃鶴樓

渡江書所見　野蓮

荒竹　秋桐

野菊

卷之四

古詩

渡江書事　宿汝寧道院

浮山堰　承奉後在館[illegible]賦詩以贈三使

儀眞館後園感春　館園[illegible]二本[illegible]而感詩

橄欖　秋思

儀眞館後園海棠兩花于秋因爲小酌賦詩

甲子歲後園秋色四首

鷄冠　牽牛

葡萄　野蓼

新館秋懷贈正甫書狀

[illegible]士吟贈總領宋[illegible]　新館八月三日雨

新館春日書懷　丁卯孟春新館望南極

卷之五

古詩

幽思　采杞

卷之六

古詩和陶序

停雲　時運

榮物　贈長沙公族祖

酬丁柴桑　答龐參軍

勸農　命子

感而有作　歸鳥

形神影　影答形

神釋　九日閑居
歸園田居六首　問來使
遊斜川　示周掾祖謝
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答龐參軍　五月五日作和戴主簿
連雨獨飲　移居二首
和劉柴桑　酬劉柴桑
和郭主簿二首　於王撫軍坐送客
與殷晉安別　贈羊長史

歲暮和張常侍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悲從弟仲德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還舊居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己酉歲九月九日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卷之七
古詩和陶
飲酒　止酒
蜡日　四時
擬古九首　雜詩十二首
詠貧士七首　詠二疏
詠荊軻　讀山海經十三首
聯句　桃花源詩
卷之八
歌詩

白紵行　賣畫行
古菱花鏡詞　藜杖行
蔡江月歌　天賜夫人詞
綠珠詞　朝雲詞
讀鄉先生劉景玄碑　讀麻徵君遺文
湖水來　梨花曲
題琴成先生畫像　聽角行
蜀士漢贈眉山唐仲明
西郎吟　懷素青帝閣將二帖歌
再飲陵山春　長歌哀李長吉

寄元内翰　[illegible][illegible]甘露碑

卷之九

歌詩

讀党承旨集　書蔡正甫集後
登[illegible]興寺觀銅像　題趙邈齪伏虎圖行
題展子虔畫隋後主幸晉陽宮圖
山陽[illegible]歌贈蘇子玉　[illegible][illegible]畫行贈劉[illegible]
贈[illegible][illegible]伯通　[illegible]元行
答李[illegible]王　唐十臣像歌
[illegible]子白道　[illegible][illegible]内人[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圖　[illegible][illegible]月[illegible]帖
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字太白琴[illegible]
書黃華[illegible][illegible]郎先主廟碑[illegible]　題魯公送劉太冲序帖
入燕行
荆公[illegible][illegible]小像碑本　[illegible]武[illegible][illegible]帖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行

卷之十

歌詩

宿鐵塔寺　[illegible]木杖[illegible]行
手植檜孔子像　梁甫吟

封松行
乙卯秋九月十九日登泰山太平頂
華不注行　[illegible]山[illegible]行
居庸行　北嶺行
懷來醉歌　雞鳴山行
沙沱行　化城行
鐵[illegible]行　古長城吟
白山行
戊午清明日大城南讀金太祖睿德神功碑
聽姚尚書彈王磬琴　趙州石橋

東坡先生畫像　温公畫像
閒閑畫像　高麗嘆
晚登昆陽故城　武當道士歌
巴陵女子行　巴陵女子赴江詩
武昌詞三首　使宋過濟南宴北渚亭
古[illegible]行

卷之十一

歌詩

[illegible]陵行　書晝錦堂碑後
朝歌行　比干墓

共山行　太行望
三汊北城日樹翫月醉歌
望京府賞紅梅　黃山草堂歌
三峯山行　青城行
照碧堂行　汝南行
金源十節士歌
王子明　移剌都
郭蝦蟆　合荅平章
陳和尚馬　烏古孫道源
仲德行院　絳山奉御

李[illegible]亭　李伯淵
項王墟　靈泉行
卷之十二
[illegible]城李尉射虎行　八月十五夜五河口觀月
[illegible]行　書蕉山瘞鶴銘後
書磨崖碑後　江梅行
江豚行　花蘂夫人詞
二年冬至日湯安撫送梅
後聽角行　巧蜡梅行
寃白馬行　長星行
入奏行贈千戶[illegible]　[illegible]行
[illegible]嘆　[illegible]嘆
[illegible]刀歌　[illegible]春[illegible]
長歌行爲正甫書秋壽
丁卯冬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易外傳畢記夢
卷之十三
律詩
秋興五首　寓興
李淑玉送醉梨　書意
晚晴登西臺　呈王內翰

送陵川魏夢臣　南樓書懷留趙丈仁甫
送仁甫丈還燕　送高聖舉之關西
哀王子正　追挽楊文獻公二首
送董巨源　挽喬侯
老馬　詠史
壽毛德義
題楊之美尚書寄王運使守太原書後
哭高監察　讀昭烈皇帝紀
南堂即事　大宛二馬
落花　哭魏先生

挽劉彥甫　挽賈叔儀

哭祁陽賈侯　哭蕭[illegible]主

挽[illegible]方山　題李[illegible]道碑後

次[illegible]　靜香亭二首

題涿郡[illegible]皇帝廟　衛南感

霰[illegible]　金線泉

[illegible]　竹溪

[illegible]文甫　哭亡友孟振文

[illegible]差河　登[illegible]山谷

[illegible]聞大軍渡江

公夫人毛氏挽章

孟少保[illegible]後園四題

芙蓉　木犀

山茶　瑞香

題汶陽王太師彥章廟

晚登徐州黃樓　題留城留侯廟

宿州夜雨　[illegible]南樓

以三弟庸將別憶二弟彝

汶洲夜泊　九月晦軒貽南為何[illegible]

奉和詳議叔[illegible]梅之什

月册　館中書懷

劉房山方鏡二首

伴使秦文[illegible]次入淮楊故賦詩以見意

芍藥　瓊花

館中書懷　晚步

為劉詳議壽　曉起

湯計議生朝　生朝祭先有感

先大夫忌日　為劉郎中壽

鏡漪亭　望金陵

贈都事荀正甫　甲子秋懷

秋晚後園獨　壽劉詳議

晚步　丙寅新館望九

丁卯除日夜飲見月　雨[illegible]到瓊露

修易內外傳太極演　贈馬[illegible]

贈魏斌　戊辰新館守歲贈正甫書狀

勉孔晉學　己巳三月二十六日二首

庚午夏至夜雨　詩正甫書狀二首

卷之十四

律詩

升賢村二首　張燕公讀書臺

寓感二首　過友人故居
送王國範北上　送宋和甫從軍
下泰山題真君觀壁　開平新宮五十韻
[illegible]　春夜
戊辰館中書懷一百韻
二月二十三日猶在儀真館三首
月夜感懷　江暑
壽何待制　雨中感懷
海暮二首　曉起
聖節　壽劉評議

江雲　新館感春四首
丁卯夏六月大雨震雹
八月九日甲子夜雨　九月五日念母
戊辰寒食　蹈蜒歲
傳易有感
壽正甫書狀往歲正甫壽余以詩今歲復用其韻以壽之
新館夜聞杜鵑二首　壬申二月四日二首
病中即事　十二月十七日大風雪
癸酉閏六月十三日夜病中聞笛二首
卷之十五

七言絶句
滿城道中二首　抱陽寺
郎山　九日郭外二首
讀張良傳　讀則天紀
讀唐文粹　醉後二首
張侯宅新竹四首　讀晉武紀
即事　獨酌
鷺　西園姚黃
題明皇私語圖　題芙蓉盆
羽扇　大風

三臺懷古二首　蘇門八詠
百泉　湧金
梅溪　卓水
嘯臺　仙人迹
安樂窩　月臺
[illegible]門　龍德故宮懷古一十三首
宮人斜　宿邯鄲
射雁　味眞庵
感興　帥正堂
曉渡泌河　長蘆守白遇風四首

贈漁者二首　曹南塘中燕副郡柄貫二首

寓目　秋夕

宿黃陂縣南　賢王渡江

渡江中流贈楊宣撫　幽蘭軒

太白入斗　宿舊縣

勝游　邵伯鎭

霜後芙蓉　榴花

聞歸鴈　正月三日見月

送江梅還伴使　凌晨

感興　佛頂燈

儀真館後園茂葵　拗子

館中春晚　八月十六日曉起見月

聞鴈　橄欖

江靜　梅

憶酒友　喜雨

不寐　十樣小菊

館人饒鴈　芙蓉小酌

窗池　二月一日雨中看梅

示馬德璘　示孔晉

丁卯歲元日　貞州沙瘵

立秋夜有感　丁卯新館寒食無花

館內幽懷　伴使西討議送牛酪

新館木犀　觀哺乳燕

觀牡丹菊有感　戊辰七夕

戊午歲作一貫圖戊辰冬十月晦始成

讀堯典　讀王旦傳

即事　夢遊木香洞府

暮春二首

五言絕句

同閻秀卿南湖晚步四首

送閻秀卿　促織

長冬　即事

大城南

卷之十六

圖記

太極圖說

先天圖說

一貫圖說

卷之十七

沙八畫

道　命
性　心
情　氣
仁　教

卷之十八

論

五經論并序　易
書　詩
春秋　禮樂
思治論

卷之十九

論

異端　辨微論
學　禮樂
學　學
學　經史
厲志　時務
傳國璽論

卷之二十

雜著

內遊　敘書
琴難　瑞參頌
文辨解　龍首辨
二復辨　瘞鶴銘辨

文

手植檜復萌文　遊窮文

哀辭

胡先生哀辭　渾源劉先生哀辭

卷之二十一

祭文

祭淮瀆文　禡牙文

祭遺山先生文　祭魏先生文
祭輔嫂叔文　祭順天賈侯文
祭燕王主文　祭成王文

箴

志箴　家人箴
師箴　友箴
思箴　正心四箴
恐懼箴　憂患箴
忿懥箴　好樂箴
立箴　自怨箴

銘
耕庵銘　容齋銘
曲肱亭銘　日觀銘
居庸關銘　面銘
背銘　左銘
右銘　竹牙梳銘
卷之二十二
贊
先天圖贊　大禹治水圖贊
元遺山真贊　王良臣真贊

說
文說送孟駕之　養說
諱說
卷之二十三
書
請舅氏許道山山圖堵書
答友人論文法書　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
移諸生論書法書　答高雄飛書
卷之二十四
書

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
上常陽先生論學書　與閻考卒論詩書
答馮文伯書　上趙經略書一
為家君請命書
卷之二十五
記
萬卷樓記　趙簡子廟記
醉經記　鄙野堂記
種德園記　臨漪亭記
含元殿瓦硯記　存齋記

皇極道院記　休復亭記
恒齋記　萬竹堂記
時中齋記
卷之二十六
記
去憂記　渢澤堂記
素庵記　橫翠樓記
積慶堂記　北風亭記
棣華堂記　太極書院記
鐵佛寺讀書堂記

卷之二十七

記

鏡蘂亭記　逸飛堂記
蘆堂記　宿池記
江石子記　是是堂記
兜齋記　宋兩先生祠堂記

卷之二十八

序

一王雅序　春秋制作本原序
春秋三傳折衷序　春秋外傳序

卷之二十九

序

甲子錢序　原古錄序
太極演總序　周易外傳序
續後漢書序　王衡真觀序
雙吳事蹟序

卷之三十

序

送常山劉道濟序　唐宋近體詩選序
再送常山劉道濟序　送太原吳汪叔序
送漢上趙先生序　送鄉先生來君還燕序
送王之才南遊序　囊括圖說序
送燕梓材序　送道士申正之序
儒行序　删注刑統賦序
朱文公詩傳序　率義會序
心庵先生陰符經集解序
送張漢臣序

卷之三十一

述擬

漢淮陽士檄郡國討王莽文

漢昭烈帝討吳孫權檄
漢丞相亮諭偽魏檄　隋晉王廣滅陳會叔寶露布
唐太宗即皇帝位赦文
太宗伐高麗班師詔　贈魏徵司空制
宋璟右丞相制　贈張巡揚大都督制
郭子儀賜號尚父制　贈韓愈禮部尚書制
追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制
李克用破黃巢露布　諸鎮討朱全忠檄

卷之三十二

奏議

東師議　班師議
立政議　河東罪言
便宜新政　備禦要目
卷之三十三
碑文
唐帝廟碑　焦將軍廟碑
漢義勇武安王廟碑　四賢祠碑
姜里周文王廟碑銘　齊太公廟碑
涿郡漢昭烈皇帝廟碑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碑

卷之三十四
碑文
漢高士管幼安碑　漢義士田疇碑
毅烈祖廟碑　新野光武皇帝廟碑
周子祠堂碑　順天府孔子新廟碑
豐縣漢祖廟碑　留城留侯廟碑
卷之三十五
墓誌銘
遺山先生墓銘　房山先生墓銘
須城縣令孟君墓銘　許鄭總管趙侯述先碑
崔氏世德銘　趙先生墓銘
廣威將軍潞州鈐轄毛君墓誌銘
左副元帥郝陽男侯神道碑銘
公夫人毛氏墓碑
故易州等處軍民總管何侯神道碑銘
故中書令江淮京湖南北等路宣撫大使楊公神道碑銘
河陽遯士苟君墓銘
卷之三十六
墓誌銘
先曾叔大父東軒老人墓銘

先伯大父墓銘　先大父墓銘
先叔祖墓銘　子阿貫壙誌
子阿長壙誌
行狀
先父行狀　先妣行狀
喬千戶行狀
卷之三十七
使宋文移
宿州與宋國三省樞密院書
宿州再與三省樞密院書

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再與宋國兩淮制置使
上宋主請區處書　　與宋國丞相書
卷之三十八
使宋文移
再與宋國丞相書
復與宋國丞相論本朝兵亂書
遇[illegible]總管回降與賈丞相書
與賈丞相書
卷之三十九
使宋文移
上宋主陳請歸國萬言書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目録終

[illegible]賦 并引

孔公[illegible]之裔孫也仕宋祥符間嘗以[illegible]乾其
[illegible]則有臨川之詩徂徠之銘王偁之傳在其[illegible]則歸
一令[illegible]遂經晚進由學固不足于諸公之末然臧
汲[illegible]不能已焉者謹賦而序之其辭曰
昔仲尼之將政也兵[illegible]甲出大都[illegible]魯定而
[illegible]且王道之端於是[illegible]何天不假命[illegible]而[illegible]止
其餘威[illegible]以鉞于[illegible]而鈇于[illegible]誅十二公[illegible]亂[illegible]二百四
十二年之賊于[illegible]之以大經[illegible]以大[illegible]倫前

接天紀[illegible]意其[illegible]魄徂[illegible]不[illegible]爲一[illegible]結乎大
塊之[illegible]因鎖乎九原之底乃[illegible]而[illegible]灰不[illegible]而[illegible]
每問治而爲亂輒張惠而[illegible]信關越千[illegible]以及
于宋化妖蛇而陸起窟宅乎[illegible]附乎神鬼蜿蜒
曳曳頻頻伸舒偃蹇呀[illegible]目[illegible]以[illegible]大
澤之運動常以[illegible]醴酒[illegible]牲[illegible]而
祈祀若新[illegible]盜國而[illegible]廷巫顛覡蹋躍
驚喜[illegible]爲神龍因緣爲市[illegible]嗜利之士爭[illegible]
役使妖[illegible]界開鼓舌[illegible]耳[illegible]說唱和讙吹[illegible]震一鄙

駁千里莫之敢詰亦莫之敢詆聖有賢孫釋禍于是端笏
而前山立嶺指畜銳俟發[redacted]若子豸之覡秦始畜
笏而髮頹拚身弛袂死于心每搦于是若大尉之擊朱泚
於是民雨解蟻士風靡天子是嘉用爲御史司國之直
致國于理而諫中宮之廢折逆主之諂邇節特操凜乎清
霜皦乎白日靄焉而山嶷是仲尼之以直道詒厥子孫俾
萬世如矢者不屈不撓拔邪樹正賞善誅惡無時而已也
則是笏也與蘇卿刃偕經筆矣炎人戈叩原壤杖同三都
鑄異時而同跡仲尼爲不死矣嗚呼救世而下蛇龍混蟄
春當蒼而不鳴直道債而不植已刓方而爲圜又王爵可

直又誣謗以僞異能百出有蕩俗惑衆乘高而爲姦若江
宂廟之蛇有巧發毒伺中人而不可測若含沙之蜮者有
之笏也無之人也孰爲之擊也

哀三都賦 有序

李唐亡長安洛陽遂㷀輿爨而汴始建五代存國曰梁晉
富遠宋受禪太祖以汴土薄易無四塞之固且非王者之宅
上游之勢也議遷都長安而太宗與大臣不從太祖曰今
汴所利者近漕江淮之粟耳不及百年民力殫矣至宣政
間民雖繁夥皆遊食不本著侈靡相矜蓋之以黨禍重之
以侈政老姦擅國黥閹用事敗盟開邊而宋果亡金源氏

都燕拔河朔之勢以雍洛汴爲邊鎮既失河朔始南走汴
金亡而汴亦虛迄今二十餘年百王之制度九州之壯觀
漢以蕪替遂無孑遺神州陸沉衆爲丘墟可哀也已於是
作哀三都賦其辭曰

維帝極之弗建致神器之顛趾榱者甍而稱宗力者踣而
沉祀兇銳欽而兵傾坤靈累而士死天王之所居數大之
所止膚野嗚而蕩滅走城狐而傾圯意乎伊嗚伊誰之咎
哀阿城與避哉邈矣亡國之蹤自西而東吞聲潸涕原始
要終昔明皇之臨御恃開元之豐功抑漢魏而㳙視犖三
五以比隆謂天崩與地陷可寔安以無窮學靈業於天上

徐祿兒於宮中侈錢一勳寵臣爲弄欲未足心禍不旋
割一統以裂絶將兩河之盜種陵夷僖昭肇臣喬驕胆
閼鼎倔彊不軌巢以饑歲溫用盜帝劫秦與以入洛血
蘭而行赤咸陽之故基視萬世之元氣合洛邑而弗居
陋姬旦之王制嘻嗚呼兩京遂蕪中夏壯觀剖于汴
迄用定命茂爲封謨龍蛇起陸競爲闢闔五季如傳舍
於二猪之求國戳干戈以渫樂化殘暴以詩書豈期百年
弗戢顛天淵黨援鋼層閣再機壞法亂紀撥本塞源既崇
侈而肆欲復敗盟而開邊宋南朝廷棧兩宮等華石綱運
太湖浪驚祖宗之澤盡艮陽之宮成列金爭於海上揭汴

虔一例忘社稷之資以賂燕雲之屬名二帝北虜一馬
南渡孽不自天勢成踐土有臣不臣僞王張楚人有民無民
依國齊豫靈光歸兮無一炬巋寶座以飛南燕雖梁而
不語何以新之兮光不知其誰主曰惟金源國一再傳
擧玄羌與肅慎然遂武而帝燕合夷夏之制度成一興而
煥然六唐宋惟一閒詐元魏之敢先而乃取失其道潛朽
其燕北陸翻沐蕭牆禍作公孫于鄭王遷于洛日入陰崦
復追其漢駐汴宮爲王所不井千而分弱籍二京之形勢
跨關中與河朔地日蹙而日削然大鴻以北簿但卑爲之
定非不遂至于土崩爲呼嗚嗚爾於雲界之說其前以根

其旗一傾望地三都廷藏哲王之偉蹟以聖之丕基
傳梁亡之庾信走吳滅之陸機宇區中以顧瞻悵掩袂而
興悲碧雲高寒何處長安灌水有色渭水有聲不見人
慨乎其嘆漢室金莖東移銅狄淒茂陵玉盌暴出人閒桂虹
兮貫天淒風兮射闕冕冠蓋兮弗復觀帝東游兮何當還
雖終南之峻極與太華之蒼顏壓九地之王氣跨千里之
秦川雖人亡而事去尚虎踞以龍蟠北邙坡陀伊洛交流
恁爲如擣傷如之何以戈馬之猖舉乃冠而一盡官人
肆念寧恤乎他窮而不寘其沉湮之鼓雖盟乎而
揮而歸獨流而南趨水南有花水北無家荒涼區以淒

天施衡風起兮飄忽蕩愁歸與驚霞湯湯乎汴蔡三徙兮
終敗儉鼎湖之龍去震長平之兎解曠萬里爲一虛疑天
地之欲壞文子文孫青城苦魂風悲白日雨泣黃昏陰雌
吐蛤枯丘遺存宮百王兮何有山萬歲兮不壽石九州兮
其以於王京兮猶秀爲於中原無所歸咎李唐旣遷金源
弗受厥豈一黨宣和八賊務快私忿竟亡人國言及此兮
噎吭涕無從兮橫臆草木爲之不春日月爲之改色小人
懷土君子懷德王澤不流下民蕩析孤猶兎而首丘人豈
志乎都邑秦人朝鮮汴人郗遠不見鄉國泣涕漣漣父僕
三韓子奴於乾于嗟隨兮乃無邪輸目愁雲之異域決老

臣乎荒原慢揖神而振志忽心死而骨寒苟言還而言歸
豈安土而重遷爲兮誰兮何杖可倚丘乎壠徒碑挂松推
鄉不來矣兎其骸而魂一夕兮九逝扣玄關而問之枝氣
數則已定何他係而自私夫亡有大業與有嘉運豈九州
之神靈無一人而與問王業不偏安坤極不終傾蓋秦之
於吞而亭始於困國家方尚帝德推天元飛漢唐之龍驤
駭拓拔之厲臣聞帝王之宅宅其天居而覆民吾何爲乎
愁嗟艱辛以熱中而疾夏爲萬物而憂者也易哀爲樂收
泣爲笑揮愁雀之朝陽遑山河之夕照

渾光硯賦

賈侯有硯端之異石也溫潤堅潔渾然天成而不鑠匠鑿之力余嘉其能全於樸而致於用也故名之曰渾沌而賦之辭曰

昔先天氏之一卵全渾沌於太極有心有跡而惟變是適方其殼不青而拘龍不蛻而藝會萬殊於一同而納萬動於一息忽感而化與神俱入秘于重泉蟄爲老石而潛風波沒泥滓澈沕潏湛清泚昣瀎驚而墳彩老蛟怒而厲齒旣未復乎故步復見遐乎舟子淵九重而縱出判二氣於太始深固反以誘盜靜密反以求從劍蕃臍而獲羣落鯨肝而得紫一泓基而失眞六竅存而不死然衆變之夭怒

實大化之所使水無風而不波心無物而不起但不離不隨不纍不弭又焉有卵爲石石爲硯之異又何疑硯非石石非卵之旨蓋必有是物以明是理必有是用以明是體一貫而通一宅而止是渾沌硯也已故其奕輝光登侯堂玦匣貯而色瑩淨几隙而氣張定心存而玄纇自役大樸在而儵忽自亡散跡於墳典稟勳於文章石渠東觀陵轢秦漢孔壁汲冢頡頏夏商盧南山之松而不變履孤竹之管而不傷墨者自墨而不迎儒者自儒而不捋含中和而蘊沇雨霧摧堅貞而金聲玉相霧散拔于涯水陰鐵溢于秋陽色非此色而妄幻賊時非此時而靡亡守童孚濟泓洋不名不海而其用不可量也亂曰硯之珍石之詭者渺光含玉肥水知白守黑兮爲石谷知剛守柔兮爲水委是以涸四海而不泛灰萬山而不毀納元氣兮雲之根化無窮兮神無已而列諸聖賢之軌固不待蒙莊浮屠爲言而作管時張貴二侯方聲焉患哉以見諷焉

銅雀臺賦

天斷漢結誕植姦孽董則顚而袁則揭曹氏倡狂銅雀魏業既崔嵬閶闔門然三臺見三山截嵬斷雲縷重檻而走六龍折角斡霄極構空碧鶱金鋪直外陰中壯天骨柱天崩激千里而怒長風如此之富如此之雄而操之心猶

未死伴漢之天爲曹氏矣漢之國爲曹氏國漢之民也曹氏奴漢之臣也曹氏謀漢氏之宗廟宮室墟矣乃曹氏之列屋長門美矣漢之庭寡婦悲曹氏之庭嬙與妃眝義聲亂義旗孰知其非而操之心猶未涯旣立海移山分辰斡斗烈漢鼎節入魏宮綰漢綱而維魏臺則丕也拜表雄也拜章權退備隱琮降表亡不愧漢霍光自比周文王四顧無人虎踞而兇悵忘赤壁之辱誦明月之曲笑吳蜀之僻陋鄙桓文之局促乃上重臺入雙闕慨雄姿鼓高節燕歌兮玉樽歷趙舞兮風翻雪望二喬而不見怨孫劉之未滅顧我翼其吾禦我角莫吾折彼神器入吾手孰敢拔而裂

之哉曾不知此世此年守漢宮者孤兒泣血守魏宮者故
雄倚疊也一旦藝不忠國昭不義扶濟又投車龍悲风湖
則銅雀之富魏宮之蓄賦規盜模一爲晉所居嗚呼天既
不有漢而魏侵當有天使魏有天則魏之爲魏亦昭然矣
奈何魏反不務可作真帝逼君而生拱北以漢臣欺世而
死征西乎噫欺人者不自見已不欺人人不欺已魏欺漢
作是臺而不能居晉欺魏據是臺而不能保臺乎臺乎果
孰居乎不欺人者其永居乎

龍蟠若木山子賦 有序

龍蟠若木若禁園之奇石也德陵特沛播棄泥壤遂別崩
折有客過而悲之因命僕以爲賦其辭曰

天戟奇骨儼立突兀不斤不鏡而盡諸山之秀鍾造化之
寫力百轉而菁萃蟠龍蟠乎若木茁元氣乎一拳露大初
之面目潤涸四海幽谿萬谷尺有千仞之峭歸無一粟之
俗蓋天鍾美於是備夫三露之蘊以終萬物而始萬物不
徒說於人而爲眼中之物也故其堅足以不磷重足以鎮
躁止足以閑邪靜足以塞欲使爲明堂之礎而足以柱天
使爲昆吾之硎而足以剸王惜乎時也非時命也非命投
閑置散於修靡之地而爲游觀者所矚故默默以自容兀
兀以自足三十六宮方夔沉書翁乎容而戰嫣抹矣而綷

綴此周鳳凌霧慘風呼雨沐踞長松而倚脩竹書漢武之
雄奇異秦皇之山獨齊管絃于天籟等山丘于華屋寄春
色於莓苔寓山鳥之一曲幾雷霆之震怒欲奮飛而起陸
媧皇逝而不返懼不周之再觸是以陸沉而不溺朝隱而
不屈巍巍乎將閱千祀振萬古而不朽不殁也豈意其山
移海倒地圮天覆虎出于[illegible]以[illegible]于橫幹神鼎而實棗[illegible]
逐麒麟而囿麋鹿又崩[illegible]嗾復閒滯于瀟濱彼不才
之石瑰珂砻确全其[illegible]此其將遊沉淪淤底豈甚
壞閒化亦將有時[illegible]嗚呼一石之微猶若是矧抱
奇之士乎士已[illegible]大夫之三削而石復爲奇草公之慟
哭也宜矣

靜齋[illegible]竹賦 君姓張氏竹畫公之女元遺山之姨姪[illegible]

甚哉物色之[illegible]也不爲丹青不爲綺繡不爲泉石不爲
卉木[illegible]於片[illegible]形於竹開太古之玄關寫蠹臺之幽獨儲
秀潤於[illegible]拓貯冰霜於肺腑足乎心而無待於目備乎理
而不備乎物合乎神而不徇乎俗蓋達者之有天趣而以
貞節爲寓也若一葉一節施塗粉澤舒焉而布熳慘焉而
綴雪以規規之形似幸他人之目悅是謂惡之做犨惡足
以知吾物色之說竹有竹外之形墨有墨外之色故與可
有成竹之論坡仙有心識之歎而頴濱謂解牛斲輪心手

俱滅而後至乎超絶詭僻陋固滯着得則其洲也於乎歸
筆琴書淵家准筴玉冑振吐天能幽閑貞一瑩璧無瑕霏
寵光而高蹈緬邈志於雲霞湛虛室之太素曾不累乎豪
奔故其坐雲軒竹窗字凡蹤絶天籟舜吞八九之雲夢小
渭川之千畝沸蕭蕭之神寓植歲寒于毫楮攄胸中之全
竹於筆下之風雨忽穎脫而迸裂怒絶繃而鬱去何此君
之尚玄蕭青翠而不處恍一夢於藍田幻兩身於湘浦措
斧斤兮何地陋淇園之漢武揮淚涕兮何從媿蒼梧之二
女發四座之清風駈半襟之煩暑欲折枝而不得懼其卑
之或怒縱入橫出高森聳舞不步不武不繩不矩百千其

狀刻接或造會兮欠呻而得於朕頤豈畫工之屑屑於此
爲而從容神音忽恍恆不與萬物同化將落落兮終古則
君之玩物色寓天趣又其紛紅駭綠所得同然而或訛
曰月府兮雲鄉戲墨兮淋浪雲飛龍兮神蒼賁列數幅兮
森中堂氣颯爽兮來三湘粤惟靜華之比德兮求貞節兮
凌霜

怒雨賦 己酉五月十三日

蝀骨畢而腐脾箕移口而骴吞帝霧斂孚赫怒氣軒軒兮
不平乃命箕伯召坎師韓陰軸翻陽機鬱抑乎兩儀蘊陰
于四維包昇乎八荒充塞乎九圍括一寰而大舉彊萬里
以長吹陣雲移海而起鬣霓貫斗而飛霹靂慄慄沆寰凡
戚收兩造之和氣寒凜凜兮來逼忽六合之破碎迸金光
于虛空遽來兮䨓轟迅擊兮霹靂飛旋之空直噴千尋
之絶壁動穿心而裂耳訝隨入而頂出肝剥啄之聲落似
沙石而迸濕忽抑絶而留聲兮渺篬之喧寂聽江傾而河
沸凝天漏爲一滴溷溷蕩蕩滂滂決決千里一注瞿塘峽
上急浪驚湍汹湧飛蟠從天而下底柱山間綸泰堅之百
萬避晉玄之五千怒夫差之木犀既射潮而矢天火琵縮
而淅瀝復謖瀌以漣泫蛟龍會而不屈走陸梁以高騖蛙
蚓喑而不鳴蛙黽噎而不噎疑天地之嘉遘欲覆世而一

洗冤雨潸而轉石罔象喜而跳淵潛溷中之污穢没庭下
之苔莖疑天地之衰運復太古之茫昧推子路而不發貫
崩壞而壞垣老嫗伏而不動固局束以攣拳彼胸中兮何
主宜外物之變遷羌獨台兮草堂方偃蹇而高眠爲攬衣
而徐起正冠襟而待旛主之乎以忠信彼胡爲乎詖偏僻
孫雹之長掃賈餘勇而忽遷星吐焰而耿耿月流波而娟
娟於是濈濈而下翠蒸蒸而歌之歌曰尸居兮龍見淵默兮
雷聲彼自怒而爲幻我惟常而是允存而守之一心而定
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又何怒之遷而喜之引也

瓊花島賦 有序

歲癸丑夏繼入于燕□月初吉由萬寧故宮登覽地形猶
徘徊佇眙風肆矚想見大定之令□□□□□□□□
有壞乃作賦焉□□□□
括矢飛燕遼□□□□□□□□□乎金源鬱天居之宏麗
開陸地之海山忽陵飛而阜走見虎踞與龍蟠建瓴水於
河朔浩不知其波瀾沉沉翠華旋坤轉乾赤城紫府幻出
塵寰粤惟瓊花之一島突兀乎其間崑崙之巔海風怒號
劈濤頭而迸落結水面之青□□□□□□□□□如
黍□頭冠日觀而卻走傴知□□□月窟而横高案□□□
□□瑤光棲起金碧鉤連斷虹飲海頫地傾天華陽九州之

遐[illegible]遐海百年之蘊煙濤烟與蒼莽佳氣郁郁芊
芊時屆清爽天下晏然側淮南之戈荊楚帖崩纏萬之
角而安西安神武不殺□日□□□□□□□□既結而無事
乎開遼明珠白雉不召而□□□□□耳無用而復選一
人高拱於其上無所爲而無□□之□大臣優游於其下
無所爲而與□樂之盛萬物鉤光□□□□四海被澤而不
偏風俗既□□□日完財□□□□□刑不用而措政不更
張而治士不作聰明而□□□遷善而不知其所以□□而
然綻發乎魏孝文駿駿乎漢孝宣宜乎於此□□□□□
時適往而追羲軒收萬方之瑰瑋羣九土之纖□□□□

之環佩奏鈞天之管絃御長風於絕頂訪蓬壺之飛瀑閱
八荒之壽域正一氣之陶甄躋斯民於仁壽而君臣與焉
翠拊民於遂樂而君臣享壽澹浸釀郁上浮于天舒愉粹
暢□□□于泉濟濟洋洋殆三十年見始終之全盛九龍之
飛□□□神鼎于羽淵宗沉社傾而乃屢遷雖則屢傳竟不
能永□□待功如是□□如是不克負荷一舉而棄捐孰爲之
司而□□之然涸金源於汴蔡卧一島於蒼煙悲風射闕□□
□□枯石荒殘瓊花樹死太液池乾游子目之而興嘆故老
思之而泫潸蓋餘□遺烈膏于骨髓著于肺肝雖死而若
生雖亡而若存有與祈洋同沫箕尾共壽者雖曰假山而

實□□也披虛□虛□□□□□主以萬人之力肆一己之
欲剜天乾坤撼吾山川雖曰石山而實血山民欲與之俱
亡□□□盛衰寧不愧於茲焉

泰山賦

粤大荒之播氣肇天一而爲水渟沉澄而渦凝柔洞蕩而
剛峙故水載乎地地載乎山抵艮苗震冠海而起爲萬物
之始終繼八索之首尾堪輿之骨壯員宇之形似人皇九
頭□戴于杞禹盤盤□神力是試□而爲三別而爲九杞
而爲四中維岱宗獨尊而雄盤踞萬古莫與比陰衛□□
旄□□極熾融□赫赫物□其巍華固□□金天□□□

繞乎萬化尊樞恒赤宏富天地闔戶玄都幽府閟陰宅
海惟岱山首出庶嶽其頂則呀突乾維其足則亘拘坤
維蓋東國之全勢孕日出之淵㶿作帝孫而爽大混天而
兩不離為有生之司命擬天地之宗翁廓太初之面目樞
北斗之衡懸紫六合而蟠首龍七澳而吞角譬大海佐不
流之仰丘以東作祖洪河之奔流俾回瀾而北卻三州得
以安生萬民得以十求狀龍之飛斬軒轅趙背左蒼叢天
右濱斬層青徐之疆吻包淡靑之封略歷吳頭而益實彝
菑尾而欲割拉浪邪而秋翕挹幽燕而回羅渝濟潔以為
襟帶汶沂以為紳大海於雷夏成庶澤而羽浴吞溢等

泗洸長安周畿可以夷沂洛合谷九州之半蔽壓數千餘
里重營疊嶂不為奔勢稍無他山高踏蟲落劒門則扼其
要閭樓石則肆其超卓天台則贅其蔽藩太行則亘其磅
礴各據地勢偃蹇峙屹如草昧之崛起據偏方而縱跨恃
區區之險固徼制外之封疆孰如茲山中華正位極崇
元不冠褚樂天宇而嶒嶸王道裕而綽綽豈無群山紛
紜交錯或縱橫之蛇結或爭嶸之龍蟠或刀巖之櫛戢或
斷壁之牙竭或青曉乎天而以眷旆之玉削如牽徒與宵
民極其力而相較發氣發其餘以為宂以其塗抹孰如茲
山衆見雄異朱紋躍趙純粹中正崇高淳博大哉乎

九玄對如滔宮闕其中峯見天子之雍容前列如卻後列
如剌拱揖旋躩見百工之致恪云云亭亭衆星北辰石閭
社首百靈一觀既逹湯而豈階復賊豁而綿邈扶青帝之
宮觀飾玄臺之樓閣瀛洲避其幽深蓬壺遜其宏廓飛瀑
衝絕頂之長風馭天地於目末闢扶桑之閭泰幻魚龍之
嵐兮逍遙抱明月而遊舞來王芝之芳潤採先天之帝泥
擇鶴卵長鯨於雲根某鳥於日脚蒼茫分其齊色綠紅
金乎碧落羨和起其龍叙竇萬區以㞒覺蒼睨蒼而奕奕
昭宣財而均均豈徒云乎高大乃與世而落莫豈呈奇而
霽異著帝之昂巒哉若夫觸石而雲膚寸而合崇朝一

雨瞬旱猶虐巷舒陰陽者不可度有如是之神儲靑注澤
善為桑土衣被天下民無寒苦播爲陽春孫蕃天宇發育
萬物句芒察庶信屈起伏如嫗如煦有如是之仁既高而
大又神而仁乃於嶽藏為生聖人繼大皞之統萃泰壓之
貞太極再造四時後春藏而為道發而爲文簡淳其民光
舜其君德與山高名與山尊六經並天與不死者存則又
與天有爾園松椿出器卑生皐解美金錫之利庶珠璧
之珍者不既大矣乎宜乎唐虞成與周漢極制巍巍堂堂
設陟降禮王後帝世親報施燔柴燔於萬于萬世

虎文龍馬賦 有序

房陽卒將星列房駟健之至也故飛而在天則爲龍行而
在地則爲馬雖八卦皆擬其象而獨尊於乾坤聖人而出
于河包犧氏按之爲畫聖人事業以之張本而文籍生焉
則又用之至也出於乾陽故産于西北陰國金氣往往騰
踔蹇龍駔駿特異號稱龍種者蓋其氣盛大皆莫若國朝以
漢唐莫地經西海蒼蕪之際又兼金澤[illegible]爲井西
域三十國古之所謂千里者海飲川量婦人豎子皆乘御
之技奇接異始得與御苑下乘
今上所御虎文龍者空西北千萬羣而未之有伯樂之
所未見書傳之所不載古今之所罕聞又虎文炳然有定

武功彰文德之來焉昔漢武帝得之外國而欲爲之歌唐
太宗之所御則圖畫之煙閣而爲之贊矧今至于本國又
若是而無歌頌不作則與駑駘等爲無所[illegible]花爲路焉
之猶不敢賦曰
天柱折地維絕東南傾西北揭陰日星[illegible]陰陽爲
氷雪死土街汰枯山積鐵白草失春黄[illegible]萬
餘里蹴踏幾千萬年鍾天馬之剛健混神龍[illegible]
其精萬餘羣幾千萬匹相[illegible]立國不[illegible]林
翠不素腩而鬣[illegible]而閑止[illegible]徹
游閑適全其所天故皆越逸一無[illegible]百不[illegible]一力
有餘裕故皆蕃息滋[illegible]溪谷[illegible]以一戰
諸國而無敵迄今四十有餘年矣我
君中興眞龍開生一氣[illegible]星曜靈駿西域[illegible]北庭飛
黑水晦青眞[illegible]崑崙[illegible]池[illegible]生[illegible]振長風
而一嘶凡馬喑而不鳴六丁[illegible]
乘於是欲奔吾翟屋注神龢介脫角牙[illegible]
一龍而若驕質金火而黑章[illegible]
文散玄黄以爲花會運數以呈用來馴服于
帝家頭胃隱戟面頰夾壁[illegible]門肉闕
汗溝血滴[illegible]精絲齊分[illegible]王路[illegible]

後兎[illegible]飛燕掠地輕不著土奔軼滅沒[illegible]去縱步
東西有丁天地無路倏忽變化匪龍匪[illegible]過知
得主帝軒之飛黃后唐之赤文周王之騄驥漢武之天驥
觀文之[illegible]馬死皆不得同年而語矣於是
帝亦[illegible]異登進上廐一品[illegible]秩萬乘之右鈒玦實錯鞍勒
珍[illegible]王鞭服習馳驟建旆西出足力[illegible]張渴飲洱水
[illegible]萬里一息建[illegible]與王吸絕江流瞰視武昌朝楚
暮燕[illegible]宮[illegible]正[illegible]在天遂郤走馬
和鑾雍雍垂拱而治天下視彼夸毗盤于遊畋[illegible]修
黷武求仙奔馭師走嫖姚志欲無已馬則又天淵之隔也

亂曰嗟異焉兮遇主知虎爲龍兮風雲翔會宣盡兮羅杜
蹈陸萬里兮強一馳乾坤小兮日月低適時來兮加帝羽
翠偃儀兮呈雄奇宣皇畫兮耀主威朝江南兮暮遼西功
德崇兮天人歸飾玉輅兮開金扉爲在廠兮方無爲

冠軍樓賦 有序

中統元年庚申夏六月奉命使宋道出宿州凉路霖雨蒸
屬作惡滋爲稽留於東平嚴侯之第開府予是一日置燕
于冠軍樓在城北隅西望平遠盡得東南之勝乃爲賦之
其辭曰
庚伏苦雨沴氣中人據塊毀壓沒馬滑輪蒸飆暑倏卷局

不伸予乃斷羈思振氣驄識天倪肆棲倚將超超乎遙往
而沛沛兮凌鸕鳥引領而延佇快遐觀而馳睨玉畫公子
全魏列侯立焉却坐超于勝遊越貴泥之坂而登冠軍之
樓清風脩脩火雲四收別入一天曠如三秋闊步高視覺
九州之外復有九州欲中天而上征掣層霄與陰爰詭洋
漫以爲友翱逍遙以爲儔旁薄乎希闊徜徉乎燕休既而
靄豆粲列吹歌蓋發凉入翠綃悠生瑟瑟遐聲跌宕壯氣
激烈卷山河於寰睫駐風雲於玉節目與天遠高泉入睫
爽右齊魯面左楚越海岱連絡迴東北而去淮甸平遠轉
東南而坼聯陂塘而際野溯青山於一抹屹寰南之相望

嶷嵩頭而發躍乎摩霄穡萬島星列皇輿鞏固藩墻不決
隱若長城淮海有截惟威惠之並舉俾蒸充則遯跡雖平
術之一區固形勢如四塞伊將臣之司邊不在于地而在
于人不在于兵而在乎德所以森冠乎也玉盤醞醁遠一
再行吳歈楚謳激爲新聲淋漓參錯飲騁流酣酒酣氣張
心翼鴻濶慨嘆今昔反有異乎其情顧眺彭城隱隱坂下
想見高帝之嫚罵項羽之叱吒騰滿宇宙而鼎爲淺時出
骨殺野魚龍飄鰕孰得孰失寄爲辭兔一時偶然莫鶩王
霸與水徭爲之流而淤沚楚迷而從遠望緜揚塢浚遠遠
土蛇一券千有餘里禹汴大禾條泄淵然首而虬尾道長

雲與老樹見窮奢而搖移裂瓊花於天必而荒淫之常予
凡以欲而從人乃保宗而延祀將以位而爲愛同齊藝而
不忘誰可從耳目之欲血生人而肆一已哉其惟在沈族
身被其戮爲萬世笑宜矣登高而賦樂極生悲擾擾綸綸
將安所之納暫於一息復駕焉而還歸月在疎桐步至
馳嘯書而爲賦以寓遐眺

瓊花賦 有序

中統二年春三月行使李公致瓊花數枝是年冬十月而
夢二客相邀至離楊之后土祠飲于花下嘯歌爲樂既醉
而覺乃作賦焉辭曰

江風吹雲枕歷霜月神不接目眩足起超相揖曳曳境與
世別天宇闢凡蹤絶歷蘭路開桂闥飄飄乎遥真[illegible]空不
知身之幾何而遊乎虛白已而扶搖頡頏恍惚莫量疑在
鈞天亦如丹陽孤鶴飛來縞衣玄裳翩然負乎背風翱翔
下視淮海雉堞相望貝錯珠瑩棟宇連甍繡簾珊瑚[illegible]
漫兮十里一市金沙煌煌混灝海之魚龍駭飛埃而陸梁
忽丹霄之二仙躬青鳥以相將持仙花以為言可賞月而
飛觴是閬苑之仙根來瑞世而呈芳坼臙雪以搖碧刻春
氷而帶黃噴香蘂於花心引輕絲而不枉天風收其落英
不委地而飄揚彼衆卉則洛死漫紅枝而綠媚玉陰凄娑

徙倚徜徉清香忽來莫知其方乃誦明月之曲歌窈窕之
章倚歌橫簫鏘鳳鳴皇挹芳瀣之浩渺傾墜露之淋浪卷
瓊瑤於盃盤吸霜露於肺腸欲折枝而不敢懼貞幹之或
傷且對花而舉酒澆遯世之茫茫倏為玉女陽花而語曰
嗟花神是為花主責自瑶華以臨后土剪氷綃以為裳羅
蘇塵於金鑪拂白霓而下征或秋霞而輕舉現仙姿於塵
寰寓風神於月府且曰有妹其字飛瓊適來瑤池奮為新
聲與君佐酒以為予誠遂作穿雲振搖瓊英說仙家之幽
杳詠蓬壺與赤城閱花朝以逍遙馳芳姿以輕盈嗟胡為
乎斯世而沉冥乎此生也時予既醉二仙亦去花落草空

玉桂斗醉參秋風乘鸞鶴餘香冉冉月落窓户乃為
記夢之歌歌曰玉宇春兮花始開與二仙兮飄然而來花
亦喜兮搖搖乎瓊瑤擲飛英兮泛酒盃飛仙為我兮歌以
樂樂亦既醉兮胡不歸花滿袖兮香滿懷謂予是夢兮予
不疑嗟時之人兮孰非夢之為

秋風賦 有序

久在含館偶因秋風之起一時介佐三節人員皆為感愴
故作是賦以激釋云

對星度於江淵復月會于作噩歲若天之黃昏鬱餘蒸而
欲炎忽[illegible]之露雲蔽擁颸果果慘慘遊魂孤雛吹隙

涼冷遽作於則此覩天屬擾城抑納衡乃肅殺披離衡扇
動暮叢宿濕于雲櫛以新摩于木末觸聲感而興懷悟陰
森而索寞既乃一時介佐如對馬而嗟撫辭持膺撫面向隅
以為行如返如執如棄如知相與愴悅然艾咨躬責己天實
斷余行使尼止方變故之無窮則憂思其曷已或當饋而
三嘆或中夜而九徙歌歔歔而寓哀痛撫床而裂皆金石
化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余乃紆徐而告之曰士不以一
失自沮一得自喜金百鍊而方精節萬折而逾厲持此心
之充矯奚外變之軒輊今[illegible]勇退涼風至因發蘇滄抑
[illegible]我雖遭寒宋猶有[illegible]存德音在耳[illegible]清氣

然而音排去欝攸攝衣踊躍凌灑然鶴舉浩然浮志快側
行於雲霄期翺翔於帝里以成行俾照耀於萬世
何乃作楚囚對泣竟不爲魯連毛遂而浸爲宋玉之悲耶
子以秋風爲悲余獨以秋風爲樂夫以秋風爲悲者獨
子也常情皆然門巷蕭條良人遠征傷心砧杵人邊城
庭樹脩脩獨帶柳邈遵生寒夢長人遠此怨婦之以爲
悲者也弱水雲沉交河日落風急霜清重城擊柝今重身
輕黃雲畫角十年不代有書無不吞聲飲泣又下邊陲此
戍役之以爲悲者也塞北游子江東賈客去國春年音塵
杳絕行露沾衣風吹曉月草根蛩吟喚秋啼血四顧無人

氣塡心折羈旅之以爲悲者也變巾金鼓疾淵貂衆從
橫不就擐主怨鐵葉落草空心事悲悽知已不見天高鴈
沉彈鋏風悲長歎短吟白草荒山塵埃滿襟此不遇之以
爲悲者也散栗青黃草肥弓勁瀚海波翻鐵山塵豆肉飽
顏酡控絃馳競一嘖生風長林葉下陣合鞬鳴戰騰萬馬
破壘殘城崩沙解瓦此遺黎之以爲悲者也今則
仁聖御世霈德施惠下輪臺之詔發輸平之使二鄙不聳
齒人和會麻麥幪幪黍稷穟穟室無怨曠之婦塗無羇滯
之旅剝無不遇之歎戍無邑謫之苦狄騎不出烽燧不舉
則其情之所悲亦將以爲樂也子何以所樂者置爲悲乎

於是介佐相與言曰吾等之惑固如所云吾子之樂可得
而聞曰可哉蓐金行斂持籥不鎩大火西流曾沴不作有
風颯然下老天洞庭波木葉既陂瀟湘山雲滑快
萬里以長吹卷餘氛與纖翳泯六合以澄清展青空而高
闊爭衰陵之洲渚閭巷之城郭留照樓挂殘虹
於高閣木落而江淨天澄秋呼鷹嘯遠天飛虛而覓
歸鴻露華冷而鐵笛突兀霜伏先寒鍊子聲茅
納者若之新商於瑤瑟奏清音於珠箔際邊爽以照曠莫
不凌競而曲羅是其所以清也蘂拂於青蘋之上竟攝於
蟻溪之間激怒於土囊之口弄響於松篁之前散氣寫於

滂鏗鞫於任淵拔生金於曲岫主於空山虎嘯
激裂龍吟而九淵翻是其所以吾於蕭蕭激沙
秋草白蘼蒼華金薛玉介飄飄搏擊氣勁心老沙場
雪代漠生雲騂騶紫燕星注龍文輕風入足赭沫追奔
朝飲滇渤夕踏崑崙尾明瀚回天池浪激鯨鵬摶山鵬背
開日乘化起運挾搖發迸忽塵香不可及是皆遽感
靈而神變化瑰奇壯浪有不可紀極者余於是時則將騎
閶闔溢混縹結佩蒼非煙之冉冉御靈颷之沛沛相羊逍
遙游於萬物之表翱於八極之外聽萬籟之秋聲轉一元
之和氣行而爲春融而爲薰陶仁壽於吾民厝治安於吾

君是余所以樂也子其東載秣馬易懸為樂蠕毛垂胡兼此以飛揚巨魚濡沫快一縱于林壑也仍作歌以訊之曰茂陵劉郎去不歸秋風起兮白雲飛余欲翔于帝鄉兮褰予行兮江之湄南山有鷞兮北山有薇月縞縞兮風淒淒有美人兮天之涯搴桂子兮今其時裁子之佩兮擥子之衣兮與子歸兮從風之吹兮子毋以為怨兮

牡丹菊賦 有序

初入新館客將宋曰新致朱砂紅牡丹菊一本秪三四花悇悴萎蔫不以為青龍之牙兩西之陳也今歲忽茂達成叢高六七尺及秋而放數百花所未見也適正甫書狀生朝而其花尤盛故作賦以為感其辭曰

西風悄兮幽扃木葉下兮空庭忽異卉之呈芳乃示予以不情郁霞腴之春姿敖玉盈之秋英燦綠絹于青柢兮羣羅于綠莛拆緗桃與紫微訝輕紅與鶴翎高層層以奕奕重襲襲以盈盈結膩黃以為心抹沉粉而含馨凝夜氣以夸豔姹斜陽而擅聲仍牡丹之花王亞將菊以為名嗚呼噫嘻時設匪時造化則奪形色不移雖反常而似妖顧真宰豈予欺寓國色於秋孫謝凡品之芬菲挾金氣於西陲吐霜葩於東籬鄙傾城之鄭袖羽佩蘭之湘纍獨超出於群倫不擊回於等夷特以秋而為春乃奇花之出乎彼自為一時殆非後時也且持盃而泛露更嚼句以待月儘吳江之飛霜甚窮海之蒸雲與後凋之姚魏共終全于晚節

幽怨賦 有序

上即位之元年詔經更成于宋宋人逆之入置于儀真甚究禍國沮綏犒隱誣為歎兵不受書[illegible]再遂不令進退自庚申至于甲子凡五年冬十有一月宋人乃採其國喪而復無繼釋之命幽抑無紀極而莫適赴愬作幽怨賦以自釋辭曰

天明監觀弗敝兮氣裴苦以誠陳吝鴉道以執則兮于坦夷兮是猶惟禮與信為通達兮俾行李以關津額率復之

弗越兮何虎尾之咥人棘予冀而捉予軍兮竟窒扈而莫信滑漩洋以造艱兮胡構台以冠辰習坎而入于坎窞兮遂家幕乎窮莫境百折而憤于下兮墜沉坳而無極蒼扃側于昔井兮重覆盆而擠石鬱憤默而屯惛兮觸黯然其若潴蹐泥塗以墊隘兮溝湫壞而滋濕頓濡滯而靡底兮疾重膇以侵贖混河魚與谷鮒兮奚幽窮兮焉所得顛連而無扳援兮仰千仞兮無涯涘責躬而反己兮抑不知其所自粵台宗之權輿兮兆玄鳥以降殷託帝乙之支屬兮分方祊于太原蟬聯而曼延兮委薄族而紛綸羌白弱植之煢特兮乃繼弃乎其季振迅而自亢兮欲託始以立世

龍袞皇屑之氤氳兮紉蕙蘭以爲纓冠章甫之巍峩兮鏘瓊
珮以爲佩握火齊于天衢兮挽扶桑以載燧造高朗以正
大兮灼群昧而用晦摅混沌之滓穢兮萃元精之純粹衣
堯兮服舜仁爲旗兮義爲軔堅窮而弓守兮望道囿而日
進絶蹤兮追塵弗以爲遠也探神淵而挹道眞軼乎無極
之近也渴日而不得留兮乃以夜而爲晝葺江蘺以爲裳
兮雜芙蓉以爲袖扈辟芷以挾芳兮濯爛錦而緝綺迫驥
騄于康莊兮翥鴻鵠于雲霄肖嬴希有而出大荒兮乃度奐
而絶迹汎洙泗以揚波兮扇之于以清飈撥蒽蘢而抔瀣
露兮濯旭日而晞蘭茗遊逍脩之際嘉兮下兮旌以爲招

謝泓元之無告兮久遁毒于荼苦方焦爍于鼎鑊兮莫爲
之于刀俎俾顚連之赤子兮化白骨而撐拄血肉餧于原
野兮腐棲菹而横宿卷閭軀沉孶烮地兮猶三光而汚
九土朕盡爲其傷心兮豈爲民之父母汝其爲吾戮臣兮
敹余孥于吳楚將一氣而爲陽分高庭飈爲霆雨包栽于
戈兮朕亦願爲好生之越拜稽首兮逆續民命則在
乎茲舉昇龍節而錫虎符兮旅旆而凜霜伏窮薪而崩
厥角兮將弭亂霓之望引錦息而煦之以天吹以鼓太
和之泱泱殳將雜而底定兮躁狐豝疾者而有蹇濟三五
以反旆兮輅成康而卓之蕤宛遽爲之闕塞兮愴不知其

故也方血人于齒牙兮盜憎主人而惡也要余御而不使
之行兮斷子轡于路也衆梟不識夫鸞鳳皇兮謂子曰之暮
也嗥嗥而各爲鳴聲兮乃遙台以怒也懷照乘與夜光兮
遇閭娵而召疑謂魚目與瓦礫兮乃蹴誠以爲欺棄神鼎
與和氏兮以康瓠珷玞而爲奇如射工之伺人兮鼓巧簧
其陰機弗爲社稷之遠猷兮姑詭遇于一時好迹而冠來
兮則予焉所知會衣裳而衷甲兮執龠連爲鐘儀存隷而
重圍兮陽天日兮江之渦遡洄而逃以遑兮設羅畢而爲
之穽錮陰谷而高且深兮入而不使之去也爲嚇逼之于
端兮覬予改于女也奈予心之不移兮屹乎不周之柱也

倏歲月之屢遷兮春與秋其代謝交一臂而闊之兮身乃
爲之傳舍方氣數之締亢兮子曷能與之爭天定亦能勝
人兮而僞烏能易余之誠戴片天以兀處兮而豈能拘余
之心欲天飛而直游兮曾不知予身之陸沉窴搜而坐馳
兮迅梓飈而邁往激九萬之扶搖兮欲上征而遐想將搴
瑤芝于玄臺兮朝于帝而獮罔虎豹乃守天門兮列魑魅
與魍魎犬狺狺而吠人兮閽帝閽而弗敵仰天而呼兮執
醉吾民而若是之阻脩台聖非姬昌與玄王兮曷爲亦在
夫夏臺羑里之幽豺虎縱橫兮麟獲而爲囚纆緄拉其鬐
鬣兮乃突梯乎蚤鰌王鴟嗜而不鳴兮蜩鳩肆其嘲啾雛

兮孫子蒼蒼兮竟不刖夫黃□猶日方中而見沬與斗□□
予之行孰爲此謀挾李順與苟純兮王、孺入室而操矛漏
國而倒制兮委而莫予問也呼天而、與言兮撫予膺而
自恨也蹇予業已如是兮猶不忘乎人民翩然還歸兮自
視兮面四壁而無聞余節奥而增壓兮眇隻影而無倫漫
勞心而懮懮兮輾中宵而弗寐兮載命龜而度卜兮復端策
而訊筮吉弗食而數奇兮再三瀆而莫契鬼神亦台憚兮
予焉將而請于帝登天而不可兮乃益入于地悠悠靡所
霧兮曾不知其爲計望燕雲而不見兮聽塞鴻之嗷嗷塞
倚不可以有爲兮遠遠遠而躊躇慨歎而孰爲矢兮此魏

闕而夢勞縈眇末有以召是兮秪愆尤而自責必操存之
頗僻兮有寃慝與隱慝無乃不能制欲兮勝于理而不德
亦其誇功而冒進兮任乎重而弗克則亦遂非而崇侈兮
不能執中而過以不及或昧夫幾而闇以顓兮窒乎物而
蔽以塞孝不能盡親兮忠不能盡于君信不能及友兮誠
不能格夫人是用底于亶毀兮則皆自夫予身內咎而不
敢誰尤兮中隱畏而酸辛第予之所奉行兮植人而爲夫
動也縱或有以自取兮何爲至此極也戢兵兮止殺則吾
君之仁也輸平兮繼好非有惡于渠也止予兮將爲之□
亦枉禍于渠也前脩與已事兮可以鏡視而斯□□□

兮吾鄰乃爲國之訏謨合則所以福吾民兮阻則爲禍之
徒繫天誘吾衷兮吾民之禍庶有瘳兮行人竟何辜兮乃帶
羈而反害夫澶淵與靖康兮手得失之跡則宜注和安而
戢兵兮前轍宜以爲戒謂江南之文物兮可以繼夫三代
釋予御而俾之歸兮乃曾不如匈奴開太和而微倖兮友
信用乎矯誣誤國而不自知兮曾漢唐之不如嗟台身之
在天地兮眇太倉之一粒吾
君之命不辱兮死生不足爲得失和龍之赤氣兮勢固有
所積也自昔怙私而召亂兮從顛隕而弗恤也蹇台爲所
望兮乃援溺而入于羽淵時不可以驟合兮竟卻走而不

前兮非台之所□兮則將達其自天顧台所懷之貞□
猶未至於□□改俠之赳獬兮有芳荃以爲結纓中庭之
□□兮旆之平吾之節擘江雲而綴天星兮噫孤鳳□□
明月沒書竟與清氣兮雖闇室而益白帑已而莫予汚兮
挺節而莫予折截玉而斷鐵兮冽氷而凜雪不撒天而負
君兮庶無愧乎前哲從野馬與塵埃兮溷狐兎而蹀血已
泚垢而天傾兮猶不懟予之説在我者亦既盡兮安得後
爲之喋喋亂曰與其惡蒙以求明兮曷若靜固以養正兮
與其行險以徼利兮曷若安時而委命兮世固不余知兮
喆獨聖之令也幽所以益吾之脩兮壓滿則致予之敬也

非予殄天民之澤乎殃民者固爲之辟也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一

郝文忠公文集卷之二

古詩

寓興

昇九觀古初洞見天地心不外人與物坦白無幽深如何
妄意者肺腑戈矛森亂鑿渾沌竅遂使天機沉世失鏟氏
子孰與傳希者歎言復忘言感動爲長吟

靈源洞無極混混春泉瀉流爲川上波晝夜逝不舍榮枯
遞來除寒暑相代謝化機一闔闢圓方自陶冶君子惟乾
乾惕夕惕以籍勿謂吾道亡中有不亡者

惡處即鬼神所發不可妄人物或可欺鬼神其可誑山川

鬱其傍日月熇乎上化機速影響昭晰示情狀蚤漏謹操
存頃刻不可放重華尚兢業吾儕可浮蕩兢兢持此心斃
已無他望

發覆成大化機萃入神經渾淪包無外開闔紛參錯伊人
具斯理往往昧所究浬況血氣中頓躓牛馬後哀哉何不
淑自棄并九陋孰能與爾拂俾見高明圃

世運何無渾質文繁所尚郛政與先務取舍定歸爽嗚呼
周轍東王室歇板蕩虛文不知華實禍國相並區區八百
祀援處諸侯上

落日下西極仲尼想死麟王澤久已熄嬀火焦斯人中原

一戰場戈甲埋鬻塵驅車慶迹窮處處僕問津歸來續章
編埋窗搜鬼神百流牧一源炳煥光日新六經垂天地一
視萬世仁
綿綿詞畔揶撓撓成盤匜素絲玄復黃綜組為叢叔迢遞
門外洛客子各所之並行不相悖並成不相夷如何要荏
氏儒哭為傷悲
聖人無常師師襄又郯子無人不自得豈惟柱下史夸徒
以籍口妄談為詩譬當時五千言洞達窮妙理大出六[illegible]
外遠擯無垠始後人弗克承淵純復破軌流漫源以淫放
披根以死[illegible]壺仙吾道賊爾爾

明堂一[illegible]行本至道折衷六代典[illegible]琛參[illegible]
其為文[illegible]豈[illegible]得欺衛漢世是則敝新莽何為
者劉歆符讖縱大典取委地生民斃殘甚至治何由[illegible]
淚涕紛莫
濟觀聖人[illegible]乃在筆削書燔燔百王法挺挺森天誅[illegible]
本出怨誹風還唐虞後王政苟且含此由他途僭遜[illegible]
戈血肉汙[illegible]遂世不復古求末沉虞儒
鹿門有高躅迹譯歸去來劉伶醉不知痛飲街深[illegible]何如
王夫子教育經濟才河汾大澤流唐運實此開[illegible]
世此獨何為哉

坎坎咸秦坑下有六經熸後天百代斷泯泯同一盡厲階
仲尼沒諸子各倡叢短長互相擊世主孰取信異端實禍
因莫將獨罪秦
中原二十世迪無一漢祖闢中無一民沛下無尺土寬仁
代暴虐龍鳳消豺虎所大惟學術不得同湯武提擾豈窮
盜紛紛攜兒女局促無遠略保強何足數獨有[illegible]文皇[illegible]
得為英主
漢鼎既已墜海內必有歸誠能正德業亦足為王基何必
由禪讓以為篡弒資鬼操勿謂[illegible]百戰得偷兒征西題墓
隧求世誇誰欺

太康晉一統中國威[illegible]振天子無遠略宰貳事欺徇清高
機務曠遊廢簡盡往往矜豪奢珍壁家充牣搆成骨肉
禍結起邊夷纍自此中國亡罪莫加石晉
天王不巡狩高居事遊燕侈心自[illegible]啓歆歷寰海遊佚矣
逢惡儒拜疏請封禪名數聖無徵事典不經見萬乘歷川
谷供具窮高縣鐫王以銘德千古示誇衒豈知[illegible]
作王公薦茂陵休著書請誦史餔傳
周誇尚赤鳥孔尼猶絃歌大節窮乃見首陽高峩峩白刃
義可蹈之死矢靡它子雲漢巨擘問學崇立軒投閣遂隕
獲劇秦其擬阿玄文與法言辯口徒增多與器不與節天

命其如何
道入王霸雜氣遂山河分有才或不德有武或無文小智
私己甚竊位徒自尊患失以持祿往往植禍根
來來商山芝處處秦庭庭商山白雲深不見秦庭骨乾坤
百戰場松下纏絡局笑殺子房公戟被高皇戮
伊尹五就湯嚴陵不臣漢所履元不殊心跡孰與辨濟時
與全節亦各適所願紛紛夸毗子利欲迷生死黃塵事走
起青山爲仕途
吳天有至文倬彼雲漢章秋風波洞庭游鯈肆汪洋差哉
破觚士徇辭刳肝腸執柯以伐柯元氣爲所傷千金享弊

帚魚目誇夜光道喪實昧時浮僞方翩翩孰爲植其華立
聖追羲皇
昂昂兩飛鳥不知何許來結巢黃金殿弄語登瑤臺吾民
競奔走恍惚爲驚猜或爲香鶴鵲拜祀祈祥衰或爲長沙
鵩與世生災厭久卯翼絜百千爲朋儕山水割膏腴搆
宇凌天衢遂令周孔徒淚餘纏霜埃
天容恒青青日月白昏曉此心本澄淨萬事空紛擾日月
不變天萬事不變心洞觀天人際一理神幾深
草木變榮瘁松栢獨也王一色貫四時閱世還無竟嗟差
樵蘇子仰視驚盻睞雖云梁棟姿不免斤斧殘顛天既乃

年匪道實維命非爲桎梏死方非寒發病脩身以事天終
自爲賢聖
西山有佳色東濱浩淵波區區仍崢嶸雷風相盪磨借問
先天公吾道其如何麟鳳久不來西伯安在哉
俯仰天地間吾身耿何許百年交一臂竟自爲黃土灌以
仁義波植之天人圖搖蘭叢蘭風情芬過寰宇可與無極
翁乘化遊千古
秋風吹幽蘭明月照庭心恬然一長嘯遺響繞飛霜有味
非喜軀盈頰派氷發遠風以和車嘗遊一氣傍濂溪訪達
心深探先天畫

飲不滿盃有酒不盈提八斗一卷書即是平生樂落日
從昧沒浮雲盡輕浮且濯纓座不爽心胸紛
瑞海驚濤漲中無安完鱗仙濤浩無際我來方問津飛流
[illegible]晏顧眄潛悲卒扶桑桑孫搓不見同心人活歌登日
觀[illegible]起雲中君
玄[illegible]上凌虛中有奇子[illegible]縱橫羅萬象[illegible]合虛無哉有
今借契喝來爲扣聲無疑亦無臭無聲寂時有清風
來颯爽吹江石漠然竟無[illegible]眞似無知識
聽目一夜夜齋[illegible]一死生爲善尚不及作惡竟何成仲尼
辛知遇顏子不復行君子自盈者果莫逃天刑

主天分四時庶類能蕃殖聖人定四經萬世扶人極率經
以事天非聖即爲賢人事乃天道大經即天言下學上達
理捷徑餘無先
亂髯一丈夫鼓掌下崆峒蒿高看山色杳杳來長風悴然
兩頰春不語揖西京偶來洛下居舉世析相從三年忽成
行遂爲天地中世人竟不識耳目如朦聵問之皇極君乃
是無名公
朱弦寂無聲大羹淡無味其中還有物磊磊軒天地毫末
不遺富秋小王公勢孟賁謝其勇離朱瞎其智卷舒守一段
階與化同無際

吾道古有統軻死逮其傳昌黎功甚勤突兀排金塞谷吉
吾星角麗天光群賢太公出面目伊洛開淵泉吾道本吾
心心在道即全但使心不昧吾道長昭然

北風

北風胡爲來刮箭飛沙石無乃化極逆且頻頁塵昏塞白晝
怒一吼土口多一吸憤少一氣轉大呼天地窄掃平長城
隍卷起黑山積野馬突至走舊雲來塞北曠宇驚崢嶸六
合危岌岌中原一囊上白遂混沌凋飄霧海決潰貴重多
轉黑堪輿亦不守慘淡歸岑寂并大蓋提落鳥獸亡厥跡
斷鴻撲雲去下有退飛鶂神警蔽兩目大鵬摧六翮有物

入驅除迅鋒誰與敵惟餘冀北駒驍騰數萬疋來此振威
靈踏碎夷夏國吾民一孔便擘手重局脊往時雖不寒口
箝徒股栗矧此烈烈威露頂裸以赤破屋無不閉土挂縫
半席鵝毽肘不掩壞褐怯遇勝妻踏子亦仆並日無一食
抱臂走道路無奈征賦急肌裂冰刀剉肉死霜矢射骨椅
彈不仁氣竭凜不植心飛魔所薄指直不能屈十室一無
在消磨散崖積冀伯方震怒橫空費餘力乾坤氣不平更
欲吹海立時余亦奔走欲入蝸殼匆匆排竟不前佇足倘
畏仙池冰動作蟄地底生霹靂雲飛月縮赧日落天失色
斗左亟三星擺蕩光的爍所遇嗟於前稀覺所守易耽耽

道往樓磨天百餘尺巍峨重重圖光彩耀金碧氣濛翡翠
鎖丹淵椒塗壁上有金鄒兒銜冰驪熱疾嗥祖快號呼淋
漓文錦濕長歌簇落柯笑擲千金璧四座自三春杳與人
間隔俯思心悒悒幾爲吾民泣何此有二天天乎不余恤
孰能以此意沛我蒼生澤且息絲稅賦且弭兵戈役四海
一孤篇家家趙宴日此意竟誰會歲月逾回適黎亦冀休
止虺虺以颸颸黎亦冀霽上曀曀愈不息何日不鳴條貫
鳥鳴習習五絃解吾慍薰兮來帝室

原古上元學士

麟死九鼎淪萬世無孔孟文字穢秕餘扶籍不絕聖伊昔

大觀季天王始失政中聲入哇淫吾道孰不競金源
來一洗河汾澤斯文[illegible]毅然望土梗橫吳楚劃半天
錢[illegible]張立朝廷弘肆六藝[illegible]與日
月並中[illegible]有高才詞賦方闢飣天門黃金榜赫耀動萬姓
君臣[illegible]得文師比爲令或者語詩文環視驚眙瞭執衣
元[illegible]不遂入骨膜浚發自蔡党高安出遼夐異凌天壤
混[illegible]勁絲綸帝載㷀訓誥王言莹諸公繼踵作互
[illegible]映有若閬闕公光彩璧月相雲煙恣揮灑乾坤快歌詠
執造化柄黃山與黃華雙鳳高踏躡清風玉樹鳴千古一
疊疊金聲鏗鏘鏘銀鉤硬楊馮李雷麻疑並肩倚應五行

[illegible]嚴入四海望而敬偉哉遺山老青雲動高興文林刻劃
[illegible]翰府開蹊徑秋空玉琴張捋拊兮雅鄭三閒一而歎息
噫劉伶醒哀哀汴蔡亡六合爲[illegible]此老獨[illegible]價戴
君聽振鐵陵孫霞珠璧飛欬磬[illegible]一代文天賦[illegible]盛
紛紛兮毗子相摭爲訾評自謂[illegible]天詎知天[illegible]定行行
野史成共爲天下慶作靈建子[illegible]投我以駁萃[illegible]
斗寒增忽蟠亘經也生已晚弗及拜先正窮閻[illegible]十
載成陋覢學問苟有歸[illegible]病今乃得演[illegible]有
龍鏡挈我登龍門[illegible]我出虎穽搖搖風中旌茲始見仗虎
緬思先世澤子今果無競嗚呼世道喪歌詠迷何時

倒[illegible]世開路龍昂頭冠三山俯瞰旭日晟隆海開文
源生民共涵泳

明月

明月不自照漫作地上雪不照蒼天心照我多顏色天下
一月明美人何相隔寶[illegible]許我浴好花許我折滂沱淚沾
血躍跎望明月

黃華

有華春不開苦愛風霜節有根風不栽有子霜不結華開
難及時華落難載色勝焉弟泗零桃李肯孫兒西風一萬
里撻[illegible]幽香歇

古意

行行重回首日落天風高挈[illegible]歌正月萬徒吟離騷何當
御六龍醉躡三山鰲一劍絕坤紐[illegible]海無波濤

蒼玉軒

綠玉劒𢧐起蒼龍飛紫煙虛簷生爽氣六合涵幽妍老露
洗琢圓秀月涵金天茅茨大古意蕭颯長風前

中夜誦書有感

日月猶不死吾道曷其昏天地猶不壞吾道曷[illegible]世我
實相遺[illegible]從紛紛有道復無感非[illegible]稱抱大人
器願歸大人門長劍空倚天安得背風塵[illegible]一鼓腹布

相逢生春賭蕩五車書㨾㑥一幅巾青錢買酒醉置之老
瓦盆一醉南山頹截立元氣根

虛白庵

郭抱大素樸搆庵萬物表不破亦不杌曠蕩含幽杳中有
無名公獨立何矯矯神存一室固心死萬化了下視人間
世汙溷紛擾擾客氣貫餘勇浩然還自小杖錦裹血肉珠
璣裝傻優金宮壓地軸玉欄飛雲杪一朝等黃土閱世急
飛鳥何如此庵中振古一晉曉白雲滿霜樹老月涵風篠
此色與此界昧者恒背逆苟能反身觀捷徑明瞭瞭無欲
觀其妙有欲觀其徼即知此庵中服界闊多少

義士

燕趙古多豪士其借交報仇排難解紛以義相許固其
俗也丁巳春余入燕得義士人一焉曰晉古趺宕於搢
紳間聲名藉甚故得其為人尤詳初以奮失恃特著遺
士服杖屨去家觀覽山川交識名右王內翰白樞判翰
靖肅元遺山一時名流皆器為之先後尤喜周急扶難
凡孤弱顛躓莫能自致往往賴之以濟一日挈壺酒踵
余門而求詩余壽晉奇節士閔其縣㨾尤有激于中焉
乃為之賦詩
燕趙一義士能激壯士肝燕市忽相逢布褐春風寒謂余

欲赴難白刃色無難義以我兒爲虎毛壁秦山鳴吁叫下
夜私智忘厚顏狗苟復蠅營青天井中看白救亦不暇不
碌碌辛酸爲爾舉一盃萬古高風攀會與趙子把臂觀

鶻媒

搏擊仙家何所嗎甚與靈月精凋刻爲毛骨金鼎
陶鍊丹結爲頂中物清秋唳江皐圍吭振哀王時逐無心
雲開向天邊出弄月過赤城驚鸞睇暘谷還閱綠綺琴三
奇舞終曲道人及戶幽蘭院首瘦綠春深步落花天寒倚
脩竹每惡廝鶻忍大笑嘈嘈同俗雛知藪澤間共爲獵人畜

反藏媒鶻機解發刀矢奔翻娘舞仙家着意親麋鹿左右
成掎角顧眄爭血肉有如欺世人長往謝奔逐不食還草
衣緘口復瞋目與世若相望白雲繞茅屋澹然似無心干
戈還漢腹當時王與甫豈勝何平叔嚴廊高一世危坐翻
地軸

鴈媒

雲衢耿飛鴻往來解隨陽序當夜有所次曉朝有行瀚海
天山西卵育歲爲常八月秋風高雖雖共南翔水國足汀
洲江湖多稻粱時霧帶殘蘆老岸青蘋長哀鳴洞庭月亂
點瀟湘霜太和開冰天北去煩妥㐲信禽法天運斷不爲

古詩

曲阜懷古

孔林

泰山元不頹汞作聖人墓嶽麓南面馳崛岉勢蟠踞端門血書飛梁木忽生蠹遂成履夏屋三千各封樹脩竹變文楷濯聳摧煙霧森森十里林鬱鬱九原路無人還來觀子貢獨不去秦火卷土焚漢雨橫天注本根萬丈深枝葉四海布斯民賴餘蔭顛沛來此附凡鳥寧敢巢儀鳳兒乃憂緬懷掩杖時重念絕筆句麟嗟石甚麟可惜死不過

杏壇

天地一生意孔門儘春風吾聞夫子道歌詠答雍容當時說之三元化開無窮杏壇仁義香不見花白紅庭中手植檜霜餘參青空幾回比歲寒亦指徂徠松有席不暇煖木鐸揺而梟桓魋怒拔樹仗劍邀其窮回車殺鳴犢櫟木梲飛鴻翔居都幾年一世如斷蓬誰知千萬世遂為吾道宗枝葉今尤多春來花更濃昨朝上丁罷酹餕守祠翁

顏巷

顏巷無顏徒荒煙亂榛梗莫復辨崇陋淒然想幽屏隱卜原思鄭不與端木並曲肱儘餘樂閉戶祇退省自有正大域直造高明境不遠獨得仁無欲乃能靜瓢飲忘萬鍾簞食同吾鼎乃令子擲哭天與不改請舜夫未為短跖壽茲為永不貳乃云命枉生特徽倖黃鵠千年道尚有門前井誰來洗心齊無人照止影西風散禽鳥老雨濕蛙黽

周廟

中城繚危基公宮蓋禾黍惟餘文宣[illegible]青松蔭寒礎埤壇冷香火誰復薦籩俎厥初若推三[illegible]德繼湯禹一再幾遂微管蔡芸祿父公旦[illegible]幼[illegible]室翻東征熘熘顯西土下能闢[illegible]祀宗七年制樂備六代舜更比夏商[illegible]幾葬畢郎廟食乃在魯

究與大成鄰[illegible]誰知曲阜城即是文章府

子思墓

王陵象忠山穿[illegible]鬱天闕白石六十四方正砌倚疊[illegible]雲繞龍隧脩竹生鳥鳳前都三代祖究與聖人列乃是子思子道貫祖孫一顏夫曾始傳心授相世及大學宏綱舉中庸性理切浩氣有孟軻六經後為七向微三大賢聖統幾殘絕爾來一千年晦沒無人說韓李端緒開伊洛本根揭萬古唐虞心日月光目睫不必揮金鎚拜墓即親炙

奎文閣

新宮拜小寢旋上奎文閣[illegible]傾青天落佇立

忽望人查容儼如欣臨深敢高高冉逸不可學闕里泰山
前跡泗㵎林脚道德誼流嶠高魚各飛躍靈光秋草沒洋
水清霜洄返照入類巷無人有餘樂擧手捫天星絡繹光
閃爍何時五曜入見朝璧府廓歸馬掃攙搶勝氣[illegible]
忽聞金石聲殷殷地中仰看天有太陽莫漫燈火[illegible]

遊靈巖寺

乙卯秋九月十九日登泰山二十二日下太平
頂遂遊靈巖寺

岱宗西北馳倒卷碧玉環叙靈秘雄豪勢欲藏三山初從
谷口入兩崦重[illegible]疑不地底細路深屈盤仰視覺天

覆石井擭[illegible]仁王壇洞隸乳西風綠
字橫高寒石龍噴清泉沼落广巖閒脩竹掃山色瑩綠翠
[illegible]不來溪更奇青瑯玕上方在天上下視無塵翳
[illegible]綉樹翠錦簇朱殷西日回清輝粒金燦煙髮何時
脫世網掛席高盤桓靜境求初心滯慮驅萬端向晚蒼煙
合更欲窮躋攀路斷不得前矯首重一看

贈青社諸公

北風吹海氣雄鯨偃修鱗星宣揮木為落日將安之清霜
擢豊林枯冰沒羊枝況復天地閉豈汝飛騰時噭噭復敖
敖途窮愈多岐寸心增鬱陶指髀潛生悲蒼茫欲問津詭
交行入喧賴有魯連子亦在東海湄擧手謝浮世共欲尋
[illegible]掉三山巓笑傲雲濤底半夜開扶桑弄日臨清輝
[illegible]三八亦欲居九夷世網儻可逃去去夫何疑

青州山行

薄遊東諸侯致敬多擁篲詎無安巢木歲晏復反轍欲屬
南洋搖摩玩米芾記蛟龍郁蟠拏鯽戟磔芒剌酌别表海
亭㰅鼍吸空翠霜風吹鴻鵠草野簇車騎日斜過雲門夌
蹄方半醉坡峭亂[illegible]滑蹭蹬[illegible]墜崖半道西絕澗暴
無地入陰難遽上臨運不敢視曾崖宿山家生父猶蹲悖
居民畏馬嘶游子喜犬吠沒遂終夜喧月斜人未睡紫鬪

北星稀枕石餘醉賦酒散身逾困飢盡食有味忽聞炊[illegible]
嶺虎去失麻狩陰森木石怪慘冽霜露氣黎明轉重崦呀
互息幽悶線繞天一線陷日孤光細幾隙深且沓白晝悲
魍魅過午纔得水欲漱解鞍韀却是城西河山間更清駛
鬱嶼折線勝詰曲亂之字踐安重蹤沒深淺頻揭礪林間
見石田數頃牛角戲淳俗久深居見人但驚避晨婦帛經
頭應門聳高髻破屋有村翁無言但流涕與觀鳥撫摩俾
說山中事都因七十烟肉犇各稱帝貴户三百萬倉蓋猶
未弃白骨與山齊查牙誰與瘞幸得脫齒頰瘡殘餘一臂
年來立海州遺噍更凌轢遺郡增仇敵深山無子弟開此

不忍聞愴恍復歎截海岱稱東秦山河號十二峽口吞鐵陵渤澥卷無棣初從霸國後往往逞兇猘號公死蕞邑恃制殆非計椓爲殘民區每各苞雄志窟宅多龍蛇桃源難避世數日出脩阻川途漸平易雲稍見萊蕪城隱轄回視青萬疊乾坤屹軒輊穿出過徂徠背轉逾汶泗泰山正面看益見崇高勢自中好全齊喇生莫兒戲爲告慕容超勿謂無得歲

界墻雪 不用體物字爲題 余嘗渡界墻北

陰風簸長嶺坤倪忽軒豁崢嶸生鐵雲黯淡死灰潑翊來雜沙石硬顆傾碎雹旋轉迸玉屑一噴勢愈懸勁發萬弩脊激去掣箭鑿姿積皆重𦚢背互着黠劉道賊不暇飛滾滾互圍掐蟠空凍粡粘連綿瀰欲閼漫天都一片冥詩綈與笳何處覓界墻人間無海嶽領畔已數尺氣偃鶩駭悸慄慄寒作威稜稜痛如斫模糊半壁面酸楚欲折脚我馬不得前我僕指已落重繭頸覺輕透骨江紙薄扶續殆見戲豐貂亦纖弱向曉稍陡黑陰雲肆發虐橫空怒潮頭壓地塌天角平拉老鼠山倒卷鸞鶯搖刀槊走柔然金鼓鏖衔霍覓夜邊呼號乾坤碎磨鐵車從谷口沒人在冰底巷黎明迦相尋推阜各挑撥選闖頗足欲彎弧盡欣躍正好射黃羊何須待消鑠長嘯蹴踏去天沙蕩寥廓絕繞霹濛

紘查牙毚食縛平地深虎穽更不用[illegible]血[illegible]紫肝流澌歠紅酪雪盛馬尤肥皇天助幽朔償賦不畏寒自得生處樂可笑嬴秦初更嘆金源末直將一抔土欲把萬里遮隱墻日避冷手弄不龜藥救死恐未能奚暇更守拙況乃天道北斗極重旋斡畢竟是長安飛酒過冰洛寒亢鼻冀強窮古入陰壑爲告黨家兒惟當守盟約君看銷金帳是彌戎索

獲鹿新居界示道山

殘山遶荒城慘淡帶餘雪我來問新居欲語還嗚咽蕃擾識風塵掩掩淡隱曉頹地升中堂痛潑肝膽裂勇君閭風幽冥忽穿徹空床一束書不見文章伯愁馬暗不鳴老僕頻欲絕嬌兒背面啼高弟長轉說有書未絕筆有傳家卒業靈輛已西州壯心空北闕細思從公遊瀨汗飛雪屑振筆青雲開炳烺寒竈劃京鯨吹滄山四合歲晏霜華積情入歎語婉語幽更切當啼柳陰深百年春不歇方張大庭樂誰意成永別徙倚板庭柯怨户暮沉乾坤入洞喪衣冠火頹色塊來幕山青塊去蘇山黑城頭光畢逝來吾悲破月中腸元易感使我心欲折

登昊天寺寶嚴塔

旭日燒銅輪赤氣繞車轂平吹發青天陸海一龍窟寶藏

冰未開寒兀翻地軸崐奇入貫漢綿構窮土木高穿翡翠霧[illegible]至逆心出錯落金鯨鱗蹭蹬木蛇腹致身知幾層[illegible]來巧碎雕鏤心力盡撑拄骨合沓三天神倚疊蒸同佛[illegible]雜珠珊新若千未觸盤盤老風煙天門鎖異[illegible]梵[illegible]旁日月互出沒六年五入燕空爲眼中物乎[illegible][illegible]覺超凡俗勝字凌高寒颯颯肆遐矚海[illegible]回天[illegible]隘山攬遮溝一衣帶居庸陰何足蒼蒼金[illegible]青[illegible]竹普賢今不見悵望空注目下視極羽淵[illegible]盤[illegible]剏宅數千祀潛[illegible]富出[illegible]不能禦何人[illegible]燕雲[illegible]山河神州鍾[illegible]臣又呼父萬古天王[illegible]一[illegible]還百[illegible]修汝意回復安得眺世綱對此傾醽醁慷慨澆心胸醉向天邊宿

贈劉茂之

昔歲余先子辟兵淇衛間久雨壞垣壓其腰股濡絶不知人者數日醫者以良劑飲之而愈甲寅夏故疾復作號呼晝夜殆不能堪全真者劉茂之飲之以藥便如數斗而愈丙辰夏得風疾而小便結塞十餘日臍周左如覆盂狀醫者擢拔莫之[illegible]劉茂之視之曰是針不能達藥不能及有一術可愈乃以手按摩自章門至于氣海須臾之血溺并出出數斗乃愈先子生平疾病者三而愈於茂之者二是先子數年之命茂之延之也茂之滿城人名至臨嘗遇異人授之方技而不自售遇有疾者哀其苦而閒其窮即爲治之無不愈顛連無告者日塞其門而不擇也雖爲全真道而善交遊洒落通敏不滯於物胸次洞豁廓無梗礙而其蘊蓄有非凡夫所能見者余嘉先子之事且嘉茂之之爲人乃爲賦詩

道進物我化技進心手忘飄飄子劉子道技皆所長交世欲長往顧瞻仍彷徨吾民吾同胞顛連良可傷以道引汝年以術蘖汝瘍生死且肉骨下手開膏肓瞥如庖丁牛游

刃不折芒舉目皆全人仁壽遍八荒惟天界先子兩厄皆再康晏景田桑榆庭户生輝光我欲借君術醫國還虞唐彷徨張四維突兀容三綱緬思何可得讀自摧肝腸山林有高躅注目煙霧蒼何當把臂遊深探先天囊

隨州

山南楚句圻漢東隨爲大盡日涉艱阻極力出險隘川塗落木杪忽睹天宇快長林偃秋色百雉露芒昧疑向遠水曲隱映脩竹外捷去不得前横亘斷崖礙煙添梅欲春石亂水相帶飛鳥不知人投樹聲甚怪探騎隔岸言轉出西城背火壞削紫土斬絶黒欲墜當時不受攻例與安陸潰

居人盡室去遥巷僅一敗荒空二十年繁形日無媚白皇
餘屋壁孤猩寒突內穿寃棄枝曲倚桂叢桂城誰撞當道
棘亂長傍階莱與室等萬萊何處覓數式保濕氣雜土腥當
晝平瞑晦柏國來東畿下令急前拜佇馬闢天荒欲復太
平代勿謂必師修今有李良在

石門

薦風鵜諸山重嶂黄榭映東南漢川盡萬疊複嶺亘甲士
斫荆路呀豁倚坂巖登天忽落井急注綠一徑翻身伏馬
鬣鑿立上石磴覆地露葉滑摔面樹枝迸斷木餘高盤蹶
步復拉腿檀竹碟青耳劉剌蹄血凝石沒僅尺許跑澗陡

色飛萬叚急相擠失脚如墜飯前拋雙石門扼塞兩窟雄
不虞爲甲聲傳呼空谷應大洪箭重兵犄摚相咫脉木關
與白兆左控復前迎漢淮此要害敵人必來偵部伍各整
類介胄蹄將令過敵毋妄動波陰更安靜如律以次發不
鼓氣益盛崎嶇得隙地鞍騰土脊硬箭割拔劒刃湏洞下
泥穿回看半天乾卻欲上危磴日斜布憐量煙起殺已定
反思中原好柰麻及平鏡沃衍必嚴邑生民樂王政當熊
文王師南服如數乘後來爲霸國春秋每譏評一州七千
里蓋亦賴形勝六朝務上流建武反朝廷吾欲問楚人于
今更幾姓

白兆山

旗尾拖澗雲鼓行斷横谷敵人爲林莽坐甲不敢出白兆
有居民煙蘿蔽喬木負擔來迎降萬昔伏爲關不殺
今又復治安陸萬死乞餘生集土覓神屋宅人翻白翼南
望吞聲哭松楸郤成林到此死亦足誰説桃花留酵春昔
鮮綠每於秋月下似有飛仙讀遥令巾林頗重爲賜木肉
偏裨好護送繼歸不令宿善氣動江山逍遥辭遐賜安得
與李白雲繼對脩竹

雲夢

群山避鄢郢霜浮楚天遠秋色浮盾晉風水雇蔟

通江湖日夜瀧百里横亘湖澤大放浸稻畦浹積煙脱翠
重老浪廬白卷乾坤入混混魚龍深窟穴殘嶺土崖斷谷
淩黑壤軟平崗蜂中洲堤耐負長坂動竹器如實綠粉封
紫背忽向青媚末半出黄蜀岘比人有圖畫却向此間畏
選辭一萬騎翻雪鐵湧根更不顧麼獲直向腹心剪昨去
今欲江埽道草盡僅何處仍三戶蹤跡殆不免荒莊自池
蓋寒莫相桂胃鵝鶻不知家悠悠忘遐返注目浩無際馳
想首重俛何時結茅屋老吟青嶂前煙霞樹漁父眠臥汀
沙晚

青山磯市

渡江不殺降百姓皆按堵草羅到武昌相望而合詩并序
聯亘長積斜縈水蔚青山一髮落中道勢幽阻通衢萬家
市巴商雜越旅背面千檣洲渡陽對鄂渚絶岸斷麓立崩
濤高喈吐竹樹深且密石頂裹藪土筷觀復條出層樓
金楚薄暮重登臨遊者欲甚古閒軒具盃酒江氣滿樽俎
萬里西風來颯然若輕舉

壓雲亭

重嶺繚郭峻高亭下臨鄂樣饒斷江流甲胄發城脚拒命
始進攻鐵面長圍合顛已無頭陀徑欲椎黃鶴詔王發虎
爪再拜赠日角王氣壓江山曠朗天宇豁十月汗沾裳鼓

奏初不覺韶陽金巨罍縱檀酒馬欽嘯絲綸重開肯滿面春
風着撫膺還自嘆不負平生學須更動金鉞猛士徹虎幄
龍起皆雲從青山萬馬落

黃鶴樓

江漢天西傾斷岸聳真靈石城踞高樓縹緲臨窮縱絶空蒼
吞八九沅湘不盈睫層軒掩石鏡更欲壓大別千帆落山
巔萬檣擁舟樟小天卷晴嵐不與人世接縹緲多飛仙超
揺有遺跡前年黃鶴來直與添顔色丹梯掛青空萬丈生
金碧聞說呂洞賓題詩滿新壁至今起香霧怪字人不識
仙語龍蛇亂醉墨江山濕有時横長笛大聲漢陽月洞庭

與虹蟲一聲劫穿徹我方羅我馬對面兵塵隔焉能戴[illegible]
上雲間覓像客當作尤髮有幾面喚李白不見狂處士亦
爲重嗟惜高賢渼陵杜嬉笑不可得落日聽江聲西風冷
蕭索

渡江書所見

己未秋奉命宣撫江淮自鄂南入新野滔宋北鄙渡
泌河及湖陽入于棗陽隨陂聯絡映滄縈屬村墟葬
翳荒空不可行佳木脩竹奇花異卉櫛比林莽間怵
然有感於中而取野遺荒竹秋桐野菊四者爲以寓
感焉

野蓮

陂湖蕩蕩無秋波淡淨空蘋蘋雜芙蕖依稀見越紅裙銷
霓華深亭亭倚西風金粉亦白香盡膩爲誰容無言恨最
深天倫清更濃搖搖似相招爲君詩人逢翻思披桃李友
於海癖作後憶巖下蘭綠葉擁荒叢西子出苧蘿兩思苧
高蓬萬物在生處莫測仇天公

荒竹

荒竹逸廢宅高下隨女蘿新梢入林莽迸者榴條柯玉骨
清且癯埋沒還奄阿滿綠煙慘慘連枯黃雨涝忽朝露戎泠
竹壯士空悲歌尹清主家安森森氣[illegible]

地爐霄過昏啼庭陰陰延綺羅一自兵塵生人未斤
斧多役貿秋不安奈何

秋桐

高秋波舟太入落亢林擁孤桐蔓草重綺結纏遶
翳悴葉自脫黃凋脫風吹青裂飢鳥啄無時亦無
儔憧憧老陰待儀鳳安所棲官樹空假實謂汝無自傷植
根亦嬌蘂豈能持風寒況乃失所託何時此焉居揚翎剪
荒忍擣幼孩庭柯亦我生聚樂

野菊

乾坤入消數萬物呈晚節秋晏茲始華荒叢翳林樾野迴

幽姿清絕斷寒艷接繇貫青苞晴雙抱枯莖凜寒雲
華吞吐擁金唇我欲摘以杯飲之澤中熱霜栽都甚胡
與荒穢列嗟爾哀惠儀王質雖變滅不萌無人看便使細
香歇安得老瓦盆生對洗古月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四

古詩

渡江書事

炯龍變冰天瀚海闢日月萬國入尺箠海外迄有截東南
天一隅區宇獨限越我鞭莫及腹我車莫適轍阻山還據
江深遠莽亘絕極極天象王建旆來鈇鉞肅裹推深仁不
忍遽剪伐弘宗繼守四下令明不發威銳極瞻奮厲思肆
霈合彼乃執信使謂令天使也所差徹鄰閉偷劫本以禮義期
誰知重鬪毀王乃振師徒揚旗標太白東西兩距海百道
相錯結幹腹出大理上流下閘遠蜀門勢扼吭通吞淸擣

會島常山蛇首尾勢相接八月馬首南王氣扶軒豁千
虎貔清漢躪碎鐵萬天四旁闢厚地一道裂西風楚
山空豺虎皆遁跡縱憑風勢一亂葉羅洪峴江津
輕舟詰朝發浩波乃軒徐大浪還帖中流笑前人洋染
與荻筏白魚入王舟瑞氣浮桂楫曾莫一矢遺諸軍效躡
捷談笑過江東兵刃渾不血居民盡按堵王師有成法駐
軍武昌南歲晏暮申令仍緩師天衷有餘恤彼昏還
順敉扶安可及文物三百年衣冠本無敵誤國不知罪
盛文猶論列誣以敗爲功貿以勝爲說欺君還毒民何以
救破滅右師滿湖湘左師溢巴峽江斷還大屯淮南擁駿

甲富朝大冠教子今有何策外勝常以力内強惟以德乃
今并兼擲本技原自塞伊昔澶淵回信誓始寧謐貽謀燕
翼子海内日富實中平或生屋南北動疆埸鄭公慷慨婁
開心見肝膽逮主亦爲動相視指天日竟無海上盟二帝
終失國後來秦太師始□前王失尋盟息干戈好明堅金
石百年享安榮而反加罪罰經術日窮奇國論甚迂闊賢
王本寬仁於彼欲存活而乃極擴覆激怒竟何益嗚呼天
王綂紀綱萬世一文物與禮樂百代更累□一朝逢金地
吾民作何物爲階大江流天地限南北兵爭無暇休血與
江水赤混一幾四家千年儘戈戟何當斷其流舟車到南

極

宿汝南道院

虛庭淡黃昏折梅見新月徙其爲長吟幽香有時發枯葉
鳴衡風花間動殘霞悠然懷故山風塵信音絶矯首天一
方疎星鳫聲噎

浮山堰

斷磧呼石甃長亘青地迤蜿蜒繚疆蛇蟄橫鯨齒淮流
從天來撇捩過一矢氣怒猶不平直欲卷遺址蕭郎真老
朝見性不見理日暮乃倒行平地成洚水赤子生魚頭百
萬并一死雖無殺戮名亦與殺死比貪性及萊果小惠徒
門□□梁宗不血食餓鬼未報此侯景登明堂降蜀亦天使
哀哉無辜民朽骨在餘滓霖潦秋煙深煩冤掛蹕常淅瀝
生悲風慘淡動遊子白圭壑鄰邦遺誚今未已水可亡人
國斯言爲階始爲報移山人愚叟真愚耳

冬至後在儀真館賦詩以贈三伴使

突兀天壤間洞視及八軌區宇入割裂疆場更彼此閑怒
尋干戈禍亂無期已孰能着手援下石往往是方閑關
居不忍安坐視復有夸旌招飄然爲時起仁義一萬言麻
鞋見天子天道本好生天亦爲喜乃曰哀吾民去殺兵
當□今日踐阼初急務惟□□三入□書行一信盈尺紙

詔下癃老泣春風動田里入境及淮壖肺腑切關接劇離
撥旅□羅列□□鬢萬緣惟悃赤一念無停詭白虹晝貫
日清江秋見底行人不能行在所輒頓止一旬入儀真改
館七牢羨坐使庖丁勞徒增會遲恥空凝重溶差闇室還
徙倚蹉跎兩朝事慘澹一江水堂上接玉帛何如四郊壘
萬艘七奔命何如一行李新陽復生意歲律已窮紀節候
中易感挺特入骯髒折梅愧皇華對酒生顏泚蒼生苟能
活忘七豈惜死願借君懸河發我弦上矢天下本一氣南
北只一理處置一何難鴻毛翁糠粃中原帝高光遠可□
全比君家祖宗去親仁戴良吏可今富鄭公樹立太平□

一若泰山安一若九卵[illegible]或一失千載貽譏曾中間
樂禍徒沮遏遑恤究以為富貴錙銖鼎膂血齒高天無感
感則竹羽瑚侯激怒起兵端濕錄肆蛇豕皇皇仁聖須比
後尚[illegible]始發[illegible]譖盈庭孰省誰敢衝是非在目前胡[illegible]
[illegible]道傍室[illegible]終誤已區區設多議紙上何[illegible]
出門懼垂堂何嘗[illegible]孤還自睽見兎急張弛一斷
即過[illegible]群疑胥挾[illegible]安治何當合離仳不能厲脫
讎遂成肉在几[illegible]貪欲[illegible]南八指
傑[illegible]香
[illegible]日清奇[illegible]風冉冉蒼翠香過雨濕青紅天能

[illegible]纖妍青沐[illegible]容蛺蝶太放顛百匝逢幽叢自謂擅春
色豈[illegible]吾汝[illegible]落花深綠苔香錦重我猶酴醉眠仰
[illegible]聽[illegible]蜂[illegible]桃李不如松
繁李[illegible]條楊先時香春深百草長蘼蕪滿空庭生恨
復嗔愁況復聞啼鶯心[illegible]觸處傷有花還無情朝光紅露
騎[illegible]煙晴新燕哢春梁鵲鳴耿鬱聲何當理[illegible]履

[illegible]清江亭

風[illegible]白紵香露滴清晨幽樹靜盈暗虛庭寂無聲亂草
叢階陰蒼苔老餘春鳥鳴幽紅英[illegible]著襟巾翠碧挂黃
[illegible]飛去雜家鄉陰森現異景緯約逢花神回首碧雲重[illegible]

紛接天真
三月花更愁一兩香百和綠英堆作緋紅[illegible]愁亦破冉冉
物華[illegible]紛紛蜂蝶[illegible]幽[illegible]心綠[illegible]春去滔滔
空尚有餘花[illegible]人生[illegible]殘柯吁
嗟果何奈

幽蘭三件使致蘭二本感而賦詩

春山好鳥鳴淑氣薰[illegible]野迥育與人芷絕猗蘭
郁幽姿[illegible]目[illegible]深反致
冠輕風遠香發屢羅斷芳根遂[illegible]挺李桃究本非[illegible]堂蓄喪
卉同寒柢不逢汨羅臣又失長沙客上官增青蠅鄭袖逞

顏色[illegible]偕[illegible]賀鵝來偶相看修漢初未識
却疑子羽貌三嗅清香泣坐久忽目成江雲落窗白重吟
逃世莫一花選一節青金呼鳳[illegible]卷[illegible]我欲紉以
佩愛重不忍折呼兒課楚辭諷詠思比德所貴香不淫時
[illegible]臨清烈所恨失所來好玩及爾賤何當煙雨深還山種
明月

敷攬[illegible]

鷗果足韻勝比人罕奇銀盤獻青子愛玩寫見之[illegible]房
飽出蘂清生下枝翠[illegible]新清烈疑松脂齒牙嚼嚴
[illegible]不可持氣韻久始來蓋根掄天池洒然凌清飈甘

露濡仙芝荷如宿瘤裹苦節眞可期亦如相韓休厥疾天
下肥危辭逢逆耳然自爲良規先難阻欲速後得卒莫遺
黙黙心語口此藥夫誰知始覺甘莫俗橘奴復梨兒海嶺
瘴天黑異味餬茶飴兩露荐天眞颶霧不可滋島嶼出乳
泉造化亦若茲元氣舌本甜酸苦歸淡淡本來井安和衆
味相假移居然復其犢僞妄焉能欺何當謝世網兀坐忘
奔追探山石室空黄石癡調飢破非煎春芽[illegible]吟湘累
脩然跌肺肝看山坐支頤物表有眞味載歌來作詩

秋思

坐歷重霜露落月窺幽夢客心易傷況乃逢暮春秋誰知
楚江邊卽是家海頭赤子解[illegible]十二年太阿授楚
將清塗竟拘囚昊天有[illegible]書生本迂闊國
計無身謀俯仰但不愧生平從似迹
燕南二十年閉戶鑿遊兆先天探首尾立志極非情春帶
歲不解難勉忘息困落筆一萬字開卷卽詳論不無世代
運但覺見至厭其近學問期有用且將屠龍術徽草貴[illegible]整
窗[illegible]一番使行還君上江邊坐孤陽
江聲萬馬來勢[illegible]志士足多感[illegible]得[illegible]聽
風雨急透骨寒凜凜[illegible]嗚咽[illegible]誰令限南
北洶怒欲相論落落弭兵心于今成畏[illegible]期[illegible]墜

旣如拾瀋標中有塊花明朝見[illegible]
木葉墮積水西風白鴈來祇應破月底曾逢黄金臺昔年
平荆卿[illegible]遊把酒壺落日督亢陂莽蒼秋雲開浩歌易水
寒晚山寸崖嵬誰知坐江館兩見飛鴻回空庭日徙倚
淡生[illegible]援溺先墮井計拙良可哀
弱冠燕市游許與皆豪英百函紅錦圖酒海橫長鯨醉倚
劍兵[illegible]秋風生有時按策坐談天復談兵劃破天心
胸四座一時傾今來閉重門但聽[illegible]榔聲乾坤惡喧聒責
旅[illegible]何日九地雷決裂重一轟
昔游[illegible]諸侯秋晚登泰山佇立太平頂超然出塵寰日觀

望[illegible]洶渤秋雲開長風送江海天末生微瀾今年坐舍
館[illegible]閒却如在幽陵偶阻不得看好花靜有色相
對娩且閑無由寫衷悲日遠[illegible]幽蘭

儀眞館後園海棠[illegible]花于秋因爲小酌賦詩

二年海棠秋幽妍對寒索[illegible]花枯株吐纖弱化工
爲詩人故令造物錯木落出奇芬風度亦不[illegible]黄簇短
葉膩翠光欲鬱蹙縮包紅栗殷濃入深萼稀疏生意怯靜
態尤綽約飛絲冒青絲蠨蛸共聯絡深閨春嬌帶幸簾
珠箔疑得西風輕微薰小陰作盈盈出宮妝新寒翠銷薄
空庭[illegible]包含恨誰附着息亡是無言意婉心不[illegible]

悠照陽所過并所託獨有未歸人相看愁殺酌却似海南時坡仙政漂泊有酒仍有花世事且高閣後時亦何遲適富今猶昨香霧露新橙領酒兩鬓霜蝶更高燒秋花易零落

甲子歲後園秋色四首

雞冠

夷則播新律卉木協秋候綰結流火餘的皪金天宿峩峩烈庭除摘摘儼雄秀炎帝朝火官絳幘軒宇宙植立竟不拜雛披攤青袖爽葉初頭見吐心漸如豆脉絡引絳㲉一片珊瑚度雲芝茁紅膩紫茵卷碧脂碎顆覆丹砂肉绽㲉

血透怒割赤龍耳勁碟還亂粸麻葉薄且聳山字鋏乃稜杳牙欲成角擁腫下連味生全餘小穗展盆帶殘鮫昂藏偃屢高突兀出群驟還將早霞映欲向朝日雛尸露終夜棲風雨幾回鬬再礪後自止交退誰與敍區區聞草花衆物與接搆弭兵日觀戰亦是自貽訟毒纍且相忘高枕卧清晝

牽牛

野花照天星星中花亦盛長夏蔓草深疎籬掩斜徑出屋日無事森寂滄相映繚繞條亂垂點綴葉相竝金風一披拂零露光彩競冬春碧玉簪綰揷滑欲逆霜條吐冰同容

色好娟淨堂陰青錦張牆背紫苔瑩時方鵲橋成佳節當秋孟織女能剪裁天河洗尤稱女以秋為期郎將花作證風雨開雲屏露風餅月鏡處處乞巧筵家家喜相慶五年江館客萬事成陋㪚不能致龍節空自悲虎[illegible]永日屢更燕中着耳卧病[illegible]花诙盈目坐起不覺覓瞑雲漢見雙星回頭看斗柄遙憐小兒女昏嫁俱未竟中流厲風波相見何日更

葡萄

深院荒草長[illegible]裂塼縫葡萄本西果南國誰與種揷盧爲扶村[illegible]珍重瘦骨[illegible]龍頭青綫控蟠墻上疎

離猶將[illegible]遮遏雖後[illegible]實登秋仲摘露添俎豆燕間館人供誰知六月旱卉木焦死與斷秋無幾花發勉着土擁竟作纏結枯門旋空悼痛肺渴口更乾望梅心欲烘忽憶河隴秋滿地無歉空支離半空架串艸十里洞挐乳續城岸頭瘦[illegible]棟一泒瑪瑙漿傾注百千甕往岸見泳陀回鶻正來貢詔賜琥珀心雪盌飛盡凍查牙飲流澌氣蘇薰萬凍一旦離魏闕五載猶在宋見此復何時鳥道自逆送

野蔘

當池逆蒲短久旱餘淺淤牆限積餘埃玉鳳秋不考[illegible]

根莖堅幸得侵沮洳節葉瘦且亦無文駐著細亦鮮
潔粉末粉丹青獨窄鳥輕穗雅致滴清露水花潑艶色幽
香是自然忽憶過夢澤千里渺煙樹蒼崖花與蓼花露飾蕩
雪入芙蕖較遠映蒹葭鞭問飛鴻駐馬嚼佳句
乃今四壁中浩渺隔煙霧日斜對愚叢聊以慰遲暮大似
辛苦蟲無復風標舊來因援沉溺底事極幽鋼隻上劍腦
書無地瀝血訴嗟嗟花草尚用生此處秋題爲詩人故
故獨不去嘗瞻如咬蕪食寒猶御仰肯但有天志節久
愈著

新館秋懷贈正甫

桂香動幽人秋草滿高牆絹袂臨西風佇立歸與長歎某
墻卑枝箕鳩恣翱翔南山豈能移愚叟不自量嗟嗟譴懲
頹從余使炎方亦欲登雲衢逸足馳康莊誰知成阻猖按
劒着夜光遂生肘腋變災流竟爲禍殃顏微仁者勇臨難志
力彊纏纏百折餘膏藏肝腸張吾徒其能人王石焚崑岡
所幸書帶完舌在身不亡老雨洗新屋情話對空床從茲
謗口騰具錦生鋒鋩誣善祇自然謗毀稱何傷昨宵燈火
新月落霜露涼較續所著書靜窺天藏稿者表無水數
撓洗枯腸變騷不必歌仰臥看在梁行止有天運得失理
亦常道能全始終終得拜萱堂

烈士吟贈總領宋璟

薄俗敗風節有志亦中敗舉世遂無恥逐利甘鄙猥或有
申根慾難免市道買幾回惜當道重爲嗤朱支襟期何灑
落載聊聊復誰繼承等驚駭南北久擎兵吾
足着手斜救倒乃特機陷穽生鼎豕成久怨寇稱發亂刃期
醜烈士有宋君王事頼不壞賊中偶拘隔凜凜長
然自拔出喜聞官長在館史諭令降不語首重罪中
儀貢孔嚴入淮海覊留故辭絹難耐真自悔杜
首守者益憚駭大官嫉稱謝不拜貌磊磊遂隊稽導致勸
令更延待方說在館陰便對有吳等使知辭理屈我乃意

氣倍顏將立功名足以起衰息者當持此心吾亦重自罷
未風波長江佇看振鉞雪主辱爲國清大愁

新館八月三日雨

氛浸積殘沴旁魄宇宙滿驕陽鑠洪爐豎電繞新館輪囷
頹雲擁決驟勾雨建瓴雷空遂猛風忽着
人潑目氣勢若山壓卵柱天金塔碎奪
地火旗卷連閣復共旋軒群龍破壁飛驚濤拍
力剪大舟千斛翻空車萬乘碾夜久怒益甚惴惴懼難
黨僕儘顛頓覆面不敢喘床第皆階俱僕辨
古木有大變見亦鮮秖應和龍氣氣災兀揭幽

恨六合忿一閧囊宵禍亂徒聞此無梔甈

新館春日書懷

天未臨春鴻梅梢見新月孤影獨徘徊路破牆陰雪寂寞
未歸人慘澹無家鄉異域攙穽深中原信音絶白壁一片
心青天覓難說誰將萬古恨總付江城客
歲華雖云改突兀祗此心弱質乃重負努恐力不任走馬
活斯人覆舟成陸沉鑿牢耗將竭變故日益深東風吹江
埜晩日睇鳴禽從今桃李花又是考園林
鶺領下空庭飛鳴行且搖欽㖓還相呼去去仍相招我有
弟與妹江山鬱迢遞膝上讀書時中堂拜母朝頌雖遂竹

花翡翠巢鬭茗衝風吹雲衢兩處聲嗷嗷
二親連夜夢慘戚異平日祇應節序改思子不忍食晉家
淚滿枕肝裂刀斧劈嬰紙死灰飛酹酒霜階濕遥想墳前
土歲久深荊棘忠孝兩未盡愧恨空飲泣
憋入江流深恨與春潮上天涯獨身蕭顦盻空俯仰誰知
誤國徒解結漫天網不漏一民命赤子驚擾擾徙新重獲
矣擲釬乃加賞笑殺伍子胥黃池尚爭長
舉盃對江梅酒面生春香一酌酹上玄再酌澆新陽自勸
未歸人一詠復一觴中原帝仁君突兀恢皇綱緬思好生
心此去不可量自昔有天出我本無愁腸

丁卯孟春新館書兩極

八年坐江館祇得片天仰厄運遲遲還乖氣搖鬼魍白虹
貫黑日彗孛掃穹壤神風忽吹出新屋眼界廣前秋老兩
參宿色闇參差足玉井東去地都幾大顆星隨江氣焰
焰光欲長老人怨獨孤驚喜意惝恍都疑夢寐中怪事非
所想誰知今年春更比往歲明黃閣對天狼數日見乃兩
恨掃雙白璧靄靄展觀畫中庭望不盡頌爲拜符頒南海
還無波北辰氣尤散中 宗帝聖君太平今有 萬高世
業道泰非技癢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四

古詩

幽思

江山鬱幽思靜止有天光寵然[illegible]淸[illegible]明月照我床蟋蟀
鳴孫根鴻鴈嘹飛[illegible]感動[illegible]耿耿發淸狂有萬求無
端百折縈回腸晤言且俄䖍一寐成兩志
攬衣視天宇[illegible]幕四垂璐[illegible]雖與言過然生於石黝然
心[illegible]實區和[illegible]寂老[illegible]紛然來蟠帶江[illegible]偶[illegible]成唱
和[illegible]振動肝膽感寫[illegible]
性天入無極宜[illegible]觀化初渾淪一活物極盡都無餘乾坤
藏首尾坎離互根株[illegible]出入乾戶樞遂生無量
人乃有萬卷書[illegible]成六經所以為吾儒
[illegible]劫[illegible]藏[illegible]開[illegible]赤日炎青空宇宙
一部屋至明元無窮但見人[illegible]其誰知地天通君看九霄
下景耀皆燭龍昧者為可言耳目真[illegible]
有物與生俱混淪具萬象昭昭為吾天[illegible]不可尚[illegible]
元化精屬底更無上滄然入虛明大[illegible]意匠如何[illegible]
徒究[illegible]胡不觀其生未死先自喪
天幾為身樞轉斡主性情靜定得其正焉用巧與營化[illegible]
雕鎪熠燿開萬靈偽妄相治陶蛛[illegible]為螟蛉反觀心地

初周匝惟一誠莫漫為[illegible]無本竟何成
吾身小天地太倉一粒米同達[illegible]大易乃吾[illegible]胡為
生町畦[illegible]自揭底[illegible]心[illegible]物劇角抵並行本無
悖用智私乃[illegible]入[illegible]同[illegible]
妄念[illegible]心者愈算愈[illegible]疏[illegible]女不知竟何處豈如
千歲日坐歎窮其故淸虛倏然來皓月皦然去太虛自澄
湛寂歷降霜露來[illegible]與追迹抱甕渾不悟
至神妙無方倏忽[illegible]無所至[illegible]周匝[illegible]君子
[illegible]不出與民亦同患念茲即在茲過化復來變何[illegible]
微非必入還見[illegible]碎玉連環總是光明殿
風輪載水輪天地一虛舟歷世千萬年生滅[illegible]幾[illegible]吹
推濤山組練翻神州有生營壺壤物類仍自稠漂泊往何
[illegible]推盪來亦周安得窮其原神區杳悠悠
化匯一洪鑪萬化總消鑠誰知鎔冶際關節已附着倏忽
[illegible]散間其是一[illegible]殼古今都無跡[illegible]歸[illegible]易爾故不
[illegible]悠久相[illegible]若言天地壞大塊何處著
凡物皆抱一太極元有兩厥初無端倪乘化互消長何人
與安排安帖自來往萬物[illegible]況山川空[illegible]秋水[illegible]
蒼玉[illegible]花俯仰並[illegible]同根一種誰涵養
地中有晦明天體無晝夜人物互寢興擾擾爭傳舍形器

兩疣贅餘目更假借化工急轉圜光景遞代謝君子惟立
德乾乾擬泰華揭爲與化俱萬古常不化
謫將[illegible]核種向虛空天偶然落地上經雲霧滿山川秋風
實颯[illegible]宛桃花然太極揮兩儀萬物相繼傳老老舜乃
攝伯禹不與賢父父復子子一家三千年
二乃極之儀三爲易眞數源然一推背竟不失故步昨朝
[illegible]言匝誦付句日暮璚雲宣霧霏自閶戶夢裏遊天
[illegible]文中住偶奇邈無窮總在相因處
大極易始圖先天乃心法重重自環中井井皆成八八從
孔孟後此幾無人發誠知周與邵千載合符節精[illegible]餘

塵表裏儘遍徹青天璚玉樓影壓秋江月
太虛道之祖太極道之體象滋本太元氣母託太始維繫
復疑夜有萬皆本此總向此中生會向此中死誰作先天
囊裹顚倒不見底我欲包無窮滿貯本然理
賦予初無私稟受各分定渙汗出大號有物歸一令率倫
或弗從是乃與天競爾貴非吾心爾富非吾[illegible]自
盡惟從言與行窮通無加損靜俟乃安命
數有本然差參伍行鬼神乾坤互循歷氣運[illegible]生
無違物乃有不盡人脩短變則殊盛衰化相因向非[illegible]
終安得芒柳春或欲一死生第恐理不純

元陽首庶物蒼蒼豈正色轉圜開化鈞剛健乃天德我人
體其全造命還立極往往欺以誣反復爲戕賊還著仲尼
處亦是[illegible]則乃[illegible]吾不能自[illegible]爲足責
丕乎竊[illegible]爲對蒼蒼都不聞自致誣罔罪不周
攝爲付於人[illegible]墜無擊獲無錯尤然誑茫昧君子惟精
身屋漏極謹畏吾心即吾天烱烱不在外
道寧藏殺幾天斷運神武刺割與裁制乃爲造物主蹤跡
生內兵神奇入與腐朽烈太元體鑄冗成苦窳漫合神髮
髹枉費女媧補遂成血肉軀萬世一刀俎
盈盈水中荷郁郁畹內蘭鄉鄉楊鄉香挺挺松栢寒質慶

與介[illegible]生意最可看內恕惟恐傷吁嗟懼凋殘如何被春
人伐木仍赭山又有跖之徒瀝血還膾肝
人生會有爲舉物各有義苟非吾所取千駟不一視我我
君子心磊磊丈夫志泰山輕鴻毛無復顧勢利悲哉患失
徒滿目惟富貴誑得復當畏甘心同狗彘
道有本然分立世爲大鄭[illegible]卑高陳井井貴賤別昭布
作禮經魏敎正人極有位當自守有門誰敢越維世爲大
綱必[illegible]王政欽端本必正名大哉春秋法
姦魏爭竊揚觸鏤[illegible]好醜魂氣忽登殂骨肉歸一朽中心
足良好衆美集萬有不與死生俱能同天地久粲粲含[illegible]

人皎皎當魁膺寧知貫天大丈夫遠有射雄手
丹砂雜青空珊瑚映瑶草瑩蓋絶雕飾物外天然資元精
赤子心炯炯顔色好淨徹無點滓本眞當自保光明天地
藏萬象跡如掃蕩然一壷春遂古常不老
鄰里遍歌哭萬古一死生不知道之常擾擾競哀榮都爲
利欲驅每被寵辱驚胸中忽成敗堂上生棘荊終朝飽則
已哉肉同豢養十萬下箸難安用志慮盈
白楊纒悲風萬象總一丘前哭後還嗟相送何時休君看
華堂上幾人能自留爲善已無及顧盼驚蜉蝣如何貪生
人作孽詐阻僭腐敗不可埋遺臭徒千秋

形氣有盛衰魂魄共彊弱志師彊心田天地相旁薄苟爲
物欲屈消沮不復作精成百鍊鏡躍馬能行鑠伯有死猶
見陰燐雨中着眞讀無鬼論神全鬼自却
高山渙雲峯陸物水必具野草苗獸毛林葉㽞鳥羽剛柔
乘萬變天地一逆數形色每相因眞宰解陶鑄一受不復
易奸蚩總天賦更教影問形陶老端慕顧
掌觀西伯易兩兩皆反對初從消內長却向進中退止是
一乾坤倍蓰生萬類如何區中人失計即憤憤吉凶互乘
附否泰相繆背當貴尔歆榮貪賤彼何罪
重險入坎窞心術乃凌踐靈田初坦平底處藏譎詐都因
界盡牙猾潜歸營鄰郭生城府叢荻深苛獲屛
造巇阻無鉄誰知方寸間乃解坑天下
見遡當慮遷深前必念後勿謂苟且已天地甚大難遊
一人目難塞萬世口輪囷南箕舌轉幹北辰斗最可
去洪洋在左右克己與不欺此語宜重守
市賈爭錐刀喘汗六皆晩奪哄角名場撻踵中悠悠後有
萬世徒每患機穽小易陽盜猶本都在枕儒爲僞妄
從生死心不了爲知無事人獨立萬物表
大膽欲南運北溟待天風九地潛雲氣會相從有形
皆受制無體方獨遊超然對造化歷香杳遺蹤化實後神

與進退何雍容掌握起消息孰能爲變龍
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大澤生龍蛇原田長荊棘載質
遷出穢遷遷善時君有教不擇類善誘皆循循濟發已所
任詳道豈敢哉磬磨心中有文弃仁
飲水瘠無咲顔氏何所樂陋巷弃日食至今見喬宗當時
一掬中總是天人學無悔不違仁尊道乃獨覺義理泰山
重富貴秋雲薄畏匡不敢死禮度何落落
遊遠有大艱能函二三千內可膽于夫外足鎮九州棠董
抱束縛惑如鬼幽勾水貧不熱辞罵增怒老力到功自
成適遠臨坐謀未行恐有閑千載一仲田

乾坤爾與區衆動白[illegible]世一寒暑往來[illegible]
顧稍開收忽[illegible]人[illegible]見明瞭[illegible]
字身[illegible]造化[illegible]教化今未了
一理[illegible]化[illegible]之室中本無車門外[illegible]
盡在我我盡夫何疑可行吾即行斯乃[illegible]之[illegible]空[illegible]
樂[illegible]悲爲皆處世人勿爲[illegible]斯
明[illegible]陽畫[illegible]衡盃觴太和
[illegible]長一旦[illegible]鳥鳴[illegible]芳短日頹崦
滋[illegible]閉藏君子法天運行止亦[illegible]
[illegible]人鷄棲枯株知止各[illegible]一何殊精衛

[illegible]一何愚鴟[illegible]自有所居儒哉衛門
士[illegible]一束書曲肱有[illegible]不[illegible]
死生由一陽[illegible]存[illegible]旭日昇海角焰焰
火燎原[illegible]水[illegible]把混沌鑿黃[illegible]
衣着意皆假合寧知發心地[illegible]藥
叔世[illegible]斯人絕其綱[illegible]教[illegible]發狂[illegible]儒
萬口知道[illegible]飾[illegible]冠[illegible]或[illegible]邪
攻出[illegible]入[illegible]吾[illegible]抱六經鑿室深山藏
悠悠[illegible]人極上不及下[illegible]計入鬼[illegible]有物皆土[illegible]
歸虛無天地亦僞假[illegible]楊仁義[illegible]世一[illegible]

悄刻忍恩遂[illegible]至今[illegible]高遠誰是真識者
梁折入小成僞妄亂本真竊我亦爲義[illegible]爲仁厥初
[illegible]差其禍無父君向非大儒辯[illegible]心[illegible]殺身誰知寂滅
術遂使無人倫[illegible]文章伯[illegible]一何勤
日出開心牕日入潛水府[illegible]不在吾[illegible]竟誰主[illegible]
一往來何處有龍虎凝[illegible]門[illegible]午[illegible]徒自
勞設使形神苦君看來化者[illegible]樂終古
昨夢入高寒御風驂兩[illegible]扶搖青羅界日下看長安烈烈
[illegible]紅紫焰燒肺肝清晨[illegible]玉層半夜登金壇茂陵一杯
土依舊在人間鼓掌爲一笑舉世皆面謾

夜[illegible]古潭月洞徹天心心[illegible]朗色界異[illegible]皆黃金旁有
[illegible]最上有丹桂林倒影下無極湛[illegible]入幽深[illegible]風[illegible]
[illegible]波蕩不可尋始知人間世有動皆陸沉
隱几罷心官[illegible]偶皆喪忽在無生前[illegible]太古上頃之
開內目百骸洞五臟知覺[illegible]有滯[illegible]未[illegible]遂加存養
功王宇[illegible]萬象造化皆由吾乃見[illegible]狀
濯纓[illegible]世塵入海[illegible]夜光[illegible]珠宮[illegible]色[illegible]芒[illegible]
滿懷[illegible]亦[illegible]上天火[illegible]乾陽回視乃[illegible]
礫自[illegible]仁[illegible]生莫謾[illegible]安足藏
聖哉[illegible]物情知盡理自[illegible]是本然明[illegible]

無滯潛靜止不將迎脩然坐來化皓月滿中庭忽聞鴻鴈
來偶聽風水聲秉燭入牕室驚落東牕螢
有物莫不由萬古長安道區區往來者總向塵中老年年
消磨綠日日風驅掃行人竟無迹洄轍生秋草我欲謝帝
閒遊居事幽討來載無良辰幾回問蒼昊
一念游萬仞塊坐不盈尺片席凝塵埃顧盼竟充斥誰知
呼吸間即是一太極有鳥鳴總蹤唧唧和機織偶然作聲
聽出入勞自適但令無錯應萬類等喧寂
藏舟泰山巔偶值懷叟流忽從歸墟東直向西海頭洗日
復滌月光抱空中樓扶踈散青紅異氣纏九州忽焉閑寒

波佇立令人愁明朝早潮來欲住不得留
與感恩往事邈若不可及觀化推將來遼邈今為昔今昔
本無異至理萬世一不朽惟是業天地共終畢前波復後
波[illegible]夜奔注急祇是眼前水源深流無極
景晏念虞歌支順坐看山起來復何為結俗紐紛關萬事
從悠悠不偶術仰閒舉枉謝塵世月落梅花殘深江總風
波天淡孤鳥問氣數當閑物我亦方閑關
惟時屬屯紫思雖豈能免南北走孤蓬秋風任飄轉五年
一龕燈半世幾詩卷老吟調鬼神深造每慳淡久為造物
惡今日復洞闢無恩重苦思甘心向運蹇

必誅地中樓磨戾天下泰三王當革命五伯極破壞孫秦
龍戰野塗地僅一敗既有昔時實復到後來支消長數相
因治亂更萬代無為我生初委順從運會

采杞

雜莖遶荒有杞結刺棘西風結霜腴累累綴秋實肥瑩
珊瑚珠朱殷明欲滴長條擁寒葉射日光的礫朵朵疊傾
筐入手大盈溢歸來奉二親考著紅脂泣前秋入新館枯
枝倒懸壁冬初半青乳慘淡不忍摘忽憶采杞時樂事不
可得隻身對孤叢片影空腸斷的稀遲何日共子職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五

古詩

和陶詩序

魏晉以來倡和尚矣然而魏晉迄唐和意而不和韻自宋迄今和韻而不和意皆一時朋儔相與酬答未有追和古人者也獨東坡先生遷謫嶺海盡和淵明詩既和其意復和其韻追和之作自此始余自庚申年使宋館留儀眞至辛未十二年矣每誦陶詩以自釋是歲因復和之得百餘首三百篇之後至蘇李始爲古詩建安諸子辭氣相高潘陸顏謝鼓吹格力後加藻澤而古意衰矣陶淵明當

晉宋革命之際退歸田里浮沈杯酒而天資高邁思致清逸任眞委命與物無競故其詩跌宕於性情之表直與造物者遊超然屬韻莊周一篇野而不俗淡而不枯華而不飾放而不誕優游而不迫切委順而不怨懟忠厚豈弟直出屈宋之上庶幾顏氏子之樂曾點之適無意於詩而獨得古詩之正而古今莫及也顧予頑鈍鄙陋蹐蹐世網豈能追還高風激揚清音亦出於無聊而爲之去國幾年見似之者而喜況誦其詩讀其書寧無動乎中乎前者唱偶而後者和諷風非有異也皆自然爾又不知其孰倡孰和說毋復書此於其端云

停雲　思歸也

停雲靄日翳翳弗雨伊余懷傷自詒伊阻展轉拘幽莫或念撫瞻望中原徙倚凝佇停雲悠悠蒸氣溁溁衝風入室汕彼大江崩心震魄慨嘆此愈孰因執極惟道是從服仁佩義完節爲榮之死靡它寔余之情痛嘆弗寐攬衣宵征載思子卿千載如生無媒取妻匪斧伐柯樂禍深仇焉能爲和生民無辜塗山既多銷兵無期將奈之何

時運　安命也

時運代遷旣夕復朝我來幽都尼于江郊佝佇風飈載翔雲雷天澤弗流原田穡苗熱中熱熱孰沃孰濯窮室陰陰

孰春孰暘仰視俯察無愧則足知命何憂畢天乃樂在昔過魯風雩洛沂妥登岱宗曠然忘歸五夜觀日神光發輝乃今坐井高躅曷追太行之顛先人舊廬貞松鬱林中堂歸如安得旂旂吾黄酒滿壺否弗終傾壞運屬乎

榮物　觀物也

榮木青青英華若茲氣至而滋人亦如之變陽化陰物各有時無莫無適夫道一而囍囍榮木云云歸根多華早落幾何生存大治通達乾坤奮門深固有方封植倍敦升發發散載華載實生基死滙信新屆舊大業弗藏萬有自當造物忘物於焉有數修身畢天莫敢失墜造次九思局眷

三畏學聖造聖希顏則驥純誠粹精遂入獨至

贈長沙公族祖　述東軒老人也經之六世祖受學於明道先生至曾祖大父東軒老道益大傳之先大父思而有作

世遠學傳道親族疏廷宗大家罔不在初淵源益深歲月韋祖慨我緖嘆載思躊躇於昭東軒棣華新堂心授口訣繙弓白璋習習和風洌洌淸霜吾道有宗吾家有光一世師儒雲從志同洪河北南太行西東醲爲湖湘流爲淮江六經百氏包羅旁通嗟予小子亦聞格言激揚餘波瞻仰故山宿草荒阡抱書消然念我後世伊余之先

酬丁先生　自警也

孰使而行孰尼而止排難兩歧奔命千里終豈能必爰契歷以稽山濟江說爲一遊顧覽年逾十年隱憂豈作咄咄祇賦休休來之坎坎天命悠悠

答麗谷覃　始余年十六讀書於保塞鐵佛寺南堂不解衣帶坐徹明者五年感而思之爲賦是詩也

挑燈長明終夜誦聲嚌深凌高中心自娛𣪍汲戴薪不違寒危惟梗伊蓬託處聚廬以道爲富以德爲珍勤以修身孝以事親師心造聖不資於人靜境神會伊顏孔鄭龍年

揭揭日夕孜孜力探自得何樂如之作爲文章暢爲歌詩聲論天地思爲無思淳純復與太極再分聲覺不寐怡然罹仍鼓起迹踏叡風騎雲萬勤皆寂傳我以文一席五載默以從吾于旌下招魂成飄零遠奔信函使于吳京故蓍委地湖南失望焰焰古佛依依北風淒惡短檠時見夢中執令一身乃異初終秋蟲其聲戴勤厥躬

勸農　閔農也兵亂以來四民失業農爲甚因讀淵明勸農之作感而賦此

植天務本實惟農民力田效勤含淳守眞代食惟賢勸生相因耒耜之益以活斯人每每原田奕奕黍稷雨暘若時

具來播植維生之蕃爰惟是稼穡倉庾惟盈斯人足食爰自兵興魚潰鳥陸江漢皆會流散純稽淩凡剝骨楔愉靡遂婦役弗紡夫征弗宿其政蝟起紛更弗久飢腸曷充獨耕無耦既空杼軸孰享吠畝流亡異土隕溺博手食無農奪安得不匱有年無穫豈稷安貴盜賊群起餓死並至曾是司牧曾是無愧井地荒空旽俗頑鄙遂末是偷無復率履農爲匪民化繩越軌本既凋傷政何由美

命子　感子也余生三十有五年舉四子而三夭焉李曰阿壽生四年矣而余使宋十二年弗見撫育感而有作

余家貧寠方遺風帝虞詩書是傳奕葉有光厥初受氏寔自
厥尚由漢迄今載僨載昌金源之亡申盈禍周百口九族
竟不首丘父獨抱子脫死横流敢望子孫復始公侯嶽嶽
樹立自别豬龍治經立學生人之功見扶神據天緘地封
坦坦正道明明高蹤溯茵起宗暢根達柯乃嗣乃續庭完
府羅天不慭遺未卑而殞究究三稱遷委蟲沙曷敢尤天
秪自咎德阿壽始孩弗子去國川途阻脩變故擾惑教之
誨之於焉可得不成乎終何誕乎始徒耀松楸謾誇閭里
有子無子命數定止未能無情與物悲喜既已奪夫慘之
弗及亦既生存寧必成立不孝之罪聖人所急大禹荒度

亦聞啄泣物生不齊亦各有時天弗私爾勿勞爾思魚腹
子藩孰聚若茲螟蠶類我孰其使而林回棄璧厲夜求火
不知其天秪解私我失惡乎否得惡乎可圻裂啄食鶬雛
是假孫館四鄰擾擾嬰孩一死一生朝去暮來胡肯不肯
胡才不才敬恭脩身曷云悲哉

歸鳥　寓感也

歸鳥翩翩集于深林飛雲遥遥反彼高岑晴晦弗及寧勞
我心重門擊柝闘于幽陰歸鳥翩翩深林于飛飛雲遥擄
高岑于是依嗟我征夫曷云還歸瞻彼北辰綸音弗遺[illegible]
歸鳥翩翔徘徊曳曳飛雲嶷峇是棲鼓琴云胡不諧
孰爲知音伊余孔懷寶冀歸鳥棲于故條曳曳飛雲靄靄其
高標伊余南征輸平內交淵淵亦歸故山夢勞

形神影　形贈影

萬象生道區變形各有時運會迭往來霍揚成壞之妙合
我初無爾亦即在茲隱見陰陽中幻化無了期瘏痳一死
生寂然匪爲思我勞爲有此爾苦勿涕洟請看聲與響相
隨復何疑大都本無有相贈徒費辭

影答形

靜陰乃道影就罔無巧拙大車轉通逵轍迹豈能絶妍醜
君固有隨君非暮悅日月相代明豈能與君別思君不如

我君没我不滅生死無加損得失豈內熱因物不遂物原
原靡發端君終復隨我茲時見優劣

神釋

出入生死間妙物不自著物物弗爲物超然變新故二子
一醞醉芋負相附成壞不在己安用相告語元陽初化
[illegible]一丸存焉在靡方所悠悠無定住陶老信達者得
失委命數全神乃遺形種秫修釀具一醉樂有餘陶然忘
毀與昏斷夢與弗辨町畦都剷去既不將不迎亦何憂何懼
能遯世上名豈有身後慮

九日閒居　憶九日登晛臺

高歌登隗臺悵然思樂生君臣灑落與千載揚榮名西風
菊花期日服黃金明青山邊故國白鴈遺燕聲佳時動幽
懷吊景催短齡浩歌正激烈樽酒時自傾故鼎反磨室六
雄競光榮曾亢一寒蕭酒酣重傷情丈夫遇主知唾手成
功名

歸園田居六首　懷登封盧溪幽居唐盧鴻故
居在焉

童穉遊鹿豕野逸便深山幽居遠世塵覷顧幾星年盧溪
鬱巖阿絡壁涵清淵徵君始真隱種玉開石田幽人競卜
鄰駢落崎嶇阻問竹木茅舍邊桑麻榆蘸前三春牡丹兩十

陵川文集卷之六　十七

月梅花（盧溪故居有[illegible]　[illegible]嘗生於林間多古梅故云）孤雲出遠岑翩
日下層巔性與萬化寂身同天地間一從入帝羈超然學
復然

區中職塵倫兩馬從拝歎樂哉山中人身世無忘想避世
如避仇納屨逐長往耕鉏足衣食生蹔羅稱長含浮遂天
眞體胖心亦廣底事綺里李出山眞函芥
兩餘山色淨霜降木葉稀南澗拾橡栗帶月吟風歸青青
路邊蘭細細侵裳衣飯飽晦亦足物我兩無違好山無俗
人林泉有眞娛種秫足自釀高下開荒墟清溪浸古屋況
有高賢居綠竹掃山色奇木近千株鄰舍幾父老訢言皆
欣如相見即痛飲甕盎傾無餘酒酣藉月臥清興散凌虛
冥誰知此樂此樂世間無

携酒招野人共飲清溪曲蔬蔌總很藉一醉萬事足苔痕
入窪樽林影上棊局月出盃更深不須更秉燭歸去靜榮
辱醉臥日已旭

中天太火室盲論洛陽陌三十六芙蓉含此將安適感廿
上巖職參色宜日夕攀躋景無窮養生地有隙不問車馬
喧豈憚耕鋤役奔勝三十年樂事都敗績面目祇自慚塵俗
死竟何益

問來使　同前

陵川文集卷之六　十八

朝拾澗底松空餐冷渟目暮歸東籬下自種今秋菊清泉
洗碎月襟裾有淸復高臥幽夢長不覺黃粱熟

遊斜川　憶西郎

江埽半白頭白分如歸休十年不出戶夢憶西郎游看花
當溪水冷山流泓澄潭洞豁容與浮輕鷗回抱道明
疰鵬扱翅開林立[illegible]佚佚避秦人桃源闢
田舍遺我山中酒殷勤更獻酬花飛好鳥歌塵世有此不
醉路石上水灑然濯百憂何年結茅屋歸去便可求

示周掾祖謝　同前

勞生役世物萬感無一欣且拂冠上塵暫作山中人尋春

洞林深賞時元有因連嶺絶水登鳴泉爲花開幽老[illegible]
梜韓側志勿勤醉歸語山家今年當卜鄰便送買山錢結
茅東澗濱

諸人共遊周家墓栢下

淵明栢下飲相與樂吹彈何異墦間乞安足以爲懽總爲
付任適得酒即開顔自同墓中人未死心已殫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萬化一大路去來皆[illegible]然孰能不由行踵武億千年委順
出脩阻煩憂厄[illegible]仡淵明苦避俗中歳歸田園門前柳生
叟文不入方[illegible]自謂羲皇人翛然北窓眠日月自運會寒

暑代遷逝逝久已化宛在伯玉前作詩本無怨高興淫
雲煙樽酒且逍遥衔盃稱世賢

答龐參軍 釋超然念毋

吁嗟勿念思諄諄聽吾言孰不欲卑親孰安樂鄉國王事
有去留載詩陟岵篇大孝五十慕義止從古然臼地内苦
獲賦予有厄緣悠悠無了期欝欝安得寧精衛豈填海愚
叟難移山天定自勝人還歸會有年

五月五日作和戴主簿 重午書懷贈書狀官

苟正甫

坻運若天步行人當厄窮兀坐數年華大火從[illegible]

正發育一氣方盈豐草木各暢茂郊園融凱風我獨火生
意求贊待一終燒醪顆昌蒲強飲心大沖江静重門深兵
廠[illegible]隆何日河陽[illegible]陶坂登平嵩[illegible]
[illegible]

連雨獨飲 新館久雨

悠悠孰主張尼此真偶然早歳喜學道自致雲霄間意歎
[illegible]八表縲絏追飛仙折翼墮江國閭門悲淪天苑在厄會
[illegible]不自我後先乾坤漬塗泥霖漏何時還異域歳月速轉
首十二年形神與化馳欵辦復無言

移居二首

吾道即吾廬仁義是安宅苟能庇風雨便可度朝夕雖川
十一遷歳有餅釜役僦屋復分庭處處置床席往年始定
居生聚絶勝昔哭墓還南來昆親忽崩析
[illegible]南初定遷高架插書詩基構計久[illegible]塗壁之幽窓
罢凡几道妙儼若思訪問復安[illegible]四時束帛賁門
閭推挽忽在茲進退已不能天[illegible]吾[illegible]

和劉柴桑 釋宋瑶念毋

流辯宋仲儀倚檻獨躊躇念毋望北雲悵然憶家居湯湯
伊都水想見先人廬爲言我與子南來墮幽墟鄉園入湫
莊草木荒蕃畲毋氏倚門望無爲孰勤劬生男不若女有

子還如無王事靡私豈歲別無親蹤擬敵守一節乾乾斷
百須道在毋卽存志當金石如

酬劉紫桑

長風動江色俛仰景一周蕭然步空庭葉落嘆其秋復命
不專擒燕山一回嗟我亦慕高節終能同此不變心重讎
門安得異首遊

和鄭主簿二首　魏馬德璘孔道

周公待昧旦大禹惜寸陰聖學如弗及神道闢靈樞嘆爾
氣質成變化更張努力奉造之綿柄煥異昔今尊德始好
問卓出衆所欲去就審且精取予酌與斟衆風補遺景扣

寂求至音講習執難深琢磨朋合簪踐形當自得好高勿
臨深
誠身乃事親行義要全節淸心不滯物月江夜澄徹味腴
須嚼深窮理必謂絕天人一理貫胸次綿羅列苟能一德
全卽爲萬世傑二子又皐余且且提耳訣愼勿自弃捐含
此無歲月

於王揔軍坐送客　秋夕遣懷以下並同

鴈啼霜江淸人與卉木腓含館極羈留感秋尤思歸包胥
客咸陽孰爲賦無衣美人期好合願言遊不遑究戀萬民
命怵惕終夜悲坐起對於影斜月流寒輝怯辰含酸辛適

然嘆狩延天道本好生伊何獨予違

與殷晉安別

昔游翰墨場渴日志尤勤遠探羲農高近諧周孔親屬天
耿長娼豈惟照四鄰尸坐正冠裳暮夜達旦晨擬從大極
初再使乾坤分經世啓帝運立德開王春偶別燕山月忽
落吳江雲悵然負初心計拙良有因安動希時榮何如安
賤貧擬以此自貢安敢復尤人

贈羊長史

寒窗安得犹沮澤多羅慶蛩吟苦關心厲足無來書憶昔
少年場結佩遊通都大嶺旣再登楚山亦常踰樽酒生風

雲鞍馬走壺與韈轉復虎躍一世英豪俱投穽誰使然奇
蹤日跼蹐戶外昔告絕跬步無所如幽明澹寥星夜氣深
淼淼心折萬緒紫遣閑思舊娛繼上認先聲自笑竟何跡
起來月中行滯鬱方一舒

歲莫和張常侍

渴中夜尤劇扣關汲新泉快飲沃肺肝四顧無與言白髮
照寒月素影亦何繁幽窗挽衣坐反責恩尤愆胡不蹈東
海胡不餓西山醜顏食不義忍辱待生還露氣凄且淸別
恨相縈纏殷憂有時窮今夕是何年歲月背我與精魄隨
化遷嗟哉胡不忍大平其偶然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月出蔓草寒江聲動清飈窓戶凘槭槭淒其飄我衣孤鴻悲遊天寥落片影微蟋蟀不在堂苦傍傍根莖運數方厄窮氣序亦頹衰覊懷感尤深中宵涕重揮黃虞不可攀周道何委遲嘯歌和淵明慨嘆有餘悲

悲從弟仲德

銀沙瀰玉河界天清露寥孤心正耿耿秋夜何其其念我當乇凶不如初無生乃同不周折遶向東南傾彻毒方弄兵好會其能成簫簫變齒髮冉冉頹年齡潮生夜江高聲鬧動松聲心眼忽飄揚搖攬衣步中庭幽蹤獨往來慘淡關

山情木信天為人更著影問形我本不欺人萬折氣益盤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青苔入室深蝸涎縈素書坐席凝陰塵形骸久塊如胷困磔株木寞非躋天衢投膠止河濁自笑眞迂疎羈魂重變競枯腸謾縈紆一榻不復移轉首十年餘空期汗漫遊慨想山澤居兀兀几上肉喁喁釜中魚有物皆恣雎而我獨因拘安得天池風吹上太行廬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遄寧片天月照我江濱居闃然六用絶孤影獨于于屋漏重反觀面壁復向隅幽明二道得與歸一塗康莊馭軒

逝江湖挾山以超海過計元自踈憂遑付順適樂天運誰能逃於今將何如卯絶歎行將安之寡人歎處處遊子無還期門前大江猗淌來不違時日月相代還我獨何任茲細和淵明詩賦歌歸來辭知命不必憂樂天復何疑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

㢧心乃活物探賾遂寞遂知天地幾洞見古今情纖禍多下石復故誰班荊嘆嗟何不足嘗觸誤此生老樹棲鵲三冬秋月明顧影無匹儔徒倚悵下平空庭步數周簫背征河陽有賜田何日得歸耕自顧濩落恣而乃直

經營當處不可出誤我枉世名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禍陷殺戮運民命殲蹤踐赤手與天爭跋疐其能免更深不成眠反側懷念綱世路劇欹傾書惡還病善援援人爲多邅迍天道遠寒暑迭代遷濟亂胡不返自與鄉隣鬪嗟我識慮淺

先君貽詩書緒性安賤貧每戒躋與道以勸尤惡名太□不許交時人守道業惟稱先誠德自新未益義不瀹閫□亦惟攸伊頹違根步鄉曾頻問津友愛撫弟昆仁貫是風潮悲若故山家園今有遺民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至日

夜寒窓有聲庭阿還深積詎知大江頭却似窮海昔鵾鳥
喑不鳴霧鴻歛雲翮乾坤一模糊玉氣暗無隔八荒雪國
十年一行役體髮久已變茲心獨難易眞宰毋乃予違
歲寒亦寄操見松柏

庭草

容易又爲家十載猶未歸萋萋草上階除萋猪生悵悲相看
辨時節夢蕪荒是非昔時車馬多雜去一無遺今來斷行
跡突玩常相依榮瘁兩賜中凋傷寒暑推露綠感春芳霜
黃然秋裳藉安柔且佳關心湯長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萱

南風青鳳尾擁翳當庭軒金背埸玉莖呀折如焚燔深叢
駐長晝次第開後前北堂昔養母家人欣聚圍對花舞班
衣勸出轍遑遑憔顇每爲開太和回一天一從哭墓後去
國一二年年年見新花末日相對間忘憂却生生所賴志
義堅夕安拾落英丹髮滿芳田感創後臥思蒼茫不成眠
故叢誰薅移裰膴滿西園

己酉歲九月九日　黃葵

清標倚西風霜亂七月亥天宇始蕭蕭卉木方摧凋停停
晨嬌黃獨䜣風度高金盞困側露綠莖嫩千霄然對仙
花時人忘憂芳開樽坐蹲影渴飲剔沃焦折來插
醉從陶陶日上復盛開更須醉明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芙

又容未還反賞秋多端對花復舉盃暫得心田安芙蓉
如美人盈容剗觀愁紅漬粉深醉臉傷春遷上日嬌當
濛一風翠綃衣含滿有深思欲言還羞難覓重賞沐新低
重曾獨干無情似傷情使我凋朱顏戲歌更獻酬物我何
相隔此來掬花舞不復爲嗟嘆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濼田舍穫　菊

露菊有正色堆秋露泥浸綠葉擊金骨清香動幽懷顛吉

節士氣韻相似諧亦有玉華鳳豈無紫冠雖俗死委蓬
草籬叢日百然餐落英至今辭賦哀淵明折滿把嘯
傲東籬閒余今手自種豈俟星火頹依風日吟哦天道執
唯幸最憐抱香踏留寒夜同幽棲

和陶

飲酒

順適皆坦途忘幾信所之天地與化遷焉能獨違時酒中
有深趣貪樂良在茲穩飲忘形骸物我兩不疑每飲輒
士浸把空盃持

謝安懷達士攜妓遊東山蒼生如我何勸我貪狂言樽中
酒常有縱飲當窮年此樂醉者知難爲醒者傳

道在盃杓中有物都無情一醉還天歡豈將飲爲名嗟嗟
兩露ㄑ勞勞失此生自古微累纏仍因寵辱驚枯腸歸焉

臨渴更奔何成

武帝燒黃金玉殿紫煙迷終下輪臺詔創然徒傷悲修心
與物競諸絕無所依血氣有壯衰因應終還歸醉鄉萬古
和悠悠無盛衰有酒當共飲獻酬莫相違

好酒無惡客合席語喧豗銜盃相爾汝共將何事偏秋月
溯金罇春風頹玉山便作無懷民坐使唐虞還酒盡任去
留醉眠都無言

詩因酒更多貪境覺發精茫劉憂醉後言參是醒時情百川
飲長鯨千觴都一傾我亦如劉伶終當以酒鳴百年都幾
何不飲安用生

上春東風和百卉呈妍各家家社甕熟相喚持花枝此時
酒無算盡盞賀中奇醉人卧花間陶然亡云爲不飲復何
待秖自強拘羈

西風黃葉落處處菊花開霜蟹味滿殼持盃亦開懷正當
劉飲時惟恐與時乖快意傾瀲灩無復念栖栖會來既狼
籍人亦醉如泥我順物安忤兀兀靡不諧悠然反化初世
路都沈迷篤言入醉鄉麴車不可迴

夜醉曉來醒日出東南隅嗟嗟早行人百里已半途我秖
馱爲谷彼亦執爲驅飲酒有運數生平酒常餘陽田總種
秫終傍淵明居

屈子重遠天陶公乃達遺逍遙隙中駒放盃身已老其爲
晝餅文援使腸枯槁君看桃花顏得酒色更好榮名身後
事美酒樽中寶一飲便成仙御風凌八表

我愛李太白醉眼高一時把盃問明月揮灑多人辭吾生
嗜一酒感寓實在茲常向醉中醒更飲不復疑此戰頓止酒
詩陶公亦吾敵安得泛酒海弄月恣所之

壺中別一天飲之造眞境有夢渾未覺獨醉勝獨醒忘物
初乃會於懷遺耶領巨觥曾譏舟括囊勿肬顏爲旨不飲
人此理天日炳

好事邀我飲布席我已至敲談生生風引滿即復醉快意

無可睢鐵樣不比次右志情釋重百過已乃爲貴世上多虛名樽中有真味

種柳榜菊節是陶潛宅眼中總盃杓門外無轍跡朝飲仲尼千鍾酌季路百不用五斗解醒言東方白眼然[illegible]生狂醒眞可惜

五年一食蛇蜒面壁初治經倪酒恐廢業中歲亦無成晚悟盃酒樂茲鄭巴自更策府酒若滌滌蕩波門聚十年醉如醉後以是飲嗚嗚然合天秩[illegible]達者情

螺功範丹墓黃流加長風[illegible]宜波[illegible]一萬鐘傾月中鯨鯢亦露醉興致江河通[illegible]綱總直道世路曲如弓

遍飲天下酒風味我自得南江與共嶺溜溺不能默雨海納一樽巨量吞四塞胸次含春元頃洞和萬國熙醉即無言百世歸一默

我本醉鄉人弓旌招我仕自此樽俎踈漠然忽喪已醒洽夸了子社禍成內恥況復拘厄途不得歸田里十年猶不字驂驂踰一紀日事錙肖酒多病靜自止強飲終無歡志力徒自恃

醒眼舉作偽醉時見天真模糊渾沌初大朴還其淳山中酒初熟烈烈風味新一飲平[illegible]物往眉睫慘淡飛埃塵[illegible]

與盃酒親陶潛豈乞食者酒郎關津門首佳客至快遊屹上中君看飲酒詩始知眞醉人

止酒

物各有所止惟止止衆止所皆止盃酒趺宕乾坤裏好飲即爲徒更不顧妻孥無酒則酤我得酒即欣喜日在醉即眠日出醉未起沈酣二十年落魄誤生理赴詔方始醒瞭然便失已南來增般憂從此酒止矣愁濃亦如酒苦海浩無涘何當大刀頭一飲醉千祀

蜡日 自釋

氣數方構凶我獨其能和辛有樽中酒自種庭前蘆自詠

還自酌酬適與亦多且笑勿裂眥浮東寄長歌

四時 記夢

夢中見西郎綠玉十二峯忽到太行顛故山深長松

擬古九首

陶潛避世士手種門前柳作傳復自序賓錄傳永久高風激余中論世期尚友何當菊花秋共渡山中酒嗟嗟隨世網頹言久已負枯腸充服憂覽鏡顏差厚會有還歸日再覓無何有

天地相依附吾道同始終經世維皇綱一王辟華我聖人鍾神靈樹立何袞椎六經道四時類類弘宗風王法其有

生大統垂無窮本原豈多言萬理秪一中
屋漏闇天人炳烺茲一隅掌中握璣衡宇宙從卷舒日月
驅吾與乾坤廓吾廬有萬崇吾身通途安廣居私智生町
畦坦夷深榛蕪擾擾趨蹶中跬步無所如
十年不歸山衡麓皆榛荒風雨秋草深蕪没讀書堂烏道
常嬌首天宇青茫茫賜田在河陽經始築圖場黄流經中
天太行面北邙痛飲登平嵩醉眼高昂昂厄風墮江濆欲
去還無方辱井俗死人顧影徒自傷
和龍蟠蟲流殄層不復完節旄久零落破碎十年冠片天
亦愧仰計拙秪辱類首壓兩國絶江深掩重關幽思揺風

旌百感來無端亦有絶絃琴挂壁不復彈忍聞雲間鴈秪
恨鏡中鸞抛坐惜日月心死骨重寒
鬼神居無鄉一念即在茲欲知得失初當謹未思時靜敬
守關鑰精一辨澠淄理窮性乃盡天命不復疑君看語孟
書皆是直指辭皇皇三百篇擧要無邪思柰何季末人忘
慮先自欺戴盆還揠苗冥行恣所之楚虜方詭天豈悟祈

招詩

憶昔山中春谷風翕微和幽人坐孤石好鳥相和歌冷泉
有清音音響一何多廻復步澗芳有時蹋林花田家携濁
來柰此高興何

幽庭抱枯株感槩憶壯遊結交燕趙豪經紀窮九州岱嵩
登日觀赤壁弄江流醉走天山馬叢臺問沙丘中途輟吾
車歷覽猶未周行止不在吾順適安敢求
蓬瀛有奇繚馭風欲載抹鶩濤忽翻山對面桑田改鯤化
鵬遠起鱗鬣乾半海天池無培風九萬亦有待且搭壽
異運數安得悔

雜詩十二首

縱横十萬里悠悠總世塵勞生爲物役往往失此身對面
有九疑惟有酒相親花開社甕熟春風滿比鄰痛飲有高
騁祭方達旦晨君看雞窠中豈有百年人

種豆南山歸放目張高嶺淮田似疏畦縄錯成野景日夕
卧柴荆破屋風露冷床頭有餘醁渴飲與味永月出流清
輝起舞動孤影呼兒讀離騷載酌幽懷騁醉眠蹋殘日獨
樂靜中靜
天命端可樂物情孰能量開軒受西風明月照我房悠然
中聖人載酌夜未央哀鴻忽遺音底事昔陽遂令不飲
人反側斷中腸
三代秋周孔漢末有佛老汩貢復翔鴻彝性遂不保涇渭
混濁清烹陽易混燥世多喪心人死病不辨早涓滴成江
河漲未逐合抱六合一榛荒浪走無正道

丹山九朶鳳有道即游豫阿閣與岐山和鳴復高翥一從
淬德衰轉翩遐揚去高賢亦違亂好遯有深慮胃出乾難
一肯人肯爾怨幼安遼海居龐公鹿門住翛然遠世塵豈
復有憂懼
褰衾黙不去子文無慍喜乎如卧雲忽遠棄人間事淵明
偶束帶初無仕宦意酒熟遽告歸佳期恐難值散髮山月
清濯足溪流馱把菊見南山物我有審置
大道初坦平奈此世路迫劫灰到重泉兵塵蔽阡陌乾坤
一戰場血盡骨更白何處著此身重覺天宇窄獨立萬物
表穌有雲門客弋人忘冥鴻此中寔安宅

道人守化根静境深苞桑單衣不掩骭一食恒糟糠何心
到丈編更不顧耆泉貢風出樊籠太和蘊元陽中襟既忘
幾外物莫能傷矯矯離群倫宛在天一方爭中有奇策一
詠復一觴
西北有佳人飄飄若雲端悠悠與神俱冉冉從化遷偶來
住人境結廬青山顛更不煙火食紙把晨露餐我欲從之
遊路遠縈塵緣適然歌紫芝直寄歸來篇
聖作尚簡易古道皆若稽叔季私煩苛平地生嶔崖生民
入罟擭慘慘傷予懷孰能與鋤除攘亂益盤礴神叢設教
益庖犧初取離靡不遍吞舟豈能張胃鵷鵲利匿[illegible]

使大質樸
夷則弛夾律涼飆颯天漢霽作清夜遊拔月上河漢螢吟
煙露根鴈翔風水鄉商聲激孤泉銀漢零飛霜向不酌酒
樽奈此秋興長
溪風吹竹花石壁僵松子山氣清入骨雲嘴時猗倚變變
靜中趣超超物外理

詠貧士七首

簞瓢首顔樂大聖德歸依曠寂無適地高朗有清淨兮吡
紆金朱志意欲矜飛彈儵儵行險途跛蹇終安歸道義我素
飽勢利爾恒飢餅空豈足耻心死良可悲

廬室白無塵澹然遠羲軒飄瓢一鼓腹春風滿丘園又爾
釜生魚上日廚無煙琅然金石聲[illegible]道咏研七日無是
餘方闊固窮言令[illegible]安安仁為賢
家無[illegible]游[illegible]求[illegible]
劉寄奴戈矛日相尋豈若一樽酒對菊時自斟飢來驅乞
食當時孰汝欽獨有桃源人乃見[illegible]世心
貧賤人所惡[illegible]貧不可[illegible]益與
向田園[illegible]無[illegible]衆人與野
叟欣然作賦為有子後者[illegible]平復何求
有名不可[illegible]禄不可干干禄當事人此身即屬官豈無

八尺軀區區為一飡道義寧塌蔡足慶無飢寒冠蓋不與
賜屢空獨稱顏憂道不憂貧高賢多閑關
不食如盤未飽無家劇轉蓬尼父道彌高少陵詩益工閉門
張仲蔚知者獨劉龔來忘軒隱居龐公竟誰同但有楊朱
酒何必慮窮通田父邀我飲步月欣相從
落落田子春不負劉幽州竟辭萬戶侯殺身貞其儔昔
過燕山飲馬易水流斯人不復見悵望生隱憂日暮一樽
酒碧雲誰與酬西風薊丘前鴈呼疎竹儔

詠二疎

趙蓋楊韓誅見幾嘗患遲去官不賞會二疎知所趣眷樓

方未衰解紱即高舉未幾太子立眾然殺蕭傅嗟嗟二大
夫灼見奧險路鈇鉞已在頸富貴其可願誠哉其決也
惟常人嗟財來享相姐鄉杜舁世務父子歆有餘心傷也
濬素書匡多言畫楊揮漳未悟光為貪身榮寧為漢室然
高風獨東海千載道益著

詠荊軻

燕國八百年最為爽秦嬴可作殷周基何乃專荊卿擬兒
彊復讐已首挾咸京徑刎於期首更圖窮匕見行會空事不
就狼借斷冠纓哭風死別歌悲慨一世英不若繆諸
狼復令聲便殺一秦寧無一秦生呂政方志然忽作緣

桂鷙并吞勢不已舉兵復有名拂手黃金空故鼎入秦庭
昔救渡易水晚登燕于城投文吊田疇思賢重舜智華書
本道義不繫敗與成為國恃刺客夫豈英豪情

讀山海經十三首　寓興

江風送夕涼蕭蕭散與疎種菊滿秋庭偶似淵明廬游然
絕塵慮靜讀古聖書坐馳造聖域氣馬尻為車自得每默
餘無地客秦疏重究洙泗親似與羲皇俱造起幾天地周
身一河圖但恐丁壞運閉物將無如
清泉沃醉面復見桃花顏運璧置齋外尚擬康強年聽熟
如在家詩凡憶歸山偶閒江上鐘忽憶夢中言

伊昔在山時高興薄林丘自許作真逸永結煙霞儔竹間
挂藤月石上鳴溪流不逢塵俗人耳與鹿豕遊
葬心到密地難藏神與陽付我秋一仁藹藹生意長潛地
復經天炳烺生道光群龍勿使戰每戰雜玄黃
道寶人共傳自棄直可憐片言未能充積惡如丘山一貫
有妙理六經皆天言弗知還弗行人生幾何年
天開萬象春生意滿草木好鳥相和鳴嚶嚶出幽谷旭日
露華滋天地一宵內冰人心暢達時此理宜自竭
當春對花飲酒面浮花陰藉草幽澗邊野色風滿林三月
鶯亂飛睍睆弄好音一醉卧郊原萬事不到心

世無不與死得已即命長君看行尸人舉世皆失常任生
莫種苗嶷叟無休粮節食謹作爲壽樂元無央
殞殁或利徒揭揭事奔走自得乃自失甚勝即甚負身外
皆留人區中竟誰有配極惟大業方保萬世後
淵明志世士何必讀山海神仙荒有無怪誕豈眞在若有
西王母武皇不終悔歸來當痛飲白衣久已待
怪力與亂神不語有深旨玆生理未窮何暇逐徼死不須
妄云爲祇在實踐履過高皆異端中誠足深恃
道衰多散人體亡有放士受命備萬物秉彝各有止方士
歎凡庸異書空有稚子騁功通儒亦重抱朴子

嗟嗟垂蠹書萬卷本無經世才函葬欲援時遑遑走南來明月
果閣投按劍還驚猜撥患既竟時委順庶俟哉

聯句　漫興

覩星見天體北辰直南極鵬圖亦有待必以六月息九萬
搏扶搖翱翔豈人力君子有天運俟命祇自飭爲用於中
腸錄目重反側時來沛然起會橋垂天翼雲逵無阻脩河
山改顏色行止各有時作詩爲袪惑

桃花源詩

桃花荒有無誰云隔塵世秦人旣能往我亦從此逝歸舟
忘津途頓運息興廢緬悽別一天花陰好休憩浮風無澆
誕道種可栖蟄凡夫安得到俗駕豈容犯君看閭閻下聒
聒形聲吠苛法如牛毛浮僞競新製高人肯著足有山皆
可詣隱見須適時淺揭深則厲淵明貧好遯棄官在中歲
處身向田野曠遠縣智慧把翁紙見山種秫自爲界盃酒
與浮沈林樾重蒙蔽到處桃花源貴境不在外當時避秦
人未必識姒契

郝文忠公文集卷之七

歌詩

白溝行

汾水長城道老海亙牙高頰倒岸淺瀦蕭蕭路欲平重問遺老易水是白溝北人爲界石郎從珂敗便割燕十六州世宗恰得關南死點檢陳天子漢兒不復見中原當日橋基元在此溝上殘城堞歲歲狼人來把截酒酣踏背上馬行彎弧更射溝月孫男比疾不敢看道君一向何曾還誰知二百年寃移在江淮蜀漢間歲久河乾骨仍滿流槁無窮都不管

晉家日月豈能長當時曆數從頭短日暮途窮更著鞭百年遺恨入荒煙九原重然忿祭維翰五季那知魯仲連只向河東作留守奉詔移官亦何敢稱臣呼父古所無萬古諸華有遺臭

賢臺行 古燕昭王臺也士人俗呼爲賢臺

高臺突兀燕山碧黃金泥多土猶濕曉日曈曨赤羽旗燕王北面覲前席費盡黃金臺始成一朝拜跪諸侯知平地幾層土中有全齊七十城樓臺賢使遊與諸侯雄並駕七百年來不用兵一戰東鞭然駭天下二城未了昭王殂火牛突出騎劫誅臺上黃金以顏色惠王空讀樂毅書古來燕趙多奇士用舍中間定興廢遂開趙括代廉頗敗國亡家等戲燕子城南知幾年臺平樹老漫荒煙莫言駿骨一紙重黃金不重賢

古菱花鏡詞

魑人燒鼓太古月化爲片銅藏死魄維解反照黑潭蓄大生壓白蛟龍去不敢藏高秋照波更澄徹徑圍數尺透膽寒空明穴背紐深嵌邊如刀週圍菱花纏枝葉蔓面印水紋朱砂翡翠瑜甲不知世上幾千年依舊匣開無環缺百煉得道還不化又作鑪中一太極瘦損窮陋各成形焉用區區強裝貼一略精神隨窮

秋眼前脂粉墓中血菱花鏡裏都無物學淨匣平本顏色等閒塵擲消皆蘇未免窮人不識忽爲磨洗開玉井孤電繞手明月壁部屋寒開有神物掛向青天照白日皦然盡見不欺人魑魅魍魎焉敢出壽福蓮花空自名不須倒影絕

藜杖行 家君命作

荒藜一兩青墻陽數莖坳深勢扶疎柯葉張磔忽過墻赤滿棺結綠珊瑚兩餘霜重凋傷後瑩節高肥餘枯瘦斷截爲杖勁且堅黃玉歷手光欲透更將月潰臨朝曬潤滑隱隱分細紋家君垂老添數僕馮藉看月復穿雲倚床半夜

風雨怒只恐飛騰作龍去乃爲作詩重相告從史乂陵桃
杖句天生此杖向吾家再起衰宗振國華會當拄到太行
項指點千年墓上花劃除無穢重洒掃橫膝琅琅過庭敎
揩傾挂壞植孔孟來使子孫扶聖道

蔡江月歌

郎山五季稱孫姑兵家洞達握化樞透令方諫擁節旄南
攫趙魏北燕都爾來燕南道術高往往卓犖動星閭曉金
乃有蔡江月採桑神授青衣書歸來丫髻辭姑嫜脫去帉
帨投釵梳便向床頭尋紙筆揮灑萬字紛瓊瑶夫婿瞠視
不敢詰[illegible]環賜皆駭吁爲言諸人當避兵西山岡頭是

我居未幾[illegible]家四遠集豪傑望風皆奔趨指授方略無不
中權謀每笑孫吳疎韋將勳業論諸將指示張公都不如
名髙兩受紫泥詔道重六屈金虎符[illegible]
公嘗事[illegible]事之金宣宗下詔賜號江月眞人事平笑傲作天仙綠眉粉面垂翠
鈿絳襦青帔玉冠佩插花吟諷香雲繚繡帷深處說黃庭
碧桃隱映燒丹煙篇章不似婦人語磊落見道參幽玄異
人異事會當傳爲學幹公稱道謝自然誰與刻向西南嶺
姑姑揭邊玉劍前

天賜夫人詞

八月十五雙星會佳婦佳兒好婚對玉波冷浸芙蓉城[illegible]
月挂光照金翠裊風當筵滅紅燭一朶仙桃降天外梁家
有子是新郎羊氏怨從鍾連背負來燈下驚見物雲鬟歌
斜倒冠佩四肢紅玉軟無力夢斷春闈半酣醉須臾舉目
視傍人衣服不同言語異自說成都五千里恍惚不知來
此際玉容寂寞小山顰俛首無言兩行淚丹心與作梁家
婦詔起高門牓天賜幾年夫壻作相公蒞眼兒孫盡朝貴
須知伉儷有緣分富者莫求貧莫棄望夫山頭更賦白頭
吟要作奇事豈天意君看符氏與薄姬闔繫數朝天子

綠珠詞

石郎癡騃誇多財三斛明珠買[illegible]胎墜樓獨有一綠珠[illegible]

珠不負三斛珠君不見息媯無言生成王西施歌舞向五
湖水流花落金谷園土花零亂埋花鈿娼女笑殺貞女悲
欲看明珠三百斛金谷園中買三谷

朝雲詞

章惇不愛東坡醒再着罪名投海外骨肉故舊但哭送朝
雲請行了無畏朝爲行雲暮爲雨朝朝暮暮珠崖下爲憐
國士奉巾櫛禿髮無眉都不顧海南又甚六法場春淺愁
深不可當一夜東風掃落花爲賦海棠空斷腸三作埋六
盛德事掩淚無言誌王氏文正清獻及張公地底雄文無
有四君不見世間多少迴頭人舊花擲却繫新裙癡[illegible]

哥哭朝雲翻手覆手江上寶

讀卿先生劉景素碑

太行元氣杲不死奕世有此魁傑士曾中羅列並同書泛
異窮奇無不至嘗借莊周十日遊成誦未嘗遺一字爲言
默識殆片時記問區區總餘事詩文淸雄簡且高關鍵不
讓坡谷豪敢談四座誰敢言積膝搖吻獨洛泗未見昔如
汲冢竹劉閣焉若并州刀超邁孤逈淵淡行雲英朗夜月虛
秋濤初欲有爲下天井寄鶴遂把霜毛點時危事去可傍
人淸露滿天還自警幾不一劉嘗登門回視俗子徒紛紛
洛城西南有佳處竹間水遶梅花村此中僅可尋佳句矣
傲煙霞有深趣著書藏山不示人生看石田生老樹九皐
淸唳誰不聞海內至今稱淸芬知卿聞晚生不及見摧淚空

讀遺山文

讀睎微君遺文

太初百煉透光境爽亢心晛無氣埃坤萎遯伏微陽寒日
月分曜乾坤開一詩拈出託性銅柱句靑天白玉書陽常
效顰不敢視一世盡服瑰奇才子將軍羣蘭黃口 似春
人今未有急從亂後得遺文磊落從橫百餘首就中不偶
此篇奇黃金滿篋珠滿斗高古遠探秦漢前與雅妥離詩
□後正大初從孟及韓新造却將韓變柳金須可年

文伊洛一派獨微君說易不肯坐卑比公卿大夫日盈門
工夫諳理全道拔日薄崦嵫終隱淪嗚呼一鏡隨泥滓血
食肉淸黃昏我欲重磨扣帝閽虎豹呵禦不得間魑魅
魍魎忽成群

湖水來

枯風怒過長川廻兩湖五月生黃埃水晶宮碎洲渚出昆
明老大飛狂灰魚龍錯落半生死乾坤枯槁無雲雷海鯨
怒抉海眼破濤頭一箭湖水來新聲汨汨入黑壤寒江嬌
嬌收蒼靄鷗鳥靜濤波不起澄淸無瑕玉鏡開浮光回動
靑雲第倒影半浸黃金臺何當來與呼太白棹歌長入琉
璃堆攜船明月露花冷鼻端醉管飛暖盃

梨花曲

春風羅綺傾城出踏破一川生恨綠競堆芳樹占春光海
棠癡睡天桃俗梨花兩株最幽妍姑射風神素娥骨微光
半展兩三葉藥蒂相扶生一簇脈粉搯搯靑淡淡纖纖翡
翠輕輕玉開擇徹暮對芳姿一時英俊皆潛陸舞錦席上
戲珠璣談笑月中淸川谷肝腸爛熳發天藏瀉滔濯洗潦
蹯蹊虹霓萬丈氣相許側去町畦開胸東或如磊磊攫狐
松或似森森抒秋竹或如赤驥奔長風或似蒼虬起幽谷
歡欣氣合花亦喜舞殺微風香蔌蔌珠陰浮動酒杯中一

又猶潤濤洲腹鍜當飛來隔花語花間似聽飛瓊曲早拔
拂面不忍刺癖眼高横看不足所恨此花不解語與爲瑤
池書遠遲又恨此花不解飲共醉廣寒宮内宿最怜人出肽
月玲瓏玉容寂寞還幽獨

題果成先生畫像

齊人善瑟王好竽達也豈效伶人趨鄰奈宗未接衣裾突
兀天地爲蘧廬王門有路多塵土封豕磨牙踞爬虎何如
此曲不須彈風入長松鳴太古

聽角行 歸溪上趙丈仁甫

跳星滲不苦破月冷架色千年塞下曲忽向塞中得當空

動作六龍嘶四海一聲天地寂長呼泐泐掀長風引起浮
雲却無力此聲誰謂非凡聲借問何人有長策漢家有客
北海北鄭毛落盡頭毛白聽此空令雙淚垂中原腐骨無
消息南枝越鳥蜚窮途落天涯宗相失江上舊梅花今
夜落誰家樓頭有恨知有事奉佳青空燈樓從

蜀亡淩峽路從山書行

子規啼殘峨嵋月嘉陵江中半江血青天蜀道爲坦途馬
蹄蹴落陰山雪夷蔡城碎那風息雄虎磨牙豺狼兇不識
兵戈三百年血肉一朝肝腦裂小臣國死尚南望犬不見
銓循望闕漢家陽九厄再逢忽喬王氣西南乙附

老柏死四賢堂上爽靈滅愁雲深遶白帝城哀湍遠瀉
増峽拔仙玉里子西孫挺身北走來中原峨眠秋色横眉
宇髑髏獨倚洲市門特望蘇樓一廻首漠漠萬里煙塵昏
古言蜀險甲天下一夫扞禦足成霸前劉後李王復孟虎
視中原雄並驅于今底事咨爲陵錦城萬里超龍庭當時
不與秦塞通一天自可延千齡吾子莫漫嗟飄零屬階梯
與寶五丁郎付渡初不故浮鄰林無市自書子西孫且遣康侍渡航不曲鄰暨照自盡賢王瑞膿爲土料身支陸趙仁甫作玉書澤緊堅入瞻之增建中有云餘漢弥驄之撤巴蜀之嘯像作蜀峽貸賄之北中有云絲工秀爲部氣爲行亡亡矣昇件云

西郎吟 上左副貳後

西郎毅豪秋空萬里欲乘丹霄過翠華跨越一千里春
東刀巖十二峯壁立不讓恒山雄顛行欲過東海東老鳳
南來駕黄鵠翼便入山靈宮羽毛不鍛爪距秃齋雲擲
月驚長風巨靈雖高重御護欹究竟爲鴟蛇虹相君凝嚴
西郎秀壽與西郎高不朽老鳳黄鵠主吾儕亦賴厚寵庇
貴口黄金臺上秋風雨會當凌風快鳴毛爲公搏擊歐雲
霓

陳素青帘關將二帖歌

青布高掛誇美酒醉倩扶筵歸幾斗朝朝插向長安市行
人青青不飲酒唐家既滅酒家亡青帘草草千載徒翩游

西邊唐將闘將軍揮戈屬進殺當時本自說戰功却使醉
僧誇好手筆勢更比青帘雄常山長蛇救尾首賈侯變玩
看不饜不肯揮向萬卷樓壁間二戰岳進壁泥落神像慰
清秋見我酒酣使題評快飲數鍾澆枯喉為說草書奔湍
間變出楷隸篆有古但存妙處遺土苴縱筆自如成鎖鈎
大巧既窮出大拙作者每向韓心求所以顛張醉素嗜酒
能出奇放浪盤旋臨九州大矯騰蛟峻刹森森戈矛[illegible]
春樹花肅颯秋江鷗兎起復鶻落雲行溪水流神聚精不
散按惟運揮出都非有意筆自然所以超凡入聖直與造
化侔陶然以酒寓天趣一著豈在書上與其言只作醉僧

圖君未得對方隊更一寄縱然翰古稀焉能浩浩復悠悠
侯乃大笑言君更作歌歐壁間又添珠一行二帖使我子
孫收

再飲陵山春

旆城山城好風土土厚人淳樹蒼蒼陵山倒壓西南城山
泉白重如鍾乳山家釀作陵山春春波浼漾紅蓮府朝朝
過鼓獻大捷醉殺張公鄰虎子年甫童監推酤直向山
根置官務酒泉為酒酒如泉湧沸雲蒸日傾涇揆開醅而
潑霞腴輕膩穠黃湛玉湖石泥大白不動聲米脂浮類泛
盆酥清香撲腦甚酷烈冷飲頻覺詩腸熱萬卷彊將一丁
澆春入四肢紅兩頰詩腸自此為酒海痛飲高歌忽千載
昨來夜飲秋月堂風味依然渾不改只無山色與泉聲滿
耳笙歌不欲聽何當揭笑看勢清一吸春泉快渴鯨不須
注金仍注瓦醉臥婆娑古槐下

長歌哀李長吉

元和比出磨龍客三尉筆編兩毛白黃塵草樹徒紛織
人探得神仙路青衣小兒下玉京滿天星斗兩手摘胸中
旁魂銀河湧出[illegible]還氣似與秋天杳辭鋒怒
劉青雲裂判空一鍧鏘精靈異妖聲皆泣血上帝傲歡
久不來恐向塵寰發光輝赤虬斷入造化窟千丈虹光遠

明月人間不復見奇才白玉樓頭嗷孤鶴自此雄文價益
高翠華灼爍紫霓攀我生不幸不同時安得從衡驚清絶
思君岳嶠首立扣破玄關天地寂忽驚鳳鳥入寥廓恍
惚渾疑見顏色車聲噦管縹緲間亂雲顛倒無蹤跡六龍
騄翼爽秋日神飛低空鈕華碧丹霄盤礡起元精凝有新
詩招不得煙凄凄兮鎖瑤臺王母兮去不廻瑛瑛玉樹
生瑤階有瑤花兮花不開仰天三歎天無[illegible]萬里長風酒
一盃

壽元內翰

秋風颼颼吹庭梧長庚吐焰橫太虛遺山先生戒長裾醉

鞭黃鶴來天陽蹤開化喻羿搜取玉斗倒瀉明月珠[illegible]
呼屈原底事為焦枯青雲問李白佳句今何如百年元氣
一盃酒千丈光輝萬古[illegible]高臥一曲歌聲傾百斛珠雲璈
宮徵奏玉宇春[illegible]天[illegible]識時不與命偶西周削
弱為東都明堂一柱入構採安禪致主為唐虞遺山山頭
有舊廬歸來亦足為歡娛既有墜地風雲之[illegible]又[illegible]竹
花弄語之嬌雛仰天一笑萬事足倒騎箕尾遊蓬壺

辨磨甘露碑

國賊反城自爲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訟德召學士游
南先生[illegible]一死執[illegible]更不顧名節見爲起草弟親[illegible]皆前

便賭甘露碑書丹則用宰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
看悶流涕數[illegible]
責金源[illegible]

遺山

郝文忠公文集卷之八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九

歌詩

讀党丞旨集

一代必有名世人瑰偉特達為儒宗接續元氣大命脉主
張吾道追軒雄金源文物卷遼宋國初尚有宣政風世宗
大定三十年師干不試信命遒濡飾皇度議事共培植教
養王化陰勝殘去殺參乎仁繼以泰和尤昭融中間丞旨
掌絲綸一變至道尤沈雄蹄[illegible]然度越追李唐誠意[illegible]簡[illegible]辭
華客[illegible]剝爛故為新暢達明粹理必窮漢[illegible]百煉金源
金闕制一用中華中[illegible]然而比於[illegible]純實兀又一文章公

自此始為金國文[illegible]大河東伊昔避亂洙泗間太
平頂隱東[illegible]峰學書[illegible]珠句逈何徂徠松古文
隸篆妙入神風雅韻[illegible]超[illegible]作會兩生放浪海
上尋高蹤中原有主始出仕白頭[illegible]開天聰進退不苟
尤老成達[illegible]偶爾為蛇龍先皇[illegible]似貞觀往往參補造
化功鑄王一韶說帝心[illegible]義與大[illegible]同告歸從[illegible]仙巖
節君臣道合全始終文孺子[illegible]拜道左請更指授祛[illegible]
為言但當多讀書不[illegible]工嗚呼後學安得知客
氣逝俗途肯紅[illegible]且貫秋風
蕭颯黃金[illegible]氣正[illegible]山[illegible]如公言讀盡世間書[illegible]

如眞龍出九重一洗萬古凡馬空

書蔡正甫集後

哀哉蕭閒蔡丞相崔浩李免門墻隷文采風流今尚存筆
力矯矯鍾遺孫中朝尚文爲安治儒雅柄用敦詩書揚厲
偉蹟加潤色鏞張鴻休尊典謨共推小蔡燕許手金石璣
奇近世無森森凡例本六經貫穿百代恢規模追琢山嶽
璧琬琰郊廟祠宇神鬼壇衡蔡亞極走四裔銘功頌德流
八區蕪膠續絃後一韓高古勁欲摩歐蘇幾回細看聖安
碑區別二代張吾儒車輪眼孔斗大膽突兀正論搘天柱
治道更辯燕王墓證據古今抉幽隱瑣屑芥帶一無遺有

似爾雄編蟲魚不肖蹈襲摭自作建瓴一泒雄燕都非從
張公借書讀文府武庫渾不殊堆山壁岸亂篆中煙煤一
書縄綱妹爲讀愁見文正宗歸來撫卷爲嗟吁規矩準繩
有大匠自視所作何爨跡乃今政須日一通深探海底尋
驪珠更書卷尾記年月龍集己酉八月初

登龍興閣觀銅像

精空岌嶪金碧鮮平地突起三百年我來一登秋雨霽壯
氣奕奕排霜天初疑椽桷欲飛動復恐棟宇將騫騫殺幾
鬱頭昂出六合外地軸欲斷還相連鉤心鬪角十十疊光
景煥爛日月躔高標樞極森户牖四闥迎凡埃咫尺上窮
九霄下九泉中有十丈植立之金仙晃煌照曜手與千許
愛萬象歸幹旋把握心印持化權蕩搖幻海開福田吾徒
問學一見亦曉仰彼伊紛紛無所守宜乎奔走狂躑顛天
地萬物同一身手眼倘兆元無邊各因私智自闘所以
一目無所視一手還拘攣周旋澹概避觸太行海求吾
山川孤渦眇眇入天末遠引幽思索究無何當秉化恣所
往日驟叱起先著鞭掃除塵囂快一游眼界廓廓開坤乾

趙邈齪伏虎圖行

南山射虎曾得名壁上忽見令我驚何物敢爾來户庭屢
叱不動仍生獰畫師前身是山靈胸中有虎無丹青老猫

數筆平掃成殺氣慘淡在氣積頭顱半安踞孤城怒尾
掃爛霜旗鐵鬚張磔棘有拳赤吻澁血猶帶腥抱石欲卧
伏欲騰爪入石角壁不寐寒電大鏡裂兩睛四座凜凜陰
風生威稜神采出冥刑避夐乃是金天精伊昔詩家杜少
陵酷愛賦馬并賦鷹爲憐神俊故屢稱我今賦虎亦有微
要得猛士建太平坐令四海皆澄清吁嗟撫掌還撫膺世
間道路多棘荊伏鬼磨牙不可行

跋展子虔畫齊後主幸晉陽宮圖

宮人歌歡解律光無愁天子幸晉陽步搖高髻翠鈿星
驕王勒羅妃墻馬後獵豹金琅璫東前海青側翅望

朱憙不成行旄頭大熒惑天狼胡羌雖服異前王況乃道
比丈夏狂狼中不覺鄴城荒行樂未足游奈何君文武
文經武戈綿霜黃河不氷便着一葦航游正看新濫
浪走更號無上皇狂逢之殺奇傷是生亂此亦圖也圖
遊好著晉六如并寄江南陳後主門前便有韓擒也

山陽橙歌贈張子玉

太行之陽大河之曲鬱洞庭之秋色洛江南之水以西風
爲里吹吳霜黃入新橙變寒綠河山丕秀渾不異風味嬌
煞洧亦足娛君遺我秋滿座席雨露煌逆茅屋黃熊飛去
太沂邪在上熟視不敢觸息呼西拾南感一雙澤便學輕

金染纖三崆峒酒海入盃瑤池作鯨吞香滿腹六頰臺安
秋風生凉勁霜天穿月屋憑交吳季白共醉劉伶骨從來
人間世擾擾碌碌淋漓傾倒發天藏傾盡明珠三萬斛

鼠毫筆行贈劉遠

輕風吹衣硯滴乾胸中有思如泉此時正須毛錐子東
鋒贈我森戈鋋遂東黃貂健且自遠源也傳巫問
山色來幽燕黝綠巨浸涵中邊雲遊且堅雜距一
米雄於椽宜成必須試誠懸三鈔銘云好手
必利器心手器要三者全近聞淸秋十萬騎長槍闊劍凌
霜天何如明窓淨几緘比對聖賢撼搖風雨一萬字硯劍

日月三千篇元氣萬象歸斡旋

贈楊伯通

天機奪得探天幽七襄掌上如泉流驅然聲名半九州倒
騎箕尾燕市遊河山壯觀在眉宇縱韋萬化摩高秋世人
擾擾入擇阡公爲布衣公王侯即令鸞鳳與蛟虬垂翅棘
棘蜡窘歎何時風雲各變化白日矯矯登鰲頭

緯亢行

歲臨鶉火斗插子稱陽欲復老陰死朱靈南極元龜首望
舒北至明堂秉乾坤翻覆變已窮氣數朝元將有啓旋頭
日沒正當中五緯將且蹈蒼龍奎陰已伏衆星沒玄天變

白生淸風兩角在南大角北龍頭半妥朝上宮誰向
亢中聚同舍參差不同度歲鎭熒惑共光明金
不耀東西絡繹似連珠色正芒寒共昭布往年金
源前年孛入紫微垣欃槍妖客不時出天狗在矢傳
今朝大平有此象不久再見成康年昔時曾聞入房駟兆
啓金商六百祀同來東井漢元年四百年中稱帝制後來
丁卯煥文章二百餘年方李世曾逢丙午當百六今日
逢又重六五星忽來會辰前不知誰禍誰爲福綱紀梁棟
兩攝提招搖玄弋動光輝馬祖直欲飲亢池星翁曆史
相拔正是君臣會合時丙午冬十有一月越十有五日辛未五星會于亢太陽躔斗十九度

太陰歷行心五度大星躔亢二度八十三分午中觜賢房十日過
行六日行一度七星躔亢當一度三十分自夏府微廣十日
午行一日行一度金星躔亢一度六十四分十六秋在衣然明
夜一日行一度大星亦見東五度六十二分辛亥在朝明
庚二日行一度水星躔亢三度三十二分三十秋未晨府
頓夜一日行一度以箕五緯乍躔于亢微明之時亢去

答李淑玉

古稱燕趙多奇士乃今於君還見之襟懷落落絶點浮雲
夢湛微涵天池玉虹千丈青羅天赤驥萬里黃金羈文章
翰墨特餘事字畫蘊蓄乾坤奇昔年贈我以長句磨崖
壘來致師吾方堅壁養吾銳十年不戰空相持昨朝燕王
古臺下慷慨懷古傾酒巵一鼓作氣森鋒鍔再鼓建旆開
襟期須臾合沓鬪談藪錦囊亂瀉明玉璣上稽唐虞下周
孔推索究竟餘無遺嗚呼吾道甚綴旒絶無僅有良可悲
何當扶義帥衆奮鼓吹六經張四維縱橫闢去異端異突
兀振起衰世衰薾清權陽鶩正路剗除荊棘驅狐狸昰是
會入金壁府袂被倒卷蚩尤旗吾民仁壽吾道行闔室萬
古江河馳

唐十臣像歌 鄭國公李白郭子儀顏眞卿魏白居易牛僧孺司空圖

鄭公山立面衆責袖中隱隱露諫章致君堯舜肩禹湯太
宗一鏡今不亡謫仙翩然來帝鄉淋漓龍巾侍御床斗酒
百篇錦繡腸光焰至今萬丈長汾陽沈雄異姓王中興功
業冠有唐人臣始終壽且昌深山大澤龍蛇藏咸寧亂豹

憤不揚殺氣凜凜橫天狼回天再造忠且強功名端不讓
汾陽太師魯公日角方挺特不撓百鍊鋼端笏正朝貌堂
堂盧杞藍面不敢望昌黎高冠何昂昂泰山北斗元氣傍
天衢掃曳雲錦裳斥去老佛擅文章樂天翛然世相忘江
水滿漾江花香不作房杜庸何傷歌詩直與日月光奇章
重厚國棟梁亂來粗能立紀綱太平無象稱小康不討黨
禍深膏肓崔相憂國眉兩厖區別流品何太忙天子閨目
猶自防曾節侯寬不可量司空表聖眞賢良清癯不欲游
巖廊詩外有味誰肯嘗寒鶴飛去高翱翔

樓子白蓮

玉捷一尺千葉攢綠雲高擁白玉盤眞出清波絶點塵水
仙斛種水牡丹秋渚亭亭倚妍素冰肌不受煙脂汙都將
金粉抹蘭膏香盞西風一天露洛神漢女回清顰脉脉洛
浴縱纖步我將一葉卧爲舟載向水晶宮裏任誰意無心
復無子裸雪堆霜委波底空餘潔白浸清高古來薄命皆
如此

宣和內人圖

牡丹攢壓搔頭玉裙尾秋江翦寒綠金翠冠梳抹且肩正
是宣和舊妝束腰肢一捻不勝衣當時宜瘦不宜肥三千
想見無顏色偏有親題御製詩恭依恨復燕山府曹家君

王不曾許蕭條萬里去中原偶見花枝淚如雨却將換來
向三韓遐令流落在人間道君一顧曾傾國今人休作等
閑看

薛稷舞鶴圖

丹砂入頂開雪翎淩厲乎層玄裳輕一天清露月滿庭浮
弄影來王京曾將筆意留形只見翻騫還舞畫工
薛不姓丁前身亦是胎禽精精練忽展江邊亭長風翛
翛筆下生洪流蕩滴排疊扇拌撒寒王淩赤城我欲揮琴
鼓湘靈低昂曲折仍有情壁間至今不肯停灑落一見胸
次清請君休讀瘞鶴銘爲君更寫舞鶴行

索靖月儀帖

草書初工漢晉末超凡入聖張與索伯英冠軍名貫索數
行一筆鉤鎖活索靖變體作章草草法如眞楷爲草出筆
似隸簡且婉態度益多繁結少一畫大抵皆三變却把張
芝墨裙練包藏飛動爲安帖功夫總向中邊見昨從中秘
得月儀古意遠過王羲之世人草法宗會稽章草自此識
者稀二十六幅森閒餘王體亂走明月珠鮮光簡破勢深
秀字字出奇世所無如印印泥筆不差短長肥瘦無損加
鉤心鬪角方且停卑安遠山飛小雅古人下筆不輕易一
世功夫成幾年由來絕藝屬高人南齊爲能作能當時

[illegible]兗岳亦亡一妙不可在洛陽秋風揮淚捎銅駝此生不
用尚書郎風度超然如靖節灑落孤風與明月須知萬古
雪安亮中自有蛟龍書君看顚張醉素兩禿翁平盆盎
酒澆心胸世人不識直稱工乾坤模糊眼正黑豈知更有
月儀帖

跋党丞旨篆字太白琴讚

學書世界黑扶桑買盡西海竭竹豁學書無序紙寫
遍于山萬山禿太白琴讚二尺餘丞相小篆丞旨書端勁
妥帖肆雄奇展盡筆力世所無綠綺徽聲絶絃久嶧陽孤
桐至今有知音獨付謫仙詞揮灑又逢天下手問誰琴臺
在嶧山磨崖深以亦何難青天二絶一萬古絶勝區區坐
上看

書黃華涿郡先主廟碑陰

稱道孔明獨有杜少陵論著昭烈復見王黃華君臣一體
始無愧蜀相祠堂幾春秋非因應詔過燕南青林一簇帝
子鵑蒼鼓寂寂村社前廟儉慘淡昏龍蛇西南一碑刻蒼
玉每讀執止爲吞嗟吾落一片恢復心始終於仁無少差
空陽之言秉安命三代聖王何以加仲謀雄略秖猾僞阿
瞞詭譎空姦邪論議到此眞不欺文采絢爛森芳葩書法
二王作眞行得意能勝如時花歌謠慷慨燕趙義士風

恨不能完漢寧敗崩三巴百匝細讀立後生不覺午日傾
潛牙徬徨欲去不忍去飢馬更繫枯荆檀東夷何以得此
人日出之國王氣鬱朝賓滅迹服宋帝諸夏檀樂制度無
疵瑕家世章廟布衣臣貴曾鼎族來幽避春深徑渡鴨綠
江太行山巔高挂浮海槎風流儒雅冠當代碧雲玉樹我
爲紗漢覩以來無此作作詩爲向諸生誇

入燕行

南風綠盡燕南草一析青山翠如掃驪珠書壁滄海門王
氣夜塞居庸道魚龍萬里入湖會漬洞合沓何攙搶黃金
臺邊布衣客拊髀激歎肝膽裂壓块滿面人不識觥觥僵

蹇虹蜺結九原喚起燕太子一樽快與澆明月英雄豈以
成敗論千古志士推奇節荆卿雖云事不就氣壓咸陽與
俱滅何如石晉割燕雲呼人作父爲人臣偷生一時快一
己遂使王氣南北分天王戎虜作降虜禍亂冤冤開其源
誰能倒挽析津水與洗當時昔人恥崑崙直上尋田疇溟
漠丹宵踌箕尾

跋曾公送劉太冲序帖

曾公筆法皆正筆出奇獨有劉太冲初從真草入行草削
去畦町尤清雄懸対數筆皆側肆往往矯變如飛龍輪囷
摧奇恣揮灑瑰偉乃見烈士風觀此好向書家道未有能

兵不能草

荆公配享小傳碑本

天津月明聞杜鵑愁殺洛下無名公未幾南人果爲相祚
移化作幾于宮老臬初作辨姦論舉世詡體俱未信王衍
盧杞合一人熙豐末年禍始萌小邪累蔭譁萬端一知制
誥不辭必受恩私累高自標致把官家執面謾當彊豈是
吾儒事王道何嘗利爲利卻將孔孟作申韓則刹生靈懷
兒氣頤倒乾坤事新規攙偽葬與孤秦苞事當時不便
亡祖宗畏澤猶在人固寵更勸殺韓富所幸不從天且祐
惠卿違已發私書使人不遠誇誰咎救可即日殫新書奔

狀十事猶回與朝臣統手疑太早後來君實亦爲懋至今
宗廟無片天學術終然殺天下燕山竟不得寸土介甫江
寧欽戎馬當時三黨皆奇才共成國禍真可哀可能陵寶
勝牛李未能朋亡皆禍胎仲尼日月萬古一顏孟大賢纔
入室首惡要伏春秋誅史可魏我聖人側振影說罪死不
休更期不朽錯頑石世間萬事難逃既三韓分未買日曆

定武蘭亭帖

會稽蘭亭脩禊草一世真行此尤好當時信手無與感心
手兩忘都是倒法度備具都有神一篇教木道遙身不知
孰爲鍾太傅何處復有衛夫人有時娉婷似花朵却向莊

巖生婀娜蕭然自有林下風野逸行間亂塗抹字字不同
數十之情流激湍熙熙有九方相馬誤黃驪管絃豈計絲
與竹哉[illegible]昭陵玉匣藏真跡歐虞褚薛臨硬
黃債重兼金與連璧温韜劫墓出人間綠墨生塵冰木冷
中秘緘封貴人手翰林待詔時得看西蜀初得刻棗板點
畫傷痕[illegible]蕭散後來定武刋翠琰山陰[illegible]風選在眼前識
者[illegible]稱韻勝逶迤於我經[illegible]三百年求和規
模[illegible]非昨向燕都得善本重爲[illegible]龍細鑒
黃金臺永與諸人作[illegible]當時無意不[illegible]傳只今視昔似
傷然君不見浙江更作黑水源越山草[illegible]高麾天運方逝

輪熙乃精從横十萬方無言初從有意到無意始知前似
道爲技試看晉公座位帖數幅奇葉爲二絶

望漢樓

漸臺斗折新莽死天下思[illegible]子漢民恰見漢官威又
值王郎[illegible]更始河北思[illegible]紛舉旗徑欲隨官軍[illegible]
頻聞音信絶普死不肯爲賊臣[illegible]蒼[illegible]不
見劉文叔鏡陽一[illegible]工[illegible]食豆粥滹沱[illegible]
赤[illegible]來[illegible]雷[illegible]一氣[illegible]此迴城門不開[illegible]
坤[illegible]誰知當時望漢臺即是畫像及雲臺

沙丘行

林胡遂出榆林塞滿圖騎射衣冠改西游直入咸陽宮趙
王使者秦王驟至瓶擊函過函谷夜飲叢臺翻酒海生前
傳位稱主父一切都非三代故座中誰意有潘崇宮甲盡
起商臣怒熊蟠不來事益急[illegible]鷇雖採能幾日一生英氣
頓消散胡服猶面空垂[illegible]祖龍亦向沙丘死詐[illegible]扶蘇書
一然武皇父子戰東師[illegible]端也自開邊起古來好殺多子
橋浮山堙壞[illegible]城鐵至今金陵馬侯景誰知亂本由臨賀
君不見殷湯六百載周代八百年以殺止殺救民命用兵
雖人元自天孝子慈孫相繼傳

郝文忠公文集卷之九

歌詩

宿鐵塔寺

西風蕭蕭昏煙濕湖柳青攝亂山入枯雲黯慘忽暗空未
及黃昏先昏黑行行暝投荒寺宿喚[illegible]爲階除[illegible]中庭
一塔褐赬色倔強生獰半生鏽鐵龍雷[illegible]不能截惡尾呀
天轉張[illegible]須[illegible]雨過前山[illegible]惚有[illegible]斷磨青崖萬[illegible]
隨雨來壯懷零落[illegible]成[illegible]用竟作病[illegible]奔
走客短衣著[illegible]遂致[illegible]信胃中有[illegible]燈照夜耿不
眠老[illegible]憧憧動[illegible]言欲問復無言抱[illegible]長吟轉蕭索

楷木杖笏行

金源以來進士登第例[illegible]楷笏無則以[illegible]代之今
曲阜祖庭有孔道輔[illegible]楷特[illegible]笏殺蛇猶在橫
絡一枝旁迸數砂粒色若[illegible]漆以水灌洗則其色
鮮紅如新[illegible]者者今此笏乃其尺度故制也孔氏
族人又以長材爲杖以贈好事者乙卯秋九月經
拜謁墳林家長翁以笏杖各十相貽故爲賦此

兩楹夢斷壞梁木天出斯文生聖木[illegible]二十里虎
踞龍蟠泰山足道德仁義爲根株檀[illegible]
百代吾道尊户有紋誦家詩書中閒[illegible]蝕

伐逢老釋崔嵬柯幹尚生意千古堂堂孟韓力年來旦旦
如斧斤幹爲居楔枝爲薪知音抱去甚泣玉觀者掩面如
悲麟大檳度度紫蛇腹手板霜愚服緋綠老儒扶鞜見聖
人豈並枯藤與桃竹斯文將墜吾道亡不絕一綫甚濫觴
豈爲隔[illegible]向松木亦如吉朔存餼羊孔氏家庭手植檜皆
樹[illegible]闔千世亂來秦火發蒼燒土黑灰寒共憔悴靈光
殿基秋草深牧童相喚穿墳林青蛙亂聒顏氏井飢烏落
日啼白食佩玉長裾新進士回視詩書等閒棄豬袍白馬
飛將軍闒茸長槍不識字中原慘慘無神靈白骨蔽野無
蒼生只知下石誰手援老天有淚洪河傾星極厄會數血
肉誰與澄清倒溟渤摩挲東家扣脛杖拂拭案中紫蛇笏
會當立聖躅杖昏斷擊魚龍起春窟

手植檜孔子家

稷降播種生百穀封植積累鍾連木東枝扶桑西昧谷柯
葉蒼蔚盛文物七百餘年開世卜子欲代毋舂東出仲尼
傷麟掩泣哭手植庭檜鍾遺蹤三代脈絡拱把續先王遺
澤不滅沒歲寒高[illegible]闕里屋忽遇秦火傷老佛[illegible]折
不可復民莫[illegible]稱皓千年斷根重備書孔庭家傳淵
盬匱還我尺許香馥郁手澤膏潤如紫玉道[illegible]根株太極
骨神雖無方像[illegible]刻畫乾儀鐘坤軸象環基組殷士服

瀾翻海口與河目奐兀六經遠在腹笥本可仰天來祝元
氣不死生意足不須金身嚴娛俗見者胥拜重孫肅文稽
十里泰山雙墓前異是青綿竹聖世不絕生民福我欲載
之告四陬斥去僞邪信抑屈嬌嬌更用賢此物并以附林丑益竹峙
神岡云室

梁甫吟

南山有美藥北山有鯉魚河乾石亦爛海竭桑亦枯于嗟
乎將安歸乎南山有鴟雖北山有蒲茂香梧竹不實朝陽
桐亦枯于嗟乎將安歸乎秋蘭兮青青秋菊兮有英美人
兮不來芳菲菲兮滿庭望美人兮山之阿采桂子兮捉綠

蘿美人兮不來臨風兮嘯歌荒山歎隨六龍躡遐雲當不
從將奈之何

封松行

始皇登泰山風雨暴至避於五松下已乃封松爲
五大夫今其處猶有稗松存焉乃爲賦此

六國函關周道絕草木盡汙秦兵血泰山山頭五株松儼
色猶帶周日月文武成湯深雨露八百年來養貞節祖龍
一旦侈心生坑深不用諸儒說千乘萬騎登山谷檢玉泥
金自盛德光神呵禁不容上拔河凌風力飄蕩人誅未即
即天誅欲使碎骨千年降僞來擇音聲偷生遂爵封重
誣謗貞松本自如曾違泰山豈不如林放山東亦帝子色
生山靈亦已居芒碭秦皇雖云卒余亦爲松悲君不見湘
妃祠前風雨夕赭山伐木一無遺

乙卯秋月十九日登泰山太平頂

窮秋老雨四十日坤軸欲爛陰霾經我來方作泰山游玉
虹一夜收蒸大以豁爽爽生喜色突兀撐裂青羅天輕裾
飄飄過黃峴乘與直到三峯前霧餘灑木出秋色萬疊紅
錦幪巑巔泓澄寒溜浸太古琴壁細瀉珠璣圓當時秦漢
極侈麗未必如此皆天然天門中斷兩屹立前箸一蹬蛇
蜿蜒凌層絕頂肆崇峻佇立矯首望八埏長天沉沉入西

極九州却在東海邊衝風慘淡萬里來海窟勁刮鯤鯨涎
須臾白雲生嶽麓腳底決莽無山川秦壇周觀覺浮動滿
地寶貝兜羅綿忽疑山移入海中白浪四湧層濤掀山陰
瑰瑋光怪出赤氣璀璨相鉤連下從谷底上碧落寶塔萬
級高蟠旋遂登日觀叱日馭六龍倒著珊瑚鞭玉鞭剝落
金甲拆九乞迸綺生血鮮三山搖蕩海水蕩蓬壺縹緲來
飛僊爲言此色與此界君自圓有非塵緣恍然記悟復躬
語把手一笑三千年

華不注行

崒嵂山巔半岸碧海風吹落犄帶絲青氣不欲隨群山獨

倚青空迴然立平地拔起嵩峰頻翻氣勢挿青雲間濟南
名泉七十二會爲一水來浸山我來方作鯨川遊王壺公
子邀同舟君山浮嵐洞庭晩小孤滴翠清江秋酒酣興極
煙霏昏魚龍慘淡迴山根火陵不來謫仙死舉杯更欲招
其魂魂兮不來天亦老元氣崔嵬山自好超超絕頂凌貴
風注目東溟望蓬島

峼山陵行

五國與王兵一族幷滅兩家都一鼓燕雲忽使遼作金汴
洛遼令齊代楚乾坤入手肯與人根本未牢難遽取漢人
且使漢人看一旦不須煩再舉當時若欲存中國只向京

師留火主石家父子尚徒勞今次重來渾浪語邦昌數月
又劉豫二子揖狂都不悟誤添鱗角欲爲龍刮盡肌膏送
兵賦我爲其德爾爲讐百姓蛩蛩愁嗟聚君親無將將必
誅大寶何人敢叨據臣節便弃真齒莽侈然竟致人神怒
八年辛苦護經營兩手欲欣却分付祖宗天位爾乃好倉
皇被執欲免難峼山山前岱已冷道君猶自在三韓當時
徽悻學炎興錯把金源比契丹地下若逢張孝純赤汗滿
面不能言劉豫何須責邦昌先已爾莫言從權爲社稷爭
忍便受傳國璽君不見滎陽紀將軍也曾詐作漢天子漢
王既脫不用生鼎鑊談笑就一死

居庸行

驚風吹沙暮天黄死焰燎日横[illegible]究六十里峯
口一噴來冰霜導騎局脊銜尾前躓[illegible]于側箱殢笑
峽道水復凍居庸關頭走羊腸横拉恒代西太行倒卷渤
海東扶桑幽都却在南口南截斷北陸爲古疆當時金源
帝中華建瓴形勢臨八方誰知末年亂紀綱不使崇慶如
明昌陰山火起飛蟄龍背負斗極開洪荒直將尺箠定天
下疋馬到處皆吾疆百年一憤老虎走室怨市色還猖狂
遽令逆血灑玉殿六宮飲泣無天王清夷門折黒風吼賊
臣一夜掣鎖降北王淀裏骨成山官軍城上不敢望更獻

監牧四十萬舉國南渡汎倉皇中原無人不足取高[illegible]
落歸帝鄉但留一旅將往[illegible]不過數歲終滅亡潼關不守
國無民便作龜茲能久長汴梁無用築子城試看昌州
道墻

北嶺行

中原南北限兩嶺野狐高出大庾頂舉頭冠日尾挿坤横
亘一脊繚絕境五臺南望如培塿下視九州在深井上有
太古老死冰沙埋土食光烱烱盤磴滑硬草無根枯石痩
天墜生礦南人上來不敢前撲面欲倒風色猛坡陀白骨
[illegible]慘澹萬里殺氣冷嶺北乾坤士馬雄窮荒弓刀圍

滿頸稀星如盃斗直上太白似月人有影寄詩漢家李城將莫向沙場浪馳騁

懷來醉歌

胡姬蟠頭臉如玉一撒青金瓔珠綠萬聲寒酒一噴香雲後入雙屛聳秋鶻白雲亂卷賓鐵文腋香一噴紅光唇擁鞍側鞋半淋鬟春風滿面不肯嗔緊繫馬門前折殘柳玉液和林送官酒二十五絃裝百寶一派冰泉落纖手須臾高歌半酣頹忽衆澄盞不覺東雞道雪花大如席呆報已過雞鳴山

雞鳴山行

一峯奇秀高路碎青芙蓉葉乾黑浪落絕壁箱浮天澄更覺雄誰曾顧千古行人少詩句渾如定武看嘉山絕勝齊州華不注

沙陀行

老鼠山陰界牆北磈磈磊磊起沙磧泉脈草藕地面來至鼠璁雄當斗極幾回秦漢儘消沉隔斷中原沒行跡坡陀浸漫重復重蒿濼新尖宛如一天須海倒白浪粘中有生龍千萬疋雲屯霧擁無半岸水纔煙浮川谷蹄毫鼓蕩不斷動魚文翻蟻隙噴風製別群分鮮錦織蹄

亂蹄碎冰天驀地駘出壯賀餘俊尖兀雅奇絕生力角伏跳促口叉豁目凸鋼蹄凹瀟脊鱗鬣潤鏢風臆横山字圓平尾尚直飄飄舉是萬里足往往王立八九尺雲壓草根脂滿口不解入間有羊歷腹腹氣猛穩且馴不喜奔龍書迎敵臨視河山渾一抹仰首西風聽嘶鳴古來伯樂未曾見天下更無多馬國國初西北半天紅房駟光芒遠天驥慄前白馬飛下天青草年年蕃息閒國一戰何所須木鎗五千跨生駒百萬山崩排堵墻乘勝逐北過燕都更得金源四十萬大青小青絕世無回戈却取西南夷奄有灃洋與余吾長髮渠臣鼻入監牧大宛空群王作奴昆岑

蹴平飲河源瑤池月窟皆長驅沙陀拓境數萬里驥騄驍騰古無比金粟堆空漢月沈馬上真人作天子釁端不在宴賜年斗尾堆金勢難止西域既定右臂舉皂旗隨風便南指迅餅踏破李王城秋騎直入杏花營小關透漏潼關敗峣峯扶出汴梁蹂黃流見底江漢狹我馬正渴方横行中原無人馬有足殘城破屋不足平風聲鶴唳皆落膽但言有馬不問兵既平西海復南海馬鳴蕭蕭廻旆旋歸來罷戰合長圍令如殺敵誰敢違包山絡海數千里兩稍把手隔年期一朝圍合密鐵匝馬耳戢戢為藩籬百獸擁起自衛嬰胥牙拄角傷皮先開一面放三日然後共施弘

矢威黄羊野馬不足數蹴蹀驅兕驅熊羆赤霧不散肉山
積乾坤模糊血沃滄江潒潒一狀莫大誇會長露短彼一時
向令見此無復攝相如狂用多文辭以戲爲鐵國俗然況
乃萬里皆鞭笞馬多地廣兵力勁將士能將馬爲命終身
騎射不離鞍辛苦生獰殆天性每將飢渴勤狂横一飽一
肥無復病後逸都無水草態變化自有真[illegible]聲動
便開張人人縱鞍皆王良直入飲血留頭頭查牙生人瀾
枯腸所向空闊都無敵遂令四海皆天王駝駝錦背高崔
嵬玉帛萬國來梯航琵琶絃急鳴落高酡顏半醉馬乳香
玉脂瀲灎玻璃滑浮動酥顆金粟黄供官大群肉擁腫擇

霍鴉洞如酒漿馬頭一撲蠻驕驕横撒敵夭琢王鞍偉華
繡尖沙碎錦繁纓小鈴鈴金鏤前朝不數大無價九采奪
目觀看五花虎文稱裝束踏地忘[illegible]斷且闘大官牽朱
至尊御馬前拜揖謝百叠此時息民立紀綱泰山四維萬
世安地無與大兵無疆何用更舉搖自殘天生此馬爲天
下滅盡兵窮亦當能五十年來不摘鞍安得瘡瘦被王化
以觀泚陀馬無數會見中原有新户深宫九重不動[illegible]朱
使騂騮飛龍馬

化城行

東郊野馬如馬驚依稀隱約還成城參差雉堞雲間横繁
頭[illegible]三都與兩京殿閣樓觀頗空明丹[illegible]
峭嶺截且俄煙氣猶再揺旆旌其中似有百萬兵是耶非
耶[illegible]聲祭邪漢邪杳難名長風忽來一掃清赤日如血
甚[illegible]沙乾[illegible]鳴路傍但見[illegible]秋[illegible]萬
古[illegible]人晉城郭[illegible]一杯聚散皆化城君不見[illegible]萬
里防胡城人土並築頑如火屈丐按劔將士蒸堅能礪刀
草不生神愁鬼哭枯血腥殺人盈城着死争只今安在與
地平平地深谷爲丘陵江南善守鐵瓮城城外有田不敢
耕西北廣莫無一城控弦百萬長横行身爲心城[illegible]城
一朝破壞俱化升佇立感化参玄冥乾坤翻覆一化城

鐵堠行

漢家窮兵漠南無王庭解甲百萬棲北庭高摩斗尾似陰[illegible]
山氷埋雪漬生鐵腥殺氣昏昏無白晝行人不識呼鐵[illegible]
北去和林又數千衛霍過此猶窮闘中原無人益蕭[illegible]
得呼韓一再朝子卿不來王嬙去平城冐頓仍自驕長城
蹴踏誰遏截千年費盡九州鐵道傍白骨皆人堠井田廢
後無長策

古長城吟

長城萬里長半是秦人骨一從飲河復飲江長城更無[illegible]
馬窟[illegible]八又築三道城城南盡是金人骨君不見城[illegible]

日風沙黃比人長哭而人哭爲告後人休築城三代有道
無長城

白山行

鶯蒼藥東白石山一峯峻前尤高寒金蓮花擁玉芙蓉奇
秀誰教在此間頑氷積雪雕鍍就追琢琳琅寶石攢
煙森不能青草隐沙昏日依稀當時來勁若相逢王京不
運萬歲峯華陽宮中第一山沉水運沇金泥封瑰異無雙
到華夏歲歲年年駿筆馬幾回重看吟懸點崔嵬覩作詩
中畫曉來兩過無埃塵落月冷浸尤更新就中必有達城
壁世閱誰過三刖人比山安得移山更移向石涂玉溪

太湖烏王都歷倒更添風月三千首

戊午清明日大城南讀金太祖睿德神功碑

雜花粧樹織草綠珠翠重重擁燕王路青車騎各一簇嶙
天一碑杳捎出解有螯抽立馬看客龜交龍勢㠊蟠四面
渾鑄堆字山填金刻盡黒蝌斑冒頭過史學舜典序皐班
書羅文選銘章生民麗且娩太祖帝紀都一卷初賸兩慎
兆巳陳日出之圖生聖人周雖舊邦命維新不事殺戮義
與仁海青一翅海西落雨國字三三丈石鸞鴻鵠飛東降王
餘漢民不失生聚樂平地突起金天龍面如紫玉眞英雄
化行江漢服羌戎百年以來踰僞功參周遑宋爲帝制文

斧風流幾學士磊磊高文辭稱事草冠一代誰復似汴亡
文物委地壞不收獨有此碑炭葉在幽州荒煙莽蒼無人
讀使我掩面涕泗流鄭王巳自磨其露故瀧移來立新墓
小民世情多心論更欲去除誰變護不久搥作野火焚燒
人不從此文叅誰傾一樽朗詠直過宣陽門

聽姚尚書彈玉聲琴

桐焦燦死聲無木首尾斷裂鳥蛇腹江氷紋索玉軫足瑟
琴引微明璟綠龍池鳳沼銘山谷高人勢香一揮拂氷泉
激寿砯金玉流着凍雨打跡菊磊落鏗鏘不煩促注捬賓
馬忽回復峻嶮乞立驚哭亢叢散清越重紆曲委珮編磬

輕攏觸霜秋月夜風萬斛帝子揮淚湘竹大雅一變無
塵俗斷絃今乃煎膠續名琴絶藝會遇難領覺古意生肺
肝回視鄭衛何卑凡坐中乃有鄭高子牙從今放手彈

趙州石橋

輪囷太古綠玉月半插水面不拄天一虹一段數十丈大
業至今七百年深衛穹匣無罅隙嶽磨妥帖堅且圓仰視
壓面勢飛動勁欹拔起疑墮顛鬼功神力古未有地維欹
絶還鈎連拔龍辟易海水伏細紋參錯如新鑄晴虹不散
結元氣海撑繚繞豐煙衡風倒景鯉背橫金瀾漾漾虛
環偏乾坤壯觀全趙權幾回笑殺秦人鞭往來細讀張柏

碑直與比擬相輕軒先君有詩不忍看塵寄掛衣空泣然
東坡先生畫像（曹州一日得觀 王安仁所藏己未六月）
五精聚奎五季平三朝積累三蘇生東坡一龍獨崢嶸挾
裂雷極來承明類撼日月霹靂雷霆萬喙著縮喑不鳴顛仆
六合江河傾瀾翻奔注洫四瀆闢肆捭闔揪鯤鯨紓餘曲
折重關窈窕兔柔女孫吳兵機壁壘肅薄先怪驚嘻笑怒罵
似不情辛止禮義歸中聲既竭復鼓氣益盈轉石決滔方
旋行變窮出奇伏且勝常山蛇走挾孤鷹迭雖安閒便且
輕鳥鳴花落春山□根極孔孟據六經道德仁義炳日星
蹴踏漆園陵蘭陵揮斥戰國跨兩京睥睨儀秦更縱橫毒

笑子雲鞭長卿屈宋賈馬擁華英李杜韓柳皆包并諸子
百氏歸題評出入老佛雜刑名雜不越理純粹精融會變
化集大成更不蹈襲自名家一張新錦秋江澄嶙峨巖峋
去天尺倒捕崑崙有餘力雲煙隱日嘉陵深翻動雷為皇織
金碧乾坤都作一錦城回視前王甚寒乞書法淋漓元氣
濕以隸為楷尤雄崛爲鍾賓張醉素俗特與魯公添出華
九天九地未曾見聽向篇章揮灑出備具百體窮道技横
拈登出皆第一奇才本欲濟時艱慷慨屢進萬世策王道
還疑伸舒緩時務仍比陸贄切以重自任伊周學賈覽
天天下爭大儒不使爲大臣豪傑竟作文章伯區區小狀

皆游戲舉是先生筆闔闢從渠喚作謫仙人恥作翰林真
學士當時不止忌才名凜凜都因有英氣初為子孫得宰
相何尚次喘競逐放陰謀毒手必置死細致詩文孽誣謗
至堂遭作赤壁破金蓮却照僧山瘴政是大公無所損黠
天更覺風濤壯不恨不得居廟堂但恨更甫誤蒼生遂使
諸戎更霸王一綱打盡朝廷空八賊揶揄宗國喪蘇公竟
不到中原舒王郡在凌煙上昔嘗讀公文今乃拜公像至
神無滯形丹青莫能狀畫工豈有浩然氣謾着南箕唐舌
空臨慈不如夜寂對江月皜皜見公真顏色（面附畫子敬云）
温公畫像　王安仁藏

後來三代漢唐宋太師温公絕世無沒點魏徵與宋璟馬
遷劉向及仲舒問學德度兼名節純粹骨鯁一大儒麒麟
鳳皇代希有布帛菽粟民所須無心求世爲脩身正襟危
坐三省吾以道事君入官聯稍分守倍不敢踰進言指非
理必盡渾厚質直辭無飾制禮作樂如成康漸仁摩義期
唐虞不幸熙豊方有爲祖宗良法盡刻除磊磊鍔鍔諫章十
上不用不可一日居勇退不補樞密班分司洛下甘著書
論列治亂尤愛君心存魏闕身江湖端深致遠推象數更
擬太玄作潛虛窮神知化德亦盛不忘赤子極焦枯一僕
平為哭裕陵萬民遮擁牽衣裾有田不敢種青苗司馬胡

公來活子兩宮下詔登一相早大旱雨天下蘇東丹[illegible]
西夏賑中朝突兀尊皇與誰知孔明食遽少以死勤事皆
駭吁華弊治盡雖未竟巳定鼎命開規模建文國脉贊化
此紹聖姦黨徒厚誣高風爽爽今共仰遺像尚可懲姦諛
福木寧有食肉相隱隱但見金粟膚布衣自可羣蒼生貂
蟬不稱山澤臞泫然想見公莅時衛青衣致與哭過車不獨
此本在人間一日四海皆畫圖更不負公有子聘雨碑萬
字姓瓊瑤刻石著公爲荀惡小人私計真區區

閻閣畫像 王安仁撰

爲巾鶴髮大爲儒冠丹砂哭面深兩觀存神垂老孰與傳正

大八九天與前金源一代一坡仙金鑾玉堂三十年泰山
北斗斯文權道有師法學有淵中華命脉屹不偏楚妃正
色絕纖妍石光王業無腥羶高文大冊職所專潤色帝業
星霓纏體制妥帖開坤乾官樣典雅春容篇筆力壯浪傾
源泉草聖肆意揮雲煙晚年游戲西域禪月江春雲勝羅
涎清風修修易一編毋欲杖履參伊川學識把易先天
不與亡國天惜賢始終無慊備巍然國初學士林與有世
章崇党方騰騫宣政佻靡快灌湔補完大朴無雕[illegible]然公
朏霞鳳鸞爲翮貝闕寶府珠璧聯崇極欲地龍步之此文始
終元氣全大儒巍廟筆如椽六藝一掣三山連紀麟墮地

誰續絃破觚蘇胸皆洗線東塗西抹競取憐奪紅姹紫千
百千安得起公重看鞭萬古一日當天懸[illegible]
公先壬辰之變以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年弟入以爲天年

高麗歎

高麗苑四百餘年跨山連海東北偏文物制度慕漢唐衣
冠禮樂如中夏曾踐煬帝困太宗拒險守要尤[illegible]城臨
遼潟飲鴨綠風颿轉出東海東自被天兵都破碎稱臣納
質兵弗退殘滅虜掠五十年窮蹙無聊竟何罪盡將生口
實幽燕年年採借高麗錢肌膚玉雪[illegible]列人肆賣
可憐前年令公輔太子釣魚山前[illegible]掩面過市聚皆

哭哭無猶入燕人耳幾迴草宋事遼金不似今番究苦深
甘心的股渾不信要把高麗都殺盡嗚呼哀哉何時免此
殺戮逆

曉登昆陽故城

兮刀躁變凹風鳴慘淡夜入昆陽城躡星平落黃氣黑立
馬坐東方明奏晨歷覽增壯觀世祖遺蹟猶如生當時
敵衆亦有以怯爲勇夫誰能始知謹厚是真勇使僞不
是當晉戲中百萬已破碎書手一[illegible]成中興[illegible]豈容
人復勝新莽猶然事容合[illegible]王氣藹咸陽[illegible]看
斗柄憑高落落生壯懷萬里一片青山來寺陵[illegible]屈東堆

惜乃使耿鄧升雲臺[illegible]度遂狹陋王室陵夷漢傾覆
漫將風御與維持[illegible]莫能救巖巖高節回可奇濟
時行道胡下[illegible]上秋風老我欲與子論襟期蕭瀟
草木南陽道龍虎狩陵氣仍好須當策杖向軍門整頓乾
坤齊時了

武當道上歌

武[illegible]十百[illegible]兵騎來不動色就中一人尤瑰奇兩
頰紅潤鬚髮白怪目深涵漢江水仙骨迴立秋山石肘後
高[illegible]天符簪頭倒挂丹砂匣傍人爲說不記年上聖親
傳官斗極事上曾女起風雨袖中傾下生霧露玉肥嚥嗽

身體輕居無乜著不火食深巖館縛龍教渥建崛逍遙鶴
一隻鼓香重[illegible]和玄關爲說天道方在此斂藏形氣更不
語我亦無[illegible]嗟

巴陵女子行有序

己未秋九月王師渡江大帥拔都及萬户解成等
自鄂渚以一軍殷上流遂圍岳岳潰入於洞庭俘
其遺民以歸鄭婦巴陵女子韓希孟誓不辱于兵
[illegible]以帛以見意赴江流以死其詩悲婉激切辭
[illegible]今并其詩錄於左方[illegible]
呼牙有天下[illegible]其德澤涵孚膏[illegible]

藏於骨髓民知以義爲守不爲偷生一時討其培
植也厚故其持藉也堅乃知以義爲國者人必以
義歸之故希孟一女子而義烈如是彼擐纓束髮
曳裾峩冠名曰丈夫而誦書學道以天下自任一
旦臨死生之際操履云爲必大有以異於希孟矣
余旣高希孟之節且悲其志作巴陵女子行以申
其志云

北來諸軍飛渡江突騎一夜滿岳陽樓頭火起入問巷曹
進偶走如牛羊巴陵女子尚書婦生平不識門前路亂兵
驅出勢倉皇夫婿舅姑在何處吞聲掩淚行且啼啼痕沾

濕越羅衣此身忍使人再辱裂帛暗寫臨終詩上言杜稷
安危事下說投江誓天志一回宛轉一悲辛心折魂飛不
成字詩成淚盡赴江流娥眉蕭颯天爲愁芙蓉零亂入秋
水玉骨直葬青海頭古來烈婦纔一二誰似巴陵更文理
名與長江萬里流丞相魏公還不死

巴陵女子赴江詩

巴陵女子韓希孟魏公五世孫嫁與賈尚書男瓊
爲婦岳州破被虜之明日以衣帛書詩領好事君
子相傳知吾宋家有守節者
宋未有天下堅正臣檀粟開國百戰功每陳唯務整及其

侍幼主臣心常炳炳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嘗死狗冀鬻然
尾先行崙敗系頸即日陛辭行盡敵心欲遲陳橋兵忽變不
得守箕潁禪讓法堯舜氏亦昔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
馳騁未改祖宗法天何賜太昔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
天杲責中原太似裂冠柱君誠不獨治臣責無魏郡失人
與得人奎誠常耿耿江南無謝安漢北有王猛所以戎馬
…巴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艋本期固封守誰
豈餅烈火燎崑岡不辨金與礪妾本良家子性僻守
婦嫁與尚書兒含香署蘭省直以才德合不弃宿瘤瘿
初結合歡帶誓此日月昞鴛鴦會雙飛比目願長並豈期

金石節化作桑榆景施頭勢正然蚩牛氣先屏不意風馬
牛復此逸剽郢一身遭虜劫六族死餓唷退鷁落迅風孤
鸞吊空影簪堅折白玉瓶沈斷青綆死路定貝貝憂心常
炳炳妾心堅不移改色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皿
志節匪轉石氣噎如吞鯁不作燐火燃願為死灰冷捨生
念麴蘖乞憐羞虎穽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
知定許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

武昌詞 三首

王師圍鄂遊騎於金牛鎮得一婦人欲侵之厲聲
曰我夫婿翁姑…前未即死又可受辱耶速
與我死遂置之自稱梅溪主人張貴英作歌詩數
篇以見志尋以疾卒於湖中得一詩分其一曰以
無夫選賜有功軍人即以賞撫其頰對
今上太呼曰妾夫將千五百人拒敵死州妾命婦也豈可
辱於是乞速賜死
上矜其志賜之衣糧使有司存恤之以終天亦尋以疾
卒又有漢陽教授之妻為一兵所掠義不受辱投
于汲湖三人者僕親見之皆可附希孟之義各為
賦詞以寓意云
巴陵女子韓希孟梅溪主人張貴英解作歌詩還死節不

婦頃國與傾城、烏鬼山頭閣鼓鼙武昌恭人男孺兒恭
…辭便批頰義勵萬來真恭可○漢陽宜教是妾夫妻
…不死緣車姑聘士朝來浪…云抱石半夜投汲湖

使宋過濟南宴北渚亭

往年薄游宴渚亭高秋霜落波光清今年持節又來宴
紫荷花香半城城南倒挿泰山脚城北光涵海氣拱迴圍
盡浸樓臺影魚鳥慣聞簫鼓聲錦堂流出珠珠冷花庭深
播碎北烟名泉多在府第中綠篠深掩煙隨井推波委海
到北渚匯蓄淵停數十頃虹梁去橋行湖平分亂巨壑望
、煙瞋濟南名士多老成行…哭兄皆名卿御中政有孔

北海坐上客無杜火陵堰郢臘乘扁船求歌舞要送行人
行江南風景已不殊諸亭即是西湖亭

古篆行 贈高松皇文集

亂來小雅幾盡廢文物典章俱掃地紛紛隨世趨所尚天
下幾人知篆法關南賴有高使君書法一世推專門諸家
命脈究終始力採遠蹈工古文倔強銕金還屈鐵勁利玉
板是吾切孔[illegible]及篆都破碎方[illegible]圓規仍妥帖儀貢館中
坐老天日昏筆陣驅雲煙奉牘一字二尺許顧盼須臾遂
終篇[illegible]熟省力似行草霜月冰水勢尤好自言一畫氣一
口以為呼吸便傾到是乃精意能入神妥刀君然如運斤

文章亦說氣為主巧高拙外黃俞愈新金華百年光丞旨明
月夜光傳片紙屠龍誰竟後有人元兼堂堂元不死請君
閣筆無妄書鐵門自買唯碑[illegible]他年必到余丞相今日還
逢李大夫

鄭文忠公文集卷之十

歌詩

西陵行

漢鼎已移心未已不肯分明作天子晃旒北面稱曾蹕造
假萬艘難免死臨終更不諱禪代窺圖規模有不在人間
辯着鬼設人地下還將緯兒貴漬盲顆作征西墓誰信西
陵亦虛墓又說疑都九烏井臭腐掘埋抵幾處銅雀臺遊
閣歌舞兩眼難看消黃土何淚析發更分香湧炭咿嚶效
兒女君不見永安宮中淚[illegible]烈畫向孔明託後主付君一
片封賊心[illegible]才君自取天下英雄[illegible]匡

貞觀扉

書畫錦堂碑後

兩朝定策推元勳君模楷法歐陽文豐碑突兀大字書冒
射獵有五色雲德並汾陽蓋緣[illegible]學問美孔明
才具及魏[illegible]社稷大臣無與比[illegible]中國安三十年
來只一韓乾坤都[illegible]王衣錦山身安即是
蒼生福晝錦名堂公所厚君不見萊公眼孔似車輪笑錦
裁來便褰足

朝歌行

壯哉並城冠河山老王回抱[illegible]遼矛立極古有

乃獨在河朔間獨夫智力制天下睥睨中原强王霸誰知天與六州王八百諸侯已從化擿星樓頭醉未醒酒池一夜皆血驚成湯高宗遂不祀珠宮瑤臺爲土平我來歎嶽重延佇驅車不入朝歌路陰風莽蒼吹短茨落日投文比干墓

比干墓

斫脛河南比干墓崔嵬尙是武王土一丘直欲壓太行一死能令重千古國亡突兀見眞純龍逢與君冠夏殷無人謚與魏鄭公良臣不幸爲忠臣已醢九侯紂猶怒箕子佯狂微子去三仁一仁獨殺身剖心庶使王心悟王終不悟國遂亡朝歌無人至今荒行人只拜比干墓有國[redacted]臣獨不亡

共山行

吾生嗜奇能討幽足跡徑欲窮九州會稽未得探禹穴太行先作共山遊是時天地方閉塞固陰冱涸山霧[illegible]涯知眞宰爲我起蟄虆蒸氣爽爽山光浮雲容煙影綠[illegible]脈絡盡露峯巒稠宏富屹天造峭截削彤鏤鈠鰲脊一擧萬里壯縮出元氣直入東海頭中間靑壁甲天下匱奇孕秀無與侔雲根漲波璃實藏劃不收玉鏡面寒瑩嘹嘹明珠流泓澄百丈底錦石埋黃虬老蟠噴彩忽蕩動萬山破碎翻神湫竹間老樹掛山骨絲玉蔥錯風颼颼不見孫公[illegible]荒臺草沒丘萬嶺啼不鳴遶古空悠悠何時無名公說[illegible]先天由一笑碧山下看月凌虛舟擧手謝浮世醉卧三千秋春蘿神紅入化府從謝尙[illegible]遊

太行望

半天遮斷埃靑城象差[illegible]十歲初渡河舟中錯崿來相迎今年恰得到蘇門百泉亭上見峰巒千冊萬壑入跪盤落日倒銜山[illegible]玉立萬仞礴鰭牙金翠千層蒼蒼天光影色看不足雲淨煙虛晚來邊西北兩峯寒云是雙石人不覺旅懷[illegible]雖忍二親一從戎馬三十年乘[illegible]塗理荊棘何時突兀過絕頂拜揖丘園鬼鄉井黃沙[illegible]韻閑有千尺松灑盡苦淚吟長風注目直向東海東

三汊北城月樹翫月醉歌

大河奔放千里一片黃髮頭[illegible]突起河中央露峯漲冷灌桂宮氛露洗盡磊四旁涂山隱映生金輪於天不辨渾金光奇然坐我月宮上[illegible]錯漫雲錦紫玉虹高桂飲酒海蒼城倒卷都淋漓兩行美人列嫦娥翠鸞添夜冰壺清情紫潸[illegible]多愁[illegible]遊吹落桂子颯颯生秋香急令擲鼓歌慷慨[illegible]白

鳳翔玉床揷天抱孤月醉卧萬里銀河長

望京府賞紅梅

汴梁宮中絳綃梅移向汴河堤上栽青條圍揩杏花顆瑣
總向陽才半開張公小隊呼我飮風色假寒氣凜玉街
徑踏黃河氷貂帽颯簷撇紫鞚金鞍細馬歌舞人雲壓小
橋不動塵入門下馬奏花宴紅粧舊府花正新玉川金汲
碧香酒折花遍揷分素手春透寒梢未全綻風流正要臙
脂瘦賞梅不用歌落梅緩歌却着銀笙催愛香細蝶生霞
籟浮動雲脫爵一杯本是前村吟詹花不稱王侯將相家
明朝會散更向明月底楷雪凍吟疎影裏

黃山草聖歌

一從蔡充關文源後有黃山黃華相後先黃山古雅尤老
成遒蔡垮究雖重輕爲避時名便把黃華放一頭聲價亦
自雄周京濟灝翛然無宦情玉階寡鶴誤一鳴書法更比
詩文精正筆子瞻變真卿擘窠大字儼重極方停真行行
草至顛草獨步一代真豪英昨當中酒觀此本清風颯颯
吹我醒卷軸甚大總是學易詩如如縱筆自在繩墨繩之二
是莊生悟道書網破夢覺蝴蝶驚綿綸不收魚不食淇[illegible]
蓋見江底星鉛華洗淨出[illegible]骨與意偶與閒雲行中閒態
度自闗鎡剪裁不斷還相柴往往筆不盡點綴藏道縈初
疑不附著字字相掎角二王沒後無草書顛張醉素空糢
糊只除洛陽楊風子認得黃山趙蹇驢

三峯山行

歟方養爲幹腹兵豈肯掠地還攻城北王戰罷馬首迴十
年大軍不南行西域既定殺李主疾雷破柱關中驚熬
置形深且蟠汴藩不悟空捲氷小關幸勝未足多舉朝
日期中興都人盡喜識者恨俄聞速出西南路突騎一夜
過[illegible]漢江便着皮船渡襄陽有兵隔岸看鄧州無人渾
不攔縱入腹心將安歸彼謂豈足當吾步脫兎一去不可
及却兵洛洞符[illegible]日日鏖戰深且艱我帥益忙敵亦閒

知[illegible]相望數百里孤窮闘甲盡殷直向虎穴探虎子既入
[illegible]牽青羗掃境盡至敵一賭前後百匝相回環氣中真
人有天命躍馬直上三峯山黑風吹沙河水竭六合乾坤
一片雪萬里技舍卷土來[illegible]未一池聲勢接丞相舉鞭辭
軺言大事已去矣[illegible]敵爭王拜命入敵身冥
決逆風生壁人白[illegible]氷滿刀頭凍拳折一敗塗地真可哀
鈞臺[illegible]作髑髏血二十萬人皆死國至今白骨生青苔[illegible]
壁已平不放官城門巷破[illegible]壁殺骨肉踐事[illegible]
又送曹三來至了不去誤國賊向非汝南死社稷欲爲靖
康不可得

青城行

濮山壓城殺氣黑一夜京城怒流血夸刀合發[illegible]
王喧呼總狼籍擁出宮門不敢與土波滿面糞人[illegible]
門外是青城開向赴死誰敢停百年社稷[illegible]不
鞭笞青宮[illegible]殺[illegible]端可怜白骨[illegible]刑[illegible]
家兩族二十餘年[illegible]
半肉男青女婦自夫婦覿面相看覺更酷一旦開門見天
口推入行開便誅殺[illegible]作東市
天興初年靖康末國破家亡[illegible]似[illegible]人既如此今
朝亦是尋常事[illegible]天見二百[illegible]十里城皆是

磔白骨更比青城多遺民獨向王孫泣[illegible]本骨肉相殘賊
大臣[illegible]君[illegible]至今行人不敢承天門行人但嗟濠利
宅城荒國滅猶有十仞[illegible]頭[illegible]生鐵[illegible]

照碧堂行

受感入十終下[illegible]一戰[illegible]龍飛去[illegible]
碎乾坤掃[illegible]電[illegible]不[illegible]破竹勢看且只與[illegible]便[illegible]旗
[illegible]濟入宋州爭似全師[illegible]守汴四郊皆[illegible]彈丸城玩主[illegible]
生肘腋[illegible]官奴[illegible]本[illegible]下[illegible]敢[illegible]
有小[illegible]結[illegible]欲為亂公卿誅徙[illegible]去左右[illegible]
衛[illegible]開門日日向敵言旦夕須[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事急[illegible]

激決計惟當下手先卿為其易朕為難傳呼便詔將[illegible]
升堂進謁遲令前太阿倒持仍便看王孰但覺赤日[illegible]
忠甚[illegible]汗倚門力士[illegible]面無肉色[illegible]定
徐徐[illegible]還[illegible]斫逆賊[illegible]照碧堂紅血滿壁手刃不
覺御衣[illegible]就[illegible]此時便七
心亦足外敵雖強無內難臨危突兀[illegible]絕地求生未
曾見古來惟有敬宗[illegible]誅[illegible]朱今朝天興[illegible]官奴
壯哉兩君萬古無嗚呼兩君萬古無

汝南行

將軍死綏君杜稷[illegible]所不可[illegible]青衣行酒[illegible]能活肉

袒牽羊[illegible]國初從貞祐棄燕雲赤氣半天開斗極又絕
西夏撤藩垣枝葉纔存無本實不問朔漠攻新[illegible]要
利增[illegible]敵區區一道當數面賦稅重[illegible]兵役急[illegible]
[illegible]骨肉陪貳從諫尊[illegible]塞比時又已當破滅[illegible]何
嗟及天興不是亡國主不幸遭逢真可惜十年嗣位稱小
康若比先朝少遺失汴梁不守大事去[illegible]比
險阻艱難氣益振照碧堂中覲討賊孤[illegible]戰入汝南作
氣[illegible]轉[illegible]壁日夜望有勤王師以[illegible]為與[illegible]忠力闕[illegible]
誰意叛[illegible]仙[illegible]慨從為數仲德[illegible]空[illegible]
堅[illegible]戶汲池[illegible]水[illegible]還[illegible]埤城[illegible]斫樹埋巷[illegible]空[illegible]無皮

短兵盡戰士曾無完膚激烈門關破國亡吾肉尚似輔當
御戕雖知力竭不可救氣數值窮心未舍慨然傳位皆衆
死音彩漠凜不動色一百餘年作天子與國俱亡在今日
哀哉雉頸後自焚將相血視不敢泣互爲督者相刺刀往
往刎頸屍狼藉須臾聚體若崩山汝水不流波盡赤黑風
裂天灰燼飛紅雲亂擾宗族又烏中自經五百人義烈只
數田横客何四君君死國臣死君義同死死所得無四
露布到江南城南犬吠平汝南莫言解後死世四三韓有
靈應在斯

金源十節士歌

金源氏播遷以來至于國亡得節義之士王剛中
公等十人皆死事死國有古烈士之風可以興起
末俗振作貪懦其名字官階始終行事自有良使
其大節之炳炳燄燄在人耳目雖耕夫牧竪子皆
爲走其能稱道者作歌以歌之慰發揄揚焱烈四
其音節見其風采云天與諸臣國亡無史不能具
官故皆稱以當世所稱者如郭蝦蟆仲德行完等
書之俟國史之出當爲釐正云

王子明

讀書便學張俊之手力義見血濺肝食回枝笠壽資[illegible]章

句小儒安足爲時危始作通州守賊臣還獻居庸口千騎
鐵騎進蔡都王輩倉皇下殿走孤城彈丸當鐵甸飲血登
陴日酣戰習明道留南八四樹解張拳面迎箭日暈思破
城無奈失守何頻見天子朝服南嚮再拜畢意色不動握
節死詔爲立祠謚剛忠稱道更有開闢公奕兀義與巡遠
同千載凜凜烈士風

移剌都

金源大將重移剌義烈膽勇絶世無涯注滄蹄謀一蹶長
驅忽中金僕姑思歸不忍遽逃去立功報效同關羽雄猛
已取左右忌姦兇亘測憂旦暮曹沫不免劫齊桓賢上灋

既許送還驪鑣南下三千[illegible]如子反與華元[illegible]銷兵圖
見天子猛士來師盡[illegible]邊部曲光彩騰滿
旗尾獨當一面帥南陽[illegible]域不可防忽然羅織斬東
市市人盡哭解律光自壞長城撤據深前殘羽翮遂滅亡
嗚呼移剌都可惜烈丈夫[illegible]殺騏驥跨蹇驢却相白撤將
官奴

郭蝦蟆

不摏內夏弃燕都本根顛蹶潰鼇蹤下都長安鄂汴梁爲
愛青屋能久長隴上豪山山西將憂國無言意惆悵中興
不居用武帝君臣苟且吾何望郭公堂堂性忠勇自拒[illegible]

河保春壹數年尚得建行臺金城堅牢華嶽峙誰知自報
小關捷總倚潼關爲守陀渾將梁宋作籬藩便視秦梁等
吴越百州漸孤敵漸多四郊皆壘奈敵何將軍百戰氣尤
壯頭顱擲血爲洗戈野無戰地始乘城城傾堞圮援短兵
先將妻置子章圍坐東萬矢著死爭鋒箸相衡如雨注敵
入却走不敢顧彎弓入圍始自賁飛矢出圍渾如羽灰飛
城陷力始竭賢王立祠稱壯烈王師十萬下馬拜鼓擂爲
鞞聲咽喑黃河都爲苦淚流隴山自此無顔色哉哉大將
節嘆嘆死國名英發在天爲列星於應汝衛破滅時却從
煒焰見天與臣自發令得死所古未聞

合答平章

兼與己播遷乾坤在孤注雄時忠盡有合答應敵東西無
定住職兼將相爲國楨身繫安危如尚賊國白撤[illegible]胃賊
小臣獻讒極諂附飛章詆陷罷兵柄幾把功臣爲刀鋸子
儀召入奉朝請者章不用大事去事急復起使迎敵即日
上道無喜怒弄命慶戰來報捷每從中制肘憂制輩崤關透
漏幹殘出大河絶流兩軍接天欲亡人不可爲六合横傾
數丈雪人自爲戰身伴僵空拳無皮凍指折人竭慷慨赴
敵死死恨不能存社稷至今三峯山白骨盡銜鐵老臣一
片憂國心慘澹悲風與寒月

陳和尚馬

陳侯膽勇絶世無也曾深入身陷敵一夕躍馬却南歸
騎畏虎不敢及入朝復便爲大將爺愈加蕭瑟氣概量征
素有春秋癖禮接士大夫尤謙遜深知敵情屢覆敵當滅不
用心快快憂國時坐時料[illegible]揮淚無言盡惆悵三峯失利
逆被執立不拜尤噴激彼此皆師敗則死橫碎兩脛終
不屈臨終大呼媿古烈豹死留皮在今日壯哉國士當代
無一死又勝移判都

爲古孫道原

金源國士多國人與國俱死皆大臣百年活育重名義況

復爲是王室親中都之禍有福與大梁當亡[illegible]泣血
有發之原氣比二相道[illegible]盡忠赤京師孫[illegible]奈何天
下致力一[illegible]反城豈能復作[illegible]生
都堂一夜血浸屍縊視國賊目不瞑家中復有貞烈女父
死于君女死父蹋户緣頸義不辱爲賊投繯有餘怒一門
忠貞古未有名節俱全義不朽從今莫把夷狄看中原幾
人能自守

仲德行院

士病見節義國亂出忠勇仲德[illegible]家虎文將家種儼儼
郝且深辯事不賴寵帝闕彭城有遺節詔公密取不敢進

臨行斬首挂馬鞍萬衆不譁皆妥帖仗鉞東向當一面逐
安石書宋戰中樞大府無人聲儒將威名滿淮甸甫臨
事定年遼長安大軍失利三峯山徑穿敵壘數千里乘輿已
出奔汝潛不入急赴難圮園直向黃河岸假君堂空
辛汝南賊臣新誅衞士散自古未有降天子君臣血視付
一死夫人徒步自投來命婦般蹙自我始夫婦死國無與
侔至今聞者涕泗流

絳山奉御

目擊得士大都從死五百人島中悲歌天下聞天與君臣
數公惠言三死臣上古得士誰得似至今汝水溢不流冤波皆

浪漂髑髏高官厚祿義當死裨將賤卒果誰使乃知義烈
能感激致命竭力無彼此幽蘭軒中自焚日宦人乃有魏
從立慨然正色責承御俱從煙焰焰火入尚衣奉御絳山
妃殺馬燬玉如哀兒撥灰向敵葬主骨敵人義之亦垂泣
君不見漢唐閹豎從紛紛劫制朝綱禁宮闈英風笑兀惟
此君千載凜然應不泯

李豐亭

士爲有用學有志終有爲先生乃不幸一第當時危禍儒
苟且皆畏避奔走要門求內地趑趄冀得斗升祿覥面秖
承事子計先生守官聽銓選不避畏途羞自便一通誥命

今城父即駕崇車出鐵甸甫能到歸敵已至意已不動即
視事排牆援樹爲守禦馬嘶動地人鼎沸圍兵僅得二千
人開門縛戰箭滿身見星奮出據大林人敵一樹氣益振
弓折矢盡樹無枝重圍百匝何所依飲血復鼓更格鬬捏
戈慷慨指落髀力竭奴變付一死以死報國真烈士君不
見汴梁諸生不出門手把付身皆餓死

李伯淵

天王出居委社稷城門不開人相食內外音塵俱斷絕臣
合長圍事尤急賊臣一夜忽爲變舉城遑遑敵遽傳箭交
堂中誅二相部曲讙呼上前殿京城提控便稱王函首

學張邦昌公然入宮辱妃嬪輾轢御座著揭黃伯淵忠壯
賊黨畏歛泣無言重歇欻爲合不久相屠并討賊誅歸在
此際宮前古槐是獨拂馬上梟崔立首剖心瀝血哭向
天義氣凜凜古未有主人已亡國難興雪恥既雪歸同盟
不幸復遇奚陽潰一死兩朝全令名常聞汴梁父老說當
時不受江南節便亡儘可作純臣金源義士第一人此是
春秋責賢意但能殺賊都不計況復去就死生皆得所其
聲自足垂千古

題項王墓

黃公廟西榖城北突兀一丘埋項籍誰知道傍幾抔土郄

拔山力天下苦秦又一秦天將[illegible]不[illegible]仁古來
關將皆莫及當時帝王自有眞江東子弟亦眞苦[illegible]亡
秦却亡楚不渡烏江亦天意免使負荷爲漢虜時不利兮
可奈何可憐壯士亦悲歌臨亡焉用殺行決會垓[illegible]
山河解人伏節付一死[illegible]公埋骨[illegible]往往近三
[illegible]六合宜歸赤帝子[illegible]年間有汝丘士[illegible]致祭[illegible]
[illegible]哀竟籍不知[illegible]何[illegible]漢王入關無[illegible]王
王許[illegible]不殺降約法關[illegible]各罷兵一代大定武[illegible]
纔入項王未天下盡爲狼與豺嗚呼遺民端可[illegible]
怨不宜哀

靈泉行

乙卯秋八月又行臺巖公獄于東山遂會于鳳[illegible]
之靈泉故賦二詩

黄雲[illegible]殺氣邊海霓元戎小隊數百騎[illegible]
鑣玉勒紅旗旆長鞭一點陣偃月稚騎兩合前山圍查[illegible]
[illegible]龍飛蹄[illegible]落落澗石飢[illegible]亂
殘秋草衰[illegible]霹靂[illegible]破碎撥拾挂馬[illegible]一川錯草
半山搖空亢破冢妖狐悲將軍推仁亦中恒强弓服矢収
神威力士下馬各數獲從官解劍稱酒卮山河慘澹生壯
氣乾坤突兀增雄吉溶溶喜色動歸路滿城樓觀重煙霏

蕭蕭弓劍秋山行毛玉破碎前相迎石蛇遶徑入煙樹一
天忽在青山層三巖崩峙勢欲墜元氣突兀獨柱撐相君
坐定從官列游子乘興[illegible]共登穿雲石磴上方遙忽入洞
嶺行幽異黑風吹衣出大壁泉源湛徹光沘清脩[illegible]濺弄
冒次路一句流盡千年醒憑高悠悠肆遐矚天宇曠闊[illegible]
臺明泰山西來忽中斷[illegible]來土西南平須臾樋鼓盡[illegible]
谷將酒生響還同傾醉歌扣碎一明月欲入碧海騎文鯨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二

歌詩

彭城李師射虎行

偃林風色迷鷲鳥山殘樹老虎負嵎將軍叱馬翻雕弧飛
電一點金僕姑赤羽飲肉血滿頰勁欲一丗垂乳顛谷神
不靈瘖且愚山靈憤死悲狸狐十年一逐無樵蘇一日便
使爲遺衛虐政既革虎害除郡人咄咯爲嗟吁歸來猛氣
慘不舒勇無所用將賈餘拳杯側坐紅氍毹玉鞭擊碎
珊瑚意欲一舉開八區𢦏弓却馬還從儒作詩問君能從
無當路先去入於菟

八月十五夜五河口觀月

去年燕南醉明月黃金臺上秋風發兩行燕玉笑姮娥豆
看風神比顏色前年山南醉明月露氣風聲纏玉節甲
撾鼓逸聲雄漢水波翻峴山裂今年又作江南行五河河
口澆雄鑪舉杯對月月浮動酒浪搖碧金鱗生彷徨四顧
天宇豁九州四海一月明誰令此地限南北開𢌿禍亂乎
甲兵人生大抵隨所遇南北東西無定住今宵對月須金
尊便可長吟覓佳句醉時抱月凌孤風桂苑煙霄快高放
浩歌亂扣白玉盤天上人驚亦何懼不須槌碎黃鶴樓何
必翻倒鸚鵡洲大江江頭呼李白我欲與汝蓬山游赤城
城頭插雙紫綺裘白雲雲邊倒卷香玉瓶雙成佐酒飛瓊
唱不解人間更有愁

燭芝行

更長燭明對幽獨紫煙青焰吹赤栗燻爲芝菌亂燭碎草
葉輪囷花萼蕤珊瑚小樹凝霞腴一片金沙襯紅玉嗟嗟
既以明自煎尚有餘英結尤物江南江北富貴家喜氣
氤氳華屋爲於酒夜闌燭剪落煙花花更出余方孫館
交一身兩國愁添兩眉感魚龍慘淡湖山昏風雨飄蕭鬼
神哭星芒錯落劍花迸慷慨歌謠動心曲投戈散地三十
年殘妓頻黎僅魚肉子亡其父婦亡夫涙痕更甚銀臺燭

不知此瑞胡爲來爽爽君生不足稱虎賁尋將回春再
立元氣開乾坤發爲陽和盟二君德高壽命從今存金蓮
夜對承主恩玉虹千丈繞朱門照耀萬古光斯文與世作
瑞雲後昆

書焦山瘞鶴銘後

江流赴海勢莫遏迦頭推山怒噴濤崩崖倒影浴朝日金
碧爲失涵石脚右軍將軍筆如椽掣某大字鎸磨礲剸
造化去雎盱六合萬象歸旋斡意氣死在結繩前巧寫拙
外無心學氣壓江海爭雄深飛動逐疑地軸弱年深石爛
水波沸鑱蝕浮虛蘸龍角盡寒元氣老欲死蹴沫猶濤半

至驗華夷空存舊年月貽禽竟自翔驚郡儀真館中三伴
使携來貽我操字點墨粘紙添帶江霧神采超超如沉着
忽從滄海得遺珠畢自全牛已割劃乃知書法基本此沂
流求源各穿鑿惟餘曾公坡仙得其正永州磨崖中興頌
惠州李氏潛珍閣鼎耕甚吉傳脉絡何時摩挲對石一搨
酒握瀟江山盱煙壑坐中還有打碑人直待今年秋水落

書磨崖碑後

書至於顏魯公曾公之書又至於中興頌故思
書家規矩準繩之大匠河朔嘗見三數公皆見
好而森森如劍戟有不可犯之色今得此本觀

爲然既遊背則反得古中韻勝乃知崖角刓
缺本真全露有李白所謂秋水出芙蕖天然去
雕飾者尤可賞激也乃爲賦詩云

汝南首曾謁公祠霜日瞻洌森英姿乃今江館坐牢落
目忽覩中興碑神明煥若還舊觀義烈凜凜生見之滯氣
激起天宇豁快意發冢擇金鍵生平每爲二賢惜以技淹
節公義之不阿植溫止殷浩遺世脫屣終游嬉平原突兀
杲卿死李唐中債公能持政令二賢書不工隻字片楮猶
當奇羽於趣凡入聖華冠冕百代書家師坡仙論書至公
止此本於公又其至正鋒篆玉藏李斯出筆存聲蔡漢隸

古硬陵轢瘞鶴銘韻勝翻扶蘭亭記離堆雄峻僅能亞書
贊沉深還擲比書法至此爲絕倫覺諸家異端異恢宏
正大逆詞緊馳驚風方豁壯觀萬古千秋討賊心二十四
城忠義氣竹戰歲久頗殘欽昔錄湖春寢虎滅去國幾年
似者希滄海遺珠亦昔絕酒酣對動元貴郎況乃摩挲走
明月斷畫新斬斷金堰彊常山筆端舌中闇剥泐尚含
謝條淡中丞面餘峨截看激裂壯士肝意若時危將泣血
豈書勿論撫膺嘆更有何人似公節忠貞端不負巡遠文
字尤今重元結只令誰識瞪文昌世上焉知李希烈磨崖
太華皆可磨後人竟莫隨嵯峨惟餘浯溪青天一片石照

耀遼古馳江河誰能與之見此不朽業蕩掃邪穢獨秋霜
再立元氣挽澆訛將寺至德肩元和九原起公吾與歌

江梅行

江城畫角吹吳霜破月[illegible]水天昏黃波澄煙安林影瀉寶
梅帶雪橫溪塘此時承平風物盛家家種玉栽琳瑯回來
伴使宴江館銀瓶亂插吹銀管霏微香霧入紅袖零亂春
雲迷金盤鄰[illegible]和氣變荒寒錦瑟愁生燕玉堠爲[illegible]議貞
梅最多皆花古樹[illegible]煙蘿一年十[illegible]至二月紅紅白白盈
江沱自從天馬飲江水草根斷盡梅無柯楊子人家覺三
[illegible]今年幸有燒殘樹忽聞星使議和來盡貯鈞籠待供[illegible]

從今江梅好顏色爛醉長吟嚼佳句

江聲行

鵑啼月落揚子城東風送潮江有聲乾坤洶洶欲浮動窗
戶凛凛陰寒生昆陽百萬力一鬭齊呼合沸披拉奔騰驕
突起韻不留金山無根小孤傾起來看雨天星稀疑有蛟
豎霜松鳴如暴雷鬱未發嗜鳴水底號鯤鯨抵觸雷霆
與子胥抗恨鬱怒猶難平吏有萬古氣見其對髮欲衝秋
濤驚座座後椅夜向長畫門林槃入行三年江邊不見
江聽此感發尤倩櫓須臾上江帆欲舉舟子喧歷歷關鼓
江聲漸小聽鷄聲條淚芙蓉溶露雨

花蕊夫人詞

青城費氏以才色入孟蜀宮後主嬖之效王建
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宋備太祖後宮嘗召使誦
詩因誦亡國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
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予
感其事故爲作花蕊夫人詞

花蕊夫人似花蕊冰肌玉骨深宮裏等閑峯蝶那得知惜
枝風流蜀天子芙蓉開滿摩訶池月殿香[illegible]風水廣寒
卻有兩姮娥鬢亂釵橫飄桂子自作宮詞一百首學得曉
春王建體六宮寵愛渾一身太眞飛燕猶曾比誰知一夜

花門了子規啼向汴梁卯始知世上花委多一番春去空
紅紫龍上貴龍方射蟬絕語新詞不到耳向人更誦亡國
詩爭妍忘羞降王耻十四萬人皆男兒夫人宜向蜀宮死

二年冬至日湯尚撫送梅

風吹雪霰日南至銀瓶又挿貢州梅磨對幌賴春欲透添
水細浴清香回去年擬向西湖看今歲擔鉢揚子岸獨花
相對淡橫斜江靜天寒聽孤鴈

後聽角行

丁未冬十有一月漢上趙先生仁甫宿于余家
之綱穀席霜清月冷角聲寥亮乃作聽角行以
贈其行迄在儀眞每聞角聲因思向來卒章四
句江上舊梅花今夜落誰家樓頭有恨知何事
來往青空幾縷霞更行江城羈留之兆故作後
聽角行以自釋云

燕南壯士江城客孤館無眠心已折那堪夜夜聞角聲慫
曲悲涼更幽咽一聲牽殘楊柳風五更吹落梅花月天
裂卻浮雲散雁行斷盡踪星接餘音耿耿渡江去依諸似
向愁人說勸君且莫多嘆嗟家人恨殺生離別可憐辛苦
爲誰來凋盡朱顏頭半白萬緒千端都上心一寸肝腸能
幾截當時聽角送南人南人吹角不送人不如聲着東風

惡拍桃江聲總不聞

巧蠟梅行

金陵臘梅曲且紆松身蒼葉桐傍扶疎強屈蟠拗枝顛絲纖結費工夫白繁紅萼玲瓏會玉錢亂貼青珊瑚江石細嵌蒼蘚泥百巧直要似西湖霜蕊矮蟠簇直疎北客乍見忘羈愁聞說江南富貴家金溪洞房新畫添錦簾深春自生中一株羅列十數株清香透骨滿堂濃碧樹栖歌黄殊開殘不向前村手迭新物情常有餘枉忘只是兒童計不是詩人與梅春深江古岸三百樹亂落湖濱遠野渡苔封雪滴碎瑚青玉鎖半開不開萬里霜風吹作寒燒酒傾數杯折數枝對月回一天清與詩家梅

飛白馬行

今年[illegible]鞍馬買却千金稱寫下忽從河濡得騄子躍淵[illegible]渺越足追風名電白霜翠騰空一片雪飛回闊蹋不染花半生快意燕山月身如賦王不染塵面無跡肉腕[illegible]不驕天下遇匹驕良馬可人如異人頑胳排徊會人意門[illegible]龍花驂向壁揚立如聽逍遙不踏方平醉伍山堂北曾躍數丈擁漢東寫息一躍上山㘭臨危赴難每實爾耳[illegible]前年渡江飲血鸚鵡洲今年朔天五千里金蓮花開却飲黄江流忽從監牧群中過大青小青盡回頭詔令持節南使宋黄金臺前始解鞚儀眞夜夜來入夢哭兀使我心魂動

長星行（甲子歲七月一日始見九月十六日沒）

銀泮萬條日沒酉王虹千丈月合丑雄雞一聲半天赤太陽欲出星在柳東南勢妄栽氷刀東北迸開驅雲帚行侵熒惑掩太白直從北斗向南斗上相無懼忽無色上將差參鄰不守明堂帝坐總茫昧房駟王良欲奔走漸逼輿鬼漫兩河渾掃三垣富井口突烽滾滾欲浮動異事驚人古未有初從牖卑忽風雨拔木轟山聲亂乳爾後妖芒忽亘天七月初吉又踰九纖橫凌犯卧後竪自暮至朝長更久

五年江館裁片天變致紛紜翻覆手推心搆魄又見此閉目不敢窺户牖天傾地裂由積業敗國亡家皆自取吾聞有道必得壽長星勸汝一杯酒

入奏行贈千户魏城

天王推恩下寶書龍節玉帶金虎符邊臣喜兵禍二國陰使豎子來相圖七年姦宄緣髓骨故作狼跲期一擧勝人殺死趨夜發群起兇户帳下督校栅登門強斬關直入卧内殺長官洶湧逆氣噴信函摸糊生血滅恨竿魏誠辣慨掉臂入擧頭爲城令遊賊抱書登墉性命存黑風卷地飛沙石賊徒駭亂各散走郡吏嚴兵擁前後倉皇國士幾委

地再活還因此人手人心事急方可見平日相看秪見面
只今歸國俱入見爲君草奏黄金殿整頓腰間大羽箭討
賊誅讎爲一戰

觱篥行

昔年燕都賢豪宴我百花樓張賞合大絶藝數花短管安
盧頭主人捧觴初奇客一聲便作新涼州傾側四座皆寂
黙清列揭起嘶蒼虬漸爲怨曲凄且幽更有珠裙翠袖擒
音赴節轉驚喉宛如飢鳳來求凰碎挑銀字有叢有時
亂敲檀板怨惆悵渾似薊門桑葉秋軒昂悲壯多感激有
客淚滿紫綺裘幾年南來坐江館但隨江城畫角聲悠悠

昨宵花落啼杜鵑月照孤影生離憂誰家夜把觱篥吹一
噴新聲喚舊愁皆如深江一葉舟高如楊花春不収怨然
捻過成百折低昂頓挫如有求一絲鮮將心緒抽掛向燕
山新月鈎無情漫激壯士肝中夜坐起涕泗流

狠牆嘆

邑牆閎峻倒禅棘四簷抵亟無罅隙東日曬遍西日炙周
與鐵籠幟火遏置予此中不許出虐哉狠牆甚狠石嗚呼
何時見天日

寃舖嘆

東門重鏁禁不開俾使送入不復來鐵簀壁澁深金哲沴
氣鬱結埋陰霾當中進食當門回吹言閉目猶數精嗚呼
寃舖孰爲哀

借寳刀歌

生平知己壓脱刀借交報仇燕南豪一從濠梁成嘯絶爲
猊觸忤狐狸嗥夜夜斗牛多異氣五虹祭天光燭地雖回
蒙裹飛入手痛惜當年都歴棄近來館下遇豪賊空拳無
奈徒忿激撼床一夜寳刀鳴黒風卷地吹霹靂只今使鄭
猶未回紙感王瑧生青苔何時磊落却在手爲我討賊除
兇妖

陽春怨

去年春歸花滿空今年無花酒樽空起來墻頭望歸鴻却
見落花千片紅劉郎劉郎怨東風武陵桃源一夢中西樓
畫角東寺鍾深閨月落昏簾櫳美人美人隔江水流年暗
逐江水東
江頭怕見楊柳春楊花飛來愁殺人紅顔落盡花片新黄
昏無人淚霑巾落花枝畫疑春塵夢中忽見渾未眞隔花
半面春山顰恨郎不歸多怨嗔不知兩處同苦辛同是天
涯愁恨人幾年心事向誰說花落鶯啼畫掩門
別時重約頻付書一字不到八年餘死耶生耶漫嗟吁是
耶非耶有還無應言被郎誤殺余豈知郎在空床居春風

滿泛酒滿盃落紅零亂飄庭除不言不飲愁恨俱半醒不
睡情緒無杜鵑啼落桃花月紅燭無情泣座隅
芳草萋萋春又青階前院後喚愁生隔墻飛花帶鶯歸部
內無情却有情強飲不醉愁難醒欲睡不着夢難成一夜
斜日惟緑英香風濟淹江無聲楊花茫茫楊子城總是天
涯流落情夜來說殺梁間燕一世春愁在此行

長歌行爲王甫書狀壽

髯公子聽我歌歌聲苦長[illegible]窮天亘地然不盡顧視
萬古都蹉跎[illegible]何[illegible]我與子久在江之沱嗟子之
才世豈多[illegible]績絹琢且磨圭璧特達正不頗且任蘇廊

奉璋[illegible]紆雲白玉珂翠蕤孔[illegible]論建唐虞開
太和究[illegible]落不婉娟[illegible]屋[illegible]風吹[illegible]天水鑑冷不
波六合衣裳[illegible]清徹[illegible]不到更把[illegible]誰知一日難
過蛙[illegible]風[illegible]音[illegible]羅所以歎[illegible]沉痾[illegible]居河
陽縣我住陵川須子方丁年我知命龍文虎氣心[illegible]烟大
材自古多[illegible]接[illegible]馳騁金樽瀰浸[illegible]影黃河
倒卷入天井門前大江流幾度秋風吹我[illegible]長吳葉
猶未歸北[illegible]節巉天[illegible]志士豈作兒女愁

丁卯冬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易外傳畢記夢

君子道長及夬決聖筆無[illegible]義當絕[illegible]尾動精爽黑
月入夢寒蒲[illegible]水瑩徹轉車輪[illegible]鑑止水深嵌壁上
東日忽分曜一線微光變痕迹兩手摩挲冷逼心恍然記
悟衹一易當[illegible]後二千年故紙紛紛[illegible]却從孤館
學[illegible]自笑蚍蜉不[illegible]鍥太[illegible]百[illegible]碎乾坤裂
肝膽大江粘天碧濤翻風雨滿[illegible]先生釋夫子
是聖人能不死平地直成五鳳樓精義入神還有此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二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三

律詩

秋興五首

風振長天秋氣豪幽人興與雪山高霜纏短褐歌商頌月滿空庭讀楚騷萬事已應隨弊俗一身寧忍墮塵牢會須散髮滄溟上鞭擊魚龍舞碧濤

世事雖窮道不窮金縢猶採魯王宮看書極探天人理下筆全侔造化功未洒後塵心有欲却歸前哲坐生風六經依舊垂天地千載秦灰散劫空

沙冷雲平塞外天霜風刮面射鵰氈部伍蹀血濡腥尾一

鶻搏空弄老拳白玉撲戎賀安在黃金臺廢隗猶賢翩翩精衛休填海驅石秦人已斷鞭

永夜漫漫苦飯牛北溟雖下釣鰲鈎拘雲琢句鬼神泣倚劍長歌天地愁日暖桃源秦世外月明蘭國楚江頭但能握節終吾事絕食猶輕漢五侯

萬里長風掃陣雲浩歌一曲倒清樽昔[illegible]有未埋骨遼世難招不返魂陰沴豈能昏日月濁河難使貫乾坤皇天不許中州靜夜夜長庚出薊門

寓興

實學湮沉偽學張四科一併入文章詞源更不窮西漢詩律惟知效晚唐風雅義迷元氣死天人理昧正心亡何當倒挽銀河水淨洗雲孫織錦裳

李嫩玉送酥梨

李氏家稱點漆光數龍遺卵結氷霜香中風味爛中得皮裏陽秋裹藏破酒滿盤烏玉顆醒心一擲粉紅霜來燕南奇士供奇果不獨張公擅洛陽

雪意

暘谷初氷冽曉霜瓊花一夕滿瑤臺雲飛海嶽寒難壯風振崑泉凍不開秀蜿暗成氷井月冷魂潛入楚江梅梁園此日多豪俊濯濯無因展異才

晚晴登西臺

電明雲黑鞭鸞雷忽送諸山春雨來萬騎跳風鞍陣駿六鰲噴海浪天開無情浸作陸地浪有意不洗中心埃落日明霞照湖水一天爽氣上高臺

呈王內翰

鐵落雲枯秋盡時翰林遺得桂林枝春風久已歸桃李劫火從渠照虎鬚白髮操戈浮世在赤心傾蓋幾人知壺中有酒無天地醉後休歌且錦詩

送陵川魏夢臣

太行一脊壯中州上有吾家最上頭聞說他鄉滄溟月錦

衣何日拜松楸壘埃滿面將何往羽翼生心浸起愁聞說
棣華堂尚在紫荊花老鶺鴒羞

南樓書懷贈趙文仁甫

慘澹風雲鸚鵡洲蹉跎歲月仲宣樓從渠得失兩端了不
愧乾坤萬事休往行前言稀自省樂天知命復何憂此身
難著人間世只合長歌老飯牛

送[illegible]文還燕

一鞭天地起秋愁高戴南冠試遠遊濟濱碎探窺海眼登
宗關步望吳頭唐虞問學傳千古伊洛波瀾浸九州七十
餘君皆不遇卻勞漢[illegible]泝源流

送高聖舉之關西

君落心期已自通[illegible]月又相同斯[illegible]浮雲外元
氣常存劫火中[illegible]老秋色銅駝[illegible]當
對此一樽酒豈限秦關西與東

哀王子正

鹿去中州道不行先生今日死猶生長鯨萬里朔風急獨
鶴一天秋月明擬見斯文還太極時方作太極書院未畢遽教治氣
反元[illegible]程邵知音少雲黯燕山恨不平

追挽楊文獻公二首

九[illegible]猶未復金源柱石儒臣不假年社稷隕靈興運定主

璧撫出死生全節頭銜撤能華國學上星辰解補天[illegible]
格言今在耳空令有識淚如泉
脫遊撫由拜搢紳空將行錄問前津身兼達德智仁勇學
貫三才天地人月落南山嗟鳳鳥風悲大野哭麒麟文章
從此無公論安得餘波灑後塵

送董巨源

銷落霜華李子衷[illegible]何處是西周乾坤破碎無元氣歲
月蹉跎漫客愁舉世横身歸虎口幾人懷策肘龍頭相逢
不得從容地空着長歌慰遠遊

挽喬侯

挾纊歸來[illegible]陽風雲遺地空黃土劍
甲埋光慘白楊[illegible]英名更好刻西郎傳家
有子無遺恨珠[illegible]

老馬

百[illegible]不任消[illegible]自惜千金骨伏
[illegible]望[illegible]歲月流[illegible]短垣深短歌
[illegible]鈴空常記當年烈士吟

詠史

八朝高祖擁英雄[illegible]故爭帝
先禪讓虛名今只[illegible]陰謀益仁義空字欺人弄甲兵天下

區區幾千祀誰能端肯爲蒼生

壽毛德義

振落紛華別得天誦詩學道便超然黃花明月參三弄綠竹清風易一編本與聖賢相對偶却教塵土強拘攣他年看取騎鯨去擬曳長裾入紫煙

題楊之美尚書寄王運使守太原書後

憶昔氛塵暗兩京北門此日賴貞卿乾坤翻覆見忠節臣子危亡置死生一柱數年支大廈孤軍千里重長城尺書便是中丞傳讀者猶能感義聲

哭高監察

問學淵源算略長中樞近右轉臺郎繡衣春照金宮日白筆寒生玉殿霜亡國失身雖共苦無兒死客獨甚傷學翠陵徐河道駐馬西風淚幾行 先生諱𢧐字士表臺州人以才幹精敏被擢爲翰林院編事學術純正轉監察御史金亡入燕依于戚右宰相頗天曹語儒以律書作文法嚴其辛酸詩以哭之今頃天其徐河橋上修撰碑先生之以御[illegible]律之文也故及之

讀昭烈皇帝紀

誓將餘燼熾高光誰意區區負蜀亡三顧雄圖起諸葛一生遺恨逐劉璋吞吳絕援誠無策爲羽誅讐義不亡可惜後人私漢統周文孰與漢中王

南堂卽事

[illegible]深綻熙埃鬱蒸襟袖迥然開半軒流水移天去[illegible]椎風送雨來不記閑愁千萬種有時清唱兩三盃輕颸也自知人意浮入驚波却便回

大宛二馬 天廐所育詔賜張蔡公

二馬飄飄萬里來玉花蕭颯上金臺風生兩耳雲霄近電掣雙瞳日月開渥水虎文連殺氣大宛龍種絕氛埃將軍上欲成勳業看汝騰驤展驥才

落花

彩雲紅雨暗長門翡翠枝餘萬綠痕桃李東風蝴蝶夢闌山明月杜鵑魂玉欄煙冷空千樹金谷香銷謾一樽狼籍

滿庭君莫掃且留春色到黃昏

哭魏先生

[illegible]危正色幾[illegible]仁赤子共知歸大老[illegible]獨喜兒先賢[illegible]在國部鬼域潛生李郭船高[illegible]摧更謁壓衣[illegible]淚欲平天

挽劉善甫

邃思玉樹照清秋踏蹬群倫正黑頭方以子產升[illegible]業佐賢侯氣凌天宇虹千丈然入東風土一[illegible]神交與英契幾回中夜淚橫流

挽賈叔儀

原缺

把臂論交氣吐霓青天白日快襟期誰知夜半驚鸞去讖
便秋殘獨鶴悲慼大只燒希世寶惡風偏摘出林枝玉昆
新有池唐句夢斷空看墮淚詩

哭祁陽胃侯

萬卷嶙峋雲慘六經三千榭腳惜生靈地維斷絕翻河海天
柱頃摧傾日星相印不交麾左挨衮衣忽歛閉幽荷思門
知已將何報淚洗貞珉刻墓銘

哭蕭侯孟圭

譙都狠蝛政中傷毒手陰謀米托吭方喜明時兄麟鳳忽
驚平地碎圭璋人心甚海誰能測天道如弓不可量爲告

遺孤休飲血玉壺氷鑑有賢圭

挽劉房山

節鉞盧龍十令公紫髯如戟氣如虹半生笑殺春閨月一
夜歌殘玉樹風義嚴與刑存筆外遼金興廢列胸中飄零
竟向梁園死苦淚空隨卞水東

題李轉運碑後

宣政胥人僞擂紳先生道義獨能存恨身不入蘇黃黨此
足可登童蔡門頼有萬文見完節惜無佳語為招魂香龍
大筆神明護滄海遺珠在後是

次韻答王國範

心[illegible]入長途禪瀰風雲日便踈白璧猶投皆君此赤
[illegible]文誰與不能北闕紆青貫甘向南山守敗廬抱膝
長吟意蕭索平生喜有五車書

靜香亭二首

[illegible]風以綠滿庭槐門巷儼然絕點埃紅玉生煙塵不到滿歸
[illegible]日洞天開驚知好客飛飛䜛蛛爲新花去復來好着
生涯興限酒浩歌長醉亂霞堆
小山山盤映回廊別有一天深邃藏人物風流還似晉衣
冠偏能尚如唐四圍紅錦香屏歌滿地綠陰清晝長坐久
杳然忘世味瑤雲高與歡飛揚[illegible]

[illegible]

題涿郡昭烈皇帝廟

[illegible]三百折似高皇奎老猶能據一方冀下只知移漢鼎江
東不肯對曾郎千年生長村猶在三代君臣道未忘涿水
都爲未安淚子規啼血怨樓桑

衛南感

衛北傳聞卷甲趨衛南城[illegible]三年春[illegible]致雖當盡人
注乾坤便可輸漢割鴻溝遂樹幟亡江表益征吳女安
[illegible]敗[illegible]常車萬[illegible]六

雲巖道中

理隋長鋏路老埃蕭颯爽氣動靈臺霜榆落木三秋盡日
照扶桑半夜開袖裏還携泰山去筆頭又春東海來臨風
悵望有所懷會逢安期安在哉

金線泉

不着雲犀水自分輕金一縷見天根飛來寒電空留影流
盡看冰尚有痕亂劃波心還便縮醉探泉眼不能渾賞
化翁呼眞宰此理須當與細論

過臨淄

區宇沉雄海岱間漢家曾着此春關風煙老樹千年(?)金
璐斜陽一片山管仲霸圖餘小象晏嬰高義孤墳半生

失意仍漂泊嘆舊懷賢益厚顏

竹溪

竹溪無竹背陰崖澗石參差淸老苔六逸于今竟何往四
賢不復更誰來英遊重覓懷英畫天末空思太白才爲向
君民間遺跡路南祗有看山臺 泰安丈甫有羊祜臺後石今竟世傑留賢刻

哀李文甫

亂來嗟嘆子矜風英俊無聊坐死窮數冊遺書塵鎖篋一
間空屋淚寒燈最怜短折拋孀婦忍見呱呱哭稚童收拾
同門二三子挽與權厝草岡東 文甫深州淸苑人其父皆承進士高麗官金亡以
孤童歸鄕里挨投句蕭安於貧窶年三十一感疾卒嘗與之游故賦是詩以哀之

哭亡友孟振文

簪笏從龔出鼎腴泥塗誰使擲璵璠負骸千里還墟墓泣
血三年殯澀廬關鼓朱衣畏金石豈期白粥亦難重羈孤
撫亂魏嫦婦淚浸床頭幾冊書 振文嘗天寧節度使判官孫故須城令某之子將官某切切三十年後從於河南登封未得立之嫉孀夫兆先塋而喪其葬夫達終而 [illegible]

曉渡漳河

旌旗斷續出林巒部曲喧嘩過石灘殘月沒時愁地險宿
雲收處覺天寬自知不武還爲將漫使閑身也屬官落盡
黃榆秋色老楚山青曉石稜寒

晉獨山谷

秋風颯颯建牙旗月落參橫馬不嘶區脫定時林影黑邊
兵行處草聲低豺狼蹤跡終宵遁烏鵲驚飛到曉啼中夜
殼迴還自惜欸壺歌罷意淒迷

德安道中聞大軍渡江

萬騎春江勢欲乾江神一夜倒狂瀾縱橫奇計山河壯霹
靂先聲草木寒下令惟思今始見存心不殺古猶難天將
海宇都平蕩休道東南有謝安

公夫人毛氏挽章

雅客二十四城春叶贊元戎作虎臣家法自傳 土令尹承

後見謝夫人種香忽去花辭樹秋月俄空鏡掩塵最苦
一年門下客不能執紼在江濱

孟少保後園四題

芙蓉

池館無人花正愁仙家城郭楚江頭一簾斜日錦雲路萬
里西風紅露秋深院周圍情脉脉小山側畔思悠悠感應
來歲蓬蒿底埋沒兵塵取次休

木犀

湖上山前綠玉房靈犀幾點透心香應和露花間結金
粟嫁風葉底藏香莫生情動騷客沒勤通信與太娘短樓

翠袖偏能惜數了還看意緒長

山茶

巧語嬌歡斜綠葉稀梅邊竹底弄嬌姿小山曲檻偏宜看飛
蝶狂蜂總不知奈樹愁雖拋翡翠淺深愁絕冷臙脂內家
最愛當留得生色屏風有數枝

瑞香

羽葆當雖細花甲取陽山茶兩三叢氤氳氣數
百年來家雖云瑞雪翠翹稍插輕儂主人
一去無消息庭戶蕭疎落晚鴉

題汝陽王大師彥章廟

不許乾坤屬李唐孤軍直與決存亡大梁僅得延三日定
馬猶能敵五王誰意人間有湯道幸因身後遇歐陽千年
豹死留皮在破冢風雲繞鐵槍

晚登徐州黃樓

人物河山自古雄郡人猶說大蘇公黃樓去後風波惡赤
壁歸來文字工戲馬尚能存壯觀沐猴且莫笑重瞳我來
憑一景憶今昔攜酒超超駐晚風

題留城留侯廟

龍蛇繞鳳出秦埃隆準相逢帝業開三世相韓勞劒起一
言平楚收功回掃除亂略存周室智取英雄管樂才雄浩

張宿是何者敢將騏驥比駑駘

宿州夜雨

飛電穿簷滿室光却從陡黑見昏黃雷霆半夜翻龍窟風
雨終宵撼客床塞上詩懷尤寂寞天涯壯氣獨昂藏星塵
何日平康了兩國長令似一王

霞南樓

危樓雄壓楚氛收縵帶輕飛日線游赤羽萬夫開虎幕黃
流一曲枕鰲頭天高樹老關河暮水落雲黏澤國秋此地
誰教限南北蒼茫極目使人愁

以三弟席將別憶二弟彝

庭木葉下湘潭鄉思離愁兩不堪二弟分襟何河朔一身持節使江南斷鴻嘹唳催秋別踈雨零零梗夜談莫爲他邦重僕憶要將忠義壓煙嵐

汶洲夜泊

一夜駐泊便淹旬洲渚人家鴈鶩村蒲地月明疑白晝平帆煙影易黃昏天連平楚無邊闊河入長淮徹底渾爽甫詒人憑寄語莫教石勒上東門

九月晦貽南為何侍制詩

雲國回春事亦難每將和議動龍顏不辭漠北三千里莫見淮南第一山絕謂豚魚知信使誰言虎豹守天關先生

此舉真豪傑會見垂適二帝間

奉和詳議咏蠟梅之什

蠟顆含春色更嬌物窮宜著點枯條日融蜂翅黃將破霜壓檀心紫欲消鮮便最憐和竹把野人不惜並薪燒何當走馬燕南道管領東風玉燭調

月丹

小艇移來江岸橋盤盤婑婑格仍齊[illegible]紅玉香霧鬟春夢粹紛一種走花偏富貴三冬無物比妖嬈廣寒記憶曾攀折滿眼光搖照紫霄 王承宣鼓月丹一本云山茶大者四月開又大者曰照殿紅故爲題以

館中書懷

一夜風濤洶客床覺來無處問行藏頭皮新起鄒鄒雪鬢脚潛生短短霜李頎包藏情已露王驩朝莫意難量重成却被庸人訝絕和梅也不香

劉房山方鏡二首

銅光寒苦欲動搖斬然圭角背磨翹四邊蝕却月猶在一段裁成氷不消挂向霜臺空[illegible]蓬飛看證蕭蕭好將物鑑爲人鑑圓行[illegible]端拳無塵電影飄先生心印[illegible]永池落手洞庭小玉井流天太華高物外珠逆何足數世間妍醜莫能逃開奩

一照還驚鳥掩疑有蒼虬噴雪濤

伴使秦文舉欲入維揚故賦詩以見意

東風吹落瓊花雨[illegible]浮煙夜久有雲間獨鶴春歸無語怨啼鵑天沉海底沉金鏡日隱城頭頓玉鞭十丈綵綸萬年井文園濞濞竟誰憐

芍藥 以王承宣送芍藥數本

夜來風雨洗殘春芍藥還開春又新入座忽驚爲持酒客舉盃先酌送花人煙輕雪勝丰容貫露重霞段香婀娜身鐵石肝腸終銷鑠都將軟語說風神

瓊花

淮南江北春三月天上人間玉一株有地歎[illegible]不得見
花方落落遥無米[illegible]聞說
隋家自古國莫將詩句重相[illegible]

館中書懷

星麾留滯楚江邊[illegible]落尊空又一年元亮政如游[illegible]
頭時復見青天拘同妻里雖重易[illegible]堪[illegible]草玄閒說
長歌猶慟哭慰愁賴得有詩篇

晚步

花落深庭晚風雨苔生綠上[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江雲
不定生愁思白髮為[illegible]散遠空

為劉詳議壽

鶴髮垂肩靈滿鬢故鄉耆德更誰如風流杜牧心尤壯湖
海元龍氣不除白酒芙蓉秋爛熳青山桑梓日蕭疎去年
淮上今江上安穩攜觴向弊廬

曉起

眉龍心事瑣[illegible]臥誦離騷嘆我[illegible]回傷往事斷
鴻何處看孤蹤鴈唳楊子江心月風迎金山寺[illegible]起
小童添半背且來曉露[illegible]

湯計議生朝

一夜北天[illegible]早霜江風吹浪到中堂兩朝和氣回春色百
[illegible]生靈入壽觴頗[illegible]能知肺腑[illegible]盃時復[illegible]
大老多丹[illegible]今日[illegible]十郎 湯時年四十七八一子[illegible]一知[illegible]二[illegible]

生朝[illegible]

金[illegible]丹[illegible]花[illegible]山風生香案空遙拜月
[illegible]尚未[illegible]心[illegible]三冬
又[illegible]三[illegible]

先大夫忌日

[illegible]年[illegible]
[illegible]中郎得見生存[illegible]
[illegible]遙知今夜住兒女哭斷[illegible]門

為劉郎中壽

[illegible]羽同舟共陸沉[illegible]江館[illegible]危[illegible]識斷金[illegible]
[illegible]柱心來[illegible]今昔[illegible]門山下短長吟幾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江氣冷侵人一庭芳草留連客兩
樹天桃斷送春[illegible]外流[illegible]語巧深閒族燕又巢新東城
[illegible]伴西湖[illegible]食中閒入夢頻

望金陵

雲際參差是石頭天浮斜日雁橫秋誰將故國千年恨付長江萬古流破屋殘城未埋骨焦頭爛額盡封侯不逢四海爲家日獨立蒼茫漫起愁

贈都事荀正甫

接屋連墻受學初斷斷頭角氣凌虛將雞便敢刺雙虎回首還看總一豬未齧子卿氈上雪且傳黃霸獄中書天教三士從重耳返國尊王儘有餘

甲子秋懷

紅館無家久似家西風院落老天涯黃纏薯蕷猶多葉綠擁芙蓉尚未花鈌幕陸塵歸晚燕蒼池生草塞秋蛙枯腸欲斷誰濡沫擊柝聲中夜煮茶

秋晚後園獨步

孤館年深草自荒愁來無語立斜陽裂冠毀冕霜雞紫接屋連墻露菊黃仰視飛鴻腸欲斷佇聞靈鵲恨尤長中原萬里家何在江氣霏霏水潑裳

壽劉評議

坐數年華更覺頻今年猶在大江濱卻恭但惜侯嬴老反晉全憑舅犯親把酒相看如夢寐園者正息羨精神丹心不誤蒼生命累幷從渠白髮新

晚步

消夾紗影海黃昏步出空齋自掩門霜落池萍清見底風凋庭樹靜歸根天高鴈去人千里江闊烏驚月一痕兩國音塵俱斷絕幾年懷抱與誰論

丙辰新館重九

幾度重陽雜溷蛙舟中一夜總依家半因半客儀真館不死不生楊子僑巖桂渾疑是楓葉牡丹誰使作黃花強將瓊露澆斜日萬里西風萬里霞是日作殘是木犀牡丹菊一本注

丁卯春日夜飲見月

新年新月照愁人白髮新添愁更新擬着長鞭遊海外豈期林卿坐江濱醉殘蠟炬前冬酒開盡梅花今夜春自占行藏有大命不須兒女淚霑巾

雨中飲臘封瓊露

簷溜琅琅憂王絕陰氛黯黲醒然蒸江湖不見鵝鴉鴈風雨偏驚墮網鷹天道不來愁似海人生安得酒如澠臘封頗有瓊花在痛飲從渠變谷陵

修易外傳太極演

暮四朝三等賦狙斗升澤得活枯魚深庭寂寂都忘世長日沉沉且著書根本還將太極演規模直向先天初與來徑着江濡筆事去從渠雪滿梳

贈馬德璘

持御寧知墮甑空政當竭力劫公忠憂毛髮白爲元黑頭
角尤高馬自童日月麗天常轉北江河宗海必朝東下惟
讜誦朝還夕王頒金葦道不窮

贈魏斌

我鮮屠龍誰第一君能射虎說無雙乾坤磊落心何愧歲
月蹉跎義不降白刃斬祛雖舊館黑風吹血破寒江競將
康鈍歎神鼎正類孤忠力與扛

戊辰新省守兪賤正月書狀

生上春回北斗遠梅花前六人同出今三歲一
夕相看是十年行入王門持漢節郡朝金闕見吾天不須

更作楚囚泣歸爲東風快着鞭

勉孔進學

萬卷撑腸是丈夫豈宜尨王作春愚學書便得吾家法闕
卷穎爲君子儒十載甘心作蘇武九齡誰意得童烏天將
男子屠龍技着力須探頷下珠

己巳三月二十六日二首

春來渾不見花枝春去蕭條總不知有酒四時難有興無
情三月竟無詩歸鴻恨別排雲遠饑燕嫌孤入戶遲江渴
風高還欲斷魚龍死轉亦堪悲
夢遊故國人仍獨春到空梁燕自雙雲淡星疏柢見斗浪

三載江天闊江五更鼓角斷孤枕千里關河入破窓落盡
光陰春又老依然[illegible]金杠

庚午夏至夜雨

至日元陽霖甲子中霄陰氣一何豪龍蛇起陸乾坤黑風
雨翻江鼓角高病骨濕侵寒似水究腸恨入毒於刀幾回
坐起推床語白地南來坐鐵牢

寄正甫書狀

歲晩途窮漢節遇秋高江闊尉佗驕銀瀆碣廣五更月喪
岸鯨吹半夜潮世路從來多梗塞雲天無日不風飇危
途要有襟懷豁須將斗酒澆（杜少陵王宰山水圖歌有赤岸水與銀河通赤岸在[illegible]步山東南海濱皇天蕩海晴入江關數六七百里全陵之至陵也直廣西南故有銀瀆赤岸之句）

寄正甫書狀

江城兀坐聽秋聲萎殺西風鴈背輕一紙乃能同患難
孟卿復慰生平新書總付徐無黨半生誰添于京昨夜
大行還入夢倚天青碧大河横（[illegible]）
（白家之）

鄭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三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四

律詩

升賢村二首

橐栗荒山腳懸崖石作墻共言長樂老比是讀書莊五季
乾坤黑三綱道義亡誰云不直死更讀問歐陽
兩嶺青林夾孤山黑石圍雲蹤兩邊風約斷虹飛爲首
奸雄叟難逃筆削識荒村好終老白首竟忘歸

張燕公讀書臺

石屋煙含龍界懸崖隱斷碑峰巒大手筆突兀小須彌天入
無邊闊山臨欲盡危祇應來釣日憶得讀書時

寓感二首

天運不可測人心空自疑茅廬與耕釣遭遇亦其時火鼠
能爲布氷蠶自吐絲區區路傍馬笑殺抱關兒
前途如闇室長夜老乾坤怪宇書余裂紛雲蔽月作懸
心舊展落落志仍存反側不成寐西風葉打門

過文人故居

不見青雲士唯餘數畝宮斷墻藜藿滿破屋子孫貧肝膽
交游在文章事業空舊時同坐榻闃臥夕陽中

送王國範北上

一別恒陽下雲霄想羽儀恥爲州郡屈直結帝王知帝片
不我與河山空自奇黃臺愧先達感慨入新詩

送宋和甫從軍

北陸開新運手依日月光一時乘變化萬里快騰驤碧海
轉鯨背青雲列鴈行春風吹錦浪好去看三湘

下泰山題貞君觀壁

黃峴超迴馬州人說棒觴忽驚天上夢猶帶日邊光絕頂
秦碑裂陰崖漢栢香行重回首贈仲意難忘

開平新宮五十韻

日月旋天蓋星辰合斗樞光騰掌內鐵氣繞澤中蒲金甫
孟重賜弓刀壽一呼貞人翔灊上天馬出余吾尺璽初開

閟春雄競走超無勞爲更羣乘勝即長驅蹴踏千年雪騫
騰萬里駒長城衝忽斷弱水飲先枯肅殺威靈盛驅除運
會俱華夷塵須洞天地血模糊地盡諸蕃外兵窮兩海隅
九州皆瓦礫萬國一榛蕪誰與重休息徒爲妄駭呼治平
須化日殺伐豈良圖聖子曾當璧神孫會撫符鐵山深蘊
玉瀚海特生珠曆數終當在謳歌信不誣欲成仁義俗先
定帝王都殺甸臨中國河山擁奧區燕雲雄地勢遼碣壯
天衢峽嶺蟠沙磧重門限拒狐侵淫冠帶近參錯土風殊
翠擁和龍柳黃飛盛樂榆岐山鳴鸑鷟豳野牧騶虞風入
松杉勁霜涵水草腴穹廬罷遷徙區脫省勤劬階土遵堯

典畢宮陽禹謨既能避風雨何用飾金朱棟宇雄新造城
隍黽力扶建銳增壯觀定鼎見規摸五讓登皇極群生賜
大酺游閣卻走馬郎咸孤酌東甸前代亏旌聘老儒
殊弘固一氣徼倖絕多途雷雨施罷澤乾坤洗舊汙宜為
提赤子淺使出洪爐遠撤收痍痛迷羅暗輪江壖遺郎
岳石渠巳渝刀類殘骨痛卻今逢有道見
使華契躍還司空釋俾得孑孤入荒昔壽域六合極
歟自要休垂泣蒼生獲再蘇只知期用夏更擬論平吳
知天透仁君雪國恥終能到周漢亦足致唐虞至
得知已逢時合論兵通信誓奉詔散御溺頻心田

遂將肝紙對行行重回首瑞氣滿閶闔

不寐

夜久不成寐蒼茫自討詩答懷求適喜子
垂臉隙燈花落硯池秖應有行色失語問何時

春夜

春雨江湖夜東風花柳寒舉頭不見日何處是長安歲月
纏星御乾坤逆血盤控拳排難古來難

儀真館中書一百韻

五載淹江館三年錯雨洪氣過微嘶枯腸果弃
盎煎火紅爐鐵鍊銅餅餘加誕罷坎窞翻張宣

著命當鼻煙從燎炬溝汗盡明聚喧塞難通乜推
顙懶揭裳沾濡黏裝疑鼻瑩上至床甃擁輪困肉瓶發慶
沸湯喧陽氣尤僵叫吼怒如狂曉蓐蝶生柱晴霾土抹牆
片雲遮日海晚雨灑晴忙受氣凝青血長虫迸赤芒槁天
高破碎乾月死昏黃龕鏑潭無寶妥焦似有霜燕呀棲不
堂鳥黏墮難翔雷殷蠅蚊塔沙生閩蜮槍飛空自熾戰
蟻競深藏蟄推腰脊低垂瞬目眶本來親化日誰使遇
炎陽風土閩南國江山異朔方豈期惟酷烈無處別炎涼
故國包余吾家壓太行高寒雄地勢瀟洒靜雲莊六月
衣冠冷千年草木香長松湖海絕壁隱飛堂卻到燕山

北行歌易水傍鴈夏木嶋雨暑輝光重徵
車道路長沙陀帝里雲谷拜天的嵥星衢凍嚴凝日
隱光番氷塞六合入遲霧半世無蒸于今重禍
標樞堆蚤風尉腹沸蜩蛣豈塗摩還今肝
雖未已毒手益難量夾柵仍硯重圍限門
闘擊拚闘魚御籍通蹕鍾寮枝梧背吻荒
姐食非強氣數俱臻極天人益反常早安綿歲月禍
害旨重婚非長策佳兵甚不祥揶揄肆嚴阻郿外極
信誓猶然在明徵詔夫令心盟自口如簧
憑仍積吁嗟氣不揚人竟何傷又已

貴知微賞愧徨違時當際會援溺上憐襄自幹懸難[illegible]
人肆否臧恧心煨肺腹長[illegible]炮焰欲掘陰山鼠翻恩雲
害羊猿危從褰剝挺鄭不低昂伊昔當崇慶金源復[illegible]
白虹纏帝座紫電激天狼傳說騎箕尾王良策駟房一龍
[illegible]霹靂萬馬快騰驤壓塊無完國飛鋒舉斷吭纔聞過燕
趙又已出河湟此際通知好[illegible]時王[illegible]沃薪大
似堰流[illegible]狼藉三峯數顛連五國亡[illegible]徐徽節到
餘杭海上盟空闊城南事渺茫劍關開要害淮海失城隍
萬縣餘骸骨乾坤一瘡痏百年血肉運萬里[illegible]場遂將
徵功賞兵人[illegible]積樓居然忘厄會但請復優[illegible]尻慙宰痛

激餘[illegible]夏請營肌膏且銷鑠節鉞漫[illegible]破金彈生亂方
睢執稈秋[illegible]無沒洲渚潰潦漫陂塘莽蒼人何在陰森鬼
正張厲兵秋滾滾魚[illegible]迢迢豈忍仍搥石無爲更[illegible]湯
攙槍闢三紀絲[illegible]千歲已亂仁明出中興祚亂[illegible]殘
須必世奕葉始呈芳泰府鳳[illegible]曾周家金玉相河山[illegible]敉
氣雲漢煥文章滑邸人皆仰春宮德益彰厥兵符太母歸
馬勸先皇禮樂尊周孔聲名慕漢唐恢弘張治具奕爪振
乾綱駿發渝乎急鋪敦大命將奉書紀局脊馳驛致彷徨
加額人皆賀摩肩教所望只今金父子無復痛孤孀延入
拘營壘周羅匝廡廊只將人桎梏不用鐵[illegible]鐺[illegible]節[illegible]

手叙涎汨土[illegible]焚身無取齒避[illegible]豈畢陽炎赫惟加熾風
灘不許涼秖慙化灰盡何處薦珪璋天問終無語冥搜未
易詳艱屯果誰致壞亂實難匡有賦誇鸚鵡無媒獻驌驦
何當快風雨吹去臥滄浪

二月二十三日猶在儀賓館三首

向晚日華[illegible]然[illegible]夜雷龍蛇開蟄[illegible]桃李動春[illegible]逐
催花雨心同潑火灰何由後龍動百感生中來
一年淹使節二月驟春雷殷入江心黑雲銜雨腳灰壯心
還激烈滿氣忽[illegible]開明日誰聊賴驚猜故惱來
二月還如夏炎[illegible]侵骨冷飛電透心明海氣

雲侵晨江聲拍枕平從今休禁火一雨萬家生（是月初二日伏二十日丑刻大午刻復大一月凡三大獨[illegible]合[illegible]及[illegible]臺州[illegible]在故有是句）

月夜感懷

去國昔星歲無家阻萬金江山沉苦思花月動哀吟變故
空長策蹉跎惜此心過憐燈火罷兒女夜愁深

江暑

地軸風濤浸吳門江海流四時長似夏一雨便成秋煙潤
青紗幕香凝白氈裘飛山猶避暑今日向江頭

壽何待制

歲月開丹竈乾坤坐白頭幾迴看北斗何日見西周盤谷

蘭花老天壇桂葉稠會當逃世網共與赤松遊

雨中感懷

合館年年老江邊日日陰雨聲便熱暖花氣動幽吟樹[illegible]鶯愁濕庭荒雀畏深聊風吹鼓角怒愧弭兵心

薄莫二首

薄莫秋𡨥合江聲䨱霰來無聊空徙倚失志重排徊細雨金桃落疎煙玉鳳閑私看如夢寐觸物總傷懷

棘栅今年改庭門展半陰草依斜徑短苔入後墻深歲遠人空老時危事益沉頻頻問烏鵲何日有佳音

曉起

傍枕衾裯薄還家夢亦難月華從夜白江氣先秋寒心苦天爲碎辭將海欲乾起來看北斗何日見長安

聖節

六年瞻北闕八月拜西風氷雪天王聖河山帝業雄但令廷鉀在焉用酒樽空屬國歸何晚浮江有阿童

壽劉詳議

甲子數盈亥神強志不衰共知憐絳老誰與問鍾儀萍[illegible]三朝舊乾坤兩鬢絲得年萬事足爛醉復何辭

江雲

江雲似江水渺渺復𨻶𨻶掩靄無窮態紆餘不[illegible]

斷行鳫望殺未歸人何日星軺路過高更慘親

新館感春四首

東風吹散楊水氣撲簾簷月寫星河漕江城鼓角嚴年深秋不醒春至恨猶添爲問秦通守何頻說錦簾

行李金昏節腰圍玉縛鞓居然隔天日不許出門庭歲月使霜鬢乾坤與六經誰邊覓春色墻上草還青

竹立無人語巡簷思慘然夜江寒浸月春樹暝生煙計拙仍詩節憂多擬問天難爲繞指鐵寧折志彌堅

憶昔清明際含醉裏身吟魂半牀月花影一簾春豈意傷心別空勞入夢頻漫聞烏與鵲增[illegible]妙嗔

丁卯夏六月大雨震雷

雨連江表黑雷入海東紅川瀆翻冥漲乾坤破猛風忽聞金碧界幻出水晶宮我欲乘時去長歌向此中

八月九日甲子夜雨

久旱雨亦好逃霖甲子秋陰森當月黑黯黲作天愁北海添疑落西風浩不收凜然寒入骨鄉思滿床頭

九月五日念母

愚子甚愚母執應憂更多尚無歸國日其柰倚門何江漢悲温嶠詩書愧孟軻今朝誰獻壽可庭戶可張羅

戊辰寒食

今歲明寒食梨花月正圓客愁催我老春色向人偏強飲
稽留酒難辭籤送遲杜鵑休浪語歸去更何年

贈魏斌

熊虎無堅對風雲滿義旗舞將孤劍說但惜三毛侵貫日
臨危節嶮天討賊心中原有期運莫畏歲華深

傳易有感

故國河山表中原斗極邊稽留深失計遷返竟何年風雨
纏孤劍塵埃安斷編漫彩西伯易誰好子雲玄

壽正甫書壯往歲正甫壽予以詩今歲復用其韻
以壽之

繾綣心尤壯崔嵬志不遷雖云兒亡寄猶有片天圓吾道
艱危久君才賦予偏抗秦完白璧禦寇送青氈遂使千旋
在終當斗印懸物篤非不近期逝未爲憂在我都無愧從
渠遂弗悛風雲纏怒虎霹靂隕寒蟬莫王千燒冷渾金百
折堅十年仍噬雪一念久通天莫信狂能直誰言與則全
會將乖領決還把怒髯編得失兩端了安危一著先冥區
初罔象陸海本忘筌日月圓機轉乾坤大器埏屈伸成變
化來往共田旋困極難移石潛深可脫淵九原驚奮迅八
表會飛騫蘇武終歸漢田疇不負燕河山生喜色戲綵舊
堂前

新館夜聞杜鵑二首

啼落深江月催殘故國春不堪多恨鳥啼未歸人血盡
腸應斷哀餘聲更頻關心尤入耳一枕夜愁新
久客難勝感那聞泣血禽乾坤心緒苦歲月鬢毛深亡國
元多恨從春漫好音館人將舊樹何處沒青林

壬申二月四日二首

疏雨滋春草江煙濕落梅病多剛斷酒席合亦持盃氣數
宜難測乾坤蓍不迴還看仍燭燼來月著寒灰
戍鼓晚來急春潮夜有聲燭花侵坐落梅影上窗橫小酌
歡尤洽孤吟興更清愁懷星散後一枕故山情

病中即事

久客難堪病衰顏倍覺秋空杯仍自舉短髮復何求內度
支金大運年紀斗牛道窮還遇此安得見西周

十二月十七日大風雪

海立陰風黑氷床報雪威紛披平地盡撩亂半天飛㶚陵
楊花亂豫前穀穗肥還聞八千騎飽肉飲江歸俗謂氷頭高水麥有則有人雪又謂豐前氷柱為穗穫夏大則豐年之祥也

癸酉閏六月十三日夜病中聞笛二首

深夜凉風發迢迢送笛聲只愁江月破不放野雲行愁曲
入多感離腸悵易生病中推坐起傾側若爲情

幽續誰家笛嗚嗚入耳偏燕山記時借江館是何年餘響
星河外驪鞚月露迢那堪更三弄老淚已如泉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四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五

七言絶句

滿城道中二首

溪水隨城陡屈伸夕陽亂閃碧金鱗沙堤帶草烏啼健山
色逼人詩句新

十二西郎縹緲中額行壁立插晴空款揣天地諸山去不
逐秦鞭過海東

抱陽寺

屏額蒼玉抱幽村突兀雙龍宿宅尊回首萬山東盡處冷
煙平遠半乾坤

郎山

晚風吹散樹頭雲斜日燒開水外村十二西郎來馬上翠
鋒蒼戟倚天門

九日郭外二首

溪上蒼煙一逕開誰家日夕掃黄回片帆不舉波間過無
限好山波底來

萋萋宿草暗荒丘落日徘徊上上頭一曲悲歌天地窄惟
人獨鳥入長楸

讀張良傳

顛嬴滅項復韓雠便與赤松方外游丞相封何功第一自

頭不免漢家囚

讀則天紀

則天末了亞甞后武惠纔兇策太真誰使唐家多女禍晉陽宮裏舊宮人

讀唐文粹

[illegible]至擬粲珠光一代雄文照李唐底事平淮碑一首文公不載載文昌

醉後二首

何須黑白太分明不必區區話獨醒四海蒼生皆醉飽我將尚錫學劉伶

誰將元氣釀春風醱潑愁人磊磈胷只是忘憂不忘國徑當一飲竭千鍾

張侯宅新竹四首

斫盡凡材直幹生脫綳直欲與雲平珊珊戛戛風來去常有湘江夜雨聲

孤根北地久難生全仗扶持長育成敢借他年數稍力掃除氛祲見澄清

踈陰香香色露衣恰似瀘溪月下時可恨一枝高更秀猜人偏被惡風吹

四座清陰上綺羅交青雜翠嫩煙和鬧花閑草還相映思覺森森逸氣多

讀晉武紀

怡下曹王受禪臺賊臣女寵競交回夕陽臺上一杯酒又與五胡諸夏來

即事

一簇花枝鬧酒卮兩家佳婦與佳兒平生未意元多感更見男婚女嫁時

獨酌

歌罷長歌酒自傾休嗟屈子愛劉伶如今識破人間事獨醉從來勝獨醒

蠶

作繭纔成便弃捐可憐辛苦爲誰寒不如蛛腹長絲滿連結朱簷與畫欄

西園姚黃

四圍國色鬧新粧一本當中淡淡黃三十六宮簾盡捲沉香亭下看明皇

題明皇私語圖

一旦妖姬屬亂兵當時私語竟何成秖應蜀道家聲日悔不終宵問賈生

題芙蓉盆

戊申秋道士李師於中山治所後堂故基得東
坡先生雪堂圖書青玉潤璽篆法錯截四面各
五分方併無紐蓋先生帥定武時所遺也九月
五日觀于萊峯盆雪浪碑下因書一絶以寓感
云

郡金璽到雪堂中朝無復漢文章不須更論青苗方丈
八盆邊醉一場

羽扇

天山雪鶻落霜翎更比氷紈分外輕五丈原頭兵十萬縱
横奇計指麾成

大風

土囊都不辨雄雌直把乾坤怒一吹我欲乘時起鵬運北
溟飛去到天池

三臺懷古二首

衰草遺臺尚幾層荒凉無復艷歌聲西陵儘有千年皐貴
土血衛漳洗不清

涕泣呀嚶後事多高臺空著總帷歌一時真偽雖難辨爭
柰天長地久何

蘇門八詠

百泉

碧玉山前玉鏡明亂山倒影蘸龍鱗蹴翻貝闕光寒亂萬
斛明珠儘一傾

湧金

雲容天影與山光一片飛來漫夕陽萬古婆娑全世界海
神挪向水中央

梅溪

竹外青山竹裏泉嫩寒風力妥輕煙雖將景與詩人會正
是梅花欲雪天

卓水

竹輔低旋見共山一水環流萬竹間飢鳳不來空閒[illegible]晚
風吹碎碧琅玕

嘯臺

肉薄群狐尾血腥一天自作鳳凰鳴閒風吹斷無消息
樹遺臺萬古情

仙人迹

八表遨遊入太清世塵千萬盡縱横翛然物外誰曾見無
跡無蹤是善行

安樂窩

不見先生二百年老雲石室鎖荒寒當時一理元無閒何
事都將四段看

月臺

飛仙挾月下崑丘擲向山頭更不收却被巨靈偷挂起太
行山色照神州

陳橋門

一片黃袍着帝躬六軍謀逆爾何功太平三百年基業都
在當時涕泣中

龍德故宮懷古一十三首

當性韓王智數多不從太祖據山河黃流豈是天為塹青
屋難知是帝蘿

國是當時總是非強將商鞅作眞經不知眞言天下寶遂然是不

見雷轟韓常墓碑

秦元姦計假荊公紹述雖同事豈同不向嶺南消禍本更
從海上立奇功

昔經蘇文碑盡磨中原不復見東坡牛童馬走能傳誦若
比燒時數更多

學家伊川不著書更將偽學重相誣至今江左傳伊洛依
舊堂堂一大儒

錮黨紛紛快老姦敗盟更欸後燕山當時若使無夷禍不
在權臣卽宦官

人間未省有金國地底唯知李鐵樓忽見城頭鴝鵒舞齊
花聲斷不勝愁

萬歲山來窮九州汴堤猶有萬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國亡
宋誰知是石頭

復國誅讎事豈難背城借一據河山汴梁更不回頭望直
送汪黃到浙間

少康一旅便南奔畀付英雄國可存宗澤云亡李綱罷衣
冠不復到中原

都許邦昌為紀信渾將秦檜作程嬰廿年心江左為東晉長
使英雄氣不平

金人不敢駐幽燕劉豫猶今帝八年若守汴梁和且戰關

河一半尚能全

建炎新詔起江東冤血青城尚殷重闈趙兩王還有後天
教太祖繼高宗

帥府雄開不即眞宋州躍馬趣南門只將京國為根本百
戰能令社稷存

宮人斜

椒壁摧頹隱野蒿妖狐篝火噪空壕美人一夜為黃土郿
國夫人甲第高

宿邯鄲

青蔬白飯力加餐且慰行人行路難莫向夢中還說夢世

陛何處不邯鄲

射鴈

驚鴻數點亂長空金鏃高穿碧雄部曲喜看猶處冷
雲一字落秋風

味眞庵

世間有味非眞味味到無時却是眞一食萬錢難下箸簞
瓢陋巷是何人

感興

不得意事十八九可與言人兩二三無癒無愁一尊酒短
屛高枕日東南

帥正堂

秋渚芙蓉淺淺香新寒爽氣新涼晚風吹盡淺南雨一
片金掛夕陽

曉渡沙河

馬疲潺潺石子灘山頭曉月爛銀盤一天清興重回首霜
露滿鞍風水寒

長廬舟中遇風四首

海風栗栗刮鯨涎吹裂西南一半天瞑色忽關潮激浪
花和月上船舷

鏗鏗急雨射狂瀾兩岸陰風章寒雲脚平天抱海氣

虹忽落着飛湍

杯盤楚楚下中流風順帆輕暮靄收忽憶黃河歡日翠
消涼月轉船頭

斥誰知草木蒼茫連平野孤村漁人遙指碧雲際碣
石東邊是海門

消涼者二首

一尺新魴緑柳穿漁人饋我不論錢斫開細雪銀膏旋
萵菰養晚煙

短短蘆芽小小蒲臨流舉網得嘉魚船頭撥剌猶然活試
問前村有酒無

曹南道中憩關羽祠事二首

傳聞哨馬下江陵青草湖南已受兵關羽祠前重回首荆
州底事到今爭

白汗翻瓶馬不前緑陰還得解鞍眠塵容突兀祇何事六
月長途又一年

寓目

錯莫坤靈慘不春搶攘戈戟鬧風塵可憐萬里中原土
陡荆榛愁殺人

秋夕

心事悠悠逐去鴻夢魂湫湫入西風無邊木葉

得秋來消息中

宿黄坡縣南

茅屋斜斜竹遶荒稻畦殘水入方塘營屯未定斜陽下驛
騎秋煙不著行
稍穰今年分外成家家準備樂昇平誰知未穫遷拋却天
着豐年待北兵

賢王渡江

魚入王舟勁旱華水天一片紫金霞渡江千古誰能得恰
到中原第四家

渡江中流則栖宣撫

策馬南來便渡江臨流舉酒望賢王舟中頗有豪師德無
浪無風到滸黄

幽蘭軒

手殺宮奴志自強孤軍百折竟天亡君臣義盡平日死絶
勝迎降軹道傍

太白入斗

闘觜長庚是使星近來偏向斗牛明天官太史無多語玉
帛交馳不用兵

宿寶應縣 故射陽也

無風無浪片帆輕總道昇平在此行却向淮南望淮北衛
浙聲東斷煙橫

勝游

好處相逢是勝游兩年霜後到江頭盃盤狼籍西風老橙
橘香中過一秋

邵伯驛

蛟人許向水晶宮却著金刀截玉筒齒頰氷漿流不盡漫
將吟詠雪玲瓏

霜後芙蓉

憔悴江頭秋牡丹南人棄擲北人看明妃出塞胭脂冷霜
滿手香淚滿鞍

燭花

江城凉夜作輕寒金粟堆盤蠟炬殘應是燈花憐久客故
随人意報平安

聞歸鳥

來時隨鴈向南來鴈北回時人未回至竟行藏豈由已且
添溫水浴踈梅

正月三日見月

小雪初晴卯色天盧庭括叟動江煙忽聞歸鴈[illegible]滿回首新
月梅梢又一年

送江梅還伴使

生扁泼塵寶掩門客懷牢落阻江濱春來不見花消息去
看殘梅送主人

凌晨

凌晨聽鵲甚聽鶴夢裏關河枕上家應是皇州春色滿腊
殘昨夜元開花

感域

葉□□□改館來芙蓉開罷海棠開深閒笑殺新來燕去
望來尚未回

佛頂樓

玉人解作軟金盃側盡金犀氣未回滿酌瓊酪歌水調碧

雲高與一天來

儀真館後園栽葵

開栽我葵夏景深半墻紅錦卧堂陰雨荒苔老無人跡傾
盡區區向日心

楊子

楊子江邊不見江江聲隨雨入寒窓憑誰載酒尋蘇二赤
壁磯頭白鳥雙

館中春晚

春去春來總不知楊花誰使入簾帷偶然得句還□□却
是今宵夢裏詩

花落深庭日正長蜂何擾亂燕何忙匪床不下凝塵滿消
盡華光一炷香

八月十六日曉起見月

冷雲收盡月當西過却秋宵已失期何事天公太相妬只
教人看不圓時

聞鴈

閒處關心總可傷五年束手坐空堂江深月黑風雨急一
鴈飛鳴有底忙

撒攪

半青來手味難評宜著山僧點爆茶若是党家金帳底只

將金椀送流霞

江靜

江靜天光不奈關梅華開却月丹爽擬將十柄占星歲臘
隙簷頭細細香

梅

欲吐檀心却倒垂梅花只看半開時折來細嚼還重嗅敢
罷離騷更詠詩

憶酒友

三年獨酌楚江濱醉裏乾坤夢裏身周顗近來添一斗坐
中不見洛陽人

春雨

還時無雨已爲災七月[illegible]闇起怒雷但得山田稻畦滿不
須憂澇溢入城來

不寐

夢境都非得意時覺來誰與論襟期蠨蛸竟夜不成網枉
盡千絲與萬絲

古様小菊

孤根[illegible][illegible]耐霜後淡蕊還開玉與金爲問西風緣底事一
枝同氣不同心

館人饋魚

持節江頭久食魚館人供膳意殷勤呼兒細看腮間足恐
有中原問信書

芙蓉小酌

秋紗白紵不勝單纖亂江蘆作小寒來與更須傾一斗芙
蓉宜向雨中看

畜池

半池泥水不曾清一撥魚蝦也自生好雨竟無風日惡門
前空說大江橫

二月一日雨中看梅

紫樹青條玉幾叢半開半落不禁風看梅何必前村雪三

月江南煙雨中

示馬德璘

當年駐馬石床邊若父相逢已結緣須向桑田最佳處掛
冠神武　[illegible]陽[illegible]秋食于廣平逆旅一宿公林方書　[illegible]不知之語達者也及使來其子德璘從行
[illegible]

示孔晉

十五從戎已自奇更當磊落振襟期感寧曾建中興業本
是汾陽帳下兒

丁卯歲元日

青春白髮坐相催草草杯盤淡淡梅爆竹煙寒簫鼓[illegible]

搖飛過紙錢灰

眞州沙庫

侵曉煙烘半抹擔急燒黃酒嚼鹽薑眞州城裏多沙庫人
道浙東小法場

立秋夜有感

月過一夜火西流雲白天青萬里秋朔雁今朝離瀚海定
從何日到江鄉

丁卯新館寒食無花四首

折殘魏紫與姚黃香盡河陽與洛陽剛向江頭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半孤館對空墻

四圍擎拆鎖重扉春去春來[illegible]不知腸斷東城中酉後[illegible]
衫走馬拂花枝
八年寒食[illegible]無家三月清明不見花壓角脫陽春齋[illegible]墻
陰深生百篙芽
[illegible]不到空齋深院無人長綠苔為報監門暫閑[illegible]少
分春色入門來
館内坐懷
狂花野蔓滿欄雜恨殺絲瓜結子稀獨立無言觀蛛網放
他蝴蝶一雙飛
倩使西折纖送牛膝

深[illegible]勢[illegible]王脂香輕結絲皮蠟面黃研雪徑[illegible]挑大
江忽在鐵林傍
新[illegible]下犀
欲將[illegible]壺[illegible]看來氣韻饒為問[illegible]記[illegible]好
香[illegible]熱
[illegible]乳燕
黃口[illegible]啓號食時一雙忙殺尚媒遲遲倚待[illegible]兒[illegible]更
比[illegible]飢
[illegible]牡丹菊有感
黃花喚作牡丹菊又喚芙蓉秋牡丹牽自拒霜[illegible]強

為春色亦應難
戊辰七夕
只見星杓掛月鉤銀河依舊隔牽牛過橋王雪佳兒女淚
滿西風乞巧樓
戊午歲作一貫圖戊辰冬十月晦始成
十歲[illegible]一貫圖恍然才見未生初仲尼沒後[illegible]且
讀[illegible]
讀堯典
踰睢[illegible]三千首堯典文章第一篇從此聖人[illegible]不[illegible]且
休便論伏羲前

讀王旦傳
禍本誰知自二王王清未了又[illegible]祥一瓶珠[illegible]所劉
髮披縕未易償
即事
網羅[illegible]蛛一縷蝸[illegible]終日經營何太勞縱[illegible]六合大
腸依舊亢天馬
蒸[illegible]中宵[illegible]盡桃花半[illegible]五月綿衣休便送江
頭天氣不尋常
夢遊木香洞府
月臉青鉛[illegible]寒[illegible]熳條[illegible]香得[illegible]身輕似蝴蝶種

香風物異槐安

暮春二首

楊子楊花雪打門遶街花樹綠藏人花開花落年年事看取人間不盡春

重園雨夂塌蒼苔大鋪喧呼着棘栽唯有東風難禁約隔墻吹過落花來

五言絶句

同關彥擧南湖晩步四首

月出東南隅湖湧黃金波清風颯然至奈此良夜何

太白吐金氣水積清齋寒悠悠半滄海月出浮雲端

荷花臨水殿綺月轉簾櫳晩吹動非管若涼生翠綃

清風變入牷虎豹天門開長虹忽中斷海窟明月來

送關彥擧

長風吹短楫浪起魚龍腥萬里一樽酒送客更新亭

促織

亂聒霜前夜忙催機上秋無衣汝何益重作旋人愁

曉寒

冽冽惚分曙霜鷄噤不鳴只疑滄海凍還使日難生

即事

短衣歌永夜長劍倚高秋所愛東家子無愛樂白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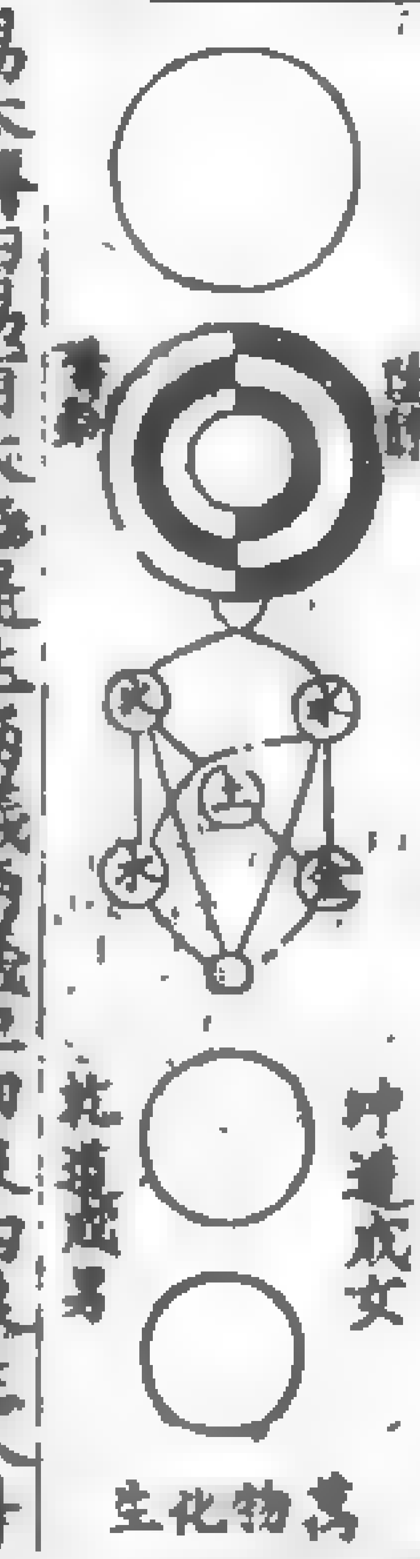
大城南

柳堤春煙白花驄曉日紅蕭蕭玉銜馬沙上踏輕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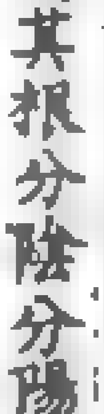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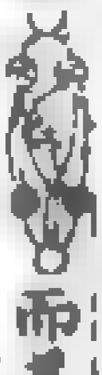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九

圖記

太極圖說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至宋濂溪先生周茂叔推廣其義於太極圖而爲之說大六傳之書圖自有次第雖未爲

圖而圖已具乎其中矣易有太極即此也○是生兩儀即此也◎陰靜陽動兩儀生四象即此也 四象生八卦即此也坤道成女乾道成男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即此也○茂叔乃爲此圖圖指明其次第以太極本無極爲天地人物五行根柢以動陽靜陰爲太極妙用分陰分陽爲太極體段陰陽既分則兩儀立兩儀立則二氣五行行乎其中而八卦成列太極之跡著矣乾統三男坤統三女善惡分而吉凶定太極之功用無窮而人道立矣是以死生化萬物吉凶生萬事而太極之大業成故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爲圖之大旨也其說曰○無極而太極◎陰靜陽動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坤道成女乾道成男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陰靜陽動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坤道成女乾道成男萬事出矣○萬物化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中正仁義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

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無極而太極者包本末貫隱顯一體用極始終而爲言也屈信消長之幾氣形象數之蘊命性心跡之系天地人物之理造化之樞紐鬼神之情狀道德之統體無不在焉其曰無極而太極猶曰莫能極盡而莫不極盡焉爾故極者極盡無餘之稱也其上則盤薄無顚而不可窮其下則匯蓄無底而不可測其外則周匝遍滿而不可出其內則旋縈緻密而不可入渾淪厖樸而無上下內外睥睨布置而皆上下內外含弘

天地人物包括鬼神造化渾然一大活物旁行而不流無所不往而未嘗去居其所而變動無窮聖人無以指名故名之曰太極易之全體大用皆在夫是矣故孔子謂易有太極邵康節謂畫前有易則太極者易之所故有也庖犧所以畫其故文王所以演其故周公所以效其故孔子所以說其故周茂叔所以圖其故也不畫不演不效不說不圖太極自若也而無所損畫之演之效之說之圖之太極亦自若也而無所益聖人將明易道必指其故以爲法於是畫演效說圖之爾學者將求其故必自圖以求說自說以求效自效以求演自演以求畫稽諸天地考諸萬物

本諸聖人反諸吾身渾然一太極皆無所固有而後可以言易矣六經無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先儒謂周子得是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希夷初爲老氏之學故以無極冠太極雖然作圖之義本於易不本於老子言太極之本然無聲無臭而無所不具無所不極雖非六經所有假以明道故謂之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則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太極之體以一兼兩而本靜也靜極則動動極則靜所以爲兩靜者動之根而動者靜之根互爲其根如環之無

端所以爲一造化之幾生而理具夫是矣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爲陰陽之幾陰陽爲動靜之氣變化相禀流行不已各造其幾於是分陰分陽一定不易兩儀之象成而氣具夫是矣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陰陽動而倡陰感應而合陽一變而六陰合則生水陰二合而七陽變則生火陽三變而八陰合則生木陰四合而九陽變則生金陽五變而十陰合則生土互變互合迭陰迭陽相生相克而成五行陰陽氣也五行質也質具乎地而氣行于天故謂之行也二氣變而爲五行之氣布而爲四時之行則

人與萬物生而數具夫是矣理入于氣氣形於象象別爲數而太極之統體具矣自無極至此由本及末自隱至顯一極之終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者復自無極之終而反之始也非五行之外復有一陰陽陰陽之外復有一太極太極之外復有一無極夫所以爲五行者秪一陰陽也所以爲陰陽者秪一太極也太極之所本秪一無極也自其分而言之則有陰陽五行之別自其本而言之則皆一太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者再推本立說也夫動靜相根而陰陽立則命之賦予而不已者也五行變化而陰陽分則性之付畀而不易者也分

陰分陽五氣順布則水火木金土各一太極而謂之性性
命之原著矣性命之原著則人與萬物自是而出矣無極
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推本人物之始也無極之眞
則道之本然也二五之精陰陽五行之精氣也妙合而凝
胞合凝聚精氣爲物也於是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復具一
太極而人物生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言人物之所以
生也二氣五行凝聚爲物得動陽則之精者爲乾道而成
男得靜陰柔之精者爲坤道而成女乾統三男坤統三女
分男分女八卦成列人與萬物各一太極而三才具矣二
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爲者男女構精

萬物化生人自生人物自生物命流而性正質受而氣化
生生而不窮自無極太極陰陽五行生出人物而人物以
陰陽五行各自相生又一極之終也陰陽分而兩儀立五
氣布而四時行眞精凝而男女成乾坤位而八卦列二氣
交而萬物生太極之道於是備矣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物出矣者此
復自萬物推人道之極也夫人於眞精凝聚之處天命流
行之際義理付予之時獨得其秀而爲最靈得二氣五行
之全而備萬物之理所以配乾道而爲男合坤道而成女
而其心之神靈復自爲一太極分陰而形生分陽而神發

具水火木金土之氣爲仁義禮智信之性物欲感動或得
或失或是或非善惡分而萬事出如萬物之生而爲事業
所自爲一極之終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
極焉者善惡旣分萬事旣出非修道立敎則人極不立故
復以聖人立敎爲說也太極之在人其本體則靜其標準
則中其位置則正其發生則仁其行用則義聖人定此五
者使人無欲而主靜存夫吉善去夫凶惡以全太極之本
然則人極立矣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聖人人極之極也德合天地明
合日月序合四時行合鬼神則與太極同體而主乎人極

矣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者氣質之不同學問之不至
故自聖人等而下之又有君子有小人而其德有吉有凶
五者有所不至克己修身以至之欲不能如聖人之自然
而不假修爲則可以爲吉人君子以保人極五者有所不
至惟欲是從而不中不正不仁不義亂而不能靜則爲凶
從小人而人極喪矣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旣分兩儀旣立五氣
旣布四時旣行八卦旣列男女旣別人極旣立善惡分而
吉凶定陰陽之氣行于天而爲天極剛柔之質具于地而
爲地極仁義之性充于人而爲人極分一極而立三極則

太極之功用具而三才道備兼三才而兩之六位時成而
太極之全體具易行乎其中而造化無窮本末具舉始終
道著死生之說可知矣故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自無極太極發而爲動爲陽爲剛爲仁則原其始而生也
自無極太極復而爲靜爲陰爲柔爲義則反其終而死也
終根于始始根于終死根于生生根于死互爲其根迎之
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而天地人物截然而不亂
判然而不離混然而不昧開闔變動生生而不窮十張維
持渾然而無間自天地觀之則天地各一太極自五行觀
之則五行各一太極自八卦觀之則八卦各一太極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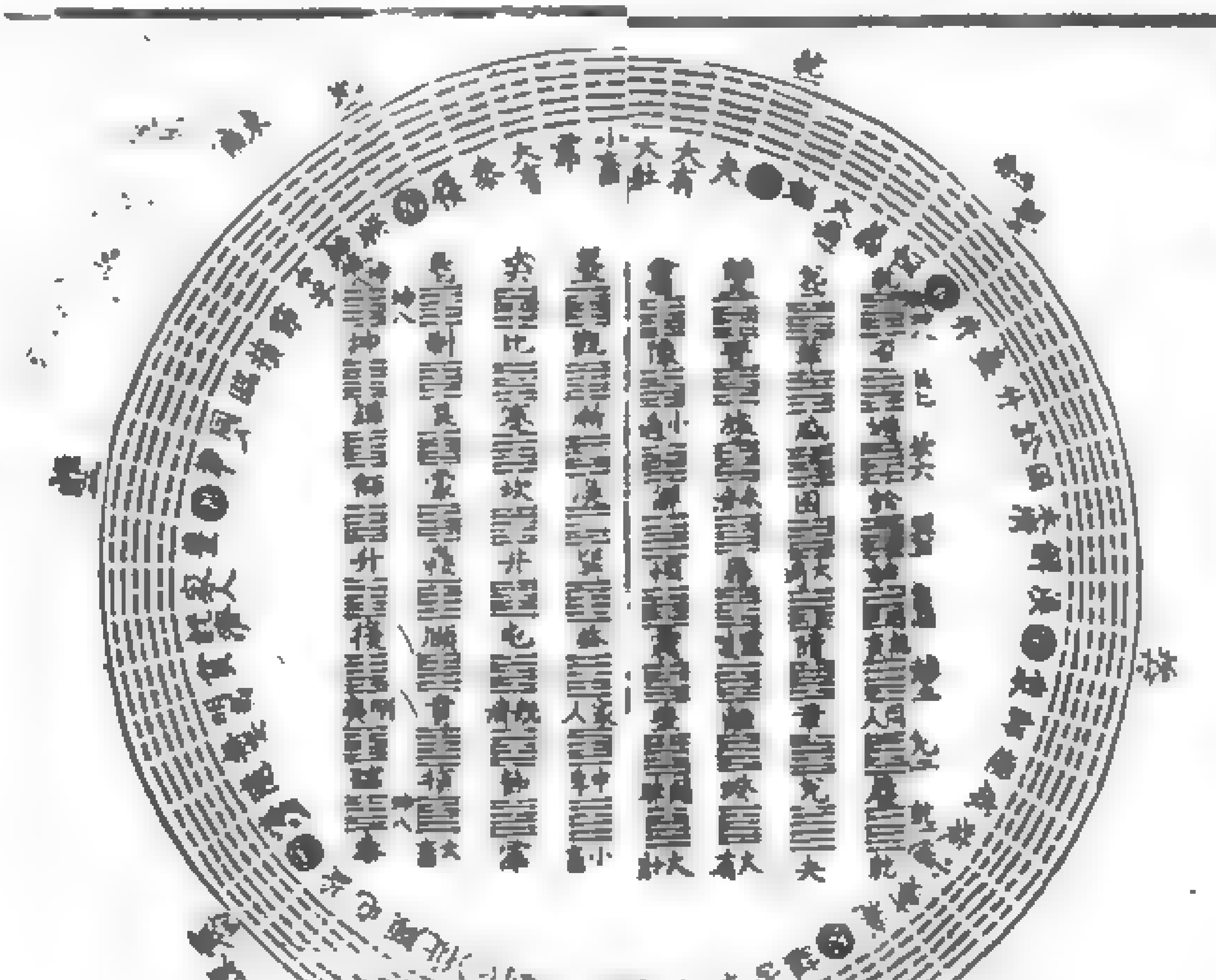
與萬物觀之則人與萬物各一太極合天地五行人物觀
之則共一太極一生一死一見一隱而有不生不死不見
不隱者存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易之爲道至是極矣故
後贊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圖既本於易大傳而其
說皆掇拾大傳之要區以爲言以明易之大義大傳謂生
生之謂易故每節皆以生言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變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
化無窮於其末始言生死以爲結以一生字貫天地萬物
則生者太極之本原也非生則天地萬物皆莫得而見也
汝讀其說但見生意一篇塞于天地溢于肝膽一太極混

含流轉無一息之或死而發育萬物造起天地生生不窮
數圖幾乎範圍法象自太極内推出動靜自動靜内推出
陰陽自陰陽内推出五行并陰陽五行推出人物自萬物
内復推出人自人内推出聖人其次又推出君子小人末
乃自始終上推出死生合而爲之易以盡易之道仲尼以
來無此作也可謂幾聖之學矣初宓犧氏畫八易卦而不
及五行箕子作洪範九疇而不及八卦至仲尼贊易說卦
之本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五行
在其間而其數不備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其數備而不舉爲行盡八卦成列則五行不復見矣故八

卦可以備五行五行不能兼八卦八卦備三才之道五行
則備二氣而已是以五行僅爲洪範之一法而八卦則具
易之全體所以言卦而不言行也洪範本於人故以皇極
言易本於道故以太極言故易能兼洪範而洪範不能兼
易是以此圖上推無極下窮變化中備三才陰陽五行八
卦人物各分四段太極著二氣之本陰陽著二氣之儀五
行合二氣之變乾坤男女備八卦之索八卦備二氣五行
人物之道精粗巨細無不具將而合之爲一太極非天下
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嗚呼接河圖以畫卦先天之易漸
著于人道文王備於宓犧周公備于文王仲尼備于周公

由宋以來邵康節圖先天以盡卦之理周茂叔圖太極以盡易之道張子厚爲西銘合先天太極之旨總爲人道於於宓犧氏之元緒於仲尼之後再造一極而天人之事益備[illegible]天出圖以示人末乃人爲圖以契天而始終一圖始則以先天爲後天末乃以後天爲先天而先後一天於是太極之道乎[illegible]斯辨爲伊洛諸儒承受開闢[illegible]擬議以爲千載不傳之緒不爲妄矣

先天圖



先天圖說

先儒謂康節先生得是圖於李之才之才得之於穆脩脩得之於种放先生陳摶也宓犧氏畫卦已具此圖而未爲之說其奧旨妙義心傳口授至希夷而但語其徒至康節而遂爲之圖示之人而筆之書爲其圖自圓而方有畫無文其制作本意則具於皇極經世書觀物諸篇其言論風旨則凡而不言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是蓋天地萬物之理蓋在其中矣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死之間道也曰先天之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不誠不可以得道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有是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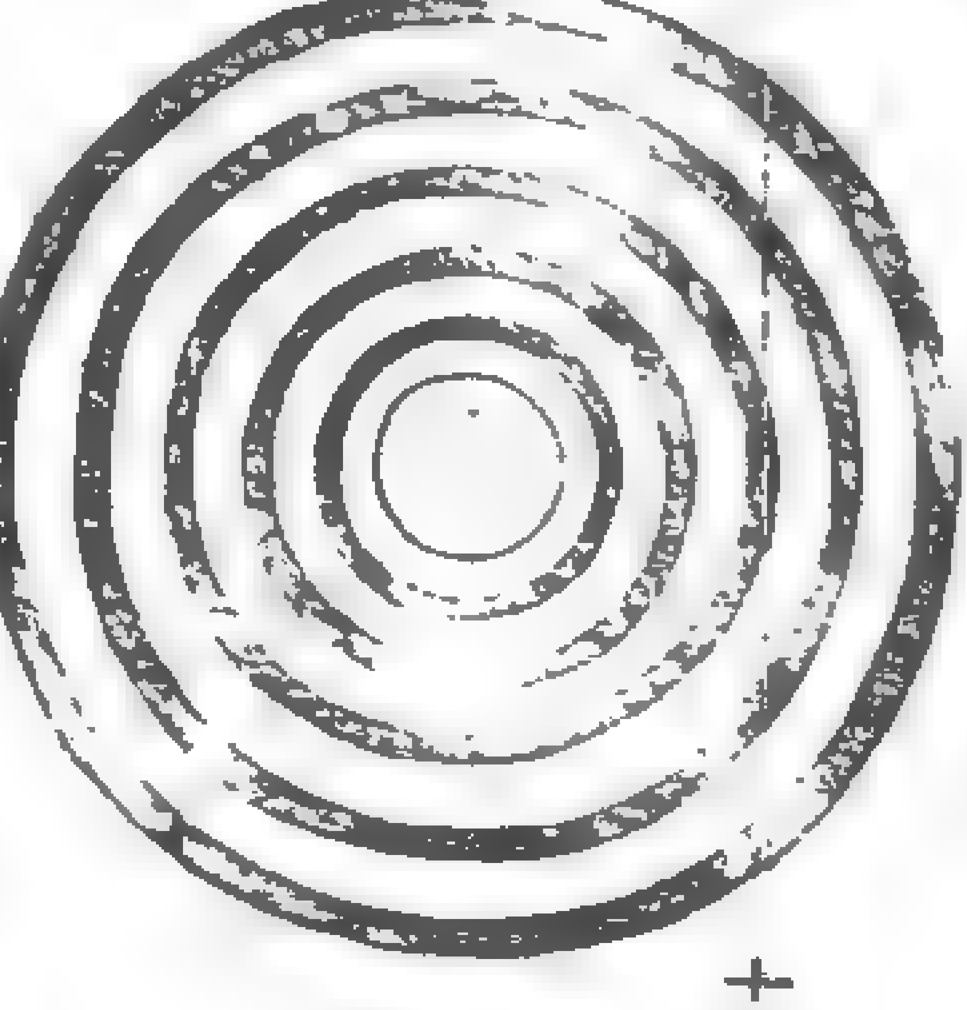
語而已焉則何不潛玩于是潛心究意以求心法知天地萬物不外此心無畫之卦無體之易無方之神盡在于是則圖亦爲筌蹄矣余自束髮問學即以是圖心觀意會逌今三十餘年始則見黑白于紙上後乃見動靜于心中涵茹既久推而放之則見開闔于天地參錯于萬物變化于鬼神重重相因井井不紊死生消息莫非自然反之于心會爲一圖乃中而爲之說以明先生之意云按乾之文言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天之昉乎此仲尼以之贊大人也先生之學大人之學也以能造天地者太極能先天地者此心也盡心窮理與道不違然孰在與無往不合我亦一太極亦能造一天地於是謂畫前有易而以先天名圖先天即太極也故濂溪先生則圖太極先生則圖先天其原則皆本於河圖昔者宓犧氏當制作之時將造書契以代結繩開斯文之統作易以明道而以太極以爲萬世用則必假物以示象於是因河圖而畫卦仲尼曰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言雖無圖亦當制作也故伊川先生嘗言夫子亦可作八卦宓犧見河圖而畫卦孔子感麟而作春秋取神物之至著者以發端爾故有理而後有氣有象而後有數象數既具理在其中

而當其可即物而皆可畫也前乎宓犧豈無聖人不當其可雖有河洛而弗畫也後乎宓犧豈無聖人不當其可後有河圖亦弗畫也當其可而圖出焉則宓犧所不得辭是以畫之以爲大經大法之始雖曰後天其實先天也然不知何以爲圖何以爲畫按大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不言其何者爲圖何者爲書何以爲則書顧命謂天球河圖在東序則河圖乃一物歷代以爲寶然亦不知其爲何物與其圖之所以制作度數孔子又書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終不知其所以爲畫所以爲卦周官雖有太卜筮人並言三易而亦不言圖書之所以爲卦由漢以來孔安

國璽歆關朗謂大傳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爲河圖去十用九而爲洛書遂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而大傳與書皆無明文亦無點誌孔子則並稱河圖洛書聖人則之不別爲八卦九疇然河圖之數凡五十五洛書之數凡四十五而河圖十位洛書九位不知其何以畫三卦八重而爲六錯綜爲六十四若以位言則去九與十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合夫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然不知其所以爲卦所以爲[illegible]爲推衍[illegible]不免牽合不能合夫畫三卦八之所以然若以生成之數而言則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

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秖成五行而無八卦亦無三索重若以五十爲衍母一九爲衍數則揲蓍求卦之法非按圖畫卦之本河圖卦之本數蓍策擬卦之數故謂之衍謂之象謂之三天兩地而擬數衍則推之象則放之擬則比之也蓍[illegible]於卦畫非卦畫出於蓍策也夫神生數數生象象生畫畫生卦而後蓍贊神神蘊象象成數數成畫畫成卦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六十四而大成故卦畫非點誌之牽合河圖之象固有之窔[illegible]因而畫之也按大傳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圖則圖像云耳易之爲畫象河圖之像也夫道有一即有二二者一之耦也至於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皆本然之一二至十而終之耳至於[illegible]奇偶皆是也故有靜即有動有陰即有陽有奇即有耦死爲生根實爲虛形地爲天體月爲日魄莫不兩兩對待以成變化而後生生不窮所以爲易也故大傳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即河圖本然天地相錯初無點誌亦無文字秖如是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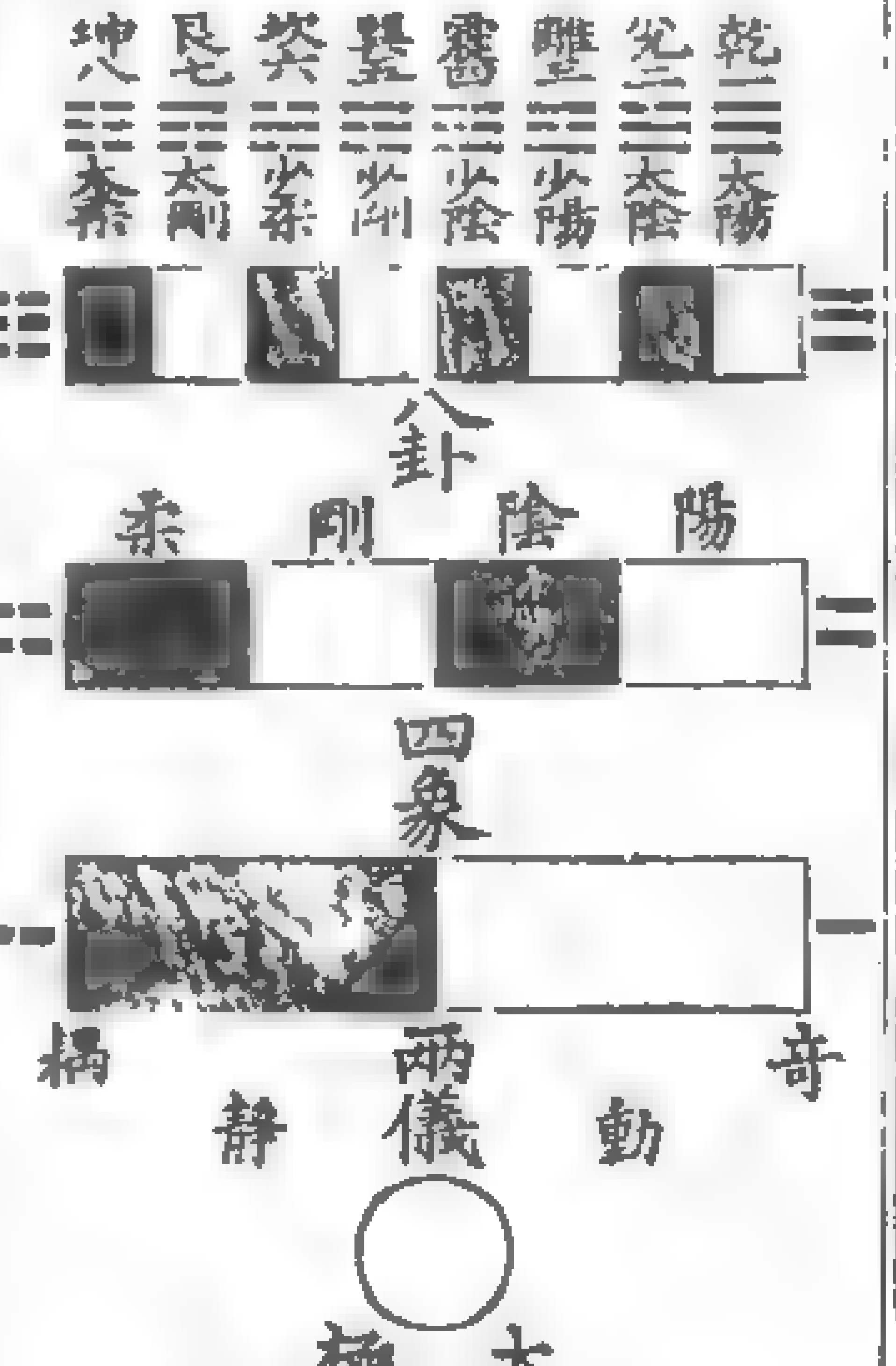
天地象數卦畫蓍策皆具其中太極爲道之物在靜而在[illegible]在動以陰含陽故此○即太極所謂天地之

從中因起以一具兩一奇爲陽◎二耦爲陰●陽旋轉而上而爲天陰翕聚而下而爲地相銜相次兩兩相因各環乎中內則參天兩地而爲五外則參地兩天而爲十於是一三五之間而有二四以奇兼耦天中有地而陽根陰六八十之間而有七九以耦兼奇地中有天而陰根陽參天兩地則陰從陽參地兩天則陽從陰於是參五錯綜互相依附陽伏乎陰陰伏乎陽天依乎地地依乎天陰陽相爲倚伏天地互相依附陽變陰化天推地盪闔闢聚散擺拉旋轉人與萬物莫不各具一天地以本太極三才兼兩卦畫自成不假作爲而莫非自然故一三五之三天而自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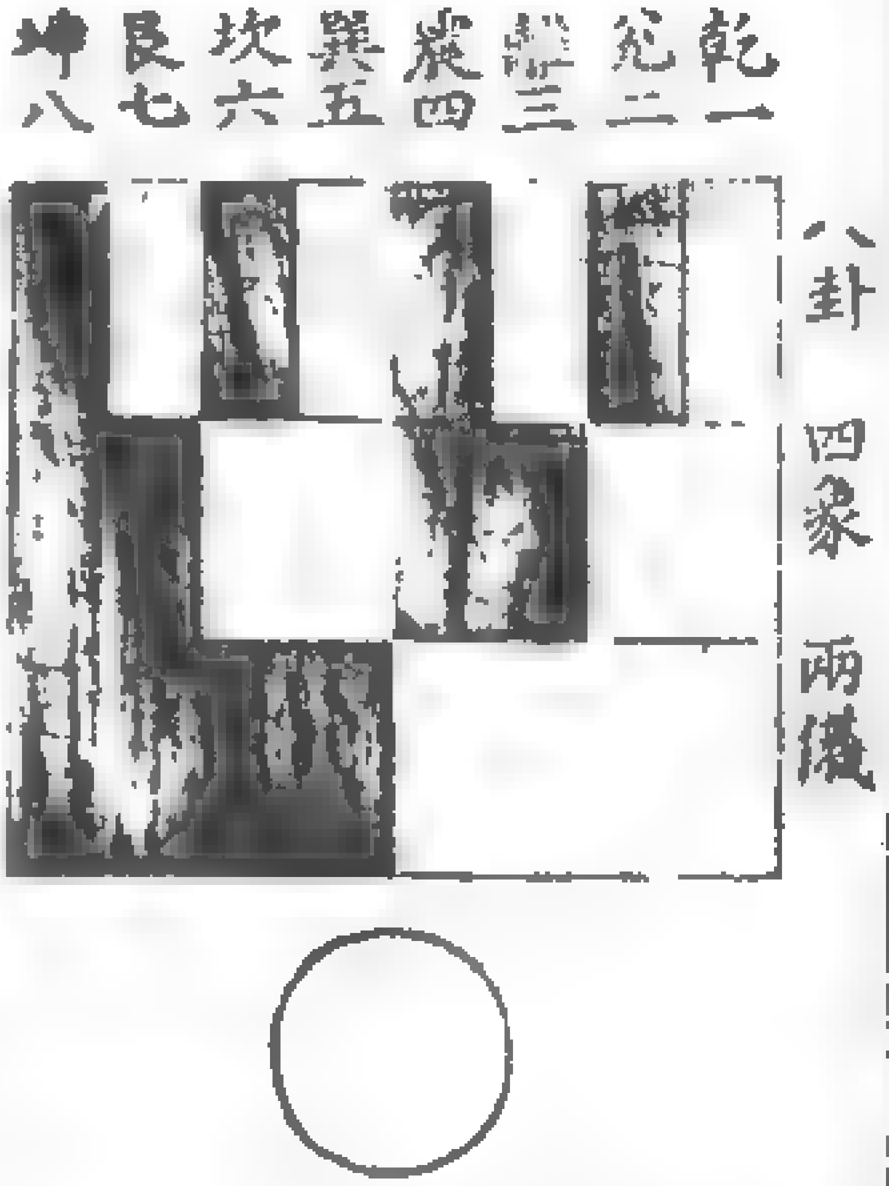
乾二四六之三地而自爲坤一天依二地而自爲震一地依二天而自爲巽二天間一地而自爲離二地間一天而自爲坎二天依一地而自爲兌二地依一天而自爲艮太極動而生陽一變爲天自子變而進信而爲神繼道成性左旋行健故一天爲震二天爲離兌三天爲乾至午則極奇而窮上靜而生陰二化爲地自午化而退屈而爲鬼歸根復命右轉處順故一地爲巽二地爲坎艮三地爲坤至子極耦而窮下故一奇一耦合而爲三錯綜天地爲易具數陽卦則天包乎地陰卦則地包乎天三奇三耦自成本然三畫奇耦相參自成本然六位重卦已在其間矣又

之以兩而天地各五者所以極數之終著實卦之六爲[illegible]貫之本也太極不離而居中則不用之一也非不用之一無以爲有用之兩故五天五地各一太極而爲六太極則成始之一上六成終之一天地之數各五而不用者各一故一文初上其四則中爻也乾知太始故有一而無十坤作成物故有十而無一分而言之內各具天地之三因一以生三外各因天地之三加兩以成三合六言之天無十因地以成十地無一因天以爲一於是乎奇因十以成耦耦因一以成奇始則陽因陽陰因陰終則陽因陰陰因陽重重相因從中因出如水之涌溢紛之渟滀而無間斷

道之體用備內外合聯而爲一別而爲兩畫三卦八重而爲六錯綜而爲六十四易於是乎與天地準矣故大傳復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極道之變所以爲易因無斁誌之率合也此則河圖之本然卦畫之具體具在而示畫未分也故大傳復明畫三卦八之所以然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夫太極一也非一莫能生兩故太極以一具兩爲易之樞機天地萬物之根柢旋轉而生生而又生所以爲易而爲奇耦之祖也故一分而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別圖定象以序如此



以天之一二三地之二四六相交相合爲兩儀四象八卦之以次縱加橫分分而爲三定易之眞數別爲上中下以象天地人於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各以兩抱一成變化行鬼神定吉凶生大業而發育萬物開闔天地▭者如此⚊爲畫而爲陽剛⚊者如此⚋爲畫而爲陰柔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三變而成奇耦三畫自具八卦逐畫三天三地之變乃分圖立卦



其下之如此○者卽圖中之太極以一具兩者也所以動而生陽爲此也◎靜而生陰爲此也○◎此卽爲奇▭○此卽爲耦■故太極生兩▭乃圖之天一地二也動靜相根陰陽相乘奇耦相因生而又生一陽一陰生氣而太陽一剛一柔生質而本陰故兩而又兩兩儀生四象▭乃圖之天三地四也陰陽之氣各有太少於是爲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剛柔之質亦各有太少於是爲少剛少柔太剛太柔故四而復四四象生八卦▭乃圖之天五地六也秪加一倍分而錯之耳於是分圖立畫

三天純奇曰乾☰二天依一地復奇而耦曰兌☱二天間一地奇耦而奇曰離☲二天依二地奇而復耦曰震☳一地依二天耦而復奇曰巽☴二地間一天耦奇而耦曰坎☵二地依一天復耦而奇曰艮☶三地純耦曰坤☷遂畫為☰☱☲☳☴☵☶☷之卦卦於是乎小成復於一卦之上各加之八八卦相錯而為六十四卦於是乎大成是以小成因大成大成因小成各具天地之中太極為奇耦之中三為五中五為十中具備天地之數而成六爻不假作為而莫非自然於是畫三卦八開闢一天地推出無窮天地絪縕無窮天地小成之八大成之六十四小衍之

十大衍之五十天數二十五合而為五十地數三十合而為六十五十為蓍蓍圓其德圓如天六十為卦數其德方如地六乾之六為三十六為乾之策四坤之六為二十四為坤之策一二三四五為奇卦之策六七八九十為揲扐之策七七四十九為蓍之用以象天其一為不用之用以象太極八八六十四為卦之體以象地其四為不易之體以象太極始於奇耦一天地終於蓍卦一天地故卦畫重卦蓍策無不備於河圖著乎八卦之中矣此宓羲氏之所以聖也及周文王一卦之上遂各加八而遂重之因其本無而無我其間兩兩而畫分為上下著其位而為之名繫之

所以明其理兩兩反對以示其變以連山起艮歸藏起坤皆非河圖天地之固有乃首乾坤而命之爲易易變易也所以變易宓犧之卦盡達之變而爲萬世之用也故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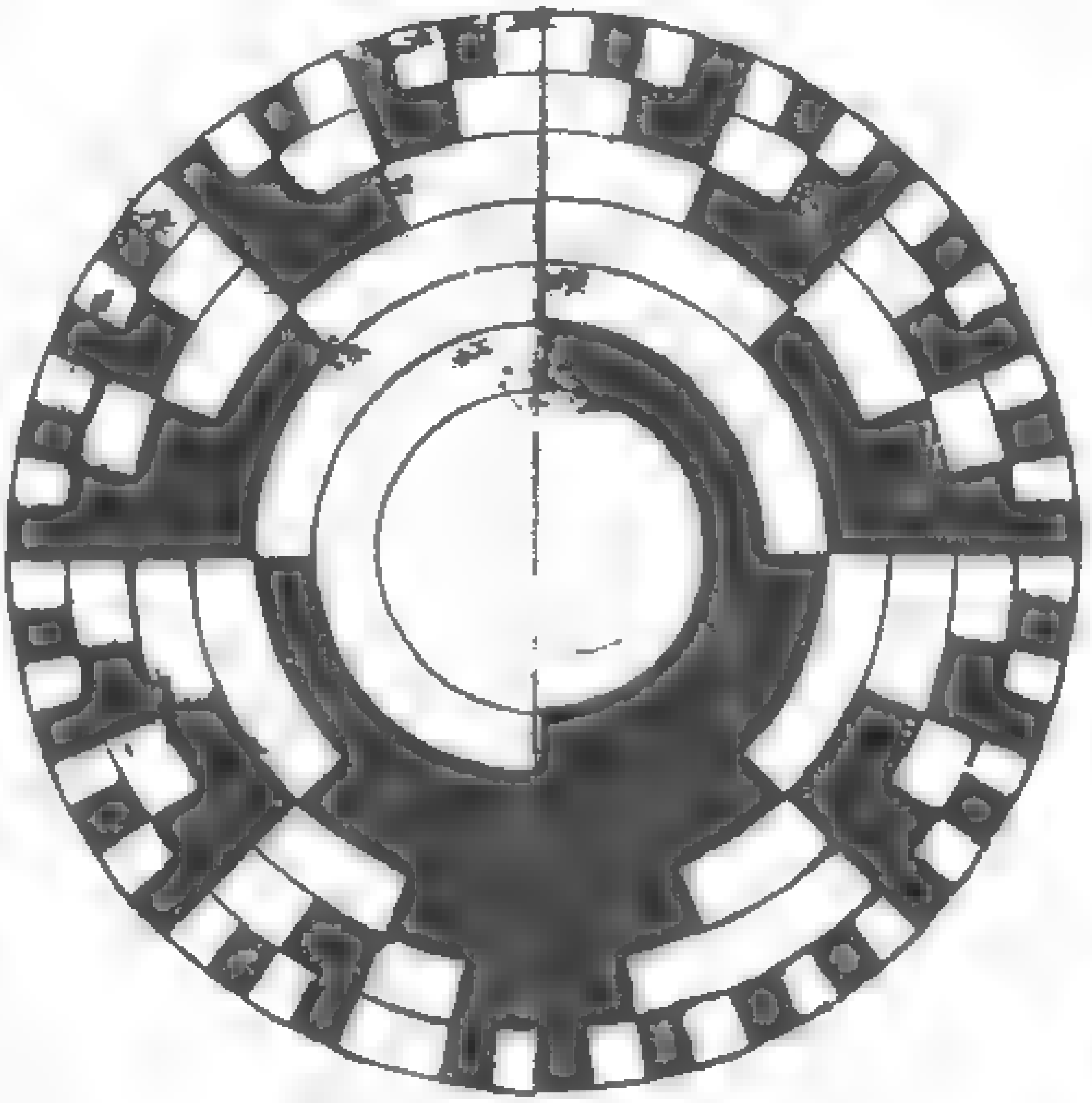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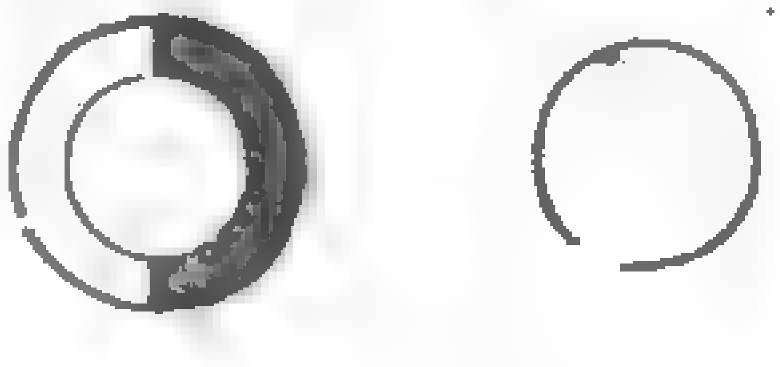
六十四卦分爲二篇上經起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起於咸恒終於未濟雖皆本於八卦由其變動錯綜故其位置不同仲尼贊易乃於天一地二易有太極明宓犧畫卦之本而皆倍起一本于數於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明宓犧八卦之位則乾上坤下離東坎西兌東南艮西北震東北巽西南由乾而左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由巽而右則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分而爲二而皆反對於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明文王重卦之序亦分而爲二而皆反對於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明文王八卦之位則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震正東巽東南離正南坤西南兌正西乾統三男坤統三女退位錯處以用爲体而不反對然而自宓犧畫卦而畫前之易始著自文王重卦而畫後之易始備於是宓犧之卦不復特見而盡爲周易矣蓋宓犧之卦即有文王之重文王之重卒是宓犧之畫故仲尼謂宓犧之罔罟佃漁則取諸離神農之耒耨之利則取諸益黃帝堯舜之垂衣裳則取諸乾坤未嘗重卦只有其象故又謂八卦成列象在其

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易宓犧之先天八卦乃文王之先天重卦乃周孔之先天故周公爲爻辭孔子作十翼以聖繼聖不敢舍犧文而另爲殆天下之理不能外夫是矣其後揚雄爲太玄關朗爲洞極司馬光爲潛虛皆以準易而不由犧文卒皆重複紊雖揚雄之太玄得數之理而方州部家一定而不易不能如八卦之可以錯綜爲卦從横成象而不離奇耦二畫之本然是以不免於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之譏矣王康節以生出此圖脗合犧文之卦自其重而觀之則皆文王之卦也自其純而觀之則皆宓犧之卦也自一卦而爲八則宓犧畫之序也合八卦而爲圖

劉皆河圖之位也故圓圖其始分河圖之數來分畫重卦劉有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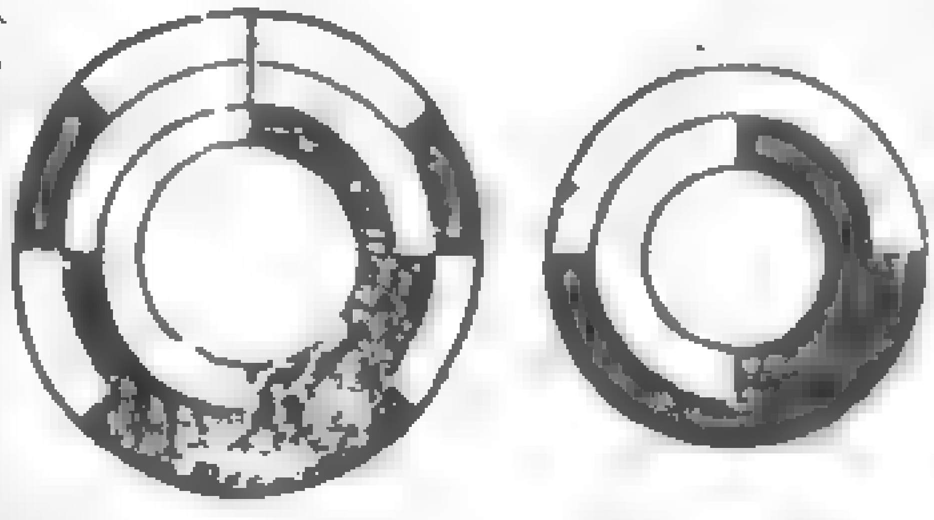


以著圖有故易有太極卽所謂環中與心也乃圖之中虛者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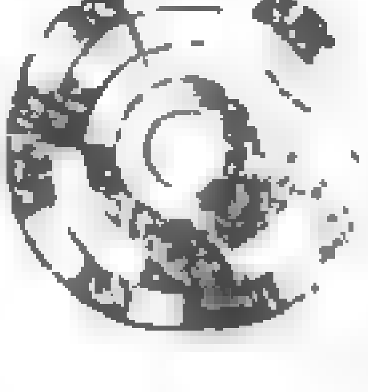
一分爲二是生兩儀卽卦之初畫一陰一陽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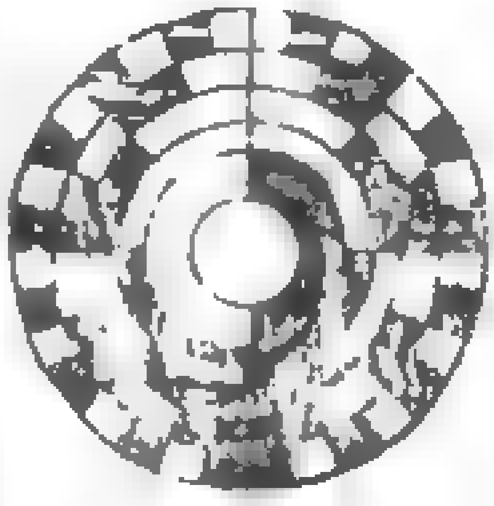
二分爲四故兩儀生四象卽卦之二畫一陰一陽各兩之此也



四分爲八故四象生八卦卽卦之二畫二陰二陽又各兩之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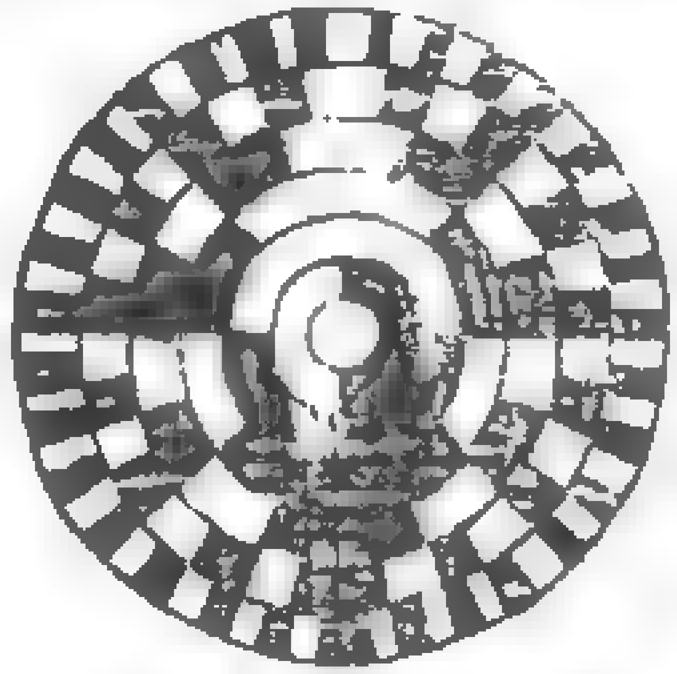
八分爲十六卽重之四畫四陰四陽各兩之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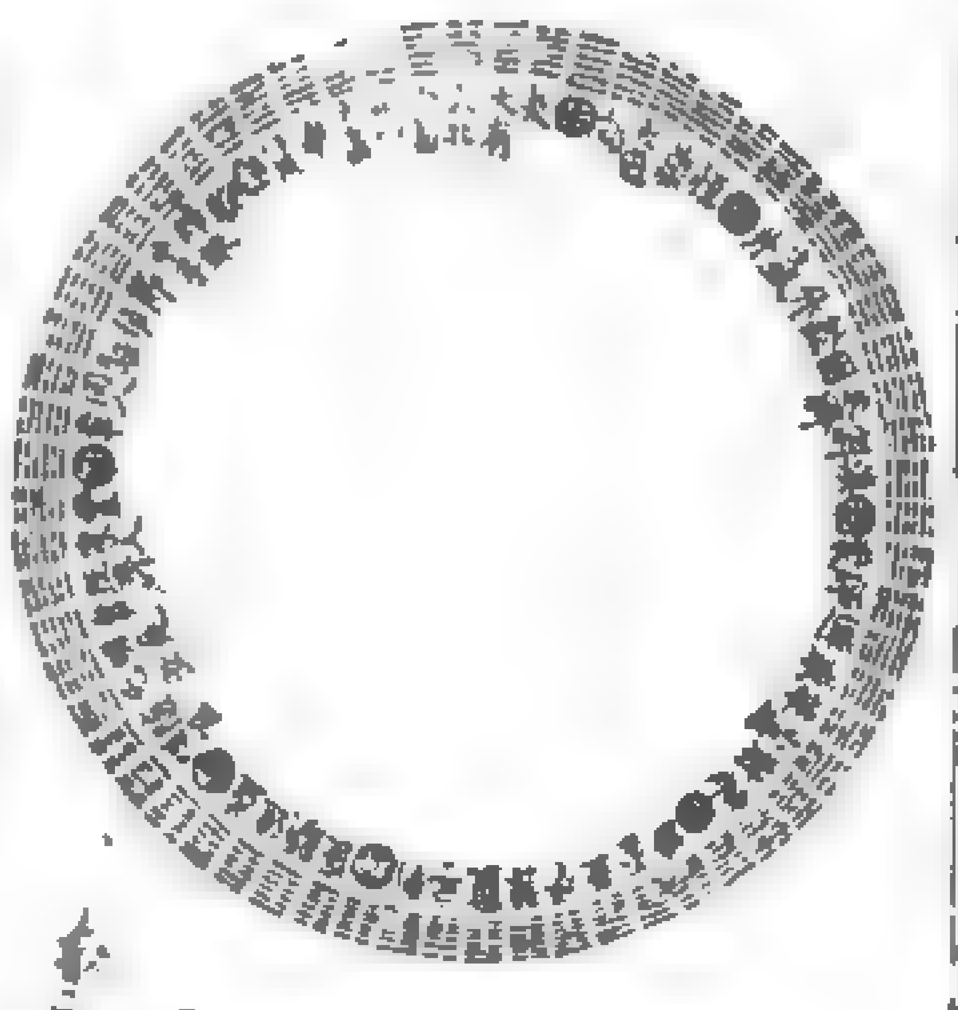


十六分為三十二即重之五畫八陰八陽各兩之此也

三十二分為六十四即重之六畫十六陽十六陰各兩之此也



中分二體各具四卦橫列六位分為内外其内紙一陰一陽其外亦皆一陰一陽紙圖有之天一地二其序不紊自左而右自陽而陰皆太極圖有之兩河圖本然之十故成此圖既分而為重而為卦乃成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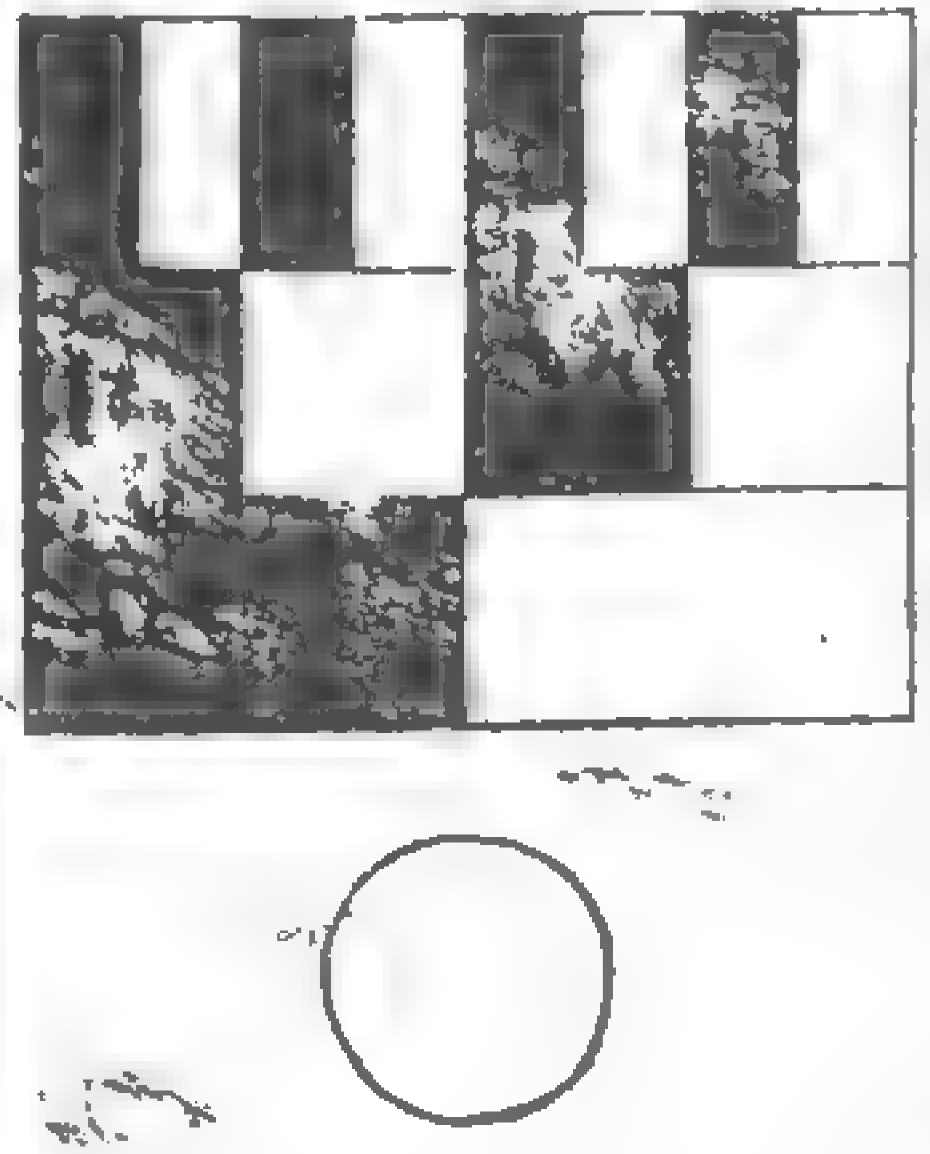
左三十二卦自一陽為復至六陽為乾内皆陽畫為乾兌離震四卦自震向乾左旋其卦外皆各具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亦皆自震向乾左旋右三十六卦自一陰為姤至六陰為坤内皆陰畫為巽坎艮坤四卦自姤背乾右轉其卦亦皆各具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亦皆自姤背乾右轉是圖本以說卦天地定位一節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逆[illegible]逆數也為法故先生訓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若順天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數往也逆天而行[illegible]也皆未生之卦也故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爾此圖本意也故其内之一陰一陽而統夫八者不易之定也

卦之陰陽相錯而各具夫八者變易之用也變雖八而不
[illegible]其序者雖易而不易也乾首午坤直子陰陽之極也離
位東坎居西陰陽之中也震巽兌艮居於四隅陰陽之偏
也故兌離震在天爲陽在地爲剛巽坎艮坤在天爲陰在
地爲柔四象於是乎具八卦以之分也陰生於午而並乾
陽生於子而並坤陰根陽陽根陰也乾盡午中坤盡子中
窮則變也剝復夬姤夬乾死生之交變通之本雖盡
而不盡陰陽之幾要諸化之原妄太極之本然所以易與
天地準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者也故先生謂天生於動者
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矣動之始

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矣
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
用盡矣又謂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
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
爲姤是以陽始於復而陰起于姤也自乾至復陰在陽中
則陰逆行自坤至姤陽在陰中則陽逆行自復至乾則陽
在陽中皆順行自姤至坤則陰在陰中亦皆順行於是天
地相銜陰陽相交晝夜相雜剛柔相生其理自然而其變
無窮其皆本於乾者先生謂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
用又謂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陽幾於道故以況道也

是以圖自中起而止於中始於乾而終於坤也乾兌離震
位東南爲陽而震離爲春當丑寅卯兌乾爲夏當辰巳午
巽坎艮坤居西北爲陰而巽坎爲秋當未申酉艮坤爲冬
當戌亥子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也故先生謂乾坤定上下
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開闔日月之所出入是
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
矣此圖圜之理也圖之既爲圜而備之矣又爲方以變之
者復推本三聖所舍一易以畫卦畫之變也其在圖之中
者象密微變圖畫卦之此也

原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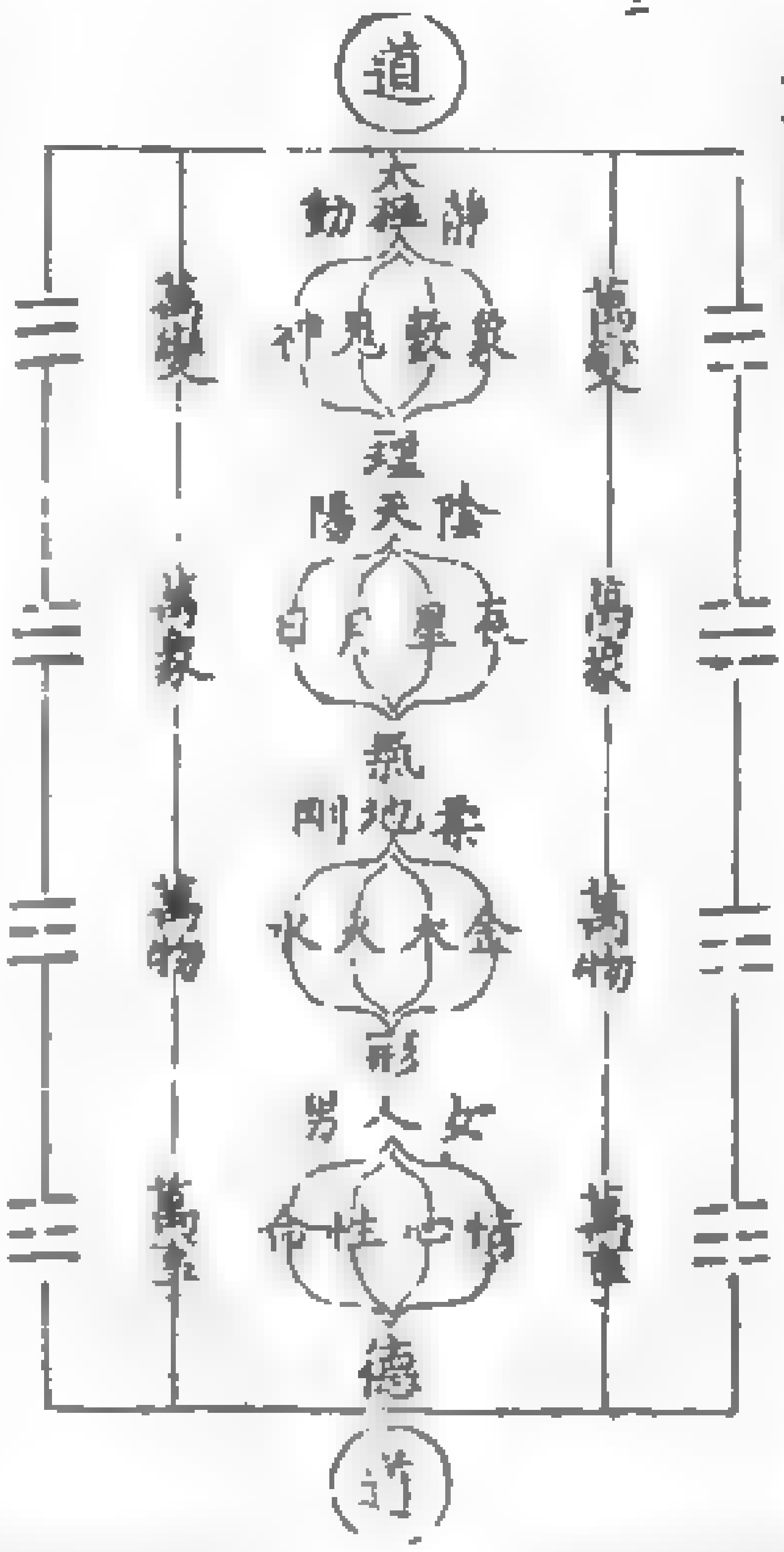
之賾爲六十四者合而爲之圓旣爲之圓又爲之方以盡
四聖人之意一易之變也故方圖

乾一 否 遯 訟 姤 无妄 同人 履 乾
兌二 萃 咸 困 大過 隨 革 兌 夬
離三 晉 旅 未濟 鼎 噬嗑 離 睽 大有
震四 豫 小過 解 恆 震 豐 歸妹 大壯
巽五 觀 漸 渙 巽 益 家人 中孚 小畜
坎六 比 蹇 坎 井 屯 旣濟 節 需
艮七 剝 艮 蒙 蠱 頤 賁 損 大畜
坤八 坤 謙 師 升 復 明夷 臨 泰

從橫逆順左右上下其卦皆八以置圓圖之左旋者乾兌離
震自下而上橫[illegible]之皆四行其下皆純卦其初畫皆陽也
其上各具八卦其序則亦乾兌離震巽坎艮坤順而不紊
也以圓圖之右轉者巽坎艮坤復自下而上[illegible]之亦四
行置於震之上其下亦皆四純卦其初畫皆陰也其上亦
各具八卦其序亦不紊其乾兌離震巽坎艮坤於是陽[illegible]
而陰上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否隔於西南泰交於東
北也南[illegible]北地下有天陰南陽北陰中有陽[illegible]西北自下
而上識由西南自上而橫觀[illegible]東南自上而下觀由西南
自否直泰而斜觀由西北自乾直坤而斜觀隨行而上[illegible]
復隨行而橫觀皆不紊其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破圓
爲觚反上倒下而充周縝密停當妥帖一無矯揉造鑿之
私而莫非自然此方圓之理也始則坤下而乾上今乃乾
下坤上以體爲用交爲一[illegible]則渾渾淪淪形圓而不可
破終則紛紛紜紜[illegible]不可亂布散退藏陰陽不測順
而數之則知天地之已然逆而致之則知天地之將然破
壞無窮天地[illegible]出無窮天地再造一易而不外乎羲文周
孔圓圖旣盡其妙方圖復盡其變一以見其體一以見其
用一則爲奇一則爲耦一物而具二體亦一太極也前乎
宓犧有易而無[illegible]後乎宓犧有畫而無文至乎文王有文

而無說至乎孔子有文而有說於是不可復加矣自孔子
而來學者[illegible]與[illegible]而不勝其文與說又入于術數而
壞于[illegible]先生總合犧文孔易畫前裁爲闊方蘊易畫
後[illegible]掃秦漢以來千五百年支文蔓語於仲尼
氏之[illegible]犧氏以來自然之易嗚呼先生之學可
謂[illegible]於[illegible]

一貫圖說



道示於一行于二復于一靜者一之體也動者一之用也動所以行夫靜二所以終夫一也一動一靜道有太極而理之體具矣極信而長神則生矣極屈而消鬼則生矣一二生三數則生矣奇耦具兩象則生矣神鬼數象是生萬變理之用具矣一動生陽一靜生陰一陰一陽太極有天而氣之體具矣陽精炳麗日則生矣陰魄分輝月則生矣陽暉昭布星則生矣陰體潛構辰則生矣日月星辰是生萬象氣之用具矣靜含生柔動陽生剛一剛一柔太極有地而形之體具矣一剛化柔水則生矣一柔化剛火則生矣剛根於柔木則生矣柔蘊於剛金則生矣水火木金是

生萬物形之用具矣動靜有理陰陽有氣剛柔有形五行八卦合爲一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一男一女太極有人德之體具矣靜陰不易命則生矣動陽變易性則生矣剛宰不易心則生矣柔見變易情則生矣命性心情是生萬事德之用具矣道形而上推而下之貫極而爲一理貫人而爲一氣貫地而爲一形貫人而爲一德而道之大體具人形而下推而上之貫己之一德貫地之一形貫天之一氣貫極之一理而道之大用具於是道貫天地人理貫氣形德人貫地天而德貫形氣理而上下一道一理貫萬變一氣貫萬象一形貫萬物一德貫萬事而從橫一道神貫鬼

數象日貫月星辰水貫火木金命貫性心情而始終一道動貫陽剛男靜貫陰柔女變貫象物事事貫物象變而互復一道故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其理蓋如是矣然而道之功用委之太極著之天地萬物而歸之人人必一其德而後可復歸于道故人得其道則謂之德失其道則謂之不德必立命養性存心制情以一其德而致諸道人得其道則天地萬物得其道人失其道則天地萬物悖其道故孔子又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以道觀人則道貫人以人觀道則人貫道人能貫道然後可以踐形下學上達乘化入聖盡在是矣

郝文忠公文集卷之十六

論八首

道

道統夫形器形器所以載夫道即是物而是道存即是事而是道在近而易行明而易見也謂夫虛無惚恍而不可紀極者非道也謂夫艱深幽阻高遠而難行者非道也謂夫窈冥空闊而恣爲誕妄者非道也道不離乎萬物不外乎天地而總萃于人焉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至靈非人則道無以見也故動靜相根道之幾也陰陽相乘道之氣也剛柔相錯道之形也消長相承道之變也其包綿長

宇宙上下統中外使天地萬物各安其成守其則而不可易者則謂之太極其送生死互往來成始終使天地萬物各全其理新其氣續其形生生而不已者則謂之造化其湛然而方一而不可易變動周流而不可測者則謂之鬼神其全太極之體秉造化之幾盡鬼神之情而與道爲一者則謂之聖人故天地者道之區宇也萬物者道之郵傳也聖人者道之主宰也莫不出乎道莫能離乎道而人爲甚焉故道之賦予則謂之命其得之理則謂之性其制宰之幾則謂之心其發見品節則謂之情其血氣之所嗜則謂之欲其義理之所得則謂之德全心之德則謂之仁盡心之德則謂之忠推心之德則謂之恕實心之德則謂之誠德之品節則謂之禮德之中和則謂之樂敬者持夫此者也智者知夫此者也勇者行夫此者也備夫此者賢也盡夫此者聖也昧夫此者愚也推而行之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悖而忽之則天地萬物各失其序致而極之則天地萬物各臻其極柰之何人之心甚易放而其德甚易亡也聖人有憂之懼夫不克負荷而道因之以壞也於是觀其時而佐其極生人之初欽[illegible]而文辭也天地自若也萬物亦自若也各載夫道而莫有失也聖人弗言焉見解出矣聰悟開矣於是宓犧氏始泄道之幾而畫夫卦猶未

見夫辭也情欲生矣血氣勝矣流于偏而入于左也於是陶唐氏始曰中有虞氏曰道心曰人心偏既勝矣欲日張矣桀侈紂肆禍生人而毒天下也於是湯曰建中武曰皇極伊尹陳一德周公制禮樂其常道之蔽可謂至矣厥後陵夷于幽厲爭奪于五伯德不足而力禮不足而刑先王之制於是大壞人心放紛而道日敗也於是仲尼氏出作爲六經建道之極而俾與天地並爲之男女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而人之大倫正爲之禮樂刑政文物制度而人之大法立爲之士農工賈服食居室而人之生理存根而推致因仍損益各底其極道之用盡而其體具矣既而

顔子以之言仁曾子以之言恕子思以之言中庸孟軻以之言浩然之氣皆所以羽翼夫道也道所以生形器人所以居形器大聖大賢所以修形器也道之所生聖賢之所修斯人居之而已矣彼昏無知弃而弗居放心亡德昏湎戕圮血氣肆而道心亡矣嗜慾張而天理滅矣靜動相違則道之幾乖矣陰陽舛悖則道之氣蠹矣剛柔失中則道之形缺矣不能運會則太極差不能始終則造化熄則道之存幾乎塞矣天存于道道存于天萬物存于天地人存于天地萬物人不弱道則天地萬物壞天地萬物壞則道壞矣道具于形器亦壞于形器形器所以載道亦所以壞

[illegible]也則天地萬物之中安用夫人乎曾鳥獸草木之不若也鳥獸草木雖不能純具乎道亦不能壞道孰謂人而反壞道乎於是高遠者欲遺形器而離人類遂入于虛無誕妄者欲滅形器而絕人類遂入于空寂遺者而卒莫能遺滅者而卒莫能滅所以為異端自以為是而不知其非也盍於吾形器之中求吾之所不壞乎吾之所固有者道之所不壞者也一形器壞則有一形器道固無恙也存而居之則道在于是故道一壞而在聖人再壞而在六經道雖屢壞而固在也天地萬物者道之形器也六經者聖人之形器也道為天地萬物以載人聖人著書以載道故易即

道之理也書道之辭也詩道之情也春秋道之政也禮樂道之用也至中而不過至正而不偏愚夫愚婦可以與知可以能行非有太高遠以惑世者惟夫未有見夫此也故以為高遠以為幽深以為艱阻也莊周雄辯過于高荀卿著書求夫異後世百家衆流力探遠蹈欲出聖人之上卒在聖人之下曾不知至易者乾至簡者坤聖人所教六經所載皆多人事而罕天道謂盡人之道則可以盡天地萬物之[illegible]盡天地萬物之道則三才之蘊一貫于我矣嗟夫天地萬物亦在聖人之六經日星而昭昭也而由之者鮮矣于世皆排根于爭奪誘潰于富貴浮靡于文章沉溺

于訓詁破碎于決科支離于穿鑿蕩于高遠惑于異端窮于詐眩於私而塞于不行悲夫聖人之形器將遂壞也歟

命

命者道之令居陰行陽主性立心而不易焉者也故有本然一定之理判然一定之分截然一定之數沛然一定之氣所以賦予授受窮天地亘萬世化化生生而不已也故其[illegible]則一定而賦予則不定其體則一本而賦予則萬本由其體而及于用自其殊而反于一則惟齊非齊參天兩地奇耦錯綜天地萬物皆受之而卒歸之莫不聽焉莫能[illegible]道疑召天地人物而使用乎道千變萬化不能

離乎道而皆維繫焉是以謂之命也故其大本著于太極自其動靜爲陰陽爲剛柔則太極之賦予而天地受之也爲二氣爲五行爲寒暑晝夜爲生長收藏則天地之賦予而萬物受之也人受太極天地之全爲心性爲形體爲男女夫婦爲父子君臣爲禮樂刑政與三綱五常而萬古萬物聽焉故道造太極之命太極造天地之命天地造人物之命人造萬事萬物之命而且成太極天地之命者也故受命次則聽命次則造命終則復命夫道德仁義孝悌忠信則得之於天是受命也壽夭窮達貴賤得喪則定之於天是聽命也宰制施爲成已成物則出之於己是造命也全而受之氣所稟全而歸之無所違盡其在我與天爲一者復命也受者修之而弗敢壞聽者順之而弗敢違造者與之而弗敢失復者終之而弗敢怠則太極天地能造我而我亦能造太極天地與太極爲一與天地爲三夫是之謂聖人仲尼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夫窮理盡性學也至於命則知矣居易以俟則聽也行險徼倖則違矣故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嗟夫世之人不能爲學以知命又不能脩身以俟命甚而棄擲終以違悖至於顚連跋疐則曰是吾命也可乎哉凡棄父之命者則曰不孝反君之命者則曰不忠

違師之命者則曰不敬判於悖天之賦予而迷亂戕伐不反躬責己而曰在天之人也可以謂之不仁故聖人安命賢人俟命而小人委命安命者道化俟命者德全委命者自棄

性

凡物之生莫不有所本而爲之性天地本太極則太極爲之性萬物本天地則天地爲之性人官天地府萬物得於賦予之初見於事物之間而復於眞是之歸則其所性根於太極受於天地備於萬物而總萃於人所以爲有生之本衆理之原也故無所不本之謂命無所不有之謂性無所不統之謂心無所不著之謂情則性也者命之地心之天而道德之府也啓道之善體乾之元發陽之端與生俱生而能生生不與生俱壞而能不壞與天地周流不入於僞妄萬事萬變莫能外焉其體則靜其用則動其位則中其理則善其氣則生其德則仁其蘊也充實其積也輝光混然而無間粹然而不雜所以復太極之本而得本然之全也然而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情情復于氣氣復於理則能仍全氣徇于情理昧于氣則用夫脩道之教而資於學問之功也夫氣稟不能移知覺不能奪不待問學安然而化則聖之事也奪而知所以存移而知所以反盡

夫問學以充夫性則賢者之事也溺於氣稟之偏誘於嗜欲之差不爲問學亡而不復則小人之事也雖然天之賦予者一受其成而不壞聖自聖賢自賢小人而自小人本然而固有者無加損焉所以與太極爲一爲命之地心之天也大聖大賢立極垂訓必本於是仲尼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利貞者性情則推本然而言也曰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則兼生質而言也蓋有本然之性則有生質之氣性統氣氣載性相須而一也故劉康公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言其位樂記謂人生而靜而言其體子思子則謂

天命之謂性而言其所受孟軻氏道性善而言其理之本然則無不盡也無不備也其言之差自告子始告子曰生之謂性生固可謂性矣而所以生之理則不言也是以差也至荀卿則斷然而謂之惡惡豈性也哉生質之情則有之其本則非惡也揚雄則爲淆亂之言曰善惡混性之理無不善其惡則情之流也源泉而滑之以泥其清潔之本在焉而遂謂之濁日月而蔽之以雲其昭徹之本在焉而遂謂之昏清濁不相入也昏明不相易也而可混乎哉本然之善蔽而爲惡惰而後之則性自在焉源泉清而日月明也烏可謂之混也至韓愈氏則以五性七情并義理氣

質合而爲一則過矣荀揚遠矣常謂性與情之品三則太拘而有未甚協也[illegible]曰其同者而言則萬殊一本自其異者而言則一本萬殊非三品所能限也至乎蘇軾則曰言性之差自孟子之定名[illegible]也豈不知孟子之言本諸孔子孔子曰元者善之長也[illegible]則性善者孔子言之也向無定名則人亦無定論[illegible]一偏之言也蓋孔孟之言性也本夫理[illegible]本夫氣是以至於繆戾而不知其非也大過天下一理會萬物一氣無非本然之全也堯舜與[illegible]之性同而其生質則異稷契顏曾則謂之人商均丹朱楊食我子越椒可不謂之人乎堯舜由之而聖

爲不由彼能安全此則恣而不[illegible]也語其本然則人與草木鳥獸異語其生質則人與草木鳥獸同雖曰人也而不能存則亦草木鳥獸也雖曰草木鳥獸也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苟能存焉則亦人也故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也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嗚呼物欲肆而天理亡能存之者鮮矣自言性者不一而善惡之說差又非惟不能存而爲惑世誣道者竊之誘人以善而道人以利懼人以害而驅人以惡以僞亂眞譸張誑妄入於人也深仁義道德之說不行使天下之人皆忘其本然之性而無復人道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遂底

于亂而淪于血肉悲夫

心

命之賦予則謂之性性之發見則謂之情性情之幾則謂之心命者性之本原情者性之功用心者性之樞紐性與情爲體段充周而無不具命與心爲主宰發微而無不在帝出乎震而成乎艮神則妙萬物而爲言人禀於命而終於情心則妙衆理而爲用自動靜而爲陰陽自陰陽而爲天地其所以然者太極也自命而爲性自性而爲情其所以然者心也故太極者天地之心心者人之太極也其幾則神妙其本則靜虛其才則施爲其用則不測而惟正

是主惟變是適動以道而裁以特雖終日動而未嘗動也動以欲而滑以私雖終日存而莫能存也尊而制之則入於錮滯委而任之則入於流放巧而用之則入於機械悖而行之則入於欺罔思欲靜之乃所以動之也思欲安之乃所以危之也思欲養之乃所以害之也故以思爲用復以思爲害不思則妄過思則妄不應物則妄逐物則妄以意爲才復以意爲害踰越則妄缺欠則妄當舉而不舉則妄不當發而發則妄以知爲導亦以知爲害蔽昧則妄穿鑿則妄當知而不知則妄不當知而知則妄妄則非心也故命可率也性可存也情可制也惟心也則難幾微而易

昧知覺而易動出入而易放圓轉而易流光明閃鑠容理以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所不體而莫能執其體是以難也惟仁可以全其德惟義可以盡其用惟智可以充其才惟勇可以弘其力惟畏敬可以閑其邪惟克治可以去其害不然則無不傷也無不忘也夫性非氣質無以見則氣質之害至于惡心非思慮無以見而思慮之差至於亡所以有問學之道而聖人相與爲傳而謹之也堯傳之舜曰允執厥中中者何心之全體也允執則不放矣舜傳之禹曰道心曰人心道心則其理人心則其欲也禹傳之湯曰無間此心則混然而一也湯傳之文武周公曰建中以

吾心之中建於吾民也文武周公傳之孔子曰純純則一而不二其心無物欲之雜也曰皇極自太極而爲君極皆心之用也曰禮樂心之品節則謂之禮心之中和則謂之樂也孔子傳之曾顏曰仁言本心之全德也曰一貫一心而貫萬事也曾子傳之子思曰忠恕忠所以盡夫心恕所以行夫心也子思傳之孟子曰中庸中者心之體庸者心之用也至孟子而著其所傳曰浩然氣言心之廣大無限量也曰不動心言動而得其理則本然之靜也前聖後聖一心相傳若合符節所以爲道德爲六經爲萬世立教爲生民立極至于今而人之類不至爲草木鳥獸至于今而

知有父子君臣長幼上下是非邪正善可爲惡不可爲直可行枉不可行是爲覇是爲王是爲中國是爲夷貊是爲君子是爲小人昭昭然不可欺則萬世一心也故不爲今之虛無而自棄不爲今之誕幻而自誣不爲今之差謬而殺天下後世則吾之心明白正大如白日之正中猶夫昔日帝堯之所傳則吾亦一太極有亘萬世而不死者苟溺於虛無惑於誕幻心術之差流毒締禍雖幸而生吾見其爲行尸矣

情

情也者性之所發本然之實理也其所以至於流而不返

者非情之罪欲勝之也蓋有性則有氣有情則有欲氣勝性則爲欲勝情則僞上智下愚所以不移賢不肖所以別也故情之生也發於本然之實而去夫人爲之僞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其理則根於性爲仁爲義爲禮爲智其端則著於心喜怒哀樂好惡其發見則其于情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可哀而哀可樂而樂至於好惡皆當其可而發則動而不括無非其實得時中之道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不失仁義禮智之德全則能制夫欲而復于性統夫氣而安於心如喜而濫美怒而遷怒哀之也而至於傷樂之也而至於淫善者惡之惡者好之忿懥恐懼憂患好樂皆不得其正忍而至於不仁悖而至於不義傲狠而至於無禮昧沒而至於無智則不能制夫欲失則踰閑放僻邪侈一入于僞亡本心之德昧本然之實則不能復夫性爲下愚爲小人與草木鳥獸並而絕夫人道所以必加脩治斷絕之功而用夫省責推致之力也修治既切功用既至則欲節而後情定情定而後心存心存而后性復性復則人之道盡人而盡夫人之道則可以謂之人矣故曰情也者性之所發其至於流而不返者非情之罪欲勝之也仲尼曰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又曰下學而上達夫性形而上者也情形而下者也性爲命之地情爲心之地故學

問之道始於下而終于上始於近而終于遠始於無知而終於無所不知所以盡夫心盡夫心所以盡夫性是以君子用力於日用之間造次於躬行之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洒掃應對進退以盡夫性與天道則一僞不容而無非實理也後世虛空誕妄之學行務乎上而不務乎下務乎僞而不務乎實談天說道見性識心斬然而絕念蹶然而無爲而不及情其所謂性與心者則安在哉可謂不情之學也造化之情著于天地天地之情著于萬物人之情則參造化而通萬物能盡人之情則能盡物之情能盡物之情則可以見天地之情矣是

下學上達之道自流徂源之事名教有用之學也

氣

道統天地萬物之理氣統天地萬物之形道入于氣則理入于形氣也者所以用道道形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故天地萬物在於屈信消長之間流峙聚結之內爲虛爲實爲死生爲變爲闔爲壯稚榮瘁爲晦明剛柔精聚而爲物遊散而爲變貫四時閱千歲振古而不弊焉者也人莫非是氣以生而理無不具混涵於性而斡旋於心發揮於情而著見於事業體於仁用於義撙節於禮昭徹於智充之以誠其力則爲勇其才則爲斷其油然莫之能離則

爲容浴以莫之能禦則爲大寓於理則歡然而喜惕於義則慘然而怒惻焉而內怨則爲哀懽然而暢豫則爲樂委曲於幾微之間而圓轉於變通之際覆冒於公普之地而挺特於正大之域其爲體也則動容周旋而無不正其爲聲也則合比律呂而無不和其爲容也則莊厲溫恭而無不正其爲色也則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故能與天地同流而貫萬物爲一是氣也自聖人而至於下愚其稟之也一也自赤子而至於耄期其用之也一也自生而至於死自死而至于生其本之也一也然其所以爲聖所以爲賢所以爲君子爲小人者存養之功至與不至也安然而

不待存養而莫或傷之者聖也養而存之而莫使傷之則賢也暴而傷之至於消沮悖逆則下愚而小人也存養之道積於義理止於分位出處以時動容以中齊莊中正而有立寬裕溫柔而有容發强剛毅而有執振於銷散之中收於流蕩之際重驚者以作志氣去虛驕以除客氣以然以安血氣暢沖和以宣滯氣致恬澹以充道氣去私人欲之私一以天理之公則雖小人而可以爲君子雖下愚而可以聖自爲脊索盡之中可以至於剛大矣乎 嗚呼天之賦予若甚大而人往往自爲小之氣所以載道也 人往往自爲壞之天地兩間無有限量則孰不當高視闊步而浩

然莫之遏也或者乃至於無所容俯仰慚怍手足莫措皇恐戰汗雖或爲鴟張跋扈猖狂恣肆其中則枵然而莫之有一旦臨小利害則屈喪俱盡皆人也而獨若是獨不知其所自耶

仁

理之統體則謂之道道之功用則謂之德德之充全則謂之仁故仁也者道德之要所以盡性存心焉者也其大原則出於天天之體曰乾而乾之德有四曰元曰亨曰利曰貞元者萬物之所資始而各一其性其中則亨利貞具焉而各一其元故爲善之長生物之本其於氣也則爲春其

於德也則爲仁人稟是德以生其理則具于性其用則蘊於心其端則爲惻隱其情則爲愛利其體則爲公普其所宜曰義其品節之分曰禮其眞是之知曰智其充實不妄曰信無非本然之全也在夫充之而已運會變化萬物紛錯天地之間莫不得其所者天之所充也動容周旋中理合道天下之人莫不得其所者人之所充也天而充之則人與萬物皆得其仁人而充之則亦天之仁也其或不能而至於不充者有害之者也天之仁而莫大也而或害之則本然之差不齊之氣也日月之晦食寒暑之舛諸風霆雨雹之陵暴草木鳥獸之夭折則於天之仁有未旣盡焉

然非天之罪也天之仁而猶或未旣盡況於人乎人之不仁也特形之私生質之氣其害之也有甚焉其至於不充咸其自取也夫理者天之公也欲者人之私也一理之不當一事之不仁也夫婦之道不盡則夫婦爲不仁父子之道不盡則父子爲不仁君臣之道不盡則君臣爲不仁至於酬酢萬變經理萬事宰制萬物私欲一萌則於其理莫能盡悖惑欺妄放僻邪侈忍鷙殘賊作於其心則戕性害己見諸事業則病人害物至於窮極則毒天下禍四海滋蔓於後世而傷天地之仁噫天之有戾氣而害於仁也小人之有欲而害仁也若是之酷也是之謂人勝於天惟

己制欲厭幾乎復而充之也仲尼贊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則仁也者配三極而爲用如是之至也於其授七十子之徒則各因其材而篤之與孝與忠與智與勇與仁之一事而不與仁之全於顏子則備與其三月不違於堯舜則曰博施濟衆其猶病諸信若是其重且難也蓋人之於仁其受之也無不全充其所受則雖天地聖人有時而不能是以難也其傳諸顏子也曰克己復禮爲仁則教之以學問之道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則語之以功用之歸而猶未旣盡與不一而足嗚呼以仲尼之爲教顏子之爲學而猶若是又矧其下乎如是

則仁不可爲也仁者人所固有也一念之合理一念之仁也一事之中節一事之仁也一物之得所一物之仁也若是其易也豈不可爲哉苟惟欲之從而不復於理則雖賢也而爲之難苟克其私而反之也雖衆人也而爲之易故極其所止而天地聖人有不能盡語其固有則愚夫愚婦可以能行則非難也亦不爲也嗟夫去欲則如拔山爲惡則如走墳反躬則如倒海克己則如登天語之曰有仁焉而謂難焉耳矣

敎

生物本之者道也載以氣而流以形使之各正

然不失其本焉者教也故播之以四時推之以六氣交之
以五行照之以日月之明鼓之以風霆之動潤之以雨露
之澤肅之以雪霜之威發揮其精神變化其氣無非所
以爲教以成夫道也人配天地以生其所以爲道爲教者
莫不備而其所以行道立教者則又有甚焉故自太極而
下教在天地宓羲而下教在聖人仲尼而下教在六經敎
之始生也則道之弊也聖人因而修之人之性始離而欲
漸長也於是有書契以代結繩人之欲漸長而漸踰分也
於是有法度以爲刑政人之爭端日興而漸以禍人也於
是有師旅以爲征伐世變日下人俗日偷於是遏害之防

曲爲之制因其情而導之使不塞因其情而遏之使不流
於是因其本然之倫而爲夫婦父子兄弟使之親親而不
離因其本然之序而爲君臣師友上下使之尊尊而不犯
因其本然之禮而爲冠昏喪祭朝聘會盟使之節節而各
盡其分因其本然之義而爲孝弟忠信婚姻任恤使之沛
然而各蹈其道因其本然之則而爲廉恥羞辱好惡使之
廓然而各盡其情而後不愆不忒信如四時升降舒教和
如六氣涵浸浹洽澤如雨露靡然從化速如風霆截焉法
令凛如霜雪五音純八風調兆民樂其生萬物得其所無
疵厲夭札而其躋仁壽教立道行而天下平天人相通上

下爲一神人之協幽顯罔間而人道始盡矣故教始於宓
羲成於堯舜備于周公定于仲尼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
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蓋宓羲而下至于堯舜聖聖相承
與潛補弊數之而後道備道備而後無爲天尊地卑而乾
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黃帝堯舜則中天下而立與乾
坤並而爲三也自帝堯舜氏沒經以夏商之衰教幾大壞
而周公制禮作樂備六代之典使天下之人徽而行之以
爲教教後立而一至大治厥後周衰自王一降而帝一降
而王王一降而霸所謂道與教者莫不亂之極而仲尼
氏出則與黃帝堯舜周公之位無創法立制之權不能脩

道立教以環天下而莫能用於是制作六經天人之理則
寓諸易天人之辭則寓諸書天人之情則寓諸詩天人之
政則寓諸春秋天人之則則寓諸禮天人之和則寓諸樂
性與天道之要立身行己之實則寓諸七十子問難之間
三綱五常大法大典而無不備先聖人之道具在沛然與
天地同流中天下而立亦與乾坤並而爲三也邵子曰春
夏秋冬者昊天之四時也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四經也
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備矣故曰太極
而下教在天地天地而下教在聖人仲尼而下教在六經
則太極爲教之始而仲尼爲教之終終而復始則仲尼宗

一大極也立經陳紀建極垂世亭毒動育範圍裁成其爲教也無窮天地在而六經在也天地不壞而此教不壞也故自仲尼氏没雖分裂於戰國火於秦汩於漢佛於晉宋魏隋之間而雜乎唐宜乎大壞一無所有而天地自若人之性不易也本然而固有者皆不亡而六經猶夫日月之昭昭也百姓日用而先王之遺澤猶在也彼所謂老與佛與凡異端者亦皆假之而奸其間也向無六經爲教則人之類滅而天地或幾乎熄天地熄而人之類滅則彼所謂老與佛與凡異端者將安所厝哉大哉乎仲尼之道六經之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其與太極並始終乎彼異端者又焉足爲重輕也哉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七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八

論

五經論并序

邵子曰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聖人之四經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是則四經也謂之五何哉其一則禮樂也夫論性者言四端而不及信序五行者土配王于木火水金故易書詩春秋之間禮樂爲之經緯雖五而爲四也惟所非齊奇耦錯綜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乃作易書詩春秋禮樂論

易

盡天下之情者詩也盡天下之辭者書也盡天下之政者春秋也易也者盡天下之心者也皆者聖人之於天下也刪定之而已矣於春秋也筆焉削焉而已矣其於易也則上下數千載歷四聖人或畫焉或重焉或辭焉不敢率易而備爲之設畫刻心焉始就于一端而已何獨如此之艱且遠也蓋顯天下之至神必待天下之至聖際天下之至微必待天下之至明况於以天下之至神於天下之至幽而爲大經大法也哉非至明者與至聖者迭興繼作累世遠而爲之則不能也所謂至神至幽者何也凡天下之非主不立無精粗巨細入小皆有生焉者一乃一神則天

之若樞也一裘之揚被主之者柱也一鐍之啓閉主之者鑰也是物也而猶有所主夫仰而目之蒼蒼然俯而足之廣且厚者昭然而往來而為晝夜者粲然而麗天並隱而夜顯者起於青蘋之末怒於土囊之口而撓天下者翛然而過空殷然而驚世油然而潤物突然而高沛然而就下者薈蔚蔥鬱而天且茂翼焉飛雲蹄焉走陸者而其中有黔首而横目衣冠而飲食有男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親君臣上下之分化化生生無時而已焉者是至大而至衆也主之者果何物哉唯其所為者至顯故其所主者至幽其所造者至妙故其所主者至神索之而不可得也聽

之而不可聞也視之而不可見也浩乎其無涯涘而無畔岸也漠乎其無紀極而無朕兆也搏之而無迹詰之而無徵也於是衆人之中有聖人焉曰吾民之性甚善而其智甚遠也是不可與草木並朽而無知焉乃盡己之心推而盡天下之心假天地萬物畫而為卦以示道之蹟明之所以主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衆人之中又有聖人焉曰吾民之情甚易遷而其智甚易惑也不可與[illegible]並變而同盡乃盡己之心推而盡天下之心引而信之以盡天下之變而重其卦明夫雖變而主焉者在也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衆人之中又有聖人焉曰吾民之欲甚大而其惡甚易長也懼其淪於非類而不返也乃盡己之心推而盡天下之心而作爻象彖繫之辭發理形象數之氣[illegible]迹之本以明夫吉凶消長之道進退存亡之理而乃使不失其所主而至幽者顯至神者著煥乎日月[illegible]乎而彌具也於是而始成夫易故易也者四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心而為之者非他經之所得比也詩書春秋如夏冬各一其時易則一元之氣貫天地而通四時也大哉易乎在天為神在人為心其在經也則為易合而言之一也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合而言之亦一也嘗觀之於吾心以寂靜感通而見[illegible]之易觀之於書於

奇耦變動而見有畫之易觀之於造化也於至順至微而見無體之易觀之於天地萬物也於至大至衆而見有體之易所易果何物也夫傳曰易與天地準或曰易準天地而已二天地之外無復有物乎曰天地無外其有外聖人存而弗論也聖人豈故欲以有欲者傳信也豈為是惚恍不可測者引而自高以為[illegible]也哉老氏能言之矣而入于偏釋氏能窮之矣而入于誕二氏之所以得罪於吾聖人也其曰易與天地準至矣

晉

孚于中則不徵於言徵于言者皆未孚于中者也故言之

愈簡則其辭愈篤辭之愈繁則其[illegible]愈[illegible]然則[illegible]
不然也言心聲也心有所用則言以宣之雖欲勿言其[illegible]
而勿言矣乎于中者其言自可徵也不乎于中而第徵於
言辭詞誕妄何勝也哉[illegible]觀天[illegible]自[illegible]至于帝嚳則泯
而不錄唐虞二代之聖也五篇而已[illegible]夏后氏之書四篇
之書十有七周之書三十有二周[illegible]商[illegible]于夏夏踰
于唐虞豈唐虞不及夏夏不及商[illegible]與[illegible]之寡而商
周之多也上世聖人之[illegible]統也宜其多而反寡後世聖人
之繼承也宜其寡而反多何也昔周豐之言曰有虞氏未
施敬於民而民敬夏后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殷人作誓

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謂去古遠而俗日益薄[illegible]
詐日益[illegible][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言[illegible]不言而喻故其言寡[illegible]
則言而不[illegible][illegible]多[illegible]快[illegible]至于帝[illegible][illegible]以
政簡以一不徵于言而天下信是以聖人[illegible]論也堯
禪舜舜禪禹三聖授受以天下與人而不疑有人之天下
而不與然而授受之際猶懼其不克負荷[illegible]爲故
堯之語舜曰允執厥中一言而已矣及舜之命[illegible]有說
焉加之以人心道心之分喻之以惟精惟一之戒三言而
已矣厥後湯武以臣誅君作爲誥誓以信天下之[illegible]伊尹
以臣放君作太甲三篇以明己之不得[illegible]周公[illegible]攝政召公不說

羣叔流言於是啓金縢之書作洛召誥命誥誥諄諄以一
己之誠破天下之惑是以彼如是之無如是之寡此則如
是之重且多也雖然是皆乎于中而有徵之言由疑而發
之耳自周室東頃五伯更政刑牲歃血而愈疑登壇載書
而愈叛交質子而愈弗信骨肉睽爲仇讎肝膽𤄃爲楚越
朝執[illegible]耳暮尋干戈不乎于中不徵于辭惟款是發聖人
傷而憂之乃斷自唐虞訖于周而定有徵之言以垂教以
明夫堯舜三代之世其中甚乎其言甚信是以傳大道破
大惑已大亂立大政不[illegible]是喋喋虛飾而已也嗚呼日與

而舉陰作聖人[illegible]而異端起異術之言慘刻之論從橫[illegible]
根恐喝之談[illegible]然而興豈惟不乎于中而不足徵也哉其[illegible]
之以言亂天下而莫知適從激奇發矣一憤而火于秦[illegible]
夫

詩

天下之治亂在於人情之通塞甚矣人之情惡塞而乎通
也故天下之亂恒生于塞而其治恒生于通君人者亦審
夫通塞而已矣激揚疏暢導之而使就于通剔抉滌蕩達
之而使去乎塞蓋塞則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交惡蘊
蔽崇地反目以相睽憤心以相戾枝枝惜惜以及于亂在
易則爲否通則上乎于下下乎于上上下相乎鄒[illegible][illegible]

暢乎相輝濟濟洋洋以臻于治在易則爲泰夫人之情猶
水也湮其流窒其源則必壅汨而內潰穴地而突出湍奔
而肆行不爲疏之而又防之[illegible]必泛流淪汾[illegible]湧蕩暴厲
沸而上行愈防之而愈深愈壅之而愈沛久且遠溢而一
決則必冥山懷岳以激衝乎津涯泝之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故善治水者[illegible]注之而已矣適其
性因其勢導之[illegible]已矣昔者[illegible]人[illegible]情之塞而弗通也
於是乎觀乎詩詩者述乎人之情者也[illegible]故喜
怒哀樂隨[illegible]也或興[illegible]之而已或形乎言
而已感之深也言之不足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永歎之詠

陵川文集卷之十八　一九

之所由興也喜而樂之嗟而爲之刺其失也爲之聞其
樂也爲之頌美[illegible]不至於[illegible]也而不
至於[illegible]樂之也[illegible]人人不
能者[illegible]不能盡[illegible]而歸之乎[illegible]公卿大夫
下逮[illegible]婦有[illegible]以不忤於君而知之矣下之情
無不達矣故致治之君觀人情也必於此乎取之於是
婦寺言之史書之瞽歌之於其將得而來之朝貢而陳之
太師[illegible]之君人者儼然而坐聽之聞其[illegible]者責備己而
與之[illegible]吾守德何修而樂此歟乃[illegible]曰益加修
行[illegible]益加檢潔齊樂盛作爲樂歌[illegible]之郊廟曰[illegible]

致也其聞怨以怒哀以思之音也瞿然而起愀然而變循
己而省之曰予得罪于天下矣予負責于後世矣干其違
天之誅矣前[illegible]往行何者之從禮樂刑政何者之舉揣以動
乎路深淵也懼然乎履虎尾也德日益修行日益檢以動
神人之怒猶可及[illegible]其不幸而萬民怨嗟四海抗[illegible]而君
人者無聞知思先而弗之覺禍至而弗之懼卒僨其社而
沈其宗此文武所以召之所以治宣王之所以中興厲之奔
幽之死乎桓之所以失政也至矣哉詩之於王政如是之
切也方人之情如是之隱也於治亂如是之較且明也故
有國者[illegible]者不可以不讀詩

陵川文集卷之十八　一七

春秋

六經一理爾自師異傳人異學各篤其所信而遂至于不
一易春秋之學相戾相遠相捍敵特其甚焉者易載聖人
之心春秋載聖人之迹心迹一也何遠之有彼學者見易
之神妙不測變通無盡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知鬼神之
情狀探賾索隱而逆知來物乃臨深以爲高而遺其迹視
拘拘於世數法度之間者以爲沉於流俗而不返也而學
春秋者於一言一動[illegible]一物必律之以禮而繩之以法
惟恐其弛而不嚴[illegible]而不切也而狹其心不知有變動
不拘周流六虛上下無常不可爲典要者故各極其所執

乖相格無有爲書而一之者盡易窮理之書而春秋盡性之書也易由正以推變春秋由變以返正者也人之性甚大而其理甚備在於行而盡之而已一行之不當一性之不盡也於是聖人因其性之分與夫分之節而制夫禮故人有是性必以禮行之而後能盡是性雖然行不可必也時得而行行之于時見于事業而已矣時弗得也行之於身著書立言垂訓于後而已矣舜禹湯文時得而行盡性於事業者也孔子弗得時行盡性于書者也而春秋者盡性之跡也故即性以觀性莫若即跡以觀性即性以觀性無聲無臭不可得而觀也即跡以觀性有徵而可觀也

故觀性之書皆莫若春秋孔子之著書也於易則翼於書則定於詩則刪而其於春秋也則謂之作何哉權天下之輕重定天下之邪正起王室之衰黜五伯之僭削大夫之專治亂臣賊子之罪以會國一儒行天子之事而斷自聖心書國書爵書人書氏書名書字黍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若易詩書之因其舊而加修之也至矣哉大經大法百王不易萬世永行舜禹湯文盡其性而行之於一時孔子之作春秋盡其性而行之於無窮也信乎其經民以來未之有而賢於堯舜遠矣故世之學者觀於春秋而行之足以盡性而學夫聖盡性盡而理窮則易在其中易在其中則聖在其中矣嗚呼三傳之偏與而論說紛紛豈惟不知與易一而各標異議莫知所從彼以爲是而此以爲非彼以爲非而此復以爲是彼出乎彼則曰余出乎此至於師弟異而父子不同己之僞是非修聖人之真是非喪則性爲可盡跡於是乎泯泯也下此而又有甚焉者誣妄者入于讖緯淫猾者入于叛逆深刻者入于刑名有王者起則必削而去之躡聖人之跡以求聖人之心用易以窮理用春秋以治天下則舜禹湯文之功業可指顧而至不然則其亦已矣

禮樂

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其既發情也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可哀而哀可樂而樂則情之所以率乎性也喜怒哀樂不當其可而發則非性情之正而人欲之私也夫人之有性也而必有情有血氣也而必有欲情欲常相勝也非情勝欲則欲勝情情勝欲則爲君子欲勝情則爲小人情勝欲則治欲勝情則亂故天下之治亂在夫情欲之相勝也聖人者懼天下之欲勝情也於是因其本然之分而爲之禮以節制之因其本然之和而爲之樂以宣暢之爲之禮雖有欲而不能踰爲之樂雖有樂而不能悖天下有僭越之姦狂狡之戾則有禮以折之有忿疾之亂鬱塞之慝則有

樂以釋之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故禮樂者王政之大綱也得則治否則亂聖人致治之功必於此乎取之而不敢易也以性情治天下以天治人非有我之得私也故禮樂之治王者之極治也自宓犧而上理具而無器宓犧而下器具而無文至乎唐虞文具矣而未備至乎周公理與器與文於是乎大備故其中間有堯舜之治有夏后氏之治有殷湯之治有周文武成康之治夷厲而下欲勝而情亡禮樂之理寖以昧而其器寖以缺致治之功寖以隳而王政之大綱寖以不舉[illegible]以幽而周室大壞平王而東禮樂遂爲虛文矣陵夷至于孔子雖欲與之焉得而與之

乃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於是因魯史而修春秋以明禮就大師而正雅頌以明樂然而無其位無其權明王不興卒不能復禮樂之實第存其名而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告朔之禮不行是實亡矣羊存而何益而孔子惜之者謂名存而實亡愈於名實之俱亡也噫夫禮樂根於性情而其蔽至於虛名之不能存天下之治從何而興乎自是而下判爲十二析爲七國并爲孤秦燔燒詩書削禮瘠樂置生民于鈇鉞之上用鞅斯申韓之術一以刑法繩下而遂至于亡嗚呼禮樂根於性情文與器雖亡而生民之性情未亡也有明主舉而行之禮樂之治可復矣

思治論

無意於取而有意於治者殷周也有意於取有意於治者漢唐也有意於取有意於治而不知所以取與治者晉隋也取之以道治之以道其統一以遠取不以道治之以道者次之取與治皆不以道者隨得而隨失也嗚呼安得知治體者與之共論治道乎治少而亂多也尚矣所以然者知治體者鮮也將百萬之衆舉天下如鴻毛者易得也決策制勝應皆偏聽者易得也平賦役調糧餉聚如兵山運

如風雨者亦易得也至於秉幾挈勢以仁義道德厝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則難矣故漢知所以取之者董公子房也知所以治之者賈誼董仲舒汲黯也漢不能盡其用所以僅能爲漢而不能三代也漢季之失天下也知所以取與所以治者孔明也天不盡其用不能三代而區區庸蜀也晉既盜魏又欲取吳取所以取與所以治者羊叔子也使能用其取而不知所以治是以隨得而隨失也唐有天下因隋之亂名義近正知所以取其觀之治魏徵房杜知所以治惜乎衆目雖舉而大綱不立也是以一治一亂卒債以亡僅能爲唐而不能三代也三代而下千有餘歲竟不

能復其治何治如是之少而亂如是之多也蓋雖有願治之君而無知治體之臣僅爲一時之治而已雖或有知治體之臣而復無願治之君汶汶於世卒不能用一時之治亦難也嗟夫世變而既下矣可求之數可挈之勢豈遂無有哉前世則亦已矣

國家奮起朔漠奄有北土一舉而奴燕雲再舉而滅夏又再舉而得關中又再舉而復汴蔡荊襄蜀漢繼踵而破高麗瀚海絕日出之國奉命下吏汶車烏孫崑崙虜泉日入之地盡入幾甸臣漢唐之所未臣奮揚突厥渤海蕃昊夏蹂斥宇內四十餘年矣豈無意於取乎而不知所以治之者夫

得寸而治之國之寸也得尺而治之國之尺也務取而不治猶獲石田也夫致治之道自治爲上治人次之自治其本也治人其末也本固則末盛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言本既撥則枝葉從而害矣又曰綿綿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言本根既則可以求福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於國乎所謂本者不勤遠畧而反自近者始也修仁義正綱紀立法度辨人材屯戍以息兵務農以足食時使以存力輕賦以實民設學校以厲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選守令以宣恩澤完一代之規模開萬世之基統耶此爲之不求之於外大總其綱小持其要上下井井有條不紊蘇罷癃補益元氣如此數年治體既定綱紀日張戶口增益民物繁夥禮義隆懇心格其非風俗完厚上下安妥如磐而飫如醉而醒如瘠而肥本根既固德威惟畏弱國入朝强國請服矣蓋不屈則無以信不信則無以關不靜則無以勤不存則無以拖理勢然也苟信而不屈動而不靜施而不存馮鋒恃銳謂莫己若鮮有不斃者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言兵以禁暴誅亂不可窮也又曰天下雖强好戰必弱言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不可久也夫文止戈爲武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此武王之所以爲武也國家擁百萬之衆

衡制夷夏莫敢誰何雖數年無君無犬吠之警豪傑弭耳辟目奔走奉戴吏民竭膏血倒倉庾空杼軸罄筐篚以供賦役可謂力勝矣必憲厥旨銳固其本根淳厚之舉也焉有用兵四十年而不已者乎遺民安得不膏斧鉞棄草莽乎有千金之璧而不琢執之以擊瓦礫而不以爲寶不玷而缺亦云卒矣曷若琢爲琮琰璧之圖而藏之密與天球河圖爲一代之寶乎蓋不智不勇然後可爲大智大勇不恃其力然後可以大用武然後役其智者則必至於闇肆其勇者則必至於困竭其力者則必至於踣以智力勝人者人亦以智力勝之矣以義勝人者天下無敵也綱紀禮義

者天下之元氣也或偏或全必有在而不亡天下雖亡元氣未嘗亡也故能舉綱紀禮義者能一天下者也不能舉綱紀禮義者安於偏而苟且者也天下嘗分裂矣昔秦不能舉而漢舉之漢所以一天下也吳不能舉而晉舉之晉所以一天下也陳不能舉而隋舉之隋所以一天下也隋不能舉而唐舉之唐所以一天下也南唐吳越不能舉世宗二趙能舉之宋所以一天下也晉隋不足稱也粗立綱紀猶能一天下矧於幅員萬里巍巍堂堂莫之與京能舉綱紀禮義乎其混一區宇囊括海內厝天下於泰山之安而四維之也必矣天下之勢必一方之綱紀禮義立天

命之人歸之而後天下一此善於彼而後天下一也醜德齊莫能相尚欲以力勝之亦之前聞也縱能勝之不能安之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反使乘時徼幸欲羽毛而待風飆者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羊祜所謂既平之後方勞聖慮者也今梁秦之西東既被其澤綱紀既立矣河朔之民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使河朔之民亦如梁秦復加之以意而致之以理不在於耀武萬里之外而可以文致太平豈惟生民之幸天下可一社稷之福也嗚呼二帝三王不得見之矣舍漢唐何適也漢唐又無及矣舍今之世何適也詩曰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經布衣也夫復何言念之而已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者幸留意焉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八

論

辨微論

二十篇

儒[illegible]立而異端作儒之實亡而異端盛實既亡矣虛名之儒何益乎是以不競乎異端是以天下之人蚩蚩擾擾復以儒為異而不知異端之為異也夫道行乎一喪乎二天下治乎一亂乎二矧異端之多乎哉昔三代無儒者而天下皆儒也後世有儒者而天下無儒也三代之盛莫盛乎周周之盛莫盛乎禮樂自黃帝至乎文武六代於是乎

備有異服異言之典有反常惑衆之誅居有服章動有儀則出有權衡入有規矩沉涵仁義優游禮讓咀咏德澤方此之時人人皆儒而天下無儒之名也是以成康四十餘年德著刑措可謂盛矣及周之衰禮樂廢缺王政下移僭度不謹孔子有天縱之聖而不位君師六代之典於是大壞吾民日趨乎異孔子沒諸弟子各以其說遊於諸侯而儒之名始立孔子之時已有過不及之差愚魯喭辟之不一旣本揭原分幹摧枝折異端於是乎作是以子夏之後流而為莊周李斯出於荀卿之門而周亂其理斯削其跡隳先王之制滅先王之道黃老之不能一存撤天下之藩籬破天下之畦町則孰不得鼓舞倡測於其間哉是以申韓以刑名孫吳以兵儀秦以辯說矣為我墨翟兼愛雜然鋒出燊然星布至於漢氏賈誼以王佐之才學未窮理之時而術或淪於縱橫遷學名無綜先黃老而後六經何者儒之實亡而異端以是為所從也遂致後世恣肆而老佛横放入之溺亡人之家傾人之天下塗吾民之耳目亂吾民之心術斲吾民之天性而不可救藥也悲夫孟軻氏辨之於微而時人弗知仲舒欲罷黜百家而孝武不用韓愈氏力為之爭而竄逐南海三人者非不為大儒也而不能必滅異端措天下於三代之隆躋吾民於康衢遂吾民

於仁壽者衆皆羣然而從之欲以一己之儒一天下之異是猶致寇於室而坐甲于戶也力而禦之死而敵之其為勝也不亦難乎然則天下遂為異也亦有時而出也邪道與時不可必天欲三代斯民也育斯民也必有大聖人者舉三代之隆以勝之矣不然則其亦已矣雖有孟軻仲舒韓愈者亦無如之何矣孟軻仲舒韓愈者猶無如之何觀今日之文章斷今日之事業吾為無望爾也夫

禮樂

天下之事有幾有時興喪成敗繫焉有不舉而無幾與時則已矣其不舉天也非人也見其幾忽易而不乘過

其時苟且而不進而遂至於不舉者人也非天也夫可舉之時可爲之時千載一會適丁其難哉故三代之後禮樂不興非不興也失其幾而遠其時也失其幾而遠其時雖有知者亦無如之何矣文中子曰使諸葛而無死禮樂其可興乎諸葛而無死天假之年蘇魏復漢則有之矣禮樂之興喪何諸葛之足繫哉天下襲訛踵陋蹈枉與僞五百有餘年矣禮樂之興喪留侯叔孫通孝文不任其責尚何諸葛之足責哉昔周公攝政遠邇而管蔡諸諞焉而公與疑上齋而王不知戎商始革未洽周化千載之下聞者猶危公公乃癃癃皞皞曾不㳄滯七年之間收六代之典制

禮作樂頌之於明堂竊嘗計之管蔡公與之禍大而公不懼禮樂之事甚近而緩也公汲汲而爲之何哉蓋幾不可失而時不可遠也苟計一己之私廢萬世之典公不知也使天下淪于非類公不仁也故公之不計一己之危而必爲萬世之典此周公之所以聖也留侯佐高帝誅暴秦蹶彊楚平定天下灞上一言直作伊周借箸之籌便同湯武天下既平納履而去其遜倫之跡亦高矣保身之知亦明矣而漢制皆因秦敝不爲之革蕭何之圖書皆秦人奮私智破古法吞噬天下之汙跡也而遂用之使漢之禮樂不以不能比隆三代雜而不純者留侯誤之也豈留侯言之

而高帝不聽邪詩書之綿邈陸賈稱之使爲之著書義之迂闊三老言之即爲之縞素矣遷都之重婁敬陳之即日而西駕矣刻留侯腹心之臣禮樂天下之大事創業垂統子孫之所儀刑也帝有從諫如流之美豈言之而不聽哉禮樂之興適其幾而會其時留侯者外無管蔡之譸內無公與之疑上無成王之不知而乃忽易而不爲苟且而不進何哉此留侯之所以能爲漢世佐命之大賢而不能知周公之聖也與蓋留侯才知有餘而學術未備故不足獨任禮樂之責顧之者又有叔孫通也叔孫通上及遺周之緒仕於秦臣於漢周之完典嘗見之矣秦漢之重畫

知之矣當漢室創制而不舉三代之餘韻乃剽掠秦餘俯仰隨世使禮樂壇先沉埋葬于九京泯然無聞於後帝乃謂朕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使帝而有知通之罪其容誅乎雖然通以腐儒之姿乘時徼利覩其徇二世者可知矣當紛紜征伐之衝士未息肩彊梗之將搖蕩彊場謀畫大臣不爲之營禮樂之事通又何足獨任之故留侯任其責於上通任其責於下孝文任其責於終而已矣漢承秦敝至于孝文天下屬安治賈誼言宜改正朔易服色興禮樂而孝文乃謙讓未遑遂因常蹈故亡秦之制訖爲盛典後王後帝繼承承恬然處之而不以爲非也或欲革之而又以爲異

也是以後世知者而不能行行者而無其時禮樂終於無
興矣嗚呼漢唐之幾一失禮樂之治遂百千祀而不能復
唉二臣一君不待不任其責

學

智一而不鑿者故學純而不駁一而不鑿則得者精而成
者大純而不駁則守者固而行者正是以建大郡奏大變
斷大或紛紛而至而不秦儀萌而起而不動以一身而鎮
天下天下與之以一言而率天下天下從之此大人君子
之爲學所以安天下也小人之學異乎此所以亂天下也
天下之安危繫於大學而已矣大人君子之爲學也用智之

公也公則一故其學純外物不能間入以相撓也故能御
物而不淆矣學純故有器有器故有郡有郡故不爲私奪
所以天下恃之以安也小人非不學也用智之私也私則
有欲有欲則屈乎物一心爲而萬物屈之是以中無主而
外無正天下因之以亂也學而因以亂天下曷若不學之
愈乎不學則樸督重厚而無欲猶足以鎮天下而不至於
亂天下也夫人而有智而資之以學不至於大聖而必至
於大姦故周公王莽皆學也而周公以之安周王莽以之
篡漢周勃霍光無學也而勃能誅諸呂而立太宗光能廢
昌邑而立宣帝臨大郡而不奪於學之以亂天下不若不

學之爲愈也嗚呼後世之學又異於此矣既不能至於大
聖又不能至於大姦又惡其名而不能爲之不學或徇時
爲骫靡之文或爲人爲纖巧之利或射利而爲瑣末之業
既不能安天下而亦不能亂天下華學乏學之而無用
爲之而無益智分而不一業駁而不純器促而淺無以容
節錯而卑無以立使先聖人正大之道隳而不舉民俗日
僞以偷而曰吾學矣果何學也嗟天下其爲學者耶則彼
業綴辭者多矣哉大冠橫大襜竟都而會俞者多矣其有
學者耶未聞有以正大之學安天下者也彼道之不行天
下之不治非時君衆人之罪余輩之罪也

學

天下之無全才也惟偏之然也古之學者一而要今之學
者雜而偏一而要也故能爲己而其才所以全也雜而偏
也不能爲己而其才所以不全也嗟夫學而不能爲己
不能全其才尚何學之貴也哉蓋人之爲學所以致吾之
知也一則其智不分而見者博也要則用力不匱而蓄者
厚也雜則其智分而見者寡也偏則用力勞而蓄者鮮也
見者博而蓄者厚此才之所以全也見者寡而蓄者鮮此
才之所以不全也今夫日一而已故能光臨天下照耀萬
物物不能欺是非不衆也的爲而自照之不暇能及於

[illegible]何者[illegible]一而星羅也雖然後世之不能古也[illegible]
[illegible]爲古之爲學也道一而已矣後之爲學也異端之[illegible]
也故古之爲學也易今之爲學也難古之爲學也[illegible]
掃應對長而性與天道此牢三下而必有[illegible]爲如此[illegible]已
後世之爲學也何多[illegible]之學有文章之學有[illegible]
故之學有經史之[illegible]數卜筮之學有地理之學其至
者有性理之學有象數之學其甚者則有老莊之學浮屠
[illegible]申韓孫吳之學至於百家衆流又有不可勝數者其
爲儉卷有[illegible]身不能纖悉者是以各以其所習者鳴或
以徼名或以[illegible]以[illegible]欺世誤天下或以干仕祿或以全

身自[illegible]是以智不能一而才不[illegible]全擾擾紛紛日趨于[illegible]
而卒不能及古[illegible]皆言之武帝欲罷黜百家
表章六經[illegible]武帝不[illegible]以漢之隱[illegible]
舒之純賢[illegible]抑六略[illegible]遂[illegible]使天下遂
無全才學者無所歸不入於[illegible]此後世其亦已矣

學

學者學夫舜而已矣學焉而不至逢不失爲伊呂稷不失
爲顏孟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下此而何學焉噫後世
功利之說行學顏孟者鮮矣矧於舜乎其以舜爲無功利
歟任禹而水土平任稷而烝民粒任契而五品遜去四[illegible]
而天下安則有大功大利及於萬世者矣其以舜大而難
學歟舜人也我亦人也舜性也我亦性也舜心也我亦心
也苟篤力行而有所至則亦不難矣其以舜非豪傑歟匹
夫而爲天子則亦豪傑矣何遠而不爲哉夫舜之爲舜而
所以如是非直有赫赫大過人而人不可跂及者亦循其
本然之德積而化之也何難之有顧第弗學耳彼世之人
見小利而忘大利見小功而忘大功邇者迂之而篤于遠
細者忽之而謀于者悖仁義中正而直以取富貴爾夫舜
之事莫不舉聚笑之而以爲愚且誕自謂絕楚豪邁過之
也及計之於終其所成與其所至乃不能睎伊呂顏孟之

末光矧於舜乎故曰後世如有作者虞舜不可及已嗚呼
功利之誤世也深矣自其說一行而三代之學遂廢聖人
亦從而不作以及于今泯泯也蓋天下之人有血氣之性
故有利欲之心有利欲之心故有功名之志有利欲之心
必爭奪以充其心有功名之志必爭奪以充其志莫有自
反而以本然之分制之者此亂之所由生也是以秦漢而
下詐辟戰鬪凝人之血以爲池積人之骸以爲臺磨牙而
爭之力相軋而計相勝以千萬人之命易尺寸之功以千
萬人之生易毫末之利籍籍紛紛魚腐肉潰竭天下倒四
海不足以充利欲之心塞功名之志也又惡知天下之有

舜哉

經史

古無經史之分孔子定六經而經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經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書史之辭也詩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斷也禮樂經緯於其間矣何有於異哉至馬遷父子爲史記而經史始分矣其後遂有經學有史學學者始二矣經者萬世常行之典非聖人莫能作史即記人君言動之一書耳經惡可並雖然經史而既分矣聖人不作不可復合也第以昔之經而律今之史可也以今之史而正于經可也若乃治經而不治史則知理而不知

跡治史而不治經則知跡而不知理苟能一之則無害於分也故學經者不溺於訓詁不流於穿鑿不惑於議論不尼于高遠而知聖人之常道則善學者也訓詁之學始於漢而備於唐議論之學始於唐而備於宋然亦不能無少過焉而訓詁者或至於穿鑿議論者或至於高遠學者不可不辨也學史者不昧於邪正不謬于是非不失于予奪不蹈于忠佞而知所以廢興之由不爲矯詐欺不爲權利誘不爲私譽蔽不以記問談說爲心則善學者也古無史之完書三變而記于左氏始以傳春秋錯諸國而合之馬遷作史記離歷代而分之溫公作通鑑復錯歷代而合之三變而史之法盡矣古不釋經亦三變而及于今訓詁乎漢疏釋于唐議論于宋三變而經之法盡矣後世無以[illegible]也但學之而不遺辯之而不誤要約而不繁得其指歸而不異而終之以力行而已矣嗚呼後世學經者復務於進取科名徇時之所尚破碎分裂經之法復變矣學史者務於博記注鉤議辯釣聲譽以愛憎好尚爲意混淆蕪偏而史之法復變矣其將變而無窮耶其亦變而止於是耶其由變而經史之道遂亡也耶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昔人之譏猶若是矧於今之變乎變而不已其亦必亡矣

厲志

與時而奮者眾人也無時而奮者豪傑也士結髮立志挺身天地間稟天地之正性鍾天地之正氣備五行之秀孕萬物之靈豈偶然也哉彼一草木一花實一鳥獸魚龜得五行二氣之一偏而已猶且無無用者或以藉或以構或以茹以餌而皆有用矧於人乎故天下無無用之物亦無無用之人人之於世治亦有用亂亦有用天生斯人豈欲其治而安於享和亂而安於避禍治亦無用亂亦無用徒樂其生全其身而已乎必有用也已必有用故亦必有[illegible]必有爲故天下無不可爲之世亦無不可爲之時矧然[illegible]

常而厭變安逸而惡勞徇苟且而偷生者衆人之性也與時而進退遯世而俯仰者衆人之情也知己之有用與己之有爲者百千人一焉而已矣知己之有用與己之有爲而必于用必于爲者又萬億人一焉而已矣至治之不與天下之恒于亂也此故之以夫故士之聰明睿知而達乎此者必以天自處以生民爲己任而不偷也是以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一夫不被其澤撻于市文王不遑康寧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孔子去魯奔衛不用于齊躓于楚畏于匡逼于宋餓于陳蔡之郊而歸乎

天下孟子不果於梁不遇於魯臣於齊諄諄於滕薛是故聖賢者豈不知安逸之爲樂哉知己之有用與己之有爲使爲日以孳孳而不敢自棄而私焉耳或遇或不遇或窒或亨有所成無所成繫之天而已矣顏子之所以安於陋巷而不動者有仲尼任天下之責而無與於己也嗚呼季世孰知有此哉公道不立而人人自私也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槁其形灰其心以絶棄人自同于麋鹿安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恤也市朝之士溺而不回狃于利徇于欲既得而患失自同于狐鬼安視天民之斃而莫之顧也文章之士華而不實工麗緝衒辭令以沽名而賈利自同于倡優安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濟也由是而言道不喪天下不亂可得乎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今而天下既若此矣文王其有乎爾亦無有乎爾豪傑之士將安坐而待之乎將亦有爲乎哉有其時而後有爲乎

時論

堯舜遠矣而不可得也三代曠矣而不可及也二漢寂矣而不可見也堂堂中夏幅員萬里吾民將安所之乎堯舜三代二漢之世亦吾民也今而天下亦吾民也吾民不變則道亦不變道既不變則天亦不變天何遠而不可得不可

及而不可見也哉亦無由焉爾乎亦有由焉爾乎生民之制至於堯舜古有不平有不備及此而平矣備矣有不至而有不盡及此而至矣盡矣此二聖者生民之極也故孔子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謂生民以來至于堯舜始垂乾坤而法三也三代之君即堯舜之成功而行之以義不激擾不矯造生民樂生千有餘歲以及于秦秦不蹈道隳功而悖義堯舜三代之制始大壞迨秦多歷年所肆其凶毒吾民不殲于斧鉞則患瞽與以終其天性無異於草木鳥獸而人之類滅矣天矜吾民二世而亡有漢氏興追蹤前世結絶理斷補漏塞罅雖王道未純而

有三代之遺風文中子曰二帝三王不得而見舍兩漢將安之乎四百年天下無二志終之以禮樂三王之舉也故堯舜而下三代而已矣三代而下二漢而已矣後世不可及也二漢之亡天地無正氣天下無全才及于晉氏狙詐取而無君臣讒間行而無父子賊妒肆而夫婦廢骨肉逆而兄弟絕致夷狄兵爭而漢之遺澤荒矣中國遂亡也故禮樂成于秦而中國亡于晉已矣乎吾民遂不霑三代二漢之澤矣乎雖然天無必與惟善是與民無必從惟德之從中國而既亡矣豈必中國之人而後善治哉聖人有云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苟有善者與之可也從之可也

何有於中國於夷故符秦三十年而天下稱治元魏數世而四海幾平晉能取吳而不能遂守隋能混一而不能再世以是知天之所與不在於地而在於人不在於人而在於道不在於道而在於必行力爲之而已矣嗚呼後世有三代二漢之地有三代二漢之民而不能爲元魏符秦之治者悲夫

傳國璽論

上世帝王所以立政傳信考文議禮則有瑞玉服章符節左契各爲一代法制別等衰辨上下列貴賤定尊卑以爲名器而不以爲傳故唐虞夏殷周之制代各不同其受命也莫不革故而易新其先代之寶世所共珍而不忍毀之者如大玉夷玉天球河圖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等或以爲藏或以爲分以爲寶器而亦不以爲傳故或在王朝或在侯國宗洮社僨則轉而之他爾而其所以爲傳受而守之而莫或敢以置者在夫道而已矣初自道傳而極極傳而天天傳而地地傳而人與萬物聖主受命爲天地人物立主乃復以道爲紱而以爲傳故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本於天命根於皇極原於心性仁義謹於存養畏敬明於夫婦父子君臣上下察於綱紀禮樂文物政事是以爲二帝三王而道高萬世生民之治古今

莫及未聞有後世帝王所謂傳國璽者也及秦始皇并天下奮私智盡滅上世帝王之制自謂德高三皇功過五帝乃兼皇帝之號而爲皇帝璽綬以滅趙所得楚和氏璧制詔丞相斯篆其文刻爲傳國璽其文謂受天之命既壽永昌於是除謚法謂已爲始皇帝其餘以世爲號傳之萬世乃二世而亡子嬰降而漢得之漢之佐命如有意於三代隨秦而從周以爲是物既亡楚又亡趙復亡秦乃滅國所得與斬白蛇劍並藏之武庫傳示無窮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并爲一代寶器取藍田渾璞刻爲大漢受命之璽以示惟新可也乃自比秦之子孫遂以爲傳國璽於是

寶爲神器僞國之委寶不甘棄揶揄欲以爲已有能於國
勒問於寶光而寶於王莽寶於王寶寶於更始上於盆子
復歸於光武至使肘後之石誤張豐于死東漢之亡劫於
董卓獲於孫堅拘於袁術卒入曹丕之手魏傳之晉愍懷
之難入于劉石後歸于金陵天下之人遂以爲帝王之統
不在於道而在於璽以璽之得失爲天命之絶續或以之
紀年或假之建號區區數寸之玉而爲萬世亂階矣厥後
晉傳之宋宋傳之齊梁陳陳傳之隋隋傳之唐而五季更
相爭奪以得者爲正統遂入于宋靖康之亂爲金所有由
漢以來始有傳國璽十餘代千有餘年竟不能復二帝三

王之治所謂天命心性仁義禮樂與夫綱紀法度治世之
具而皆不傳始則雜乎王霸終則盡爲苟且其甚弑奪攘
蹂躪血肉污穢皇極者不可勝言嗚呼傳者而弗傳也弗
傳者而傳其治亂相反也宜哉彼嘗有是而亡其國矣吾
今得之其誠爲吉祥也哉昔湯伐桀于三朡俘厥寶玉誼
伯仲伯以爲非而作典寶言帝王自有常寶不可以亡國
之物爲寶也嘗嘶莽奪璽之曰元后罵曰若自以金匱符
命爲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雖一時
忿激之言最爲得理者也孰謂後世帝王無是二臣一婦
人之言哉不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竟寶呂政亡國之器

襲訛踵陋莫以爲非可爲嘆惋也且其制名以爲傳國璽歟
以國傳之人與子孫也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可以謂之
傳矣武王傳之成王成王傳之康王可以謂之傳矣凡不
以禮授受者皆不可謂之傳征伐而得則謂之取篡弑而
得則謂之奪攘竊而得則謂之盜仍謂其璽爲傳國可歟
或曰然則稱璽可乎曰信以傳信既以爲典矣可述纘而
不用乎一代受命自可爲一代之璽更其文爲一代之文
國亡則藏之秦不傳漢漢不傳魏可也光武傳之明帝明
帝傳之章帝至於建安禪代之際更爲魏璽可也獨以秦
璽爲歷代傳國之璽不可也近世金亡而獲秦璽以爲亡

國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以爲寶一帝一王各爲之寶不
以爲傳雖曰變古乃所以復古也故著論以推本云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九

雜著

內遊

昔人謂漢太史遷之文所以奇所以深所以雄雅健絕超
麗疏越者非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遷生龍門耕牧河
山之陽南浮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
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筰昆明還于
河洛能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其氣然後吐而為辭筆而為
書故曾欲學遷之文先學其遊可也余謂不然果如是則
遷之為遷亦下矣勤於足跡之餘會於觀覽之末激其志

而益其氣僅發於文辭而不能成事業則其遊也外而所
得者小也其遊也外故其得也小其得也小故其失也大是
以史記一書甚多疏略或有抵捂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
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賤
貧其於書法也則記蓄而志寡項籍一夫也而述本紀與堯
舜並陳涉役徒也作世家與孔子同其失豈淺淺哉故欲
學遷之遊而求助於外者曷亦內遊乎身不離於衽席之
上而遊於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遊於千古之上豈
區區於足跡之餘觀覽之末者所能也持心御氣明正精
一遊於內而不滯於內應於外而不逐於外常止而行常動

而靜常誠而不妄常和而不悖如止水衆止不能易如明
鏡衆形不能逃如平衡之權輕重在我無偏無倚無汙無
滯無撓無蕩每寓於物而遊焉於經也則河圖洛書剖
劃大古掣天地之幾發天地之蘊盡天地之變見鬼神之
跡太極出形面目於世萬化萬象張皇其中而渾淪洞豁
崎嶇充溢因吾之心見天地鬼神之心因吾之遊見天地
鬼神之遊周誥商盤禹謨與其諄諄忠敬貫日月開金石
都俞吁咈号乎灝灝唐虞三代之治懽然而見風雅變正
諷賛刺美洋洋乎中聲鼓動至化元經筆削黜邪值正彝
植晉文霸心方修而束之以遵繩之以義亂臣賊子禁其

欲而不敢肆[illegible]既周遊而歷覽之乃升正大之堂
入高明之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拱揖而坐皐夔伊呂
亞風牧而侍孟軻氏辨乎其間而顏曾孝為荀揚奉為燕
煦乎育物之仁含含乎制物之義位尊卑辨上下治神人
之懽和而不流之樂別嫌疑明是非照爝照晰之智閑而
存之之敬實而守之之信化而極之之聖死生之說神應
之妙大發其閫而謹言誠行放闢斥除聖路廓清而天宇
泰定至矣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何
盛爾也而後易志願精而遊乎史廢興之跡邪正之由大
君大臣之所以盛小惠小道之所以蔽權樂之所以興致

刑之所以養國勢之所以張國本之所以强萎俗薄之所以遷禍亂萌折之所以致紀綱之所以明風俗之所以壞敎化之所以行見其犯誅賞而王義詳也思得仲尼者而筆削之見其典故廢而法制刺也思得周公者而振起之旣遊矣旣得矣而後洗心齋戒退藏於密視當其可者時時而出之可以動則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蘊而爲德行行而爲事業固不以文辭而已也如是則吾之卓爾之道浩然之氣蔑乎與天地一團不待於山川之助也彼嵩山喬嶽高則高矣於吾道何有長江大河盛則盛矣於吾氣何有故曰欲遊乎外者必遊乎內噫以史遷之才果未遊於內邪畫亦溺之者過矣

敘書

中統元年使宋宋人館留儀眞三節人爲德齋孔晉初不知書資穎異可教積六七年皆能通書傳作字使有楷法及被劫殺至新館惟二子李金若蘊乃論定學書筆法次第使知王筆之所自古之大匠遺跡在而不亡者古文實黃帝命蒼頡制字稱爲書契文號科斗書三代秦漢以來鐘鼎款識皆是也欲知其所以然則有許愼說文耳篆周宣王時史籀變古文科斗爲大篆今存者秪有石鼓文數十字至秦李斯刪大篆爲小篆今之篆皆是也李斯則有泰山及嶧山碑漢碑中或有之皆可學也唐以來李陽冰尤精絕今存者庶子泉銘及新驛記耳金党懷英陽冰之後號稱獨步世多有之法度尤備所當學也隸秦程邈變古文大小篆漸生楷法以其佐隸謂之隸書猶有古篆法八分故又謂之八分書凡諸漢碑皆是也如蔡邕石經梁鵠鍾繇孔子廟受禪碑諸石刻唐以來蔡有鄰金党懷英皆當學也凡學書須學篆隸識其筆意然後爲楷則字畫自高古不凡矣楷東漢王次仲後變隸八分爲楷書言字書之楷則也以其法度謹嚴精盡故又謂之眞書其小者謂之小楷鍾繇皆以來凡爲書皆先小楷故爲書法之本能小

楷則能眞行草學眞大字扁榜等自是擴而充之耳魏鍾繇賀平關羽表等晉王羲之黃庭經樂毅論東方朔畫贊王獻之洛神賦智永禪師千文歐陽詢溫彥博姚思廉墓誌九成宮銘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碑張旭郎官石記顏眞卿杜濟墓誌皆規矩大匠技極而意無窮者褚遂良薛稷徐浩柳公權李邕皆唐代名家凡墨蹟碑黃臨二王書及諸石刻皆當以爲程式其次楊凝式千文蘇軾爲錄開孝經黃庭堅南康郡大君行狀米芾金剛經雖少變楷亦各出奇也其學眞大字王羲之瘞鶴銘顏眞卿中興頌離堆記東方朔畫贊乳宗碑宋文眞公碑塔銘并楷碑蔡

晝錦堂記蘇軾潛珍閣銘黃庭堅楊震傳趙篆文御史
箴皆備極法度字畫筆力扁牓大字至丈餘者金王無競
燕都諸宮殿寺廟及汴都諸宮殿門牓古今第一所當學
也行魏晉以來又變楷法自圓熟而趨簡易楷如立行如
行故謂之行得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行草晉以來諸公
書帖王羲之蘭亭叙智永禪師千文顏真卿座位帖送劉
太沖叙楊凝式千文蘇黃諸書帖皆是也草漢魏以來盡
變真行張芝二王造微入妙號稱草書晉宋六朝諸書帖
唐以來張旭僧懷素楊凝式宋以來蔡襄蘇軾黃庭堅米
芾金源氏趙渢趙秉文皆稱草聖今見諸石刻者淳帖絳

帖閣帖汝帖百一帖皆當學也以草爲楷則又爲之章草
或謂漢章制因以爲名或謂漢之章奏用此魏晉以來諸
書多有之獨索靖月儀帖爲妙絶今有唐真觀間硬黃臨
本可學也故古文則簡娖存其大朴如面目太極初解絪
約之結者篆隷則過截勁利停穩安帖中有飛動勢而意
態不窮要之高古遒深而已小楷則精緻蕭散逶迤而存
風骨傾欹而見正大出奇示變於規矩準繩之中太嚴則
傷意太放則傷法工而不巧拙而不惡重而不滯輕而不
浮筆死則凝筆緩則弱筆疾則淺筆側則偏心正則氣定
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

則數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凡行草之理皆在其中
而其鋒不可犯又在夫熟之而已功夫到則自造微入妙
窮神知化矣擘窠大字莊重雄崛峻拔秀麗汎着穩快極
盡小楷之法而深淵停穩耳行則行雲流水而遂變楷之
草草則縱意所如變態百出紆餘鉤鎖騰擲翻翥而萬象
生焉心手相忘從容中道長江之波也太虛之雲也輪扁
之手也運斤之風也九方皐之馬也點綴批抹莫非自然
而不知所以然然後超凡入聖要之自楷與行又加熟焉
則自至是矣非摸寫臨飣之所能也蓋楷則孟子七篇草
則莊周十萬言耳楷則子美之詩草則太白之詩也然既

知法又貴知變也非變法而自爲法則不能名家在人足
跡之下矣鍾王變篆隷者也顏變鍾王用篆也蘇變顏擲
用隷也故古今書學不能踰是兩家鍾王則筆意俱盡顏
則意盡筆不盡蘇則筆盡意不盡大抵皆藏鋒隱骨含蓄
態度謂之屋漏雨錐畫沙皆此意也故古文則學先秦篆
則學李斯隷則學鍾繇楷則鍾王顏蘇行與草則張芝索
靖二王張旭耳是皆先世子孫授生平臨寫以爲師則若
汝輩以吾言求之十年亦進不躐等妄爲庶幾終能有成
熟而自得將亦名家可也然欲爲書多造道深老練世故遺
落塵累絳去凡俗悄然物外下筆自高人一等矣此又以

道進技書法之原也其惟勉旃

學難

學之無難也尚矣人而有智而俾之學國家之所以作成之者庠師友之所以訓誨之者篤第成之有小大覺之有先後耳夫何難哉故辟雝于京師庠序于國校于鄉而塾于家立公議于士夫振綱紀于君相廉祿給而廉耻厲末務而涵育之鼓舞而鞭激之作其氣而振其弊網羅剔抉匡直輔翼使卑高巨細各遂其所成各盡其所用則何學而不遂何材而不全哉是以朝稱多士而野無遺賢矣故治隆平而風俗純粹學之無難也尚矣而謂之難何哉

之無難也前代之無難也學之難也今日之難也非惟其難也而又無學也曷難乎辟雝亡而鄉校毁矣公議廢而綱紀墜矣廉祿絕而廉耻缺矣所餘者天理人心之固有也而又誕幻以拂其性偏駮以惑其心勢利以奪其志嗜欲以汩其情學王道而霸術入矣守正理而異端奪矣務實德而僞妄勝矣一身之微或誘於其前或驅於其後不入于彼而必陷于此雖有特立獨行不待之士不待文王而興捐飢餒戰寒暑不由師傳不顧流俗不倚壓文卓乎其不撓確乎其不拔輕勢利斷嗜慾斥誕幻而橫鶩叛偏駮而高瑯截存其所餘而保其固有者猶烏乎其難也而又指訐以爲異詭譎以爲非排之圍而擠之力巧爲之機而每爲之中莫有一煦濡沫爲援綏引手者下石而滿灰者皆是也又孰爲之作成孰爲之訓誨哉必使其顚躋潰亂鉗其口而不言桎其足而不動如是而後已則所存者幾何其亦必亡矣故爲之難也一有學者而琢喪之如是故謂之無學也嗚呼牛山之木嘗美矣而令濯濯也是豈山之性哉詩曰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學者之謂矣作學難

瑞麥頌

歲任辰王師濟河河南亡[illegible]剽殺殺掠與兵[illegible]

虔劉殆盡而又壤地聯宋師出其間突躁汴洛抜擄亳宋至于徐揚馳亘上下千有餘里姦宄抵隙竊跨兩境依險首鼠血人于牙二十餘年矣今

上即位宵肝求瘼

詔太弟都督諸軍謂將有事于宋必先事于河南河南既治本根既固藩籬不完資糧鎧馬府庫是而遺雅可圖也於是詔分陜東河南諸道有金故地置經略司于汴命真尹史公行臺趙公及中書楊焉公等既至乃議事典約法制鉅群穢去蠹賦撫單弱出滯淹布屯戍均賦輸扶索利本揃[illegible]崩進用老誠設施比次井井以進暮年報政祭

有餘資庚有餘粟四鄙不警民狎于野風雨時順歲乃大
穰甲寅夏五月甸人進麥八穗一莖駢駢上闈洞洞屬屬
徽聲四布夫黃龍白麟赤芝朱草鳥獸草木之異無益於
時者猶以爲休徵豈若食民之天有如是之盛乎兼無附
枝麥有兩岐猶漢美於漢炳耀千古矧如是之多乎哉經
越在草莽不能贍望清光拜手稱慶歌頌布衣職也乃作
瑞麥頌以爲四野謳歌之倡其辭曰
何流湯湯金源故虛淵龍乾飛千麾萬旟蹈厲䟫前飲河
長驅河流不洋曾不馬濡汴穫蔡傾遼伐荆吳千里搶攘
鞠爲蓁蕪白骨撐拄拮血模糊究究赤子鋒鏑之餘㝡創

㮚元巢狸窟狐殆二十年僨而不蘇皇帝踐阼丙丙當宁
同仁一視蕩清天步沴睠言睠汝南方神州王畿可爲
冠場乃命太弟俾長戎行曰吏曰趙建瓴旃纛爾爲朕行
藥彼夷傷分陝建臺國吾圉疆汝脩汝戈汝峙汝粻乃拜
稽首天子之休不克負任天子之羞帝曰汝嘉汝違朕憂
玉節煌煌奉命南下有澤其車有濯其馬鉏夷棘荆枝柱
壞廈頹疆蹐躅崩阽解尾山通數開漸出單寡碧壺耆叟
傴僂罷亞失喜驚呀悲集淚瀉載申王度載宣王化民具
萃止麋麂莽茂舍乃斧其桑乃樹其穫乃聚乃育乃室乃嫁
務嗇勸分銀荒闢野惟是怗安莫敢傷嗟惟是信義莫敵
狙詐清以益燕薊以益暇綏帶輕裘投壺歌雅元氣油油
眷我中夏我庚既億我倉既盈雲霓濡耒呷吟不聳山河
改色乾坤爽清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皇澤瀰瀰汪洋濛濱
惠風下鳴震雷不驚雨暘燠寒㪺蒸戎爽人和天和年穀
屢登麥漫迤邐瑞麥乃生岐岐穎穎八穗一莖甸人進只幕
府嘉只何以致哉臣當歸美舜稷乃龍獻諸天子以益潟
沃以裨信史經世作頌以告休功匪惟頌功惟以勸終

文弊辭

東□盛文而棄實用弊亦久矣自爲已之學不明天下之人
狃於習而喻於利是以背而馳之方衒而爲之譟接筆爲

辭綴辭爲書稽緝紛紛不過夫詞誦辭章之末卒無用於
世而謂之文人果何文哉洞然老二氏嘉於其間文武之
道墜于地而天下淪于非類也宜矣其不幸而不觀於大
庭氏之先而不見夫文之質也不幸而不遊於孔氏之門
而不見夫文之用也不幸而不窮夫六經之理而不見夫
文之實也仰而觀俯而察天地之間衆形之刻鏤衆色之
光焰衆聲之咿喔衆變之錯蹂爛乎其文而若此也不知
孰爲之而孰綴之乃規規以爲功切切以爲巧斐斐以爲
雕角勝而相尚爲文而無用何哉三代之先聖君賢臣唯
實是務至於誥誓勅戒之辭賡和之歌皆核於實而肆於

華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史臣贊曰聰明文思孔子稱之曰煥乎其有文章自其發見者而言不以文爲本也天人之道以實爲用有實則有文未有文而無其實者也易之文實理也書之文實辭也詩之文實情也春秋之文實政也禮文實法而樂文實音也故六經無虛文三代無文人夫惟無文人故所以爲三代無虛文所以爲六經後世莫能及也余嘗熟讀語孟二書意味無窮感化不已師弟對問之間而文若是豈有意於文而後言邪聖賢之胷臆道德之精華發而自然耳故所以爲孔子所以爲孟軻後世亦莫能及也孔氏之門游夏以文學稱未聞其執筆命

題而作文也則所謂文學者亦末矣後世文士工於文而拙於實衒於辭章而忘於道義故班馬不免於刑范曄陸機謝靈運不免於誅陳叔寶楊廣不免於覆宗社而柳柳州不免於小人文何益耶苟有其實矣何患無文三代則亦已矣至於後世如漢高帝奮起布衣手有天下功並湯武豈皆爲文也知大風之歌聲震海岳而光犯日月諸葛孔明佐先主興漢委身事蜀道合伊呂而他文未見也如出師之表忠誠周命訓相上下則諸葛者有文也必以方今道喪時弊士氣湮塞生民墊溺志士振起之秋也可拘於虛文溺於浮光哉宜最六經之實盡躬行之道精百代之典華虛文之浮斷作爲之工存心養性磨厲以須天下之清其行也其於也必不與草木並朽而無聞矣

龍首辨

保之野有耕夫抱數節之骨以爲龍首者駭於邠鄙郵傳於道路譁於里巷聲於州庭千里之民釋耒耜休蠶織叢吐哺翹翹焉而觀者四合也耕夫遂盈以爲異神而珍之複焉之襲而固焉之秘雖家人莫得而見或者以百金易之拒而不酬也一日有司懼其惑衆召致而廷辨之乃觀食之積餘跨之隆者以爲角觀之凹者以爲目脅下之缺突脊而脩曲者以爲頸穴而洄圜而寬者以爲項審爲

僞乃命揭之通逵以定民志而耕夫猶慟哭于下頓地呼曰世無識龍者噫其真無識龍者邪其真非龍也邪聖人不作豢龍氏效龍之不常于世久矣何據而知之不介鱗不爪不角數節之骨而以爲龍而執之以惑世至於慟哭而不悟何哉蓋世之人非聰明睿知卓爾不回之器苟徇于僞而膠於私則真知正識蕩然一癈也故燕噲欲以遜子之漢哀欲以與董賢德宗以盧杞爲忠明皇以祿山爲孝衆皆惡之而獨好之衆皆以爲非而獨以是爲人之於人猶若是矧於希世不常之龍乎龍之不常斷首而見亦不足以爲異矧僞妄之枯骨乎嗟夫趙高指鹿爲馬以亂

養新夫以擇爲龍欲何所爲乎

二履辨

歲丙辰王府以城開平之故遍告山川至于濟瀆濟瀆出二履以答之陵川郝經爲之辨曰濟瀆之淵應尚矣其秘物以六納物悉其出物異瑰詭恥者在人耳目者甚衆雖巨不倫而皆與誠合或奕大或戒諭莫不有義焉蓋其神蘊蓄乎其間正真而一斡天地之藏爲神數理密爲化樞爲變通之源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今二履之見豈無義乎夫履所以行也二帝三王之道在夫行而已矣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行王道立王政始而終之而後可始於

爲而後可以無爲故去四凶平水土而後垂衣裳代暴亂救焚溺而後包干戈豈有不行不爲而天下自治者乎夫行莫知禮禮所以履也故仲尼於天澤之象而深明之上天下澤上下定位所以爲禮天行健而履之以柔行而惠澤建于下下悅悅而應乎乾乃爲履故剛中正者禮之理也辨上下者禮之分也和而至者禮之用也履虎尾而不咥人者有禮則危可以安也故別嫌疑辨猶豫明是非正綱紀立法制厚人倫美教化定民志屹爾而立而不易適爾而行而必至炳炳爲一二洪曆天下於泰山之安而維之者舍是將安之乎故禮者國之幹也有國有人者必行

行之爲而已矣是以高皇帝定天下嘗而命叔孫通禮儀蕭何定章程陸賈著新書韓信申軍法史臣以爲規模宏遠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而紹開中興太宗親平禍亂用魏徵房杜化民以禮而文致太平是皆知所先務旣立國未久而必於行以創業垂統而使子孫儀刑故漢祚四百而唐亦幾三百年基國鞏固有以結民之心其祖宗所貽之者厚也國家光有天下以土則廣以兵則強以民則衆以力則大以開國則久以世傳則遠服聲教之所不被臣漢唐之所未臣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制未盡定而教化未盡行也今是履之出其亦勉其行歟夫行者大德也王

者體天治人則自強不息不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夫是之謂皇極嗚呼國家強阜

天子神聖諸王賢明天與之人與之天下莫不與也則皇極之道將建于世不然何告之明而示之揭也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行之而不至焉者有矣未見不行而至者也行歟否歟坐視天民而莫之恤歟

瘞鶴銘辨

右焦山瘞鶴銘磨崖元本如此大小凡五段共一百十三

字自左方書起而斜正不相屬云瘞鶴銘正書中大字古
今推爲第一蓋自正書中出奇古意中有韻勝脫去規格
超出畦町而沉著峻麗雄拔壯重有變鸞八極之氣雖殘
闕斷食而筆意具在如乾坤破碎元氣自存雲霧斑駁日
月與與爭光者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超凡入聖筆也其
遺縱蓋近後世惟顔魯公中興頌宋文貞公碑爲近之
然貞其嶽碑雖極以仿特撥拾土苴耳蕣觀東坡書惠
州潛珍閣銘得其氣山谷大字楊震傳得其骨楊凝式米
元章雄其變而得其奇者也則是書也書家之命脈筆勢
之宗趣也山谷謂瘞鶴銘乃大字之祖爲不誣矣論者往

往必其名氏苟其書工雖無名氏庸何傷如其不工雖有
名氏江中斷石耳山谷先生識慮詣極與爲右軍書謂其
勝處不可名貌反復題評稱道不已而滄浪翁詩直以對
黄庭經蓋必有所據依且潤州圖經以爲羲之書廬山陳
氏本又有逸少書字則貞是之歸爲逸少書無疑近因莊
背拈綴帖藪觀騁回復意見筆外每相領會甚多簡身筆
法以書法論人則其人可知矣而東觀餘論西清詩話斷
以爲陶弘景書雖曲爲左契而書家未嘗題品夫書出一
手如印印泥雖妍醜不同各如其面而一受成形必不可
掩相去萬里相後百年落紙入手知爲某人况羲之弘景

皆一代偉人其書跡存者固不待辨醜黃分牝牡自可得天
幾於滅沒之間羲之書甚多皆可考據而弘景書殆未見
也若以此銘爲弘景書必得弘景他書會其筆意必如此
銘然後可信已東觀餘論又謂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
癸亥歲生年五十九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成帝咸和
九年甲午歲方年三十二永和七年丁亥歲年三十八殆
去會稽閑居不應年三十二已自稱貞逸以爲必非右軍
書是大不然其銘之年月作文之年月也非書之年月也
鶴瘞文成之歲則甲午歲也書之之歲焉知非永和之末
升平之初乎不徵於書法而徵於歲年殆刻舟求劍之說

也刻於銘中書華陽貞逸撰不書其并書也其次即書上
皇山樵則書之人也故陳氏本於上皇山樵下又有逸
少書四字雖弘景嘗號華陽隱居豈可妄爲附會縱使隱
居之號與銘中同則撰文之人也非書之之人也銘中又
有仙家仙侶等語則瘞鶴作文者必道家者流而書之者
右軍也不知勒石之歲復在何年則瘞鶴作文書字必不
能皆出一人之手共爲一時之事又豈可以晉永和而爲
梁天監必皆出弘景之手乎不徵於銘而徵於號殆亦參
毋援杼之感也夫善書者而後能知書作文者而後能論
文彼論者敢爲斷然不移昔皆知隱居右軍者邪必有子

房而後知漢高帝必有徐庶而後知諸葛孔明必有劉弘而後知陶士行山谷先生道高一世名冠當時而書法之善自成一家亦隱居逸少流也其於此銘與爲右軍書而不及隱居則不易之論也瘞鶴銘曰姑置之中枝元年拜節使來館留儐貞伴使潛居之以焦山摩崖瘞鶴銘見貽而昏剝湮漬漫不可別矣而提學洛峯王順送焦山寺僧所寄一本及辨證一卷即此本也方之他本最爲完具竊在河朔時所見數本皆摹搨失眞近歲鄭州石刻傳布雖多而枯硬刻截絶無韻勝及見此本氣韻具足矯矯飛動乃知書家亦自有具耳故既詠其書法又辨其名氏又賦詩以答諸伴使云

文

手植檜復萌文

丁未春魯客過余言闕里祖庭手植檜復萌爲之言曰木之植也樹藝者之事也聖人曷爲爲之植生民植道德植教化聖人之事也木也曷爲爲之昔生民害厄道德晦蔽而教化不施矣窮奇饕餮尊乎上夔龍稷契竄乎下京垓而堙隔窒而塗獸積而奔天也有聖人曰舜禹者起而植之疏鬱爲通散亂爲淸剛險爲易汚瀦爲墺隩廢而稼食教行而化興未聞其植木也厥後道漓德涼蟊蠹作曰桀曰紂稱殘爲惡矣民爲爐沉民爲淵飈熾而石揭焉有聖人曰湯武者起而植之蘇其昏蹷藥其創夷益崇其德川湧其澤未聞其植木也昔人謂孔子之聖遠於堯舜今而周道絶生民厄而邦之植檜散木也而手植之庭何若是恢恢者置而屑屑爲也豈不知闕檀之樹見拔於宋而手植之檜能存於魯耶蓋聖人之意有所在也明王不興已不用而道不行也不得如舜禹湯武之親植之也天縱之聖亦不可泯泯而自棄也故雖不能植之於特庶植之於後不能植之一世庶植之萬世是以制大訓莫辭命示諄諄數悃赤則植之書矣明風俗正雅樂述王政表廢興

則植之詩矣發天機結聖統闡幽賾究通變則植之易矣明王道立王政治亂臣討賊子則植之春秋矣位尊卑上下節天地治神人則植之禮矣宣湮鬱諧政治贊陰陽協教化則植之樂矣植之之道已具而植之之意未易知乃檜於名而植於實以道德爲元氣以仁義爲株跂以莊舜禹湯爲模幹以文武周召爲枝葉以行業崇蘊之以恩澤濡漑之其樹本也堅確乎其不可拔其根質也固鬱乎其不可撼其撐布也芘蔭天下其材構也棟宇六合薈蔚葱鬱而森參青睇則其植也卓矣有大於舜禹湯武之親之者也雖然聖不代興道亦憂喪孔子沒正道微異端作

有墨吳莊揚夤食者矣有申韓蘇張剽議者矣孟軻氏辨而植之灌以仁義扶以神聖煦枯爲榮跻邪爲正又有熱斯屠剥者矣有呂政焚灼者矣高皇帝滅而植之闓以文景揉以武宣芽揭孽振甫訖其全自是而下或仆或植根披兩漢枝别三國莽卓操懿互爲蟊賊振落六朝劾霜赤立蒐刻夷貊刲殘老釋㨂生于唐韓愈氏立投荒萬里搶也再植嗚呼韓愈氏已矣后人孰能植之哉朽於壘而爐於兵矣退木其壤余無所放也豈意其復萌哉不漑不封茁而自植沐雨蘇風穎出而激屹乎其庭魯邦周室盖本之大植之固道德充而聖功溢也雖廢於人而必植於天

矣噫雷霆鬱而必震卉木寒而必春日月食而必明聖道塞而必行今搶也自萌旣爲之兆矣必有其人植之也聖人之道必行矣經也小子敢不矻矻而進於學歟

逐窮文

館子儀眞旣歷三年淵獻孟陬又逢歲元時始五鼓賓主禮畢坐而假寐寢戶嘖嘖忽焉有物若嘯若泣風動幕閈闖然而入襳手呀肩歔欷爲言曰子之生與子後先子坐我立子行我前子初爲學曰鑿混沌我窒其竅使汝好問子初飭身百務紛紜我乃拂亂使汝多間汝初若述造物允斥懼或有傷則闘子筆子初論說天地坱圠懼或泄漏則捫汝舌人方事迎我推汝遠適越酋燕廷塗究轉人方事巧我隹汝拙抱甕澆畦甯窗出究人方事易我推汝難回天止日測海移山人回相笑懼汝不忍我則抑過使汝憤蘊人或汝傲懼汝與校我益以德使汝不報詬誶惡言磔蝟蠆蜂使汝多敵繕治于中咄咄怪事撲頭衝面使汝駭矚視所未見險阻備嘗猶以爲未鉏汝客氣斷汝驕志勞汝筋骨亂汝心思授決無有極道之至利汝紛華固汝本根絶汝聲色屬汝詩文增邑不能廓道之門七年徹明不解衣帶我膏汝燭夜半常在一歲十徙不蔽風雨我張汝室莫或敢侮惟子是時與我相隨起居飮食跬步不離

今子一旦背予亡圍安車束帛平地青雲一爲執政再按宣撫使歡相蹤憙樂甡苦虎符龍節附翼攀鱗逢迎南來棄予于貧糟糠之事猶不下堂貧賤之交猶才可忘矧予與子肝膽肺腸遠涉江淮故來訪汝爆竹書桃儘自呵禦煙昏霧慘依約門牆棘棚重圍鐵鎖銅簧左關神荼右壘鬱壘毆擊拆聲中森羅可畏始吾觸子得志堂堂今乃楚囚零落荒凉始吾畏子今爲子悲風馬雲旗薄言旋歸余乃惻然如夢如覺致辭相邀與叙契闊余非棄子子自棄余世不余知惟子知余生亦由子死亦由子余止尒尼余行尒使豈惟余哉天地亦然惟子五人翻黃倒玄太極鴻荒

尒其爲三六合八極尒其居處二氣三才尒其鼓舞做爲五[illegible]五聲萃爲五味列爲五行惟子五人始得而名惟尒其甲勾芒畢達爲楔爲梁儘其戕伐惟爾其丙赫赫炳炳化生爲熱爍鑠爲頑惟爾其戊坤厚載道發生甄陶有物是造惟爾其庚物以西成鏞鍾白鍊利用惟貞惟爾其壬潤物爲霖積爲淵泉盈又盈深四時代謝萬物化育非子五人則誰自出物窮則變既變則通非子伍人孰能不窮天有五賊見之番昌人有五性修之賢貴惟爾不得豈敢遐藏仲尼嘗窮不窮其聖顔淵嘗窮不窮其行原思嘗窮不窮其性范丹嘗窮不窮其政一時之窮千載之幸

是敬聖賢可爲龜鏡求爾不得敢不承命昔者子雲作賦逐汝竟自投閣漫爲章句後來文公作文送汝迋之上坐送而不去余與非揚余德非韓固窮守道素行患安子不得其敢棄捐余非阮籍又非子路不爲慟哭不爲慍怒泰山四維安於所遇家徒四壁常爲晏然家無擔石其心愈堅雖屯之遭與蹇之連不羞不蹙與物變遷子嘗許我可以爲賢頃者赴召爲時而起失之不懼得之不喜三十年來赤子創痏鋒鏑之餘化爲傷鬼戈甲相尋莫知其已兩國頻連實如倒懸解而休之兩君一天誰知姦究又詠下石從渠掊致我心不惑不作盧衵食豆存國不作苟絀輸情爲賊絡合千古照耀簡策盡其在我窮非所恤子其以爲大以爲得邪於是五人鬨然而應曰若然者吾其與子終其身而周旋者也田鉾口縮舌復不敢爲譏訐之言倏爲驚悟髮香酌酒欲相勞苦顧盼莫有有聲無跡鬨生動膺起而觀天赤氣滿斗

哀辭

胡先生哀辭

歲癸卯秋八月二十七日安肅胡先生卒陵川郝經緝辭以寓哀曰噫天柱折一石何能補天缺國喪賊一士何能支杌隉況俗弊風頹山移海竭鳳麟梟獍之不分瑾瑜珷

玞之不別俾尼父涕洏楚和泣血雖妻視之而睽公輸造之而拙正道之已絶孰可結邪而先生獨立斯世特衆莫節不以含垢者爲國君納汙者爲川澤抵玟蹠跌信屈担折挽幹天之斗而揚清流呼立石之風而卷妖孽熾爾而不滅卓爾而不屑沮之而不縮震之而不懾善必旌惡必罰柔則吐而剛則遷世人奔潰而蕩然先生迴洄而鼓枻世人籍麴以餔糟先生列水而嚼雪若治底雍夷堯基舜攝有饕餮死有窮奇裂貝先生之道亦可白也赤何方人家勝天屈子逐而賈生死文擧赤而比于死是先生欲效尤也然於此世保此業亦可謂堅而不磨白而不涅者也

僕嘗謂國猶有楨而民猶有哲自先生不祿亂益張邪益
猖則膽爲之變止於誰之蚩邪嗚呼人雖云亡道或不滅有
子而賢□或未聞白楊磨天挺長風而掃秋月聽咿咿之
聲猶有烈烈之色彼莪蒿者誦吾辭寧不扼吭而斷舌

渾源劉先生哀辭 并引

（先生諱郁字京叔號仲川鶴注南山公曾孫蓮門仰史之子仲其弟鄭子文季）

歲庚子經角論青殽拜先生于館舍而還南翔閭越八九
載己酉春先生往采燕趙間始得奉杖屨格言義訓雖屢
得聞而頑鈍椎魯之資捍格而不入是以墨心槁思渴而
未沃也庚戌春方負笈南邁以遑擢衣之間而凶計掩至

繼而其弟文季來以先生易簀時所付一書四十篇曰處
言見示經再拜雪泣讀之其辭汪洋渾灝高壯廣厚約而
不缺肆而不繁其理則詣乎極而窮乎性命於死生禍福
之際尤爲明析非世之所謂文章古所謂立言者也於是
感愚志之不卒傷先生之不天閔吾道之不競悵憤惋激
吐辭以哀之嗚咽扼吭不復條貫其辭曰

濁河絶流大梁亡日入地底陰燐光百年秀孕墳大荒文
源湮汨甚濫觴三五在北燀其芒姑爲維持爲主張砥礪
沉痼開膏肓護籍憤踣扶顛殭碧雲雙鳳方翺翔忽弱一
箇危乎姜當年振羽來朝陽竹花樅篠梧桐花杳岐山山頂
喚文王一鳴燕雀驚且狂總角獨步高昂昂昂兮蜆環奇古
錦囊賦拔耀僭臨且驤飛鬟鬟兮走陸梁挺特温潤直以
方有虞圭璋夏琮璜波瀾老成肆汪洋洞庭萬頃涵秋霜
上稽鴻郝下蘇黃探道索古追羲皇一編危言含天章立
言造詣攀荀揚嗚呼天道其何量旣與之德不與昌旣與
之年不與長渾源之山空蒼蒼相望嘗下天荒涼元氣索
莫眞宰藏南山冢世兩湫茫有弟有弟歸禎祥有識有淚
如清漳奠桂酒兮陳椒漿魂兮來歸摧肝腸魂兮不來空
所望嗚呼天道其何量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終

雜著

祭文

祭淮瀆文

維中統元年夏四月天子遣臣經奉書使宋告登
寶位布弭兵息民意秋八月二十四日啓行渡淮謹以清
酌之奠致告于淮瀆之神皇綱不弘運綿亢海嶽氣分
波為長雄千里長淮寔為兵衝晁斷其流幾不能東釁血
淪天崩濤漲紅征夫力殫居民室空殆三十年莫知其終
皇帝踐祚乃眷南顧攘各有端吾可重怒事當一新豈論
細故一視同仁以廓天步乃命臣經伏節啓行輸平繼好
明允篤誠武用不殺德惟好生南北東西皆底于平河海
江淮有波不興魚龍戰罷天地澄清舟子掛席羅爵于學
四宇熙熙雲幟風馬維神有相安流順下保合大和共成
新化尚饗

禡牙文

維年月日具位將南轅啓行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
牙旗之神維我
國家戡定萬國前矛所指莫不頓折際天之覆海外有截
邈爾荊楚邈爾吳越江淮一流而乃限絕譬彼金甌缺東
南缺經備戎行受天之鉞謂令六士薄言往伐載飾王度
戴申師律蒐乘補卒鼓陳固列茲爾桓桓茲爾烈烈建而
神之王靈赫赫蚩尤竟天太白掃月以纓拔矢釃酒釁盆
毋作神羞罹者鯨捷尚饗

祭遺山先生文

維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遺山先生之
靈嗚呼氣數之窮磨物不壞或者不淪乃造物者之所
在造物之所在莫不生而奪于成是理其可明耶嗚呼
先生蒸盛黃英鍾外宦學嶽嶽稜稜碩士鴻儒莫不宗仰
以為間世生（間世初見公文日是間世生者）洎南河而為名公入京師而

為名卿張洞庭之天音引岐山之鳳鳴方雷厲以風飛扳
濤音而纓挫萬象於筆端倒河漢而一傾攄庭吾與滯
思滄溟淵以為清闢斯文之將伊激汗而淵而乃沐
泰山古黃血凌城氣數俱盡崩騰時惟先生獨矯首
而行挽崦嵫之日慧欲煬之星設有金百年之元氣著
冠一代之典刑辭林義藪又以道程獨步于河朔者幾三
十年豈非造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將典耶去冑西來輦
岐有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筆未獲麟年未中壽而奪去
之遽彼造物者果可明耶嗚呼先生雅言之高古雜言之
豪宕足以繼坡谷古文之有體金石之有例足以肴蔡光

樂章之雄麗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其能籠宇宙之氣感搖天地之筆囚鎖造化之才充詞古今之學則又不可勝言人得其偏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嗚呼哀哉先生雖死文或不死是謂亡而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尤爲可哀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魏先生文

歲舍辛亥正月壬戌朔越三日甲子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徵君魏先生之靈嗚呼世變風靡滾滾滔若餒莫之遏亦莫之淪懷山襄陵稽天滅極眞宰慨而不視元氣湮而索實模崩而孰與之支靡潰而孰與之槩根

拔而孰與之植蔓滋而孰與之削是以渾渾厖厖林林叔叔蕩蕩消盡喪而俗益薄滔滔者焰熾士夫氣銷莫不卷舌于咽頓脰于轂既刓方以爲圓又琢雕以爲朴則吾誰與歸而於焉是學幸一二遺老挺特而不紐山立而不卻維持護稽天旋而手斡俾夕日與曙星不遽墜乎隧落嗚呼今先生復逝矣天不欲斯民之有治乎何於遺老之凈奪何爲吾道之云也嗚呼先生學正而博義理昭著襟宇清廓守不可移毅如山嶽有經世之志有佐王之器有巴蜀之才有致平之略果銳剛明百鍊之精肯造次而輕脫卷而藏之東而縛泥而滑之櫃而鑰嘗一試乎天與之末王孫宗賊

悍臣驕跋坐視國蹙卜竹於訖磨牙盤涎瞰鼎窺洛先生慨然請將由蹊責以臣義申以王約萬人震懾一軍駭愕客氣俱盡心死神怍由是而觀則先生之志與先生之養亦孔之灼幅巾歸來壑寢河朔朝庭載徵安車繹絡方敬之如蓍龜委之以心膂遂續斯民之命砭礪斯民之痿躃斯民於仁壽挈斯民於遂樂皇風扇而暤皥吾道裕而綽綽企仰延佇甚於飢渴忽萬里之悲風遽沉淪于冥漠秘于重泉斯民其無望葬于九京吾道其弗燐世變愈下志氣愈弱吞聲爲辭雪泣于酌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敬叔文

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永平趙先生之靈嗚呼天不勝人人不勝道禍亂窮有至極邪莫不惡直醜正翔僞飛佞而福淫佑邪紛紛而蝟起糾糾而棊布蠢闔駭散風霆雨雹百千情狀可一端而繫邪而其中人以毒甦人以禍固仁人君子之不能免其肆行吞噬眈眈逐逐有如垂涎傅翼之虎而吮血磨牙者猶可追也其禍人而人弗覺毒人而人弗悟卒之手顛踣壞亂如含沙之蜮隱草之蛇其能免邪嗚呼小人之秉特如是之烈爲君子者宜乎出處之節也宜出而處寧其自取宜處而出自取其辱嗚呼處而不能存出而不能遂爲時所制而小人所

矣[illegible]先生止于是邪云誰之[illegible]
亦命邪士夫奪氣狡章增華有室其宜有子其麻莾于九
京去曰益賢善人亡矣小人之幸君子之嗟聆則弗偶而
德音不瑕其又何以加嗚呼哀哉尚饗

祭順天賈侯文

歲舍乙卯正月十一日門下士郝經寺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左副元帥賈公之靈嗚呼石隕有徵山崩有
徵人之云亡杜稷隕[illegible]公堂堂氣阜而京殆三十年嶷
爲國程富金甌之中[illegible]皆孜孜以矯與公於草茅摯如孤
鷹紫濤怒拔偃如雄鯨魏河偉岸突兀[illegible]闕宰中之天

地陣胃中之甲兵南直滹沱北薄幽陵[illegible]闕分河潼澄
清先後張公建邦成城東裂帛之旗卧斬木之干鯨沮[illegible]
之刃納結茅之壁蘽華苑磔屠夷隸剃鋒鏑之餘遂底于
平民物日夥帑庾日盈巍然燕趙之交與天下爭衡卿有
人焉雪山孰敢輕端序則見知肆而屬有撥亂之略有致
治之術有不可奪之節與不可掩之明未竟其用未成其
行未充其器業未終其[illegible]而天奪之遽[illegible]于翔庭淚乎
水天莫不震[illegible]牛賁爲走洙泗從横蓋不爲公惜爲天下
惜不爲公悲爲天下悲不爲小人之不幸爲君子之不幸
如是則公雖死而不死[illegible]不生而亘千古而生[illegible]

[illegible]不平之志越柩有[illegible]蒲水湯湯西鄭青青至
[illegible]文理于香[illegible]樹之墓橫必材而禁挽萬牛以回首終
扶危而柱傾嗚呼哀哉尚饗

祭蕭孟圭文

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蕭徒君之靈
嗟嗟乎君秀拔乎羣裏丹之裔嶷若青雲魁梧昂藏[illegible]倚
而神翩翩揚揚信陵春申粹然天和四時之春琛璞瑚璉
而不滓玉樹臨風而不塵胷中汪洋涇渭自分芬如蘭薰
純如飲醇故莫不以鉅人長者推關其爲人愛而慕敬而
親至止蕭蕭而來止欣欣射羿孔而孔武書斷錙而甚文

交天下之豪右友天下之縉紳敬賢下士倒廩傾囷瑰材
偉器爲時俯馴故一命而將千軍而樸度未展志略未信
振落殆忽憤不顧身豈人衆勝天天奪棄人邪嗚呼共于
新城莫救荒谷一則事父一則自遂君何爲哉而與君爲
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百折不挫志士所尚君何爲哉自
棄奪以要耻欲弗吊恨欲勿哭泣涕無從湧胃溢目始欲
責天謂不可測天豈棄人而反自責始欲尤人人惡自賊
盡其在我而反自克有[illegible]徵天有淚達泉天邪人邪竟莫
能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成王文

中統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國信大使遣人代奠于故國信使行府提控都管成王之尸嗚呼哀哉初奉恩詔革皆汝闌爛額焦頭奔走救焚陛辭而南惟吾與汝橫身爲國去兵報主孰謂姦臣並公謀私結二豎夾持闒茸汚穢猾左糞右腴聽犬彘濟惡營汝如一豿軒然當閣群梟噑噂盛者而寃汝嘗言吾此輩宜備吾不汝然竟墮賊計日入愿作聲洶氣麁階下尸殘石之齘如賊遂登門索吾于室乘黑吾出敵樹而匿賊乃抽戈吾縫踰墻不知數仞形勢倉皇倖使來救汝死吾脫血肯拳吼吾恥偷活大事負任義不苟死吾存爾存是以在此古來義士多死逆徒汝得其死後事在吾一日還反弭楫淮瀆而父而兄而子而孫吾必提携以呼帝閽討賊贈官賁汝寃寃汝則不死仍大而門嗚呼哀哉尚饗

箴

志箴

不學無用學不誠非聖書不爲憂患移不爲利欲拘不務邀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己之愚賢則顏孟聖則周孔臣則伊呂君則唐虞堯而後已誰毀誰譽詛如韋如脂趑趄躡嚅馬碌碌之徒歟

家人箴

有父母以同其體有兄弟以同其氣有妻子以同其室有臣妾以同其治父母無非是兄弟惟友惇夫婦則待以敬而禮以閑臣妾則接以和而莊以涖必親親而處以誠親親而持以義此焉無虞而天下治此焉有虞是面牆而立可悖而忌殘而悖以賊天倫淫而傷私而蔽以喪家極二南之原于詩冠昏之本于禮釐二女于嬀首乾坤于易由是而言家其可數

師箴

責善在己我心即師責善在人善人是師豈有先後年有長幼智有大小德有譾厚成己成物用作新于舊其識之清其源必澄其本之茂其末必榮故業者求聖而闇者求明彼靈不寔實若我後生如聽如讀如反如復者不明而學者不篤師道淪以沒師也是司敢告其僕

友箴

入門而父兄出門而朋友發於上誠於親者無不在輔其仁成其德者無不有桑扶論世必召厥異去益卽損必貽其咎無比周以相阿無面諛以背詬無會義而卽利無重新而輕舊無輕忽以相絶無私惠以相佑有儕伴者勿較有志告者必受無以罷而相狎是橫離而結關無徇己而絶人是起栽以自與友兮友兮以有德兮以有志兮無志

而無德又奚友之爲

思箴

身惟心官必思而得旣爲心用又爲心跡發我天機生款
語默勞焉則耗佚焉則溺放焉則侈肆焉則窒惟存惟敬
乃正而實勿竊我以私勿殉我以必勿愚我以固勿顚我
以逆於焉是去聖神斯立心也是司操之其勿失

正心四箴 并引

傳曰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
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四者皆本心
之固有得其理則雖有而無非其理則不得其正心亦因
之以亡故申而爲正心四箴以自警云

恐懼箴

直大而方本然之勇莫我敢遏何懼何恐偶衰自私內曲
而老股栗聲嘶氣竭身倒

憂患箴

知命樂天憂患外來在我者盡無妄之災憂隨已召患亦
自取畏壓嚴牆夫孰授汝

忿懥箴

見理不明咸其自怨隕身及親忿然不顧自反而縮橫逆
我加修己以道敎人以瑕

好樂箴

善善惡惡乃其良好宜惡而好好樂非道植義悅心芻豢
悅口簞食瓢飮樂哉孰有

立箴

維天行健爲化斯立君子體之自强不息下學上達與天
爲一彼昏不知惑以溺志從其所欲敝于血氣怠弛放誕
猖狂恣肆自賊自戕自暴自棄自絶于天卒僨而斃何不
反己何不自思以敬爲本以謙爲基慮患也深操心也危
所立卓爾巍巍岐岐可以盡性可以知天立事立功立德
立言不朽不撓于千萬年凡百君子其惟勉旃

自怨箴

自治不嚴而去惡不勇者自怨之心害之也怨以及人則
待人以寬其可也怨以自及則處己以寬不可也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絜矩之道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强恕而行也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則己可克而仁可
爲也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道盡仁也
責人必以顔閔而不貸恕己自爲桀跖而不疑則長惡不
悛從自反也寡助之至親戚畔之矣

銘

樗庵銘

梓孰與材樗孰與惡惡乃得全材乃自斷葢全者天而斲者人我初無心惡用斧斤故惟散人乃知散木有不散者乃曾足莫惹爲蘿莫纒葛藤曠蕩一天逍遥此生

容齋銘

郭君之才容銘其齋以銘爲請銘曰偃偃以弗顧毅毅以弗矚是之謂怨落陷穽而不爲之引溺淵才而不爲之拯是之謂忍當於義而弗爲筆俯仰以徇時是之謂隨維兹三者人欲之私凡百君子察而去之剷闢塞以爲通撤藩籬而大同東西其横南北其從浮雲在空焉中其風彼横逆而至於我何加焉反之於吾躬弗示人以不弘汪汪洋

洋百谷之王俱收並畜黿鼉蛟龍而是非邪正不亂乎其中如明鏡如止水爾不吾戚吾不爾傷是之謂容乃天理之至公凡百君子維始維終

曲肱亭銘 有序

昔濂溪先生嘗使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者何事葢孔顏之樂不在夫蔬食水飲陋巷簞瓢也安時處順葢其在我毋意毋必與物俱化窮達得喪壽夭貴賤非我性分然相忘而其樂有不可量者所謂天下之至樂也往歲靖肅徵士魏君過保下以梓止王氏父子語余而余未之見也今年春始得入燕梓止先生已僊去其子愽甫明敏純

粹質而不華謙而有守與物無競於別墅築亭曰曲肱持以全天下之至樂踵聖賢之高躅故爲引其端而繫之銘曰孰不爲處處欲其中孰不爲樂樂欲無窮彼不義之富貴諛名與倖功蟻蟻自喜彼彼自雄王觀金宮胡爲乎其中一時之樂修然自磨槐巢之禍旋踵而至則其樂也豈能無窮伊亭中之高人方擇勝而棲神與時屈伸與道爲鄰知時之不可以苟合乃逍遥乎此身高卧曲肱不洗世塵徜徉從容室不求邃從爾卿相盡爾王公不爲伏風不爲卧龍本無心於求世又何意於非熊惟軒中之明月與席上之清風儵然而往儵然而來曾不如其幾何過耳目

如嫌蟻肘則生鄉首則飛疑其神也熇熇其樂也融融飲水而眠日自生東乾坤一亭樂在其中命邪天邪竟莫能窮

日觀銘

惟帝出震故東方首庶物在南北西之右而其嶽鎮號爲天帝之孫羣靈之府故泰山視衡華恒爲獨尊自嶽麓而上越黄峴入天門登太平頂又極東南矗出而危峙者曰日觀視泰山爲獨高故東土爲四方之冠泰山爲四嶽之冠而日觀則又冠夫泰山者也以其隮高尊峻下視日出故以爲名焉歲乙卯秋九月癸丑自奉符登嶽拜謁絶頂

神祠遂登日觀光怪自觀北谷底環層而上九来聯綿入
于天心不啻數萬仞百千萬層日入始滅昰日後瞰觀旭
日神光瑰景洞灼精魄異過靈界皆所未覩則又日觀之
淵觀也觀之巓有危石四削突起勒銘其上傳示不朽銘
曰
巖巖岱宗作鎮大東峙列三州旋拱三峯抚海拒河綰結
蒼龍崇素日觀岱宗獨冠八巒九夷平視天半石脚隱日
昏曉剖判我來一登神光揭撟金環碧繩連虹屬蜺亘地
經天植起不移雄雞纔鳴日出峯底火山盪搖紅海沸起
倚巖將睨身在天裏蓬萊方壺金闕銀臺赤城光明照耀
洞開縈頭突兀飛仙飛來回視泰漢磨崖鑴石玉檢金泥
夸示罔極修心崔嵬青苔滿壁我來大書增壓其間詫異
揭靈揮斥神姦庶荅昭休壯觀名山

居庸關銘

朔易斡會斗極揭控地勢臨天隱日玄冬之氣黃鍾之律
凝結形見發而不散常爲氷雪故號陰區瞰臨懸絕以建
瓴之勢居高走下每制諸夏死命故自三代秦漢至于今
號稱彊悍之國營幽并代之北山嶺隔閡連高夾深呀口
恒脊數千里巖壑重複扼制出入是天所以限南北界內
外固中原之圉壯天地之勢者也自秦隴亂大河東扺太

和紫荊繞出盧龍之塞列關數十而居庸關在幽州之北
最爲深阻號天下四塞之一大山中斷兩巖峽束石路盤
腸縈帶隙罅南曰南口北曰北口滴瀝瀰漫常爲氷凘滑
澀濡滯側[illegible]趾足跆六十里石穴及出北口則左轉上谷
之右[illegible]而西爲塞[illegible]沙漠鑛朽骨悽風慘日自爲一
天[illegible]能守則[illegible]匡北門中原失守則爲陰國南門故
自[illegible]居遼金以來常宿重兵以護營衞中統元年
皇帝即位于開平則駐蹕之南門又將定都於燕都則京
師之北門而屯聚荒圮恐啓兹害故作銘畀燕京道宣慰
府使勒石關上且奏請置兵以爲設險守國之戒云銘曰

國宅天都高寒之區居庸其樞兮遼右古北陰幽沙磧控
帶沲狐兮山連嶺重鍵閉深雄幾帝居兮伊昔掣鎖金
源敗破遂爲坦途兮孟谷一夫百萬爲魚竟執聖舒兮思
啓封疆備不可忘禍生不虞兮兆不可玩機不可緩寔惟
永圖兮天險地險莫如人險兵力相須兮刻銘巖嵎用告
僕夫當戒覆車兮

西銘

大本達德合坤配乾小智自私面牆蔽前明通公普誠一
静專恭已正南所以事天

背銘

不褻其身與汝爲一惟欲之從物皆我隔勿欺勿褻勿引
勿絶室中道卑天下含攸

左銘

所惡於左無以交右汝則弗欲人莫汝受反身致曲曲能
有全絜矩之道自人而天

右銘

所惡於右無以交左惟意惟必道惡惡可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克己之要宜書諸紳

竹瓦枕銘

氷潔玉肥雷發石裂架空傾雨迸月破月斷爲高枕清風
散髮安眠滅念萬古一節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一

贊

先天圖贊 并引

宓犧氏按圖畫卦以造書契而爲民用初不以爲易也歷
黃帝堯舜氏而王法大備畫卦之說寖而不傳夏殷之世
乃有連山歸藏以爲卜筮亦不知其爲易也及紂囚文王
於羑里始以宓犧氏之卦重而制名而繫之易武王有天
下代殷爲周於是謂之周易而河圖之文畫卦之理重卦
之義變卦之由其所以然而莫非自然者則亦未之言也
至仲尼氏贊易道於易有太極則言河圖之本然於天地
定位則言畫卦之本然於帝出乎震則言變卦之本然於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則言重卦之本然制作儀文之後超
出儀文之前於是宓犧文王爲後天仲尼爲先天矣由仲
尼氏以來學者求易於繇彖文象辭說之間不復探原窮
本以造夫宓犧氏至康節先生因仲尼氏之言推本河圖
之文究宓犧之畫錯綜文王之重以復八卦之序爲圓
方一圖以明仲尼氏之所以先天者曰先天圖不用辭說
再造易而居宓犧之前河圖之上矣經營心玩味踰二
十年近以久在令館益得致志故謂之評而意味無窮復
拜手而爲之贊曰

大物全體渾淪厥初天地萬物本然一圖匝密无周自為
規模停穩妥帖極盡無餘兩兩生生並為根株當為書契
歷數有在匹馬隻輪上天之載觀象起本不假神怪太極
兩儀更相禪代因而為數倍而為卦奇則有耦理不獨生
一則有二鬼神以行影不離形響即應聲不作不為自然
而成無慮無營本真則誠死生兩原穿徹一竅動端有幾
月窟騰躍變乃不測天門龍跳神定無方在物則妙君看
元陽可以盡道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天地列位日月闢門
雷風噫氣山川出雲變動錯綜萬物糾紛數為之位道為
之君重以合兩錯綜旋轉意言象數由此以見卦爻以肯

畫爻以變應違則殊理契則吾本自震出孰使乾戰自識
而文體用具完仲尼撰贊和其兩端不復為圖祇以文觀
梁折山摧喪其本原刻舟求劍聽目擊盤惟無名公創圖
弗說獨造羲皇撐還裂月轅出龍馬再為區別奇耦重復
先天一訣顛倒羑里翻覆乾坤分陰分陽接續帚編自震
右轉由巽左旋一本乎中皆先乎天不假刓削自然而圓
不離陰陽皆本兩畫坎伏于蒙離轉為革陰陽之精互藏
其宅復長剝消姤遇夬決陰陽相根盛衰以別分陰分陽
用柔為剛倒乾為坤旋長為藏天地反覆不失其常八卦
相錯煥乎其章不假裁截自然而方自下而上不紊其序

由左而右不失其故縱入橫出緯錯綦布神樞鬼紐消息
散聚地中有天闔闢一戶自奇合耦以方契圓再造一易
自為二篇祇是河圖更無一言道以象示神以方傳退藏
于密直在畫前內聖外王雖而不越範圍化幾經界心法
層層相呀究究互發一本萬殊四面八達都無轍迹但見
渾合造天人際復地天通渾沌破碎太虛玲瓏却從有限
推出無窮惟有數畫幾留幾畫天地萬物盡在其中東堂
西樓鍵為一闔群囊跳丸笑傲安樂忽把地維掛向天角
共山雲沉洛陽花落吁嗟先生萬古絕學

大禹泣囚圖贊

地平天成萬古一治人脫于魚鼓舞聖世稷務播種契施
禮義伯夷降典咎繇作士刑猶弗措豈禹之志就泣昊天
反躬責己雖得其情哀而弗喜彼伊辟王敢擾天紀血汙
皇極手刃赤子顧瞻茲圖寧無愧恥

元遺山真贊

其才清以新其氣夷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害
禁辛與坡谷為鄰歌謠慷慨喜氣津津唾玉噴珠看花飲
醇而乃藝香讀易坐席凝塵假邪真邪嗚呼後數千年更
有茲人也邪

王良臣真贊

巖如喬松矯如晴虹視其眉宇見其心胸秋隼欲擊蛟螭超騰龍蛇奔逸風飈頹聽長空安得玉麈助其談鋒倒海傾江續地天通闢無狂而歸直被偏辯則皆窮今乃知之不應相視而笑而猷愚我以形氣蔽我以盲聾耶快呼美酒援手相從外形骸與世累俓一飲而千鍾

說

文說送孟甥之

或者嘗曰彼作文不工彼工於作文是猶矯贏而惑之蓋文可順而不可作也天地有眞實正大之理變而順有通明純粹不已之文是其所以爲之非矯揉造鑿而然也惟其

變是以有文惟其順是以不已皆自然也故陰陽得以文乎天剛柔得以文乎地仁義得以文乎人羽毛鱗介苞葉根實得以文乎物淸濁高下得以文乎聲升降舒疾得以文乎節麗繡華采得以文乎色禮樂射御書數得以文乎藝德刑殿最號律得以文乎政城邑都鄙廬井得以文乎居華虫藻火山龍黼黻得以文乎服易其無有利其興革化而新之至至終終爲神道之極致亦得其本然之理而已焉有作爲之贅哉大庭氏而上文有理而無名大庭氏而下文有名而無書陶唐氏而下文有書而無法仲尼氏而下文有法而無作仲尼之門游夏以文學稱求

華命題而作文也物感於我我應之以理而辭之耳豈於其辭之工拙哉是以六經之文經天地貫萬世與博厚高明並而不朽也仲尼氏沒本散而末分源遠而流別文勝於理而文於辭作之者工於辭而悖於理故莊列以之文虛無儀秦以之文狙詐申韓以之文慘覈屈宋以之文怨懟卒致呂政焚書之厄西漢古學文學之分其蔽則極于江左兄矯之談浮屠之法玉樹後庭之曲而苻秦元魏高齊而下血漂禹跡寄斯文於靈擊之餘風塵之外幾乎蕪于九原也厥後有唐杜氏文乎詩而風雅復萌韓氏文乎儒而六經方熾又屬以晩唐蔽俗五季贅遺而有宋氏興

歐蘇周邵程張之徒迨文乎理而復乎本猶不能比隆三五去殺勝殘致頌聲興禮樂者百千祀之蔽不可一日而攆也幸其用力之勤俾斯文不遂滅而吾民不爲猛蟲非類爾由是而言天地萬物之文未之或變而人文如是之窮作之者不工歟工矣然而如是者何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文何嘗不當作爲者之過也不作不爲萬理皆備推而順之文在其中矣故文作於人而窮於人人亦作於文而窮於文嗚呼文窮人耶人窮文耶

養說

人皆可以爲大也唯其忽之而自暴棄之而自蕪狹之而

自小也是以固滯㦲賊窘東流溺卒不能以之大夫人之
性天之理也其氣則一元之氣也其形則五行二氣萃其
精而結之者也其心則官天地府萬物一智周知泛應無
量如是之大也有其大必養之以充其大不能養之何以
充之故古之大聖大賢莫不有以養之者湯養時晦時純
熙矣此武王之所以養其武也公孫碩膚赤舃几几此周
公之所以養其聖也三省其身犯而不校此顏曾之所以
養其賢也至大至剛養而無害浩然塞於天地間此孟子
之所以養其氣也由此觀之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
賢大之所以爲大皆養之使然也嗟夫吾衆人者去古之

大聖大賢也遠矣古之大聖大賢皆知所以養之者吾衆
人者乃不知所以養之卒爲小人而不能大也卒爲下愚
而不能聖賢也昭昭矣嘗觀夫蹄涔之水至小也有魚焉
而至微也知所以養之潛溺沉滯會兩集而達於濤洫循
就固仍自濤洫而達于川澤圉圉拘拘自川澤而達於江
河野鳥踴躍自江河而達于海由寸而尺由尺而丈以至
於爲鯨爲鯤拉扶桑騷暘谷激水三千里其大不知其幾
千里至於爲神鰲負九地而擯鬣冠三山而却走知足之
大也何者養之使然也苟不知其所以養喉強於蹄涔跳
躑於泥沙忘其河海淵藪之大使鯈鯢銜勒其食指而

[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凡物皆然[illegible]
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物之[illegible]
微而賤者猶必得其養而後大也矧人之至貴至靈[illegible]
可無養也故必明義理以養其性寡嗜欲以養其心[illegible]
湯以養其情致中和以清其氣節飲食以養其體[illegible]
以養其志執堅剛以養其氣擴正大以養其度撤壅蔽以
養其智别邪正以養其智慎細微以養其行然其養也必
先有容也欲其容也必先有勇也欲其有勇也必先有敬
也蓋敬則心不散而齋莊中正是以有執則勇可致也勇
則私不犯而發强剛毅足以有爲則容可能也容則物無

不受而寬裕溫和足以有養其知是則雖小而可以大雖
愚而可以智雖凡夫而可以至于聖而昧者不知也乃輕
佻以侮之不忍以傾之忿欲以[illegible]之狎褻貪捘以壞之淫
佚以洮之天地付吾者大而吾自小可乎誠嗚呼是特不
養自小之而已矣猶無足深憾也如蔽匿以養其姦文飾
以養其過巖深以養其陰權覆以養其機朴野以養其誇
高抗以養其傲縱恣以養其悍肆以養其淫執銀以養
其偏狡切以養其毒以是而養之小而喪身大而敗國又
大而亂[illegible]故曰[illegible]有可者有
可者可[illegible]不可者[illegible]也

讓說

性純乎義理無非善也而人之多欲役於血氣遂至于不善蓋血氣勝則義理亡義理亡則嗜慾張嗜慾張則爭奪起非篡弑鬬狠不能厭也性於是乎惡矣聖人有憂之乃尊卑之而制夫禮等殺之而明其分懼其欲勝而不能自克至於縱恣亂分削繩墨而自肆也乃強勉而致夫讓使謙抑遜退沮縮摧魯以鎩其剛戾陵犯果猛之氣卑以自牧析去角牙虛而不有推而弗受使軒軒堂堂裴怒勝勇如飄風暴雨蕩忽而至吾則逡巡而退拱揖而避之耳彼之血氣肆而吾之義理存本然之分彰彰而著所益多矣

至矣哉讓之於人扶持成就者甚大而樹立宏廓者甚遠也故堯舜以天下讓而天下爲公矣夷齊以國讓而天下友悌矣稷契以官讓而朝廷和睦矣子臧守節而季札不受挺特於末流叔世覬覦僭亂之風少變矣由此觀之天下國家猶且讓矧其下乎維此義不行嗜慾張而血氣勝義理亡至有父子稱兵推刃同氣如魯桓衛出楚商臣宋元凶劭者始而不讓一至於是誠可畏也雖然是特不讓篡弑奪攘而已矣是其跡不可掩人得以凶惡逆類而目之矣讓者如彼而不讓者如此昭昭然白黑分矣猶無足深憾也世有讓非所讓而反以取敗者有以讓而濟[illegible]者紫之奪朱莠之亂苗賊德之甚者也燕噲欲以舜子之漢哀欲以禹董賢唐中宗欲以天下與韋玄禎皆致大亂幾絕其祀是讓非所讓也新莽攝偽以欺天下欲重己勢而彰己善例加恩秩己則遜避當塗盜漢戕滅劉宗賊弑母后既取之矣而始命其子禪讓司馬懿欲傾魏盜曹爽之勢而稱疾不出王安石初入仕每遷一小官輒累表辭讓至知制誥則不復辭官是皆以讓而濟其姦者也是皆非讓也中義理而無私推其有而不居者讓也近人情而不欺者讓也非所有而不敢妄有固執而卻之者讓也故讓也者禮之本義之方克己之要求仁之術也非以爲逆

亦非以取敗又非所以濟姦君子不可不辨亦不可不慎又不可不力行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二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三

書

請舅氏許道士出圖堵書

七月二十有五日外孫郝經謹拜書舅氏巾凡走天兵南下晉臂不舉用蕩析我毋家諸父諸兄是用不集係命于四國訖今四十餘年泯泯也上天降衷俾我舅氏之子居於祁陽越十祀始獲拜聚扑踊曲百何樂如之雖然於經也復有甚不樂者焉舅氏之子嘗聞淵而謂經曰我姑在此我父在彼焉得一會面以道前日之事耶經再拜而問之故曰我父以不羈之姿肆志於輕世寄於天步之艱退

於勢利之臣於是放心遺形吸孤風抱明月耿耿自若而逃山林放滄海耳妻孥親友一遺于世我是用不獲為子者二十年子曷為我致之經曰噫有是哉斯蓋得於用智致遠而泥者也然至誠貫天地可以動日星開金石況於人乎經敢不聲咽亦勉鄙陋以盡親親之義予其是是也其非是也可則行否則輟實在舅氏之所圖耳經於何有夫道至易而求之者以難至邇而求之者以遠至同而求之者以異故雖超詣造實究隙窮高極遠卒溺於異端而終無所獲矣寂然不動物潛於極而[illegible]遂通極而[illegible]物本其理以動者天也成其形而靜者地也合於天地之間者為人雜於天地之間者為物隱極之先見極之後合天地之幾道人物之理消長盈虛變化云為純純而不已者為道若是其甚易簡而同也故人稟天地之精備萬物之理其性則精實至善而主靜其中則有仁義禮智之四端神舍於體用之間幾潛於動靜之始思慮未發而天已知害行未終而人已見見之則即身脩可以盡性命即脩身可以治天下謹於存養之漸慎於操舍之微由之而行不以行亦以見其[illegible]吾身而不有闕亦以見其遇參諸天地質諸鬼神而不違亦以見其同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守一道未嘗以為難遠而不同也彼或經於血氣嬴

於物欲故有好惡之心其忘而[illegible]物助長而揠苗游思橫起不知精明之所舍馳突蹂躪以喪其良心昧其明德內於而外主足為物誘而致疑故疑於難者曰天地萬物君臣父子重為我累曷若吾黜於虛靜而有所知覺闖於空明而皆使寂滅以為極樂乎是以達上而遺下得內而忘外間斷僻固無所連屬及狄華其教則立偽教以利死生設因緣以引物卻殺身以濟衆而不知聖人明德新民之教此西方見性之說大覺之教所由起愈易而愈難也缺於遠者曰血肉相愚機穿相發勢利相逐曷若吾[illegible]先天之器以遺乎時絕棄遊游杳然為期謂吾忘[illegible]為[illegible]於斯

使之如槁木吾心本虛易用於斯使之如死灰是以絕物棄世悖天生物之仁無父無君悖人處世之義救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旣未能退藏于密而又不能齊戒與民同患此老莊之徒語命談天揭辭矯辯不知聖人歎無言之理强作形骸虛怪恍惚幽深玄妙之說所由作愈近而愈遠也疑於異者曰人心如面姸醜不同曷若驅之以律而一之以刑卽無異矣是以絕天倫敗骨肉同胞之民以膏鈇鉞未達聖人端拱之化雍雍顒顒仁壽隲民而剽悖之刑刻覈之法所由興愈同而愈異也故申商之法行於秦而秦滅老莊之教盛於晉而晉衰西方之

教興於梁而梁亡故疑吾道之難者卒入於佛疑吾道之遠者卒入于老疑吾道之異者卒入於申韓使肆人欲滅天理諸夏衰而夷狄橫先聖人之正道王者之大經殿百祀而不牧吾民無善使之服左衽而言侏離由是而言佛老申韓之爲害若是其昭晰也然而遂行於世倡揭號呼鼓震而風蕩莫之敢何者何也高明之士用智之過溺而不返也周道衰孔子沒三代之俗日削月朘佛老乘隙而入申韓繼踵而作申韓之害也外是以止於滅秦而已佛老之害也內故能爲千萬世之惑愈高明之士愈在其中人性善佛卽說善人性靜佛卽說靜人心虛老卽說虛人

欲大莊卽說大其似是而非非聰明睿知豪傑之士其孰能辨之哉昔韓門未闢呂梁未鑿河溢孟門之上伯鯀障之愈障之而愈深愈防之而愈大禹疏通之使由地中行九州以牧四方以平蓋鯀拂其性而用智之過也禹能順其性以道之爾夫高明者處心遠大欲直趨高明之域曾不知在躬之德神鬼人天高明之道盡矣乃矯矯倀倀疊出私智見吾聖人之書闢吾聖人之教若聆風吼壞然則反以爲迂而嘻然他求矣一旦見二氏之書乃如此是以耳目忽蹇天之與我者萬物之備我者皆土也雖蹲於草莽而卒無悔焉噫嗚呼好高明而非其道則入于狂肆矣

好奇遠而非其道則局于血氣矣好孤絕而非其道則入于誦誕矣欲無心者愈有心欲無爲者愈有爲則用智之過也顧不大歟雖然苟知其非反身而觀平氣而待察天理辨人欲視可否使舊染之汙脫然而盡向之良心可以興向之明德可以明矣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乎知不善而未之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今舅氏誠能卽不肖經之語辨異端之害求大禹之智顏子之行詩易之文庶重格親舊緝熈宗祀使天下知許氏之有人矣不然煢煢之身陷於不義使孝子不得盡事親之禮以忍人之心自爲計

不亦過乎一旦死然而長歸諡者誰歟羨者誰歟其爲一
下之棄人也必矣雖然高明之人豈亦至於此乎經不佞
輒以鄙辭相瀆褻罪多矣經載拜男人許鐵儒士辰之亂兼家爲道士於嵬坦堂
死國者七年矣其子國昌爲是書陽書報之弟以遂耕諸以出使之辭父子如如

答友人論文法書

經曰急來惠問作文法度利病何吾子過於巽下以能問
不能猶以工師審繩墨於匠人也何倒置若是之甚哉然
切磋之義不可廢非吾子之言何以廢經之蒙發動某之
狂言哉二帝三王無文人仲尼之門雖曰文學亦無後世
篇題辭章之文故先秦不論文學人作而辭賦盛故西漢

始論文時則有揚雄之書東漢復論文時則有蔡邕之答
建安以來詩文益盛語三國則有魏文帝陳思王之論說
晉宋則有陸機沈約之作折衷南北七代則有文中子之
說至李唐則韓柳氏爲規矩大匠如韓之答李翊上于襄
陽答尉遲生與馮宿柳之與楊京兆答韋中立報陳秀才
答韋珩復杜温夫及與友人等作加之以李翱之答王載
言寄從弟正辭皇甫湜之答李生復答李生下逮歐王蘇
黃之論議則窮幽極奥無所不至其極無法復可說百世
有餘師矣經何人也而敢復論文章之法乎顧有一焉不
敢告也爲文則固自有法故先儒謂作文體制之而後

文勢雖然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
明理法之本也吾子所謂法度利病近世以文爲技與求
夫法資於人而作之者也非古之以理爲文自爲之意也
古之爲文也理明義熟辭以達志爾若源泉奮地而出悠
然而行奔注曲折自成態度匯于江而注之海不期於工
而自工無意於法而皆自爲法故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
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與求法
而作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
求理若抱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
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夫闕於胸中惟恐其不工而無

法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
從法一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
無法祗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
末也有理則有法矣未有無理而有法者也六經理之極
文之至法之備也故易有陰陽奇耦之理然後有卦畫爻
象之法書有道德仁義之理而後有典謨訓誥之法詩有
性情教化之理而後有風賦比興之法春秋有是非邪正
之理而後有褒貶筆削之法禮有卑高上下之理然後有
隆殺度數之法樂有清濁盛衰之理而後有律呂舒緩之
法始皆法在文中文在理中聖人制作裁成然後爲大法

使天下萬世知理之所在而用之也自孔孟氏沒理學廢文衰而法漫多於是左氏釋經而有傳注之法莊荀著書而有辯論之法屈宋尚辭而有騷賦之法馬遷作史而有序事之法自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至韓柳歐蘇氏作為文章而有文章之法皆以理為辭而文法自具篇篇有法句句有法字字有法所以為百世之師也故今之為文者不必求人之法以為法明夫理而已矣精窮天下之理而造化在我從是理為是辭作是文成是法皆自我作志帥行權多多益善標識根幹不偏不倚中夫天下準四海以為正輝光照爛炳烈森發引日星馭霄漢以為明造微

入妙探賾索隱極九地深底裏以為深包括綿袤龍亘逃外塵天地芥大極以為大龍騫虎步馳騁八極發風雲厲威霆以為雄奇挺脫穎標無上無形器脫凡躍以為高蔚薈闊越混涵太樸鬱鬯光全渾淪以為古秉鑑開春寥廓八音鳴萬籟有始有卒如律如呂以為聲通一元貫四時塞天地鼓萬物噴薄動盪生成化育以為氣契始會終斡旋節度經圖天地位置六合規萬世以為格提挈綱維露骨質設立階陛大華推移日觀吃萬鬼以為形散布指孤絕巔險深入鬼門踵覆溟渤波萬里以為勢[illegible]庭為堂為[illegible]

臆為骨以為鋪敘為關為鎖為捭為闔為照為應為襲為絡以為關鍵為囷為庾為度為會為管為轄為[illegible]以為含蓄出為坐為作為進為退為折為旋為會為變為步驟為起為縱為逵為路為縱為橫以為驅為經為緯為端為緒為結為綜為織為紝以為[illegible]璽回以為精粹若璧玉以為潔去陳剌爛以為新直[illegible]舒以為容照布森列以為[illegible]傳旁援遠路以為遷依違[illegible]以為婉紆餘曲折以為態容與平坦以為易遠[illegible]為難澄湛靜澈以為清激揚蹈厲以為[illegible]優游不迫以為[illegible]頓放安帖以為安遠且強姻以為固[illegible]峙山立以為

持綱挈要以為簡填委充塞以為富穿微洗著以為快絜峻緊以為備恣睢徜徉以為肆齊莊謹肅以為嚴裁制以為整超卓頓挫以為壯掀衝倚疊以為厚[illegible]利以為通一唱三歎以為感剴切訐忤以為激咀嚼[illegible]以為味深長與衍以為趣音節中適以為和抑揚起伏以為變瑰詭譎怪以為奇雕鏤無跡以為巧成熟而後作順理而不生事以為化耳目口鼻四體衣冠具不存不活而不死以為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莫非自然以為神則法亦不可勝用我亦占之作者亦可為百世師豈規規于子求人之法而後為之乎故先秦之文則稱左氏國

語戰國策莊荀屈宋二漢之文則稱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蔡邕唐之文則稱韓柳宋之文則稱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人皆弗稱也騷賦之法則本屈宋作史之法則本馬遷著述之法則本班揚金石之法則本蔡邕古文之法則本韓柳論議之法則本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文皆弗法也何者能自得理而立法耳故能名家而爲人之法苟意於人之法而爲之何以能名家乎故三國六朝無名家以先秦二漢爲法而不敢自爲也五季及今無名家以唐宋爲法而不敢自爲也韓文公每語人以力去陳言當自作但識字古言[illegible]字須識識

而已不當蹈襲故爛詞宂詞詞賦爲俳優皆此意也然則前人不足法歟曰有大法無定法觀前人之法而自爲之而自立其法彼爲綺我爲錦彼爲柎我爲輗彼爲舟我爲車則其法不死文自新而法無窮矣近世以來紛紛焉求人之法以爲法玩物喪志闚竊模寫之不暇一失步驟則以爲狂爲惑於是不敢自作不復見古之文不復有六經之純粹至善孔孟之明白正大左氏之麗縟莊周之邁往屈宋之幽峭無復賈馬班揚韓柳歐蘇之雄奇高古淸新典雅精潔恣肆豪宕之作總爲循規蹈矩決科之程文卑弱日下又甚於齊梁五季之際矣嗚呼文固有法不必志于法法當立諸己不當屈諸人不欲爲作者則已欲爲作者名家而知古之人舍是將安之乎是經之志也故敢以爲獲然未知其是且非也吾子幸復惠敎焉某再拜

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

經曰昨承先生惠顧謂經之質可問津伊洛以闚明道學經自惟淵源昧不足以辱惠敎又不足負任且復有惑而未自信者焉敢復請下執事嘗聞過庭之訓自六世祖某從明道程先生學一再傳至曾叔大父東軒老又一再傳及某其學自易詩春秋禮樂之經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之倫大而天地細而蟲魚道而心性達而事業無非道也然

未嘗以道學爲名焉爾夫聖人道之至也自宓犧神農黃帝至于堯舜氏道之全體著見以爲斯人用天下莫不學之道學之名無有也增修制作自禹湯文武周公至仲尼氏郁郁乎文洋洋乎盛道之大用極盡無餘載在方策以爲後世用天下莫不學之道學之名無有也仲尼之門自顏曾子思至孟軻氏心傳口授無非聖人之道相與講明問答無非聖人之學道學之名亦未有也逮夫戰國之末處士橫議各自名家曰儒曰道曰墨曰刑名曰縱橫道之全體始壞大用始分學者莫知適從吾聖人之學始自爲儒家卒致焚戮之禍由漢以來六家九流三敎諸子百氏

蜩然雜出蔑心惑世毒天下禍生人至于今而不已儒之名一立天下之亂不可勝窮矣矧令後立道學之名哉夫道之大兼天下之名而不自以爲名一物一事自有一道自爲一名分而言之皆事物之名也合而言之皆道之名也故易爲乾坤等六十四卦各自以爲名太極天地爲人與萬物各自以爲名命性心爲三綱五常百行萬善各自以爲名無非道也於是曰易道神道天道地道人道皆以道爲名而道之名自若也道統一理爾以其莫不由之以行故名之曰道豈可特以爲學而自爲一家哉秦漢而下以吾士夫爲儒家技方術之士以黃帝老子爲道家以虛

無爲本大害夫道又豈可復以儒家又特謂之道學哉始宋濂溪周先生深於易學證於操後志夫三代之際作圖著書以述仲尼孟軻之志[illegible]以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傳繼授受其學遂[illegible]而康節邵先生推衍象數明伏犧先天之本末始有道學之名也及其徒欲神其說分宗別派謂之伊川之學康節之學伊洛之學引而自高竊然以道學爲名謂一世之人皆不知道又謂漢唐諸儒皆不知道直以爲仲尼孟軻復出譎說並起黨與交攻投實駭斥竟成宣政之亂秦韓當國遂謂之僞學又謂之姦黨衣冠之禍古所未有皆標置立名之激之也周邵程張之學固幾矣聖而達夫道矣然皆出於大聖大賢孔孟之書未有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傳者獨謂之道學歟豈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學不謂之道學皆非邪王荀楊王韓歐蘇司馬之學不謂之道學又皆非邪故儒家之名立與儒學者猶未甚道學之名立禍天下後世深矣豈伊洛諸先生之罪哉僞妄小人私立名字之罪也其學始盛禍宋氏者百有餘年今其書自江漢至中國學者往往以道學自名異日禍天下必有甚於宋氏者

移諸生論書法書

書一技耳古者與射御並故三代先秦不計夫工拙書

不以爲學是以無書法之說焉自包犧氏畫八卦造書契史頡制其字取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狀鳥獸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煙雲雨露之態而爲之初無工拙之意於其間也世變日下漸趨簡易故變古文爲篆又變大篆爲小篆又變小篆爲隸爲楷爲八分爲行爲草爲眞行爲行草爲章草爲正草廢刀用筆廢竹用帛廢帛用紙皆與世變而下也道不足則技始以書爲工始寓性情襟度風格其中而見其爲人專門名家始有書學矣故古之篆法之存者惟見秦丞相斯斯刻諸秦篆息人也故其書如鐵絲琢玉瘦勁無情其法精盡後世不可及漢之隸法蔡中郎

不可得而見矣存者惟魏大傅鍾繇渾厚端重人也故其書勁利方重如畫劃界斬絕深險又變而爲楷後世亦不可及楷草之法晉人所尚然至右軍將軍羲之則造其極羲之正直有識鑑風度高遠觀其遺殷浩及道子諸人書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江左高人勝士鮮能及之故其書法韻勝遒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風絕迹邈不可及爲古今第一其後顔魯公以忠義大節極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蘇東坡以雄文大筆極古今之變以楷用隸於是書法備極無餘蘊矣蓋皆以人品爲本其書法卽其心法也故柳公權謂心正則筆正雖一時諷諫亦書法

之本也苟其人品凡下頗僻側媚縱其書工其中心蘊蓄者亦不能掩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也若二王顔坡之忠正高古縱其書不工亦無凡下之氣矣況於工乎先叔祖謂二王書之經也顔坡書之傳也其餘則諸子百家耳故今之爲書也必先熟讀六經知道之所在尚友論世學古之人其問學其志節其行義其功烈有諸其中矣而後爲秦篆漢隸玩味大篆及古文以求皇頡本意立筆創法脫去凡俗然後熟臨二王正書熟則筆意自肆姿態自出可臨眞行又熟則漸放筆可臨行草及其放筆以草爲楷以求正筆可臨章草超凡入聖盡棄畦町飛動敧斜不知其所以然然後臨其正筆如是者有年始可於顔求其正筆於坡求其奇筆以正爲奇以奇爲正出入二王之間復漢隸秦篆皇頡之初書法始備矣然猶學之於人非自得之於己也必觀夫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狀鳥獸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煙雲雨露之態求制作之所以然則知書法之自然猶之於外非自得之於內也必精窮天下之理鍛鍊天下之事紛綸天下之變客氣妄慮撲藏消弛滌然無欲翛然無爲心手相忘縱意所如不知書之爲我我之爲書悠然而化然從技入于道凡有所書神妙不測盡爲自然造化不復有筆墨神在意存而已則凡高古閑暇恣

睢徜徉直而不從曲而不屈剛而不亢柔而不惡端莊而不滯婀娜而不跛易而不俗難而不生輕而不浮重而不濁拙而不惡巧而不頗揮灑而不任頓擲而不妄夭矯而不怪窅耿而不僻質朴而不野簡約而不闕增羨而不多舒而不緩疾而不速流着痛快圓熟混成萬象生筆端一畫立太極太虛之雲也大江之波也悠悠然而來浩浩然而逝逌然無我於其間然後爲得已雖云一技而可以名家也諸君欲爲之者試以吾言求之經再拜

答高雄飛書

經拜手復書雄飛兄執鞭足前承書示諄諄灌諭以作

文意其開示閫奥充斥原委淵如淮嬌如澈昭以粹如日星識文人之大匠也顧經何以當之然以文自名非素志也生今二十有三季矣方其髫齔白駁矣適天歩之艱遭萬死之阨累係俘虜梗踣南北烏知有誦書作文之事哉知有汲薪負擔耳厥後時奉杖履于家君且聞搢紳先生之論文談道於是眛於一學既而悔之曰士生千古之下而處斯世遇斯時豈宜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耶於是求夫有用之學天地之所以發育聖賢之所以用心與吾身之所當爲者而學之亦庶至其萬一也於世俗之不免者故一言半字時時而出之豈敢以文自名哉又豈以所業

否而復爲所事哉然吾兄不以樸樕之才反覆勤厚于里致誠甚於面命銘佩之意永永不朽然未知他日之趨拜下風其許摳衣奉高之一間乎二月五日陵川郝經載拜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三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四

書

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

經頓首再拜啓日幸一拜得闚高誼望江漢之蔚蔚瀰瀰伊洛之餘波晉之鄙人粪幾終用楚材以爲堂構造大成之室求仲尼之意然羽毛齒角其肯傾囷倒廩而蹇畀之乎昔宋而入必細載而後歸留靖康之亂吾道遂南矣自伊洛入于江漢自江漢入于閩越百有餘年之間蟬聯荊楚囊括巴蜀蓋濡秀魄彌亘墳海如冬之日至南而極極則復北矣蓋天之道也於是近歲以來吳楚巴蜀之儒與其

書淺澀而北至于秦雖復入于伊洛廷入三晉齊魯遂至燕雲遼海之間而先生巍然以師道自處學者雲從景附又爲伊洛發揮一書布散天下使孔孟不傳之緒家至日見則道之復北雖存乎運數其倡明指示心傳口授則自先生始嗚呼先生之有功於吾道德於北方學者抑何厚耶而經牽制於時不能奉杖履備弟子之列抑又何不幸耶不能親炙而以書先生其忍棄之哉經自十有六始知爲學今後十有餘年矣世之科舉文章記問之學強勉爲之弗好也非六經孔孟之書弗讀也富貴利達紛華之事弗志也獨於性分之內求之甚力體察之甚熟究竟之甚

實第恨諸儒之說相與雜亂使自信之弗篤也敢以爲實
乎夫道之在人謂之性所謂仁義中正而主靜焉者也統
而言之則太極之全體也分而言之則命陰而性陽也命
靜而性動也天命而人性也人性而物理也合而言之祗
一道焉爾又何有論說之多乎哉道之在人一而靜純粹
至善充實之理而已又焉有異端之多乎哉書曰惟皇上
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則性之善詩書已言之矣孔子曰元者善之
長夫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性之善孔子備言

之矣於是孟子道性斷然以爲善而不惑而以已天下萬
世之惑也荀卿大儒也學孔子者也而謂之惡揚子雲太
儒也學孔孟者也而謂之善惡混始惑乎情而以氣質之
稟受者爲言於是大起天下後世之惑至于今而不已也
至今先儒謂性非學者所急又謂頹狀未離於嬰孩高談
已及於性命於是不言性縱或言之不過夫性習之說不
辨夫理性與夫氣質之別遂謂楊子雲之善惡混爲最得
又謂論性之差自孟子始孟子不當定名爲善復設空說
無入于老佛氏皆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又在荀楊之下
矣是以人之有性不能自知自盡而至于命其說不可復

闡矣自漢至唐八九百年得大儒韓子始以仁義爲性復
乎孔子孟子之言其原性一篇高出荀楊之上至其徒李
翺爲復性書反復於中庸大學之間以復乎曾子子思之
言恨不得親炙之而問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自唐
至宋後四五百年得大儒周子邵子程子張子朱子之書
明六經孔孟之旨接續不傳之妙論道論理論才論氣論
質論情又備於韓子之書皆先儒所未道者又恨不得親
炙之而問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由宋迄今朔南分
裂後二百餘年矣先生及朱子之門而得其傳粲然傳道
於北方之人則亦韓子周子之徒也又不得親炙之而問

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性理問學之本也敢以書爲
請不大鄙外以爲可教則幸教焉指其要歸焉則幸甚矣
經繼不佞亦敢爲北方學者之倡變吾道復明于中國蕪
晉楚之富必不乾沒先生之材矣經再拜

上紫陽先生論學書

十二月五日陵川郝經齋沐拜書大使先生經生今二十
有八年矣自十有六始知問學世有科舉之學學之無自
而入焉蠟乎其無味也有文章之學學之無自而入焉蠟
乎其無味也退而歎曰利祿[illegible]心[illegible]質以曰斷偽曰
斷何區區爾也而狃於俗陋[illegible]是者

有年始取六經而讀之雖未系自承入而知聖之學道之用二帝三王致治之具在而不亡也真有用之學也學之今十年矣背馳而左事形示氣蹙已辭而群議矣是以籍口蔑足而不敢言動竭日舍館一拜李先生下以鄙陋置之隅坐齋以懌色煦以春言犀腹而既畢然矣再日而再侍示之以明白純粹之書渴囊倒篋啓之以開廓正大之論正襟而讀之默默而思之乃知吾道之果不亡學之畢有用斯民其有望矣愚之素所蓄而不敢發可熟數之於前矣夫道貴乎用非用無以見道也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皆有用也六經之垂訓聖人之立教亦皆有用也

故曰顯諸仁藏諸用盛德大業至矣士結髮立志誦書學道卒之乎無用可乎哉幼而學長而立也遍爲而一身小爲而一家大爲而一國又大爲而天下必有所用也鳥獸魚蠶屑屑之物也猶皆有用也蜂蠆虺蛇毒世之物也猶皆有用也豈而爲人學而爲士夫乃反無用可乎哉世有人爲之無伏臘之不辨魯魚亥豕之不分乃辨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濟天下之大難其天下之大富貴聲色不動而有餘裕爲吾誦書學道之士試之一職則顛躓而不反受之一事則蚴撓而不立汲汲遑遑終其身不能免乎凍餒而趨利附勢殞義喪節何也蓋有用之學遂鑿自佛

老盛而道之用雜文章工而道之用晦科舉立而士無自得之學道入于無用惟其無自得也故內輕而外重外重矣晦乎其體矣侈於物而衒於人矣文章之所以工也文章工矣功利急矣義理晦矣道之所以入乎無用也嗟乎不耕不蠶不織而衣食者謂之游食之民不道德不仁義而文章者謂之逐末之士甚哉天下之淡訛踵陋而莫之知也大聖大賢不作而逐末之紛紛也天下已亂生民已弊無有爲拯而救之者之士也方相亂以辭章相高以韻語相誇以藻麗不知何以堯舜其君民也道其不行矣夫伏覩先生轉子辯正統例遂山數學志洋洋灝灝若括元

氣而翕闢之其事其辭其理皆有用者也非世之逐末之文也天其或者悔禍而自先生發源鑿不窒塞不夭閼而遂承其流推而放之四海則道之用可白而至治可期也不見諸于江左諸公矣經也小子敢激其流而揚其波乎經載拜

與撒疹舉論詩書

經白昨得足下詩一卷瑰麗奇偉固非時輩所及然工於句字而乏風格故有可論者詩文之至精者也所以歌詠性情以爲風雅故撼寫襟素託物寓懷有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韻凡喜怒哀樂蘊而不盡發託於江花野草

婁斥露之中寔非仁義禮智喜怒哀樂之理使然而不
至言怒雅而不迫切若初無與於己而讀之者感戚激發
始知己之有罪焉故三代之際於以察安危觀治亂知人
情之好惡風俗之美惡以爲王政之本焉觀聖人之所刪
定至于今而不亡詩之所以爲詩所以歌詠性情者從見
三百篇爾秦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然辭煩意複後倦
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答下逮建安後世詩律始
立根抵簡靜高古不事夫詩者有三代之遺風至若陸
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益趨靡至李杜氏益盛以
追風雅尚辭以兼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高古不逮

陵川文集卷之二十四　七

夫蘇李之初矣至蘇黃氏而詩益工其風雅又不逮夫李
杜矣蓋後世辭勝儘有作爲之工而無復性情不知風雅
有沈鬱頓挫之體有清新警策之神有振撼縱恣之力有
噴薄縱猛之氣有高壯廣厚之格有叶比調適之律有雕
鎪織組之才有縱入橫出之變有幽麗靜深之姿有紆餘
婉約之態有悲憂愉佚之情有微婉鬱抑之思有駭愕觸
忤之奇有鼓舞豪宕之節若夫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
之韻知之者鮮又孰能爲之哉先爲辭藻苦塞思慮以壯
興致自趨塵近不能高古習以成俗昧夫風雅之原矣嗚
呼自李杜蘇黃已不能越蘇李追三代矧其下乎於是近

世又偏爲辭勝之詩莫不惜李賀之奇喜盧仝之怪賞杜
牧之豪趨元稹之艷又下焉則爲溫庭筠李義山許渾王
建謂之晚唐辭勝隱隱字喧呫八句一絕競自爲奇推
一字之妙趣一聯之工嘔嘔啞啞拉於齒牙之間者秖是天
地風雷日月並汗龍虎鸞鳳金玉珠翠鶯燕花竹六合四
海牛鬼蛇神劍戟綺繡醉酒高歌美人壯士等庸切鋪錄
偶韻較律鬪飣排比而以爲工鶯鶯嗚嗚而以爲豪莫不
病風喪心不復知有李杜蘇黃矣又焉知三代蘇李性情
風雅之作哉足下之作不爲不工不爲不奇殆亦未免近
世辭人之詩願與讀三百篇及漢魏諸人唐宋以來杖諸

陵川文集卷之二十四　一七

李杜蘇黃盡去近世𨻶習數年之後高詠吟臺之上則必
非復吳下阿蒙矣經頓首拜

荅馮文伯書

十二月十五日陵川郝經謹頓首拜復書于文伯幕府執事
往歲車來過保氣息色望心識意孚有古所謂氣爲相
不待言而喻者近復領書所以貴續于庭檮者甚厚詳
灑灌所以劑厲千茅塞者甚切而明也抑其所謂僕時
動不至猖獗於愚志固然而闡洋洋左右猶未達焉其
以經爲有意於自進耶抑又動作云爲不時乎中形似
妄吾子得以窺之也經之閒學疏蹈道淺失慮左見

熟而齒舞動不時乎中則有之矣其貪冒妄進枉尋直尺昧於一行倖於詭獲蓋亦有之矣而反求之身殆未之見也孰不[illegible]顧其幾何如也有[illegible]而行不俟終日有可乘之[illegible]不可行之機[illegible]未見其幾而妄爲之動惡足以爲有志之士乎哉君子誦書學道砥節礪行其脩已切其植身正固期有用而不與草木腐埃塵飛安忍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救也學而有用亦不[illegible]謂笑于未同以求試乎用不以天民爲已任而自私也夫有有用之學必有可乘之幾而後動進退雍容必有可觀[illegible]堂必有可立其致君其裕民其行已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聘焉而後起孔明抱膝長吟非人莫測[illegible]三往焉而後應彼豈敢以布衣偃然而傲萬乘哉[illegible]特以湯仁而漢[illegible]可爲之時也[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可[illegible]之幾也於是奮然而起[illegible]之乎有殷配天齊[illegible]漢[illegible]莫之與京吾子所厭諱而飫道經亦所竊受教然君子者也經不安雖不敢望其輝光而亦不至顚沛妄自周章失措養之父[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失已而辱吾徒壁吾道輟衣聲實發斯文於地也經今二十有六束髮學道非先秦之書弗讀也非聖人之言弗好也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以是而行之殆六七年六經既治思有以奮然而復古也於是作古文不爲流俗所爲蓋自孔子沒異端作楊墨行而聖人之道衰二漢亡佛老熾而聖人之道絕文章工語言麗之學盛而六經之義晦故忘其菲陋斷然欲有以樹立揭出左馳而不顧僨僨百折而不悔塞吾道之衝盤桓而不進飢寒迫於身而不恤合則進否則止苟遂不合則將委世長往抱明月以枕蒼崖吸清風而高蹈績聖賢之隆緒傳之無窮亦不至於失已而委斯文於地也奈之何家君載白而無菽水之奉爲子之職分未盡也二弟幼穉婚取未

畢爲兄之義未盡也爲人子而事父未能爲人兄而撫幼未能惡在其爲道也是以低俯俛首爲人講讀餬其口於四方以養老以畜幼以俟時之幾而不以爲愧恥其自視猶愈於抱關擊柝者也雖然不爲戚惕不爲利疚不犯非禮不爲不義以業自食亦不至於失已而委斯文於地也士信於知已非高明而敢爲瞀書若是哉惟高明亮恕焉經載拜

上趙經略書

月日陵川郝經謹齋沐再拜獻書于大行臺經略相公閤下經自前歲八月到杞杞屬郡內丸幽通京邑擬領地一

拜而布衣跪違天淵懸而海山隔進而出者屢矣於是黙
黙以思以爲士雖貧賤而傳言之禮不可廢昔韓文公大
儒也三上書宰相以自論薦非戚戚貧賤而汲汲富貴躁
擧妄進自輕焉矣已也士束髮學道期於有用豈坐視天
民膏同草木嘿不一鳴塵丸泉而已乎故范仲淹有三年
之喪而言衷不已或者誚之曰此豈言事時耶仲淹曰士
豈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其意以爲天與己者大己
不敢私而小之也一身之戚小而天下之憂大也癸蒙忝
周而不恤其韓矧於士乎我經自十有六始知問學今幾
二十年矣失道左見與時背馳亦自知其無用也身之弗

脩學之弗成親之弗能養家之弗能庇天於我何有雖然
遂欲自棄亦自不忍明天子賢王公在上區區之言可遂
已矣今又以事將北轅去執事日益遠胷中之蘊畜者日
益甚不辭僭越謁論覇莾驪首探抉瞻望淸光積年耿耿
可熟數之前乎夫見天下之幾者能應天下之時撫幾應
時而不失焉者能成天下之事業見其幾失其時事業弗
立也遇其時失其幾事業弗立也有其幾有其時非其人
事業弗立也故豪傑魔丈而無幾與時雖懷奇抱異負奇
偉岸欲不待文王而興而知不可爲耶退而窮處與物與
鏡亦不強爲以速自斃蔵究聲尊有幾有時不乘之以止

應之以道後然自肆卒錯天下於禍亂散散懸爛龍斷詭
幾見其幾愉愉而弗乘遇其時苟且而弗應解弛紓緩不
能固結人心痿痺國體銷鑠國勢卒之于天下寢以滅亡
幾乎時乎其惟人乎幾與時未嘗無由漢唐以來千有餘
歲有百年而一來者有五六十年而一來者有四三年而
一來者有幾日廢月鑠會而嘗來者惟人也不可知故有
百年之治而後有百年之亂有五六十年之治後有五六
十年之亂亂方弭而復興治方成而遽壞卒不善治生民
不免於塗炭有志之士所以痛哭而流涕也國家允有天
下四十餘年矣蠢起北土奄有燕雲據建瓴之勢以強馭

弱逐有河朔北之湯亳周豐鎬帝之漢中光武之河內不
飢大矣乎致治之幾一來而弗乘也并西夏克遼東服齊
魯定關中戰陝窺洛張爲龍形蟠亘萬里析天下之脊扼
天下之吭而撫其背稍舒威息民足以善治也致治之幾
再來而弗乘也繼而蹂荊襄復汴蔡滅金逼宋有天下十
之八降壽春破襄陽舉漢沔入成都俘西域形勢既定混
一有期襄襟帶而弗固得要害而弗守合二爲一王之墟
而觀兵海外其小天下以爲不足治也然既往之幾不可
追已幾之來無窮因勢成幾如水之有源遇風而爲波也
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後來者如先而未嘗絕也如或見

之又可失之乎性歲
天子践祚廓清宇内更革弊政振舉綱維脩明紀紋偽
符命汰濫邵傳貴乙肆赦與天下更始舉燕雲之南畀之
執事漸濯舊汙解釋紛糾療其瘡痍新其耳目不期月而
報政致治之幾復來而又
大帥閑府都督諸軍天下翕然望治岩穴幽隱莫不彈冠
攘纓引領拭目將以覩太平之盛也徵車絡繹於求俊良
鞍蓋弓旌相望於道則朝廷有意於斯民至厚也可謂能
乘致治之幾而應致治之時矣惜乎預治之速進人未盡
其選而技術射利詐著之庶假王之命成其詐謀天訪

其人而隨舉輒敗不念朝廷用人愛民之意欲欺天下而卒
于此殘胡虐犀蹶蹄狼籍宜矣雖然致治之幾猶在也有
如執事之雄剛正大挺不世之資任天下之重幹斗極之
運會開吾道之榛塞特立獨行不流不倚挽回元氣春我
諸華立志而行之以終用人而加之以審收攬俊乂進用
老成張本汴洛爲天下倡至治有期矣天下之士湲萬䆊
角塾隘有年矣苟遇明時孰不欲刮磨振厲以自効翹於
執事疑然而爲之倡乎旭日始旦群陰自伏震雷一驚約
萌盡達嗚呼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捨執事其將安歸撥拔
應時執事之事也談王道議國政士夫之職也是以敢爲

是言而不忌也異日執事成天下之事業生民樂生雍熙
皞皞經又何敢言哉鼓舞康衢謳吟聖世守太行之敝廬
是所願矣替言瀆凂高明惶懼惶懼經再拜

爲家君請命書

維丙辰夏五月辛卯朔二十一日辛亥不孝男經等頓首
拜手言惟天降監篤棐于有忱肆經敢誕顯于天時台郝
宗啟庶胤罔頹惟曾伯王父及余王父浚源下私文而大
余宗本支肆羨亦罔顛于世天步惟艱厄于南向折于析
崩又剝于兇殘凌具盡厥類大割余宗惟遺余皇父俾纘
厥緒是天大造不敢不敬是亦天大賚不敢不應若爵蓋

孽覩于春有夏以考天曳肆逮余沖愚以求以進而天弗
畀臬次天何司亂于厥中乃任牀笫如楚如刈尤克與以
寧縮入彌留若天斷厥命下且俾遺以育俾隆厥宗具盡
于南河既遺以育是天弗斷命乃有又遺于余宗告稽考
則亦且引年俾考終命惟天有明命非台敢私王親越惟
余父台聘厥立適大艱于身乃奉王父涉于北河于厥喪
役奉于宗塋突于戎兵逸于沤場罔攻道死于洪以考其
于義既金隨厥命俾于南河㨂踏于遺鏃鏟喪亂踰涉亡
亡撫余及弟妹艱闗百至以盡其父義四十有五年而無
一日之非惟天降監越經之年有斷以引父命昇余以終

余問曰始於憂勤終于佚樂者弗可是憂勤以殄獨于
余文敢罄究私朕以迓續父命惟天畀矜閔用家生生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四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五

記

萬卷樓記

萬卷樓順天賈侯藏書之所也曰萬卷殆不啻萬焉不啻
萬而曰萬者舉成數也金源氏末天造草昧豪傑競起於
是擁兵者萬焉建侯者萬焉甲者戈者騎者徒者各萬焉
嫗民者保家者聚而爲盜賊者又各萬焉積粟帛金貝子
女以爲己有者斷阡陌占屋宅跨連州郡以爲己業者又
各萬焉侯則獨不然息民保境禮賢聚書勤學喜讀而已
於是取衆人之所棄以爲己有河朔之書盡往歸之故侯
之萬者獨書焉河南亡衆人之所取者如金帛子女侯各
萬侯之書又得數萬焉淮南亡衆人之所取者如初而侯各
萬侯之書又得萬焉故南北之書皆入侯府不啻數萬卷
焉始貯于室室則盈貯于堂堂則溢乃作樓藏之樓既成
盡以卷帙置其上而爲之第別而爲九六經則居上上尊
經也傳注則居上中[illegible]傳也諸子則居上下經之餘也歷
代史居中上亞六經也雜傳記居中中次[illegible]也諸儒史論
居中下史之餘也先正文[illegible]上經史之餘
也百家衆流陰陽圖籍山經地志方伎術數則居下中皆
書之文流餘裔也其法書名畫則居下下藝成而下也

次高初星漢人之文與天文際私家之藏幾[illegible]祕蘊
故賈侯之書甲天下方于戈殘亂經籍委地侯獨力爲掘
拾吾道賴以不亡雖孔氏之壁河間之府不是過也彼富
貴者之樓管絃賴姐肴核几席發覽燕集之具充焉侯之
樓則古聖今賢大經格言脩身治世之典積焉時順天之
治皆以諸道推爲鉅公偉人而又辯賢下士切切於收覽
遺書爲志故天下之人益以此賢侯侯既貯書于樓[illegible]其
將[illegible]曰昔蔡中郎書籍畀之王粲而粲亭名世今[illegible]之書
若是不有所畀適足以爲蠹魚之食不免覆瓿之譏[illegible]吾
闕郊氏子經[illegible]書力學吾將畀之穀寧之際亦得竊總焉

陵川[illegible]卷之二十五 十二

時經寓居鐵佛寺之南堂坐徵明者五年矣以書帶[illegible]
其府於樓之側號堂曰中和盡以樓之書見付[illegible]
覽侯顧晬令講解一編輒曰吾之書有歸矣吾不爲[illegible]
矣向[illegible]之書貯于樓中今則貯于之腹中向者大聖人之
道布于方策今則布諸子之心矣子其擴[illegible]揭[illegible]吾之
書用于世以濟斯民則子之腹乃爲世之府也不然則亦
蠹魚之冗瞳檜之樓爾子其勉之經[illegible]謝其不克負荷
每爲流涕感刻曰經舉家之盎盆不能購一經故每[illegible]
晨夜叩人之門藉書以爲學今侯以數十年之勤致萬卷
之多盡以見畀雖侯之盛意豈非天耶如息怠自棄以

書而不能如無書之初心業不能勤而坐無有成則非[illegible]
侯是負天也復何以立於世哉故書侯聚書起樓及畀經
爲學之義以爲記以明侯之德且以自警庶幾終不負侯
云樓成於丙申之秋經之處侯之門則癸卯之冬文成之
日則甲辰之[illegible]二十日門下士陵川郝經謹記

[illegible]

滿城故隸[illegible]以保州爲燕都[illegible]節[illegible]爲頓
天軍故[illegible]屬邑縣地[illegible]古城故縣也城[illegible]東閭獨
高其上有[illegible]有像其下[illegible]落[illegible]居民以廟爲舊
子廟亦不知簡子[illegible]皆曰浮圖靈響香

[illegible]

以古廟祀侈易[illegible]神之名按易州
古燕南之境也古保州[illegible]國時趙爲長城
以限燕在易水之南今白[illegible]出雄鄚之間長城
猶呀侈綿絡而滿城在[illegible]山之河[illegible]城之內則趙地無
疑而簡子則晉趙鞅也[illegible]十[illegible]許曰廉梁有趙將
廉頗廟云滿城三十里[illegible]爲趙臣廟于趙還爲有徵
矣然而賢若文子雄若[illegible]王而不祀千六七百年獨簡
子世祀于趙人何哉蓋趙鞅首拜邯鄲逐范中行氏遂成
三晉則開國之主也故趙人特祀于邊以旌其功居民因
之遂爲世祀至宋有國趙之自出而宣祖則保州人其上

世陵寢皆在州城之東其族緒則布于涿易之間[illegible]冊彊白溝而保州宿重兵楊延朗諸將控扼西山而滿城爲襟喉且鷄距一敵二泉泛爲溏濼以限突騎又爲宋之重邊要害簡子之廟必崇爲明祀載祀典矣故至于今而不廢也夫用物精多則魂魄强積千年之誠敬于其故土則其神必靈宜乎呵禁一方沛澤而禦厲況其嘗爲霸國之政以爲諸侯盟主長吳伐齊誅君側之惡乎其世祀也宜哉居民父老請書之壁以告後之人使知神之爲晉大夫趙簡子也故書年月日陵川郝經記

醉經記

譎誣詭幻邪辟醉乎異端而不自知者也快殘賊忍殺戮醉夫凶宄而不自知者也役趨走飾任使醉夫勢利而不自知者也汩聲色溺朝市醉乎物欲而不自知者也噫人知夫酒之醉人也又惡知其醉於此者哉蓋義理之不明性之不率而淪於嗜慾有所不知也人以血氣而生豈無嗜慾特所嗜者之有差耳是以蔽于是而不知也欲知嗜慾之差免夫四者之患必先明義理以率性欲明義理以率性莫先乎經經也者聖人之所盡心醇乎義理而爲言者也知義理之所醇嗜而醉之夫豈有差哉人受天地之中得至善之性其心之所同然者義理也苟蔽於物而惑於私則性之善者心之所同者皆亡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乃立教以脩道布之方策使人人得以自新其哀哉人也亦至矣則人可以自暴自棄乎必當明聖人之經以踐其跡以求其心由仁義中正之道極純粹至善之理則知吾性之盡焉者止夫是理是理之盡焉者止夫是經惡得而不嗜哉亦猶嗜酒者之得酒也是以寤夜而思之篤信而守之造次而行之卒以脫嗜慾之累造正大高明之域見於用者則可致於民而措於天微於色者則[illegible]於面而盎於背川魚[illegible]鳥純純其天而浩浩其淵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又似夫嗜酒者之醉也[illegible]嗜酒而醉者愈

醉而愈迷嗜經[illegible]而醉者愈醉而愈[illegible]醉經而明也然[illegible]醉酒而迷者[illegible]酒而醉久[illegible]則[illegible]矣醉夫嗜[illegible]而不能止又[illegible]下[illegible]世也嗚呼自伏犧[illegible]道在聖人自孔子[illegible]在六[illegible]今之人[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人而亂炙之幸得道[illegible]載之後乃求而深[illegible]之質至善之性[illegible]亡也人可[illegible]於異端而淪於[illegible]溺於勢利而惑於物欲乎故求文中子心若醉六經之言作醉經記庶使自暴自棄者聞吾風聲收其放心全其良心亦有志乎堯舜其君民也乙巳秋八月記

鄭野堂記

野之處有二焉有窮於野而道於心者有野於名而市於心者何以言之討幽而山阻深而泉有泓而嶠以林綠垣而阿與磐而笑傲焉偃息焉遨焉嬉焉而飲食焉進而獲乘行而獲尼抱道懷材而不遇蘊德匿奇而肥遯者如是而可也是窮於野而道於心矣故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又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素以鑑於身無德以光于行無材以用于世而據名山挾大川擅高腴之地鬼蜮其志而麋鹿其形徜徉盤薄以異於時以高於天下以動於王公大人由是而言得非為野於名而市於心者乎安在

其為野處也故傳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余常以是自訟處野之道乙巳秋魯伯自燕來以孝純張君之書示余云近卜居于故宮基構一室逈絕塵閒蕃竹而闢途刻草而植卉雖在燕城實有野處之趣故名其堂曰鄭野言非野而鄭於野也吾子其志之余嘉其旣不在野亦不在市旣得其道而又得其趣也故附自然之義以為記又為歌曰堂乎堂乎吉則朝而令則野孰為之必有致之者有顯張君器則書寫簪笠而佩蘭時秋而酒香彼人僉僉兮朝埃而暮塵此堂寂兮而與野鄰又胡為乎生辟而死僻冬十有一日陽川鄭經記

種德園記

伊人之生耨地耕天何種之多也而小焉者不能以之大惡焉者不能以之善偏汙蔽窒者而不能以之備種乎此而遺乎彼種乎彼而遺乎此種焉者而不種不種焉者而種是以擾擾紛紛皆有所種而不知所以種也堂堂天地命吾民以懿德合弘光會無所不在有公明純愛之仁有制宰施為之義有別嫌疑辨上下之禮有照耀昭晰之智有實而守之之信然是之大而如是之善也固宜於閭而屋滿之中顯而顯之之上紛拂焉而淪潰之日短赫焉而權勢之時傾焉而顛沛流離之際雖一言一動一政一

事皆灌溉封植而有以種之全天之所付而不芟刈蘊崇忽而自暴也此其以之聖或以之賢或以之有國或以之有天下而昧其種者則不知也方種卉木以取材種貨寶以取贏種黍稷以取食而不知有大者焉種揞克以取利種機穽以取穫種阿諛諂僞以取容姦宄回邪以取位甚焉者種嗜欲以喪身種驕淫以喪家種佚肆以喪國種崩析以喪天下而不知有善焉者俾固有之德湮沒茫昧淪乎幕于九泉泯焉而不聞也意小而惡者已甚矣或者又翹私智尚德之名而無其實詭言飾行悖教而徼利坐而元前迷而醉飢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惟人是說

是務不能種之而反害焉其愈於小而惡者乎趙氏燕臡仕之家也汲古先生置園別第繚園而卉木蔚關館而泉石列不務嬉游而不齊宴樂有意乎推本之而種夫德也故名之曰種德將由名以致實張本乎是園必推而放之四海而準而後已搢紳先生皆有詩文以稱之丁未夏參君鼎臣自燕致命于僕以爲記僕亦冀夫種德之慶蔓衍之藏集乎趙氏之門而有以徵之爲天下倡使天下之人皆有以知夫種德之目故蔓衍而爲是言夏至日陵川郝經謹記

臨漪亭記

鷄水控常山而東允保而入激爲流疏爲渠渚爲陂浸而

爲漢析而[illegible]樓亭觀縱列傑峙者錯如也別流浒市由千戶喬侯之第園而出出而東則亭亭則侯之別第也面水者三右池而左酒屋重而蘇列鱗潒漪然牓曰臨漪茂樹葱鬱異卉芬倩庚伏冠衣清風憂然過不知暑澄瀾海濱簾戶跳越魚泳而鳥翔城市囂塵而得三湘七澤之樂可謂勝地矣歲丁未六月朔侯之仲子德玉者請余爲記余曰火雲燎天山灰海沸而是亭之上觴豆濟濟李沉氏浮琴間而奕危或絺塵壓隱謔談笑粲然而四列也樂乎哉有敵日橫槊被甲而趨者矣有負耒耜持錢鎛[illegible]而喘者矣翠波漪風綠陰鏁日蕭般沉水玉搖金兜[illegible]牀文侍兒發扇樂乎哉有負戴永途肩高足裂[illegible]者矣有窮閻局脊槁腸而枯腹者矣如是而可樂哉益樂乎此不忘乎彼樂乎身不忘乎人政成而訟理事洽而日暇燕兄弟以篤親親交朋友以講道業親賢下士以崇德譽已樂矣爲吾民有未樂者已安矣思吾民有未安者其不負乎此亭矣不然則其有負於此亭矣侯既沒諸子堂堂皆有超卓之望持之之姿盛大之業將張本于是亭故不辭而爲之記

含元殿瓦硯記

器有定名有定象而亦有定用鼎鼐不可以濟[illegible]不

可以代烹矣欲[illegible]欲完定故也雲漢先生至自[illegible]古硯以視形[illegible]氣阜而色瑩黝而光鬱而[illegible]而王德蘊蓄般疑如月魄[illegible]如露泣濡如[illegible]歛含元之[illegible]瓦也廢瓦而爲硯夫豈定哉瓦之爲[illegible]定名也偃而柢窪而陷則定象也鱗夏屋覆凌雨[illegible]風胄露炟日溶月庇覆其人則定用也棟析榱崩物化人[illegible]墁坼而壞與朽穢汙宂俱則定理也而文章朋與籍役[illegible]韻毓乎几案間豈陶氏之所期[illegible]居人之所望哉[illegible]而工撲雖磨而不廢其用有不可盡者金錫之固其理燋火之煉其精日月之益其堅雨露之養其潤[illegible]而[illegible]固如

陰鑑之液如玉肥之秘泓湛異緻而造夫神焉昔爲之瓦今爲之硯昔暴露而今韜韣之昔壓埋而磔並今鱗獲而夙見則似夫器化爐南山之松腐孤竹之管盡天下之變而終身墨墨焉[illegible]又似夫尚玄也將淋漓元氣含弘四海寓先生之天趣亘千古而不滅豈瓦之爲用而已哉苟羸弊苦窳缺裂滲漏而反害于室瓦之爲用而不足其能用於後乎嗚呼器形而下者一定而必壞質堅而工樸則終若是矧人之官天地府萬物一受其成而無壞哉苟堅其質全其樸如金錫之鍊而精如日月之並行而不息也不折于逆蹶于亂歷艱險迭患難而不挫[illegible]映而

不侈其得志其反古又非瓦之爲硯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如殘其質散其樸飾任佞而衒巧爲以衒于時以毒于世又豈瓦之得比哉姑書之以志夫硯硯之所激云丁未冬十月陵川郝經謹記

庸齋記

昔者聖人之言道也曰中而已兼體用貫本末一理氣而爲言也後世聖人之言道也而益之以庸庸也者平常之用也豈中之未盡而復益之以庸乎不然也後世聖人之意謂天下無無用之道亦無非常之用蓋道以用而見用以常而久所以窮天地亘萬世翕闢而不已盪錯而不窮化化生生而不已非虛誕惚恍詭異之所能也故觀霜載之常而不轍也則知天地之用與天地之道矣觀飛走動植之不易屈信消長之不忒壽焉而恤榮焉而悴而各得其[illegible]也則知萬物之用與萬物之道矣觀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立身行己之方處物治人之道亦各有其常也則知人之用與人之道矣至於日月之照臨寒暑之往來晝夜之明晦水流而山峙風撓而雨潤亦各有其用而有其常也則亦各知其所以爲道矣一物一道也故道外無物一道一用也則用外無道一日之常也亦千萬世之常也千萬世之常亦一日之常也故常外無

用嗚呼茲其所以爲道而庸之所以爲平常之用後世聖人必益之於中也然惟此義不明故有非常道之說有反經合道之說有異端之說道之所以不行也玉田楊君泰卿庸名其齋可謂知所務矣其欲庸於心庸於言庸於行不然豈庸於名而已乎必不翹翹以嗜異不囁囁以徇俗不侲侲以惑衆不爲太高不爲太卑不務誕幻以遺實不索隱行怪以驚世不朝行而夕變俛順而仰違一謦咳亦庸也一舉武亦庸也一怒一恚一喜一怖亦庸也如是則一於庸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不負於此齋矣中庸之德三代之末民已鮮久矧今喪亂百折之餘[illegible]習[illegible]之俗[illegible]

夕利欲之誘驅於內喜怒變於須臾而愛憎移於顧指非卓然特立獨行不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君今如是其有所望云戊申春三月十五日陵川郝經記

皇極道院記

具乎形器之間者[illegible]天地莫衆乎萬物莫靈乎人渾淪庬錯並行而不悖並偶無[illegible]各有其極爲之主而制之者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如符節之有左契如薪然之有要關闔變化根柢徧布無不在焉天運日月而不息播四時而不忒生長收藏而不墜主而制之者天極也載[illegible]華擬河海殖庶類登百穀主而制之者[illegible]也配天地爲

一物貫萬物爲一理函冒恍惚之象[illegible]之數主而制之者太極也輔相[illegible]極之體裁成[illegible]極之用奉天極而不違因地極而不[illegible]行五事俾[illegible]叙八政五紀俾之修敍五福而去六極[illegible]吾民于逸樂躋吾民於仁壽洋洋乎發育萬物主而制之者皇極也故天地萬物非太極不立太極非皇極不行由道以入形器則太極爲至由形器以復道則皇極爲至焉生人之初皇極建而格之[illegible]再格之地又再格而得伏犧八卦以之畫又再格而得禹九疇以之[illegible]敍[illegible]之際又再格而易洪範之書成是以萬世之極立而不[illegible]也[illegible]法在乎書其理則根於人心之固有至于今而不[illegible]

也領建而用之者何如耳趙君才卿以隱德見徵以隱儒興學進言以事親奉身求退朝廷推重賜號虛白處士名所居曰皇極道院嗚呼皇極之不建也久矣天地失其位萬物失其所生人之被害也甚矣今以是而名其居其必有甚[illegible]乎必將推心之極以爲身之極推身之極以爲居之極[illegible]于鄉推鄉于國推國[illegible]天下使天地得其位萬物得其所皇極之道建于世如是而後已國家之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兆端於茲乎庚戌秋[illegible]處士之事業[illegible]院之始末皇極之經奧有遺山之銘在故不書姑贅數語爲之推本以爲天下建極者之倡云八月日陵川郝經記

休復亭記

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illegible]性[illegible]大而誇其[illegible][illegible]切哀矜甚易而明[illegible]人之性無不善而萬物之理[illegible]不備並天地而爲三貫太極[illegible]一初無聖人賢人下愚之間也惟其氣稟之差[illegible]或存或亡或昧或復等而下之則有焉[illegible]故[illegible]安焉不思不勉不待復而自全者則聖[illegible]焉習焉反躬克己而能復者則賢自棄自暴湯焉忽焉不能復者則下愚也所以[illegible]堯舜有[illegible]跖天淵之懸隔陵谷之高下[illegible]復之循序以進不爲感惕不爲利[illegible]

可以至於終[illegible]賢而可以至於聖遠者可邇而下者可尙
弗爲是以卒爲下愚而不能聖也夫道復而已矣
[illegible]靜極則動動靜相根卒歸于靜而道不窮焉理
一陰一陽爲寒爲暑寒暑相推無過不及卒歸于
[illegible]歲歲爲氣之復也榮茂壯穉老瘁衰死骨肉除于土
[illegible]于天卒復于本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形之復
也故其始也理入于氣氣入于形而其終也形復于氣氣
于理天地萬物如環之無端惟人亦然生而靜性之本
[illegible]而常靜性之復也其動之幾心之體也動而不括心
之復也與物相接情之用也應而不流情之復也故其始

也性入于心心入于情而其終也情復于心心復于性宰
制萬事收藏萬變亦如環之無端聖人謂生生之謂易而
於復之一書曰見天地之心其語濂氏子也則謂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易也心也合而言之復也其義廣矣大
矣之人也可日黙自棄怨而不復而使天下被其不仁矣
乎學觀夫易乾坤二卦自誠明謂之性聖之事也不假修
爲而自復者也復無妄二卦自明誠謂之敎聖之學賢者之
事也脩爲而後能復者也不能復性當事於敎欲事於敎
必假脩爲脩身復之本也身脩則性復雖不至於聖亦可至
於賢而不爲下愚也雖不能超軼至於堯舜顏曾所不至隋

入于鍦跖也是至易而至明也世莫肯爲之毫而行之
當復而不復可以爲堯舜而不爲悲夫賈君仲明先正左
丞襄獻公之孫也今孝行尊慕以仁存心介然有守整閒
四駐譔如也癸丑春作亭于新居乃取復之六二休復名
亭將於退食之暇[illegible]忻以復者休復者復之休美者也欲
盡復之休美夫豈易矣乎必好善而惡惡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毋而不妄則惡去而善復矣以仁易暴敢於[illegible]以
天地生物爲心以坤藏震宇爲法誠而不妄則救去而仁
行矣遏人欲之私存天理之公剗窒塞而造於高明廓疏
通而無從[illegible]不妄則可弭亂而致治矣親君子遠

小人則小往大來斥奇佞信鯁直則嘉猷日至剛不屈于
物自強而不息則己可克而禮可復矣今既名之正特立
獨行用力之秋也一日休復之功成充實光輝仰視俯察
無所愧怍不負於此亭矣經雖愚尚能爲君賦之

道齋記

物有常體亦有常用體常則久而不變用常則雖變而久
是以振萬古而無弊也夫道亦常而已矣天地萬物皆一受
其常而不變高者穫厚者載落者流結者峙甲者[illegible]蕃
飾者達而茂介利者搏齒牡者噬翼勁者飛足輕者躍有
定理而有定氣有定形而有定用雖更相錯蹐而[illegible]

殖生榮死悴弱槁強食絕總林林變動紛拂而各復其常常故久久故變而不變故天地雖崩震而未嘗崩震也日月雖虧食而未嘗虧食也山川雖騫湧而未嘗騫湧也草木鳥獸雖萎殈而未嘗萎殈也風雖振而不終朝雨雖滂而不終日雖有於變卒不能變雖失其常卒復於常愈變而愈不變愈異而愈常所以振萬古而無弊也之人也備常理以成性萃常氣以成形官天地府萬物可變而失常乎有父子之親雖變而不可廢有上下之分雖變而不可踰有夫婦之別雖變而不可紊有交際之信雖變而不可棄有守身之節雖變而不可失有旋物之義與待物之敬雖

變而不可悖顛沛造次之際分崩離析之時寵辱交亂之會正斯人用力之地也故浚井焚廩從於納大麓總百揆受堯之天下變而不變所以為舜因夏臺征葛伯至于戰鳴條而有天下變而不變所以為湯拘羑里勝崇侯至於二分天下有其二變而不變所以為文王被流言誅管蔡至於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堂變而不變所以為周公去魯奔衛削迹于宋畏于匡餓於陳蔡至於誅卯墮都脩經垂世變而不變所以為孔子彼雖大變而吾有常者存彼雖恣縱橫逆如決如驟蕩忽而至吾有久者存挺挺而不撓自強而不息所以振萬古而無弊也嗚呼叔世而下世道

交喪孰知夫此哉任私好異既不知天命又不知夫變一念未已萬慮憤興一欲未厭眾欲所起喜怒於須臾而變慆移於顧指與接為構日以心鬥搶攘奔蕩為忌為蜮變詐百出詭譎萬狀曾草木鳥獸之不若亂日益起天下日益病卒至於血肉訌潰而莫之止極也悲夫昔者聖人懼天下後世之如是也於是命雷風之象曰恒恒者常久之義也天下之變而不可測者莫如雷風也剛柔皆應相與而得常者亦莫如雷風也變而不測乃道之用應而得常乃道之體聖經具載體用備存道如昭著天地鬼神昭布明列不可誣也何斯人之不恒如是之極也故蓋聖

人沒而天下無恒教異端起而天下無恒理王迹熄而天下無恒政風俗壞而天下無恒心井田廢而天下無恒產與籍滅而天下無恒法庠序毀而天下無恒學四民易而天下無恒業斯人之不恒如是之極也亦宜哉癸丑夏經入于燕激水王君良臣一見如故交軒豁開朗內外粹白其總角已卓犖超軼登神童第再舉進士遂與春官薦書方登聳昂霄而汴已亡棲遲偃蹇靜以觀化名其齋曰恒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當闕之世已云如是矧其下乎今君獨以為名其欲使天下恒於恒德復上世之治與道之常乎世人方務於彼而君乃從於

此是可尚已於是敷衍其說而爲之記

萬竹堂記

長清杜氏世蓺竹子孫因材而篤焉踏者植栽者培槁者沃遠以益茂初金盛時有堂曰萬竹蔽虧庭廡冠于汶篁當世碩士詠歌之富殆與竹等嗷從于陧俱用無滅[illegible]前先生其狀孫也河南仁定于故居洎堂而悲焉曰特不與道命不與志此君又可無嗣乎乃刈落壅蔑聽萬物之春一宅而寓於竹蕢蕪剷縱身自伲榔振釋抉根騁青視翠綰蟄元氣若保赤子孳與志信訢與誠達躋牙犢角陰磔潜露戢戢𧆑𧆑奮絕地絡撇揭鬐甲神毛鬼鬣孱突振迅茁

不可遏春雷一聲驚風一吹而已數百竿矣歲一再期而復其初又再期而榮軼其初矣乃葺乃堂乃壁乃茨述先志也其風倚雨霽乾坤清爽視其初植也色既蒼然而節則高矣嶷嶷挺挺邁倫蓋世掃煙霞於八表之外棲飛鸞而食雛鳳有不與衆竹等者則其王父之起家沒源張本高厥閈閎雖已仙去遺烈猶在也其中植也蕭然森然枝葉疏布璆琳蔥蒨綠玉肥瑩劍拔戟列凜不可犯端毅皃固不陂不撓而鏘然有聲斐然有文猗猗菁菁郁乎而沛乎下拱於前而控於後翁焉相扶嘩焉相揮則其先子之貴宗承家立庭垂訓指視此君而勿令蒭拜者猶在也

昔也枯荄偏敗破節[illegible]凌于荊榛慘無生意蛇腹馬耳削裂殘[illegible]淚之而斑倚之而拂除也今也煙梢雲露葉萬月如玄如仍比次相望蕃乎林而照乎蘂也則先生中興此居保護萬竹之竟土而益拓大之者在焉樂哉先生詩之酒春大古一天也復息其下靜以觀化萬古一朝也不溺于世不滓于湼是清恩和千古一等也夫達者必有所寓也故寓形于天地天地寓理于我故復寓心于物故[illegible]竹[illegible]其天趣性適而已[illegible]不能寓物[illegible]朝夕節任使分趙定舒[illegible]謂笑以

役[illegible]其視此[illegible]子發而灊乎天淵乎[illegible]必不以爲汗而[illegible]清也哉歲[illegible]客于杞而先生至自汴爲余派之敵歌萬竹以昇示故[illegible]而伸之爲之記杜氏子孫[illegible]繼今登斯堂[illegible]文其敬而植之勿替

尊古齋記

王子[illegible]之時[illegible]經之入[illegible]日室雖鄙而名之大君其辭而[illegible]諸經曰之名也天之所以爲天聖之所以爲聖萬世之所以悠久萬物之所[illegible]者在可謂大也而經也何敢言也雖然[illegible]之師曰古之人

几杖盤盂鼎鍾敦甗無不銘以戒居室之於葬器不既大矣乎敢援銘戒與善禱之例申而爲之辭夫天地一時也還百一中也聖人繼天立極建極垂世亦無外於此焉者一二奇耦數之明乎此也動靜消長理之明乎此也陰陽寒暑氣之明乎此也穉壯衰槁形之明乎此也死生存亡變之明乎此也唯得乎此所以造物者振古而無弊也之人也數理氣變無不具性情形體無不備天地萬物之美奄而有焉無甚異而不可行者無大遠而難行者惟其學問之不力窮理之不盡故智不足知有其時而弗見所以不能中也血氣勝而欲肆中無主而搖其天其仁不足以

守雖見其時而物有以移之所以不能中也信道不篤而凡其剛始勇而終懦勇則或過而懦則不及執則固而遷則撓是以時不能應而中不能處天地之美不能具萬物交錯於前而莫適所定傾派如偶人至其極則戕天地而禍萬物其流殃遺毒嬉於後世有不可勝言者而賁則甚易行也苟理明義精而智足以知天宇泰定而仁足以守制宰萬物而勇足以行事至而吾有以處物交而吾有以應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可以語則語可以默則默輕重並立而中持衡取與相奪而中見義變動相雜而中有定大變大故而吾裕如也細節不故而吾肅如也始有意焉而終則忘焉無往而非時無處而非中也何難之有故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而初不言時孟軻述仲尼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而後不言中蓋中則時矣而時則中矣隨時處中而道盡矣故子思子居其間合而言之曰君子而時中嗚呼上下數千載歷數聖賢互爲發揮默執左契立教之意其深矣乎今既揭而名之矣其必有以充之吾子其識焉乙卯春二月日陵川郝經記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五

記

去魯記

歲壬辰北胥濟河居燕趙之交者二十有三年局脊墊隘靡縛廛蔓思有以奮然而新之以爲聖人之澤及萬世天地在而聖人之澤與存焉故將抱六經於洙泗之間仰髙鑽堅挹聖人之餘澤追顔曽之高蹤攀游夏之軼軌徜徉諷誦風乎舞雩亦庶乎其可也而事梗未得也乙卯秋始得東行由趙魏以適魯八月入于東原九月由東原而東濟汶泗越十有三日丙午自鹿門入于曲阜徑公宮而西

歷觀後門巍然雙髙而道出乎其間泮宮雖廢而泮水猶在又西則靈光故基也遂自顔巷達于闕里由槐路入于先聖廟廷宮序廊廡頹圮殆盡乃拜謁先聖于新宮小寢旋自西序由杏壇而南登奎文閣徘徊徙倚塲然有動于中而莫知其然乃降而北出出于龍門入于墳林林廣袤十餘里前洙水也涉洙絶徑以入漸得纂路乃拜先聖及伯魚子思子墓復自龍門入拜謁周廟及建春門拜謁顔廟栩栩不忍去又事梗不得留積年秋秋方爲釋然而若塞遽至豈非命邪既不能久依聖居有以自得又可[illegible]而去無以自鳴乎乃望而嘆曰大哉聖人之道[illegible]興宫

廟雖存殆乎宮廟雖圮而聖人之道巍巍也乎秦華以爲基代鄧林以爲棟能庇一時而不足以庇萬世翡翠羽以爲宇鍍丹砂以爲塗綴以明月之珠飾以崑虚之玉能崇飾一時而不足以崇飾萬世極天下之侈麗而聖人之道無所增極天下之卑墊而聖人之道無所損蓋聖人之道在上不若小而在人心者大也嗚呼太極立於天地而未名名於寂蟣而未備堯而後天極立至禹而後地極立至仲尼而後人極立寂蟣先天堯禹後天仲尼則發先天之幾合後天之統著之書與天地並而其興喪則在夫後之人焉推之使如泰山之喬嶠若垂天之章者亦人也混混

乎元氣之貫四時巍巍乎天地之造萬物屹屹乎人倫之與萬世者亦人也使之壞爛殘缺文離崩頓晦食而不明萎爾而不立統塞而不行至於禍天下而害生人者亦人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道之方衰也楊墨以似是而亂真申韓以刑名而慘刻儀秦以口給而苟合孫吳以權譎而徼功雜然蝟出莫敢誰何而孟軻氏折之以仁義之言明之以剛大之氣挽人心於既亡故擴充聖人之道者莫如孟軻氏六經火於秦而士復坑戮漢興高帝過魯即以太牢祠孔子使後王後帝北面而師事之開其[illegible]發其淵源又使陸賈說詩書以明帝王之學啓人心於未

然故尊聖人之道者莫如漢高帝曾參相齊受教於蓋公啓竇氏黃老之學晁錯諸人實文景之盛而扶申韓之術戰國餘習幾於復振董仲舒出而孝武方隆儒乃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尊孔氏明仁義聖人之道復立存人心於欲亡故明聖人之道者莫如董仲舒厥後分裂於三國偏駁於兩晉蠹食於南北西方之説幻惑行南朝之纖艶相尚人心遂亡天理亦滅而文中子立教河汾擴明義理建立皇極而佐佑六經脩飾禮樂關唐之治存人心於既亡故存聖人之道者莫如文中子唐興中葉所尚者詩文所尊者佛老學士大夫習以成俗右王君公竟爲崇飾中國侍

遂爲西域矣韓文公起擴身而爭之爲九鼎而不移獨爲死而不回收人心於既流然後聖人之道毅然自立故立聖人之道者莫如韓文公厥後陵夷於晚唐蕃擾於五季宋興歐蘇則爲之藻飾周邵則爲之推明司馬則爲之經綸程張則爲之究竟天理昭明人心泰定故羽翼聖人之道者莫如宋諸公如是則聖人之道雖大非諸君則亦委地矣固不在於土木也嗟夫近世以來以儒爲戲放辟邪侈者莫之懲以儒爲名骫敗倫生者莫之振竊孔孟之糠粃拔程張之糟粕欺世盗名倖獲苟進以儒自負者莫之正作爲文章衒其傾巧鄙正學爲質古目能者爲不通

切切以儒相諱者莫之辨假我六藝文彼姦回靜固幽深矯雜造鑿如新莽篡漢以儒爲奇貨者莫之發也破裂衡楚蕩摇除剝莫知紀極使天下之人以儒爲諱後以儒爲異吾道從何而興乎吾雖與之而心實訌之聖人之道其遂不行矣雖然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亦自若也六經俱在而人之類不盡亡也子焉而知父其父臣焉而知君其君弟焉而知兄其兄婦焉而知夫其夫終生哀喪飢食渴飲在人心者豈獨亡乎聖人之道豈遂不行乎嶺瞻遺廟周覽墳林纚纚弋弋泫然而去年月日郝經謹記

麓澤堂記

天下有至悦衆人去之君子存焉衆人之去之也非無所悦也其悦也外是以去而不返君子之悦也内是以悦而無窮焉聲色之華御車服之麗縱飲食之鮮腴宮室之高壇位天下之至高爵天下之至貴禄天下之至重者縱恣肆志得意滿衆人之所悦也而不知有命焉徇而求之至有殺身而不悔者君子則不然反身率性求其在我者而已在我者盡窮達非我也在我者盡貴賤非我也在我者未盡必求其所以盡事親吾何以盡吾仁事君吾何以盡吾義交朋友吾何以盡吾信欲盡而未之盡則爲夫學問之道求夫義理之明物不能盡而求之於已已不能盡而

求之於人內外交孚物我兩盡昭徹而無餘雍容而有餘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飛也動而不括出而有獲則其悅也不亦大乎是以仲尼贊易觀兌之象以爲水澤之悅物莫若義理之悅心一己之獨悅莫若衆人之同悅義理昭著則一己悅矣講肄申明則衆皆悅矣推而行之而天下被其澤則天下悅矣故於大象明悅之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夫易聖人所以盡天下之理也而學所以明天下之理也理有所未明如澤之壅而不行得朋爲而明之如澤之行而不壅內外浹洽於身有潤如澤之汪洋浸漬發而爲事業而物皆被其仁如澤之膏潤有生而

施及下也故悅萬物者莫悅乎澤君子體之而講習以盡夫悅之道而存天下之至悅焉歷下姜君文卿才具幹敏參行臺事者有年矣春秋鼎富智局日增以爲古之人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乃名其堂曰麗澤將與諸賢講劘道藝推明義理求天下之至悅以潤其身推天下之至悅以澤其民去衆人之悅而存君子之悅方落成而余適至請中其義而爲之訓故爲推本之嗚呼彼去至悅而存衆人之悅縱嗜慾以悅心極從諛以悅人盡逢迎以悅君脅肩諂笑盤辟奔走自同妾婦不以爲咎以容悅爲事者聞君之風寧無愧乎年月日記

[illegible]庵記

[illegible]庵淄川先生書室也先生自濟州遷益都既定遷以[illegible]其莅而行之之義字其室經之東游也而請記之曰吾生平遊塞今老矣將一聽於遇而莫之忤爲經應之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莫非遇也天地聽遇於道萬物聽遇於天地而人聽遇於天地萬物焉豈惟先生哉苟遇矣吾欲弗遇焉得而弗遇弗遇矣吾欲遇之焉得而遇之哉故遇而弗能弗不遇弗能求命不可以力天不可以人顧吾所以遇之者何如也天地賦余以正大之理委余以剛大之氣俾超出並萬物制宰乎衆變扶持凝

聚不可[illegible][illegible]所以守之者何如也能處而守在我者並不[illegible]之以物而聽之以理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則獨立而不倚一智而不惑百折而不挫荷天地之付畀歸乎與天地並爲萬物主而萬物聽吾之遇闔闢昭著而浩然獨存彼或與余遇則王公失其勢晉楚失其富賁育失其力禹朱失其智以水沃焦以石投卵彼惡我當勤而不括出而有獲彼惡我勝變在物而我不變則正大之理明剛大之器具無往而不遇也無往而非遇也無入而不自得無往而非遂也苟不能處而又不能守則我不能遇物而物皆遇我吾欲達而塞已至吾欲利而害已至吾欲得

以有以成其亡已至雖深以極其幾奇以極其巧險固以
極其姦詭詐以極其誕治妾婦之容盡揣摩之術審之以
鉤距窘之以刼制智構心鬭墳墳擾擾以遇而愈不遇所
以見於前所守易於內變在我而不在物則正大之理不
明吾所大之氣餒矣惡惡可遇故天下莫不遇也而莫能
遇也如其能而各得其遇天下無事矣惟不能也是以變
故相軋而禍亂生焉先生堅[illegible]天人安於所遇若患難行
乎患難富貴行乎富貴貧賤[illegible]變而中未嘗[illegible]
隱之[illegible]化吟詠情性從容自得脩然天壤之間而寓其天
趣[illegible]消之畝傳巖之築陽虎之譎臧氏之沮塵埃之

與野馬蜾蠃之與螟蛉皆遇也弗遇也又何足爲先生道
也乙卯冬十月陵川郝經謹記

橫翠樓記

易定諸山[illegible]常山而北旁礴嶷迤自北而東挾碣石以入
于海[illegible]其雄麗順天一道連城數十牙錯碁制
突兀[illegible]諸泉貫城而入帶瀰漫淪泓瀠
城市之間遂有江湖之趣膄家鼎族往往[illegible]樹樓觀
以肆其觀覽焉歲甲寅秋郭君仲偉起樓于市闠之北敞
軒檻[illegible]上坐視諸山瞰臨源泉雲容天影水光
一色[illegible]異名之曰橫翠言諸山之翠橫列

于下也仲偉春秋甚富嘗學于爲紳先生喜交游許與結
納皆天下豪右每於是樓之上置酒燕集而余必在焉其
春煙滿簾春雲繪山西郎十二瓚行玉立澄漆澹蕩白鳥
容與馮欄撫几觴豆粲如志得氣許把臂劝歆開露肝膽
削去町畦盃沉山影酒激波洸吞江南之清風吸燕趙之
勁氣亦一快也至於夏秋之交天虛氣清紅蕖綠芰香滿
棖棟諸峯隱隱出沒雲錦白露滿王霞綺煥月代謳燕歌
門庭迭作四座淋漓盃盤錯過壯懷清然寫入瑤琴銀管
風生翠綃涼重開元之舊曲明昌之新聲揄揚縹渺浮動
春氣一樓之上獨見太平譽髦之淸思冥冥之隱憂樓樓

之塵壹變孰得孰失盡爲釋然逸韻高清脫去凡近翹翹勝
槩莫得名言嗚呼人寓形於天地而適情於萬物初不爲
物役也翛然而往翛然而來不爲拘拘不爲孑孑遂古一
樂也或浮沉于杯酒或放曠於山林或優游于廊廟用舍
乘化不錮不滯夫是之謂達士今觀仲偉之自處非古所
謂達者歟樓之成四遠英賢往往爲之賦詩而請余爲記
姑書其所見且以識登覽之所得云丙辰春三月十五日記

積慶堂記

貫萬物一理通天下一氣耳隨所寓而應各爲之[illegible]
莠與種嘉穀則嘉穀殖秖棘不可以爲芝木櫄[illegible]

爲松栢斷木含生烝而爲菌腐草伏暑化而爲螢彼物之微猶若是矧於人乎是以聖人爲斬絶不易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所以立人極定天理使天下之人皆至於至善而止其仁天下後世也至矣一國之興衰一家之隆替一人之通塞槪爲考祥昭昭然莫吾欺也恃陵田濟民新其居而落之奉觴以謂余曰先大夫仕於國初遂有深土披荆棘立城市剷除兇鐵蘇凋瘵疲使池壘完固疆場不警雖歷大變故而民得生聚安妥免猶夷之患復治平之舊其德之施于人者甚厚未嘗日之無遽沒乎世母氏時年二十餘保字其孤一德不回

備極艱苦俾余年底于成今始構此室將剖磨以自樹立復先大夫之業報母氏之德請名之以自厲焉余謂之曰積德累功天必報施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故鄭仲華不妄殺而奕葉貴盛永安理楚獄而四世五公王祐以百口保彦卿而累世台輔是其明徵大驗照映千古君之先世既若是矣而君又能卓卓以自振既受報于天又合德于人其有餘慶也必矣可名之積慶雖然先世之善當益之以善益以自脩莫爲責報夫造善言於衽席之上貽子孫於門閭之下者是謂揠苗之善徼倖於萬一中誠則無有是謂詭遇之善包藏禍心象恭貌仁是謂盜賊之善是三者非惟無慶又足召殃也惟積本然之善務去三者之善則君之世殆未量也其繁衍盛大昭著於顯之日又當爲君書之丙辰秋八月日記

北風亭記

壬辰春北首渡河居于保凡十一年撤廬而徙者十易後徙南里自甲辰至于丁巳凡十有四年於茲爲最久夏四月以正陽鬱悠崇北爲北斷不爲楹虛其北而不置戶焉命之曰北風既壁以炎乃偃息其下仰而嘆曰余生三十有五年而不寧者殆三十年今之偃息者非疇昔之閙閙者邪乃取莊生齊物論及宋玉辯賦讀之欶然而樂曰快

哉此風凡物莫不知如是而人之爲不同而卒莫不同邪客聞之抱琴而至援琴而歌北風而謂余曰子之爲是也將以寓子之所寓也風之爲物也而莫適所定也之入也東而南北之人也而子生平不寧而不寧方來獨以北言之何也曰夫子見子之見而不見余之見知子之知而不知余之知也夫風輪水輪天地之所以造物也一翕一闢往來不窮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風起於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鄕衝葺飄颺吸忽鴻洞蕩搖振撼轉化樞運神紐推氣樣使天地萬物各當其變而不與焉固無有東西南北之限也余之以北爲言者亦非自狹而以之于方所也夫

乾以爲萬物之終艮爲萬物之始坎也者北方之卦也所以爲始終之幾也故天一生水而風輪在焉運於東使萬物各遂其生運於南使萬物各遂其長運於西使萬物各遂其成運於北使萬物各歸其本宁于中則冲氣以爲和故風之勢伸于巽而水之澤成于兌余之以北爲言者蓋有取乎此也其以北爲言者又有義焉余方爲人子北面所以事父也爲人臣北面所以事君也爲學問北面所以事師也且夫元光之元長星彗天赤氣起北方

國朝建武啓運北風長驅肆其威靈而余實生焉天與之未北風吹雪有金以滅河斷其流萬馬蹀血而余北首焉

故余生於是風而長於是風將從是風以徜徉此生也從其所吹遇止而止焉從其所吹遇行而行焉委是身於是風龍蛇也蓬累也野馬也塵埃也而各無所忤焉客曰大哉子之言也吾當改吾弦而更張吾之琴令吾之南風而歌子之北風乃命客張其琴而余倚歌而和之曰北風其涼兮吾中之塞其揚以揚兮南雲其雱兮吾物之翁乃所以爲張兮吾於此乎癡不遑兮委之以順壽而康兮飄然而行跨六合而凌八荒兮敷仁兮扇義擴道以驤兮年月日書之以爲記

棣華堂記

陵川郝氏世業儒至先曾大父昆季七人皆治經力學教授州閭有聲張微郝氏益大中堂數楹聚族歌哭之所也諸昆皆賢而尤篤友愛乃植棠于庭名堂曰棣華取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義也歲時燕集尊卑壯稚比次以序秩然有禮熙然有恩而藹然有文興鬩墻反目之私於是家人篤於親國人慕其義道爲人師禮爲人則爲其季年諸孫繁衍冠娶異室殆十餘人娶則臨諸堂退則偏諸庭於是有別居之請而先曾叔父東軒老以季弟弗敢違命拔庭樹涕泣不食者三日諸兄問之曰吾業儒而爲是何以爲訓終無數人使子孫爲之則

吾食矣諸兄從之聚廬同食以終是歲棣華特盛人以爲友愛之瑞焉壬辰之變郝宗殲于許洛之間獨先君以經北渡居于保以有弟妹孫子郝氏不絕陵川故居獨棣華堂與庭中之棠存豈將使蟬聯華會棣棣簡簡復其初之盛乎己未夏外伯父牛君視經于曹南至返耳棠華尤爲茂異汝兄弟其與乎故作棣華之詩俾識諸堂且無忘先東軒老之懿云吾家中堂高壓太行茁彼本支是生茲棠棠始有華實大吾家玉昆戢戢德音是暇棠華曰馨諸孫盈庭有光韡韡有矜青青突兀棣鄂爲荒榛棣華弗凋中堂獨存爾今在原兄弟急難遑遑空堂歸彼高寒嗚

鴈于飛哀鳴嗸嗸嗁彼先塋兮如李桃惟彼桑梓尚當敬
恭況茲庭實祖植父封爲告鄉鄰勿翦勿伐庶幾遺陰本
根不忘經也作頌載歌東軒嗚呼茲堂道德是傳摯千萬年

太極書院記

書院之名不以地以太極云者推本而謹始也書院所以
學道道之端則著于太極宓犧畫易以之道始文王重易
以之訖始孔子贊易以之原始至于濂溪周子之圖易則
又以爲動靜之數陰陽之根建極承統開後世道學始今
建書院以明道又伊洛之學傳諸北方之始也一以爲名
五始並見則幾都朔易復一太極也初孔子贊易以爲易

有太極一再傳至于孟子後之人不得其傳焉至宋濂溪
周子創圖立統以爲道學宗師而傳之河南二程子及橫
渠張子繼之以龜山楊氏廣平游氏以至于豫章朱氏中
閩雖爲京檜侂胄諸人梗踣而其學益盛江淮之間粲然
洙泗之風矣金源氏之衰其書浸淫而北趙丞旨秉文麻
徵君九疇始聞而知之於是自稱爲道學門弟子及金源
氏之亡淮漢巴蜀相繼破度學士大夫保其書過於中土
於是北方學者始得見而知之然皆弗得其傳未免臨深
以爲高也庚子辛丑間中令楊公當國議所以傳繼道學
之緒必求人而爲之師聚書以求其學如嶽麓白鹿建爲

書院以爲天下標準使學者歸往相與講明摩乎其可乃
於燕都築院肖江淮書立周子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
等于壁請雲夢趙復爲師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
有識度者爲道學生推本謹始以太極爲名於是伊洛之
學遍天下矣嗚呼公之心一太極也而復建一太極學者
之心各一太極也亦復會于極畫前之畫先天之易盡在
是矣使不得之緒不獨續于江淮又續於河朔者豈不在
於是乎是公之心也學者之責也其惟勉旃年月日記

鐵佛寺讀書堂記

郝氏始自太原遷澤潞復遷許洛復再遷于燕趙之交治

經業儒者六世百有餘年以及于先君於是有經壬辰之
變始居于保歲戊戌先君官于保之滿城是歲經始知學
吾爲詩文適詔試天下士第者復其家經者爲良遂爲決
科文其冬至自滿城先君謂先妣言今吾屢病且老諸子
皆幼吾欲使大男經督家事而擢經於學欲令專爲學則
無以督吾家奈何先妣曰自吾適郝氏違事先舅姑闕郝
氏之先未有不爲學者如楊侍郎士表元內翰裕之武右
司從吾輩皆有聲當世吾門自出可反令吾子未學而廢
先世乎不過吾忍窮數年耳政使餓死亦樂無憾先君曰
是吾志也遂決意令經爲學特儆奎星處無以爲書堂

假屋於鐵佛寺[illegible]其南堂俾經居之且與童子數十輩教之句讀以[illegible]一日始入而[illegible]先君命之曰爾祖[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藝能也所以脩身[illegible]家子以武治未遑舉汝其無為決科之文今世以[illegible]文[illegible]記問以事吻[illegible]者皆藝能[illegible]汝其勿為我先世有聖之序為天人之際有德之理[illegible]命之原[illegible]之本[illegible]先務也諸子史典故所以考先代之迹也[illegible]諸先正文集[illegible]能之藝也文[illegible]次之若夫陰陽術數異端雜[illegible]慎勿集人[illegible]者之窮也爾祖有言士不能[illegible]一事不能立

故[illegible]為學之本亦[illegible]之家法也遂以太極先天二圖通書西銘二書付昇且指授其義曰此爾曾叔父東軒老得諸程氏之門者爾其忽之經再拜受命退而為學日誦二千言為課夜則[illegible]其傳註始入夜往[illegible]家事[illegible]治[illegible]二鼓入于書堂龕燈隱几不解衣帶閉誦綴錄昏息則仰就枕以假寐方五鼓往[illegible]家事[illegible]薪汲水黎明入于書堂以是為常雖盛暑大寒不替也先妣時來竊視見其殘燈無焰向晨不寐呼經而語曰汝何自苦如是吾所不忍也經再拜言今二親[illegible]讀書惟恐不[illegible]不為苦也先妣曰汝能如是吾無憾矣初治六經之時以為感發志意者莫過乎詩於是乎先治詩[illegible]二帝三王之心[illegible]授者莫過乎書於是乎詩而後書先王治世之具莫大於禮樂於是乎治禮大經大法撥亂反正莫大於春秋於是乎治春秋[illegible]盡性以至于命以際天人之學者莫大於易故以為[illegible]身之學其餘[illegible]語[illegible]子史[illegible]書[illegible]先君之命治之不敢少躐其等[illegible]天遣左副元帥初陽貫[illegible]遊致其府始去寺堂[illegible]學者[illegible]五年凡當治之書及[illegible]乙卯被徵[illegible]已[illegible]去已未與[illegible]于王府[illegible]撫江淮諸道先君亦[illegible]七矣中統元年[illegible]自[illegible]寺[illegible]張仲安來謁與之俱至讀書之[illegible]二[illegible]而不見庭中之柏

已自參天而仲安[illegible]向之汲薪之[illegible]而無[illegible]為矣乃謂仲安曰[illegible]不可得今余有甚焉於是涕泗[illegible]於壁乃禪[illegible]此名堂曰讀書堂云仲安保州人嘗為汴京相國寺提點每勅試梵貝輒為第一慷慨尚義[illegible]接賓客河南亡叔冠流落仲安嘗日飲數十人無所靳者使之居至于踰年卒[illegible]色而戒行甚謹經與久[illegible]見其[illegible]而無[illegible]三月十五日謹記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六

記

鏡瀾亭記

中統元年夏四月宋維揚火人屋焚蓋經詣宋使告
登寶位宋人以火餘無以館客乃於儀真即忠勇軍營總
制真州軍馬治所置館鏡瀾亭則館外東偏水亭也入館
之初不知有此明年夏伴使滔拱伯[illegible]始遊一至其後或
數日或數月一往焉真州瀕江在老岸下瀦渠池沼皆與
潮通東接維揚南對金陵本在六朝爲白沙其後爲迎鑾
爲永貞爲揚子宋太中祥符中升爲州自唐劉晏兌鹽鐵

江淮之人仰食海鹽於是置揚子十院漕鹽以給江淮而
運行入于州中宋人因之置淮東運司行商舶貨遠近畢
集故爲江壖一都會號稱揚一真二亭則直古揚子院今
運司後其東南垣墉則揚子故縣城也而館與州治縣衙
宣聖廟天慶觀等皆在故縣中縣即州子城矣館東之池
亦與潮通而亭處其中有故隸字榜曰鏡瀾亭池中一甬
路直亭南北界池爲二池有蓮蒲而柳皆成蔭拘帶[illegible]間
時得改步寓目若[illegible]此焉歲盡遠出燕翁今作[illegible]後爲一
社以幭旱之故荷死柳折潮不復至而不可復[illegible]步[illegible]
自春踰夏而不復出焉初朝廷於沁南賜第一區田十頃
[illegible]連垤及園則其田在河陽封畛包絡全得揚子一店
於貢河老岸下明年遂入宋每登是亭與古揚子縣城相
封[illegible]殄無以異恍然而悞曰天下之事斷不偶然行
[illegible]始必有主張者河濱之田有以兆此行矣乃書其
入館[illegible]亭之事以寓感傷爲他日復到河濱之野而思館
中之亭則必如今見館中之亭而憶河濱之野矣安[illegible]爲
是邪此且爲非邪彼此之間其一揚子邪中統[illegible]夏六
月謹記

[illegible]記

甲子[illegible]儀真館一日風甚厲[illegible]天北飛而不得前

比肩南尾逆風直趨[illegible]然而[illegible]其[illegible]不能自止遂過于館
之[illegible]入于江之南[illegible]而嘆曰春秋所謂六鷁退飛過宋
都者殆此類也矣與余之行使尼止亦此類也夫余方爲
衣窮處際過而北其進于北而用其道于北也則當然矣
乃一命則從役于南再命則拘留于南天下皆北而吾徒
獨南豈非天邪鷁與鸞鶴退飛于風余則退[illegible]于天天運
風行有時而然力不能勝則待其定而已風止則[illegible]與鸞
鶴復遂其飛天定則人亦各得其道嗚呼[illegible]於此有年
所矣天亦何時而定乎[illegible]之[illegible]數[illegible]退也其[illegible]則
[illegible]之人見其迹則惟知其進而不知其退故皆務於進

而嗇於退夫物有消而無長有屈而無信有靜而無動有
陰而無陽非謂其誠無也謂夫一理一氣互爲往來而卒
不離其本而不截也爲長者消也爲信者屈也爲動者靜
也爲陽者陰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於理與氣有以見夫
長信動陽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於理與氣長而不已必
消動而不已必靜信而不已必屈陽而不已必陰而消與
屈與靜與陰嘗在長與信與動與陽則一時之變寄寓之
氣故無日不長而未嘗長也無日不信而未嘗信也無
日不動而未嘗動也無日不陽而未嘗陽也自有初之初
迄于今莫不消況屈衰于靜陰之地獨遁天地萬物壁埃

土苴之迹所以世變日下風俗日壞而氣數寖以微薄也
則萬古一朔天地人物皆在退數之中豈能獨免於余乎
嘗觀夫天道而取法於日月夏至則日北至月南至冬至
則日南至月北至日月之行則天之行也進而至於極則
不復能北不復能南遂巡而退其進而至於極北極南則
一日一時一刻一抄而止爾其欲北而不能北欲南而不
能南者則自一時一刻一抄之止而始周旋於數月半歲
百七八十日之内纔得至于極而不能遽而廢遠氣積復
有自然之差不能必其本然之度天運尚如此而况于余
乎雖然天人大數不免於退物不能終退退必有進之理

以六月息者必以九萬飛也今日視余之退寧不以爲鷁
退彼進而不已者其能免於退乎嗟夫鶂之退飛也過宋
都而余之退飛也入宋國鷁鵴之退飛也過于江之南余
之退飛也止于江之北則余之退又不及于鶂與鷁鵴乃
退之退者也姑書所見以志感激之端且以退飛名舍館
之堂而記之云中統五年夏六月陵川郝經記

蘆臺記

宋人旣改圖館留儀貢使之分室聚處余之介佐二人參
貳二人暨余共五位四人者各得後堂屋一楹余則自中
堂穿出得南北棟者二楹各當夏都夏不遠夫四人者之

面陽背陰之正且激也方秋則江氣凝噤入夏則鬱熇焚
灼局側塾隘几四易寒暑甲子歲又將入夏望日而氣先
慢焉於是一行共請於寢室之西爲退暑之所乃喩倅使
具役徒即隙地起土樹址前廡簷下爲臺者三四尺上
爲屋者八九尺企步之間別得一天勢於西北陽直榻訝
眺迤踰館垣墻遠踰州雉堞自南而西則平出樹之抄
建康諸山隔江呀出參差授拂雲容水影閃鑠蕩漾塊然
九地之下忽見九天之外覺中醯雞益愧天地之暗初於
州北老岸受郊勞禮坐與江山一接館門忽闔遂落陷穽
鉅敖兕猾共爲下石積四五年日益深重誰意幷裹開日

忽焉舉頭而復得江山勝槩豈非遊物者裏其剝而使之
然耶凡所厭見乃不使之見所不可見而遽使之見是天
欲變吾目而新吾觀也是行也道也剝而變吾之心而新
吾思行拂亂而變吾之體而新吾氣為天閼而變吾之謀
而吾才聽乖剌而變吾之耳而新吾聞今又變吾之目
而新吾觀一自拘攣靡不變而新之日益其故所無有者
以天不負於余也自今吾目不待登覽之到車輪之運將
萬古一今天下四海無量有壓嗷然而洞觀矣彼其為蒙
蔽為囿冒而禍余者視其計猶遠日之手覆天之盆徒自
蔽也其何傷於余乎歷既窮其變既平於是與擊柝者和而

為歌曰江山余之故兮剝余目之汙兮適逢彼之怒兮使
余不得顧兮乃今坐以看兮山兮山兮會當與汝去兮彼
渠妄兮曷敢敗余步兮中統五年夏六月記

窞池記

窞池者坎中之地也久留儀眞連歲旱暵不任渴滯中
夏將為廬室以障日於寢室西南隅邇迤壕掘命侍僕斸
木鍤因窪以下下榮土以高高下纔二尺餘土未發地細
泉湃出乃為刓方郤步坎其中而後下之即得綠沙黎泥
走注不止而土不可復出蓋江壖之地其下皆走沙也於
是不復坎而窪自為池矣其上面徑方丈餘其中坎窞從
四五尺泥定水止清淺可鑑僅僕輩因縣嬉置蓮蒲三四
本魚𢦏數十斛砧如館人之數既入夏自二月至于六月
不雨池數涸者數欲因棄之而蓮死魚喜不忍也時為汲
水注之僅得浸漬而續其生理既而井益涸天益高風薰
日灼池則為鍋乃命執瓶滿甕日得斗升以濡蓮蒲魚終
不雨則終棄之矣池涸之夕夢數人文身哆口謁于床下
曰我輩與子相忘江湖而為子置此子雖勤勤懇懇焦心
勞思日以斗升相活適足以禍余而不足以為澤也甚若
以斗升自活而仍出我輩於館門之外而置之大江之中
則子惠之大圖報不朽為用以子之難而難余哉余應之

曰嘻我之懞矣自貽伊戚倫胥而然也用土而坎地坎地
而得水見水而置魚志於活汝而斷乎有用也至于旱暵
井泉皆竭江湖不波則非余所志也子雖屢禍於此庸詎
知不大涸于江湖而為鯤鱷所摧拉而埃塵哉幸余能致
斗升之水而激汝相濡之沫何更喋喁以相誚也夫意慮
之所及而可能者人也意慮之所不及而不可能者天也
余之為此行也解關救患援溺弭兵活二國而利天下則
其志也而固滯拘執重怒遭禍變與日滐片天之下四壁
之內仰食館人亦猶汝之待斗升也夫豈余志哉嗚呼吾
不絶斗升於汝館人不絶斗升於余矣兩瀨豈則汝必達

于江湖雖終遁恭余必利于於天下則余非汝讎也館人非余兇也汝毋喋喋詬余之斗升也第恐一日館人絕斗升于余余絕斗升於汝濵江之館館中之池等爲一檻一肆而莫如之何矣曷若各安所遇余居坎中之坎汝潛坎中之池則水將至而斗升不絕今日之窩池即他日之大池也衆遂不復言傚然而逝覺而嘆曰坎中之魚而詬坎中之人彈兵而致師天下亦子入于坎窞戢戢魚頭如炙如焚將如所詬乎姑書所夢益爲刻厲以書居坎之道庶幾剛健不陷其義不困窮云中統五年夏六月望日郝經記

江石子記

余生平自書札外於物無他嗜及在儀真與山川百物隔絕每見一花木果實輒持玩不能去手汲汲如不得見然也與物相忘今則遇物輒感有莊生所謂去國朞年見似之者而喜者蓋非爲物移也所見者罕也儀真瀕江江脉旁異必過雨或治地每得石子皆奇潤可愛諸色備具有脂白會萃如嘍玉者有濟黃殷殷如蠟丸者有紺黑圓瑩如靈珠者有赤如丹砂光沈而不絕者有如空青濟泥而類琴瑟紫者有赤溢而芒角者有白而絡紅脉者有面黑暈重復者黑質紅章食中邊黄者淺碧而白暈雜者有如蜻虹蜒結而不散者有如抹霞返照而孕其餘者有如拳者有有如栗者焉有如菽者焉有笙者平者缺者凸者有蒲蒲者有雞卵者焉每得一則如獲物外之奇寶浬之以清泉薰之以沉煙置之盤盂之內而纔弄於明月之下古爲熱中而忽灑然故尤嗜於他物而常置諸座右每縮額熟視以爲造物之初一受其成而不易者山石与已有千里者有百里者有萬仞者有數仞者有數尺者有數寸者至於爲礫爲砂千態萬狀其變有不可勝窮者何也夫至堅而不易者山石也至柔而善變者水波也當其造物之初則山在水中水出山上既而水落山出不知其幾千萬年其

湯湯滔滔滂滂泱泱之內而峯巒崖谷呀突嵌崩塌摧朽故爲岑崒峭截坡陁巖險之狀其衝齧磨戛奔走轉徙而崖角刓弊故爲圓轉之石而大小不同其海潮之所舂食江濤之所激剮煎煉日糜透徹月華星漢露浸膏腴精粹久而僅存者則此是也其磨滅而爲滓汁復不可爲形者汨漱塵埃而已蓋至堅者之爲至柔之所變者如此嗚呼之石也不知初爲幾千萬仞今之幾十萬仞焉如他日之不爲之石乎凡有形者必變變而必至於盡水能變石則天地能變水氣復變天地而道復變氣大且大者不可以爲必存小且弱者不可以爲必亡惟在大形變之內

老則無存亡也昔余之行也比跡於南崎怪石則必
邪西則太行崧少所謂千里百里萬仞千仞者無不目
今余之止也而乃塌焉耳目俱喪但與數十石子日從
旋余之行彼高且大者不能爲余增多余之止此小且云
者不能爲余小損則今日之石子亦前日之泰山也天下
莫大於秋毫之末泰山爲小彼區區之形器焉能制於余
乎姑汲新泉恣爲戲弄坐視諸山之爲石子也中統五年
夏六月郝經記

是是堂記

中統六年春二月十有三日癸丑作春秋外傳畢有中書

人請見曰聞先生若壽終竿小人有言可進于先生之前
乎曰可哉乃再拜而言曰昔者先生居于保下甫霸州而
名聞四方其問學文章有是者有非者一身之是非不亡
及彼徵比上列于官而位于朝贊天子改制度施教化進
退賢不肖則亦有是者有非者一國之是非在焉旣而銜
天語奉信函爲行人以使宋入國而不令進退牒省院明
制司爲陳請之表上萬言之書以明誠僞仁暴戰和之
利害之本而皆不報則亦有是者有非者兩國之是
焉一身之是非未已加以一國之是非一國之是
加以兩國之是非今先生又以爲春秋外傳合

上下數千載排斥削波鉤致詆毀者數十家而自以爲譏一
旹皆得之乎則又有是者有非者而萬世之是非在焉何
先生之是非之多而不憚煩也予應之曰予之是非之多
誠如子之言矣然而有所不得辟焉而受之也孟子曰是
非之心智之端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若夫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而謂之是則鄉原之賊也爲不善
見人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自以爲是則穿窬之盜
也爲非而不以爲非不善而不以爲不善亦自以爲是則
長惡之徒也十皆不敢爲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夫誰欺
乎故居家事親從師交友盡其在我一身之是非人自見

之也事君莅官爲政服勤盡其在我一國之是非人自見
之也奉命持節講信修睦盡其在我兩國之是非人自見
之也著書立言公善公惡盡其在我萬世之是非人自見
之也但是其所是不非其所是非其所非而不是其所非
夫是之謂貞是非非其所是不是其所是是其所非不非
其所非夫是之謂僞是非予之是非雖大且多顧自取之
不得而以窮不以貞是非自欺而爲非不以僞是非欺人
而非人非非是是則皆是是矣又何憚乎其人乃再拜而
謝曰若是則先生皆是而小人之非敢請罪曰予方自罪
而敢罪人乎遂退因名所居之室曰是是堂書其言于壁

寄齋記

丙寅之變出居于儀真新館位于東壽國事梗而無成介左叛而無與館吏絶而無交骨肉遠而無親僕御地而無倚俯覘棟榱塊坐屋漏所偶皆夜赤峯部家無人自識之象焉自三食一寢日用之事惟是凝塵危坐焚香讀易而已至大傳君子慎密不出聖人洗心退藏于密遂以將觀身以身觀心以心觀道而得其義天下皆動而余獨靜天下皆行而余獨止天下皆通而余獨塞坎然睽絶於萬人之外門然漠然於萬物之表閉於九天之上錮於九地

之下纍然窮原纏結重閉天下莫能窺莫能見而余自觀獨見於是得身之寄焉方其變故蝟起思慮周作紛拂而是非雜遝錯而邪正亂角筆而死生爭其事若將無窮焉反而求之則有虛靈洞徹靜固幽深充匝而無缺顛隕而無肆皆存雖有萬億萬之多而余未嘗多於是得心之寄焉推而窮之不見其首追而迹之不見其後渾淪圜轉一大活物倏焉而有鍵閉之體忽焉而有開闔之幾廓焉而有歸宿之所造起萬變互藏其迹化化生生莫知其端焉收一息而莫不退萬用一本而莫不藏於是得道之寄焉乃仰而觀天俯而察地夷考萬物徵諸於人皆本一寄故天以寄而健不寄則墜地以寄而載不寄則陷日月以寄而照臨不寄則薄蝕星辰以寄而維繫不寄則隕落山川以寄而融峙不寄則崩竭氣以寄而充不寄則間斷精以寄而聚不寄則消散形以寄而壯不寄則衰絶萬物以寄而育不寄則泯欲惟人也有甚焉體道之全為物之秀故當無所不寄方其無事存養謹敬方其有為制宰發揮握幾持要實之以誠主之以靜雖造物者莫能窺其際常以己之有餘應彼之不足以己之泰定應彼之不定藏舟于壑藏天下於天下無所不用而一無所用官天地府萬物示微存妙一歸于寄則能叙道之權而無有害之者矣惟

其放勝而理昧故多逐物而外馳揭其貺露夸毗耗喪擣突破裂沉溺困頓違義理以蔽道恣情欲以蔽心役血氣以蔽身言不寄則妄幾不寄則泄事不寄則敗行不寄則卑知而不張闢而不翕往而不返散寄為疏縱剛為亨夫明為闇踣強為弱恥然一心錯究萬竅窒然四體凌落百節不舉世之重寄百物之攻卒為小人而自屈于物倀倀焉無所歸適之所以不明也故聖人贊易之際反復為言重以其義告之也夫易卦繇爻象之文每致戒于吉凶悔吝之間蓋吉凶悔吝皆自夫不寄而出也苟寄矣鬼神皆來舍夫何吉凶悔吝之有乎濯去物欲潔靜精微齋戒其

心愼而不出退而藏焉又何失身害成之有乎故易之爲
教亦皆本於密乃道之刑書凜凜哉嚴乎其可畏也嗚呼
余困處密地而得密幾闇而益彰守而益固惟恐其不密
也彼用智自私蓋覆蔽匿狐鬼其計嶽堅其謀城府其心
井必陷穽井中[illegible]塞其表崎嶇隱沒其迹者莫不自
以爲[illegible]微之以義則見其肺肝乃小人之術耳其能經措
[illegible]子今余墮彼之計彼方以其術密余余則方望聖人之
門牆以求自密彼則以爲得計不知余之計尤爲得焉孫
仲謀方士子布之門子布亦自土其門矣庸何傷乎乃名
齋曰密書其言于壁因以爲記六月十五日記

宋兩先生祠堂記

閫氏而孟稱先生似一宋師儒祇程氏二昆爲爾千載而
下聞而知之純誠靜厚盡性知天篤恭徽懿形發資[illegible]含
章[illegible]而立極知幾秉化而皆聖振霜風而不犒納萬物
於[illegible]乎其嗔淵乎其興浞涵汪洋不露圭角得顏氏
之[illegible]者宗之明道先生也千載而下聞而知之高明正
大[illegible]自得窮神知化以道自任發天下之不行恥一人
之不知舉世非之而學益粹霆碎電析而志益堅匯源委
於六經集大成於一易傳聖之心續道之統得孟氏之學
學者宗之伊川先生也二老歸而周盛兩生去而漢雜五

精[illegible]天數文命兩先生出焉宋道所以昌也初兩先生
歸葬瀍澗周子大其學而倍蓰十百之泛濫[illegible]漫放乎四
海百年以來君相士大夫國庠鄉校莫不知爲程氏之學粹
然一歸于孟子之正在所祠爲先師尊其道也河東自唐爲
帝里[illegible]爲重五季以來爲基王業故其土俗質直尚
義武[illegible]少文明道先生令澤之晉城爲保伍均役法惠孤
恤[illegible]親鄉閭厚風化立學校語父老以先王之道擇
秀俊而親教導之正其句讀明其義理指授大學之序使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爲於治己而不忘仕祿視
之以三代治具觀之以禮樂未幾被儒服者數百人達乎

鄰邑之高平陵川漸乎[illegible]被乎太原擔簦負笈而至者
日夕不絶濟濟洋洋有[illegible]之風焉在邑三年百姓愛之
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金源氏有國流風遺俗日益隆
茂於是平陽一府冠諸道歲貢士甲天下大儒輩出經學
尤盛雖爲決科文者六經傳注皆能成誦耕夫販婦亦知
愧謡談道文理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雅而不靡重而不
佻矜廉守介莫不推其厚俗猶有先生之純焉泰和中鶴
鳴李先生俊民得先生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廷試冠
多士退而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復盛經之先世高
曾而上亦及先生之門以爲家學傳六世至經奉承緒餘

弗敢失墜嗚呼紹興以來先生之道南矣北方學者惟是
河東知有先生焉先生之祠遍于江淮獨不愬食于立政
設教之土邪覺其學而不知其報享焉豈事師之道哉乃
移書澤州守段君勑祠于州學以伊川先生配歲時釋菜學
為先師題曰宋兩先生序其學推本其道使學者知所宗
焉祝其澤而泳其淵體之又必發之迟異時先生之祠亦
必不復自南而北也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七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八

序

一王雅序

六經具述王道而詩書春秋皆本乎史王者之迹備乎詩
而廢興之端明王者之事備乎書而善惡之理著王者之
政備乎春秋而褒貶之義見聖人皆因其國史之舊而加
修之為之刪定筆削創法立制而王道盡矣孟子曰王者
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嗚呼麟出非時而聖人
没禮樂征伐專於諸侯移於大夫竊於陪臣處士橫議異
端並作析為六七并為孤秦焚蕩禁絕而春秋復亡壞亂

極矣王道從何而興乎戰國而下秦乎漢魏間史乃存其
見於詞章者如離騷之經傳詞賦之緒餘亡於郊廟樂章
民謠歌曲莫不渾厚高古有三代遺音而當世之政不備
王者之事不完不能紊亂正變大小風雅之後漢魏而下
曹劉陶謝之詩豪勝麗縟壯峻沖澹狀物態寫興感激音
節固亦不滅前世騷人詞客而述政治者亦鮮齊梁之間
日趨浮偽又惡知所謂王道者哉隋大業間文中子依放
六經續為詩書騷騷而追絕軌甚有意於先王之道乃
今隆滅而不傳李唐一代詩文最盛而杜少陵李太白韓
吏部柳柳州白大傅等為之冠如子美諸懷古及北征述

關石濠洗兵馬等篇發秦州入成都下巴峽客湘湘八哀九首傷時詠物等作太白之古風箱什子厚之平淮雅退之之聖德詩樂天之諷諫集詩省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中聲盛烈止乎禮義抉去汙剝備述王道馳騁於月露風雲花鳥之外直與三百五篇相上下惜乎但著當世之事而於前代者略也中統元年今上踐祚詔經持御使实館于儀真郡塞之極無所攄泄以為由漢以來千有餘年聖君英主忠臣義士大儒名賢猛將良吏賊亂姦逆儉邪妖宄關國體係治亂不廢與不為振而鼓之摘光揭耀捜託指類則王道從何而明四壁

之內無他文籍乃以素所記憶者取韓杜諸賢義例皆以五言斷自漢高帝終於陳希夷紀筆于五季之末自高帝至于安樂公皆為漢如王莽曹操荀彧管寧孫堅孫策等皆為漢臣吳太帝始為吳魏文帝始為魏相錯而書如司馬懿及師昭等皆為魏臣至武帝始為晉而終于桓玄其劉石諸僭則亦如曹操等書其姓名而雜置於晉君臣間宋魏南北亦如吳魏相錯而書而高歡宇文泰等亦同劉石仍為魏臣至齊文宣周武帝則各為一代隋唐五代亦各為一代其國初僭竊所并滅者皆載於本國開創帝王之下如本史云凡以母后稱制者皆不書得二百二十一人共二百五十篇小者十餘韻大者六七十韻名之曰一王雅抑揚刺美反復諷詠期於大一統明王道補緝前賢之所未及者而已非敢妄意於六經大法之後而輒自振暴故不計其工拙焉始于三年秋閏九月十有九日終於四年春二月十有三日越十有五日陵川郝經序

春秋制作本原序

春秋以一字為義一句為法雜於數十國之衆綿歷數百年之遠而其所書雖加筆削不離乎史氏紀事之策而無他辭說是以聖人制作之意雖為究竟學者往往以私意觀聖人因其所書而為之說其說愈辟其意愈遠其例愈

繁其法愈亂卒使六經大典昧沒而不明蓋不求其本原而徒用力於支流也夫大匠之作室必先定規模量其高卑廣狹間架棟宇有成室於胸中而後基構則不愆于素聖人制作一經垂訓萬世又非一室之比豈無素定之規模乎夫其經天緯地彰往察來始終先後本末原委有一定不易之理然後為一定不易之法自隱公至獲麟年雖遠國雖衆事雖多則若綱若網有條不紊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是也學者乃於條目之外事迹之下求聖人之旨難矣故必挈其綱持其要探其本原觀其規模邇而從之而後順流而下則浩乎其沛然矣今自聖經之外

求聖人所以制作之本原各從其類而爲之說始于心法制作次之言聖人制作之意不在於史氏之迹皆斷自聖心也其次言託始[illegible]其次言[illegible]之意其次言[illegible]用魯史之意[illegible]春秋之義以正[illegible]以王[illegible]正名分也故又次之其法則變周制上以尊王室內以正魯國外以治諸侯故又次之春秋之中其事則五霸五霸桓公爲盛故以桓公爲首晉文次之秦穆楚莊宋[illegible]又次之晉楚更霸而陳鄭叛服爲中國之輕重故陳[illegible]又次之中國之衰吳越遂霸故吳越又次之中國之所以微由夷狄之横也吳越則進於中國而夷狄則終於夷狄故夷狄又次

吳越也諸侯之衰政在大夫而春秋終矣故大夫又次之而後聚其要義正其名號别其爵命辨其倫類定其次叙而謹其始聖人始以心法變文制作至是則王法成矣故終之以王法共三十一篇始爲升天之階望道之門[illegible]或曰聖人制經無一字之辭說但一章一句總爲餘言而已而孔子之說未嘗一說聖經而直於其外爲數萬餘言不亦滋蔓乎哉曰說於聖經之外不敢與經並乃所以尊經也夫聖人不爲辭說欲後人之說之也說者不探其原是以語焉而不詳今探其原而爲之說惟恐其不足而其義不備也夫豈多乎哉八卦之後重而爲六十四而爲之辭分而爲三百八十四爻又從而爲之辭其後聖人又以爲未足又從而爲彖象文言繫辭說卦等書於聖人之心猶以爲未足也以聖人之言說聖人之經猶若是煩於千載之下求之乎末流餘裔雖欲爲之滋蔓而不能滋蔓也故今之說每援易書詩書以經明經庶幾見聖人制作之意云爾亦未敢謂之詳也中統五年歲舍甲子三月晦陵川郝經書于儀眞館

春秋三傳折衷序

聖人之道大春秋之旨微由一世之事業著萬世之事業非研覈究竟精粗兼舉本末具見未易學也在厄處危以

來爲春秋作外傳以聖人之微意求聖人之大道不敢躐等循叙而進乃自近者始故先定章句音義次爲制作本原[illegible]目等一本諸經而不及傳尊經也然傳[illegible]經[illegible]經[illegible]者雖曰尊經傳亦不可廢也春秋以口授而寖失其傳雖大典大法公道正義具於書法之中各有所見而不没其實原遠末分說者不一而率亡於多岐則亦時失眞是[illegible]歸矣六經自絶于秦復于漢易書詩周禮[illegible]儀得其本文獨春秋有傳其傳皆出於聖人而不同非總萃鈎校備爲剖決徵諸大典大法以求夫眞是之歸而定于一則聖人之經終不能明矣夫傳之不同自夫傳辭之不

同也必推本傳之所自而後傳可一也仲尼於魯哀公十
一年冬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而十四年春西狩獲
麟乃作春秋十六年夏四月卒則其書之成歲月無幾當
是之時聖門高弟從聖人在外遷徙往來多歷年所分仕
他國孔悝夫昏漸以凋落蓋口授之際在夫曾參氏而已
何者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於諸弟子年最富而其賢亞
于顔氏故獨得一貫之傳而子貢冉求終不聞性與天道
發莫之年一王之義必屬之曾矣故曾子之學自顔氏之
後獨爲正大以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爲學之本則春王正
月之義也一貫之道大一統之旨也推而爲忠恕則子奪

之法絜矩之道也以是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孟軻氏
以其師說遂言制作之本曰春秋天子之事春秋無義戰
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事則齊
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以是數語發明春秋
之大綱後之言春秋者皆莫出乎此其所有所自而然也
惜乎孟軻氏凡而不目不著其傳與道之傳而使後之學
者紛紛也自孟軻氏發明大綱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公羊
氏穀梁氏其書皆出于西漢而皆不著其傳爲左氏學者
謂爲左丘明與聖同恥親授經於仲尼爲經作傳丘明雖
見稱於仲尼而顔曾諸弟子問答之際一不及焉而不厠

於不及門十人者之列豈大經大法不授之顔曾之徒而
獨授之丘明乎且其傳載易文言詩三頌及孝經等皆仲
尼晚年所作而經終孔丘卒傳終悼公十四年韓趙魏滅
智伯事在春秋後二十有七年其作傳則又在於滅智伯
後數年必不甫滅智伯而書之也如是則傳之成在仲尼
没後四五十年之間爾大率以七十年計之則丘明見稱
之日年甫十六七聖人與之並稱名以爲同恥則賢於顔
曾遠甚賢於顔曾而稱於當時者屢顔曾問答之際相稱道
又屢而不復一及丘明諸弟子記注之書如論語曲禮檀
弓等及孟軻荀況諸子之論說亦不一及焉按太史公十

二諸侯年表謂孔子之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
魯君子左丘明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口授其傳指者
七十子論其說而成書者丘明也則丘明論七十子所傳
之語耳非親授經於仲尼也先儒謂丘明殆先賢老彭之
流欠聖人尊之如此是巳藝文志謂左丘明魯史也杜預
序謂丘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亦是已蓋左氏魯左史世
掌策書故以左爲氏如漢倉氏庫氏之類仲尼没傳其經
於諸弟子之間而在七十子之列以其史策爲經作傳故
事見始末而多得其實焉劉向別録謂丘明授曾申申授
吳起此必有所自然亦可見曾子之傳爲不易也申曾子

之子起曾子之門弟子也夫論語曲禮檀弓曾子問大學
中庸皆出於曾子之門人樂正子春曾元曾申之徒爲
之記録而子思孟軻傳之也豈大經大法不傳之於曾子
而[illegible]之丘明乎劉向所録蓋丘明上[illegible]曾子[illegible]失之矣
[illegible]所識多父子夫婦淫逆之事故不[illegible]授之子使丘
[illegible]輯相傳之申曾子之子而受春秋於丘明曾子於諸
取少則丘明又[illegible]曾子其學出於曾子無疑[illegible]
[illegible]秋又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illegible]左丘明[illegible]如
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
此[illegible]者也聖人脩經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illegible]

其徒[illegible]如京師探天子之史而觀之以識貶當世[illegible]
[illegible]人修經高第如曾[illegible]文[illegible]而皆不與[illegible]
與丘[illegible]之乎觀受傳旨[illegible]與聖人同時[illegible]
[illegible]乎故[illegible]之穀之學者[illegible]
[illegible]秋公羊孝經[illegible]云孔子受端門[illegible]
[illegible]義使子貢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
書[illegible]公羊高穀梁淑受經於子[illegible]漢興以[illegible]
曲說豈可以爲授夫聖人脩[illegible]以文學[illegible]
太史請求記録與魯史左驗卒成其書[illegible]有之謂春秋
[illegible]義[illegible]之商而商傳之公穀二氏而私之得則未敢[illegible]

於也而公羊氏於昭公二十五年稱孔子者一文公四年[illegible]
[illegible]子者、莊公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者一閔公二年稱
子女子者一隱公[illegible]年定公元年稱子沈子者二莊公三
年二十四年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稱魯子者[illegible]
五穀梁氏於桓公三年十四年僖公十七年成公五年昭
公五年哀公十三年稱孔子者六定公元年稱沈子者、
隱公五年桓公九年稱尸子者二桓公二年稱子貢者一
僖公二十四年稱蘧伯玉者一公羊氏終篇非惟不及子
夏但稱孔子者一而孔門高弟皆不及焉穀梁氏亦不及
子夏而稱孔子者六稱子貢者一而其餘高弟亦皆不及

焉夫加子于上者[illegible]直稱子也直稱子尊而師之也
[illegible]公羊氏之稱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與自稱子公羊子
[illegible]其師友也其稱高子與穀梁氏之尸子沈子等皆其師
也[illegible]故尊之與孔子同穀梁氏於隱公五年自稱曰穀梁子
而上不加子穀梁氏之門人尊稱之也其蘧伯玉則記孔
子之時賢大夫之[illegible]亦者其師之所授者也獨公羊氏稱
魯子者五與孔子直稱子同則著其師之所傳故推尊之
如孔子亦如孔子既没門弟子之稱有子[illegible]師事而尊[illegible]之
也既尊之又屢稱之豈非本其所自而樂道之歟孔門之
[illegible]一不及馬語孟傳註無所謂魯子者而屢稱焉故[illegible]

疑魯爲曾曾魯之文相近傳寫之誤遂以曾子爲魯子昔人辨古文之差以魚爲魯此豈非誤曾爲魯乎且公羊氏於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君之傳以樂正子春爲說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則魯子爲曾子無疑也左氏則言授之曾申公羊氏則屢稱曾子穀梁氏言子貢而不及子夏蓋左氏公羊氏皆出曾子而穀梁氏授之沈子尸子之徒沈子尸子之徒則受之曾子也二氏之傳出於曾子非出于子夏明矣三傳之傳皆本諸曾子故其傳在左氏之傳本自史臣是以序事精博麗縟典贍而約之以制使聖人筆削之旨有微而可按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

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詰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由曾子而來轉相授受其人不能皆如子思是以不及孟軻氏之醇而其說亦有戾於聖人者故春秋之旨由三傳而得者十六七由三傳而惑者十四五西漢以來專門授受言左氏者黜公穀言公穀者黜左氏互爲短長相與訐擊至于師弟異而父子不同文辭枝葉户牖穿鑿末流散殊涇渭淆混始則一經而三經末乃三傳而百傳左氏之學至晉杜預始爲集傳而一以左氏義例典禮爲本不雜乎他以過衆說公羊氏之學最盛于漢董仲舒發明大旨至東漢何休爲之註以明所得雖遠探力窮而推演

旨說以有累夫傳者穀梁之學亦盛于漢至宋范甯爲集解並采何杜且列諸家取其所長以釋經傳示不敢專三傳之學始定著而紛更之流少殺矣唐興孔穎達等爲六經作疏乃取三家之註以疏三傳而穎達爲左氏經傳作疏而不取公穀氏其同僚楊士勛疏之遂行于世然其學終莫能通而聖人之意散一王之統分貞是之旨終惑而莫能解雖然由三傳以學春秋如岷山導江雖別爲沱爲九爲東爲中北支流餘裔沉入洞庭彭蠡要之發源注海而朝宗者不外爲三傳之說雖不同要之出於聖人之門而學有所自終不外聖人之書法自王通爲三傳作而春

秋散之言而盧仝韓愈謂三傳當束高閣而獨抱遺經陸淳啖助趙匡等因之遂刱爲之傳自是春秋之學不宗乎三傳矣宋興以來諸儒叠出各爲作傳以明聖人之旨莫不自以爲孟軻復出而其義例殆皆不能外乎三傳而游以三傳爲非夫聖人不欺天下後世作爲六經確然如乾頽然如坤易簡示人而天下之理得故本之易以求其理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禮以求其制本諸語孟以求其說本諸大學中庸以求其心本諸左氏以求其迹本諸聖人之經以求其斷則春秋不吾欺也不吾欺也聖人之意可見而三傳之傳之自之本之是得矣

於聖經下各具三家之說以左氏爲按故先之具變其錯經之體各類於本經下使卽經以見傳以公穀二氏爲斷故公羊氏次之而穀梁氏又次之其傳故各附經後因之而不革杜何范之註則或去或取各見於本傳下從而爲之說先辨經之不同者而次及於得三家之說同乎眞氏則同眞氏異者失其義則皆㫼正之一得而二失則一得而二失之二得而一失則二得而一失之不純任傳而一以經爲據𥘉不相矛盾而脗合于經庶幾聖人之意因三傳以傳三傳之學不爲諸儒所亂而學者知所從不荒然戚惶以自亂名曰春秋三傳折衷俾三傳爲一傳折之以

義理之至中歸之于義理之至當有萬不同貫而一之俾萬世之事業不外乎萬六千言之文學者不復編三傳以自私名家而復厚誣之也僭妄之罪固無所逃爲道受責亦所甘心焉歲中統六年春二月辛丑朔陵川郝經書于儀眞館

春秋外傳序

天之於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窮者其時也不窮者其道也是以聖人於易毋申明窮之理而都繫之以不窮於乾則繫之以坤於泰則繫之以否於剝則繫之以復於旣濟則繫之以未濟復爲之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道之所以不窮者皆自夫窮而得之也昔者文王周公孔子孟軻著窮矣拘而演易變而制禮老不用而脩六經尼不行而著七篇一時之窮萬世之不窮也故張籍嘗遺韓文公書勸令著書如孟軻楊雄以傳後文公謂古之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及貶斥去位以[illegible]系道等以左右六經羽古之聖賢之爲書[illegible]自夫夏患困厄窮而無所爲而後爲不窮之事業以自見乎後世金源氏之亡朝南構兵幾三十年上卽位之元[illegible]試司文謁詔經持節使宋論以弭兵息民意而宋人其接誣爲款兵拘于儀眞之樓子院經之

始入三十有八[illegible]歲在庚申至于甲子猶不見釋經之流[illegible]聖賢矣而不德嘗昧以自速戾其敢望於古之[illegible]乎然而宋人以一國窮予天不以道窮予予也[illegible]窮而拜天之不窮者而棄之以自絕哉河陽[illegible]要學於予將以書狀官從行於是五年之[illegible]講[illegible]進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說而無書以[illegible]以故於記憶者爲春秋外傳蓋自三傳之外而窮是不敢自同於三傳也以春秋正經多不同乃爲論次作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者必探其本以爲綱乃作例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比事而

說其義可見乃為此類條目一百三十卜篇十二卷己三傳之說不同故聖經之旨不一乃為三傳折衷俾經之大義定于一凡五十卷卷首又著三傳序論列國序論一卷嗚呼窮於人而不敢自窮于天是以為是非敢妄意於古之聖賢之窮而亦為之書也其間訛缺謬戾者甚衆俟變通之日取諸書以考實之庶幾有成而見素患難之志云旣具草以授宗道俾為書此以冠篇首中統六年春二月十三日陵川郝經書于儀眞館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八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九

序

甲子集序

中統五年歲舍甲子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經時猶在宋之儀眞館仰而嘆曰我生之初是星沒焉金源氏滅而爲本朝今四十有二年矣星復出焉而越在他國其能久於此乎遂束載豐備於行囊中得弟彝應霍史趙文子書狀官苟宗道等所錄雜藁數帙惕焉有感於中因自誦曰何茲生不辰之甚乎夫學所以爲道非志於文而已也德業積於內行實加於人而文章以爲華爾如之何是慶雲日月乘龍六平光天下黼黻一世者也今乃極距玆蹇是自南而北自北而南蹤跡穢亂纏結氣候類雜夷野變形體道散無一日之晏功業不建猶德日愧而徒區區於文字之末混淆於血肉之極展轉於苦辛之變入于累獲陷穽而莫之出可爲哀已豈天留于彼獄令就于此乎遂畀宗道令整頓綴緝其詩傳春秋集傳外傳原古錄通鑑書法三國條例等各自爲一書其諸史文雜著則類別爲編爲詩賦諭說辨解書傳志箴銘贊頌序記碑誌行狀哀辭祭文雜著錄表奏狀策文移等類總爲一集以其集於是年故以其年數命之曰甲子集云夫甲者造物之始數之所

由生也故黃帝迎日推算而使大撓造焉以之統運俞記成月書日時起消息正氣候定律曆故凡言年數者皆本焉絳縣老人之對晉大夫是已余之生也在甲戌元末癸未之季數往者順至于甲申又至于甲午又至于甲辰又至于甲寅今又至于甲子幾一周焉蠱之辭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其象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先夫甲者三焉所以原其始也後夫甲者亦三焉所以要其終也天之道如是況於人乎余之畢業先夫甲以爲始者則具夫是矣其後夫甲以爲終者則將本夫是以爲始焉知來者逆引而伸之則自甲戌之元復至甲子互爲終始殆無窮焉余得俛

焉日以孳孳而已矣故自是集之外隨年增入者皆繫之甲子云凡甲者甲拆也物生之始也子者滋也氣生之始也余今處於絶地天窮而人厄焉窮則變變則通將如天地解而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拆迴一氣於地中鼓萬物於天下雖明夷子闇不失箕子之貞撲滅彗孛掃長蛇之光始以光旭日庶幾終至于萬丈云六年夏五月陵川郝經序

原古錄序

中統七年春王正月猶在宋之儀眞館十五日乙未原古錄成敘曰昊天有至文聖人有大經所以昭示道奧發揮[illegible]蘊經緯天地潤色皇度立我人極者也故自書契以來載籍所[illegible]莫不以文稱天曰天文人曰人文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西伯曰文王周公曰文公仲尼之以道自任也曰[illegible]既沒[illegible]不在茲乎皆言文而不及道則道即文[illegible]日月運[illegible]昊[illegible]雲霓斡星漢組布綦列煥乎有[illegible]庶物出焉則天之道可知矣載泰華振河[illegible]貉鍪涵負崛岉稽若有章發育蕃衍庶物[illegible]之迹可知矣家焉而生聚教育國焉而經理安[illegible]之有限宮室車服之有數貴賤親疏之有敘[illegible]下之有分與則來物棊然有法庶事治焉則人之

[illegible]是[illegible]三極之道莫得而見也則文即道也道[illegible]文非道不立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爲道之因而經[illegible]之以立也故文之大[illegible]於太極而經之法制成[illegible]人天之文本然而[illegible]有矣其[illegible]要歷象始於黃帝而[illegible]於是乎履端舉正發斂人時而天之經立[illegible]之文亦本然而固有矣其荒度既治始於后土[illegible]於是乎地平天成蒸民乃粒而地之經立矣人之文麗乎兩間昇[illegible]蘊畜尤所固有[illegible]其裁成制作始於伏羲之畫卦見於唐虞之傳心備於周公之[illegible]於仲尼之脩經於是[illegible]四象貫三爲一[illegible]天地之文元亨利貞[illegible]

四德直方大利坤有四體仁義禮智性有四端易書詩春秋而人有四經萬世有統萬物有紀萬事有制太極之統體昭著而道之大用無窮是以仲尼氏沒大經與天地並爲至文疑爲名教至於今而不可易也雖散雜于戰國大下卷于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周隋唐而大儒傑士相繼而出孟軻韓愈則發原張本推辨力觝廓清禦侮接續正傳荀況董仲舒劉向揚雄王通則著書立言尊王賤霸脩仁明義表章儒學陳摶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則根極致命盡性窮理比象衍數存遠聖地孔安國毛萇鄭玄何休王弼杜預范甯孔穎達則摭拾補綴綜緝撥

擴反復訓詁申明經旨司馬遷班固荀悅陳壽干寶范曄沈約李延壽宋祁吳兢網羅遺文抽閣秘記藻飾言動究其國典以爲信史樂毅張良賈誼汲黯蕭望之丙吉魏相衣安楊震李固陳蕃孔融諸葛亮羊祜王導劉琨謝安王猛高允房玄齡魏徵褚遂良狄仁傑姚崇宋璟張九齡顏眞卿陸贄權德輿裴度李德裕王朴寶儀趙普王旦寇準呂夷簡范仲淹韓琦文彥博富弼歐陽脩司馬光則擬大理備神明陟遠剛大諒直閎闢尊顯佐王經世撥亂反正以爲股肱業國之莊周屈原宋玉商鞅韓非李斯賈生陸賈揚枚皐東方朔司馬相如王褒劉歆張衡崔瑗蔡邕魏之曹

植王粲陳琳阮籍嵇康晉之張華左思潘岳陸機孫綽袁宏陶潛南北之謝靈運顏延之任昉鮑照江淹謝眺溫子昇徐陵庾信薛道衡唐之陳子昂張說蘇頲李白杜甫元結李華賈至楊炎常袞李翱皇甫湜劉禹錫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牛僧孺皮日休杜牧陸龜蒙司空圖宋之楊億王禹偁夏竦蘇荀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呂惠卿李清臣黃庭堅張耒秦觀晁無咎金源之韓昉蔡珪党世傑趙渢王庭筠趙秉文李純甫雷淵麻九疇則鼓吹風雅鋪張篇什潤飾綸綍列上書疏敷陳利害詰競論議雕繪華采琱琢章句搯抉造化窮極筆力精覈義理照耀竹帛刻金石

撼搖天地陵轢河山劃切星斗摧盪風雲雷霆一世作爲文章皆有書有集有簡有策名家傳後於是大經之枝葉蔽蔭六合其稈萌孫根宜紹八表源委波瀾放乎四海竟舜禹湯文武周孔之緒關焉而不墜道德仁義大中至正之理瞻焉而不昧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之倫截然而不亂禮樂刑政文物聲明之典粲然而不亡中國夷狄亂純一之俗判然而不雜彼異端邪說千時妨政長心惑志者焉能行會膺於其間哉故斯文之大成大經之番世名教之立極仲尼之力也斯文之益大名教之不亡異端之不害聖賢之功也自源徂流以求斯文之本必自太經始邇

流末源以徵斯文之迹衆賢之書不可廢也嗚呼近世以來考呰者不務實學馳騖華藻纖豔浮侈㸔然恣肆以古爲野徼幸者干祿詭獲私務速售破碎綴緝無復統紀以正爲左穿鑿者窮奇索隱增新設異臨深爲高自以爲得以訓傳爲膚淺僞妄者談天說命立聖遺言動闢鬼神言涉造化以文章爲末技誕幻者朋扇異教剽飾虛僞欺世罔利詭譎深阻以吾道爲土苴俾大經淪弃斯文委地此原古之所以作也原古所以正今也於是斷自先秦以及于今六經之本眞子史之翼衛諸家之要刪衆賢之傑作原於道術傳於義理合於典則可以爲法於後世者則並

錄之其所作則各附于其人其人則各附於其代其敍則各以其代爲先後其體制則各附于其類以其皆本于經故各附于經如原序論評辨說解問對難諭言語命十有四類皆義理之文易之餘也故爲易部國書詔赦冊文冊祝讚冊告南郊昊天上帝封禪制制策令教下記檄書疏表封事奏奏議牋啓狀奏記彈章露布牒二十有三類皆辭命之文書之餘也故爲書部騷賦詩聯句樂府歌辭歌行吟謠篇引詞曲長句雜言律詩絶句十有五類皆篇什之文詩之餘也故爲詩部碑銘符命頌箴贊記紀傳志錄墓表墓銘墓碣墓誌墳版墓版墓塼志誌文墓誌有志銘柎志遺柎志墓石文墓碑記墳記并誌誄述行狀哀辭雜

文雜著二十類皆紀事之文春秋之餘也故爲春秋部凡四部七十有二類若干篇若干卷部爲統論類爲序論曰爲斷論凡立說之異同命意之得失造道之淺深致理之醇疵遣辭之工拙用字之當否制作之規模祖述之宗趣機杼之疏密關鍵之開闔音韻之疾徐氣格之高下章句之聲病繁簡鉅細遠近鄙雅皆爲論次本之大經以求其原邃古無上之面目太極造始之樞紐鴻荒冲漠之兆朕渾淪澒洞之津涯死生終始之宗旨陰陽鬼神之情狀穹象學壤之端倪倫類事物之條貫命之心跡之位置政典紀綱之軌度治亂安危之運世山嶽丘陵根柢之所繫江

河湖海淵湶之所托雷霆風雨變化之所起蟲魚草木生植之所因雲煙花鳥月露態度之所蘊金璧珠貝錦綺光彩之所發琴瑟鐘鼓磬管音節之所寶天球河圖大玉琬琰之秘藏布帛菽粟果桑水火之日用衆人之所未覩天下之所共見搜抉振纂羅列而進盡在目前非特以正今亦所以正昔庶幾先賢之用心不爲後世所誣仲尼之道家至日見牛童馬走皆與斯文邪說無自而入大經叢萬世名教垂百王彼僞妄誕幻之徒不復敢以區區藝能衒之而忽蔑也或曰昔王通續經論者以爲僭而自聖今之作得無似之乎曰夫經不刊之典也易本三

帝詩本三王春秋本五伯故皇帝王伯爲易之體虞夏商
周爲書之體文武周召爲詩之體齊楚秦晉爲春秋之體
前乎犧炎則不足徵後乎獲文則不足法數千百年離爲
四經混然天成不可加損不相參涉而無間斷後世雖復
有仲尼亦不能復爲也況王通乎當備斂之極壞亂之餘
而以私意效聖人贊易道續詩書修元經直以繼夫經自
以爲仲尼復出是以謂之僭也今之所錄推廣聖經之餘
裔以爲斯文之命脈將古今是皆經之自出萬言千論
不能有以外而莫能及焉於是群分類聚論定區別以稽
其變益見經之大聖人之不敢覬覦則尊經也夫豈僭乎

哉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入宋國國信使翰林侍讀
學士郝經序

太極演總叙

天下之理一隱一顯而已矣故其間有開闔之幾總萃之
體變動之用布散之迹焉其迹皆自夫隱而出也其終
也皆自夫顯而反也於是天下之理無滯無礙道之大用
全體旁行而不流確乎其不可拔而不易而易行乎其間
妙萬物而爲神翕然而藏天地萬物無不隱闔焉而生天
地萬物無不顯一翕一闢一生一殺一隱一顯所以爲道
所以爲易所以爲神天地萬物至今而不窮至今而宣實
也至今而昭昭也是以聖人作易推其隱者而爲順以見
爲幽爲深爲幾爲微窮原築底而無上反而爲順於上
太極推其顯者而爲圖爲畫爲卦爲爻爲象爲數爲占爲
說泝窮原築底而無上復反而爲隱而止于太極故易之
爲書本末一隱顯太極則其開闔之幾也神妙萬物之體也變
動之用也布散之迹也故道易神之蘊具皆具乎太極而
伏犧於今伏犧之圖文王之卦周公之爻孔子之象皆自
太極推出而孔子獨於易言之故易有太極而太極易之本
也學易者必先求其本不得而易道可求矣猶綱者必提
其綱衣裘者必挈其領入室者必由其戶也由孔子而求

言易者衆矣開卷而及乾坤直指性文莫不忽恍茫漠
以爲高深幽遠至簡至易者而以爲至煩至難夫易成于
四聖人之手莫不先後相因伏犧演河圖文王演伏犧周
公演文王孔子演三聖後世之言易也則在夫孔子之後
矣故當由孔子之易以求三聖之易自流祖源由末及本
也孔子之易其彖象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皆所以承三聖
擴而充之也其繫辭上下探索微文之所以發爲世之業
其抉示道本挈舉易經轉斡神機推明儀四象終起天
地萬物則在夫易有太極之一言因當即此以爲則也知
孔子之易則知三聖之易矣嘗聞之師謂易者當能讀

熟其次讀卦序卦雜卦其次讀乾坤二卦旣精且熟然後
讀[illegible]象諸卦此學易之序也蓋意言象數之本皆在於是
矣故取太極一章以爲學易之標準類繫辭文言說卦象
象之名義揆諸太極之前而演其隱微諸太極之後而演
其顯聞津洙泗以及河洛遍參諸儒庶幾數年之後可以
學易觀道易神之髣髴不失吾身之極焉故取道易神等
十三條爲一類合爲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謂爲
[illegible]道續極演諸太極之前者也其次取太極等六條爲一
[illegible]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謂爲易有太極所以
[illegible]極也其次取[illegible]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爰義

人與皇極等凡二十一條爲一類合爲一圖以示其序而
[illegible]之說謂爲[illegible]合隱顯而立極成易也其次分
易爲[illegible]易文王易周公易孔子易合爲四聖易圖
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謂爲[illegible]之圖演太極之後所以成易者
也其次爲孔[illegible]言易諸儒[illegible]疑義[illegible]註疏釋等類以爲易之
支流餘裔[illegible]之[illegible]盡而無極神而明之在乎
其人焉爾矣凡[illegible]類六十篇總謂之太極演云年月日[illegible]
[illegible]經書于義貞齋

周易外傳序

孔子承三聖之易爲之作傳凡道德之要性命之理幽明
之故死生之說天地人物之在夫意言象數之間者莫不
究周衰著推致其極易於是乎集大成聖人大經大法之
原而不可加損焉蓋孰聖人之制作孔子復以聖述聖故
也後之人德未至於聖欲以一己之見求夫孰大聖人之
意難辨精極神不免於倚據私量之私不能造夫眞是
有見焉而不能[illegible]備斷然[illegible]則違戾遠甚是以紛紛籍
籍至于今未[illegible]已也夫易聖人所以用道之書也伏羲氏
按圖畫卦以述道造書契以開斯文之統歷數千百年至
于黃帝堯舜氏而法制始備又歷夏商千有餘年而文王
受命作周重伏羲氏之卦繫之辭而命之爲易聖子周公

心傳口授分其文而繫之辭以斷其吉凶後六百有餘年
而孔子出爲晚年讀易而韋編三絶以求三聖之意於是
退而脩經於皇帝王伯之世而本乎伏羲終于五霸列爲
四經而爲[illegible]等之爲經以冠夫書詩春秋使天下萬
世共同一[illegible]之至有重後之逆數造無窮之形[illegible]
壞無窮之形[illegible]一易之用不可勝窮矣則伏羲氏述
文王述伏羲周公述文王孔子述三聖世代相去若此其
甚遠也聖人之作若此其鮮也以聖述聖若此其恭也至
孔子而僅爲成書猶以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加我數[illegible]
[illegible]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則易之大不能一聖人[illegible]一

而爲之必數聖人數十百世而僅成以孔子之聖不敢自作曲爲之述而猶以爲未旣盡而懼或有過後之人乃欲以一巳之私遽述數千載之德業四聖人之能事又輙自作爲之亦難矣哉且自孔子沒曾子子思孟子得其傳而著之書雖皆易道而不及易中一言繼而火于秦雖幸而以卜筮之故易之書獨存天下之人祇以卜筮視之而其道不明也漢興言易自田何本其所自謂孔子授之商瞿子木而授受及何何爲傳數篇而不傳自是學各專門原遠而末益分矣揚雄之學最爲深到準易作玄而不述易道東觀學者雖盛而稍爲傳註之學亦各專門自私而明

夫易道者亦鮮魏正始間王弼以二漢之學爲之註唐世以爲至當而孔穎達爲之疏學者至今宗之殆亦專門之學也寥寥千載竟無聖人而述聖人家異傳人異義易道不可復闡矣故王通謂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惡其私而專專而分分而異卒使聖人之意不可得而見也宋興大儒輩出莫不以闡明易道爲己任於是華山陳摶肇開宗統而濂溪周敦頤西都邵雍遠探羲文周孔之業推演意言象數之太至侍講程頤大變傳注爲易作傳直造先秦布武聖門其諸師友更唱迭和易道幾明今二百有餘年矣學者後各擅其師傳立論馳說求新角奇

疑奪而自聖言義理者不及象數言象數者不及義理又往往雜入偏駁小數異端曲學周邵程氏之學復昧沒而不明其謂王弼茂正義厚誣妄曾悖理傷道者不可勝紀又甚於專門之弊矣反復壞爛迹至此極世代如是之遠聖人不作如是之久蠹食穿鑿如是之衆且多也又豈一人之專見臆說所能蔽之哉則聖人之意終不可得而見矣竊嘗以爲後世雖無大聖人兼綜諸聖以述夫聖如孔子之集大成苟不以一人自私曲學自錮專門自聖削去畦町沒覓滋蔓排斥一我開示公道合漢魏唐宋諸儒之學傾考其往迹徵其來積數千百年之間學數十百人之

能事類其所見會其所得合天下以一心通天下以一理貫古今以一易聖一而後世百之聖十而後世千之遡流求原問津以濟乎道則亦庶乎其可也故不自揆嘗欲論次孔子以來述易而有合於聖人者纂爲一書而未能也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宋人館于儀真留而不遣五六年間頗得肆意經傳及被劫殺出居別室益曠寂無事乃據所有書及故所記憶者自孔子以來迄于今凡訓詁論說諸所註釋數其至精去其重複[illegible]收兼悉並載巨細不遺不徵其人唯是是與各以世代貫其先後凡諸經傳子史百氏易之自出而不詳聖人必當關涉引用者亦

參依世次編入其流入老佛異端曲說非聖人意者則並刊黜夫漢魏傳註之學則至于魏王氏唐宋論讖之學則至于宋程氏故備錄二氏以爲諸家折衷經有所見聞者則彌縫其闕而要終之且徵之歷代之得失以爲易之事業窮原極委致諸道易神之本然以爲一經之綱領疑而不可固必者則存而弗論以俟能者積成八十卷又旁搜遠蹟河圖立說爲太極演二十卷申明列聖及諸儒餘意共爲一百卷易之成徵落周世謂之周易近世或單稱易及大易等以爲題而不言周有未當言者故仍稱周易孔子爲經作傳既謂之傳矣後之人復爲傳註則皆傳外之

傳也故曰爲外傳且示不敢自同於聖人之作也然亦未敢自爲成書後來繼今或別有所得當復增入云九年春正月立春日陵川郝經序

續後漢書序

漢建安末曹氏篡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卽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相一而折入于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爲偏霸僭僞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晉平蜀而漢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壽書補其闕漏辨其外錯續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識爲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劉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爲僭僞至晦庵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縉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及先人臨終復有遺命斷欲爲之事棱不能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

寶位通好弭兵家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東臂抱節無所營爲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立限斷條目以更壽書乃作表記傳錄諸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令伴使苟珪借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于翔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爲僭僞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爲一百三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僞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

德推本六經之初豈補三史之後千載之激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矇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盖亦失中之得古人之志也嗚呼安得復於先君而告卒事乎十有五日庚子具位陵川郝經序

玉衡眞觀序

人並天地爲三極其爲道則一凡義理象數皆所固有學必周知然後爲至已是以聖人仰觀俯察範圍曲成推步占候以爲大法著之詩書六藝謂夫人而所當知也故自天子至于列國各有官守以世其業其法家至日見猶夫土田疆理州閭井邑人能道之於是一世之人莫不知天祇畏奉事恐懼脩省通三極爲一脗貫萬變爲一誠天命不違人心人事合於天道天與人一純而無間所以爲二帝三王之世也及周之衰如蝃蝀巷伯大東定之方中漸漸之石等作皆細民宦寺役徒之辭亦能言天以爲風其列國名卿賢大夫於變異之際道其所以然幅君而迪畏乎天如裨竈梓慎萇弘史嚚往往有之仲尼之門顏閔而下七十子三千之徒問學之際一不及曾子子思孟子著書難疑答問而亦弗及皆知其法以爲常事置而弗論文武之道在人而先王之澤未斬也至戰國縱橫異端並起道厖術雜莫不以人勝天天人始二視天變異於已無與放辟邪侈無所顧忌怪異疊出不知警懼益殺人以逞卒皆大亂亡滅其遺書古法或有知者如子韋唐昧尹皐甘公石申呂不韋各專門名家無復大聖大賢之能事一世之通學爲陰陽數術之流矣然賴數子傳其緒業漢興學者得以尋繹於是張蒼司馬談及子遷鄧平唐都洛下閎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馬續張衡鄭玄劉洪譙周皆著書推衍而翼奉李尋谷永蘇竟郎顗襄楷蔡邕於昏君亂朝横身論列歷之以天懼之以禍使聞者奪氣流汗鞫之天

譴大有功於漢室於是四百年間復知畏天有三代之風爲至南北七代其太史多能占測以言休咎儒者則猶有崔浩高允漢氏之遺烈也隋唐以來學者以爲異端謗道而耻言之其星翁曆史列于有司備員而已復設私習天文之禁使天子至于庶民皆戴天而不知所以爲天至有謂天變不足畏者於是三代二漢之學絶矣經自知讀書即嗜天官學常欲纂古遺法以合天人求其所以然畏法律禁忌而不敢爲

今上即位之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眞積年不遣曠寂無聊乃攷脩陳承祚三國志

至爲八錄推本六經三傳諸子史自漢魏晉隋唐諸史書志及所藏宋金源氏與今胡淵都臺司天書爲曆象占具述歷代星曆[illegible]以[illegible]宗道爲之首[illegible]請別爲一書乃更次第加損益之以圖象細行[illegible]異事應等類凡十二卷名曰[illegible]天地之道[illegible]皆在璿璣玉衡所以觀之也[illegible]之中[illegible]行天十餘年間凡天地日星之變徵之於書若合符節[illegible]絕天之禁以是進讀於人君傳之學者使天下後世徧喜知畏天戒中統十四年癸酉六月十五日丙申具位陵川郝經序

變異事應總序

孔子作春秋書日食地震星變之類而不詳其事應至左氏作傳始具載占候之辭與其事應之驗史記漢書歷代諸志皆宗其法事與變符而象占有徵矣夫人之善惡兆乎思慮必見乎四體而其憂喜必徵乎辭色見於氣貌蘊乎內則必發乎外而不能揜況事變之大者乎將有大故陰幾沉潛而鬼神已知其氣煙朕兆必見於天不能恐懼脩省以圖消弭則事必敗而無及矣嚴哉懍懍乎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君子所以懲忿窒慾慎獨而戒于屋漏絕惡于未萌弭變於幾先也邵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思慮之先藏害之地開邪存誠可不務乎故脩省於無變之時者上也遇變而脩省者次也事變叢至而不悟者刑戮之民也紀變異徵事應布列簡牘以詔以告其扶助道教至矣前漢志曰古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白爲有逆行夫曆者正行也古者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順日不食朔月不食望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爲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爲紀皆非正行也劉向亦言日月食及五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是始不然夫有人事即有天變雖聖王在位極治之世不免於疾病憂戚死喪誅罰更革廢置于奔征討而天地日星亦不無崩震鳴裂薄食移徙飛流逆順伏見犯守等治世鮮而小亂世多而大耳以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亦有征伐戰鬬流放誅殛拘幽誣譖叛逆崩殂之事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桑穀共生大風拔木等亦書于策豈天地無變二星不逆行乎且仰觀俯察推測占稽皆聖賢之能事其書之必備第以秦人焚滅典籍二帝三王之簡策暨西周之

行事皆沒而不得聞故其變與事不可徵也賴孔子作春秋左氏爲春秋作內外傳東都以來纔見一二變應可得而迷固向據之遂謂周衰日月始食五星始逆行圻石所紀非正豈通識哉今據春秋左氏傳國語託始於周幽王據史記二漢晉三國志晉書終于晉恭帝宋高祖之篡上紀其變下列其事各別爲章凡一千一百六十九年君臣父子之間中國夷狄之際兵戎之起誅殺之行崩薨之衆簒弑之端僭叛之由割裂之勢專擅之故亂亡之本自王而霸自霸而雜自雜而夷兆變於上應之於下者亦已備極姑爲占候之案其占法已各具經星緯曜諸星氣本官

下故皆略而不書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九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

序

送常山劉道濟序

歲癸卯秋八月道濟兄南歸經爲之言曰道之不行也非謂佛老小人之相害也由君子之自不行耳道之不競也非止謂君子之不自行也由反倡佛老小人之爲禍耳蟲生於木而蠹其木則木萎而蟲死焉有拄其本而能振其末者哉已爲之已得之已不爲之已何得哉苟君子能審其道而篤行之佛老小人雖盛也殆將何所至乎苟不能也不反倡之而爲禍以賊天之定猶可也可倡之而爲禍

拂天理而絶吾道乎則彼將肆行而莫敢誰何也昔也自宓犧至于舜道傳而天天傳而人而人自道矣自湯至于文王人傳而天天傳而道而人亦道矣自周公至于孔子道傳而書書傳而人而人猶道矣孔氏而下人失其道至孟軻氏猶能道其道天其天人其人書其書使人不入于楊墨而爲非類矣後雖佛老更興異端並作揚王韓歐之徒衡而爭之猶能扼其吭而斷其舌使人知有此道矣今之君子非不能爭之又特倡之倡佛老而爲禍虛無寂滅乃曰此可以致精微而保吾生也鼓小人而回天衮蠹賊生靈爲鬼而爲蜮乃曰此可以致富貴而充吾欲也侮聖

人非聖言繪句雕章謠東風而詠楊柳乃曰此可以大吾聲名而廣吾業也故其身愈張而已愈亡欲日彌而道日微此道之所以不行也於戲吾道也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夫如是將壞天[illegible]絕人類歟誠欲壞天地而絕人類則吾徒何生也天所以使吾徒生則道之將行也歟

唐宋絕句選序

事有至大物有至多者[illegible]言之文不足以盡其理詩四句何以畢之所謂[illegible]而至粹者也故必平稱[illegible]切至清新理不晦而語不滯簇雜其至矣五言[illegible]於七言四句難於八句何者言愈簡而義愈精也譬如觀山諸山掩映中有奇峯一二則諸山皆羨矣若一二奇峯平地而立便有峭拔秀潤氣非積石劒門少華則不能此絕句全篇詩人所尤重也今集唐宋諸賢絕句全篇之可爲矜式者與夫傑辭麗句之可以警動精神者條例而次第之爲訂證家之具雖末學亦窮理之一書[illegible]學者其無忽[illegible]歲甲辰八月二十五日陵川郝經題

拜送常山[illegible]道濟序

中國之勢不振正[illegible]之道不[illegible]之治不與天地一元之氣渾淪[illegible]者豈無所自而然乎必有以也世無昌揭之士故亦無明盛之功而積鄙樸樕漏抵鋒秋小慧立小道衒[illegible]之文信淺淺之識搜[illegible]之學以[illegible]吾民以誤天下[illegible]基禍亂而自謂經綸大手古莫我若舉世而不能辨此行而不能改此故之以也是以如是[illegible]危且亂久且遠而莫之或止矣噫其猶是而遂陷吾民爲箕[illegible]手抑亦將遂崩陵而浸以動絕乎其亦將之夫[illegible]極亂之至將大有以貽淆也否之上九曰先否後喜[illegible]上九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蓋爲否極而必泰亂極而必治也今而危亂既極矣天亦將興明盛之功也欲興[illegible]盛之功則所謂庸鄙樸樕者必大殄也而儲靈孕秀必[illegible]郁郁穆穆昂昂而降昌揭之士之士也必學崇高廣大有用之學必姬宋達將達有爲之器必施聰明睿知神武不殺之材而使蔽者振閼者明瘵者興除百世之害富百世之用享百世之養任百世之責奮乎百世之上俾百世之下必仰之如日星重之如[illegible]嶽矣豈堂堂天地斡制萬化欲興明盛之功而寂寥衰莫乃無此人哉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余亦必得而見之矣由是則余輩之所以誦昔學道脩身立志者乃有所試也天期不[illegible]屬運而會則結余髮斂余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無空老矣天而不欲已亂也則之人也之功也與余輩之所學及余輩之所期者庸可冀乎其幾而已也必矣君道濟者其宜爲學[illegible]

器之遠以大又非余輩之可企也所謂昌揭之士也其與明盛之功也必矣於其行序而勉之十有一月五日也

送太原史子桓序

霜風呼沙陰霾悦天拉直而號枯昏暄曠篤虺虺道殣裂膚而羸卒墮指者相望也宜乎壇户擧處以允天地之閉塞贊玄冥之化育史夫子胡爲來哉其有駟傳之急而鄙隙之遽歟則宜有貂貉之重狐續之温而夫子累乎其單也其有貴俠之游校獵之樂而衝風冒寒而出也歟則宜夫腰金而憂響鳴弦而挾矢而夫子氷髯局脊扶蹇而罹也其欲徒步千里扣閶闔而振長策乎其欲揺吻於諸侯

之上奔歷於權勢之路締從連衡合闘而弭兵乎其爲龍斷之利而戰寒暑於道路乎其欲苟富貴務僥倖而以驕妻妾恣嗜欲乎是數者皆世人之所奔競知愚之所共趣外寒暑而必爲者也夫子寧有於是乎夫子之操之志以父之故而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籍口槁腸而不恤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沒沒遑遑皩而後已廢乎其一遇也嗚呼爲孝哉史夫子乎犯霜雪之志則亦古人寢氷之志也唯天福善應誠其亦必有遇也已觀夫霜雪之塗冒寒而往來者或以勢或以利或以智出於一塗而志趣之異也如此則夫視路人者不宜一以路人觀之也丁未冬太原史子桓拜父不[illegible]保下過燕都書此以贈

送漢上趙先生序

窮先生者此行也達先生者亦此行也漢淮亡帶儕北首作異俗而徙異學茹腥衣毳而不獲安土敦化振書閫閾矣漢卿翩然君乎三五赫然文明之光貴冒草木樹正大之業宏徽行之緊則此行也窮先生者也雖然窮乎此而達乎彼果窮也耶先生嘗蹈夫常矣而未蹈乎變也嘗行夫一國矣而未行乎天下也天其或者欲由常以達變由一國以達天下歟昔之所見者江漢荊衛而已今也仰嵩

高瞻太華涉大河之洪流視中原之雄浸太行恒碣眷精天下昔之所遊者荊吳閩越而已今也歷汴洛睨關陝越晉衛觀華夏之故墟覽山川之形勢見唐虞三代建邦立極之制齊魯聖人禮義之風燕恒岱之嚴直激燕趙之雄勁昔之所學者富一身而已今也傳正脉於異俗衍正學于異域指吾民心術之正開吾民耳目之聽剖蕪浸鑿邪枉破昏塞俾六經之義聖人之道煥如日星沛如河海著如泰華充溢旁魄大放于北方如是則先生之道非窮也達也士居中守正執德不回明通人物審格鬼神而大參天地恒達而不窮素患難達於患難素夷狄達於夷狄[illegible]

有時而窮事有時而窮理則達矣噫仲尼窮于行而達于聖孟軻窮于行而達于賢史遷窮于行而達于史杜甫窮于行而達于詩韓愈窮于行而達于文果窮也邪此行也人視先生以爲大窮經則以爲大達先生可蹤軌揚鬱沛胷中之浩浩焉通達之坦坦動行而無虞矣鄙辭淺薄不足以爲贐姑以爲餞行之贈

送鄉先生宋君還燕序

觀君子之所□□□乎常乎其變變乎外而不變乎內者養焉者□□□□□外而內亦變焉者無所養者也天命我以德執之不回守之不易養之無害而已矣我何加損焉又何

榮辱得喪之足變於其間哉故君子無變非無變也變在物而不在我也□□滔天而我不溺燎火灰山而我不熱疾雷破柱而我不動彼則變矣奚事於我哉此君子之所以有所養而無所變也觀所養則觀所變而已矣小有所得侈焉□□有所失戚焉顚焉區區於錙兩汲汲於毫末□焉如偪者則其所養可知已鄉先生宋君經自垂髫識於保下而氣若是言若是行與文若是已而北歸紛拂而不救窘散而不支厄迍顛躓而不振殆一紀焉戊申秋復一拜于保下而氣若是言若是行與文若是不少變焉由此觀之先生之所養亦可知已於其還也而爲之序以識先生之養與余觀變之所得云

送王之才南遊序

君子之動無苟焉爾矣動爲一身則有一身之義也動爲一家則有一家之義也動爲天下則有天下之義也內焉而有所定外焉而有所止動而必中中而必可法於時人召於來世而必無所苟也如是可動矣故伊尹一動而成湯太公一動而興周子房一動而起漢孔明一動而王蜀不然則食蔬而衣敝處僻而居陋安時而守順存心而養性不動而可也彼躍馬揮鞭橫金匝玉被貂服毳不避燥濕寒暑狝狝焉跌蕩唐突於浩浩之塗者謂之爲身動也

則心溺而形梏奔蕩躋趨不能固筋骸之束矣謂之爲家動也則尊卑倒置踈戚逆處父子無以親夫婦無以別長幼無以序矣謂之爲天下動也則治亂安危之道繳定寧一之理彼惡足以知之不過夫苟富貴役趨走奔競夫勢利之間耳是以日途中紛逆佐未嘗不爲三嘆也友弟之才積精蘊志儲秀孕粹將而發之有日矣而未見夫動也諺有之三年不蜚蜚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今膏車秣馬將有所動也果爲一身歟爲一家歟而爲天下歟必一夫此以正大之學著高明之業振起衆俗使天下知余後學之有人矣而不一夫□□□□□□勢利也余方恃

處靜以自存吾子其者觀前路不失其馳而後有忻慕者矣

指掌圖說序

人肖天地以生者也故有心中之天地有掌中之天地有書中之天地蓋天地之理在人心而其文在指掌其象其書則在乎書是三者人之固有而所當知者也而俯仰之間舉世而漫不加省與草木共朽而不悟可乎哉夫知天之所以然則知日月星辰之所以然知地之所以然則知山河草木之所以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又舉世之漫不加省與草木共朽而不悟者夫知其然者知其法也見其象也形而下者也知其所以然者知其理也見其心也形而上者也故邵子曰今之學者知曆法而不知曆理能布筭者落下閎也能推步者耳公也二人者知其法而不知其理者也唯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故自三代而下以理合數知所以然者楊子雲一人而已子雲而下以理制形知所以然張平子一人而已天之高星辰之遠宜乎無有能知者之人也而知之是根於人心之固有而所當知者也嗚呼仰而觀俯而察天地自若豈難知哉顧第弗學爾少陵杜君叔通博綜問學精于曆數有太史公家傳之秘懼學者之以為難知而弗學也欲人之即法而知理也於是分裂天地運行日月森羅星辰鳩為一書曰天地

指掌圖說使人開卷即悟灼然心見上章閹茂之冬與經會于保下命題其端經方憒憒罔無聞知俯仰之間漫不加省者敢妄為滋蔓乎雖然契義之重有不克讓者故疏其而書之十月一日既生魄陵川郝經題

送柴梓材序

歲庚戌冬十有二月柴君梓材來先余於王內翰座識其兒貿之而交未定也及梓材來氣爽而色潤容裕而禮下與之年年甚富與之語語甚和而節也乃嘆曰不有其中外其如是乎是必縉紳先生淵源之涵育賢父兄朝夕之訓誨不移于流俗而有守于中者也將告歸為之言曰今而天地自若也山川草木亦自若也何獨至於人而有變也哉人之性自若也其氣其形亦自若也何獨至於今而有變也哉學校之不興流俗之所移流而不反汴而不振潰亂而不救顛擠而不支疾疢彌留無有為之奮而起之者卒至於元氣死而人道喪也雖然苟不顧流俗挺然特立誦書以益其智寡欲以全其仁力行以振其勇明王興而道行矣則可以革弊俗去弊政苴漏補罅張皇仁義於三五躋民于壽樂拔淵魯於無窮建碩業於不朽明王不興而道不行也則耕於荒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担明月而長歌吸孫風而高蹈亦可以養天倪而樂天命無流

俗之足移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若是是無審王而興者也眞豪傑之士也嗚呼彼徇流俗合汙世黃金橫帶馳騖于天下者自以爲豪傑也由是觀之果眞豪傑也哉今昆仲旣志乎道卓然樹立終不爲流俗所移則古之豪傑之士何遠之有於其行書以贈之

送道士申正之序

天地有剛大挺特之氣賦物不滅用宛轉旁薄鬱湧變囊括六合之外充塞六合之內明白輝光引而上也則爲日星蜺業峻極而卑下也則爲山嶽瀦而流則江河鬱而

茂則草木翼焉飛焉走焉陸則爲獸也皆是氣之用也其在於人則精淑純備淳博淵源剛而不撓大而不局挺特而不流卓犖而不倚紐而不暌結而不離宜夫養之而不害振之而不挫擴而充之而不粹淪而跳之而不滯以盡其用也而乃貿沒而使之不明委靡而使之不立掩其大而自小削其剛而自弱嵬大冠褒大裾騁風雲儷月露執筆綴辭而已未聞有以剛大之氣正大之學振末俗而障頹波者一有長材偉人出於其間則渴起而疾視譁而攻之默而棄之必使之顚躓壞裂而后已甚矣剛大挺特之氣不能自用而卒以遁之所以不明士氣之所以怵

沒而不振也辛亥春鄉叔申君正之馳駟至自燕余見其詩文發撝璨列拱揖騰乎其也躍乎其氣退而嘆曰盛矣哉是其所以主盟其道而大行於世歟能全其氣而用之者也挾一而氣餘氣集而用大故雜者可合而弱者可彊是以犯霜露歷艱險而不沮振聲名宏教化而不修去琳宮處沙礫吟笑自若御使卓奉王命恬然自得宜其先事三師卓然樹立而不私屹若扶持而不墜也嗚呼彼方自振如此吾徒自斃如此可若何正月六日陵川郝經序

儒行序

世之所謂儒者文章而已矣父師以之垂訓學者以之爲

務有司以之進退多士是以翕然相尚炳然相輝而儒之爲儒不復古矣蓋文章者儒之末而德行者儒之本也務其本而末自從有諸內則必形諸外韓子所謂根之茂者其實盛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則謂之儒者可工於文章而已矣乎文章工矣行如之何泰君道隆志乎古者也欲學之知所先務乃取儒行一篇并其傳注錄本而版行之庶幾天下不獨以文章爲儒以德行者爲儒也人之去浮華植本根實洗訛尚忠信雜羅皞皞復古之治其張本於茲乎歲辛亥夏五月甲戌陵川郝經序

刪注刑統賦序

宋虞翁會德秀云金國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聲名在元
魏治經書以是爲不刊之論蓋金有天下席遼宋之盛用
夏變夷擁八州而征南海威既外振政亦内修立國安彊
從都宅鼎至大定間南北盟誓既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
四鄙不警天下晏然大禮盛典於是具舉泰和中律書始
成凡在官者一以新法從事國無弊政亦無冤民粲粲一
代之典與唐漢比隆詎元魏高齊之得而其列也是時太
原李祐之精專新律試吏者皆出其門並守監藩邸郡
國名卿能吏郁然炳然癸丑春其外孫劉和叔之出祐之
所作刑統賦一篇精約博綜首尾原委有宗有趣酌人情

而歸之中不峭刻不憸激本之仁恕真雍政之銓衡也熟
之復之然後知吳尚書之言允信國家今地過于金而民
物繁夥龍飛鳳舞殆四十年政正朔易服色修制度之事
謙讓未遑雖然必欲致治創法立制其先務也昔漢高帝
百戰之餘食未下嚥而命蕭何造律令張蒼定章程韓信
申軍法叔孫通制禮儀陸賈著新書吏臣以爲日不暇給
而規模宏遠今有漢氏之地而加廣有漢氏之民而加多
豈不爲金源氏拓跋氏之治乎創法立制此其時矣發源
張本必自是賦始敬之甚秀而文與余游者有年請題其
端余謂之曰文中子居家不暫舍周禮門人問焉曰先師
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illegible]
敢忘其禮乎收之其執此以往豈不爲李氏之介至平年
月日郝經序

朱文公詩傳序

古之爲詩也誦歌絃舞斷章爲賦而已矣傳其義者則口
授傳注之學未有也秦焚詩書以愚黔首三代之學幾於
墜没漢興諸儒掇拾灰燼垂覆不絕六藝之緒於是
傳注之學興焉秦焚詩書尤重故傳之者鮮書則惟有濟
南伏生詩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頗爲加多有齊魯毛韓
四家而已而源遠末分師異學異更相矛楯如關雎一篇

齊魯韓氏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毛氏則謂后妃之德風之
始蓋毛氏之學規模正大有三代儒者之風非三家所及
也卒之三家之說不行毛詩之詁訓傳獨行於世惜其獨
略簡古不竟其說使後人得以紛紜也故滋蔓於鄭氏
之箋雖則云勤而義猶未備總萃於孔氏之疏雖則云備
而理猶未明嗚呼詩者聖人所以恭天下之書也其義大
矣性情之正義理之萃已發之中中節之和也文武周召
之遺烈治亂之本原王政之大綱中聲之所止也天人相
與之際物欲相錯之蹈欣應翕合純而無間先王以之審
情僞在治忽事鬼神贊化育贊天位而全天德者也觀氏

設教閑邪存誠聖之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之用也正適于變變適于正易之象也美而稱誦刺而譏貶春秋之義也故詩之爲義根於天道著於人心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厖澤渥浸浹於萬世雖火於秦而在人心者未嘗火之也顧豈崎嶇訓辭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盡之哉而有司設規父師□訓莫敢誰何以及于宋歐陽子始爲圖說出二氏之區域蘇氏王氏父子繼踵馳說河南程氏橫渠張氏西都□□遂探力窮而張皇之遠矣東萊呂伯恭父集諸家之□爲讀詩記未成而卒時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橫瀾折聖學而歸東集傳注之大成乃爲

詩作傳近出己意遠規漢唐復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義訓詁之辨定章句音韻之短長差外辨大小序之重複而三百篇之微意思無邪之一言煥乎白日之正中也其自序則自孔孟及宋諸公格言具載之毛鄭以下不論其古微矣是書行於江漢之間久矣而北方之學者未之聞也大行臺尚書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傳永久書走保下屬經爲序經嘉於文公之傳之行與學者之幸且嘉侯用心之仁故推本論著以冠諸端

率義會序

古者井天下之田制鄉飲之禮俾從居者萃布守望相助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起揖讓於閭閻生友義於里巷使之睦婣任恤豈弟和侃懇其倔強悖誕凶悍不馴之氣銷天下之爭端而莫肯爲亂後世先王之禮廢而人道解散無情義以維其心骨肉猶爲仇讎肝膽淵爲楚越於是戍卒役徒驟見盜賊敢爲亂首屬階而天下被其禍嗚呼聖人制禮之義其於維世不亦深矣乎頃天當燕趙之衝自昔號多豪傑兵亂以來三十餘年生聚教育將復治平之舊俊乂且出往往露頭角以氣相許而合爲君子之朋一日相率過余曰我輩十餘人欲以古井田鄉飲之義歲時群聚凡吉凶賓嘉相𢌿而不相悖不尚華靡不爲驕奢義則

相勉而過則相告其有不如約者則會義而合攻是可行乎余應之曰是相率而爲義者其誰曰不可乃名之曰率義會而爲之叙其意又爲之誓其載書曰凡我同盟以義相合毋以利睽過則面質毋退後言險阻艱厄共爲引手始終一心以崇大義各啓悃愊無或有愿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祿無以遠到

心菴先生陰符經集解序

大庭軒轅降及叔世道書積壘往往備言曲論如數山石如觀海波故大者至數十萬言小者亦不下數十言至于陰符獨三百餘言而已於是歷爲□□□然後知至言必

簡覺人之慧有所沂止之乞後而已矣非發無以見性天
地幾而已矣非發無以用也故發之所在不可罔則[illegible]
而神惟妙是用潛於動靜之理發於陰陽之氣見於消長
之象伏於存亡之形造起萬變樞泄運化使天地萬物由
之而不窮而天下莫能知莫能窮遂爲天下之至微陰符
之人所以發其機[illegible]其微示人知而藏之深者也端
之亦不發天地萬物之機在我沉沉默默如執左
御無往而不含無往而不中無往而不應無往
而不窮其體則靜其用則無窮雖三百言而天下之理無
不備故言道術者得之則可以窮神知化極道之要言治

體者得之則可以致君堯舜隆平天下志士得之則可以
籠罩宇宙揮斥風雲處士得之則可以藏舟于壑遯世無
悶養生者得之則可以精神健羨騎氣御風數家得之則
可以奇偶變化逆知來物兵家得之則可以戡定禍亂從
橫無窮萃而合之則一言散而推之則萬變其支流餘裔
各底于成有不可勝言者嗚呼禍莫大於發人之機並之
立經陳極則發道之機故其情深其文切其旨秘以存其
辭約以要觸道物之忌[illegible]道物之蘊不敢備言曲論聖人
之意其深矣乎是書之有傳注尚矣三代而下不啻數十
百家各據其所見而各寄其所傳莫有爲貫而一之者丙辰

冬余外叔司馬可道來以心菴先生集註三十卷見示天
眞皇人而下會義三十餘家末以己意爲之結斷汪洋炳
烺周悉備至上下數千載始爲完書且命經叙其意先是
常識先生於常山皇極道院而爲之記今其可辭於是推
本論著而書其端先生姓趙氏名素字才卿嘗被徵賜號
虛白處士云丁巳元日陵川郝經序

送張漢臣序

丁巳夏四月不雨枯風吹塵赤野立塊稿人焦勞額地祈
穀子張子奉其母以行旣南轅陵川郝經告之曰之時也
之士也行安用也推桂闈之桂探驪龍之珠振書閶闔

岸炳烺吾子之事也從史義列紓餘壽策擲搖王公大人
旋旋以樹立吾子之材也擴充王澤熏善致治早大不允
而雨天下吾子之志也是三者吾子之所固有而所素志
也而乃問舍求田下元龍之樓而甘心許氾與夫初心不
旣背矣乎張子曰噫吾以子謂知己而莫吾知也孔席不
暖墨突不黔而懷土者小人之事也得其時則鵬不得其
時則龍蛇行使止尼固非我之得尋也紆朱紫拔巖廊身
名俱榮焜燿一世非吾所欲也負耒相迴歷探窮巷未嘗
蓬累而行非吾所惡也氣數使然固非我之得尋也在我
者盡窮達非我也在我者盡貴賤非我也可行矣雖無是

行其無是行乎不行矣雖有是行其有是行乎故拔樹撥
折僞服絶糧聖人所不免翔其下乎至月其言以爲向者
知張子之淺而見其□乃今知張子之深不見其心也若
張子者可謂達于行而以理自適焉者也於是書其言
以贊其行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

述擬

先人初命經爲決科文述擬若詞數十首仍命各依歷代
體制立法措辭謂西漢格高辭約有先秦三代遺風後世
辭章不可及已東漢而下至晉宋六朝漸趨近體駢驪之
作李唐以來對屬切律遂爲四六謂之官樣或爲高古以
川宋漢依放盤誥則以爲野而非制故皆模寫陳爛謹守
程式不適於□□作者如韓柳歐蘇亦不敢自作程勉
□之而已謂之書詔履行之千有餘年亦可改已然而點
化詩書六經雜同先秦二漢暢如陸贄質如吏部富如文
饒情如封敖雄如東坡工如孝章學經作句亦足自爲要
之典雅古雅情實感激得體而已故自東漢終于李唐爲
詔敕制冊檄書露布等述其事而擬其辭其後專爲古文
不復記錄近在儀真館與書狀官苟宗道論文詩文雜著
裒集追憶得故述擬者若干首復依世次別類云

漢□□三稱郡國討王莽文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陵戴侯曾孫玄即皇帝位
光武大破尋邑于昆陽遂□破武關檄諭天下
使共誅莽

漢更始元年月日某官告郡國宗室父老士庶漢德休明

乎今來敢並容僭僞又專以竊倖我高廟神靈無所憑依
儻從之人遂墜塗炭皇帝陛下以近屬懿親不忍失職坐
視夷滅是用奬率宗盟纂承大統恢復漢室誅僞討賊今
月某日類于上帝遍告山川群神即皇帝位于淯水之上
逆賊王莽椒房餘孽飾詐藏僞貨賂爲姦適漢統之三絕
乘四父而輔政言方色厲豁豎深固謙遜卑讓象恭滔天
遂弒孝平皇帝抱負孺子比德周公號曰安漢其實篡逆
既受九錫因稱假攝假而不歸遂謀即真卒盜有我有漢
更建位號改易制度變置名器顛倒六合翻覆海宇弗率
弗令擾亂民物鋪張妄意獨色虛文自以爲新於是雜牽

秋大漢諸侯王剪滅劉宗俾爲齊民至于金刀錢文亦不
行用我高廟十二室遂不血食幸至于今昔其威詐逞其
暴戾窮兇極惡過於桀紂乃自以爲黃虞復出志欲盈溢
高視獨安亂臨漢家毒流諸夏禍延蠻貊四海囂然猶未
足厭今幾二十年矣故秦遺民無不歌謳思漢翊我宗室
之人哉惟我高皇帝肇造區夏伐秦救民軼于湯武孝惠
文景武宣文治幾于三代涵恩厖惠浹[illegible]于肌膚
藏于骨髓哀平短祚恩不及民豈令盜僞異姓遂盜有之
乎炎色雖替餘分閏位暴政楚羽皆爲戲漢驅除莽又萬
一方遐邇藩外咸恣痛憤豈令[illegible]新室稱號天命

于[illegible]歲呂霍上官稱叔遂皆伏其辜豈得[illegible]
代漢今漢兵已斬莽將甄阜梁丘賜取死又敗[illegible]
下昆陽宛陵郾又殺王尋王邑破莽兵百萬[illegible]
偏師入武關攻三輔矣群龍奮迅大人虎變風[illegible]
馳電[illegible]火德炎運有光燭天凡我劉氏及故臣民宜各率
先其宣雪恥誅莽襄社郊清郊廟復爵土爲侯王一如[illegible]
制如或尚爲逆黨則有常刑如律令

漢昭烈帝討吳孫權檄

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孫權令呂蒙取荊州[illegible]
關羽稱臣于吳昭[illegible]帝章武元年自率諸[illegible]代

吳移檄喻[illegible]
年月日[illegible]令其諭孫權及江東[illegible]叔部曲父老士庶先
王之[illegible]國不服則侵如賢等曰[illegible]伐知于僭竊[illegible]茂
寡王室屠害方伯黨附叛逆者哉是用興師以[illegible]入討申
明逆順肅示播告夫叛逆之[illegible]黨逆之罪大[illegible]而無黨
則爲惡者孤寡[illegible]有徒則爲惡者衆故先王[illegible]
秋必誅同惡所以[illegible]伐[illegible]而可[illegible]
服我高皇帝膺[illegible]貔貅以[illegible]羽元武皇帝[illegible]
孫皆先治賊黨之義也[illegible]家遭陽九之[illegible]
道弗昌皇綱不振致令群盜揉聚于[illegible]

器陛下以帝胄皇孫擬膺天命龍蟠幽朔𡺚屈漢南郁伸
武應運之姿奮撥亂反正之志一旅復夏百折興漢天方
佑賊用武無所頤惟孫氏有功漢室破虜則汛清河洛討
逆則盪定江東畀之孫權使誅賊操誰知托國竟匪其人
操之陷江陵權遂欲迎降陛下遣丞相亮諭旨相與拒操
遂大破操于赤壁堅甲利兵盡作灰燼江濤山木總為漢
兵機遂不敗是曹公天下始知有劉氏陛下不矜不伐推
功讓能割荊州以封權奄荊益而後漢操不敢取荊界之
丕孫子竟氏以漢我敵方為犄角一舉盪平杞漢配天不
失舊物權乃謀為僭竊肆姦宄志谿壑之無厭罪立山而

不大乃欲如熊繹之陵中國不止于夏之在西河前將軍
督荊州關羽陛下親同骨肉分則君臣有古義士之風為
漢虓虎之將報效而去操所畏敬所當無前權豈能敵分
權江表置關羽荊南身出漢中三道並進相與蹴操討賊
之規也陛下已拓定梁洋進攻關輔羽已滅振許洛攝服
河南權抵保據江東不謀進取遂怵陰謀襲殺關羽盜有
襄漢奉賊稱臣反為掣肘之仇與作輔車之勢則權復一
操漢賊不在丕而在權矣受其王爵南面稱孤忘父兄之
忠義陷臣民為逆虜偃江湖之中經營子孫之計一操未
已一操復生天下之人不復知有我漢所以必先誅權而

後圖丕今陛下舉巴益之衆連交廣之師水陸東下順流
揚麾旱飛雷邁哭羽荊楚尸權秣陵娛張討賊之威益大
復讎之義彌昏世服于我有漢乃二祖之遺民寬仁之所
撫育恩澤之所涵浸頑豈迷復醜面事賊舍衣冠禮樂而
斷髮文身以徇蠻夷之人哉且天道助順不登叛人吳楚
之王世為僭偽擯斥遠外不通中國一時跳踉卒致禽滅
故三苗逆命終于投竄夫差爭長自到幕下老劉驕恣利
刃甚肯苟不以有江湖之險安足憑恃夫權之姦虐桀猾
自視與項籍王莽子陽輩何如哉卒皆殄亡不暇則天祐
我漢爲劉之神靈未艾也今爾有衆爲權詿誤俾爲匪民

乃祖乃父世篤忠貞一時脅從尚未丕變陛下總干問罪
宜去逆效順倒戈前行共治賊黨并掃偽孽還于舊都大
者王小者侯各如賞典如欲與權併命其為蠻夷逆虜者
則有常刑如律令

漢丞相亮諭偽魏檄

安樂公建興十二年丞相亮出斜谷伐魏
至郿屯于五丈原檄喻魏丕朝告以討賊
之意

年月日丞相長史楊儀告魏將佐故漢父老士庶及曹叡
中表族屬蓋聞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堯舜與賢禹

逖與子苟無桀紂之惡勦絕其命族屬之微斷祀嗣續則
傳序統體在於一姓其或間恙僥倖必干先王之誅昔后
羿篡于有夏少康以一旅之衆起而殺羿王莽中絕我漢
世祖以十世之裔奮而誅莽殆天未厭有夏皇漢之德天
枝帝胄磐石之宗維持擁衛他姓莫得而有仁如徐偃賢
如齊桓彊如楚莊不能易姓改物況[illegible]卑賤[illegible]有
之哉是皆天下所共聞古今之大義也自[illegible]室[illegible]為人
吞并民受塗炭我高皇帝以寬易暴以仁除[illegible]艱阻
置之[illegible]受天明命開大漢為世無疆之統孝[illegible]帝繼
體守文增脩德政恭儉[illegible]不滋息遹育刑清政[illegible]開大漢

萬世無疆之德孝武皇帝[illegible]勤北討[illegible]朝鮮
西[illegible]表章六經制禮作樂開大漢萬世[illegible]疆之業先
[illegible]帝剷除袄孽子惠謳吟[illegible]復境宇懋建社稷[illegible]
[illegible]息馬論道開大漢萬世中興之功則我皇漢其[illegible]固
神州中嶽不拔之宗也曆世數十載祀數[illegible]本支蕃衍九
州四海蓋[illegible]劉氏雖桓靈失馭漢道中[illegible]專朝驕
啟王度非有桀紂自絕之惡也於天命[illegible]係于我先皇帝
暨皇帝陛下國賊曹操螟蛉假姓贅閹遺孽自其祖父騰
與左琯徐璜瀆亂朝憲父嵩馮藉[illegible]擢台鼎弱昧漢道傾
覆帝室職此之由操尤剽狡無賴清議不齒國家之材投

以偏裨穿窬闚覬遂領方州少帝反政使脩郊廟倒持太
阿放虎自衛操乃輒行劫遷重為囚執遂其梟獍之心肆
其豺狼之志據皇極而躡威柄挾天子以令諸侯秪將篡
竊為謀動以詔旨行事南征北伐抑并屠滅植根柢于山
東置巢穴于鄴下睚眦以肆狠刑戮以立威弒母后而帝
不敢詰殺皇子而帝不敢怨誅鉏豪傑剪刈人望族九江
太守[illegible]誅殺將作大匠孔融及議郎趙彥榜掠太尉楊彪
殺[illegible]脩至於荀彧許攸崔琰毛玠皆中朝茂異衣冠領
袖或位常伯或參帷幄天子之毘百寮之師少有忤拂即
加刑害毒螫若蛇虺詭祕如鬼蜮圖徼遏塞宇[illegible]益道

路自昔人臣不道貪[illegible]郤狠忍暴戾未有如操之甚者
也先皇帝孝景皇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譜宗盟則近於
屬籍為尊以仁厚之資挾英雄之氣慨然以復漢自任以
攬豪傑從吏義烈扶獎王室操尤忌惡必欲誅除託足無
所流寓漢南丞相以伊呂之志為顏孟之學才兼管仲知
若子房躬耕隴畝不應辟召先帝三顧於草廬之中奮然
而起為漢討賊連衡孫權破操赤壁挫其兇鋒折其毒[illegible]
於是不敢遂取既為漢賊又為漢臣孤媚梟伏謂天可欺
遂其姦死分香析履不及禪代生平姦偽至此盡露逆丕
嗣立公為篡竊父以趙高為桓文子以浞羿為舜禹厥然

旦若居之不疑拘執漢帝僭竊位號大統幾絶先皇帝遂
奄有荊益立漢社稷斯於攘除不幸殂落謂丞相才十倍
於丕畀以討賊之事師保陛下拓定中原於是撫百姓示
儀軌[illegible]開誠心佈公道先盡內治次乃外攘曹丕遂死逆叡
役[illegible]竭心者極侈至使公將吉官負土版築竭我
漢[illegible]以奉僞安土木丞相痛心疾首拜表出師義旗
一[illegible]五丈雖拼渭濱非不能將五諸侯摘
[illegible]入彭光付信一夏轉戰出奇以舉燕趙但以一
民莫非漢臣尺地莫非漢土衣冠右族皆漢庭公卿之子
孫畎畝細民皆漢家風俗之遺養固未忘于祖宗豈遂遺

其君父是以不忍喋血以自相殘按兵觀釁用敦文告故
夫曹氏[illegible]有尚皇帝寬仁之統也孝文皇帝恭儉之德也
孚武[illegible]盛大之業也光武皇帝中興之功也特一時僞
定[illegible]之賊耳雖據中原漢有與立威虐逼窘又有孫氏
則[illegible]不若莽之強也桓孫一再傳以僞承僞刻[illegible]
骸[illegible]骨肉勢成孤立彼[illegible]又一操耳其能久
乎與其訖於新造危亡之[illegible]同賊曷若臣事二十
六葉之大漢天子踐四百餘年之舊主乎則去就取舍之
[illegible]疑矣且昔誅滅祿產迎立代王者平勃之臣
也重遂尋邑爵食新莽者南陽之親也洞刺董卓暴尸然

冊者王允之誅也矧今漢世之危過於二京曹氏之禍甚
於莽卓豈無一義士相與誅僞討賊哉丞相肅將天威所
謂克捷宜共合勢推拉震蕩張大漢之天蕩掃僞庭之妖
孽奉迎鑾輅還于都邑遂使建興復如建武告于高廟論
功行賞在茲舉矣如律令

隋晉王廣滅陳禽陳叔寶露布

文帝開皇九年晉王廣爲元帥大舉伐陳獲陳
叔寶露布以聞

臣聞伐罪救民是謂天討禁暴誅亂乃爲義兵所以用王
材而正萬邦奄四海以大一統黃帝戰于涿鹿垂衣裳以

無爲大禹征于有苗混車書而致治不享不覲割據河山
稱帝稱王叨竊名器無與覆昏援溺爲之推亡固存紛爭
惟日以興禍亂何時而已我國家天開至聖運啓昌期建
皇極于中朝奉天王之正朔復見唐虞之盛揖遜而興乃
有高光之才指揮而定粤惟吳楚實古荊揚詩人刺爲蠻
夷春秋貶其僭僞遂孫權三分以自立暨司馬六代以相
傳統曆干戈月一易王殘并骨肉歲幾弑君血淮海之橫
波魚鮫盡赤污江湖之陳地草木皆腥莽卓并驚于門庭
曹馬喧呼于傳舍至陳叔寶尤極悖謬頸瘡猶帶夫[illegible]
狎客已行其酒令雜選女御倡和詩篇珥貂蟬者百[illegible]

綺穀者千數肆爲濆侮撫從君臣獻玉樹之新聲斷魚
之生氣係璧飾臨春之閣光耀半天沉檀構結綺之樓千
數里祠宗廟剏稱疾拜妃妾而臨軒惟倖是崇茂天弗
畏翹蔚視事於武帳妲己畫可于寳林以江總爲其姦任
孔範爲伊呂國竭荐病民不聊生疎斥忠良賊虐諫輔不
止二十罪踰過三千條衆叛親離而不知神怒人怨而不
恤聽酒言而弗悟部畫像而自如謂限南北有長江豈能
飛度比敵周際有大福皆使不還方恬負共致於靡厲乃
限南獨阻於盈文示檯意反致舜書爰乃自生罪底不
赦授臣以越致誅總統百萬師徒節制八十總管過

堅而奉承算略謀牙而昭告祇布宣實蹇之威將率熊
羆之士申湯武之仁義蕩之滔昏東西並衡首尾並
進視風濤如平坎卷江山流舳艫蔽天旌甲耀日忽
龍驤之電邁翻楊素爲江若弼出廣陵韓擒虎濟采
石甫航一葦即走萬艘而縛醉人當元日而擒醒
主正月某日若弼自北自南會于秦以取建業前
徒倒戈於朱雀後庭請於新臺自被門入宮若
弼自北被門登殿陳叔寶啼泣掩抉借然詩酒與濃香豈
意威身乃衣冠道盡落臺城之翡翠陷亭井之不
璧而降欲下石而張孔

嬪同東市上丙戌臣斬張麗華施文慶沈客卿等以謝三
吳執陳叔寶及僞王公百司擁僞赴闕下掃數十世之僞
朝盡爲王士合三百年之異域皆貫諸華剌舒爲中國之
人江漢被文王之化此皆皇帝陛下允文允武聖謨洋洋
乃聖乃神帝德蕩蕩是以諸將宣力兆民同悅師不踰時
役不再籍會三光五嶽之氣安九州四海之人矣齊
以來始復混一夏商周漢之際今乃比隆臣無任慶快之
至謹奉以聞年月日

唐太宗即皇帝位赦文

門下朕嗣守丕基承休緒宮闈之變故致遐邇之震

驚辭行大于殿告爾神人昔之壽
流致之太上皇帝糾倡義聚宗盟稱
兵天爲以請命下河東之甲抵隋于維
新剏霸上之師偽政行平於伊洛化家爲國代以寛遂
總于先王乃撫治于方夏萬姓南出予一
人守藩服執臣子之節推于父兄特之心全
始終于孝悌執意天未厭亂時弗底寧隆
啟變起蕭墻之內禍生骨肉之間力以方成一舉
而自安社稷大計須行管蔡之誅宗之
悍弗允退亦無從俯順大會兆人之上

處可無及天下之恩得四海之歡庶幾盡天下之養可大
故天下云云於戲遭家不造幸免於覆亡繼志無忝實惟
予授受施大易雷雨之澤始潤瘡痍賁春秋肆眚之誠爰
諸祇慄無稔怙終之惡遂生恍俸之心各去舊污共成新
化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太宗伐高麗班師詔

貞觀十九年上親征遼東不能成功深惜之十月
癸未發班師

制曰止戈爲武佳兵不祥叛有弗享則征殆非得已而用
叛而伐服而舍是謂德攻亡則危好則亡時乃大訓朕自

削平四海奄有多方施教化而不復言兵制禮樂而惟期
于治祇務脩文偃武庶幾保大定功裔夷高句麗遠在海
隅自謂曰影恃河伯之勢矯誣箕子之功謂隨三征而
竟亡失誰萬里而更舉敢行威靈公肆憑陵格文祖而廹
民弗庭會塗山而防風不至朕膺傳檀姑示涵容乃征璽
書命先誓禮至蓋蘇文弒君以逞以莫離支專國而驕連
結民夷侵擾遼右蕩摇我疆埸[illegible]命將致討而
弗悛致朕親行而問罪舉泰山而壓卵[illegible]敵當傾滄海
以沃焦則莫我遏奪命而浪走絶島弃城而空國無令兵
刃莫支其鋒將士咸[illegible]其勇熱茲小虜敢怒大邦不足[illegible]

[illegible]王師姑增修於德[illegible]諸軍可即日發還嗚呼兵不[illegible]
[illegible]方反德于殷宗悔[illegible]奇追輸臺漫勞于漢帝勝之不武
[illegible]以爲勸不能自克而遂非以致貪功而過舉遺大臣之
強諫蹈亡國之覆車越朕之愆式愧爾衆布告遐邇咸使
聞知

贈魏徵司空制

貞觀十七年徵薨贈司空謚曰文貞給羽葆鼓
吹陪葬昭陵

制曰古有社稷之臣力行而濟天下以道爲朕帷幄之佐
強諫而格君心之非方垂拱以仰成遽彌留而不起宜崇

優數用卹忠勲故特進侍中知門下省事兼太子太傅鄭
國公魏徵[illegible]仁義立德以坤之直方大用乾之純
粹精不二三以[illegible]爲忌貞而專主恥朕不及堯舜作佐
時之皐陶致朕必如成康爲制禮之姬旦每進藥石輙中
膏肓有政事之或遺而諫章則即至爰自言[illegible]司
施教化者四年俾風俗如三代奪去之遽天下懸遺忽廟
堂之遂空何斯人之不幸雖臨小斂忍視大殮追登平七
之司以爲下泉之賜庶幾英爽服我寵休嗚呼在亂臣則
[illegible]期乎治亡正身之一鑑誰砥于遠中流而震[illegible]波
[illegible]而失[illegible]言不[illegible]從零可特[illegible]司空[illegible]

宋璟右丞相制

玄宗開元十七年以璟爲尚書右丞相

制曰共政必圖舊人以篤儀刑之典格君尤賴莊士式資匡直之忠重德佐王則朝廷尊元老在位則社稷固乃眷耆英之宰宜升上相之崇黃門監同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廣平郡公宋璟引毅而明靜肅而勇堅如鐵石凛若氷霜不阿不撓而行以方至大至剛而養以直盡心強諫獨配魏徵之忠良正色立朝復見汲黯之風采夷險一節寅亮三朝共倚賴于秉安匪中庸之胡廣佑我先后相予冲人既撥亂以有爲以中興而自任革去神龍之弊追還貞觀之隆尊風俗而振紀綱肅與[illegible]而抑僥倖格天大略非一旦之救時經國遠圖舉[illegible]長策抗章而去成功弗位居宜正于中台復登庸于右弼燮和四海秉正百寮於戲股肱之寄久已倚毗體親之餘敢忘尊禮方詢咨於黃髮以允慰于蒼生然建大猷圖惟極治茲朕無斁將乃之休可特授右丞相云云

贈張巡楊大都督制

至德二載冬十月睢陽陷巡遠死之十二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贈巡遠等官

勑執干戈以衛社稷爲得勿殤聞鼓鞞則思將臣況於沖節挺英靈而不散凛冽氣以如生重爲褒崇庶慰精爽故御史大夫河南節度副使張巡慷慨立志爽兀效忠開誠心而待人委輕命以徇義若不以道并鐵西山胡能說隱叛將東海爲逆胡之燄懸燭光焰以燎天機吏興師倉皇討賊聲援俱發而督戰不暇以東城戰百合而氣益振凱萬計而賊乃沮料敵應變出奇無窮屹承天之下周雖中興之底柱實制賊之肩髀一孤捍遮蔽江淮全半天下走令狐而矢盡敗子奇而士危鼠雀而盡齒空壁之食而殺妾饗士援絕乃陷不復求生力竭被禽付之以死無負國而不愧得其所則爲烈嗚呼大節峻天古實罕見精忠貫日令執可侔夷祖宗之神靈乃國家之元氣有士若此賊不足平無爵以酬人何以勸巡可特贈揚州大都督其守許遠功與巡同可特贈荊州大都督其將南霽雲義烈尤著可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訪求其子孫各加官爵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主者施行

郭子儀賜號尚父制

建中元年德宗嗣位詔攝冢宰賜號尚父

制曰朕以眇德獲荷丕基諒陰之中方恭默以思道嗣服之始惟垂拱而仰成茲既太公之在朝尚何傳說之求野宜進異號以崇元勳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汾陽王郭

上儀華嶽炳靈金天傑氣純誠惟一忠勇具全沈雄而略
包河山高明而精貫日月早識兵勢嘗甲武科屬擎胡之
憑陵致中原之板蕩驛燕趙而搗巢窟復疆埸而清京都
保乂皇家殄殲逆虜功愈大而心愈小事益隆而謀益
深乃師中之丈人寔天下之大老方叔克壯佐周室之中
興孔明勤勞期漢家之恢復單騎見虜壓之以誠孫軍遂
戎勝之以義於古人則未有固當世之罕儔羽翼四朝用
舍一節存億萬衆之性命繫三十年之安危雖位中台久
疏王爵琢金石而許宥十世逮子孫而進用數人賞不酬
勞名未稱德宜俾兼于元宰仍錫號爲父師於戲富貴著

社稷之功始終乃人臣之道范蠡泛舟而去豈曰見幾子
房辟穀爲辭亦未盡善豈如今日之纏綿而無憂將之猜
嫌極其尊榮永俾稱頌敬服朕命其代予言可令攝冢宰
賜號尚父云云

贈韓愈禮部尚書制

穆宗長慶四年愈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制曰道復有統乃爲百世之師天不慭遺孰謂九原可作
梁木壞而復將安放哀未歇而廢以爲榮故吏部侍郎韓
愈執德不回以道自任幾聖未達于一間大儒兼綜于四
科傳仲尼心若顏淵曾參之親炙述孟軻志謂荀况揚雄

爲求醇明白而皆仁義之歸與衍而得性命之正完三光
五嶽之氣浩然而獨存承八代百家之微巍若而自振力
闢二氏申明六經去陳言而新斯文距邪說而立名教巍
然乎泰山北斗王璧石光浩浩乎長江大河龍翻鳳躍置
之朝廷之上而不喜斥之嶺海之外而不憂六軍無譁論
月而清鎮數萬刃注視片言而折兕鋒以有用之才明佐
王之道直道求容之上豈惟由漢以來於戲才難其然閒
生乃爾子夯而下有賞顏卒奔於文宗之逢孔明之後生
王通不與[illegible]宗之遇今亦中壽遂即大[illegible]竟無百
年致治豈能三代[illegible]進長命徽曾麻欸幽冥之中不

忘制作之意否爾尚其服予寵休可特贈禮部尚書云云

追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制

宣宗大中元年貶德裕崖州司戶卒懿宗咸通
九年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

制曰朕祗遹先烈爰念英賢每待旦以旁求嘗當饋而屢
歎於惟會昌之政實賴社稷之臣屈於不回遂乃爰于千
鈞於今爲廢道於否于九原盍焉傷心何以爲訓故太尉
以[illegible]事兼太子少保衛國公東都留守貶崖州司戶參
以[illegible]德森弘毅軼世挺特遺倫廓達而無町畦明辯而有
[illegible]求淵源問學滔滔不窮議論辭章亹亹可喜以與起斯

文自任以經濟天下自為入掌絲綸則高文大冊動觀聽出為牧伯則深謀遠略服荒遐遂踐台司獨專大柄信任之重古今所無政如昭烈之孔明又甚高宗之傳說當國一相輔政六年威令幾如元和削平藩鎮風俗頗還三代罷黜僧尼雖逢不世出之君幸得大有為之佐至先朝遽褫官而退乃權臣快私忿而行湮沉海島之中淪弃煙瘴之表兆民謗讟四海訟冤天亦欲傷厥訓能忍嗚呼豈意姦邪之黨復見于今乃令[illegible]之賢卿恨而死不為昭雪以謝衣冠宋使沉其終[illegible]可追贈太子少保衛國公依禮改葬並令施行

李克用破黃巢復京師

僖宗中和三年鴈門節度使李克用為京城東北面行營都統破黃巢遂復京師

尚書兵部臣[illegible]言[illegible]兵者王者所以行天誅德在除殘興人所以[illegible]編姦宄之構亂非芟夷蘊崇而莫寧惡不去則[illegible]信伐不張而政何以衆霜露既墜乃成亭育之功陰沴盡消方定高明之位我國家基圖華覆燾澤汪洋高祖太宗除隋亂而軼湯武高宗玄宗致昇平而肩成康植揔鴻休畀我列聖陛下誕膺明命紹復[illegible]章以承天心厲精而張治具十八葉太平天子德[illegible]好生三百年有道[illegible]仁而不殺孰謂亂生于治遂令妄庸于[illegible]逆賊黃巢[illegible]頑[illegible]資乃嘯聚會稅家以為氣包蛇虺以為心初為偷劫之謀豈有帝王之意乘征役之眾竊聚亡命以蠅與始則距躍于河南終乃翻騰于嶺外蜂蔓吳楚蟻結江淮蕩駭玩寇而不追王鐸畏懦而不戰或嬰城而固守或擁兵以觀釁遂致姦宄恣行亂略鴟張而無所忌[illegible]而莫敢誰何郡國以之丘墟京師因而覆沒謂已[illegible]乃啓異謀奸竊王鈇稱建偽號諸陵之祀可勝哀[illegible]之悲萬乘蒙塵莫雪終天之痛雖人神之共怒而禍亂則方殷揆揄血世以無厭豺狼肉人而不置臣克用

旌節遠在邊陲父子俱受國恩君臣敢忘大義不能[illegible]八衛曲突徙薪固當投袂即行焦頭爛額乃揮淚而[illegible]遂歃血以成盟揮部內以興師指天心而誓衆下兵[illegible]逆旆直陽義聲振而軍聲揚賊氣沮而士氣倍彼謂[illegible]已至[illegible]魄喪心我知龍運方興賈勇儲毅乃屯沙苑以告師期進及乾坑便禽賊將二月甚巳遂合臣重榮臣處存等兵與巢及其將王璠林言趙璋尚讓大戰梁田師直為壯大衆惟謀雷萬鼓而一抱震三川而皆沸禹遜不止[illegible]橫屍為[illegible]怒歆溲而長驅激士雨以奮[illegible]而令[illegible]頭壓陣二百萬賊衆皆斧積屍皆[illegible]僵仆不[illegible]

已奔氣尚彌游魂復聚其餘師再戰于零口邀其奔路先摧
於藍田彼猶釜中之魚乃作机上之肉四月某日進臨京
雉直繫渭橋我七戰而七禽彼一遇則一敗乘勝以奮勍
破竹以無前豕北而攻快逆鏃而孰禦越某日入自光泰
門挺身決戰先衆摧鋒呼聲動天殺氣蔽日彼則建旗擁
有欄巷而排墻我乃投刃揮戈執俘而斬賊由東內及于
西內自外殺入于子城居人擲瓦石以助威偽官裂冠裳
而請命萬騎一發百道并攻賊窘相擊人自為戰蕩其血
於塊宄溝死胥於埋丘蹂賊於望春宮庭蹴賊於昇陽殿
闥賊乃大潰崩於鉅鹿之沙彼惡敢當碎甚長平之瓦首

尾俱斷羽翼皆殘鳥駭而衝獸窮則躍叱會陽之日關文
踰時見鄧陵之星戰猶未已巢乃乘其暮夜奪命逃遁其
衆已墻壁貸息其何濟分師捕討旋授首則有期臣竊念
此宄渠禍踰往昔熾甚獎崇張角修於朱泚祿山幾傾我
皇綱敢窺吾神器蓋皇天所以由警于陛下使陛下以之
寅畏于皇天開萬世無疆之休啓一日中興之運臣今肅
清禁署洒掃神京宸極巍巍罷孫鳴而梟啸權都業業獲
虎踞以龍蟠伏念臣本裔夷生於沙漠非良平智謀之士
乃統戎行無信布爪牙之材亦承鈇鉞允光遂殄非勞何
能此皆皇帝陛下德並乾坤明侔日月蘊英圖于殺內然

大遂于區中以撥亂之才施致平之略委任不僭授受是
宜然又所以傾心諸將為之宣力日出而奉陰伏盜竊發
以何為聖作而萬國歸其一試而即巳轉弓卻馬擊黎庶
于雍熙端委垂衣躋窮荒於仁壽延我唐祚邁彼周期臣
無任躍犬之至謹差某奉露布以聞

諭鎮討朱全忠檄

哀帝天祐四年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約晉王
克用共討梁克用乃傳檄諸鎮告以討梁之意

天祐四年夏四月晉王克用致告諸鎮諸侯王及偽梁臣
僚蓋聞田橫列國之壯士恥臣漢而竟不西朝魯連緝掖

之書生聞帝秦而欲蹈東海蓋義烈著乎卑昔而死生為
之不渝昭昭在天矯矯貫日亂臣賊子所不敢肆微君弱
國頹之以存與惟皇唐奄有四海歷二十帝幾三百年雖
紀綱寖以陵夷而德澤尚為醲厚鼎未可以問其輕重曆
懸得而竊其短長故朱泚祿山雖其姦宄而隨以殄滅黃
巢尚讓張其盜竊而繼即誅夷緬惟人心灼見天意偽梁
朱全忠資尤兇內寔姦雄初以碭山之一夫亡入宄朐
之羣盜負跳踉之劇氣稱豺狡之讒兇殘遂謀京師以毒海
內知賊必敗乃謀自歸斂衣武毛以待風厮之會順目拜
非長懷蛇虺之心國家推寬大之恩致懷柔之道賜之旌

逞為脊恩之謀分以土田授祚資賊之計既蒙優渥乃
復蒸職代叛捕亡叔貳以爲己邑僞兵秣馬假義而逞巽
圖邀與台司盜封王爵闚闢日切意望彌深乃納交於朝
權叨求天寵又激怒于鄰壤締起兵端[illegible]連十萬之師并
有四鎭之地幽薊旣知賊燄之方熾慮王室之甚微質
鼎命以外交持天權而內劫全忠益自恣肆無所憚[illegible]中
潛犄角之機遂作輔車之勢力制中外威脇邇遐亂以為
宦官天子之腹心非盡去而國不我得百官天子之羽翼
非易置而權不我歸全忠乃效董卓之尤與晉陽之甲不
師因而遷沒衆與以之播遷達遥鳳翔乃把行在矢及君

屋血濺御衣兇鋒肆以無前毒尾揺而益怒侯景渡江而
指鬮梁帝倉皇晉師遷塞以成圍曹人兇懼乃披覩餉而
遏惟蘇天子併日而食後宮析骸以爨主父餓探於進獻
楚王安復得乎熊踏言之傷心痛如疾首不能成誅終入
梁亡全忠乃泣下沾襟徒行執轡奉顏而劫弒孫婿
以欺人急於擅竊之私乃定翊戴之[illegible]萬乘而不賁救
孤注以遂東殺戮諸王賊虐宰輔[illegible]名士投界濁流文
為之一空求冠為之掃地乃蹔血于禁欒而薄肉于宮
人子涕泣求生哀矜請命社稷已非唐有左右罔匪梁
[illegible]李氏之天王實朱家之日月茸行禪讓異兇詠入禮

人窺之不除兇掇藪而行肆大肆殺戮恣爲矯誣尸成济
而[illegible]兇釋羽父而討蔿氏大器旣以入手肆違遂乃應
天戕母后以示威立幼君而資篡卒移皇祚積違僞朝以
鄰省之材蹈崇高之位特已有命覬幸無人遑其梟獍之
行夫狗彘之行報于姊而自肆逞臣家而不歸污穢我
皇綱泄瀆吾神器如此不道自昔罕聞偏絕呈網罪踰九
法人神之所共怒天地之所不容惟爾多方乃祖乃父世
惟唐臣有社有人豈非唐祚可坐視而不救乃偷生而自
營不共討平有靦面目彼旣盡其東略必又肆其西封雖
欲不危其可得已今孤以汝陀之騎契丹之甲建旗麾而

出漢北擊金鼓而下河東瞰臨黃流直秣白馬背引趙魏
横約青齊東西連衡首尾並進岐王則卷三輔而直擣下
二川而旁馳蜀王則舉梁益之衆出江陵楚王則會荊襄
之師渡漢沔吳王則跨連淮海蟠亘東南屬三吳之鋒進
圍濠泗洋兩淮之銳直壓汴梁梟賊首而剖逆心祭先皇
帝掃冤究而削僞號復唐乾坤立宜告于宗周奉世祖而
歸漢其爲梁臣人比及師臨有能斬全忠首者王得其支
者公侯舉郡國降者超遷仍赦附叛逆之罪急急如律令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一

奏議

東師議

右臣經自乙卯十一月被旨北上丙辰正月見于沙陀以鄙末問以時事且令便宜條奏於是奏立國規摹治安急務各數十條佩筆束載從扞牧圉遂冤軍國機務同議執政奏章凡出師利害未嘗不反復備言及今論定植齊奏議乃為七道議十八千言愚贊知識亦已殫竭近承宣撫江淮以先務行又令有軍旅利害具文字遣使来上竊惟大軍已□□不能中止竊所論奏多□□用從驛騎而

逾遠望君門而日切汲黯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蓋激于中而有不能已焉者彼有重於此也故國家此舉所繫重其存亡安危於是乎在既不能善其始必當為全其終故不敢謹默復為東師議一篇俾權府官武清乘驛上進昇諸執政審譯聞奏議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於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以遂則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漢斡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轢諸夷奄征西海有天下十分之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

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攻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可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宋之取唐皆經營比佽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為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殆盡屠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

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綱條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為輔相起英特為將帥選賢能為任使鳩智計為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為正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擣虛以為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為乃於間歲遽為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于危是已然

一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疆弱必合圍把稍攫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惑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會河之戰我師勝下燕雲遂遣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逆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徼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

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掀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土細窮於委巷之民撞[illegible]而掩[illegible]而蔽其目如是而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以投瓦石也可不惜哉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擣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繫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薦阻迂以危途繚逕我之長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况於客主勢殊[illegible]首情實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力冒[illegible]

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灯海灌熒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兩師既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捽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蹈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大王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貢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而不從

殿下之義盡而後吾東師整頓詳審不爲躁輕飄忽然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諭以禍福使知
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併爲將帥吏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帥分部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背不知兵雖名爲[illegible]從者使沿[illegible]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illegible]之[illegible]羸弱死竟逃匿編氓部伍使閭里重臣爲之統其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

假使宋之計不行妄意之旋居寇內[illegible]制節以進既入其境[illegible]緩為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illegible]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為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illegible]以攜其心亟肆以疲多方以誤[illegible]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脈斷絶各[illegible]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不震[illegible]自起變故盡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闊越恃其嚴阻[illegible]

[illegible]自用兵以來未嘗一戰[illegible]我百戰之銳一[illegible]敗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隔絶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智者不能返而西者不能禦水陸相猜必為我乘是兵家所謂辟堅攻瑕辟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illegible]為全則先荊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illegible]荊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illegible]有荊襄有淮甸有上流皆已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掇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徼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湖湘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荊山駕淮為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于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示有成遏假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為之謀而後進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illegible]皆亘蹈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抵京[illegible]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illegible]之師費財當以重兵[illegible]揚合為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搗海

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日[illegible]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illegible]或處一軍為之節度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策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illegible]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敵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勢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徼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illegible]而為徼倖之舉乎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

脩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内無禍𦣝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嘗我疆對未嘗大敵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單倖而取勝乎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荊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卑翦以六十萬而後舉蓋衆有勿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無賴喘起之人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聞功國家盛全之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鋭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琴臨安則可也知兵力耗弊後成遷延進退不可及爲敵人所

乘悔可及乎國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衛君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也雖然猶有可憂者曰及撥取諸國覦怨凌□□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爲大□□又措置失宜無以推□□之氣服天下之心則莊□悉寡姦之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内空虚易爲操縱臣愚於以詩辭於東師反復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無人方今之勢也挽回元氣收□□次心守約實内以建皇極實惟
殿下之事臣區區瞽言妄爲干冒無任戰懼之至謹議

班師議

右臣經奉命與諸執政會議聽書記帳中所有陳説已令身壽和者斯譯奏退而復恐未盡欲更陳説疾病大作不能登山以爲今日遂當退師歸定大事故作班師議以覲緩前後陳説議曰易文言傳論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可以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之□也至于上九則能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帝遠乎五位

者而獨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爲聖人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堯舜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大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紂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雌居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堯爲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爲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乎以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漢之□文雖不逮於文武之

洛陽總下問罪辭順而遣其人復扶持之以兵開釁而還
進退以禮不隕師能以全龍德爲用是變通之賢主亦其
次也彼憑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符堅
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
曾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
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共惟
大王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
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
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
乾哉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

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
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
師也惟務進取不遑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
矣蒙哥汗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
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
于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遍告諸帥各以次還修好于
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
使諭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
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發不可
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

由黃蓮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
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
攻而攻當遷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
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
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日月冬春之交疫必大
作恐欲退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
國疵閫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
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船大艦比次而至伺隙
而動如過截于江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
門限郢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

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
豈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
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空城而去溯流而
上則入洞庭保荊襄順流而下精兵健櫓突過滸黃未易
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
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
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
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
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
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

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抵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雖然一仁上通于天又有歸志不能遂行衛然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必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赤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

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弗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爾僕何淚乎頓

大王殿下以祖宗為念以社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以發乾剛不為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奸謀待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

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

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為進以亡為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十一月二日臣經昧死上進

立政議

臣經言前歲從扞敵國至于武昌聞先皇帝上僊以為天命曆數在於

陛下至治可期於是欲有所言而遽旋旆臣經亦以負薪之憂道路留阻今年三月始達順天而

陛下應天飛龍

詔令使宋倉卒入對陛辭而出和者斯傳

聖旨令備奏當今宜行事理倚馬起草而宜新政畀仲謙和者斯等使辭奏所欲言者猶有未盡今既渡淮入宋引領北望闕瞻覲闕每為自謂有君如此可遂無言乎於是作立政議雖尸祝代庖極為僭越有所不計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

泣朽而無聞者辱身者也於天下何害有志於天下者不
貴也爲人之所不能爲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
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霆風飛日星明而江
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爲貴以爲已所當爲之職
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莫不當然天
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敝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
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
敝而委負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爲
之俱舉其群而修之鎚琢而俱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
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凡中者可以食可以載可以積而

實之可以養而飲爲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
天下得志得意滿於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
殘缺崇指趣淫放敖遊[illegible]始則樽然繼則哆然既缺而是
并其器與其餘䉶而棄之不知餒之懼至也至於神器之
主中煞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群起而爭其餘天下亂
矣人倫綱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
脈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
小爲之修完則小康大爲之修完則太平汝有志於天下
者必爲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
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

下之禍至其君而亡天下之亂至其君而治天下之亡者
至其君而存天下之未亡者至其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續
作帝應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
來嘗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
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
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
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
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
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
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烺不辱於君人之名

[illegible]於斯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
[illegible]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之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
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
何哉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
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爲英主也哉其視
壞法亂紀斁彝倫毒海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子孑以自
斃其爲懦愚者可爲憫笑也
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版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
之計其切而修完之功尚遠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之

蓋德也盡其敎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係
書制法立制而不爲旣并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
兵力所加民物繁夥大有爲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
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
爲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
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耻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
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
其實則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
穿徹海嶽之鋭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
天下莫不懾伏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移剌楚材爲相定

稅賦立造作權宜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
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
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恣爲矯誣卒使楚
材憤悒以死旣而牽連黨與倚恃締搆援進宵人畀之以
政相與割剝天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
民顒顒莫不引領望明君之出
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爲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旣而下令
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儲賦以來民瘼汚吏
濫官黜責遠逝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
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爲煩擾又益劇甚而一

治之幾又失也今
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
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緒餘土苴
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爲振澡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
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
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天下後世以爲無
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制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
取法使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
而非之痛惜而歎慨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
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

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爲正統是可以
爲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
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取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
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
制修明風俗完厚[illegible]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
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
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
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
源之治亦可也恭惟
皇帝陛下資禀仁慈天錫智勇喜衣冠崇禮[illegible]

有志於爲治而爲要將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爲存與革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吞不爲苟且一時之計者揚乾綱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戊午以來下明詔斷可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録節以文附會漢法歛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義變兩國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答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攫引比依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爲之姿擅有爲之位乘有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

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矣詩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

至詩曰知彼雨雪先集惟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辨剛以柔毅明以聰終不能以有爲盡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抑之皆墮其罟攫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温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公曰呂獻可以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况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云云

汙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摧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武郁爲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爲難而不爲毋以爲易而不足爲投幾挈會此陛下之致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責君一代號爲英主臣之願也臣草茅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以痛越迫於事幾故不辭斧鉞冒觸神威擯姦黨少郤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

中統元年八月附報入宋奏目上進

河東罪言

竊謂天所界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界與而弗之應是謂棄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敢忽

而不治非惟忽天亦所以棄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也括絲長亘數萬里尺壹所及莫不臣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允也比年以來關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東河陽爲尤甚近歲河陽三城亦在滴瀝分裂頻滯者獨河東而已夫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夷夏瞰臨中原古稱冀州天府南面以莅天下而上寔號稱天下之脊故堯舜禹三聖更帝迭王互爲都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爲至治之極降及叔世五伯迭興晉獨爲諸侯盟主百有餘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

季唐後唐石晉劉漢皆由此以立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
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冠也可使分裂傾滯梩于困
弊又居九州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制度不獨私強本幹
與親賢共享示以大公既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
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藩鎭又使諸侯分
食漢地諸道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焉尊卑相
維強弱相制與衆共有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
畫夫之畔分撥公賦使爲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爲失
也平陽一道線拔都大王又燕眞定河間道內鼓城等五
處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祇納十

戶四斤絲一戶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
賦皆使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於諸道河東土產
菜多於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
自衣被外折損價直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
道課銀獨高天下造爲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負王府也
又必使貢黃金始白銀十折再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三
十折至白銀二兩得黃金一錢自貫布至於得白銀又至
於得黃金十倍其費空筐篚之紡績盡妻女之釵釧猶未
充數榜掠械繫不勝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又
將一道細分使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爲五

七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
分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是況白貢金之外又誅
求無藝乎於是轉徙逃竄[illegible]佳樂
之風土[illegible]之人民[illegible]爲[illegible]術而人自相
食如則[illegible]道爲[illegible]辟也最也國家血戰數十
年以有此土何[illegible]右河南及河陽置河東而不
問坐視其頹運窮[illegible]不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是天畀
此中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嚮額下一明詔約束王
府罷其貢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爲之總
統併其綱維一二既令輕歛薄賦以養民力簡靜不繁以

安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以異
黜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則分裂者一類
痺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風四方而動天下
竟變天之所畀天後萬萬無窮而畀之也經本澤人旅食
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敝廬故願治之
心比之他人爲尤急天庭邈邈漫爲瞻聽太行山色黯然
凋瘁引領翹望望之而已居位操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
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故援引杜牧之例名曰罪言干冒
鈇鉞謹附使者以聞布衣陵川郝經言

便宜新政

臣經言臣昨承御書恩得
聖旨令臣條奏當今急務付執政聞奏者臣謹具新政便
宜十六事上進不勝惶恐戰越之至條例如左一大有為
以定基統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以有為而後可以無為故
舜去四凶禹有苗成王伐亞監殺管蔡而後致無為垂衣
之治刑措頌聲之美宋太祖初即位未有以服人心親征晉
因陛下新登寶位必先耀神武有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
之心於是親平三叛海内以寧今日之事不可緩輯事政
大有為之時也當大起師徒以討不庭明其逆順使天下
知朝廷因仍苟且為人所輕則叛亂一生不可卒定矣

二嚴備禦以防不虞國家以雄武自勝故歷朝疎于備禦
今日之事尤非前日當寇會軍旅嚴為之備以待不虞且
即位之初兵衛不微警也昔周康王即位當無事之時齊
侯以虎賁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先皇帝有備昔刺木無備故掩而取之至於他日無虞京
師宿衛之兵亦當留數萬況非平日之勢乎三定都邑以
示形勢今日於此建都固勝前日猶不若都燕之愈也燕
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莅天
下和林置一司分鎮禦根本北京豐靖各置一司分以為
二輔京兆南京各置一司分以為藩屏夫燕雲王者之都

一日緩急便可得萬衆雖有不虞不敢越關侵詐司而
出也形勢既定本根既固則太平可期四置省部以一紀
綱今之執政各各奏事莫相統一皆令
陛下親決雖聖明有餘亦不能處置皆當故使人得以營
惑自私省部既立名分既定大總其綱小持其要天下
事雖衆猶無事也五建監司以治諸侯諸鎮諸侯各擅兵
民可悉罷當置監司以收其權制其所為則兵民息肩
而政可立矣六誅兇渠以示勸懲從來亂政害民之人須
誅其尤者不然則懼死逃去必為國生事七親諸王以庇
本根諸王既共推戴當加之以恩而勸之以義使等恭過

於前日則可八行寬政以結人心從來宿弊可為盪滌至
於今歲絲線包銀宜分數減免一切逋負皆蠲除之九赦
罪戾以去舊汙自來新君即位必赦天下且今西北疑阻
人情反側諸路打算重為紛擾宜行大赦并罷打算以慰
安元元十罷冗官以寬民力諸州縣管民官員數可為限
定小處可合并如樂人打捕鷹房諸科目名色官吏皆合
罷歸分付管民官諸色匠人頭目尤多有管三五戶者亦
稱總管帶金牌皆合罷去只一路立一頭目總領造作天
下百姓及匠人只養官吏亦不能也此最為急務如罷去
此等好家門戶計補添軍民氣力為益甚大十一總錢穀

以濟國用天下差發宜課交鈔諸色類可置一大司分以總之兵入諸路手不令買撲則所得皆可為國家用罷冗路宜罷諸鈔官冗員罷常平倉雖曰常平倉實未嘗有益於民但養冗濫用官吏數千百人十二減吏員以寬良民諸路及州縣吏員不限數目把持官府結為黨與苦剋良民從橫為害合明降一詔旨大小州縣限員數必令保舉尤汙暴者重罪而黜之十三堅凝果斷以成中興王者初政莫不銳意往往不能自堅鮮克有終必凝天衷奮乾剛群議不能移斷然必行而莫之沮故能保大定功漢元帝以優游不斷卒亡漢祚唐憲宗以果斷破蔡中興此其效也十四擴充誠明以絕猜阻大逆詐僞不信聖人所識推誠待物王者之明也一切小數以干聖聽者皆宜罷絕十五明賞罰以定功過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善治天下無他職事只分別君子小人定其功過而賞罰之此其職也十六定儲貳以塞亂階國家數朝代立之際皆仰推戴故近世以來幾致于亂不早定儲貳之失也若儲貳早定上下無所覬覦則一日莫敢爭者且使朝夕視膳或出而撫軍守而監國練達政事此處事也庚申年四月十七日臣經上進

備禦奏目

臣經言臣初離闕廷未知朝廷用兵次第雖條奏新政不敢遽言但舉備預大略一條而已今關西北阻命朝廷處置自遼東至于豐靖以及河西其關隘備禦必無缺綻未知西域回鶻諸國及土波大理繞出西南嘗為備禦否其土地廣遠兵力豪勁且其酋長多變詐擢乘虛作變與西北連衡過截旭烈大王在所議聚轉相營惑使有反顧之憂又西蜀兩川新集或為搖蕩便有意外之變宜遣一大官知兵者選集回鶻諸國土波大理一帶軍馬於好水草險要處設營與關西宣撫司肱髀相應是斷西北右臂且張聲勢以接應旭烈大王軍馬則國勢日張西北日沮諸國不敢覬覦兩川得以倚重如不為備或有透漏則數千騎可以突出關西河南與結草之寇中原震動矣臣又切見江上退師以來宋人頗有輕中國之心蓋彼瘡痍未完不敢窺伺然國家不可不為之備四川河南京東山東當置四總帥西川自成都至興元接上均州置一帥河南自唐鄧至陳潁置一帥京東自睢亳至宿泗置一帥山東自邳徐沂海并東北海口置一帥於陝西河南酌中處置一大行臺總統東西以壯國家藩垣便使宋人請和邊備亦當如此臣愚微爝火之見不敢自蔽且即入宋不勝戀闕故又及此伏取聖裁中統元年六月七日上

進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二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三

碑文

唐帝廟碑

道本乎皇成乎帝降乎王終乎霸曆數之運冒帝王之統紀在焉孔子贊易自伏羲至堯而止黄帝以下又謂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言生民之道至堯而後大備始並乾坤而爲三則堯爲皇之終及其定書斷自堯典高辛以上不論則堯爲帝之首於是帝道上兼皇帝下冠王霸獨出乎衆而其仁如天也故揚雄謂法始乎宓犧而成乎堯匪宓匪堯禮義哨哨蓋三皇以來少昊顓

頊非不神聖而堯之在位相舜者二十有八載以聖相聖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治曆象以成天平水土以成地敎人倫以成人賞均刑法以成典去凶舉善以成政然後以天下授舜以德爲位公天下之端自是始而命之以中傳其心法以道爲統立民之極亦自是始故爲帝者之宗一降而王又一降而霸而後德衰故德莫盛於帝帝莫盛於堯宜乎配天而食也自三代以來載在祀典世封其後以崇明祀後世帝王其德弗逮於王有愧於霸而兼皇帝之號往往崇飾淫昏以爲大祀而帝之祀闕然不舉漢氏自以爲帝堯之苗裔而廟不及焉則亦忘其祖矣唐高祖以內

禪法堯號爲神堯雅其代曰唐而亦未嘗享于帝立廟乃
推臯陶老子爲帝〻以本所出則亦虛其號矣於是陶唐之
祀忽諸德之不建亟神之王矣近世惟平陽故帝都有廟
祥焉中山之永平帝之所生故有廟焉而今則弗及按地
志伊祈山堯母所居葬于慶都曰慶都陵又曰望都山一
曰雪〻都山又曰望都堯母之名也故以名山今中山之永
平之西水出伊祁口越蒲陰爲祁水而州曰祁永平之南
有故城曰堯城故有廟有碑言堯生于此永平之東有縣
曰慶都而無山永平之西有縣曰唐有碑言堯初封唐縣
其故國也有水出于常山之西北曰唐水東合于祁水以

是役〻盖堯生于此始受封焉其母殂落葬之于此及其
爲帝則都平陽國家不以爲命祀帝王不躬親於本國人
與居人不忘其德曆數千百年獨能指示其遺跡而享之
則其德在人之深者可見也永平故中山屬縣人原氏𢇇
爲州曰完今隸順天道歲甲辰監州事蕭侯顯以堯城之
廟久廢乃令進士董仲方規故基復爲立廟并督其役期
年廟成侯率州文武父其故老落而享之經侯之門下士
也請碑其事故援 唐張謂虞帝廟例題曰唐帝廟而不
名且贊德帝而爲之師庶幾居人識虞哉之遺音知爲陶
唐氏之名焉其詩曰伊祈蒼蒼唐水湯湯神母之邦是[illegible]

生陶唐曰帝之鄉帝德是昌𡘜于有皇唐哉皇哉帝道光
哉乃聖乃神於戯前王其能忘哉載其來茲載築土階孝
酒[illegible]祭帝哉享于有誠曰蹩晉哉曰雨曰暘帝德惟
寧[illegible]柏直無方哉

廉將軍廟碑

將軍名頗趙之良將也當秦人虎吞諸侯趙獨拵山東扞
韓魏蔽燕齊故秦特忌趙屢加兵邯鄲欲斷山東根柢趙
用將軍及上大夫藺相如秦人畏焉趙重而山東安一旦被
讒秦殺趙括坑降卒四十萬秦遂歷趙韓魏燕齊皆事秦
將軍乃去趙卒于楚今順天之清苑趙之北邊也西北隔

十里而近鎮水泛出別爲流滄有石梁焉謂之廉梁梁之
北有窮在汭之曲初河南古經自蒲適保往來其間見其
遺趾沒于荊棘以爲荒祠略而不問一日忽爲新廟蕭侯
聞道因詢之其人曰趙將廉頗葬于此古有廟焉廟之北
有墓存焉郡以姓名廟以爵稱也初將軍以讒去趙適
魏趙遣使召之故爲健啖以示可用復廢于讒楚人知趙
不用迎以爲將戰不勝將軍思用將人落莫而卒今墓于
是豈將軍終不忘趙燕人歸之而葬于是耶豈將軍與趙
者是雄北邊有功于民而將軍獨沒于異域邊人思之爲
塵墓而廟祀于是耶然將軍以一人爲趙之安危在趙而

秦卯去趙而秦舉捐止一將亦豪傑之士仲遷之侍也覩
其勇於爲義折節以下相如負荊詣門而謝罪烈烈風度
不古不渝宜其英靈在天死而爲神廟而世祀也廟之之
成本于權師府事張侯終之者其鄉並居民也乃書其事
俾刻諸石作楚歌以刺讒告諸神云
黃榆落兮刀蒲霜朝中山兮暮光狼甲萬騎兮血染裳一
夕絕漢兮禽胡之王趙有人兮主父爲不亡將軍虎步兮
國無與疆秦人閉關兮弗敢望高壘堅壁以作氣兮期一
鼓而奮以驕老寇而壯吾兮中讒之良孰知君之信讒兮
括爲將胡而貞可傷士卒何辜兮坑死于降趙豈能國兮

折棟不壞梁從譖人兮尚畀禽而荓張猶爲頓米肉而示
可用兮冀其君之不忘竟不召而去兮卷甲免胄而彷徨
客死而莫之歸兮孰爲墓于廉之梁魏兮來歸兮將軍之
故鄉御李光兮靈於香對糯酹兮傾醅擊鼓相如之瑟兮
歌慨慷耶鄲無人兮蕭蕭荒郭闕野馬兮祇何方

漢義勇武安王廟

高光以仁義得天下而桓靈失之一時豪傑莫不欲代漢
受命比迹高光而祇事於詐力智計土地甲兵獨昭烈帝
始終守一仁武安王始終守一義盡心於復漢無心於代
漢漢統卒歸之袁氏徒爲僭竊曹氏徒爲篡竊孫氏徒爲
偏霸竟不能以有漢初王及車騎將軍飛與昭烈爲友約
爲兄弟死生一之及昭烈取益州留王鎮荊州獨當一面
犄角燮操昭烈進取漢中王威鎮許洛幾復漢矣不幸而
操權合謀以圖王王死而曹氏篡昭烈與飛出師伐權以
誅讎飛死而帝崩始則王與飛以死事昭烈終則昭烈與
飛以死報王嗚呼仁之至義之盡也王諱羽字雲長姓關
氏解梁人起義於涿郡戰爭於徐兗奔走於吳豫立功於
江淮而投於荊楚其英靈義烈過天下故在所廟祀福善
禍惡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趙荊楚爲尤篤郡國
州縣鄉邑閭井皆有廟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

日則大爲祈賽整仗盛儀旌甲旗鼓長刀赤驥儼如王生
千載之下景仰欽慕而猶若是況漢季之遺民乎天假之
年誅操復漢有餘地矣吝僞魏工寔繁有徒嗚呼哀哉順
天當燕趙之衝而府中之廟二皆庳俯墊偪不稱王之威
靈歲丁酉權帥府事張德於鷄水南湖之右創爲新廟耽
耽奕奕神居巍然初爲廟貌並昭烈皇帝車騎將軍及王
爲三萬戶張公來享于廟退謂德曰廟無二主尊無二上
君臣同祀而王侍側如昔享覲不專非制也遂議別爲昭
烈皇帝廟而王始正南面之位焉己酉秋大享禮畢請碑
其事故推本君臣之義以詔不朽仍作詩以侑神其詩曰

滂沛[illegible]生英雄主自涿坂來山東結交四海[illegible]兄弟[illegible]
南壯士忽相逢義氣許與關心胷横義丈即沛豐破屋
半夜噴長虹指天誓日除奸兇萬折不易以死從飈如两
虎夾一龍風雷盪天漢炎紅誰知京都遽蕪空盡爲曹氏
妖狐蹤忽爾殲當天窮躍馬斬將萬衆中侯印賜金還
自封横刀拜書去曹公千古凜凜國士風跨有荊益事戰
攻直指許洛期一戎操如喘鼠謀避鋒摧如鷙梟示衆恭
[illegible]勝稱龍老有呂蒙遂令[illegible]帝[illegible]克終飛死帝崩永安宮三
[illegible]大義烈同惟王神感地天通血食廟祀仍軍容操骨
[illegible]土爵陞操鬼不食王禮崇作詩頌王興義功碩如東

賀孔融

四賢祠碑

四賢者何燕賢臣郭隗樂毅鄒衍劇辛也辛亥之秋過督
亢至易水校文酌酒弔太子丹閱水汭有祠國士劉公所
塑技極精巧不知爲何神遂往觀之四象皆南面列坐一
王者拱其側衣冠極古殆皆周制問諸守祠丈人言祠故
有榜曰四賢不知爲何代之賢契丹時有題曰樂將軍者
亦不知孰爲樂將軍也其乃大悟其列坐曰郭隗樂毅劇
辛鄒衍拱而侍其側者燕昭王也因爲叙其事曰按北燕
周文王子召公奭所封至王噲效舜禹事推國于其相子
之燕遂大亂齊人伐燕入其國都遷其重器虜其民人燕
亡其國齊師退國人立故太子平是爲昭王王思得賢臣
以雪國耻乃築宮師事郭隗以招徠四方賢士於是樂毅
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遂以樂毅爲上將軍并
將秦趙韓魏之師以伐齊下齊七十餘城入臨淄踄大呂
反故鼎徙汶篁祀桓公管仲示之以禮不拔莒即墨示之
以義燕幾於霸當是之時儀秦方以簧吻傾覆拚吳方以
詐力爭奪孰知春秋復讎之義以仁義爲王者之師哉西
燕天下莫弱也齊天下莫强也孰知大仁義之兵能以弱
勝强哉狗孟軻告宣王于前樂毅佐昭王于後天下始知

仁義之無敵燕有國以來七百餘年與世服事于齊晉今
乃一戰勝齊而以秦晉爲屬遂雄七諸侯又知用賢之功
有如是者易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
無不利昭王有焉其後樂毅父子大顯於燕趙俱爲封君
郭隗之事不復見劇辛事業亞於樂毅鄒衍又能著書以
明律呂之本及終始五德之運漢以來大行于世嗚呼以
昭王之禮賢四賢之不負昭王君臣之義師表百世世祀
于燕宜哉遂作思賢之詩以遺易州守郭公俾刻諸石仍
大書四賢字俾牓諸楣以識之其詩曰
督亢之陂易水之漘嶨乎樹古昔賢何許有祠遹遹蘿闕

香餌廟貌藹然相見燕昭臣乃嚮明君猶北面欽
覺惟一戰仁義之師幾及三王世言管樂於仲有光
九九兮何足數不用如畢用之如虎奚北多爲材皆日
世無燕王斷鞭不前人有黃金鑄飾子女士皆餓死可惜
黃土燕國兮遼在一臺宜乎諸賢莫遠具來爲告邦人
勿以此祀燕幾永世毀金貴士爰想燕冊乃用荊卿不待
□□遂傾燕城君臣道合千古是仰師臣者王視此遺像

羑里周文王廟碑銘

相之南屬邑曰湯陰去湯陰五十里而遠故殷紂畿內地
也湯陰之北道右有古城圮復之餘猶峻絕屹然以其臨

小而迴故土實䆠六尺雉與堞平乃紂拘文王羑里之庫也
前有文王廟祗存數楹一碑斷碎不可讀然過者望望必
披荊棘拜謁咨嗟而去莫不咒紂之兇閔聖之厄於是屬
諸相臺總管蕭侯使新其廟以勵斯民善善惡惡之心重
爲序其事曰昔有殷既錯天命受惠毒逆戾殺九侯醢鄂
侯西伯聞而竊嘆恐而拘之羑里西北乃推天命畫卦觀
象繫辭設戒恭畏警省益篤臣節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受
始歸之於是天下不直受而共起亡殷嗚呼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而不貳七年拘繫畏辠自責而不校以憂
患作易及身脩德而不怠此文王之所以聖也或謂文王
在羑里使閎夭泰顛等以瑰怪寶而獲免及受命稱王者
皆妄說也若然則與於天下有甚於得失非所以爲聖也
韓文王作拘幽操謂爲小臣罪兮天王聖明可謂知聖
人之心矣銘曰
羑里狼土兮至今雖荒遺以彰聖德兮臨天下之歸易之
多戒辭兮垂世之衰而無已之道不入于耳殷兮吁嗟乎
羑里之祠兮經舊邦其命維新顧其可不新兮

齊太公廟碑

齊有兩太公姜姓四嶽之後國于呂遂以國氏太公其後
也嘗放帝乙及紂重熙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釣于渭濱

以俟天下之清西伯畋而遇之載與俱歸使佐理其國時
年已八十矣武王即位尊爲尚父而師事之稱師尚父遂
并將八百諸侯之師誅紂救民周有天下遂爲太師而封
之齊五侯九伯得專征伐而在周召之右及薨葬于周子
丁公伋嗣後相成康五世皆葬于周齊以其始受封之君
稱爲太公廟爲始祖而世祀之至桓公爲五霸首尊周帖
楚王室賴以復存是爲姜齊之太公當陳完之亂公子
完奔齊其後爲田氏又以國氏稱陳至田常專齊周安王
命常之孫和爲諸侯滅姜齊而代之及卒亦稱太公至威
王僭號稱王後爲秦所滅是爲田齊之太公齊人以姜齊

有大功於天下故不祀太公和而特祀周太師太公由漢迄唐廟享乎故齊都臨淄以故姜齊祖廟而不絶唐開元間又特立太公廟于京師以名將留侯等十人爲十哲配享其後又進爵爲武成王號爲武廟禮秩與孔子廟同宋金以來遂爲大典金亡而臨淄之廟廢今大行臺李公總統山東淮南道開府于益都東海西河穆陵無遠四履盡在統內遂於臨淄復立姜齊太公廟請碑其事爲之論次云夫太公聖人也其相武王伐紂救民亦一伊尹也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特言其功烈之美而不言其所以聖至武王既受命進丹書誡

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亡乃見其所以聖者其旨舉於緝熙敬止敬之敬之天惟顯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等共爲周家心傳家法以受天命而惟王統同夫堯舜之允執厥中惟精惟一競業之道聖之事也故孟子謂若文王則聞而知之太公則見而知之知之者何知堯舜禹湯所傳之道也知堯舜禹湯所傳之道而爲文武師臣非聖而何後世兵家者流乃以六韜書爲太公作皆陰謀狙詐功利之說謂以是佐周取殷而埒於孫吳嗚呼豈知太公者哉後世又推爲武臣之首而與起翦並以一將待聖人則又誣太公甚矣武臣之說公有所不受也故不書繫之詩載揚公之所以聖以侑神云

亂風乎大哉齊之風乎表東海者其太公乎顯與西上而來乎不顯惟德祗稱其功乎敬勝乎怠神道之充乎心存不忘堯舜之中乎乃武乃文聖德之同乎於乎不能忘三代之隆乎

涿郡漢昭烈皇帝廟碑

王統繫乎天命天命繫乎人心人心之去就即天命之絶續統體存亡於是乎在觀漢氏之三起三滅民到于今稱之廟食血祀于興王之地越千歲而不忘者可見也夫有仁民之誠心上通于天而下固結于民雖欲舍之而去天

與民弗舍焉不篤于仁不誠其心一以暴戾詭僞驅民而力爭之自以其民爲己有而民視之爲己讐縱一時或得則必失之昔秦之暴甚矣高帝寬仁愛人聖度豁如而得人心留侯自留從之以爲天受義帝諸將推爲長者使之入關除殘約法秦父老爭持牛酒惟恐不王雖遷楚王漢天與民弗舍卒一天下受天命襲秦三代之統莽之爲甚矣光武仁厚英明推赤心置人腹中而得人心鄧禹仗策而求見耿弇倡義而來歸馬援以爲帝王自有眞遂留而不去雖避更始留河朔天與民弗舍卒復漢祚而大一統操之暴則如秦而其僞則甚於莽復有項籍韓彭之智力

盖有漢祚陸昇之丕僵然自以為無漢矣昭烈以遐冑遺
孫有大志尚義烈與人誠盡堅忍自强一時推為英雄尤
得人心關羽張飛熊虎之將恩同骨肉諸葛孔明伊呂之
佐而為之用雖逼于操忌于權奔走於二袁身無所歸而
所在民輒歸之尤篤於君臣之義顚沛之際信義愈明桓
境以復關羽之讐身死而無憾遺命孔明謂孺子不可輔
則自取至於不負劉荊州哭墓而去當陽長坂不忍棄民
勸於座龐衷劉璋以為當與操如水火及其屬纊自謂德薄
皆古之賢王所難能高光之所無有故曹氏雖據中夏然
為僭僞天命王統卒在昭烈嗚呼高帝光武昭烈三君傳

一誠心歸之於仁作漢命脈以為統體維繫中國始則造漢
中則復漢終則存漢幾五百年涵浸深浹固結民心至今
不忘在所廟祀秦楚莽操之後卒皆無聞仁與暴誠與僞
之徵昭昭矣沛豐邑之高帝南陽之光武涿郡之昭烈皆
為帝里故其廟祀尤甚涿故燕國也古多豪傑之士歌謠
慷慨借交報仇遺風尚存每言曹魏簒漢之事莫不歔欷
流涕想見昭烈君臣之父子際仁厚灑落藹然三代之風
故其祠下拜謁而致奠者朝夕不絕其歲時祀事人人香走
集不遠千里指示樓桑故居彷徨不忍去故其神靈赫奕
又有盛於豐南陽焉廟在涿郡南十里而近自隋唐五季

遼金以來皆即故居代為增葺其正殿當中山靖王之後
昭烈之諸父祖墳園其神室則昭烈像設袞冕南向其佐
命將相則列于兩廡左則諸葛亮龐統法正許靖右則關
羽張飛趙雲馬超位序崇嚴有法制焉廟又有碑金翰林
應奉王庭筠詞推明昭烈之志論義文采近世所無然猶
題為先主名號有未正焉按春秋左氏傳稱先主者大夫
稱其先大夫之辭生則稱主沒則稱先主非帝王之號也
魏晉以計以昭烈父子為僭僞故稱蜀不稱漢以昭烈為
先主至樂為後王至陳壽作國志即以漢統與魏使昭烈
父子與劉璋共為蜀志其後著書者皆以魏為正統惟

宋[illegible]為光更蜀為漢初曰漢中王即位曰漢主崩則曰漢
主祖追稱則曰漢昭烈帝而亦不以正統歸之至建安末
季始奪黃初之統以章武繼漢漢亡始為魏夫高帝以寬
仁得人心開漢統光武以謹厚得人心後漢統昭烈以信
義得人心存漢統故魏簒漢以始昭烈以為天下不可遂
無漢傳序在已故即漢中王位及魏遂代漢廢漢帝而幽
之乃即皇帝位于武儋之南正名定分聲罪致討及崩而
畀之孔明使復漢卒事其中興功烈雖不逮光武其出師
誅讐冀承高帝之志揭示漢家神靈震疊姦僞若天假之
年必恢定中原如建武之際矣且與光武皆漢子孫豈容

神器之他歸而獨不與其統稱大夫之稱乎或者又以爲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此又從而爲之辭者也後世之致疑未若孔明之傳信初昭烈見孔明即曰今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即以復漢自任孔明即曰將軍旣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天下又曰覇業可成漢室可興爲帝冑使興漢室當是之時莫不以昭烈爲漢帝曹氏爲漢賊豈至於後世而欲以一己之私叉之哉故爲推本漢氏家法心傳統體冠在正其名號曰漢昭烈皇帝隳其殘而碑諸廟在歌義烈系之以詩詞曰

高祖造漢拯民塗炭世祖戡難民適思漢兩都二祖垂四百年昭烈之興死灰復燃難於二祖有[illegible]不沮蒼皇奔走羇縻一旅豈弟仁厚民心是歸必得國士乃可有爲旣扶熊虎復起卧龍電掃漢南雷震江東賊操[illegible]吳據有滌盪遂取漢中興王立國高皇之起始實在此拓定中原貽于孫子漢賊不並顧豈偏安丕豈其敵誅讐弗難天下不假年僨輿崩殂不能致討還于舊都須命孔明伊周之事不私其子天下大計瑯琊指言勗以爲善三代君臣乃今復見宗臣流涕效死出師游魂佷鬼折敗不救噫嘻逆照有允劉天旣絕之統復一再傳三君一仁三起三蹶廟食帝里至今不絕燕山之陽涿水湯湯篤生異人復一高光杜鵑不來桑猶在寢刻詩廟門萬世是諗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碑

以天下自任佐王而行道濟時伊尹也以天下自任無王而不能行道濟時孟軻也以天下自任佐王行道不能盡濟斯民不盡其用諸葛孔明也伊尹之佐王而行道孟軻之無王而道不行皆判一定無復於憾至於孔明以王佐全才立政於區區僻蜀不能釐理天下完漢故物制禮作樂比隆三代以節制之師極乎疵閭禽孟獲戡王雙斃張郃不能汛掃中原討魏燕吳翦操虜懿方雜耕固圉歎信

明義扶漢天禁信九伐之法而遽隕星嘔血與道而不與命與之才而不盡其用是以有志之士莫不痛哭流涕而致惜焉嗚呼唐虞三代之盛孔子歎其才難而僅稱九人至孟子則又獨與伊尹一人爲聖之任何哉蓋士不能自重則不能任重不能輕天下則不能有天下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不以道義繫馬千駟祿之天下不顧三聘而起遂任天下之重一夫不獲若撻于市放夏桀廢太甲一以天下爲討己獨任其責故爲聖之任也孟子爲稱道則亦己之志也當其時中國無王有王者起則必爲伊尹之事行道以救天下故每自謂天未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

天下舍我其誰若齊能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
安以齊王猶反手也又謂萬鍾於我何加焉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乃爲大丈夫則亦伊尹之倫也
故伊尹而下以天下自任者孟子一人漢室傾頹羣雄競
起天下之士莫不徼倖功利反復於智數作力汲汲以爭
天下獨孔明高臥南陽抱膝長吟視天下不足爲躬耕隴
畝若將終身焉則亦伊尹耕莘之志也及昭烈三往知其
仁誠敬讓可以有爲遂起而委質焉則亦伊尹幡然而改
也既從昭烈慨然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及永安顧命則曰
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繼之以死則亦伊尹佐太甲

之事也至於內治既修則以外攘以圖報効臨發上疏精
忠懇盡藹然三代君臣復見伊訓太甲之書其將兵薄伐
出入巖阻一以節制不爲流戰申明賞罰開布公道不規
近利恢張遠圖秦漢而下復見王者之師其駐兵五丈原
懿終不敢出則已定勝至其臨沒懿按視營壘亦歎服以
爲天下奇才則孟子以來以天下自任者又祇一人耳論
者乃以爲自比管樂管蕭亞匹將略非所長又謂不當復
漢不可以詐力雜仁義去中原入巴蜀非其地當如陳平
用金間魏君臣或者又以魏爲正統而書伐罪之師爲入
寇嗟乎孔明其可若是班乎乃以是哥孔明而又以是責

之乎豈真知孔明者哉初昭烈即漢中王位以孔明爲軍
師將軍及繼漢即帝位遂以爲丞相安樂公即位封武鄉
侯領益州牧及薨謚曰忠武魏晉以來號以昭烈爲蜀先
主乃書孔明爲蜀相至於杜甫題別題評號稱特當亦仍
蜀相之名今既正昭烈之號而碑之涿郡樓桑之廟復忠
孔明位號曰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則君臣始終皆得其正
推本論著碑之配享之廟庭作歌以寄其志云
季末汨乎功利兮咸趹蹶以馳騖獨無益於邑兮剛并其
民而業之士氣日卑兮任天下之重者其誰莫不欲臣其
臣而莫予違兮孰能以臣而爲師莫不患夫而欲得其君

懷而弗違兮而其妾婦之爲治弗違乎古昔兮皆苟且而
說隨漢室傾乎板蕩兮溥海嵫而日蹙陷危亡姦雄僞魁群
起兮鬬爲力爭而竊據或豺狼以肆毒兮或狐兎而竄狀
不以爲羞而竊恭兮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獨之人高卧
而不起兮若太山之四維雖不足以有爲兮胡膝膝以自
駒王室乃有趨赴兮適無所必而民莫知歸三往乃見而
從之以奉兮沛然龍起而來之以飛以復漢自任兮咄嗟
中之貴君臣之契凝浹兮洽浹撥亂而興家顧命而託國
與予兮沸旋而以死繼之伏戰而討賊兮濯耕按堵而軍
無私反正而扶僞兮遷舊都而有期歲然壓之任兮將越

受祚匪伊天不假年兮忽隕星而反旗志士莫不痛惜兮至今以爲悲嗚呼噫嘻使侯不死兮禮樂其可與三代其庶幾兮不俟之知兮侯其可幾有格天之才兮以造命有佐王之略兮以濟衆有不可奪之節兮以輔政有不可窮之智兮以應變有必信而不可屈之義兮以誅佞而匡時成敗利鈍畀之天兮一不動于中而死生以之遂世而磊磊軒天地兮其道淳曜而無疵俾萬年之敬仰兮視此麗牲之碑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三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四

碑文

漢高士管幼安碑

東漢中興二百有餘年處士之盛卓冠前古其整領清議激揚頹波振起末俗以衛宗社固自有力而其疾惡侵禁激怒召亂陰鬱賊虐殘翦㵼與宦豎相軋而卒成黨錮挎國共償亦皆自夫處士獨建武之初會稽嚴子陵抗志絶俗遠引長往不爲漢之三公激成一代風節建安之末北海管幼安離群高蹈肥遯居貞不爲魏之三公以全一代名義得處士之道者惟兹二人然而君子當出而處則

失義當處而出則違道子陵之不事莽得其處矣有君如光武而亦不事嘗見而飛乃潛以遯高則高矣於義未盡也幼安生於桓靈之際出於黨錮之餘董呂袁曹鬬起亡漢而社稷卒爲操有欺孤遺殺母后賊義士動以詔旨行事而終身不受禪代則其姦有甚於莽其共爲篡竊委質而臣事者皆患夫無恥不顧名節之人當是之特處而不出可也不受其三公可也故東漢處士雖盛節高而道全者惟先生一人焉先生名寧姓管氏避亂適海外公孫氏亦僭擬王者又偏方一操故和順道德玩味經術格之以誠卒免於禍魏既篡以太尉徵不就正始二年卒天下莫

不高之迄今千有餘歲邦人慕其德化代爲祠宇歲時致
享禮爲先師乃叙其事書爲漢高士作詩以歌詠遺風俾
刻之石云其詩曰漢鼎破碎天地閉處士一綱無嘿頽妖
孽垂涎猛虎噬失身使爲賊睥睨噎唱不敢伸大義少見
圭芒卽賈忌文舉德祖競棄市荀令忿皇亦自斃中原殆
無置足地惟有海外可避世先生振纓從此逝箕子之貞
固當繼遠害全身最得計醫巫閭高有餘翠鴨綠江深
海際濯足歸來儼和氣紗帽無塵風滿袂東夷尚仁心悅
易土俗厚敦篤無僞遷善從化日純粹華歆見金節自發
破壁殺后弁漢帝當時割席絕交契更著三公重相識回

視諸人等兒戲滿朝不識司馬懿吾敢與人家國事從容
九遷還四至禮樂詩書是吾志孤蹤遙遙謝權勢蟠屈龍
潛富未濟民未忘德猶世祀遼海千年漢高士

漢義士田疇碑

燕趙控帶朔漠土風雄質其服義尚氣借交報仇奮不顧
死振古以然當漢之季得義士一人曰田疇方董卓廢立
豪傑並起莫不欲盜漢以爲己有獨賢宗子虞牧幽州不
愛山東尊號並清國恥而天子蒙塵君臣道絕乃令疇奉
章奔問官守比歸而虞爲公孫瓚所殺疇乃哭墓而去糾
合宗黨掃地而盟期於誅瓚無何瓚爲袁紹所滅而紹亦
肆不軌王陰懷異志專爲曹操所并遂謀篡代於是袁曹
爭爲一瓚故躬耕不出民夷義之漸成都邑以烏桓屢殺
鄉州冠盖故假操以討蹋頓操欲以五百戶封爲亭侯辭
不受終身不仕魏世而卒嗟乎高哉古之義士無以尚已
昔謂豫讓荆軻亦燕趙之豪其感慨許與固有烈士之風
然中懷譎計并命于數寸匕首不免爲一刺客如疇之卓
犖數千里間關寇敵不隕君命以未反報臣主在誰竟不
拜官斥貴去爵而責不敢害歸於無終撫和民夷約法立
制其志不止誅瓚欲建燕趙義士并討袁曹與復漢室
不幸而遂爲操有故終不臣操仕魏其義烈矯矯非豫讓

諸人所能及也嗚呼漢室傾頹大臣倚恃惟劉公虞以幽
州死漢昭烈及關羽張飛起義於涿郡以復漢室陵遷
海田疇邑無終終身不仕魏以存漢志節高天下忠義動
千古者惟茲六人皆自夫燕趙古今所稱殆不誣矣宜其
沒而爲神各食其土也歲戊午經及易州總管何侯世榮
越易京登黃金臺撫臨督亢慷慨懷古因論燕趙義士以
疇爲首侯謂君欲誅公孫瓚而未卒志此瓚死所也君之
靈豈不烈烈于是乎吾欲祠而祭之以表君義可乎經曰
可哉遂祠于易水之上經爲碑其事題曰漢義士作歌以
明君之志云歌曰

君在難兮時多艱士有志兮奉無難躍馬去兮踰關山明
月皎皎兮照刀環奉章遑遑兮入長安見天子兮覲天顏
未報命兮不受官臣節建兮壯士還主君死逆兮血未乾
苦淚徹泉兮骨已寒糾宗盟兮殲兇殘倒渤海兮摧燕山
誰知復有數賊兮璜已死而操尤姦天下已無漢兮吾何
以立於世間復何面目以見燕趙之士兮當蹈海而尸汪
瀾彼荊卿兮尚不負於燕丹吾寧負劉幽州兮倪昔以事
曹瞞死為漢士兮躬耕以盤桓嗚呼君之義烈兮高瀞乎
雲之端應與傅說兮踏箕尾而凌高寒永為燕之神靈兮
俾萬世其仰觀酒滿樽兮殽滿盤挹靈氣兮佩幽蘭我欲

從君兮不可攀魂兮來歸兮天漠漠吁嗟不可得兮摧心
肝

殷烈祖廟碑

大河之陽有廟曰湯王絕去老岸深入故道瞰臨中潬蓋
以王伐夏救民先有天下旱乾而無水溢故廟于是假其
神靈以禦河伯懷襄悍猛之患不知其幾千百年稽天之
浸漸入地中迤迤南卻遠廟數里盡出膄田貽我來蘇歲
則大穰於是邦人盡知有相之道庇神之休靡來祈賽禮
盛光授焉歲戊午詔以懷河陽為今上湯沐邑於是經在
潛府傳聽奏懷賜田河陽河陽吏以田籍進種畛之中有

店曰楊子楊子之東廟曰湯王即此廟也廟前有水曰洪
乃晉浿梁水也盡在賜田內鄭氏之先繫出有殷帝乙之
支子令啓南陽之田而得烈祖成湯之廟焉袁門敝族而
過其祖墓將今纔緒不忘乎時河陽進士荀宗道從余學
其家故為大姓在廟之側梟梓阡陌與賜田接乃命其弟
宗禮規廟周之地廓其神宇令河陽守置戶衛護仍為崇
飾象設增伊尹仲虺二相之像以一神德接祭法能禦大
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王拯民于水火之中可謂禦
大菑矣廟于河而河不溢可謂能捍大患矣其世祀也宜
哉夫上世帝王皆以名稱如羲神農皆是也至堯舜之世

始有祖宗之號曰文祖神宗至夏后之世則以禹為皇祖
殷之世以湯為烈祖其後嗣王亦各有號曰中宗高宗然
於簡策則皆以名稱於廟則特以號舉尊之也今既廟矣
而以名稱非制也故更曰殷烈祖廟作頌以昇田畯俾歲
時歌舞以娛神云惟帝降格先天洛土湯聖不違應天篤
祜夏惡稔貫我伐是舉祈彼三尊震厥皇武挈民崎命戢
之砧斧濟以寬仁淪其舊齊建中立極道維堯禹盛德世
享于何方所伊伽斯廟在河之滸民猶戴蘇萬世一兩履
腸不作重為呵禦河水洋洋莫余敢侮沃壤每每安流順
去執敢佗偷其鍾南訟孰敢不祀蘋藝稷黍民以有年神

不乏主𩰫麥如雲際神之戶蔽栗如陵陽神之宇民飽布
嬉燕厥父母春盛以爲常蕃萊俎乃髭白牡乃酌清醑報
本反始在昔自古黃髮鮐背神屢舞奏鼓坎坎衎我烈
祖玄鳥于飛集于河梁迎神語語曰湯是常小子作頌乎
以歌商載祀百千神其樂康於乎咸湯不亡

新野光武皇帝廟碑

繼秦以楚而無高帝則中國不能復雄莽以操而無光武
則漢統不能纂承三代天下後世不知用儒爲學之有益
治道而德於斯民殘陋羸𤸪荼毒宛轉不復見先王風化
之美矣高帝平秦滅楚坂拓綱維帝有中國垂統二百年

光武復汎掃僞妄振踣植僨以帝三王之學潤色皇度賁若
草木復垂統二百年粲然二帝三王之治郁郁乎文繼周
而傳萬世高帝平亂開建大業光武中興身致太平號稱
二祖其有功於中國則一也自成康而下帝王始不務學陵
夷至於東周漸不用儒而中國不復有先王之治至秦而
蕩滅除劃專習法律一以殺人爲務漢興將相皆刀筆軍
功文景之治本于黃老申韓孝武雖號稱尊儒相公孫弘
而損董仲舒轅固申生汲黯老死於下國相如枚皐侍從
文賦畜以俳優宣帝厲精爲治綜核名實不喜於儒謂漢
家制度雜于霸王元帝好儒昧于識斷貢薛韋匡迭爲之

相卒鼓淵堂之而不悟故西漢制度陋于三代帝王不學
蔽於大道卒爲孔光張禹所誤而欺于王氏光武起自諸
生以謹厚稱正大之學體爲真勇昆陽一戰破莽邑百萬
亂壯之師遂興漢室風雲感會鄧禹寇恂皆稱儒將左提
右挈底定方夏既即位則進卓茂登宋弘用孝廉爲郎保
全功臣不貴以吏事講論經理夜分乃寐聞王關謝西域
不勤遠略推誠御物不尚狙詐躬幸大學脩明禮樂優禮
嚴光激成風節始尤高帝祠孔子歌詩書之規摹緝熙文
武成康帝王之學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期門羽
林之士通經問學有濟濟洋洋之盛於是大儒輩出繼持

非常袁楊李杜屹然數節綿我四百作成政治保佑民命
風化之美同於先王則其功又有大於高帝者焉且自昔
興之主若夏少康周宣王特一時復國不失舊物其功
未有盛于夏后文武者也而宣王之治又不克終光武
兵儉理文藻逸於西京幾於三代焉實能光革命以德
出濱海服天下以其道雖則中興同夫創業傳序十二
威惟畏使曹操挾身染指垂涎而不敢革命昭烈父子
逼艱阻僧天命人歸復漢討罪者終曹氏之世幾五十
二又非少康宣王之得比也文德軼於高帝中興功烈邁
所無於乎盛哉初帝與其光武王起兵舂陵討

李而殺新野尉奉爲以戰其後祖于新野歷代祀之歲己
未經奉命宣撫江淮乃登昆陽故城卻睇舂陵緬慕之勳
浮動草木英靈髣髴猶可想像又不能自已推本論著爲
之以頌昇鄧州道總管萬户史公勒碑于廟垂示不朽是
慰萬聖之心焉頌曰於鑠漢業如火烈烈滅之權莽僞姓
倏焱投隙抵間肆狐鬼兮高廟有靈赫赫判並遂圮兮白
河赤龍奮飛天紅有孫子兮昆陽一戰長驅百萬天復啓
兮熒泉礫飛鑊湯扶桑滄靈沚兮百蠻戰栗摔墜天壤復
闢起兮雷鼓擊鋒摧雄蠹穿敖兮希有聖學沉幾先
覺繼文軌兮投戈講藝夜分乃寐究經理兮以飛書載比

隆三代風化英兮章國未久德懷九有殆三紀兮身爲武
湯治復成康孰可比兮廟食世祀代無廢兮賁帝皇兮于
高有光民猶不忘載揚頌聲刻示茫茫漢德懸[illegible]兮

周子祠堂碑

道之統一其傳有二焉聖而王其統在位則以位傳化而
聖其統在心則以心傳位傳者人人得之故常有在不忘
心傳者非其人則不可得是以或絕或續不得而常也三
代而上聖王在位則道以位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
三代而下聖人無位則道以心傳孔子顏曾子思孟子是
已周室東亡秦人西并滅一王位屹爲專恣之具得之以
非血戰之家餘則推刃之子孫其心則盡于佛老散于辭
章弊于法律嘗于功利壞于智數聖人不作雖有力者挈
位而不置不復傳道而道統亦失千有餘年之間學士大
夫致志用力掇拾殘斷崎嶇章句不爲不勤其獨造自得
力探特悟以道自任者如揚王韓歐絕無僅有雖竟于一
時而其學不復傳是以終不能承聖人之統續而復絕也
剥食糜爛之餘價踣擘裂之極獲聖人之心紹得道統傳
諸其徒效久益彰者有宋舂陵周子而已其學不知其所
自不事章句不工文辭不務決科沛然一致諸道躋跡孔
孟之後聯視羲文之前獨振本根波流土苴範圍天地爲

神知化盡性至命創爲太極一圖申明大易先後天之蘊
者通書數拾章指陳聖學之極致發前聖之蘊與先儒之
所未言爲道學宗傳心之統蓋其欲慮將盡極于精一篤
于純誠遂造高明乃能如是故太史黃庭堅稱其爲人如
光風霽月其瑩絕洞徹猶可想象一傳而得程顥程頤張
載再傳而得楊時游酢卒之集大成于朱熹泛濫充溢洋
溢旁薄君相服膺師儒鼓篋而學者遍天下六經語孟各
爲傳註性理象數各爲論說正千載之訛復一貫之道既
傳諸其徒又傳諸後世又傳諸外國迄今二百餘年莫不
知義理之所在各爲一太極反諸吾身各有一易使人人

自玆聖域而不以爲難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祠祀之禮盛於江左而未至于河朔今領中書相國楊公始嘖其學乃建太極書院於燕都立祠于院以祀周子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奠尊爲先師燕自安史之亂晱隔王化者將四五百年至於孔孟之祀亦將廢墜一旦祠祀道學宗師而以其徒配禮秩文釆皆動幽朔尤近世所未有也嗚呼道統爲不亡矣祠旣成適經屬於公而徵銘爲遂序其事而爲之銘周子諱敦頤字茂叔湖南道州人仕至虞部郎廣東提刑分司南京卒于江州營築堂濂溪以自名故門人號爲濂溪先生銘曰

析木之津上扶斗極周子有廟後一太極民不鄙夷會歸有則淵淵絶緒如絲伊縉聖遠弗續又從而棼柢揚其波不探其源縱尋斧斤自戕其本合轍而車血手燥吻客氣賈勇莫不憒隕過高好奇誇于誕空畬鳥應人自忘其躬不及與過皆失乎中聖心有端聖學有要無欲而一乃造其妙無極之眞根柢盈道道有一極極盡無餘斡幹化府推激神樞天地人物旋埴貯儲心死不傳乃載于書六經一易道統之集梁折山頹千載冥闇無爲升堂更執入室日下有日五星聚奎發原湖南泝流江西有顔踵孟傳心仲尼伊洛湯湯會爲一水復生晦翁又一程子坦坦一道昭昭一理太極有圖通書有章遂令燕雲亦如荆楊嗚呼盛哉吾道之光

[illegible]天府孔子新廟碑

天不言之孔子孔子能言之天天無象萬物本焉孔子立德萬世師焉故天極其神孔子極其聖郊祀天廟祀孔子禮冠百神宜矣按漢史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則孔子之廟祀於戰國先秦尚矣至高帝始以帝王親祠焉於是孔子之道尊與天同由漢以來載在祀典以及于今自京師郡國州縣皆爲立廟自天子大臣方伯守令師長皆師而祀之封爵爲王象設南面被袞冕服黼黻禮秩一如

天子諸弟子爵爲公侯各以服章配享禮秩一如諸侯數天之下祀事之盛無與倫也夫人之尊莫尊於帝神之尊莫尊于天帝王受命有天下郊祀之祭則以其祖配天烝嘗禘則於廟然止一代一姓而已秦不祀周漢不祀秦魏不祀漢孔子無土不王未嘗受命以一儒者歷代祀之配天不已然後知道之尊有甚於位乃以萬世爲土爲順天故清苑縣置於隋唐間爲鄚州屬邑宋初置保塞軍以其趙氏之故家在焉故縣比置沛升爲州曰保
國朝奄有中夏今萬户張公柔自滿城遷牙于保開府土宇西盡常山東出瀛博南踰滹沱北負涿易自爲一道績

城三十仍兼河南諸道詔錫名曰順天開大帥府爲初州之廟學在保塞故墟之北及公開府則夾兩闤闠囂塵坌關俗非清淵居神之所且文廟宜在文明之地在辰爲巳遂於東南得爽塏地謀遷神居鳩工賦役殿廡一新講肄之舍庖藏之所游息之地以次具舉高廣其舊幾於倍蓰又爲奎文樓于南盤壁水于西歲戊午告成迎神于新廟仲春上丁釋奠以落之公之嗣子弘略攝領帥府而被服如諸生尊禮先輩向學事師甚謹而文請于某以文其事某爲之言曰觀於海者難爲水游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以孔子而稱堯猶曰大哉蕩蕩乎無能名焉於以衆人而

稱聖人哉且得聖人之道者則有顏淵氏傳聖人之道者則有子思氏述聖人之道者則有孟軻氏尊聖人之道者則有韓愈氏贊聖人之道者則有邵雍氏某何人也敢置言於聖人之前哉姑推本聖人之道所以配天而廟食之所自以序其事然非經之私言聖人之所曰道也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每以天自處故生則代天爲言沒則配天廟享堯仁如天孔子道如天昭布森列爲世一天洋洋乎其上吁可畏也爲之詩以歌詠聖人之門云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有開必先是生夫子金口木舌代天爲言六經垂世道同夫天皇帝王霸氣數是會集聖而成所以爲大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三綱五常所以爲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教爲位以德爲士彼天吾人彼君吾師建極立心萬古是賓天子北面願食帝享泰山梁木萬世是仰燕趙之交保爲之衛今厚薦[illegible]如新宮矯矯虎臣文武兼備頎視耽耽[illegible]作頌敬揚休風刻之廟門道在乎中

豐縣漢祖廟碑

惟天陰騭元命降監下土惟不嗜殺人能一天下聿志乎仁者是與強有力之[illegible]弱且暴者弗能辭故秦楚之

際大亂[illegible]而皇帝在昔帝王受命若舜若禹皆以大德大功[illegible]者數十年天命人繇不得已而後授受弗與弗求[illegible]伐而天下泰定若湯若武皆積德累功數十世千有餘年天命人歸不得已而後征伐一戎一戰不復更舉而天下亦泰定得之如是之難定之如是之易至於漢祖則不然初無大德大功升聞丕顯亦未積德累功世修長發崛起阡陌之間裂裳斬竿奮挺大呼滅秦蹀楚誅鉏豪傑即受天命而有天下然而四五年間大小數百戰[illegible]之後叛者四起夷傷呻吟始得粗定得之甚易而定之甚難者堯授舜舜授禹天下無難即以天下與

人耶受人之天下非有大德大功則不能有大德大功而
有天下故不復有爲恭己正南面垂衣裳而天下治湯放桀
武王伐紂夏有天下五百載而造難者一人殷有天下六
百祀而造難者一人德澤在人賢聖之君六七作一旦暴
君虐民啓難毒世非積德累功基圖肇固仁義信於天下
則不能遽起而革命既積德累功應天順人以濟一時之
難而拯民于水火故亦不復有爲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垂
拱而天下治是以得之則難定之則易周自幽厲斬先王
之澤滅絶宗國平王東遷僅守虛器號令不出京畿侯甸
采衛皡裂王度霸者五起日以陵遲禮樂征伐專於諸侯

陵川文集卷之三十四　　十四

僭於大夫竊於陪臣帝王大統無所歸屬故赧王無罪擧
而西走秦人無功德而東并八百餘年遂折入秦虜暴周
周之世皆絶而焚燒詩書坑戮學士剷除先王事首級行
刻薄一以殺人爲事於是陳吳首難而復事殺人項羽殘
暴而又事殺人秦人之殺未已而楚人之殺尤甚獨漢祖
寬大長者仁而愛人聖度豁如知人善任聽納無我見幾
成務故雖至賤至弱跌宕至含不事生產不以功德稱無
先世之積累而天命人歸有不得辭扶義而西五星聚井
不殺秦降不居秦宮還軍霸上約法除苛固結人心耶受
天命是以得之如是之易然而六七百年殺戮之難積

惡毒鍾爲桀驁布滿天下不睥睨神器則仍欲分割河山
故號令三嬗非大汎掃不能清夷遺黎之命無與延續是
以連戰劇鬬窮極智計始一海內而大先王之統故定之
如是之難當是之時中國亡矣向無漢祖之寬仁收聚羣
雄而帝之繼之以文景之恭儉孝武之恢拓孝宣之綜核
光武之德業明章之問學垂統四百年傳世二十有四公
然則崇尚厚敦朴愛養元元補先殘廢則一秦未已一秦
復生獸蹄鳥跡交而人之類滅矣嗚呼三代而下中國之
復得爲中國千有餘年歷三國五胡七代五季遂至于今
遺民猶稱爲漢民猶有君臣父子三綱五常衣冠禮[illegible]

陵川文集卷之三十四　　二十五

祖之力也有功於中國甚大廟食世祀宜哉帝姓劉氏居
秦之後自秦徙于魏秦滅魏遷魏于豐今徐州豐縣是也
故帝爲沛豐邑中陽里人既有天下以爲湯沐邑其後即
中陽里故居立廟歷代祀之廟之前後殿各一其前殿則
高皇帝居中南向爲太祖以呂后薄后配于神室留文成
侯張良爲佐命配享于右東向其後殿則太上皇帝居中
南向爲始祖昭靈后配于神室其左則孝惠皇帝至孝平
皇帝凡十有一帝以次西向其右則世祖光武皇帝至孝
獻皇帝凡十有二帝以次東向皆袞冕黻珽登龍備章漢
火尚赤仍有漢制代爲崇飾居民世守恪恭寅畏[illegible]尊親

覩如事父祖故有靈貺昭著草木有神亂兵剽冠不敢熊
秉海內莫不爲墟而廟獨巋然
國朝奄有區夏豐隸東平道大行臺嚴公忠濟置官且視
給户灑掃有所廢缺輒爲增葺故常煥若一新經葺以爲
漢祖非惟二漢之祖乃三代以來吾中國之祖也而史臣
妄引神怪侈大奇異遂稱自出以爲授受之符不足以鋪
張耿光踔厲大烈故序其所以受命而帝者昇行臺公使
刻諸石昭示中國之民用揚漢休乃作頌焉詞曰
漢承天敍奄有四方生民有王中國不亡竭除凶殘蘇完
殄瘵代虐以寬視民如傷虎氣龍文爲天有光爲民請命

師於咸陽釋縛受璽還軍灞上緩謀尊秦又爽暴項推功
弗有銷鑠倔彊曾不芥蔕宇宙在量遂居梁漢潛構大象
建壇授鉞有祖有將縞素百萬討賊誅讎從天而下扼其
襟喉遂宏三綱維繫九州人謀鬼謀韓圍如流蹍彊踣頑
究轉寬柔卒活斯民歸凉燠休海內既平猶不稱帝既得
弗名襟度尤異視彼汲汲奪徒兒戲天命人歸始踐大位
國會弗誅天下之義親祠聖人萬世之計大明賞罰讎封
恩誅祖述湯武憲章唐虞制作禮樂稱說詩書興滅繼絶
論功剖符盤石之宗匪秦之孤後見三代大哉規摹傳世
玆十載祀數百七制之主濡休厖澤至今稱漢奕奕赫赫
廟食世祀中陽之宅小子作頌大書深刻民未忘漢式告
罔極

留城留侯廟碑

帝王受命以濟斯民天必授之元聖使與戮力謂之佐命
故成湯革夏則舉伊尹武王伐紂則用太公至於漢高帝
奮起亡秦舉事之際與留侯遇于留留侯說以太公兵法
則輒稱善謂爲天授卒滅秦僨楚而有天下高帝則比迹
湯武留侯之功烈與伊呂並而後世莫及雖然留侯之事
又有重且難者焉伊呂之佐湯武伐一桀誅一紂拯民一
時之難底寧方夏而已留侯之佐高帝當王統絶旒七百

餘年血流四海兵黷宇內既爲宗國復韓之讎又爲天下
復生民之讎又爲高帝復君父之讎始則始皇爲一桀而
二世又生一桀既而陳吳六國項羽英彭又生數十桀皆
乘機撫會顧盻嚬呻使之自闘自斃卒以大義一天下不
貪寵利納屣而去非惟甚難而又獨高且夏殷之季中國
未亡而秦楚之際已無中國者數百年矣一旦誅鋤滌盪
舉二帝三王之綱大復讎之義以尊君父宏仁義接續中
國之命脉使大漢爲後世中國帝者之首嗚呼留侯之功
大矣哉高帝既定天下剖符封功臣使留侯自擇齊三萬
户留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

用臣計幸特而中臣願封留足矣乃封留侯留故沛國屬邑今徐州市縣留城是也由漢以來廟祀不絶中統元年夏五月經持節使宋由泗舟行而留城在泗湄遂頓於廟下殿廡圮没荒基遺樹殘茅半椽香火蕭然有斷碑泐蝕駁不可讀是夕至徐徐邳道總管李侯恭言先君嘗駐兵于留歆脩文成侯廟而弗及今鳩工事材將卒先志而行府適至敢丐文以揭侯之靈故詰其請推本論著以徵其成而系之詩曰

智貴乎幾用貴乎藏勇貴乎怯義貴乎彰天畀留侯提兹佐王功並伊呂中國不亡木運告衰僭侯蹶民折并屠割

鍾惡于秦父肉未冷子血復新委積首級仇冤孰伸申韓鞅斯授桿下石起蹶驚悟剝吭斧脊共爲僵鬼不顧宗國盡反先王孰能討賊壯哉子房獨爲復讎蹈揚義烈憲章春秋折節進履遂興炎劉窮神知化揭仁闡義範圍情狀縱横奇計不懟而笑傍徨辟易總在吾術卒令漢帝獻璧燒棧借著躡足免起鵲落乾旋坤覆雍容閒暇仇誅宼復紛紛戮秦坐使銷屈功成不居翛然而往高風孤雲邈絶天壤偶來濟世不麗世網封邑有廟宜乎世享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五

墓誌銘

遺山先生墓銘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于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巳馬昇歸葬發文爵酒哭于畫像之前而巳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從遊事先生尤有年義當叙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其後纖靡淫艷怪誕鮮澁寖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黄振起衰踣益爲瑰奇復于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禄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群聚訕笑大以爲異變階廢

絶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蘇黄氏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沈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絶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發雕弄金璧糅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謡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正出奇于長句雜言至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者又百餘篇用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

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嚮道
壞爛文權噎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學者歸
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脉繫而不絕其有功于世又大
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
國亡史興已所當爲而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户張公府
乃言于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闢館爲人所沮
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爲中州集
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
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錄近世
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

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定
襄人系出拓拔魏故姓元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
氏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
父官于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
其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屬和或者
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正不欲渠爲舉子爾區區一
第不足道也遂令肆意經傳貫穿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
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
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登興定
三年進士第不就選往來箕潁者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

家置其什人嚼其句洋溢於里巷吟諷于道塗巍然拔谷
儕出也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
府令兼鎮府甚有威惠以太夫人寢疾辭劇致養轉内鄉
令丁艱憂終喪詔爲尚書都省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
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十有八卒之某月日葬于定襄之
先塋前配太原張氏再配隴清毛氏子男三人曰云云女
三人長適進士程端甫次爲女冠次適張某銘曰
士子貫技爭綴緝僥倖寸祿奔走急以爲詩文作無益糞
壤擲棄羽月璧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入蘇黄室開闢
文源竅荊棘大聲後完金玉擊爛漫長辭思益溢瑞錦秋

花亂堆積陰妬護前喘肝膽群犬狺狺共譏嫉塵埃野馬
爲鬼蜮遺山巖巖倚天壁國史與喪是吾職義烈不負董
狐筆定襄高寒拓遺國烏昇歸來反玄宅有書有傳俱未
畢嗚呼先生尚可偕嗚呼先生不可得

房山先生墓銘

先生諱伯熙字善甫漢中山靖王之後唐盧龍節度使伻
之裔孫也自伻有幽州停姓授節數世入契丹爲王公數
十人如劉六符等尤其貴顯者也終始契丹二百餘年入
金源氏爲燕四大族號劉韓馬趙氏其宗黨在仕塗者嘗
數十百人先生年十六七入國學喜爲詩文卓犖有聲與

雷御史希顏齊名號曰雷劉崇慶之變遂不就舉游公卿
間跅弛自肆吟諷爲樂視世事若不足爲者貞祐初從其
輿入汴金亡而復歸燕往來燕趙之間二十餘年歲丙辰
復如汴卒于旅次年七十四寓殯于蘇門丁巳春其子某
歸葬于燕京梨園頭劉氏先塋房山其自號也先生資度
瑰偉面若頳玉鬚髯蒼張貫氣郁郁每花朝月夕時歌縞
唱音節豪宕聲蒲天地慨然傾側以爲異人出於官族而
交一時鉅公故王綱國體大抵經制無不洞練每言遼宋
五季遼金以來廢興因革靡靡有條若所觀見如性理多
數經學文章皆能道其抵要其書法出於二王尤善眞行

小楷嘗謂經言篆至於李斯隸至於鍾繇眞行草楷至於
王羲之此書法之本也張長史顏眞卿柳誠懸蘇子瞻黃
魯直米元章能盡其變者也然抵當以二王爲法學二王
不至不失爲顏柳坡谷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不本二
王便學顏坡不至則遂偏正筆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
也僕初學書先大夫令臨眞武樓黃庭者逾千紙又令臨
樂毅論者數百紙其大字則令臨魯公畫贊磨崖碑雖更
不許他學數年之間始令臨定武蘭亭魯公座位帖其草
書則令臨張芝索靖二王而已今五十年矣不敢廢也子
今皆書其以是求之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學道

鉄如先生者寧可復得耶銘曰
涿郡古鄭桑蓋倚幽州大墳近十里龍文虎氣尚未已英
傲一世還葬此突兀又見筆冢起玉骨清峻有驥子蘭亭
已臨數百紙嗚呼先生乃不死

項城縣令孟君墓銘

甲寅冬十有一月大雨雪經在杞戍人方警孟君振文來
曰余父昭武今三十有二年矣汲汲遑遑無他樹立先君
子又不克葬何以爲人子今將由汴洛以求先君子遺櫬
敲稜山川冢祀霜雪鐵體凍膚而不顧箝口餓腸而不恤
也遂去獲于洛之舊封以歸而經亦北轅將會葬以文狀

其事以請銘于家其孫而嘉其志敘而銘之君諱某字升
卿世爲保州人大父諱興字子昌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
立朝莅郡薿薿有政績時方右文而公優長於吏事故渰
擬應仕終振武軍節度使父某業進士有聲場屋母王氏
年甚富而失其天介然有守嫠居以終伯父某登進士第
擢藻挺秀再貫天庭風翮遂爲國華終同知順天軍
節度事君蚤失怙恃于於伯父既生而穎能落紛華以白
振三赴廷試特賜進士第去不就曰丈夫豈爲牛後乎以
仕子補保州錄事攝順天軍節度判官貞祐初北鄙用兵
秦與遷汴君爲供具徵蔵有紀律民不擾而備上嘉之以

一官不受曰臣子奉君各分也何嘗爲己而先身者保
月積數十萬級首于城殆與擾事屢奉遣民戴爲之封十
餘塚兵饑荐至託避無所猶與州學生數人采稻食樵蘇
辨不輟也河朔亡弃行在所授滕州司候辟東平府元帥
請察使須城令累官陞遷大將軍知國運日蹙不復中振
後不仕居僊師者大曰泰然氣韋不忌自事遊戲爽正大
元年秋七月辛酉終于私第年四十九葛宿于癸封龍潭寺左
三十六年乙卯夏四月某日葬于保之西原從先塋也娶
李氏固郡都總管遂使李公之女賢明有介操自君之歿撫
其孤攜負艱難險阻備嘗至于成人以爲難能一子鏻

即撫文也幼孤自知爲學通春秋鄭鄭山立雖落魄不偏
而不潭世汙事業雖未見已能挺身數千里葬其先人以
是而推識者知其必復其先矣銘曰
先澤未斬國步已蹶本既顛矣泣乃拔葉埋志下泉於焉
可揭君材不貲君節不折暴自貴者行自辟辟有子而賢
自復先業錯錯斬斬僊僊栴柏三尺矣然是爲居宅文哉
不死萬古斯烈

許節度管甸侯述先碑銘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固處之難去就死生之所處
之也難乾坤反覆湯宗社翻覆去乎就乎骨肉離散死轉決
命死乎生乎惟識之明而養之素中有主而不惑乎其外
雖容於定不憤不撓不奪乎志不徙于義去不苟就不屑
生不偷死不傷而後權得而處之盡叔世板蕩罕得其人
於趙侯一門見之大梁亡天命去金乘輿入蔡侯與其兄
從時宗就失守將與師增百司竄伏至蔡者十一二四郊
皆壘孤城彈丸君臣誓死瀝血以甃池戰而沒則登陴陴
墮而圯則柵巷柵拔而壘則負戶短兵頓則張空拳肉薄
骨并皆裂齒碎氣數盡矣於是君臣慟哭以自刃侯之兄
謂侯曰吾荷國厚恩叨玷仕籍十餘年矣義不偷生以自
起狱父祖俾我受學非爲禄養爲忠義耳如或苟免非惟

負君又負父祖汝未服王命有疏疏之勇足以樹立國難
不可不死趙氏不可無後吾死國汝存趙氏後九原無憾
矣言卒而戰以殁侯號擗突圍遂適宋宋人官之非素志
也乃挈族北歸而仕
國朝倅二州將千兵封植松楸賁除虛墓任恤宗族生聚
子孫藹然之譽稱於當世嗚呼去就死生之義侯之門不
既具矣乎歲己酉寓殯者皆舉而葬將碑先塋以賁下泉
謂經曰先兄不以推晉臨終而畀以後事受命於危亡之
際竄身於兵刃之交自惟涼菲日久浔戰懼不負荷今天
誘其衷既卒學矣其敢自以爲功乎先世之德也銘之可

乎經拜手曰兄之忠弟之孝先世之德之澤其誰曰不可
乃推本所自題曰述先叙而銘之趙以國氏李蘇姓與秦
同出于伯益秦滅趙而趙散故爲四方著姓侯之先河間
之趙也世𦍒𦍒孝弟力田稱於州閭宋靖康末遼金構難
曾大父元遷於冀州遂爲冀州人大父榮有志槩爽拓不
局時方右文天下靡然向風擢髙仕舘朱紫顯岸炳耀動
人耳目顧謂其子曰閭閻皆進士唫唫取富貴吾子不可
乎大吾門閭此其時矣遂執贄求師俾受學卽侯父也諱
甫字守叔資稟敏謹於禮而勤於學德既修明業日精富
三與春官薦書而天嗇厥壽泰和二年卒于家春秋三十

有八端序則見析千未嘗有識與嘆手璧字敬之次子與
字伯玉卽侯也時大父尚康寧以不卒志爲恨復命璧受
學振厲穿徹年十九赴廷試闡望軒朗嶄嶄見頭角而大
父得疾援其手而語之曰來吾畀汝以志吾令爾父讀書
欲大吾門閭不幸蚤卒成吾志者惟汝而已其惟勉之弟
不見聳壑昂霄爲恨耳言終而逝享年七十有二璧咸脊
泣血力學沐令茹古搯抉恣肆蹬踔登倫登興定五年進
士第釋褐泗州司候累遷朝列大夫尚書省掾權尚書戶
部主事方驟駸仕路而鼎命已移天興元年扈蹕入蔡二
年春正月城陷死之年四十有七侯靖源有謀沈鷙老事

嗜書力學重然諾耿耿有介操慮事審而舉必得機故挺
身禍亂不跌不頓卒成其志尤高氣節所交皆天下豪右
以義相許故聲名寖甚其去蔡適宋也宋以爲唐州司法
參軍簽判隋州軍事及歸國朝爲許鄭總管行軍千戶銘
曰
孰不爲死義所則死孰不爲生幸偷不生死生以之義烈
則然然氏一門業業言言義存君親死生兩之當地維之
四絶天栽炎以鶩奔宗決社傾蜚血渾淪莫不失守遁如
荒鼯孰如彼二昆臣節既盡先祀亦存一則奉君以死如
奔命之尚一則冒難去國如投無之負千載烈烈有若而

人蔡流湯湯宛彼忠魂松柏桓桓陸其子孫兄不隕厥分
弟不隕厥𨻶先世不虛其教育之勤爲人子爲人弟爲人
臣視茲貞珉其書諸紳

崔氏世德銘

博陵崔氏由漢魏以來與范陽之盧爲河朔右姓門地世
閥更負送庇高自標絶富世貴官要族猶耻與婚昏匹然
其家皆能自修飾世守禮義爲朝廷望士爲士家標表
封立卒不廢於流俗蓋其先先先代流風遺範有以致然
主斷子躬𨭃文獻不足而猶超人羣高躅遐仰溫尚仰
之別脊也其當與之游其論議粹白春出雖處是爲敬仰

想見世家風采一日狀其世德而請爲之銘乃爲敘著之崔氏世遠族大漫不可考河間與博陵違壤其先自博陵徙河間故爲河間高陽人仲温之祖某字種德沈深經術方以經旨授鄉曲俊秀而禮部設經童舉君乃裂篇題銓句讀定闕例童稚甫亂語言猶啞吒即令明了功近而力據其師法見稱於一時娶張氏生某字伯玉業進士有聲場屋方摛藻翰秀郁爲國華而北鄙用兵信安軍帥擢爲吏知管辱以才幹辟按察司議事居無何遷提舉南河漕運時京師戒嚴河流梗塞往往沉舟而去君喻以禍福曲爲防制粮餉竟達既而燕都失守河朔郡縣相繼降沒惟

信安爲金守四郊皆壘屹如面誌君與其帥誓與國斃以戰多累授驃騎衛上將軍遥領邢州節度副使卒年六十配温氏貞孝賢明母儀婦德中表宗之卒年八十一初君蚤喪其父終身不茹葷肉事母尤謹及卒信安猶被圍乃僞爲殯窾骸而瘞之家三年與其子某冒重圍葬先塋人以爲難能某即仲温也資純孝篤於天倫弱冠而孤信安既潰乃負母携子妻粮關刃隱垣墉蔽遠晝日數十從過冠則戰戰已則食其母而甯其子屢轉匍匐完歸鄉社掃除先人之廬養老撫幼益能托大其家萬户張公知其綜實授規運使非所好也去之取張氏子杲字晉之業進士卓犖不羣嘗從余授左氏春秋一女適劉氏男孫一女孫一尚幼銘曰

博陵族爲世閥先澤流代不之惟種德經作業惟伯玉挺完節賢父子孝奕葉惟仲温志烈烈力幹蠱必也竭負厥母突寇冗忍愈堅歷百折逃威奔患難疊鬱松楸改顔色子後孫慶弗絶我爲銘照阡陌九原光萬古揭

程先生墓銘

惟程氏系出於重黎至伯休父爲周宣王司馬見於常武之詩程之得姓其昉於此乎 主夏盟鄭爲悼公乘馬御子羊子著書立言稱於仲尼以趙孟役賢大夫而去厥後晉

滅鼓鼓折入于晉則晉之程先生之先也先生名良字子美世家于鼓大父滋父華皆隱德不仕鄉里以孝謹稱先生資稟純亮昭曠淵塞振落紛華篤於力行明昌末舉進士兩與薦書繼而有崇慶之變乃辟地于河南乘輿遷汴再赴廷試歸而嘆曰上不能匡時下不能爲己可較尋常以冒進乎於是反身閉關無復世味居澱水之上闔室日著遯以益耀從而受學者甚衆律身既謹尚有論世與魏璠麻九疇王若虛爲道義交常稱先生以爲速之如不可得近之如不能去問學淵源行業純備粹然一世之師儒韓國申公未足多也壬辰河南亡逃威于陳州州陷而卒享

年六十有八同室同邑趙氏子男二人鑌字安卿鑄字伯祿先生嘗語之曰鑌汝執余喪鑄汝銘余之志述余之事且禮罰醫藥不可忽禮以閑邪罰以厲行醫以攝生三者脩身之要安卿以先生之故學不爲仕而史學淹貫工於詩與北平王磐唱和甚有時名亦亡於陳伯祿舉進士有聲場屋才幹通敏嘗爲諸侯[illegible]數[illegible]百至此能托大其家一女適同邑進士宋壽之男孫二曰大章崇進士大有尚幼丙辰春改葬先塋伯祿爲經言先君子葬宜有銘敢以累吾子經拜手曰斐文毅見不以爲辱又何敢辭乃序而系之銘曰

北風吹塵文矛鬭紛先生胡爲乎來不爲千仞之鳳而爲大野之麟以道爲裳以德爲紳言中乎慮行中乎倫不爭尋常自同于湛淪潛以益振退而益尊不矜于文惟德之紀雖爾時而屯而以屈以伸業以傳諸人德以貽厥孫與化同盡亦異乎無聞淮水湯湯淪彼專坤古聖今賢何皆厄陳吾欲扣帝閽而貞宰或嗔壞運構凶玉石俱焚於呼先生有不死者存區區世塵又何足爲先生云

廣威將軍潞州錄事毛君墓誌銘 并序

臨清毛氏在宋熙豐間成忠君今以方學起家一舉而三子進士第蟬聯華會德業相望郁爲鼎族自宋迄金石餘年至廣威君而後以名節著終其令聞子孫著衍而毛氏益大君諱某字伯朋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珣洎二弟評乙同登進士第蘇泗水令父大壯靖康之亂從大名金初仕爲宋年簿有惠政人以佛稱君資孝謹介然有守蘇見樹立不畏義死不禁幸生每以名節自期明昌中承父任五爲監差而皆以課最聞赴靈寶簿令有政去攝縣者幾二年髮鄉苗場變利決足意司以廉能舉之方終更太夫人李氏訃至遂赴喪老幼遮道號泣展轉攀送數十里不絶禪服向闕後丁未年君憂大故疊複秉毀骨立言禮動禮未嘗少替大安初北鄙用兵選授昌平軍資庫使

未幾大敵至庫所守將軍金帛億鉅萬姦人乘我師潰公爲攘奪同官亦挾貲以遁從者因以爲言君厲聲曰不能守官無所逃責又可奪君父之難爲盜竊計以自利乎悖天負國禍累子孫吾不爲也貞祐初調潞州錄事待次于大名尹知其才幹檄監滑赴燕都戒嚴來與還汴河朔震蕩游騎充斥道路阻絶篙工役徒蝟譏曹逃君來之以法勉之以義且戰且前艫艤竟達已亥冬十有一月丙申敵攻府急尹委君計軍會而撤已而兵入脅君降君不爲屈曰余家世荷食國祿無所圖報國危而死分也又可偷生耶兵人怒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叫觸墻立

致殞絶得年五十兵退葬之府城北三里吳莊原之先塋
累官廣威將軍夫人琅琊王氏泰和名臣脩然之女孫封
榮陽縣君與君同日遇害兵退遂祔焉子男四人居謹明
威將軍臨淮簿居敬忠顯校尉鞏縣五星鎮酒監居仁進
武校尉通許醋監既北渡以名德被徵參陝右宣撫司事
嘉喜早卒二女長適宣撫千户喬惟忠次適順天路軍民
萬户張柔男孫三漸業進之渙澄皆向幼毋弟二傳字汝
和定遠大將軍渭南令儀字敬之年未及君遲之數年竟
同辭而仕敬之既仕而數諫殺至於逮繫君每營援必令
全釋君昆弟未嘗別籍丁壯六七輩羅與暴良家子敬

之一子被選特征人往往陷沒其母將坐訣泣君憐之以
已子代行人以爲難能二女及笄鄉里名門競求姻對君
不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女若而人庸庸之徒何足辱之
卒之兩婿皆開國勳臣鄰鳳來龍也貴外舍壬辰河南亡
毛卒在汴居仁白之張侯侯力出之護送北歸而爲之係
宥安集本支滋蔓日益股茂居仁以德度直諒與縉紳先
生游爲將聘君方須不次之用諸孫嶄然露頭角伯仲秩
秩曄曄榮暢其增大門閭軼先德而廓遺澤也必矣成忠
君之志廣威君之義綰縕綿綿無窮已乎歲丙辰將改葬
公夫人洎居仁請經爲之誌經張侯之門下士也而與居
仁爲道義交其敢辭序而誌之銘曰
先德以爲基孝友以爲資細謹以自治剛宏以自持矣元
瑰奇蟠而欲施孰意其與之材而不與時金風告衰日入
崦嵫塌翼卒畢扶而莫能奮飛于嗟乎君古人與朋國步
危而氣[illegible]不志不移崔嵬此心死生以之與國
俱[illegible]天子孫是貽碩大蕃昌其爲報也
[illegible]銘石埋辭君義不可埋諸孫其篤之

故副元帥祁陽賈侯神道碑銘 并序

昔李廣數奇不侯及其卒識與不識皆爲流涕太史公謂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及傳大將軍青則以爲有天幸而功

烈不與蓋論人者不以成敗顧材品之何如其得失之輕
重成就之淺深特係夫用與不用而已近世河朔豪傑跨
州連郡分民專土莫不自以爲雄奇至論長材偉人必以
祁陽賈侯爲稱首聞其薨噫嗚咄嗟痛惜不已蓋侯以布
衣崛起而爲一方之侯伯不爲不偶位侯伯者四十年不
爲不榮但其有戡定禍亂之略而未賜以鈇鉞有弼成至
治之器而不被以公袞有處劇弭煩之智而不吏於輦轂
有裕國阜民之術而不躋於會府有斡旋造化之手而不
與於機密可以表則一世冠冕當代而不羽儀於朝廷之
上所以有識之士重嘆恨於英賢也侯諱輔字元德中之

祁人曾祖某皇祖某皇考某皇妣李氏侯生六歲而孤養
於舅氏佟之家自知讀書卓舉山立沈毅善射野出單行
貞祐初糾鄉兵萬以功授祁之蒲陰尉尋遷爲令土豪王
知以賂領州大爲民害州人逐之推侯爲守聞諸行臺遂
授宣武將軍祁州刺史時號[illegible]爭地殺人不
恤其民且荐饑侯[illegible]之耕戰招徠四方
賢士制事約法故民得按堵兵食足餘而戰有功遷鎮國
上將軍遥領滄州防禦使仍知祁恒山公武仙時鎮真定
而挾智事詐跋扈姑護憚侯膽略密令所親取侯侯挺身
逸州人從之遂歸國朝詔副萬户張公領州如故居無何

侯詣驛求降時金源既棄河朔在所寇掠皆景反側侯將
吞兵略地所向克捷取慶都攻蠡吾遷繫安平取深州近
君諸縣鼓城束鹿等望風降附於是踰滹沱取冀州兵勢
大振武強棗晉衡水饒陽皆下遂通鎮定而仙復叛去侯
遂有燕東南諸郡萬户張公開都元帥府于滿城侯行
元帥事於祁號南府祁南皆隸焉已而從定山東屢立戰
功遷右副元帥副張公開府于保州築壘以合南北軍兩
府諸城齊爲一道張公將兵在外侯常居守故鉅細一
斷乎侯乃撫疆民寬賦租拔滑梗剗姦蠹實積日富士馬
日盛奮施秩敘恩威並著郡守衆帥帖沮懾服於是有嫉

數十地方千餘里節度之州二刺史之州五諸兵數萬而
户不啻十餘萬西盡常山之尾徼出鎮定左轉盡孤之口
東包河間出九河南入冀野北盡涿易撫結上谷盧龍之
塞而跨有燕趙　恒撫之鎮有滹沱涞易之浸有桑麻魚
鹽之利栗麥五穀之饒金鐵錦繒之產河朔諸道莫能偶
是皆出其間四方之珍充美而貨泉川流遂爲一大都會
汴梁亡朝省名士五十餘人會于保下侯皆厚爲資給晉
禮延待擢其英俊而加任使其耆德則事之由是四方賢
士翕然來歸冠佩藹然有平原稷下之盛故好賢之聲日
隆事之利病日益闡政化修明人有生殖既富而教發於

于治平之世
朝廷嘉之賞賚從禄賜以金符升州爲府錫名曰順天丞
相耶律公致書稱述政績之美仍以詩詠歌焉官制行宣
授行軍千户權順天河南等道軍民萬户自是聞望益重
每國家有大號令及大更革諸侯大會同必推侯爲首俾
應答爲侯思致周給閑於辭令條析開陳聳動觀聽故齊
言無不允請至於籍户之式頒之諸道子錢之害一本息
止貸逋租蠲重賦除弊及天下不可枚數
朝廷欲使自諸侯入爲卿士侯輒辭罷燕京道最爲劇
號稱難治且與順天境土相呀大行臺以詔旨命侯兼治

之侯力辭不從遂聞諸朝以所佩金符授其子文備令襲爵爲行軍千戶後授侯金符與之商疏行營事問贊天道如故歲甲寅諸侯會于朔廷上必欲相侯而侯得疾不起內醫中使問視相望冬十月戊戌薨于會寧年六十有三上聞震悼曰朕方用之而奪去邪乃賻廐馬五御槃歸以葬乙卯春正月庚辰葬于祁之東原先塋夫人安氏王氏祔焉子男六人文備襲侯爵文茂襲祁州刺史行軍千戶文遠文進郄平文燮文亮尚幼女五人長適行軍千戶劉克剛次適參知政事王𢍰餘皆適名族男孫田壽孫嗣侯之嫡子也侯貫視瑤長八尺餘精倡老事志略深沉

望之嶷然而其中甚仁初籍戶部驅掠者數萬侯之所有殆數千人語之曰普天之下皆天民也吾可奴俘而獨良吾乎吾甚不德子孫雖亡不暇其能久有若屬乎悉籍之爲民其餘奇孤僅女數十侯一日謂其夫人曰是皆良家子被擄父母則吾其父母也可辦其族姓比其年質使各爲伉儷乃爲營室宅器具粧奩衣物爲之資而命之曰爲劉氏之舊聞者皆惻然感泣及爽革文視其孝弃其子息頒敵侯御十餘家皆從爲良其仁隱如此生平喜爲學聚書萬卷每令講說必焚香北向而聽之甚於或勸之少安曰彼老佛首凡出一

言則謂之說法令人再拜不已今聞聖人之道敢不致敬乎尤喜獎拔後進歲時諸生即賀侯輒先拜或止之曰夫下賤士久矣士不知自重亦久矣吾所以若是者示不敢以位爲貴使爲士者知道之在已亦當自貴也常置金帛於座右曰今河南新破衣冠狼狽吾必有以待遇每戒門吏有來謁者雖當寢食必報則必倒屣出迎厚爲燕勞而重爲資給其好賢如此晚年惟讀語孟曰是聖賢傳心之要典而世謂之小經吾欲使與六經並爲大可乎又能重自克治嘗曰凡今諸侯濕籍兵亂殺戮之餘以有今日當作何等事業既享諸身又欲貽厥子孫斯民何辜使汝世

肆于上乎吾叨竊仕祿五十年矣刑戮之間豈無過濫沒身而已敢望其後哉其存心如此當是之時諸鎮侯伯往往爲豎吏朋民牙角噬搏使長貳侵官父子奪位而兄弟相吞倡劉剝黎庶行路傾軋至於破家亦族而不已故其兵民因以逃散惟侯雖當兼幷競鬬弟爲隱忍至死不起訟則其惠愛州人甚厚幸也嗚呼侯在州里則庇護惟謹而爲良將帥牧斥土宇所當攻敵則爲雄才伯撫存遺黎濟之以德則爲循良吏應變處劇創法立制則爲材大夫樂賢下士爲善不倦則爲賢諸侯敦義棄利不貪寵榮忠於所事致死不易則有古之遺直德澤在人益久益溺死

不亡則有古之遺愛方海宇橫潰不貲於人雖然自致
恢宏王大倖匯淵博非素修之資有大過人者能若是乎
惜乎未盡其用而止於是也歲庚申經宣撫江淮至自武
昌嗣侯某請碑諸神游之道某應之曰向在許洛聞諸父
師曰河朔兵亂而愛民好士者有祁陽賈帥焉則知侯於
童齓之時及其北渡館于侯門侯一見待以國士盡以所
蓄昔先付使之誦讀日夕周旋聞其論議見其施設則知
侯於問學之日侯之喪至自朔庭闔境士庶奔走以逆自
涿易抵深冀旁午五百餘里黎老扶杖望土銜霆塵靡翳
素冰淚滿面崩竭號慟若喪所親嗟隱之聲盈道路不絕比

襄事凡十有五日真祭者倚壟而哭之無不盡哀某爲誌
文環視而泣者日數十百人有所謂罷市而往弔焉衣以
致奠巷哭以過車者則又知侯德澤之深也故叙其事而
爲之銘曰
三光五嶽之氣分天下無全材三綱五常之教廢天下無
實德嗟嗟賈侯元化之一閒世炳靈萬夫之特精金百鍊
天下之利器良玉不琢天下之美質為時而出
乾坤破碎元氣湮塞溟涬洪沐滑泥泳淼盜賊蠭聚
吞食嗟嗟賢侯毅然而立應龍蜚飛擎天關闢激水
決雲橋翼廓清氛祲剗除荒穢連燕跨趙大啓封部

黨煌置之涼寂我戰我守買稼耕織瘡殘瘠餘始得蘇息
如焦斯濡如槁斯植髮櫛苗薅去其螟螣灌之以決旬之
雨膏之以三春之露動之以凱樂之風噓之以陽和之日
舞以畐教歌謠盈溢桑麻蔭山河改色不有君子其何
以國曾子藏之守節孔文擧之好士卓侯清淨之化冠君
愛利之實嗟嗟賢侯乃見古昔而止於斯莫不痛惜及門
慟號行道隕泣大木斯久中生蠹蠍磊落瑰岸長材偉器
不害其為明堂太室翔夫斷金之義寧肯棄於鬼域伊祁
之南滹沱之北缸山巖巖豐碑抑抑大書特書萬代是式
不朽惟德不在兹石

公夫人毛氏墓銘
順天河南等路軍民萬户宋毫道行軍總管張公其在國
朝樹元勳關帥闔分茅樹杜傳之子孫者雖其英略有以
自致蓋得内外之助爲封之本根隱然啓土别作一道跨
有燕趙則左副元帥祁陽賈侯輔先後樂侮爲虎傳翼夾
之以飛則行元帥涿郡喬侯惟忠智謀勇力腹心爪牙戰
功獨多則易州軍民總管何侯伯祥齊威爲和撫摩將校
使盡死力屹爲内主則公夫人毛氏也賈侯三人者皆先
公卒經旨文其碑經自弱冠館于公門教授諸子者七年
故受公夫人禮遇茂厚知其内行爲愈歲庚申經宣撫江

淮至自武昌則公夫人已薨矣乃為文奠哭而其子某等
致辭請銘經何敢辭按毛氏周毛伯之胤北京臨潢人宋
熙豐間成忠君翰以力學起家一舉而三子進士第以近
于金遂為鼎族公夫人泗水令珣之曾孫平灤大壯之孫
廣威將軍涿州錄事伯朋之女大興尹明昌名臣涿郡王
儁然之甥也既出閨閫華胄而其少艾郁有貴氣與其姊
皆及笄鄉里名門競求姻對廣威府君皆不許曰吾二女
若而人必配豪傑庸庸儕埒何足辱之及北京陷張公納
以為夫人而其姊則配喬侯焉公夫人資婉淑明敏沉鬱
有策略時門下將校百餘人多與公故等夷或刲金歃血

之交或布衣刎頸之交或擒獲屈膝摅勇之士或反覆變
詐姦宄之人皆方資之以為用而公以蓋世之氣事多闊
略且日鏖戰不暇存撫公夫人則勞來燠休之每詰旦以
醇酒數石置大銀甕中設金銀斗盤不置盃杓褰簾徹籙
擂鼓鳴笛令各劇飲置大胾不置挾恣其嚼啖嘗製錦紵
綵繡美衣而時以公意賜之其戰而被傷者則親飲之藥
而為良劑傅之又各與膏腴田宅而時以珍玩慰結其妻
子故無不感悅盡力公常出征軍中府中雖貫侯總戎而
於樽要必取決焉經營比次會出資糧馬仗以給公故公
無內顧之憂而攻必獲戰必勝已又

已出教之書而勉以義故皆有成資喜為學陰陽圖傳纂
石之術兒佛之書詩文之藝皆能究竟日讀佛書為課遂
智靜坐澹然若與世遺者初自乙亥歲歸公已未八月某
日以疾薨于寢享年六十有二是月某日權厝于濟城東
原一子某發卒二女長適喬侯之子瑶幽閒執禮有母氏
之風賦詩彈琴窈窕物外人元內翰以其婉女嘗與之號
曰靜華君次適易州太守郭某切惟婦德以順為正而不
在於才故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又曰在中饋無
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則不可有
為其垂戒如此而春秋謂宋共姬女而不婦易後謂之勳

也剛古今載籍殉夫訓子烈然有名者名節著者皆君子
籍則與其有為以垂訓又如此蓋以順為正不可有為者
常也開國承家贊內叶外紛挪而不失其操顛沛而不改
其度卒能成大事業有為而靜尊在焉則變也故正者德
之本變者德之用二者兼備公夫人有焉銘曰
高門夏屋兮婉娩周姬玉虹蟬聯兮光生門楣秉龍崛起
兮邦家之基宜爾室兮公之濟美有開兮孰敢嗜子孫奕
葉兮而乃葉而碧梧凋兮鳳于飛春風花落兮百鳥悲素
琴生塵兮蓁繐帷老虎飲泣兮霜瀟眉百城縞素兮失壺
儀長歸十里兮饗靈輀聲徹天兮淚成池其德在人兮茲

矣可知中堂蕭條兮門慘悽寢玉盌兮灰金巵將士揮涕兮撫我其誰賓客掩袂兮吾將安歸松槚搖兮柳依依魂一斷兮雖水湄西園月照兮西堂西星爲冠兮霞爲衣玉女兩兩兮纓霜霓天外珮響兮鳴珠璣香霧冉冉兮煙霏霏眞魂之來兮其惟此時

故易州等處軍民總管何侯神道碑銘 有序

渤龍起陸眞人時乘破鷙鷹翻冰天而蜚其翮瀚海之波濤凝雪山之雷霆飛厲日月推蕩風雲布爲時雨轉爲陽春發育萬物作新生人肆日聖神受命運會所屬俾之立極垂統亦一時豪傑相與比附基構[illegible][illegible]樹立有以屏蔽

者於燕趙之交崛起雄鷙爲羽翼元臣開拓土宇共成天功智計則策士勇力則名將慷慨服義忠於所事千戶何侯有焉公諱某字世鱗易州淶水李路里人曾大父泉大父國清世厚于德爲鄉里望族父淵材武善射智畧沉勇貞祐初起家爲義軍都統守清楊口成紫荊關陀上谷諸道澼流民還生口遏寇衝咸惠並著終于易州刺史母鄭氏州里名門以聖善稱侯資夙成自童丱從其父勇不自制英嘗敵鋒轍執俘折馘衆皆異之年十五事中都經略使苗道潤初道潤與其副賈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顛于道左從者駭散侯獨下拖之道潤憑絕不能[illegible]

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侯大呼[illegible]入賊乃遯去遂取道[illegible]所隨金[illegible][illegible]以出[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命[illegible]公請[illegible]民代將[illegible]國事[illegible]初[illegible]之父[illegible]山西[illegible]所[illegible]爲言請諸侯[illegible]十二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六衆以何[illegible]目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符節以令萬戶張公壄堅陷鐵[illegible]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其材常置左右使之先後[illegible]侮每戰[illegible]與之俱侯亦以死力自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撒所當無[illegible]時河朔既定惟保定王子昌與信安張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金[illegible]守阻水出沒刼[illegible][illegible]右子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戰軍中號爲英[illegible]鬼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取萬戶張公一日令

侯取之侯屬水涉濟其城[illegible]門焉格鬪以入遂戰而出子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妻以遯侯追及之子昌背左以射中侯關手手捨乃拔矢含[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騎[illegible][illegible]奔而[illegible]之生擒子昌及所佩金虎符[illegible]裨[illegible]人束手[illegible]命信安尋亦潰南出奔河朔遂平西山諸砦餘[illegible]所保如[illegible]市川姑姑堝紅花谷閃堂白虹野狸郎山等[illegible]險[illegible]皆以下之於是潤地千餘里取三十餘城南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幽陜西塞[illegible][illegible]之口東跳濼傳[illegible]播[illegible][illegible]隱[illegible]一軍[illegible]有[illegible]趙歲壬辰從萬戶張公攻汴京授洛陽圍歸德破蔡滅金第功嘗第一歲甲午宋[illegible]盟大舉伐宋從萬戶張公破漢東諸城邑曹武鎭侯

將一軍於安陸郢復沿江上下破三十餘湖得船數萬艘
又攻芭蕉望鄉大洪諸寨獲[illegible]宋人出荊鄂道兵之
萬侯與山公遂戰破之獲統制路分等一十六人軍資器
械以鉅計收臨江口有長驅之勢又[illegible]從攻光州帥
鼓噪軍二百先登破其外城遂急攻并其子城拔之會大
黃州適有小舟來覘者萬戶張公曰是舟泛泛伺吾隙耳
必暮夜來攻不備必為所乘令侯伏甲舟壁下以待夜五
鼓果水陸俱出侯令其徒[illegible]侯兵進中斷而擊
之宋師大敗溺水者不[illegible]
大帥口溫不花[illegible]以其功聞者

朝歲戊戌張公入覲陛奏曰臣之佐何某屢在戰多宜加
旌異乃賜宣命金符充易州等處行軍千戶兼軍民總管
仍賜廐馬錦衣金甲自是萬戶張公常命侯將行營攝帥
府事軍中府中事無大小一取決焉侯既佩恩遇知無不
言有所不合必犯顏以爭萬戶張公之樹元勲開帥閫蕪
杭河南諸道鎮遏江淮侯之力為多歲壬子將行營會諸
軍南伐既入敵境而大帥以故自他道遽還諸軍不之知
也錯迕倉皇莫知所適至于江口侯曰由所來而歸必為
敵所遏不若出其不意深入巢窟彼不我測乃可出也遂
突戰旁出直抵司空寨寨宋重兵所宿衆十餘萬通寨而

登城有[illegible]為合圍攻城[illegible]命人為五萬
火十餘道精銳設伏于[illegible]之前後先[illegible]明令軍士
堇行而後鼓敵下[illegible]來追伏發敵鼓亂且[illegible]遂奔
追擊大破之[illegible]而還轉闘千餘里他軍不能[illegible]者并護
以出
上聞之下
詔獎異賜白金五百兩歲己未方以疾歸第
今上南伐詔侯參與帷幄軍國重事謀秘計多所獻納秋
九月王師渡江冬十月二日侯故疾復作壬寅終于鄂州
江上之𣲖黃州春秋五十有七夫人郭氏萬戶張公之甥

也婉淑有禮中表推其賢子男二人長瑛襲行軍千戶先
侯卒次琇卓犖有父風孫德隆襲行軍千戶二女長適鎮
撫王林之子其次尚幼庚申春正月葬公于易州爲頭岩
麓之新阡原既卒事其夫人及其孫與其將佐任某等狀
侯行誼文諸神游之道某嘗館于萬戶張公之門與侯游
而莫逆故知侯為詳侯儒風儀善辭令膂力拳勇輩行罕
儔充實有餘衛每戰輒先人而奪之心御下嚴肅[illegible]之不
少假雖其同僚至出令臨陣必以聲色厲之[illegible]服故
攻必克而戰必勝疾惡尤甚面數其姦而不[illegible]傳大
言數與士夫游讌抑[illegible]藉不知其為武人渡江之役與宋

會于武昌釃酒臨江咲宕慷古論當世事從横無窮國家
方將奄甸江淮混一區夏而奪去之遽可哀也已既叙其
事又贅之銘以寓哀丈武不死樹不朽云辭曰
大恒東馳直入海漄海山沉椎故其人似之趙韓王之智
曹武惠之賢照耀有宋亦如唐之山西歌謠騰慨借交報
仇滿風至今豈惟昔時烈烈何侯乃令見之將門出將而
又過之重椎虎搴食牛之氣終來龍遷有良將之規目
無全敵而能全師攻無堅對而能堅持握兵之符發兵之
幾如脫兔與處女每紛紛而出奇曉鄭方陰遂與世辭風
蕭蕭兮易水涓壯士一去兮不復歸昔人送荊卿吾以爲

侯悲

故中書令江淮京湖南北等路宣撫大使楊公神
道碑銘

皇朝誕膺天命奄征區夏經武海外既一再傳始究內治
用楊公爲相與天下休息公乃恢張規模維繫綱紀誅鉏
宄渠愛養黎獻整領衣冠收藏典籍斯民得以延續遺命
吾道賴以不亡天下復見中國之治繄公之力焉公諱惟
中字彥誠洪州人曾祖某皇祖某皇考某皆用武貴金末
公以孤童子事
太宗自知讀書有膽略

太宗器之弱冠銜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威靈敷布條
要俾皆籍戶屬吏數年而歸乃有大用意闊出太子伐宋
命公於軍前行中書省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光隨郢復等
州及襄陽德安府得名士數十人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
都立周子廟建太極書院俾師儒趙復等講授公遂知性
理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耶律楚材罷以公爲中書令
領省事
太宗崩
六后稱制公以一相負任天下
定宗皇帝即位平陽道斷事官斜徹橫恣不法

詔公宣慰公按誅之出一府稱獨冀不使其決並亡恒山
公武仙潰于鄧州其餘黨散入太原眞定間據大明川用
金開興年號衆至數萬出沒刼掠數千里
詔會諸道兵討之不克公仗節開諭降其渠帥其黨悉平
憲宗皇帝即位
今上以太弟鎭金蓮川開府承制封拜奏公爲河南道經
略使初滅金以監河橋萬戶劉福爲河南道總管盡有金
源故地福貪鄙殘酷害虐遺民二十餘年公至召福聽約
束福畏公稱疾不至公命設大挺於坐復召之使謂福曰
爾不奉詔者吾以軍法行事福以數千人露刃擁衛下車

畀公公即握大挺擊踣之方起又連擊之相繼僵仆嗚呼而
去數日福死百姓鼓舞稱快河南大治遷陝右四川宣撫
大使以諸軍帥横侈病民郭千户者尤甚殺人之夫而奪
其妻其子告公誅之以徇關中肅然公語人曰吾非好殺
國家綱紀不立致此輩賊害良民無所控告不去不仁何
以爲仁乎歲己未
今上總統東師奏公爲江淮京湖南北等路宣撫大使俾
建行臺以先聲行宣布恩信蒙古漢軍諸帥並聽節制師
還冬十有二月某日薨于萊州春秋五十有五公相三君
歷事四朝出入柄用者三十年天下畏其勇而懷其仁夫

人某氏一子某方爲諸生受學以經公之同僚上介請文
其事經曰昔王儉碑褚淵張說碑姚崇同僚故也矧公之
德於斯民有功於中國甚厚幸哉可無書乎序而銘之銘
曰
赤氣竟天北屬斗尾稜代用張貞人是啓
太祖取之
太宗治之帳前異人去稜有時崑崙廣泉使節而往飲馬
河源指揮酋長滔滔江漢伊洛淵源北面降虜遂傳中原
試可不遠爰立作相始用漢人斯民有望化樞載轉雷雨
一新日出氷天萬象皆春乃宏三綱乃舉八柄噓枯爲生
活我遺命天資嫉惡誅去三凶精金百鍊莫當其鋒斯文
不喪衣冠是賴又一大極天地不壞伊工何人一旦佐公
布宣王靈附鳳攀龍振旅凱入際會千載年未中壽遽止
于此德能及人施必在子刻詩貞珉以召信史於千萬年
公乃不死

河陽遯士荀君墓銘有序

中統元年持節使宋館伴貞者二年河陽荀宗道以門生
從行爲行府都事治書狀都管二事纏綿淹抑日夕相從
一日書其先人之事以請曰不孝昏昧不能備述先德惟
是先人之事所見聞者敢請一言半辭以賁幽宅余之先

君子晚年與宗道之父游處里閈相得而甚相洽也以余
父之執且其子受學於余故嘗聞其論議而見其梗槩於
治亂情僞靡不洞練而論皆偏曉蓋知幾之士不犯難行
而能遯世以保身者嗚呼乾坤龍戰海宇橫潰能爲時而
起樹勳名開治泰以濟斯人則可也如其不能卷懷閉[illegible]
不與時角以全其天亦可也不然則骨[illegible]以迹而不知止
鮮不爲暴虎馮河徒靡身於世者君諱士忠字信之孟州
河陽人金源末以貲食豪鄉土知世將亂乃決遊京都結
納豪右以覬時變及歸而河朔已受兵矣州募兵[illegible]守號
義兵將君爲都統保青龍山時金遷汴[illegible]以國流民南

渡爲北兵所擠而阨于河孟津渡尤爲要塞而津吏因緣
爲姦名爲守法而控勒納賄積流民數十萬蹈藉以死君
詞其人曰是不可坐視於是列津吏罪狀請於機察使而
聞諸朝即詔不拘常例命曰海放流民濟以全活歲壬辰
河南亡君知不可爲乃散所保各歸鄉里兵鋒方南遂北
首以辟之居燕趙之間宣使老索來蒞順天知其材欲引
爲參佐力辭不就無何告訐蜎興吏相誣陷往往破家惟
君獲免益稱疾不出二十餘年不覩户外以絕辟召或者
又欲相授遂稱疾篤舁歸河陽先世之未葬者皆爲遷祔
其諸子皆配亦畢乃曰養生喪死餘無憾矣汝曹有業足

以樹立有田足以衣食我亦瞑於地下戊午春二月己亥
卒于河陽之沇河春秋五十有九從葬先塋禮也同室劉
氏雲中大姓也敬順不違克盡婦道二子宗道宗禮宗道
沇郁力學已爲儒器宗禮材勉克家識者皆謂能大其後
矣作詩以告諸幽云

昔曾拔劍倚大行醒花醲酒家河陽濡如裘馬年少場南
入鞏洛東亦梁任俠尚氣脩髯張四方有志歌慨慷大河
誰意忽捐棄沇濟一夜水滿箱沸鼎不敢還採湯長材進
器都卷藏九牛欲挽從爾強欲我妄動君荒唐落日倒景
明榆桑桑梓奕奕生輝光始終全歸討亦良有子有孫右

不亡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五

墓誌銘

先曾叔大父東軒老人墓銘

金有天下百餘年澤潞號稱多士蓋其形勢表裏山河而土風敦質氣稟渾厚歷五季而屢基王業而嘗雄視天下故其爲學廣壯高厚質而不華敎本業務實學重內輕外宋儒程顥嘗令晉城以經旨授諸士子故澤州之晉城陵川高平往往以經學名家雖士科舉而六經傳注皆能成誦耕夫販婦亦恥非議而道文理遂與齊魯共爲禮義之俗而加厚焉陵川學者以郝氏爲稱首郝氏之學復以起

本而比大之者自東軒君始君諱震字子陽系出有周之乙封支子太原郝鄉因以爲氏始祖儀自太原遷潞州高祖祚又遷澤州陵川曾祖善祖從義父璋七子君其季也君資茂異自知讀書不爲章句詩學從學入京師太學游公卿間久之乃遂益厭棄凡近不屑就之也旣歸構祥山谷從而學者甚衆講劇道藝潛心日益精深有尚世意而無復世味以經爲本者折之以天理人情而不專於傳注尤長於禮學數請多警句晚年益趨平實淡如也彈琴詩古澹音節中節附御超節韻超然若有所得遂山本庭吟爲數日留賦詩彈琴自樂逍一日過一道院松竹茂

蔽坐於其下彈琴而歌詩歌十餘闋起鳴其瑞琯爲長笑曲乃去從者咸以爲異書諸兄其爲子友愛諸兄以孩大稱長兄之命爲居君乃湯泣三日不食曰吾業儒而爲是何以爲訓不義而生不如死諸兄得欲而生我將服義而死諸兄懼從竝居同食以終年四十九配侍其氏子男三人天祐天祺天禎皆治經爲學而天祐尤知名君初名旦後更今名自號東軒老人銘曰

太行巍巍天地之脊吾家其顚千載而聞錯以盤固嶸以盤然惟君充充懷書遯出揮斥八極面目太始翠玄圃之玉芝之劇[illegible]余之天時秋[illegible]君[illegible]兮

下征撤其實而揚其英乃變五弦乃抱玉琴明月清風倚然此心悠悠兮桂陰[illegible]其德音人[illegible]經天趣益深夫後何爲付之長吟者其在矣後來繼今

先伯大父墓銘

郝氏世業儒以治經力行爲本而篤於齊家之道自曾伯祖以緒[illegible]家已有法制使子孫世守至伯大父復以禮[illegible]家而兄弟十餘族長稱百餘口旣總家事乃會諸宗族而告之曰夫衣食足而知禮節[illegible]而知榮辱主辦以[illegible]失守至於四[illegible]節者[illegible]於[illegible]其故[illegible]子以[illegible]爲王政之本而[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令[illegible]以次爲家皆欲

諸宗親子弟治生爲學二者兼進始則必事俯畜終焉立
身行道進而得則各大而家退而失則必有所歸不至於
落魄無賴亦足以爲善士夫少有大志不事家人生產雖
以成就有過人者而爲高傳所稱亦非教育之良法茲爲
破車雖一日千里爲君馴服以進於道乃相其宗親子弟
材器曰昇汝田若干頃畝汝率田夫而治之桑若干本汝
率諸婦而治之錢若干緡汝率商人而治之書若干帙汝
從其師友某人而治之余則均其有無而治其勤惰於是
數年之後貨食豐饒而學業日進先祖及諸父丈嘗大振
而門下學者日盛夫其在家也則雖病而冠衣扶而立於

庭諸房子弟婦似守禮門兼燭盥漱昇總黎明以次省於
舅姑父兄退而各執所業或少有稽緩則旦而問之故責
之庭小廢禮者則加鞭扑爲至于再則會宗親中表列其
狀而加之罰飲酒醉不行及衣冠不正者有罰取友不端
者有罰事師不謹者有罰惰學者有罰相恭閒者有罰
譁于庭者有罰中學曰隸筆硯時燕集上下肅然又以孝
友睦婣任恤等數條書于楬曰有違此者非郝氏子孫至
於鄉鄰不法者畏其聞知輒自戢曰勿令大翁知有訟者
則相率而質其曲直行於里巷望者趨而避不及則揖而
拱以待其爲人敬畏如此縣令丞每至縣則輒就門禮謁

其諸弟姪必一人教授縣學故門弟家法無不推重君諱
源字濟卿曾大父昇之長子也卒年六十四伯祖母王氏
二子與權與字正之博學能文三赴廷試有聲場屋歲壬
辰沒于兵士林惜之銘曰
小宗重承兩世嫡方五十仍斷鰲立之綱之紀撫其室支
本蔓衍蕃宗戚孝廉簡易誠無敵刁斗未若程不識有身
有家衣且食晝吟夜誦簡與筆硯田每每日墾闢蔚絲爛
爛充以孝弟忠信脩行實言笑顏色皆紀律家道既正
無敢逸富貴在天吾豈必凜焉高風誰可及雲白天青太
行脊巍將傳聞作家極再拜揮涕書貞石子孫世守其勿

失

先大父墓銘

歲丙辰春經至自沙沱家君得風痺疾遂在床簀卧以昇
命曰吾齒已過吾父卜年矣雖疾病夫何憾惟吾父之事
先有子元子之表在而壙中之文未具且大節之灼灼者
而猶未能載焉吾語汝汝其論次乃再拜受命叙其事而
爲之銘惟郝氏繫出有殷世于太原一再遷　澤之陵川
遂爲陵川人高曾而下皆學不爲仕先大父諱天挺字晉
卿幼開朗卓卓不群舉進士兩赴廷試以大學生頡頏搢
紳間崇慶之變東載而去曰時事如此可區區冒進乎遂

歸遠近從游多從之學其教人以治經行己爲本從宦治人次之決科詩文則末也故經其指授者往往有成貲河東元好問從之最久而得其傳卒爲文章伯震耀一世其餘鉅公碩士出其門者甚衆則其所學可知已時有金旣棄燕雲河朔隨亦不守遂往來淇衞間貞祐初人爭南渡而阸于河河陽三城至于淮泗上下千餘里積流民數百萬饑疫薦至死者十七八先大父曰坐視天民之斃仁者不爲乃以言於察使范元直使聞諸朝曰昔昭烈當陽之役旣窘其猶徐其行以俟荊襄遺民曰成大事者必資於衆人歸而棄之不祥君子謂漢統四百年此一言可以續

之今國家比之昭烈不至於窘河朔之民獨非國家赤子乎夫人心之去就卽天命之絕續也乞詔沿河諸津聚公私船寬其限約晝夜放渡以渡人多寡第其功過以救遺民結人心固天命中興之期庶幾可望書奏卽日中使告諭令沿邊放渡河朔之民全活者衆於是亦挈家南渡興定元年冬十一月八日遘疾考終命于北舞寓舍春秋五十有七臨終浩歌一不及他先祖妣張氏前卒繼祖妣司馬氏一子卽家君也男孫三經緯庸女孫一歸濟北陳氏初旣遘疾謂家君曰郝氏儒業自吾叔父東軒老人始我死葬其墓側庶得奉杖屨于地下旣祥家君將歸葬諸父兄以河朔兵亂不許家君乃夜啓殯負其櫬以避而莫適厝焉于其所往輒爲墼甓以導其行雖徒步千里渡大河登太行展轉寇充之達于陵川興定四年春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先塋東軒老人之墓側從其志也先大父美風儀冠衣甚偉濶於辭令翛然物外人而談王道議國政商處吏卜其世得體要毅然公輔之器而適叔世東肯塵閧竟莫能用卒於流寓人憐其志云銘曰

郝世不競植其株根亦立孽霜蘊華于春一世于邁天能吐芬晦以突世其氣益振亂無渾淪其屈益信萃于我祖淪爾天津遵其羽翰凝于青冥蠖屈龍蟠其乾厚乎坤玉山

高寒瑩徹無塵雖事業不少見而道義是存繼其志有千里負荷之子述其事有萬古遺山之文滄海遺珠長鯨琴吞瀆輝翳光以耀其諸孫嗟余諸孫可汨其流而湮其源志惟益堅氣惟益充以俟九原以慰乎下泉

先叔祖墓銘

先叔祖諱天祐字[illegible]大父東軒老人之子先大父之從昆弟也字覲瑰托器識高邁日記數千百言而下筆不能自休初爲學卽不作決科文務窮性理經術而況入佛老者數年以爲過高無[illegible]盡讀六經語孟讀之於是際天人之學瑩如也大安末知世有傾隍之變愈益遜

然貞祐初南渡隱居魯山往來箕潁超然欲以道自許也
作古文歌詩往往散落世間故雖隱而名愈顯尤玩意書
法嘗以爲正書當以篆隸意爲本而鍾王書之經也顔拔
書之傳也其餘則諸子百家耳故其筆勢莊重秀勁能作
大字楷草嘗言大字雖大而小小字雖小而大正書須有
草意草書須有正筆其論書如此趙內翰周臣見君蘇墻
詩及書跡遂遺書歎致之京師即挈家去於山林幽阻人
迹不及者而君終無幾何雖京都人亦知其處後聞有欲
薦諸朝者曰大廈將傾吾不能爲破家人又挈家去元內
翰裕之既受學于先大父又嘗與君周旋文場故特敬畏

聞其又避去乃以詩相招君復詩絶之而竟不出壬辰之
變年四十九沒于兵先叔祖母宋氏一子思直字樂先亦
博學能文亦皆歿于兵嗚呼郝氏之學大于東軒老而終
于君其嗣胤遂不復見而諸父昆季亦皆泯泯焉獨遺冢
君及經天乎何於吾郝氏若是之烈也先君既命經論次
先世故書此以列諸東軒老之墓側以爲不朽銘曰
文業班班貢于君枝道氣頗實于君賢奇初則六羊幾感
多岐瑰詭譎怪投瀾拟熾番然而回眞是之歸明白開朗
冲融希夷弄月吟風獨樂良知德充乎身命遂于時收藏
天光滑于塵泥每登琴臺望元紫之千山雲沉知音者誰
濯足于潁掇纓于箕庖不治尉何與羣尸祿折株崩夫
可棲我其長往山鹿野麋君無我招亦莫我追我非絶世
不可有爲大河絶流喬於雪飛天狗墮地寶光出焉嗟嗟
乎君既往莫追獨不忘遺諸孫孔悲伐石鐫辭東軒之西
魂其一來與不死期

子阿寶附壙誌

歲壬寅余始繫于滿城徐氏甲辰春正月子阿寶生廣額
方頤有目若畫氣卑而聲宏家君以嘉類先大父日夕抱
弄甚以爲慰丙午春先妣委化權厝于府南侯河之北原
術者黙言君家無氣禾珍余在衰絰晝以爲憂夏五月三

日童稚聚嬉以冰冒置于阿寶之腹頓其寒渇以咍其駭
頂之寒氣入腹暴下數升入夜青夏搐搦而氣竭生三年
矣明日附瘞于先妣墓之西與天而納銘于壙云
爲余毛髓余裹狀乃爾嬌有子而[illegible]死兮吾哀之土柔輭
而復寂于此兮撫重余之戚豈余之子兮

子阿長附壙誌

歲戊午冬先君告終權厝于府西長館鄉之北原庚申春
余宣撫江淮至自武昌奠墓而入墓之東是小丘附焉不
知其爲誰也銜涕而去及門家婦哭于室乳媼之懷空矣
乃知向之丘吾子之所也因抛幾絶而哭曰死乎何天

詹乎鄭氏之酷也母氏之終再踰月而吾子阿實卒附焉
于墓側吾父之終亦再踰月而阿長復附焉豈母氏之愛
阿實而攜持之去耶吾父之愛阿長而抱弄之不忍舍耶
故各于其終之後而卒卒而附于其墓抑吾之不德不孝
致吾子之弗克昌耶祇吾之不德而禍吾子耳可無殤乎
乃叙而誌之初徐氏不婦歸于家再娶淇溪張氏是生此
子五年而卒生于乙卯春三月五日卒于己未春三月十
二日左慧而秀發言如成人以痲疹疾殆將卒謂其母言
我死則已柰我母憂何或問其父則閉目握手曰我不得
見矣聞者皆爲泣下銘曰

不子其父孫于其祖各附于冢共爲宪土歆習無所于嗟
天兮

行狀

先父行狀

郝氏本貫澤州陵川縣曾祖章祖昇父天挺先父諱思溫
字和之資剛絜炯迥不倚不爲蘧篨戚施疾故與世不偶
然而人亦不敢以非義屈橫逆加儀幹不及中材而凜凜
莫敢犯以晃直自處不億不信中心充實無所虧欠初成
童與河東元好問從先大父學儆落六年洞達遂匯其所
得者有所自其所作者有所徹天端理倪首尾貫究晦而

顯之勤勤不辛發年二十許奉先大父下太行往來淇衛
間盼河朔已受兵有金疆理日蹙慨然有志於功名居無
何得腰股疾意籍抑不信遂不就舉貞祐初南渡館而師
之者甚衆誠法理意籍籍馳播所至席不煖先大父卒于
鄴陽既免喪請諸父兄曰先君子卒於流寓不克歸葬安
用子爲子而委父何面目天下諸父兄以河朔兵亂不許
乃與先妣夜啓殯而負之去渡河至長垣貲用皆爲盜殺
從行者因是亦散去獨與先妣扶櫬負載登太行中路
賊二人呵止之曰胄負與我不然則死乃啓之賊愕異問
故曰是先君之喪將歸葬鄉里賊愴然曰擭擭如此而欲

刱是是蘇子不足道置大餅數枚而去遂葬先大父於陵
川之先塋興定四年也元光元年復渡河河南亡攜經北
渡居于保聚後秀而教之者十餘年經年十有六命治六
經先傳注疏釋而後唐宋諸儒論議必一經通然後易業焉
壬子館于萬戶張公府教授諸子丙辰經被徵北上及還
議歸鄉里拜謁松楸夏四月十有七日得風疾不起在床
簀者三年戊午冬十有一月二十六日增劇二十七日夜
忽命經等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人惟恒久乃有前程
天下事何嘗不因不恒壞了整衣冠強爲之起咄嗟曰發
忘氣遂瞑不復語二十八日終于寢年六十有八門生

宗道趙泰尚文等相與誄曰先生不苟仕任困而不撓貶
終而衎以志氣爲言不亦卓乎可謚曰靜直其未嘗祿仕
可稱處士十有二月一日與先妣神宮同壙厝于保城之
西吳斧潭之北原三男經彝庸一女適清苑陳沓男孫二
女孫二皆幼先父生平喜爲歌詩徜徉跌宕以自樂而晚
乃遂得遺藁一百二十篇晚年尤邃性理學手書西銘畀
經曰是入德之幾造道之階也教人以小學爲本以爲洒
掃應對進退卽性與天道之端致身行道樹立事業性與
天道之功用充實而大大而能化性與天道之成終者人
之始生其醇未醨其朴未散其見解未出其物欲未雜先

入者而爲之主終身由之而不能去古之人至於胎教況
嬰孩之間乎語言啞咤肝膽纖固神出入而未合識寫誦
而不明容妥娜而未莊氣悶躁而未定謹其所習政在於
是乃爲言坐行立揖拜俯仰之節誦記執役執筆爲書之
御聲音笑貌疏數疾徐之節一之以敬而不使之惰以長
則爲辭說義理綴緝章句簡直切律力少而功倍之成童
則以性理經學爲本決科詩文爲末而浸致之大學嘗語
人曰人見吾之規規于子必以爲是區區致力於小者而
小之也吾不病也夫事有小大理無小大也本末先後吾
不敢躐而欺之也彼所見者以爲小吾所見者以爲大是

吾所以積德而遺吾子孫者世之人好高慕遠以欺世盜
名未能洒掃應對而便說性與天道蔑理躐分枉探速成
戕本根壞倫類示不以常而重爲之詛敗德孰甚焉吾不
爲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
其爲大人保是心而已養赤子之心卽爲大人可乎哉歐
陽子謂嬰孩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殆亦爲是
耶其設心如此故所到輒見稱學者往往終爲成人方臥
疾也一日語經曰汝祖父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
汝曹毋以淺功近利有違俗之心也慕利則敗義欲速則
不達汝能勤則功自至汝能儉則利自來故立身行己在

大堅忍而已能堅忍則能任事歷大患難處大富貴決若
長河而不回屹若泰山而不移然後可謂大丈夫凡爲氣
嗜欲充不終其身者皆不能忍耳染指垂涎之氣不除貪
婪浩天之心常存一旦肆欲潰不顧義殞身喪元而及其
宗盜僇一時遺臭千載汝曹可戒也過庭之訓嚴如此嗚
呼先父身無一命之爵史無一字之書其於歿葬年塋壙
銘一辭之文是大泯泯也立言君子苟爲稱述銘佩之意
死且不朽孤子經等謹狀

先妣行狀

先妣姓許氏澤州陵川人與郝氏同里閈世爲婣好故既

昇而適家君遠冀先大父肩廟見北鄙已用兵遂從家君奉先大父逃威山谷間推及就險甚精食糲采薇蕨汲谿澗樵薪蒸以養備極艱苦而不憚也興定元年先大父卒旣禫家君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父死而不克葬安用子爲遂與先妣決策歸葬諸父兄以河朔兵亂不許乃夜啓壙竊骸以逃時金國棄河朔限河爲守諸津要皆禁自北而南者則渡有王事于北者則亦非是則不渡也久於河上資糧懸罄適有受業先大父者爲機察使俾偕賜上黨公茶果船以濟遂至于衞之長垣縣飛單重尋行劉輪至人皆入窟室先妣獨不去守櫬以金

曰寧死可棄我翁之靈而求生乎賊至將兵之不爲之動賊厲聲曰若何人獨此不去若所守者是何物婦曰此我翁之靈將歸葬先塋者今幸得濟河有死而已其可去乎賊感愴怳肆少沮詰姓居曰陵川郝氏也昔舅氏嘗爲澤掾賊中有澤遂而得舅氏保宥者因驚悟曰若許某之妹也且語舅氏之恩且壯其節遺白金數兩而去遂登太行時隆冬雪盛天地晦冥官兵盜賊搶攘旁午從行者因長垣之役皆散去獨家君先妣二人而已而家君復目亦暴發道過水場太行之至險也盛雪冒之蹊徑不辨摺峯嶔爲的攀緣巇隙猶躋崖磴負假導家君而復攜手往已

入夜矣黎明始出山再日達于陵川乃克襄窆元光元年後渡河冬十有一月生經于許州臨潁之城皋鎮天興元年河南亡攜經北渡居于保繼舉彝庸二弟經年十有六欲以幹蠱自任先妣謂家君曰郝氏儒業四世矣名士如元遺山者我之自出故家淵源當益浚之可自我而涸乎今宗族之在河南者皆盡矣惟吾獨在有三子焉豈非天也使是子也而有成不隊家聲吾儕其無憾其或不成亦云命矣於吾責何有若判故之以子而不教是廢先世也先世之靈照之在上質之在傍將於誰而責也故家君咸泣爲之感詩有日月儀隨天地在詩書終齋子孫貧之

句於是命經就學欲其先經也乃命之曰經經亦感奮以夜繼日或冠衣不釋如是者有年一日雞初鳴經猶凭几伏誦書帙紛紜殘燈無焰先妣竊視之慨嘆良久呼經語之曰能若是吾有望矣勿始勤終怠棄而自足半塗而廢吾兒進銳退速者多矣力學而卒成者鮮也汝自暴棄一身小矣先世之責之重於汝大也經遂日益激勵蟠錯刮磨肆意經傳砥礪扶剔鉤賾蹈遠㙜乎其若癡茫乎其若迷嬾焉猶未光也而天遽降割歲乙巳冬十月十日遘疾丙午春三月九日考終命于私室春秋四十有九窆神宮于保之南原先妣資稟淳懿婉淑有守識慮詣極經所與游

一見之輙曰某當交某當絕經或不如訓輙為小人所累所居既去鄉里思之譁道不容口待人以信不疑人欺巳事家君敬莫不違每勸以義賓客至盡力供具資用闕必假貸以給經遊事十餘年雖屋漏獨處未嘗見其墮容東諾子以義嘗語經曰吾忍窮使汝就學非為利也欲汝知適義負荷祖宗不汙之而已今世子弟以一時之利敗終身之義者皆是也是豈子弟之罪哉父母不處以義而貴以利使之然爾以貨財殺子孫吾不為也汝其敬之先妣臨終言猶在耳嗚呼昊天弗弔經未底于成不副母氏之意母氏亦無一日之燕終身艱厄下壽而卒孰為之司函

使之然也一女未笄二弟尚幼宛然失怙家君戴曰坎然而憂何剝吾鄉氏之詹也惟母氏之節之德固宜昭之金石著之竹帛不可昧也没焉昊天罔極之報萬萬無一乎於是録經之所聞所見者立言君子苟賜矜允為之誄述使遺美不墜光慰下泉雪終天之痛報罔極之德銘佩之意死且不朽謹狀

喬千戶行狀

高祖諱曾祖諱祖諱父諱順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東王里人世業農為大家母李氏娠公七月而寡公幼穎異於他兒及長有志略擅勇善射衛紹王遇弒北鄙用兵四海有改卜之兆公慨然輟耕長嘆曰時事如此大丈夫樹立之秋也何區區爾為遂落魄不事生理俠遊燕趙間貞祐初宣宗南渡河朔大擾公以義軍從今萬戶張公起於定興保西山之東流堝樹義旗招數亡跨山連海威聲大振北兵抵吭盤桓而不得進行臺閣之便宜授公定遠大將軍順州刺史兼經畧菑道潤節制從張公鎮撫西山諸保砦張公勇而有謀膽決善戰燕趙之豪附之者衆每以方略授公使戰輙中機會嘗以少擊衆由是威名冠張公之軍

國朝舉兵南下萬戶張公逆戰于狼牙嶺馬跌被執時公

居守東流堝北兵以張公至堝下招諭使降公拒之諸軍既登公猶拒守自若進攻拔之張公以腹心之舊爪牙之用能全節守義義而釋之公荷更生之庇以死力自效遂從下雄易安保諸州宋人乘金之亂使彭義斌將兵襲河朔至澶魏建旆而北公以一軍躡其鋒諸軍壯之真定武仙叛並山諸州縣保砦皆拒守萬戶張公會諸軍擊之令公攝帥將騎兵數百步兵三千人鼓行而西時敵兵將聚保於狼山砦公召諸軍吏曰彼將歸其巢穴我遏之必殊死戰歸師勿遏軍志之戒也不若覆諸山下搭其歸路彼既得歸莫有鬪志是獲獸于穴也衆從之適兵既過公鼓

譟奮擊大破之時有別部將陷敵者公橫戈突陣而入力戰救之乃獲免於是諸叛望風降附遂入鎭州武仙奔公會諸軍追之戳虜甚衆遂會攻彰德轉戰至齊魯駐軍滕州牙山中夜敵出不意襲營而入公獨騎追戰奮戈大呼橫衝逆擊諸軍始覺譟以繼之敵衆駭散墮山澗谷而奔於是公名振河朔矣其還益都也援兵數萬薄及城公掩擊敗之後夾糧戰貝丘遂閉其門會內兵闘門突出公嬰其鋒短兵接戰敵敗走主帥旌公勇以勵諸軍先是爲戶張公開都元帥府于滿城以公爲元帥都監遷副元帥至是帥還仍行二安州元帥事未幾出鎭唐縣行元帥事

後從張公鎭新衛州辛卯冬渡河會戰于鈞州遂會諸軍圍汴金義宗北渡丞相曰撒圍衛州力戰卻之追奔至黃龍崗後會諸軍圍蔡河南平張公入覲以公特行營征進南歲甲午朝廷論功張公陛奏曰臣憑藉國家威靈所向克捷臣何力之有亦臣有一二木牙熊虎之功臣之副將喬惟忠戰功甚多乞加寵異於是朝廷以璽書金符錫公仍以千戶世其封自是連年大舉伐宋公威戴恩遇益自奮勵其破棗陽攻光黃等州功尤多丙午夏寢疾五月二十七日薨于第春秋五十有五葬于順天府城之東稱公蓋勳烈沈勇善戰遇大克捷恬然自得之色其攻黃州

也敵[illegible]後[illegible]襲諸將公率銳卒戰王師舉火視之見青甲[illegible]黃[illegible]治戰甚力翌日主帥懸賞求之公竟不自陳其不[illegible]如此雖奮起畎畝翕然有閥閱簪笏之風事母孝每[illegible]而歸必須整冠服拜而問安及居喪過於毀瘠遂感疾不起治家有法束諸子以義節於自本爲千戶侯而服食不過于華夫人毛氏子男五人孫三人女孫一人歲庚戌將以葬先塋文碑墓隧故次第始終昭灼者于右鴻儒碩筆共譔于茲孫子珪等狀

[illegible]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六

使宋文移

宿州與宋國三省樞密院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再拜奉書于大宋
國三省樞密使相國公閤下經等欽奉
聖旨賫擎
國書前往宋國告登
寶位仍布弭兵息民意比及降行即還江上兵告諭沿邊萬户俾各守故屯撤去哨騎不得挑亂生事令山東淮南行省李公遣劉仙等二人入楚州通報而無來書又沿邊

州總帥移公文會問云不知所在五月十五日經等一行至邊於是再發關移自漣州入楚州以復前事仍請入國日期至今不報以節次露昧至於差池不能明
主上盛意故遂捷出駐剳斷陽令副使劉人傑參議高翔親往計議敢布腹心於閤下竊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則必按劍無因而至前也疾雷破山烈風振海而不懼安於故常也故無因而至者應之而不失安於常者而知其變惟智者能之天下之事幾而已矣顧乘而處之者何如也變故方殷[illegible]之而不失則無因而至者不疑安於故常者而知懼處得其當天下無事而生民被其澤不能乘而失之則無因而生而為之疑安於故常者而不知變以至變故紛挐不可而天下被其毒蓋天下之勢治亂相尋循環相紐其無窮而變故亦無窮乘而處之者宜重慎而審之也天下之大亂必出於大治天下之至危必出於至安天下之大憂虞必出於無虞戰之敗出於勝事之失出於得惟其忽而不審執而自蔽不知倚伏之幾安於常而不知變是以至於是而不能復一日雖悔而莫之追也

國家兆有天下五十餘年其用兵於江淮者幾三十年兵勢之振莫甚今日取東海下巴蜀平大理國武昌克漣水

穿徹三齊至于湖湘縱兵長驅徑至與會有一天下之勢鴻毛衝風似有所不足事而一旦斂兵而退又先之以信使是無因而至前也其飄忽掀蕩騰擲宇宙忽去忽來往年之常而彼國亦以為常其中有非常者而不知是安於故常也無因而至而弗之信安於常者而以為常是忽而不來過計而不審閣下必不之知也無因而至者果無因乎進退之常果如常乎幾會之來所繫甚大不可因仍苟且執於一偏而泥於虛文以為我國情狀不可測揣而不以信義待是幾一失而兩國之禍復起矣當國者宜重慎而審之也今日斂江上之兵先輸亟之役豈師旅不及襄

時歟將帥不及昔歟甲兵車騎不及昔時歟五十年之
儲蓄不能一朝用歟土地加於舊而賦力倍於前聯西海
者五十萬控東夷者三十萬自大理至於遼海帶甲百萬
兵力崛卓莫之與京無故而欲兵無故而先信使此無他
主上如天之仁積世之義也往歲
主上在潛邸時
先皇帝畀以東師俾之東出比師之行其所獲俘囚如殺
郡統軍及所在拘繫閒撫人等皆縱歸之渡淮而南諸山
堡砦所得生口皆撫而安之而去下不殺之令使宣撫楊
惟中出先寄羊布富一屢信及其渡江如漸黃溯青山磯布

初未嘗殺一人至于武昌先遣王一清開諭而彼守臣執
而殺之又射殺一帥將大官於是始下令具攻具以爲肉
薄骨并殺人盈城然匪本心故雖合長圍而攻之不急也
若彼國當時不殺信使少加以禮可退師成盟經等侍從
方右
聖意仁隱好生惡殺以貫所具知大官元臣請長驅入臨安
主上以爲江南治平三百餘年其民物繁夥居室櫛比吾
若徑往則皆蹂藉久生靈何辜而吾若是是獨非吾民乎
遂不往聞
先皇帝上僊乃置師而去乘傳北歸德澤既深天命攸屬

親王四十餘人及藩方侯伯會于開平共行推戴既
踐祚謂諸王近臣曰　朕欲息兵安民久矣而弗克爲今
在朕矣遂命河南經略使史公往江上　詔諸軍各還
故地命山東淮南行省李公於楚州通　國信而令經等
充國信使副奉
國書以往其書辭一依今國名分未定與國平交例南北
毀裂好聘不通五十餘年天誘其衷幸而集此而乃不報
未知何如必以爲如王楫矣王楫扶兩[illegible]而庭一身言於
北則以爲降使於南則以爲和終於兩國交兵而身以之
斃今則不然也以爲三十年間佳兵毒民禮義不通信使

先往欲崇禮義而弭兵先也必以爲如述速門譚浩矣述
速門譚浩逹迎徼倖以不直之辭要難行之事貪汙跋疐
啓釁重怨以其不納歸而生事辱國而傷來使激萬衆之
怒使之投袂而起連兵數年屍骸委積魚肉生民長惡崇
禍今則不然也以爲待人以禮而不以力服人以道而不
以勢尊人而後自尊安人而後已安先之以敬讓而不以
事導迎和氣天必悔禍至治可期也是皆異於曩時有爲
而爲非無因而至也且通好之利不在於北而在於南非
惟今日振古以然昔孫氏據有江東僅能立國稱臣於魏
而乃敢王殷浩桓溫連年北伐終至敗折宋高祖文帝屢

為大一齊未嘗待志足以自敵王業之謂江左立國藉萬
里長江畫而守護風寒之處不過數四大抵江北羈縻而
已此誠至論蓋江淮立國以之自守則僅足以之侵伐則
不宜故終之吳爲晉平陳爲隋平江陵爲唐平往事則亦
已矣自宋有國以來西北二邊常爲祖宗患冦準與契丹
定盟治平者百有餘年宣靖壞盟終以失國高宗渡江蓄
於虞雍俾秦檜以盟合神聖之子母歸二帝之喪柩治平
者二十餘年孝宗尋盟治平者五十餘年是其明效大驗
閣下所熟復而日星者也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已事適往
皆可爲監無因而至可不察歟今

主上聖度優容開白炳烺好儒術尚衣冠崇禮讓
踐祚之初以爲創法立制非耆舊英賢則不可乃起宋子
貞於東平王文統於北都劉肅於彰德許衡於覃懷其餘
茂異特達之旌招望使之論定統體張布綱維以爲晉治
必當偃兵如金源大定之初則可矣故特用經籌不以家
古回鶻參注其將發命會諸王大臣於齋宮竭日告天以
明誠心令經等乘驛速往軍回使入信
國家明信使屢之出莫不顒顒以爲至治之君開兩國之
泰也地廣兵雄戰勝攻取乃能遏亦霽威縮銳屈己伸義
先人以禮是曠世之幾不可失也何乃再爲通信邀然不

報且復疆場連年以來兩淮[illegible]四川倘設二廣透漏江而
旋欽如閩達長門[illegible]江北亦擇羅
乘石舟師之出沒通泰而下斷河[illegible]於
師徒將帥莫不悉知昔以爲擇而今不以爲擇[illegible]
而今不以爲難上流在所可以下江面在所可以渡[illegible]
在所可以出如秋高馬肥再爲之舉兵衆一動未可卒解
三百年之文物數十世之累積可爲愛已若剷去疑阻以
承天休弭兵息民中書羅理通天下之一氣合南北之大
和蘇涸瘵痍補其傾敗舒釋靈長締結歡悅明月夜光實
爲彼國之實安於夏屋磐山之富振海之風不作堅倚伏

之幾蓋泰山四維三代可以四歷年可以過漢而不止於
唐閣下亦與先正比隆而與享安寧之福矣如信矯誣身
而不國以貧爲勝以危爲安以有事爲無事以誠爲詐以
經爲常先來之使爲可疑諸軍之回爲不武北方遂可玩
南方真可强異日必有任其責者故是行也非爲我國蓋
爲彼國非爲吾生靈蓋爲彼生靈不宜疑貳遷延卒於多
議利害明白一言而決矣尤無以退師爲不武而無意於
取也彼之將帥多崇飾虛名以徼冀實初以復讎攻蔡金
源氏滅我師北還又以收復兩京洒掃山陵而犯河南遂
敗盟約使江淮之民塗炭至今崇虛名而受實禍利歸將

師禍及生靈茅土相聯節鉞相望而遺民安在抑可哀已
今師之退又必自以爲功而以我無意於取而無能爲也
晉
國家破金師於會河遂歛兵而去金人以爲無意於取中
興可期怙不爲備卒滅西夏平西域旋旆東指一舉而取
之今之師還使入果無意乎倚伏之幾不可不察也崇明
信昭大義乘時挐會安民而固社稷成不世之盛事拔揚
烈於無窮挽回元氣春動山河離析分崩幽厄憔悴盡爲
改色可不爲乎經等不佞敢罄膽口說張布鼓於雷門盍
彊理限越區區茅塞不能縷悉故整竭狂斐冒於一言惟

閣下孚聯署勇方盛萬望永綏鈞禧膺受厚福不宣

宿州再與三省樞密院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再拜奉書于宋國
三省樞密使相國公閣下經等欽奉
聖旨齎擎
國書入宋國告登
寶位仍布弭兵息民意自四月終至邊漣楚上下累移文
牒至于宿州又具書纏悉叙無來音禮部郎中劉人傑親
往計議亦不爲報使居河濼露宿茇舍甚非所以待使人
之意我以禮義奉辭而往而彼擯蔑鄙外一不以禮義答

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今退師輸平墮𨾊崇好不審高明何
故之以而爲若是昔晉楚列國欲弭兵而安諸侯猶兩釋
咎囚鍾儀如楚荀罃如晉各使求成剏於堂堂兩朝鏖兵
聯釁久纏期已今日之事幸而集此方之晉楚不既大矣
乎而乃不報如石投水如矢搭地蘊蓄疑慮必有所在以
僕規測殆無藏機特遷怒重怨欲爲牙子報復之計夫搖
蕩蹂蕩撑裂藩垣荼毒生靈互爲吞噬皆已事既往於今
日何有使麾臨境拒而不納漫爲關塞第使得以窺爲國
淺深而示人以不廣僕等非汲汲求入亦非貪仕冒進徒
爲口說者以爲兩國暴骨幾二十年遺黎殘姓殆欲殲盡

上天悔禍
主上踐祚首用僕等畀以和議康濟瘡痍於是振衣束髮
慨然啓行副使何道淳本臨安人既入我朝者道士服
主上在潛邸時即以議和爲請
主上許之曰俟一日當行既踐祚遂命與僕偕行僕等若
知其不可亦非妄行者近朝廷聞猶未入境有
詔北還且言秋高馬肥當整六師截爲南伐僕即上章以
爲劉君等既入必不可行而後旋旆盍以朝廷初發二使
一入高麗一入宋國使高麗者未入其境而使者兩輩繼
至項背相望一質登

寶位一請復故疆
主上嘉之而許其請且於北京遼東搜括高麗人户送還
本國於是高麗遣子入侍僕等自雖筆發錢踰三月未見
次第已被責問區區之心以爲此幾一失邊釁復動兵連
禍結何時而已寧負稽緩罪戾堅爲之待庶幾有成名
主上之意活兩國之人雖斥逐戮辱死且無恨僕等久聞
高議是其利害白日正中不必盖聲牽於多議奉
八子之恩命而久於河上盤桓而不進豈惟僕等之辱亦
閣下之所恐不免喋喋再爲具此以重干瀆秋暑未艾萬
冀惠綏鈞履膺受厚福不宣

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某頓首再拜啓還者欽承朝命假備行人荷
仁諭春信函乘馹而至境上疆埸之吏不時達於是駐泊
於五河朱泰二君至云執事明闓而國信始達且揄揚萬
義於是頌見之心益切以爲淘鑄之金聲炳炳之玉光輝
方則昔有自乃今舍舟而騎路陸去水經移儀真天塹
艱辛而莫之見也雖然義同氣合則楚越肝膽背馳殊塗
則對面九疑胷中之所茹塞將以俎豆於左右者敢自斷
乎嘗以爲士之爲學斯於有用不區區於浮末天之生
者大而已自小賦界者於有用而已自棄之也夫豈

而見天地萬物皆是也其或無用則天地萬物息人消以
裁成輔相使天地萬物各盡其用而不使之息者也生生
而不窮化化而不已任重道遠而不變特立獨行而不撓
甚學自致不與草木腐而埃塵盡爲有用之學待有用之
幾行有用之事或遇或不遇或成焉或否焉命與時不可
期故有一時之用有一世之用有萬世之用不虛生不妄
然則建一時之事業建一世之事業建萬世之事業事業
雖殊而期一有用一也學而有用而終不遇則亦命焉耳
若學而無用與遇而不能以自用事幾去而功業墮失道
左見實視天民之饑而莫之顧使天地萬物壞而俱不能

以用可以爲士乎哉僕始知爲學則以是自淬厲憤悱以
崛起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迂闊事不
作章句儒以爲不屈則無以信不積則無以用乃束髮頭
腫箕以益窮索太極之蘊鑿混沌之竅闢闌塞隊絶彼案
道進明以晦讀書以夜求夫体以致夫用奪造化者有年
而無幾與時不可用也乃劃欲樹志削去世嗜果九鼎以
不移挽萬牛以不回以天下之至靜觀天下之至動必可
行可用也而後起今
主上在潛闢邸以待天下士徵車絡繹賁光丘園訪以治
道期於湯武歲乙卯下令來徵乃慨然啓行以爲兵亂四

十餘年而孰能用士乎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
中國之主也士於此時而不自用則吾民將胥鈇鉞糞土
野其無不遺矣故
主上踐阼首有是舉即命僕以行將以甦積年之凶禦頹
百萬之鋒鋭存億兆之性命合三光五嶽之氣一四分五
裂之心推九州四海之仁發萬世一時之機盡天地萬物
無窮之用建天下後世無疆之事業以正人極以承天休
是以
主上以是命僕而不疑僕亦受之而不辭四月維夏胥著
而南征王還方爲憤憤未卷二君繼至聞執事閩國賈公

爲相乃諧天而賀以爲有用之學今真有用矣於是開露
肝膽觸忌冒諱作爲一書言當世事達於賈公以其不報
又繼以書及再爲公移於執事非敢妄意狂斐以爲二公
之德之懿作新政治象幾與時其措置云爲必大有以異
於前日
主上踐阼於此二公登拜於南而僕有是行一世之事業
與萬世之事業可由此而建生民自是而生矣於是忘其
固陋不自量揆輿辭蔓語勇不自制喜而爲之多激而爲
之切倒廩傾囷無所藏蓋似大而誇其實懇惻昭著至莫
而明也凡辨天下之大事必立天下之大節而一之以成

豈區區小智孑孑小數掩匿啟昧而襲取之者所能哉故
僕不敢竭盡也二書既備又屢言於關移關移既切又暫
寓於書式越行人之例負僭易之責欄檻周悉期於畫悟
在僕者亦既盡矣其成與否則在執事與賈公執事顯面
正朝賈公秉鈞富國合符應契中外持衡天關此實爲二
公用治亂安危實此乎在其保合大和使群生咸遂濡龐
澤於不竭張鴻休於不朽致君於堯舜躋民於仁壽干戈
不試朔南無虞遺黎殘姓復見慶曆大定之治天地萬物
各盡其用者惟所命挑然與禍使鋒鏑餘民殲盡而無孑
遺者亦惟命僕之事業業已如是使卒有用對揚

主上知遇不負於初心與所學者惟所命使之棄疑顛沛
學於有用而卒無用者亦惟命雖然賈公與執事學際天
人爲一世元氣致位將相生民休戚之所係其所負任者
亦自重矣又何俟僕淺淺之言哉嗟夫士之所患無時與
不遇故有終身不能立一事者無時與不遇猶不忍自棄
也猶將書垂世託之空言以自見至於孟軻之距詖行放
淫辭以承三聖議者猶以爲功不在禹下矧於得時行道
撥亂世反之正措天下於治安者哉天道循環無往不復金
亡以來兵亂極矣極而必治理勢然也故剝之上九碩
果不食桓公無王而十年書王變風終陳而繼以豳聖人

立經陳紀以爲治極必亂亂極必治也今北朝則
主上踐祚急於爲治南朝則二公登拜咸與惟新事幾鼎
來○氣祚至則僕之所學果有用矣自到五河及移沙洲
綿歷五月書劄關移一無所報今始南發大帷鄙外不能
自進於門墻於是又爲喋喋覼瀆江淮風濤蕩覃賀次餘
波亦爲從臾不知江淨天澄徹去藩垣兩無猜阻竟在何
日貫公望崇地絕巳重干瀆不敢後載區區之心惟執事
是望末卜良晤冬律權輿萬望對時綏育膺受多福不宣
李制置回書庭芝頓首拜啓奉使翰林大學士北
勞徒御來次淮壖知使指雅在弭兵綏惟我朝以

仁立國懷信義安孚南北息警此聖主所樂爲者
一再承問備認輸情第信使以美意而來松壽乃
懷姦以邏修南城闖北鎮幸我先備得以勝之以
此而和殆類欺我今閫外方且飭備於行人之事
未敢輕聞且令潘鎮參具白此意必使狀兩無害
於成然後執事始可嚮命造朝也冬寒更冀珍嗇
不宣十一月日庭芝頓首拜啓奉使翰林大學士
再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經頓首拜啓自到境內旣蒙改館復令幕中名從致書買
燕敬佩至意茲承朝命宣賜銀絹而加恩禮雖朝廷於仁

實惟執事屈就之[illegible]
易東館舍館坐環嚴密近邇天基節方具書辭而有旦
命憑憑翼翼以爲使當東載而復寂然益爲跋踏不寧事
非難處不知何故之以而淹遠如是前書以淮安之役相
訝今見答劄猶斥而不置淮安之役經等何與政所謂魯
酒薄而邯鄲圍者也夫邊將之事行人之禮初不相干況
我罪乃
主上之使非李公之使誤[illegible]之計殆不其然竊恐歲月淹
以形[illegible]不出中閫於蓄洲起兵犯李公素號驍桂而又城
勝一旦折辱不能寸克則乘驛而上以拘信使平南城淡

經荊堂移檄諸鎮而起怨兵哀務方作當人在野飄忽而
入再爲揚壓則貴朝必起應兵兵端一交禍亂何時而已
使人何日而歸乎且青齊堵察國王之分土而李公王之
姊壻也伯姬雖沒叔姬從來今王有定策之功而士馬精
强必相率而致怒誠宜早今我輩北還經雖不武亦能以
理譬解而抑其鋒其修南城襲北城戰淮安亦得數然明
其師之曲直顧惟方今之事無大於此而甚急於此且
急而反緩何也抑又思之以堂堂大宋而與區區一[illegible]何
校短量長而屢以爲辭得無使人得以窺其淺深而[illegible]
之乎嗚呼中州遺士鋒鏑之餘收其驚魂引其餘息營緝

鳩贊締和圖安回生意於寒原泮冰天於晝圖發爲陽春
再立元氣而有
主上斷然行此雖云天意亦人力也治亂之幾於是乎在
後來之英俊一世之豪傑歛羽毛待風飈伺隙而投間者
莫不引領拭目共觀此舉頓兵鋒之鋭服豪傑之心塞覬
覦之意老悍健之師雖不墮都銷甲使之戢縮自退而無
所施厝天下於治安此其時矣議者必曰北方有故姑留
信使吾當收卞莊之利或以爲故境可復中原可圖聽玄
謨所陳豈無封狼居胥意以是而稽遲殆必誤國夫南北
之事漢晉以來至于今其成敗皆可考覩仁善鄰則治結

怨速禍則亂無出此二者自非大亂滅亡一彼一此徒以
鬻民義之之書蔡謨之議槃石之言也矧於自古易代之
際不無小梗骨肉之間豈皆安和周之管蔡漢之吳楚唐
之梟隱皆是也雖或稱亂終以殘滅詎可以是爲利而墮
好崇讎乎今
主上應期開運資賦英明書衣冠崇禮樂樂賢下士甚得
中土之心久爲諸王推戴稽諸氣數觀其德度漢高帝唐
太宗魏孝文之流也故宜先於此後以成歡盟夫内交於
奉聯有故之際則易求成於安疆無事之時則難此經所
以披露肝膽不避僭易借著而爲籌者也事至今日處置

云爲在君相與執事君相則不敢干瀆以重取罪故又振
凌滯氣撼摧枯舌疆爲一鳴而復於執事也庶幾與此新
歲偕成陽和發育萬物咸躋仁壽

上宋主請區處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昧死載拜獻書
于大宋皇帝闕下前歲三月
主上踐阼命經等奉書告登
寶位輸平繼好弭兵息民經等草芥固不足以奉揚明命
然亦不敢貪冒行李昧於一來以久闕
陛下仁聖而
主上亦以仁行切不自揆庶幾兩朝之仁因是以達于天

下於是沛然而行而不急也六月初至境上于五河于濠
梁于儀眞今已九月矣以兩載之大兩國之重生民之事
之多致宜以爲淹而私懌頗有欲速之心乎初未入境時
見陛下批答王楫等事有云中乎信及豚魚忠信行乎蠻
貊彼以善意而來朕秉至誠若夫成功則天也以爲仁聖
如此而
主上又先以信使申以盟辭一定不移更無疑矣乃令綿
易歲月糜耗廩牢積委費乎迄無成命實爲不孚顧惟經
等鄙外疏遠重以羈旅宜乎頓滯卒不自露易竟則覼縷

之面終無異於滅明切惟王者王有天下必以天下爲守
恢弘正大不限中表而有偏駁之意也遑極畨統不顧不
撓心乎生民不心乎夷夏而有彼我之私也故能奄有四
海長世隆平包并遍覆如天之大使天下後世推其聖而
歸其仁故孔子贊堯曰大哉民無能名贊禹曰吾無間然
言其君人之度如此其道其德乃如此也故貴朝高宗皇
帝有曰國家兵不及漢地不及隋民不及唐所以維持人
心者風俗也風俗者何仁也仁者何愛利而不殺公普而
不偏犯而不校遜而不爭不以地以道不以力以德不以
衆以禮上下薫陶守之如一所以爲三百餘年之命脈也

太祖皇帝初受推戴入京師兵不血刃嗚咽流涕感人心
而服天命仁之原也親平三叛置燕雲而不取授李彝興
以節越仁之度也創業垂統閎略宏遠立廣大之規模使
聖子神孫儀刑世守至於太宗皇帝創洽諸僭平有河東
威靈大震益務德教期於休息真宗皇帝澶淵之役從縱
弗及反窮守約而與其成圖惟安治仁宗皇帝推明信義
再爲定盟由是海內乂安隆於禮義民物滋殖教化盛行
遂成風俗高宗皇帝所以推本而言爲之力行知艱之長
不及馬服匿瑕藏疾再造區夏奉安列聖保育下民積德
累功祈天永命多歷年數丙中與之主也聖聖相承罔有

之德故能見遼金夏人之熾以至于今而紀綱正君臣和
風俗厚文物盛藹然仁愛之治遠軼漢唐駸駸乎三代比
隆也夫惟陛下乂御守內仁閭四塞積德而化內恕以及
所能遠攬不假身析自鑠今當天人厭亂碩果不食撥亂
元氣迓衡弼彌之時政陛下恢弘正大撤去畨垣親仁善
鄰[illegible]張皇一仁大明公恕以天下爲度之日也夫
晉[illegible]本朝初無大故三十年間雖事之殷累承通好
[illegible]故卒無有成蓋天方鬧亂聯戰屢兵[illegible]
[illegible]以蒂其曲直之責亦有自任之者本朝立國五十餘
年天將[illegible]錄銳而底安治故今聖德集于

主上資賦仁明[illegible]喜道喜末冠躬禮遊樂賢下士自在
潛邸已符人望於是致之
先帝而進守落服聘起儒生講論書史究明理學問以治
道嘗以爲創法立制乃可底平弭兵息民其先務也
先帝嘗爲大舉
主上力諫諫而不從致有合州之役受　詔東出至于渡
江實歷本心十餘年間遵養時晦將以大賚于民者今始
得行故　即位之初首命經等奔走致書比亦職古希闊
之遇而兆二邦罕有之幾也以爲[illegible]數而入挂席而出即
見二境玉帛交馳於是經等握其機汲汲而來豈意貴朝

牽於疑貳而不急必有横議以移天聽蝟起事端各陳便
利自以爲功私而不國挂釁種禍因爲交亂大見鄙外以
誤某等夫較短量長欲圖報復者淺淺之誅也姑留信使
坐以觀變者孑孑之計也交亂輸欵以圖夾攻者良嗣之
徒誤國之人也貴朝以仁立政陛下以仁存心夫豈必爾
爲寇讎無容爲善自新必尔於擯賤而絶之無乃亦有所
失非聖人先王維持人心之意乎且某等之來斷然爲之
以行風心者
主上也合謀啓廸對揚天衷者欲親諸王也經營北次計
安遺黎者六七儒生也夫狡焉思啓封疆以亂爲利者何

國蔑有燕嶺之北河湟之西姑置勿論藩方侯伯牙錯棊
制各土其地各分其民擅賦專殺父死子浚今一再傳年
皆未及四十書傳方略時務情僞莫不明練而各擅重兵
多者五七萬少者亦不下二三萬比年以來屢戰長征山
川險易靡不周知以經巖之其穿耳於東壁坐老歲月忘
富貴而已哉以
主上英明統御有方懷服有道故皆雲從景附若今信使
交通相與報聘申畫疆理要結好事講睦修文數年之間
紓餘舒徐鎮壓解弛使其壯健桀猛厲弊干戈朽鈌鈸鈍
強雄之氣潛以消沮殺戮之運庶得少回貴朝祖宗仁愛

風澤亦得流諸華而濟諸人以引以翼俾之無窮則自陛
下始不然則事幾差繆威武再奮各得信其蘊隆驕厲桓
處中去突出際風飈之會起雲霄之志相與牽聯共爲飄
颺北朝有事則南朝不能無事一塵河朔載波江淮則誰
復誰何聘而不報使而不入某等何惜第恐異日有以歸
曲而或傷累朝之仁累聖政之萬一也昔韓愈述破蔡之
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日之事其亦謂在陛下斷之
而已夫天爲剛德人君體之剛故明明故不惑不惑故能
斷斷則天下大事無不行亦無不成天下恃之以安也牽
於多議僾游不斷漢祚所以中衰天下亦因以亂也詩曰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聖
學高明英偉夙著何待疏遠之臣之言哉某等自居行南
轅至于入國南北之事一無聞知其間變故已與初終錯
迕不同兩朝之事朝夕之間變不可必一日則有一日之
變一月則有一月之變某等之歲月有限兩朝之變故無
窮以有限之歲月待無窮之變故某等何辜哉伏望陛下
仁覆矜閔察其蝡蠉體太祖一仁之本原太宗一仁之涵
養真宗一仁之要約仁宗一仁之風俗高宗一仁之命脉
不限中表不爲鄙外不心乎南北心乎生民荅
主上之盛意允遺黎之傒望乘機趣會擴扶潛懸保今大

和使天下後世稱陛下之仁曰五十年之兵亂至是而止
經等亦得因依大光守先世之弊廬涵泳太平感恩佩德
死且不朽矣而不報使命不入因仍苟且遂成變故締和
圖安反以[illegible]陛下之仁不能及天下
主上之命不能達則經不能共職遂値好事負君負國自
怨自艾求以自責亦死且不朽如申命下吏畀一明命無
虜此輩玷污壞土姑緩其死俾完守以歸使
主上治其無才無術曠日淹久卒無有成之罪亦死且不
朽自至覺內已嘗致書于執政及劄閣又因給賜上表陳
對因以陳情顧惟經等之技之心亦已傾盡而猶未白也

故有申飭固陋聲竭罪赤剝劃肝膵觸忌冒諱天威不遠
顧豈敢冇籍龔而或歎憫賁朝元老碩德如雲如林陛下
聰明神智幽遐罔蔽其處置云爲必大有以允當也何待
經言雖然言之重辭之複其間必有大善惡故春秋有屢
書載書聖人定書則夏之書四商之書十有七周之書三
十有二非故如是之少如是之多也君臣之間信則言簡
而略不信則言重而繁列於二國之間風俗不同好使不
通信義不孚大夫之役而濟以言又闕塞頓阻不能成行
故轔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所以喋喋弊弊知其獲戾而
不顧也陽靈扇和伏願對時育物大庇生民允屬塵望經

等謹昧死載拜以聞

與安國丞相書

經頓首載拜於大金丞相國公閣下自銜命造境授館儀
[illegible]至意近又傳宣撫問而加給賜不能隨
即裁謝[illegible]惶是惶經居燕趙之交在馬牛下風天淵海山
懸邈限越而於是時已聞執事之議颯颯頸瀨從吏一時
私相告語以爲必相天子而底南北之平一日亦槩受其
賜及
主上踐祚經承乏使人則聞執事[illegible]符[illegible]舉之幾
會隆平之運大允南北之望麗艾[illegible]雲貴增天

光[illegible]遠而喜而莫之勝也昔遼主聞相溫公乃敎遼
吏曰無或生事中國相司馬矣今執事爲相而
主上[illegible]之使宛然翕合不無以司馬公之事業望
於[illegible]也夫天之所以付畀於人不偶然也有是君則畀
是相有是相畀是事業人之所以荷天之畀亦不易也相
是君則行是事所以事天也政有所未立吾相矣吾當爲
立也事有所未行吾相矣吾當爲行也以至亂有所未弭
民有所未寧君子有所未用小人有所未去吾君之未遑
吾法之未備吾相矣吾其能已哉乃汲汲焉弊弊焉不敢
少有暇逸必去必行而後廢者舉缺者備弊者革然後取

古之人相君而未嘗格之君者舉而行之爲一王法增〃
前人之光而爲日新之政則相業至矣事君盡矣事天護
矣嘗以爲周公相武王有未下車而行者有下車而行者
至於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奚爲如是
急哉一有所未行則民有所未靖也而或自暇自逸豈
先王相我後人日昃不食咸和萬民之意哉蓋亦不得已
也故溫公作相未六數年新法之未便舊典之當舉者更
易殆遍至於憂勞以終天下至今稱爲賢相不敢以急遽
責去民之瘧疵民之寧當如是也切惟方今之勢禍天下
者兵福天下者和相君而宅人者當如何哉去其所禍就

其所福可也夫爲禍福者在於北成禍福者在於南且如
北朝不肯休兵夫孰能止之雖南朝欲休而莫能休也南
朝欲和而北朝不從雖欲和而豈能和也哉故爲之計者
北人好用兵因其欲止而止之解於和因其欲和而和之
則亂可弭而天下被其福也好用兵而激之以兵解於和
而拒而不和則亂無期已而天下被其禍也故曰爲禍福
者在乎北成禍福者在乎南本朝與貴朝初無大故釁故
而交兵者幾三十年未知孰主張是而使至此極也天眷
遺黎濟剝以復
上踐祚下止兵之　詔發輸平之使導迎嘉貺去天下

之禍兼天下之福適執事登拜于南是天贊之使大有以
成變茲福於無窮也以爲貴朝凡不及布庭不及灑僕等
有以簽道路稽遲之罪爾間一拜啓鑰進書合兩朝之和
爲一元之氣洋洋之餘波湊鼎集措天下於萬世一時出
生民於萬死一生使天下後世稱之曰雖北朝仁愛之心
而成之者執事也由是以開惟新之務裨益相業翼明中
興而乃銷留儀貞淹易歲月宜急而緩實有所未解也自
陛辭入境南北之事一無所聞每與一二介佐自責自咎
無乃
主上舉之之失而未見也行之之速乃宜遠也無乃僕等

奏之之非而不知也命之之遠而弗致也何至於是也方
今之事莫大於此莫急於此而淹緩如是反而求之既不
在於
主上又不在於僕等不知孰爲之而孰致之抑其天欲未
福於民而猶將以禍之也抑其爲人階禍而不欲其福也
推明其故而莫之知也抑其不無望於執事抑亦不敢徼
于執事而敷心腹而自獻也其或是也與或非也惟執事
處也其使進見以達
主上之命而復書遣使以成其好固所望也其使進見復
書於僕等不遣使而命之回亦可也其不使進見具書遣

使僕與僕等即此俱回亦可也其不使進見不具書不遣
使命僕即此而回亦可也是豈執事欲爲之或其事勢一
出於此有不得已者抑僕等當亦受教於君子固非生事
而交亂者也其即此而回則亦平心易氣告諸
主上以爲貴朝與執事非故爲此有不得已爲者方圖後
舉汲汲而至也
主上聖度優宏旣先以禮大豈增忿逗以自違亦必恭己
而待矣第恐執事牽於多故忽不及此僕等不能進不能
回而猶在於此方春疫起亞有變故虛其望而失其期莫
能追悔僕等何恨第恐有以瑕纇于相業也嗚呼僕等兵

亂之後東髮志學期於有用而行之也遭遇
主上樂賢下士即受弓旌之聘及其　即位有詔是命慨
然而行如或藉寵威民于兵而庇于成使南北又見安治
則執事之賜也蹇跂顛踣水益深火益熱坐視天民之幾
而莫之援所學所志卒無有用貽天下後世之非則僕之
責也於執事何有哉切觀河朔自金亡之後碩士大老英
偉之人流落殆盡而一二遺逸收緝殘墜致之
主上乃有今日其發　詔命使之時莫不扶挾引領顒然
沾溯曰不圖今日復見盛事更須忍死以觀其成厭亂者
則如是也後生晚進無科舉之羈束無學校之礲錯自其
童卝便習兵革其肯如是乎瑰岸突兀隱隱自負莫不自
以爲王猛高允崔浩蘇綽將自致霸王之略姑刮目視此
以爲進退也慰老成之望服英俊之心在玆舉矣執事必
有以處之也積日累月久爲菇突感於德度爲一快吐惟
亮其淹抑而加恕蚤賜區決爲有上大宋皇帝一書更望
敦達以白歷悃未遂參覿惟冀惠時珍攝燮和元化光慰
輿望至祝不宣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七

使宋文移

再與宋國丞相書

經頓首載拜啓太師丞相國公閤下曩者南北定盟國有定命使有定辭禮有定數使來如歸往反之間不過三數旬無出疆之專無請覲之私無僭易之言周旋禮律加之以敬而已矣故禮無不荅行李不淹國家安其利生民被其澤而使人亦擅皇華之美振耀一世而以爲榮也若夫盟好未定約言未成變故相仍梗塞猶在則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請覲不以爲私多言不

以爲僭故張温使蜀未見而先抗表鄧芝使吳見拒而即通書論者以爲得而不以爲失經等自到境上至於授館如無沮遏即得成禮自視區區兵亂之餘糠粃土苴之學將覩禮樂儀刑猶未見顧瞻之不暇安敢輒自振暴露短於三百餘年文物禮樂之朝乎以爲疆場交兵幾三十年猶憾蘊隆怒氣旁魄一旦欲使委蛇錯綜紓徐安緩而底之平非大爲剖白則不能也於是縷縷覼縷忘其固陋不計辭之工拙時之忌諱而矜然傾盡苟能解鄕閭之鬪則雖被髮纓冠而亦往虎害可除則攘臂下車從爲士者之笑豈可濟人溺東與而不愧於無術也旣朝廷不得造執事不得見制使不得接於是作爲表書剳子公牒而皆不見荅經等如是之無所嚮汲汲然拆而試且盡而貴朝乃鄙外不急置而不問如是之擴哉也必議者之下察以爲此輩不識時務大兵之後敢涉吾地而蹤王楫譚詰之故計必兩手拘之雖執事高明正大潰議之多不能無搖于中而亦有意乎實過之也不然何錮滯之抑之如是經等亦頗受教於君子不畏義死不榮幸生矣豈一旦臨小利害遂有所惜第恐傷貴朝積累之仁失道黎復蘇之望啓豪傑覬覦之心種南北殺戮之禍中州遺士經營啓沃之勤無所濟

主上燕受好生屈己通好之美意無所成此所以重爲之惜懇懇灌灌猶以爲言也夫天下之安危幾而已矣一失猶可不可再也再失猶可不可復再也

主上自在潛邸貴朝奉使王元善等至朔廷所持書幣實在

貴朝皇帝

主上以爲國家用兵歲久議和通好此其時矣雖前朝事今日猶可行也乃聘師儒魏璠王鶚以議之及

先皇帝踐祚遂命送還貴朝奉使遣李速門等報聘以不使入見歲月淹遠姦人藉以激怒於是有合州之役

主上每為咄唶嗟惜當時
主上方御西師南平大理不見處置使人之事向使
主上在
先帝左右必不至於是故生此厲階至今為梗是事幾一
失也歲戊午
主上行營至眞定之北牛鎭謂經曰今師之出
皇帝所命也一日事定汝為吾使宋講信通好以安百姓
經拜手曰經不侫不能奉承　明命弭兵息民天地人神
之福也其何敢辭
主上曰一日便當行耳乃知

主上通好弭兵之心有素也及其渡江得合州以蜀乃議
班師令丞相趙公於郢州東北隅萬人敵下與貴朝約言
曰如辭順便可許和退師而言者忽略不一竟不得底要
是事幾載失也雖然猶命緩攻退師喩蒙古漢軍諸帥曰
我今北定大事汝輩勿復攻擊總攝諸軍濱江沿淮無得
侵掠以俟後命遂乘馹而北不意蒙古漢軍諸帥不遵約
東攻城侵掠備極凶暴大傷和氣
主上既至開平受諸王推戴即下　詔於順天起經於病
中畀之齎命授以金虎符令奉使貴朝告登
寶位苟弭兵息民意命經略史公賁　詔往江上諭

旨言有信使仍還江上兵適蒙古漢軍諸帥棄師北歸而
史公不得前
主上即欲治諸帥方命擅回之罪而值　即位大赦肆貸
而未釋也時經等已在路月餘既至東平而李行省連三
致書言近遣人於淮安報信使之至仍先奉書要結好事
為葉安撫所殺且闕毀都亭驛下　詔告喩誓不與比和
公等毋入不測也既而又令一幕官來邀令回經等以為
主上美意有素今日甫行千載一時不可中止宋國禮義
之邦專務德化事循典則寧有不測苟盡吾誠以奉吾
君之仁逆續兩朝遺緒既絕之命其成與否聽之於天且

伏節即路之日百姓無不遮馬伏轅至有涕泣者曰不圖
今日復見盛事人情如此天意必從吾輩豈可懷私偷安
半塗而廢乃移文告諭沿邊守將不得無故興師擾蕩疆
埸西至雲南東傳于海鎮戍謹提重為約勅遂自斷宿至
于五河貴朝果遷延不納一行介佐三節人員莫不請回
經等以為事至今日更為少忍露宿茇舍泥飲糲食蚊蚋
之與居狐狸之與伍枕虺藉蛇暴冒氛霧嘔泄並作瘡癘
交攻而不憚也如是者三月及朱制幹秦通判之邀登舟
乃拜表闕廷移文邊鎮以為順流東下便當戍行而復泝
流而西置之沙洲者一月儀眞授館以來雖恩禮加厚坐

無饗牢而使人之事竟莫區處今後九月初請本朝有故
請囬而不許及得斷宿囬文後無他故而又不放還如稽
留我輩有益貴朝雖老死斥天之下不以爲憾如其無益
徒役人衆耗糜廩餼猶口東郭堤處絫守面四壁而不聞
無一人而與聞事勢淹速人情憚煩多言而必資之歸催
請而必謂之急不言而必謂之怒喟嘆自艾而必謂之怨
積日累月必得罪於殺左右矣不能成事而反生事此爲
是懼且木速門之事合州之役武昌之舉江上之師皆先
朝之事非
主上之所欲爲

主上之心經等所奉行者前歲三月二十四日之事也迄
今乃復周歲其閒事勢與
國書所言　詔命所授必皆不同貴朝雖以處置經等何
由入見惟執事加察曲爲開奏即賜區處如信及經等成
禮遣使保於無虞蕪以與斷宿文字已言貴朝具禮遣使
達之本朝矣如猶有疑必於難處放令歸國以爲後圖不
然則寔以生變進退不能李行省之言爲驗經等獨受寃
蔽迂闊之責軍幾復再失之則南北永無好合之事天下
後世無復有爲生民構身預任者
主上必謂汝輩當謂此事宜行今乃如是責其僞妄則皆

得罪中州遺士無復于道是最可痛也事勢如此關繫重
大雖有雷霆之怒斧鉞之威必復再干瀆而不顧也父在
舍館從吏下風屢聞執事之議善處大事能弭大變出鎭
藩方入總庶政始則有隋士行之敏而威名則過中則有
謝安石之賢而德度則優將以導迎和氣弘大信於天下
以成其終經等之事所以動天下之幾而莫有大焉者宜
乎執事之謹處之也東萊何捨拜書竊立佇聆明命暑勇
方盛萬冀對時珍育膺受厚福不宣

復與宋國丞相論本朝兵亂書

經頓首再拜答太師丞相國公閤下父在舍館累塵清聽

知以致潰衂而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茹塞塡梗不能自
制故不復計其煩瀆者貴朝疑而不處僕等黙而不言則
差池又端錯迕兩疑日益背左猜疑辞隔何時而已使人
之事當變故非常之時則竭盡忠赤力爲剖白開陳利害
萬以不卹職分然也蓋雖口從諫以常自處靡靡碌碌坐
制於時其爲賤丈夫則非惟僕等之辱亦執事之所惡也
今日之事固知進退在於執事從死在於執事使之榮使
之辱皆在於執事固惟所處也抑其有誤於執事者可
忍閉嚴從其誤而不辨乎非惟誤於執事顧亦誤於僕等
非惟誤於僕等顧亦誤於二國僕等之死徒進退之事小

二國之治亂安危之事大雖不見信尤當論列也昔孟子
去齊三宿而復出晝韓文公三上書宰相豈去之不勇求
之太切乎君子濟世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豈有一不見
信則悻悻而去遂自棄絶哉僕等御命造境歲月淹速言
之不爲不盡待之不爲不久初以李行省之事相訐今則
不復犯邊復以訛言變故相動今則萬安無事而猶不
還無乃說者以西王之梗指擬爲辭將以僕等爲藉手之
具以之幸災觀釁乎是所謂誤於執事者也夫貴朝億料
之見豈若僕等之親見聞撲不根之說豈若僕等之親說
說者必謂北方有故西王爭衡

主上之立有可議西王之勢反　與如此而稽留如此而
待變如此而誤執事如此而誤爲國豈可不爲之辨遂使
卒有誤乎夫
主上之立固其所也
太母有與賢之意
先帝無立子之詔
主上雖在潛邸父符人望而又以親則尊以德則厚以功
則大以理則順處衰中國寬仁愛人樂賢下士甚得英夏
之心有漢唐英主之風加以地廣兵盛將猛兵强神斷
靈風蚩雷偈其爲天下
主無疑也故屬籍之尊而賢者合丹大王
先帝之終率先推戴摩歌大王
主上庶弟也在諸王中英賢亞於
主上嘗處大事不動聲色
先帝臨終畀以後事先歸推戴塔察國王士馬精强嘗代
主上帥東諸侯亦先推戴欲烈大王總統西師奄征西海
鎭壓西域三十餘國
主上母第也去中國三萬餘里亦遣使勸進言兄亡弟及
祖宗法也長兄旣沒次兄當立兄若不立吾誰與歸
主上乃集大統應天人也　卽位之初首發信使通好貴

朝弭兵息民聘起諸儒更定制度則
賢主也不意一二僱罪不逞之徒糾合奴隷間離骨肉切
立阿里不歌大王歸起兵端拒命漠北以次則幼以事則
逆以衆則寡以地則偏兵食不足素無人望一時跳踉終
就擒滅夫關平去和林四千餘里彼所據之地又去和林
西北三千餘里在金山外其極北則骨利幹等西南則
大石林牙諸回鶻也乃漢西突厥北偏地窮荒徼陰寒少
水草薄土瘠大抵皆沙石也其所從之人惟是西域近左
小小部族爲所脅制者如爲必死之冦并命衝突不過乎
閼海窺河湟搖蕩遐裔而波斯外五大食安息等諸西

域強國與相犬牙亦足相制列於假烈大王統御西土其
容大肆僭偪縱使劫制其子誼肯以兄臣弟且其兵勢足
以自帝一方又誼肯以衆從寡以順從逆以疆從弱則彼
卒無所成無疑也今
主上既以正立一特豪傑雲從景附全制本國奄有中夏
挾輔遼右白霫樂浪玄菟穢貊朝鮮面左燕雲常代控引
西夏秦隴吐蕃雲南則玉獨金甌未爲玷缺藩籬不完根
本強固倍半於金源五倍於契丹縱彼小有侵軼則塔察
國王一旅足以平盪其餘三十餘王猶卷甲牧馬從容營
衛列於中國諸侯如史如李如嚴如張如劉如汪等大者

五六萬小者不下二三萬繕將勁卒雅習兵革騎射馳突
視蒙古回鶻尤爲猛鷙則前日北方之貔轉而爲中國其
肯使蠹國害民之尤者從肆虓豕彼鋒死寇此亦死敵也
彼之崛強秖足以自斃而不足以爲害明矣識者豈可使
小本朝謂秦無人以先遣使使謂怯弱拘留待變夫三百
餘年禮義之朝論議之多當如是乎且
元帝即位此輩挑亂知不容肆竊窬
主上令發回王元善等臣以修好此輩則故爲沮壞以起
激怒致令
先帝有合州之役武昌之舉交廣之師南北生靈頓斃數

百萬
先帝既終邊惫猶未已前歲二月復令脫里赤等大起蒙古
漢軍十丁内再起兩名以之西行郡縣既定方行點數
主上柰駉翕縛即罷其役向使此輩
可逞追初
主上未立中國無備之時此輩乘之先人奪人或因可入
今中國之備日修彼之力日憊兇醜頗聳潰以朘削何所
從入第恐窘急奪命穿捽西偏迤邐而南一日或爲貴朝
之憂則政當講信修睦通好合勢守衛中國計安元元貴
朝備施黔以西交趾以南塞黎雅之險增嘉定之成本朝

備漠北河右瓜肅凉隴假烈大王蟠亘西域扼其吭拊其
背不能有爲則中國之禍庶幾乎息何乃羈持信使坐以
觀變貴朝之策果安在乎昔朝
太祖陳吉思皇帝初并有諸部與汪罕連戰言者謂金源
章宗曰彼之相攻中國之利他人之禍不在己家不爲之
謀卒以失國本朝
烈祖脫歡皇帝自金房穿出貴朝襄陽守臣以爲是將圖
金何與於我不爲之拒四川荊襄隨以陷沒亢守經事而
不知權忽也近幾而無遠慮鮮有不敗者且天下之勢如
一人之身使心廣体胖手容無恙則可共爲安泰如一處

受病則舉身不寧焉有斷一臂去半身從其潰腐不爲砭
焫謂未至腹心以爲無疾可乎使
主上萬安中國無事則貴朝可以安坐說者可以待變姑
行譏應以昧執事如天未悔禍萬一有梗南北牽連相與
禍洞貴朝豈能常如今日則說者之誤非爲觀變是自待
變也故契丹之滅禍延及於貴朝金源之滅禍復及於貴
朝以及於今其可再令北方有故乎如其有故可以爲懼
而不可以爲幸也故爲貴朝計者惡於北復保合大和丞
謀吾盛葺護藩籬修理邊防奬率將士郤浮搖之議定堅
凝之略逐生事之人必力行爲無所藉惜南北兩朝庶慮

安定僕等此言擬於面進旣無入見之理亦無交際之期
故規規反覆瀝血刳肝又至此極說者又必以爲狂爲愚
一日或有驗則渠亦必復以爲知言也切惟執事高明正
大練達事幾操概服義必以爲此惟說者之生事小智自
私不與利害咸於頰舌恣爲嘗試指近利以爲功引遠事
以爲證曲牽合以爲辭知常而不知變見迹而不見理蔽
俗而不知權或有誤於執事亦并誤於僕等惟加亮察幸
甚幸甚

過　總管田降與賈丞相書

云云自接納以來禮意隆渥以國事限越望崇地絕不能
受通音敬惶愧惶愧然再更冬歲月深久累爲祈請不見
區處未知何故之以而艱阻如是僕等奉承　明命通好
弭兵討安元元以入貴朝其進退可否則定於接納之初
遂之以入不使之出切惟貴朝必不其然貴朝三百餘年
仁政是行禮義爲治不爲駁雜之事純務王化以崇明信
豈於通好使人亦旣接納無故而不使之見有故而不使
之還固爲羈留不與明降大爲擯斥終於不遣如夏人之
拒命契丹之敗盟金源之仇敵使人之來貴朝處置適則
益推之以恩悖則益加之以禮不校尤分曲天下莫不稱
貴朝之義至於本朝王楫之往反無成未速門等要以難

行之事貴朝皆置度外不重怒復怨禮而歸之天下莫不
稱貴朝之仁豈獨於僕等而特有以異乎哉顧僕等之事
非有大難處者如事體之不定變故之不虞積淸之衡隔
蘊畜之壅蔽徒重愆禮而誤於接納別有牽制而疑於發
遣事至今日亦宜通情相告諸所藏蓋一皆開豁掃去藩
籬掃平畦畛踏堂奧之深邃徹宮府之洞達使僕等舌如
心服雖賜之鈇鉞亦含笑入地何用如是之重且難乎委
如本朝有故至於分裂壞亂不能以國貴朝欲圖報復則
下一明詔郤還其使命將出師無施不可貴朝酌進退之
權僕等全所守而歸貴朝得義理之當僕等盡臣子之節

則於事體而無虧損貴朝建極垂統保衛宗社維持[illegible]臣義方節實山立以至于今名敎之力也此豈忍使[illegible]所[illegible]坐[illegible]守喪節隕[illegible] 君命背棄名敎則亦貴朝所惡夫役雖若不折莫干矢惟射者之發故[illegible]兵亦行其使使人通好必有何罪而拘留不遣至竟見貴朝有可[illegible]又[illegible]用僕等而爲碇贅以相梗礙必本朝[illegible]與又爲用僕等淹遠歲月以稽好事至若貴朝長驅底[illegible]提奏交馳版圖隳至則自貴朝[illegible]僕等亦當從命無遂[illegible]之理必本朝不[illegible]所[illegible]之[illegible]迄無所歸則僕等亦當塊惟[illegible]三[illegible]者益而使事天待今[illegible]必不偷生

因仍苟且以自[illegible]緩使貴朝不以爲戮復何面目以見中州遣士漢等之事上於是而已而日益昧沒漆無津涯反復思惟[illegible]起百端[illegible]矣斟海都所未解而二年之間四壁之外一無聞知塊處[illegible]守如幕上之燕釜中之魚凡諸文移如石投水隻字片紙不與交關使之局脊無聊號呼究轉而卒莫之問生平之所[illegible]初心之所[illegible]一朝[illegible]銷蝕殆盡而竟無矜閔者則亦命爲耳國事稽遲而家不能恤志力[illegible]塞而親不能養未知何以獲戾而至此極旣言本朝兵亂再報異聞不接

[illegible]書都言入見事體違左必不可行今文坐待數月後及回降引見之期亦無明降不能復自[illegible]故又一[illegible]切之辭有所不避初望執事而來不[illegible]執事則[illegible]往[illegible]事方隣相業遠庭[illegible]協贊中[illegible]當國政[illegible]貫[illegible]允人望豈獨使不幸使人沈[illegible]於此以傷和氣望[illegible]斷爲區處即此發還終貴朝[illegible]之恩全僕等區區之節幸甚幸甚惠風扇和萬望對時茂育膺受厚福尤慰與望不宜

與賈丞相書

經頓首再拜答太師丞相國公閤下一自[illegible]館[illegible]歲竟不[illegible]望[illegible]光[illegible]爲傾佇邇者[illegible]亦無回書不見再

爲干瀆經等之事本自易處數年之間不克進退是用喋喋以重速戾蓋不敢欺貴朝亦不敢負本朝後不敢自欺亦不敢欺天下後世以誤生靈終不見報且屢爲有司[illegible]必其陳說不合[illegible]是以歲月益遠[illegible]文[illegible]睽離[illegible]夫主上之命使人而不[illegible]之奉命而不疑皆以[illegible]事之議[illegible]凝而來以爲好事必成不知孰爲厲階至今爲梗一室之內旁薄抑塞顚連宄轉天所賦予已所固有乎昔之負任及今之所奉行者沮撓銷鑠漸欲澌盡而後遺過貴朝大故墮瘢解尾後無所[illegible]是天[illegible]欲天[illegible]

平治阻遏之極又重以此非惟貴朝之不幸其於使人尤大不幸倘者事勢乖張令復氣數剝復則經等安用仍在舍館執事方處伊周之任佐重光之命百官以聽四海仰成大聲宏磔正氣崢嶸興滯補弊革訛銷陋事有塵而必行暴有積而必舍理有宿而必燭勢有悖而必回偽餘瘢痛短赫一世咸與惟新經等之事旣久且甚已類亦極亦望賜一區處如本朝可與不替好息經雖不使亦是付畀如其不然終於無成亦望縱遣以間館吏經等今月不識乘□以入貴朝閭夫得執固所甘心今旣數年新朝諱書亦望昭雪昔魏武之於關羽梁高祖之於賀拔勝孔明之

於徐庶皆謀臣猛將及罹去執知其無留意猶不固止矧於通好使人斷無不歸之理而貴朝亦無終止之義區區一介留之不足以爲益去之不足以爲損爲用林慮養牢晦闇嘆嗟以傷和氣曩時無故獨成阿衡亦在執事只今有故轉斡剸決亦在執事執事爲之援納執事爲之區處保宥終全以禮進退則更生之賜寸就事之自出銘佩之意永永不朽大蒸布氣惟其息緩綿斯膂陳辭福不宜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八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九

使宋文移

上宋主陳請歸國萬言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齋沐恭死再拜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竊惟經愚鄙小夫人信由未入宋疆未覲而不授荒無郵重處漢惶懼惶懼經謂使人受命不受辭銜命出疆無他事變兩君辭命之外罔不容使人私言銜命出疆遭遇事變則必造命使論等不敢辭絕而信義克著雖煩贅糊亂有不敢已焉者經自入境向使郝無關塞以禮進退則經豈敢踰閑越制于君命之外復置

私言於二國之間哉由其以天下□□□□□今信獲天下之至疑以天下之至利蒙天下之至□□□以深加於四方而乃禍叢於一身所以觸雷霆犯□□□□蘊於萬里之□倒置於九地之下撞寸莛於洪鐘□□□入於太陽觀天日之一見瞭昧之一白也於是始論平時卽上書闕下不報復上書宰相又不報經愚魯不識忌諱以爲奉揚君命負任二國提挈希覬之幾輸納和平之美當不諱之朝遇聽言之主一有阻絕卽依違顒望自同寒蟬輒遂噤默則慎辱命甚矣雖以爲愚且妄狂且惑不命之進退屛斂其不可盧其號呶而不聽從其彼猖而不顧而不□自沮□□而

刳脅剖肝瀝血盡瞀畢慮比伏以進至踈而爲至親至密
而爲至合乃一表復表再表一書復書再書牒者陵[illegible]
府陳說者非一一皆不報今既綿歷四年存更寒暑屢變
外鑠中熱自焚抱膺憂殯氣息僅綫必漸以澌盡豈能久
舌以生盡又當引領而快吐明天子貴宰相成一國悟邪
降大命終成好事使之歸骨以見
主上則銘佩之意死且不朽至於盡言取怒或賜死於館
下則九原不敢憾夫天下之禍始於天下之不一自兩日
並照海宇分裂各土其地各分其民■■此者則遺乎彼
誅於此者則不及南一元之氣撒而■人被其害相與爭

奪并滅而公天下之義廢必有無變無私一視同仁之君
復有保合大和道濟天下之臣視彼猶此視此猶南撒天
下之藩籬破天下之畦町禎然一德文實無妄卓爾而立
而不惑斷然而處而不疑一以忠恕公普待天下天下雖
不一而其義固自一天下雖不合而其義自膠然而無間
也方乾坤破碎角立瓜剖而乃對面胥秦肝膽楚越弊瞀
焉自營之不暇戕生人禍天下何時而已乎夫天下有定
理而無定勢聖人取天下之大柄本夫理而審夫勢不執
于一不失于一而惟理是適是以舉而措之成天下之事
業以天下之至靜御天下之至動以天下之至常應天下

之至變以天下之至無爲而爲天下之至有爲勢莫能定
而理無不定推理而行握符持要以應夫勢天下無不定
也賈誼有言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審
者何審夫勢也定者何定夫理也取舍者何理勢之間也
見夫勢必求夫理輕重可否不相違戾而後權得而處之
定天下之大柄不去而行夫臨制之道故不以一己之勢
易天下之勢不以天下之勢易一己之勢不以已然之勢
累本然之勢不以當然之勢累未然之勢定于中審取舍
於外操存其理而由盡其勢王者之事備矣夫一己之勢
如是而便利如是而逸樂而理有未安者寧違於己以徇

夫理是不以一己之勢易天下之勢也天下之勢如此而
可以有爲如此而可以得志而理有所不可者必反諸己
以求夫理是不以天下之勢易一己之勢也天下之事業
已如此此然不可移也判然不可變也而理不可焉必棄
之而不爲也是不以已然之勢累本然之勢也方今之勢
當如此也而一時則可異日則不可不爲也是不以當然
之勢累未然之勢也如是則審勢求理無不盡矣故曰天
下有定理而無定勢也若夫聖人在位大一統以安天下
際海內外靡不臣屬有天下之全勢行天下之正道無復
有事矣不幸而紀綱衰微遂底頹敗則迹夫所以衰求夫

所以與此自一勢也循而安之以復其初亦自一理也又不幸而豪傑並起割裂河山相與爲敵莫能相尚此又一勢也因而安之各保其有此又一理也故大一統以安天下三代漢唐及貴朝之盛時是也修而復之以安天下周宣王漢世祖之時是也不能一合天下之全而各安其所有六朝五季之際是也南北並起中分天下以交際之道共求安治貴朝中葉以後及今日之事是也不計夫勢之強弱兵之勝負時之利病事之得失一之以和而本之以理此貴朝之所以爲得也抑不知當今之勢莫當然而理亦當然邪當今之勢已然而理亦已然耶竊惟貴朝今日之

事有似乎循夫勢而於可否之間有未盡夫理者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啓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其取淮南平三叛滅唐蜀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鎭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甚以爲漢氏之治似乎夏李唐之治似乎商而貴朝享國之久則似夫周可以爲後三代然而貴朝國體則以正爲大國勢則以弱爲強而維持人心曼衍國脉鞏固疆理孱甚基圖則和平舒緩寬柔將就犯而不校不以力爭以惜兵愛民爲本故有夏后氏之質而不華有商人之敬而不肆有周人之文而不過有漢氏之公忠而不疎有李唐之

德義而不離度德而處量力而用遠遜遏遠保有安全者赫赫甚大之名有綽綽治安之實致力於綱紀文物禮樂不倚於甲兵土地人民不求孟施舍之守氣而一以曾子之守約其勢常屈而其理[illegible]故能[illegible]命蹈三代而軼漢唐是以聘契丹交金源以本朝[illegible]禮而使者冠蓋相望於道使蘇德之民增羨數倍雖靖康之難而貢東南之富庶足以立國安疆徙都定鼎以及于今其勢益屈而其理益信或者亦嘗棄理而事勢矣圖惟未成而禍變輒至或者又嘗惡屈而求信矣勢或少信而禍變輒至一再有爲徒爲厲階至今爲梗一理之定必不可違一

時之勢必不可成者亦可見矣蓋自石氏失馭耶律氏入汴天下便有南北之勢以周世宗之英武僅能取關南數縣終不能復有燕雲太祖受禪則姑置北漢使藩翰契丹席周人之成遂平諸僭終不以燕雲爲事但畀邊將以權使專制生殺擇禦疆場而已創業垂統保大定功卒安中國殆深見夫理而不拘夫勢此其所以聖也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世爲義刑與之定盟至于金源信誓愈固是以南北樂生殆三百年一理之定用之不盡而享之無窮者又可見矣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息黃華之射而包干戈以虎皮德者刑措

幽遐罔間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
勢有所必不可也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必不悖理妄動
以自速咎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啻夬地惟篤夫
道安於所遇卒王有天下而大其世至於勾踐之棲會稽
高祖之王漢中文帝之邸走馬光武之閉玉關皆見理審
勢安於所遇待動靜之幾者也故能高提霸王之審應時
致治功烈著于時而名肇耶于後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
勒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國勢方張可以有
爲而不爲太宗丕承基緖國勢益固可以有爲而不爲真
宗覲鄒大畝國勢益盛可以有爲而不爲仁宗洽敉浹洽

國勢益彊可以有爲而不爲神宗大有以革國勢益新可
以有爲而不爲高宗坐弭彊對國勢不變可以有爲而不
爲至德盛烈輔翊殷殷在人耳目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
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
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
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不以和以怒以一已之勢易
天下之勢收奇功取幸勝爲跳遇之舉見手末之瑣層忘
肩背之擁腫輕泰山而重鴻毛不亦緩乎伏惟陛下之與
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內交越國萬里徑達一脉天
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兵鋒

搶攘小人交鬪孳體不一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
命非兩潤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上交
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命乎
之約是以豁豁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
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天祚明德而有
主上轉斗極之氣透冰天之春蘊降仁惠以福天下自爲
諸王聖敬日躋耶有濟世之心弭兵之意蟠見藩服延致
儒生訪以治道議和止殺期於必行於是詣經於沙陀命
經於雷山約言於武呂昇書於開平下　詔於江上
即位之初遇以相與惟恐不及聖度優容尤爲慈愛莫闔

善道篤於濟衆有魏文孝之實周武帝之義金世宗之純
粹其至則三代名君不是過也不知貴朝何故之以而接
納其使拘於邊郡蔽羈黨援不使進退一報兵亂告之以
無所歸再報異聞扼之使不能處山東之事本不相干以
爲敗兵及其降卒底交遣是則又擴而不問累爲文移論
自陳說而皆不報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
年
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窮通至是耶夫重兵鋒以相刑
者先朝之事也伺釁隙而生事者疆場之吏也推氣變以
弭兵者

主上之心也委身命以奉行者經等之職也必貴朝欲以
曩時之事行之於今以爲
主上不當遣好經等不當妄來始至境上郡之可也殺於
接納逐之可也欲加之罪數之可也遂將犯邊指爲姦兵
徇而後殺可也必欲鋸薄窮蹙使之皇惑自裁不知其罪
且有君命亦自不敢也伏惟陛下聖德天縱道立極存
神過化銷鑠大變在位今四十年享國之永與商周聖王
貴朝祖宗並世比隆將使萬物各得其所豈獨於通好使
人使至此極乎經等之來一自入境貴朝即有定處況後
耆英滿朝俊德在列宰弼陪貳謀之不爲不深臺諫侍從

議之不爲不熟學館甕異貢之不爲不多邊閫將帥祭之
不爲不精交際之道故典具在上下井井條綱不紊總攬
如一觀本朝之盛衰視本朝之虛實體本朝之強弱知本
朝之可否則經等之事爛乎其覩亦易處也而乃置之今
館數年不問或者必以爲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小[illegible]之
不足與録敵有釁不可失也彼之相攻吾之[illegible]也大變之
後是吾大利之日也必有范山語楚子之言以爲晉君不
在諸侯而北方可圖祖逖誓江之志擊楫中流以爲中原
可定桓溫進取之計洒掃山陵以爲函夏可有王玄謨北
代之説從入懷出以爲君晉可封天方佑吾吾可有爲進

據山東則河朔可圖撤出關南則燕雲可復直抵天津則
故京可收浮江而上則兩川可舉以貴朝積累之盛養
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爲辨此一事儘有餘力
固宜不藉使人鼓行而前以爲大舉然而大河南北秦隴
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
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文武欽戍之計縱令入境
且抄騎百千爲羣則或者之論適足以病國不足以有成
其次則不過乘其有故奪據要害必守之地進取必取之
地方其有釁爲間使人闖隙攻瑕冒利以進縱使得一城
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墮壞禮

義之國體結起邊釁以爲肯綮癥根則或者之論又足以
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蓋惟計天下之勢而不計天下
之理故也若燕雲可復則太祖復之矣若[illegible]可圖則高宗
圖之矣淮北可取則寧宗取之矣山東可[illegible]則陛下之收
矣又豈直俟今日之有隙而後乘之耶蓋[illegible]不能也勢不
可也非惟勢不可也而理固不可也是[illegible]宗知理之然
寧失之弱而不爲強寧失之守而不爲[illegible]寧失之棄而不
爲取不以地以道不以力以德撫有人民奉安宗祧至于
今而烈烈也故凡天下之事無有出於理之外者以理而
觀得失自見也以理而處勝負自知也以理而行邊塞日

見也苟不計夫一定之理而求夫不定之勢欲以一己之
勢而易天下之勢天下之勢卒不可易而一己之勢自窮
未有不貽禍於天下者故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
莫能強新法之弊遂至黨人之禍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
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致復隆之變開禧
之間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
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弊師徒漫爲拾瀋遽失蜀漢是皆
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蹊横潰至於今日以陛下
之德勝卒自解弛委鍛而去又可復有爲耶而議者不相
夫古之理徒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但顧

一己一時之事不顧天下後世之事此經所以昧死強僭
必言之而不靳也苟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
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
所報本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爲玩本朝
立國根據綿船包括海宇未易搖蕩
太祖皇帝倡義漢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
舉而滅西夏遂乃掇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縱出大
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且自周漢以來權肆勁猛
職臨中國況又如是之大且強乎而其風俗淳[illegible][illegible]跡
略號令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委如所報豈能一

向耶無
君主有中國以來纔四十餘年豈能一向便至淪棄金源
氏既失燕秦又棄河朔限河以國僅有河南一道猶作一
塊蕞貴朝不與之絶者殆二十年本朝縱有一時之變豈
可遽爲[illegible]然而遂不與乎然金源氏之世雖有金源氏借
年之勢殆亦未可輕也況使禍亂之際天所以開聖人也
至如所報本朝骨肉聯鬩諸侯背叛則或有之以
主上之仁聖必能享國而文致太平豈能遽至是耶夫
將之禍亂天所以啓
王上也日時且則必有陰沴之翳龍將飛則必有雲雷之

鬱將底於極治則必厭以大難乾坤而後必繫以屯屯而
後終之以履萬物各由其道而後繫之以泰也故晉有里
丕之難而文公以興齊有無知之難而威公以霸夏有澆
羿而少康以王周有管蔡而成康以治諸呂所以啓文帝
梟隱所以啓大宗豈獨至於
主上使耶不幸於禍亂之間乎是無天也至如所報非惟
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
主上萬安必能弭兵遂成好事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
而共躋仁壽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
貴朝不再爲報前日之事未可必也則宜汲汲遑遑以應

上二事六講信修睦討安元元而乃仍自量而不問實有
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起兵端耶抑由是以
別有所蘊蓄耶抑其間有主張是者必不使之成耶皆不
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大朝興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
也天畀仁聖而有
主上亦治平之世也貫朝受命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
保有天命而有陛下亦非生事之君也　即位之初遣
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豈不會館締歷歲月久益不問
此尤所未解者抑其間有不得已焉者耶抑得已而有故
欲不已者耶抑天未許二國之成故令梗踣隳越耶何昧

昧如是也必或者之論以爲其勢可乘而不顧夫理有以
感陛下者夫南北之勢一定之勢也南之不能有于北一
定之理也理之所在非人力之所能強又非一時之勢可
以亂蓋本然不易之道也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
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也亦而
物生南至而陰生屈者信之本也死者生之本[illegible]以死
不厭而爲北方之強寬柔以教則南方之強也以北立
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豳去豳國岐而
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盡自
西北而入于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并六國是從之

是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覆項氏於彭
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
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從漢攻樊城
震許都屢出岐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
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鷙呂蒙之謀畫
出濡須下皖口攻合肥以戰爲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元
帝渡江有王導之謀陶侃溫嶠謝安之賢亦嘗經略中原
取河南入關中出彭城勝淝水而山桑代陂枋頭折敗相
繼終不能救江沱日車之側當是之時蔡謨之言蓋發之亦
論最爲有理審勢而貴不見用宋武帝以江淮之衆平廣

固滅姚秦入長安其勢其驍竟不敢登大河北岸而其所
得棄不旋踵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復河南兩爲大舉到
彥之敗還而王玄謨退走遂使代馬飲江建康震駭兩淮
郡縣亦丘墟餘春燕來歸巢於林木至於齊梁出入於彭
城懸瓠之間爭奪於雍豫青兗之地錯迕紛拂殆無寧歲
陳氏之衰魏之亂而納元顥朱幾而復狙以歸梁武帝以
妖夢之故思中原牧伯之朝卒自貽侯景之禍社稷淪其
本根而以之召亂是數朝數君者夫豈不欲帝中華而奄
式海哉理不可也見夫勢而不見夫理歟以東南之衆爭
衡於西北須鄰人命遠易天常是以卒不能有成而自致

折敗也夫終南劒門在乎西長淮大江在乎東首尾相呼重険相敵而天地之形勢定所以隔區宇而限南北也且其土風不同材技不一河朔之人豪勁□□長於騎射善於□逐而重厚耐久故能去國而遠闘江□□□剽勇輕疾長於舟楫利於遠戰上岸棄敵洗脚入船□□□險而善守四海混同南北爲一則鄰無所用苟爲分裂□恃所長好騁不通則卒相折并廢鄰有云自北而南則治自南而北則亂蓋其氣數使之然也如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炳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夫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於

土則始於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荊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是亦自北而南也是以太祖不取燕雲貞宗不戰澶魏仁宗不伐靈夏高宗不絕金源義理之疆巍巍蕩蕩所以不害其統三代踰漢唐致治享國之美禮樂文物之成仁愛忠厚之俗直壯克己之道公普便利之澤正大高明之域結人心固天命非晉宋六朝偏駁雜亂敢望其萬分之一者也蓋祖宗神聖創業垂統深見夫理爲一定規模使子孫世

守不敢少有變更踰越一或違之則禍敗輒至是以大本一定基緒延遠對越上帝光臨大寶至於三百餘年有漢氏之中微而無漢氏之大亂有李唐之中微而無李唐之大亂漢氏之有天下四百餘年而唐有天下者幾三百年自三代以來享國之久不是過也而貴朝則近踰於唐遠幾於漢漢氏則大綱舉而細目疎故其弊則禍起於外戚而國竊於大臣李唐則細目舉而大綱頹靡故其弊則禍起於衽席而位移於藩國貴朝則大綱正而不頹細目舉而不紊漢唐之所以致亂者一皆無之而或有漢唐之中微者何也祖宗交鄰之義有時而違之也小違之則小變

大違之則大變又大違之則其變有不可勝言者所以有邊國遼難之事不能全有中華校其國勢則反有不及漢唐者且本五季之後元氣靈蝕契丹西夏已據西北二邊故其國勢頗弱祖宗神聖而能安靖不致力於兵而致力於□屈己交鄰計安中夏故能以弱爲強語地語兵則不及漢唐曰禮曰義則大有以過之故講信脩睦弭兵安民不以力爲強弱以禮爲強弱者貴朝三百年之命脉也推而行之不使墜底以玉帛爲干戈以使人爲將帥行李往來不動聲氣二國之間迭爲賓主其所役不過數十人所費不過一州之賦一郡之貢而天下帖然是以祖宗以來

紆餘委曲略其細故而存其大體脩飭明信而不敢墜也非惟其勢當然而理固當然也故凡有天下者必有所事與基圖並立而為一國之盛衰使為國者兢兢焉持之而不敢失也奉之而不敢違也脩之而不敢怠也其隆平安治則自夫其事之得亂略阽危則自夫其事之失必由之而莫能去為天下者必謹之而不敢忽也三代以來可以喻貴朝者漢唐而已雖其為治則不同而其事固則相類經所以擾攝之而不置也夫毋后外戚宦官大臣二漢之事也文武將宦能謹之是以不能為禍卒成植黨不能謹是以受其禍而莫能遏也宮闈藩鎮李唐之事也自宮闈

有故而入于藩鎮相因而然也天皇以來或謹其始而不謹其終或始終俱不能謹是以病國家禍生人而莫能已也貴朝之建國也家法之美崇體之正治內者甚備御下者甚嚴唐末五季之弊一皆革之純乎其一王也故母后之聖號為女中堯舜而外戚不與政宦官不典兵而不殺大臣此又漢唐之所不敢望與三代可以比隆者也而其所事則在於邦交之一事關國體繫民命本盛衰乃漢唐之所無而貴朝所獨有是以祖宗以來曲意勉強要結好援斂戢國勢維持國體不與校量圖惟安靜與其忿然而舉為衆曷若藹然而馳一介一以和識邦交為國此貴朝

之事也夫邦交之事非惟貴朝援古以然至貴朝而後盛爾經按小雅鹿鳴之三遣使勞使則使人之事尚乎此已有矣又按周官大行人時聘問問歸脤致禬是天子所以交諸侯也諸侯問於王事則相聘相朝是諸侯所以交諸侯也周室之衰齊楚秦晉始大行人之事始重中其辭命致其曲直邪之安危師之利鈍皆繫焉是列國所以交列國也至於六國縱從連衡奉毛遂之盤進田文之帶合晉蘇秦之車騎握臧張儀之脣脂而列國之交極矣至乎漢氏遣使四出陸賈唐蒙張騫蘇武遠至數萬里又至十餘年中國所以交外國也至于蜀漢吳魏各據一面自帝一

方兵之勝負則繫乎交之離合故其使人往來皆腹心大臣孔明魯肅鄧芝張溫等皆一時之傑故漢吳一合而勝赤壁漢吳再合而取漢中吳魏一合而取荊州吳魏再合而勝猇亭當是之時行人之事益重是敵國所以交敵國也歷劉宋元魏裂天下為南北行人往來兵亦不已浸軼吉常李彪周邵徐陵庾信等紛紜參錯歷七代二百餘年而離合不一大抵合則俱安離則俱危合則生民受福離則生民被禍至于李唐始舉義節皆命劉文靜使突厥及其季年內交藩國外聘諸夷嘗遊幡幡莫適所定卒倚以亡至于五季中國微弱耶律氏起於松漢而復有南北之

勢自宋氏基遼紀筠梅老來聘而高循報之南北之交始
通晉高祖受其冠帶而事之甚謹南北之勢始定至貴朝
啓運劉平諸僭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一再
傳後遂肆憑陵眞宗不免親屈萬乘以幸澶淵寇準高瓊
相與毅力以卻大敵而聖慮深遠不爲從縱之計遂與定
盟惜之以天威臨之以大信綏之以重幣示之以明約而
南北之交始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數十年其
後盟約浸弛再侵河朔仁宗則又屈己信義而富弼遂能
負荷復再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
于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隨難崇

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九　一一八

好遂安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
數十年而海陵先事妄爲大舉以瀆明神而貫盈自斃高
宗猶示大信不爲進奔遂與金世宗定盟好聘往來甲兵
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生事之人妄啓詭謀而寧宗增
修德政復與章宗完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
數十年由是觀之以交鄰爲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於
貴朝也故曰以和議邦交爲國者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
持守大臣之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爲社稷之大經者
惟此而已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
無有成蓋本朝方極兵威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每爲孳

弛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違祖宗之成規不能舍生民之
命莫與救藥大和之氣將致殄絶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
下有此意則
主上啓此心蓋其氣數亦當然也契丹與貴朝定盟亦數
世數十年之後也金源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
也今
主上之世數年數亦金源久之世數年數也大定明昌之
盛將復見於今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
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絹歷數歲儘自陳說擯而不問故經
反復思惟以爲必有樞機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必

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九　一一七

爲此事於經何有於本朝何有妨經何事害本朝何事所
信者貴朝之國體陛下之盛德也此事必行經不過失一
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大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鄧林飄一
葉泰山落一石國於何損至若貴朝所舉皆中國惟皆獲
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翟[illegible]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
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流
兵江水掛甲淮壖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既
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盛治洋溢大蒙
崇極方當白日之正中不趣羲和之馭可也將安將樂恬
處易守不自搖動可也不棄其輔負于其輻以固皇輿可

也經聞貴朝廣西帥臣以交阯之變有言曰國家紀綱正君臣和百姓安若其有故天亂宋也宋不亂宋經每爲稱道蓋有國者不畏夫有亂畏夫自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也橫逆而來則天也天欲亂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我者而已已無所致都所不計也已自致之雖亂不暇也經營以爲養生之術足以爲謀國之道人之一身制嗜欲者心志也固筋骸者血氣也爲資養者飲食也爲節宣者起居也故起居以時飲食以節血氣周流無有壅隘心志安逸無有沮撓則一身安而可以有爲矣在童穉時則致夫童穉之事壯浪之時則致夫壯浪之事耆艾之時則致

夫耆艾之事穉務於艱勞之際騖於方剛之年有養於耆艾之日以引以佚則可以延出年數之表而無札瘥夭折之患苟息忽恣肆不知理身之道拂其心志勞其血氣飲食不以節起居不以時雖幼子以不常賈餘勇於中年肆傷哆於衰暮往往損其天年自致中下之壽故昔事者養生之本生事者傷生之源由穉以壯[redacted]壯以衰由衰以老由老以盡理勢然也必不爲壯者之事老不爲少者之事亦理勢然也善養生者循夫理而已夫爲國者亦然肇基圖者道也結人心者義也維持統體者紀綱也培壅本根者風俗也創業之時則爲創業之事守成之時則爲守成之事浸明浸昌之時則爲浸明浸昌之事浸微浸弱之時則爲浸微浸弱之事闢國創制於建極之初飛皇崇飭於盛明之日捍衛固護於微弱之時亦猶人之一身相其年數而時其所爲老不爲壯而穉不爲老故其取以治治以安安以久強不爲弱弱不爲強亦本然之理也都無所逆而一順夫理則世卜可踰祚胤可永而無覆敗自絶之禍矣苟失道癃氣爲於不可爲之時可爲之時而不爲禍敗之事咸其自取可以盛大蕃昌傳世永久而自致傾覆亦理勢然也故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善爲國者亦循夫理而已伏惟貴朝道盛德至無穢惟休累聖丕業今茲繼緒

昭宣重光賁若草木然而以理而推傳世歷年既盛且遠殆如耄耋耆艾之人精邁紀綫歷多故義理之竅混涵允鑠精神折衝久而益壯然而血氣則衰矣政爾具膏粱奉酒醴供藥餌湛靜簡默深居高拱以壽國脈而固天命之時也或者乃欲添足于蛇上息于木委棄廟算經營謀進廉頗之米肉觀馬援之踞鞍獎厲充國率陶侃與新進少年力競一時雖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之萬全生勝懸時居易不既背馳左顧有以誤天下國家乎大社歲交廣之師渝合之變武昌之役是天所以大警于貴朝深眷于陛下也備禦嘗疏缺矣因是而中治精緻圖惟舊簡

纔矣因是而寧勿深切玩易者因是而畏難忍辱者因是
而歛戢怠者激之而於是乎悚以壯懦者過之而於是乎
強以力如器之方弊且漏因是而湘灑釘錮如事過之後
不為生事以求夫異要結好披蒸之以信蘇潤磨瘓鎮之
以靜閑闌息蔺以待元氣之復求吾之所以未備者於內
不求夫所以不當為者於外本夫理而不徇夫勢則是求定
之元乃建隆之初也周漢晉唐之中興者再貴朝則至是
而三也詩所謂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不止於文王後見
於陛下而或者乃徇夫一己之勢狃于一時之利不忌天
之所警歆於大變之後抵巇投罅拘滯使人而別作為舉

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冉為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
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義背隣志焉而都所不恤果能必
無誤乎貴朝有國以來鄰並之間得失之故不為不多矣
利病可否不為不熟矣勢之當然而理之本然不為不久
矣不待監之他人皆可自監也國歩萬折一安一危至于
今日而復可為是耶陛下聰明睿智彰往察來周乎萬物
而不過濟於天下而不遺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得聖
人之時頤豈從此以危二國蓋有不得已焉者誕妄迂踈
之輩徼功生事之徒偷貳苟且之人自用怙亂之士竭起
横議相與沮撓經筭如雁衆為掎角雖天子仁聖宰相賢

明鑠金之言不可奪也誕妄迂踈者則無有遠慮不識
務敢為大言高論視天下之事皆不足為自以為子房孔
明復出也翹然自喜惟欲多事已不能持寸刃惡人之不
復讐已不能取尺土惡人之不恢復笑夫登牀吉病而遂
於背城借一鬪其欲和則忿然而怒即指為秦檜之流以
為之梗沮而使之不行徼功生事者則不知國家長久之
利惟以爵賞為志今日一戰可以進其階明日一出可以
振其職是以以敗為勝以怯為勇不用其所長振暴其所
短幸而倖獲則列上首虜多張其數不幸而一債委地使
生靈肝腦塗野塗城則恬不為怪若已無所與固其欲和

則曰卷甲休兵置吾徒於何地必為之梗沮而使之不行
偷貳苟且者則脂韋阿逆不思負荷因循管窺惟恐其失
幸倖且尚偷自遷延有以利害輒遷挨避或以為當和則
曰姑為接納其使或以為當戰則曰姑秣命將出師至於
兩相背矣則曰姑戒疆埸謀日深畏難日重則惟恐陛
下聞知而益為蠟錮必為之梗沮而使之不行自用怙亂
者則喜同惡異樂為傲倖其等又借義拘留以為觀變
中則待變既而一切姑息而無以應變則曰勢必至此與
之絶亦戰與之和亦戰執其使無以已其兵而終當與之
戰始可以和而不為之應自致其禍而歸咎於人再起兵

端不自悔悞竟爽於萊盟爲誣辯必爲之梗沮而使之不行是特横議相與沮撓者而已二國之間誤國欺君又有甚者焉彼間探造釁之人反覆姦宄之徒是也夫間探造釁之人大抵皆爲弱彼強此之説以取容悦又惡知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哉必曰彼方有故彼必亂彼骨肉必離彼臣子必叛彼民思吾君彼必慕吾化彼之輸平也僞彼之命使也詐彼畏吾而爲是彼款兵而爲是彼不足與吾可折壟長驅而取之矣聞之者必喜而必信夫反覆姦宄之徒尤所以誤二國而深禍本也或得罪於北而逃死於南或得罪於南而逃死於北一旦乘釁投會嚴匿以逃而

重爲交亂懐鬼蜮之計窮迎合之辭苟可以得志而無所不爲奇發陰中巧爲營惑與夫所謂誕妄迂疎徼功生事偷貳苟且自用估亂間探造釁者熖熖而飈舉喋嚶而翕合前者倡于而後者和僞其勢可以回天轉極挂南斗於天山濺湖湘於瀚海決江漢之波以洗濯天下雖陛下神聖特立獨行斷然不惑亦未能有以卻彼經所謂然彼則以爲不然某方反復其辭以自明彼則信徒其誣以必壞所以誤某之事至於今日譸張爲幻皆此輩也彼誕妄者大言惑上微倖仕擅榮寵而自肆矣徼功者積勞累多位上將綰侯印而自得矣偷且者容身苟簡遂得大持兩端而自便矣自用者文過重愆肆強執安殘忍而自若矣造釁者取重賞獲尊祿而自譽矣姦宄者戢羽翼候風飈而自恣矣四海之内被無窮之禍者兵民也二國之間發迷適之難者某等也九重之内貽社稷之憂者陛下也抑將終從彼之言而必爲乎抑亦將采芻蕘之論舍彼而從此乎昔富鄭公奉使契丹謂契丹主曰和則利歸國家福及百姓不和則利歸將帥而禍於國家契丹主大悟於是定盟蓋理到之言不得不從也貴朝祖宗良法美意一主于和維持宗社以及于今豈可行之外國而不行之本國使此輩一時得志快意以害二國而種無窮之患哉此其所

以誤陛下之甚者也非惟誤之於陛下而又誤之於經事非惟誤之於天下而又誤之於後世經所以熟數亟論而莫能已也經本布衣教授保塞

主上聘起問以治道即以議和止殺爲請其後對揚之間敷陳不一是以　即位之初允遣信使即命經行入境以來綿歷四年凡有蘊蓄無不傾盡經實何人敢如此過激猛浪與人家國事益不敢欺天不敢欺君不敢誤國家不敢誤天下後世已然之事則既備言矣未然之事亦既先言矣將然之事亦既亟言矣本朝之事無不盡言也貴朝之事無不極言也兩朝之事無不並言也先朝之事無不

焉言也推本一世之利害究萬世之利害無不歎貴之
貴朝以成好事也抑之而其氣愈厲挫之而其志愈堅卿
之而其難愈切經之所以不負於國而忠於
君者惟此爲在經欲令之言止是告登
實信布弭兵息民意其餘無他敢匿必貴朝以爲不可必
不能從何用置經於此下一明詔數其好事難成之故俾
乘牽制之由稽留使人不爲無故或別有義之端明諭
指陳使天下四海知本朝之所以命使臣而欺貴朝貴朝
之所以留使人而責本朝至於貴朝所報本朝兵亂其國
等事一皆不妄今留數年其淮以北一切事勢必皆非舊

時通好使人亦宜區處或貴朝終於疑阻已別遣使無用
經等亦宜賜一明降或對與本朝校量曲直必決勝負一
主于戰通好使人尤爲無用而乃仍自拘留擯而不問陳
說不答表請不報在官不從告歸不許老天長日寢以銷
鑠必自斃館下經等之身固自遺負通好使人至於如此
亦非貴朝美事所以惶惑無聊而又致夫此也懸乎千仞
之下仰天而呼高下疾徐都所不知過之者睨而不視聞
之者掩耳而走彼橫議反覆之徒必又瞰臨而下石惟恐
其不忠也區區使人不足忌惡陷誤至今而猶不已必使
之死而不出二國之民靡有孑遺然後爲快也夫天下之

大忌必出於所不忌但恐貴朝之事不在於好生之君講
信之臣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有意慮之所不及者伏望陛
下奮乾剛操獨斷以大禹之智行其所無事體
主上之本心閔經等之愚昧本夫理而不徇夫勢以天下
爲度以生民爲念卻夫橫議生事反覆誤國之言用夫祖
宗遺之和氣愛利之道昇經以二國之事使經展布四體
披露一心有以不負陛下者今氣數將周甲子啟元政二
國更始惟新之日也雖誤之於始不誤之於終
主上行之於北陛下成之於南經等數年之威一旦得信
則事體仍在舊未雖積而可消兵雖交而可弭億萬之姓命

可存挽回元氣春動諸華天地人神之福也綱侍聖聽不
勝戮燼之至秋霜雨成仁類以時育物六庶生民是屬塵
望使臣郝經等殊死載拜上大宋皇帝闕下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九

陵川郝先生文集後序

詩有韻語易亦有韻語春秋敘事書亦爲敘事春秋褒貶甚嚴禹貢義例尤密爻彖章什之協比其音者又明良喜起之濫觴者也人言六經無文法者非也六經爲學者之日用飲食然自後世之以辭章爲文者視先秦西京已邈乎不可及是故唐之初陳子昂變六朝纖靡而爲唐之文宋之初歐陽永叔變五代軋茁而爲宋之文雖若闊畧於道德仁義然於洗滌理性之功爲不貲矣宋之季與金源氏競以明經爲文其弊至于附會蔓衍弊極必變則挽澆風而古之明良亦繫乎其時與其人哉欽惟

皇元以神武開國聲應氣求功能咸奮時則有若陵川夫子郝文忠公以雄文雅望爲中外所仰其於五帝三王之事書口之不置大廟論詩四座傾屬公亦無所推讓會有使宋之行館留之累歲歲月閒永窮經修史之暇遂得肆力爲文韻語則有賦頌歌行古律詩箴贊敘事則有狀疏序說記誌論義蓋多儀真館中之筆也長江大河其思也移鼎拔山其力也龍光牛斗其氣也武庫之隨取隨足也此愚所謂其時其人也武功戡定文教鼎興端欲大用而公逝矣當時及門壽俟護藏遺藁於公餘五十年延祐戊午春集賢院大學士上聞

聖明軫念崇舊嘉惠斯文遂繡梓行世

臣良佐職領江廣儒學且董役竣事伋儒人胡元之等詳正其字庶無訛矣然不可以鄙語淺陋爲辭敬述梗槩以識

家傳與甬之甚幸無俾陳歐二子專美
前代康熙二方來六是年冬十月吉日
馮良佐頓首百拜謹識

壬孟冬買於梅龕書肆
朱提壹金足此式當刊本今
多倚矣